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七卷

1837年—1848年1月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 编译局 编译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罗世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七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ISBN 7-01-003676-4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831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四十七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7 月第 2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25.75 插页 12

字数:637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676-4 定价:52.00 元

ISBN 7-01-003676-4



9 787010 036762 >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书信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所有书信均加有序号。

2.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3.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4.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5.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部分为书信卷,包括第47卷至第60卷,收入了留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和他们给别人(包括团体、机构)的书信。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是他们的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书信是个巨大的思想宝库。这些书信内容极为丰富,涵盖面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深邃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不少书信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发挥的闪光思想,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他们的书信是他们对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的思想实验室。在书信中他们通过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切磋讨论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理论。这些书信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他们的书信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有关他们生活和斗争的绚丽多彩的画卷。这些书信展示了他们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崇高的理想抱负、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反动制度的深恶痛绝、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对错误思潮的鲜明立场和透彻剖析;还展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趣爱好、亲情友情、对同志的关爱,特别是他们患难与共、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这些书信是研究他们生平、活动和事业的最

珍贵的资料。

本卷是书信部分的首卷,收入 1837 年至 1848 年 1 月底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他们在 1844 年 8 月巴黎会面并开始合作以前的书信,分别收在本卷第 1、2 部分;1844 年 8 月至 1848 年 1 月的书信收在第 3 部分;附录收入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父母等家人给他的信。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各自的途径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开始合作制定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工人运动中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参加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工作。本卷书信反映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

本卷第 1 部分收入 1837 年至 1844 年 8 月 11 日马克思写的 21 封信。第一封是马克思 1837 年 11 月 10—11 日写给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的信,这是保存下来的惟一一封马克思在大学生时代写的家书。它同本卷附录中的马克思父亲的来信一起,生动地展现了求知欲旺盛、刻苦攻读、“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见本卷第 6 页)的年轻大学生形象。这封信也反映了马克思在选择专业上的独立思考精神。他本遵从父亲的愿望攻读法学,但在深入研究过程中感到法学研究需要借助于哲学,因而“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见本卷第 7 页)。从信中看出,他先是研究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但没有解决他在研究工作中的困惑,于是他转而研究黑格尔哲学,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寻找正确方法。他在养病期间研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和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并接触了当时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很快成为该派“博士俱乐部”的积极成员。

1842—1843 年马克思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反映了马克思开始从事政论工作、为《德国年鉴》、《莱茵报》等报刊撰稿和任《莱茵

报》编辑期间与书报检查机关进行斗争的情况。这些书信表明了马克思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坚定立场和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在大约1842年8月中—9月下半月给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和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空谈“自由”、空谈理论的柏林“自由人”,表明了他开始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马克思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见本卷第42页)。他还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见本卷第35页)。在1843年1月25日给阿·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叙述了《莱茵报》被普鲁士反动当局查禁的前因后果以及他打算去国外创办一份新的革命刊物即《德法年鉴》的计划。

马克思在1843年3月、5月和9月给阿·卢格的三封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信,对普鲁士君主政体、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和严厉批判,揭露了专制制度的本质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见本卷第59页)。他在信中提出了“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见本卷第63页)的战斗任务。1843年9月的信不仅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创办《德法年鉴》这项事业的坚定信心,还阐明了这份期刊的性质、任务和办刊方针。为了解决“往何处去”的问题,他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见本卷第64页)。在《德法年鉴》筹办期间,为争取德国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费尔巴哈为杂志撰稿,马克思于1843年10月3日致信费尔巴哈,建议他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在信中指出,“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见本卷第69页)。但费尔巴哈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建议。

本卷第2部分收入了恩格斯1838年7月至1844年4月初写的59封信。这些书信大部分是他在不来梅一家大商行当实习生时写给母亲、妹妹和同学格雷培兄弟的，还有几封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写给卢格和妹妹的。

不来梅时期是恩格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在留传下来的这些书信中，一个栩栩如生的青年恩格斯跃然纸上。他朝气蓬勃，热情豪放，幽默乐观。他才华横溢，情趣广泛，多才多艺。他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对历史、哲学、文学、诗歌、音乐、神学等各类著作广泛涉猎。他有非凡的外语才能，能用多种外语写信和阅读各种外文书报，从中吸取知识和养料。

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到，当时恩格斯热衷于文学、诗歌。他阅读了大量富有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还试写了一些诗歌和诗剧。当时一个进步的文学派别青年德意志对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青年德意志派的自由民主思想深深吸引了恩格斯，促进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他在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称颂该派的主要代表白尔尼是“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见本卷第177页）。他赞赏青年德意志派关于实行立宪制度、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的“时代观念”。他在先前的一封信中曾说：“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前，望着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充满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就感受到自由的进步。”（见本卷第139页）但他不赞成青年德意志派的那些悲伤厌世的论调和华而不实的空谈，认为它们已经“陈腐不堪”。他在信中抒发了对人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对普

鲁士专制制度的极端憎恨。他在 1839 年 7 月 27 日给弗·格雷培的《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这首诗中预言：“如今风暴自法兰西刮来，掀起人民大众汹涌的怒涛，你们的宝座像小舟在风雨中飘摇，你们的权杖即将失掉。”（见本卷第 196 页）

从这些书信还可以看到，随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恩格斯转向对宗教的批判。为了清算家庭和学校给他的宗教影响，他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 1839 年 7 月 12—27 日写给弗·格雷培的信中说：“你在你的信仰中就像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那么舒适，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了解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何等沉重，他必须决定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还是摆脱旧信仰”（见本卷第 194 页）。在他与旧信仰决裂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的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起了重要作用。他在 1839 年 10 月 8 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说，施特劳斯“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永别了，宗教信仰！——它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见本卷第 205 页）他还揭露了圣经教义的反科学本质，批判了那些企图使科学服从宗教或者为维护宗教而牺牲科学的言行。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他不仅与宗教信仰决裂，而且转向研究黑格尔哲学。他在 1839 年 11 月 13—20 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见本卷第 224 页）他钻研黑格尔的著作，是要“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见本卷第 228 页）。

恩格斯 1842 年给阿·卢格的三封信是在他参加了对谢林的批

判并在德国进步思想界赢得声誉之后写的。他在信中表达了他不满足于已有成就而要继续提高自己学术水平的决心。他在信中说：“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原因很清楚。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自学者。……现在我认为我的义务是学习，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学习，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见本卷第 301—302 页）

本卷第 3 部分收入了 1844 年 10 月至 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的 58 封信，其中 21 封是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主要是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其余是马克思恩格斯给别人的信。这些书信反映了 1844 年 8 月他们在巴黎的历史性会见后为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实现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而展开的广泛活动。

从这一时期的书信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把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视为最紧迫的任务。恩格斯在 1844 年 10 月初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加以阐述，一切就仍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见本卷第 320 页）在 1845 年 1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他又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部较大的著作，以便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不能独立胜任的知识浅薄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见本卷第 336 页）《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就是他们为实现这一任务取得的重要成果。书信提供了有关这些著作的许多背景资料：这些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对书中涉及的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论，对当时工人运动状况和学术界状况的分析，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 1846 年 12 月 28

日写给伊·卡·安年科夫的一封长信,信中详述了他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评意见。这封信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被视为《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纲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未能实现的写作计划。例如,马克思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1845年计划写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还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出版合同。但他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要使人们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思想,必须先阐明唯物史观。于是他放下这部著作的写作,开始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在1846年8月1日给列斯凯的信中说:“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迄今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对于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观点有所准备,这是必要的。”(见本卷第383页)这部著作虽没有写成,但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笔记。恩格斯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过程中曾计划写一本有关英国社会发展史的著作和一本批判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关于保护关税观点的小册子(见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为了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恩格斯与马克思商量,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优秀著作译成德文并加上批判性评论,编成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见恩格斯1845年2月22日—3月7日和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这些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反映在他们发表的其他著作中了。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我们还看到,他们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思想和组织准备。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举措。1846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给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信中说明了“这

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交流思想,进行公正的批评。这是以文字表现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见本卷第 366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为联系英、德、法等国通讯委员会的中心。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 1846 年 6 月 15 日给古斯塔夫·克特根的信中,从恩格斯 1846 年 8 月 19 日自巴黎写给马克思的信以及恩格斯 1846 年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 3 封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开展工作的详细情况。他们通过广泛的国际通讯,宣传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批判了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壮大了共产主义者队伍。

在当时的工人组织中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影响较大,马克思恩格斯为清除它们的影响作了不懈努力。他们的一些书信反映了这方面的活动。例如,恩格斯在 1846 年 9 月 1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和 1846 年 10 月 23 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兜售的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并详细介绍了他在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中同格律恩分子激烈争论的情况。在争论中,恩格斯严厉批判了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揭露了他的假共产主义面目,从而使大多数与会者接受了恩格斯阐明的共产主义者的宗旨:“(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共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见本卷第 42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对正义者同盟成员和同盟在伦敦的领导人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亨利希·鲍威尔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同盟的领导人开始接受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同意把这个理论作为同盟的指导思想之后,于1847年1月加入了同盟,并同意参与同盟的改组。同盟在1847年6月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同盟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大会。马克思因经费困难没有出席(见马克思1847年5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在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等人的努力下,这次代表大会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通过了同盟章程草案和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提交同盟各支部讨论。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1847年9月14日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致伦敦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的摘录,反映了马克思对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提交讨论的章程草案和纲领草案的修改意见。恩格斯1847年10月25—26日给马克思的信,叙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巴黎讨论纲领草案和章程草案的情况。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与马克思相约一起出席定于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介绍了他为同盟草拟的新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的大致内容。他还建议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同盟纲领写成《共产主义宣言》。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即《共产党宣言》。

本卷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的父亲、母亲等亲人写给马克思的20封信和燕妮在与马克思结婚前和结婚后写给他的11封信。这些书信有助于了解青年马克思的大学生活和父母对他学习和生活的关

怀,也有助于了解马克思与燕妮之间的情真意切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本卷收入的书信,绝大部分曾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40和41卷,少数发表在第1、4、42和50卷。本卷新收入了8封书信:第1部分中的1837年10月10日或1838年马克思写给阿道夫·鲁滕堡的一封信;第2部分中的1838年7月26日和8月11日恩格斯写给他的母亲伊丽莎白(爱利莎)·恩格斯的两封信;附录中的1838年5月10日和1841年9月13日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1838年10月22日和1840年5月9日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写给他的两封信以及1841年3月之前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马克思写给他的一封信。本卷收入的所有书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1卷,1979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1、3、4和13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第1辑翻译或重新校订的。

目 录

前言	1	10
----------	---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37年11月—1848年1月

第一部分 马克思书信

1837年11月—1844年8月

1837年

- | | | |
|---|----|----|
| 1. 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1月10—11日) | 5 | 17 |
| 2. 马克思致阿道夫·鲁滕堡(1837年或1838年10月10日) | 18 | |

1841年

- | | | |
|---|----|----|
| 3. 马克思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4月6日) | 19 | 20 |
| 4. 马克思致奥斯卡尔·路德维希·伯恩哈德·沃尔弗
(4月7日) | | 20 |

1842年

- | | | |
|-----------------------------|----|----|
| 5.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2月10日) | 21 | 22 |
|-----------------------------|----|----|

-
6.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5日) 23—24
7.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20日) 24—28
8.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4月27日) 28—30
9.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7月9日) 30—33
10.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大约
8月中—9月下半月) 34—36
11. 马克思致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冯·沙培尔
(11月12日—17日之间) 36—40
12.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1月30日) 41—44

1843年

13.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月25日) 45—49
14. 马克思致威廉·圣保罗(2月) 50
15.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13日) 51—54
16.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 54—55
17.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5月上半月) 56—63
18.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9月) 63—67
1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0月3日) 67—70
20.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福祿培尔(11月21日) 70—72

1844年

2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8月11日) 73—77

第二部分 恩格斯书信

1838年7月—1844年4月

1838年

1. 恩格斯致伊丽莎白(爱利莎)·恩格斯(7月26日) 81
2. 恩格斯致伊丽莎白(爱利莎)·恩格斯(8月11日) 82—83
3.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28—29日) 83—86
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
(9月1日) 87—89
5.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9月11日) 90—92
6.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
(9月17—18日) 93—102
7.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0月9—10日) 103—107
8.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1月13日) 107—109
9.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2月底) 109—110

1839年

10.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月7日) 111—113
1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月20日) 114—125
1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2月19日) 125—130
13.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3月11日) 130—131
14.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3月12日) 131—133
1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4月8—9日) 133—139
16.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10日) 140—142

17.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4月24日前 —5月1日)	142	163
18.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28日)	163	164
19.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28日后)	164	169
20.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4月29日前—30日)	169	175
21.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5月23日)	175	176
22.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5月24日—6月15日)	177	182
2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6月15日)	182	187
2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7月12—27日)	187	194
2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7月27日后)	195	196
26.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7月30日)	197	203
27.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9月28日)	203	205
28.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0月8日)	205	209
29.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0月20—21日)	210	211
30.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0月29日)	211	218
31.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1月13—20日)	218	226
3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 —1840年2月5日)	226	234

1840年

33. 恩格斯致莱文·许金(6月18日)	235	238
34. 恩格斯致莱文·许金(7月2日)	238	240
35.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7月7—9日)	240	244
36.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4日)	244	247
37.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20—25日)	247	252

-
38.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9月18—19日) 252 256
39.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0月29日)..... 256 260
40.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1月20日) 260 263
41.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2月6—9日) 263 267
42.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2月21—28日) 268 271

1841年

43.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2月18日) 272 275
4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2月22日) 275 279
45.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3月8—11日) 279 282
46.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5日) 282 283
47.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5月初) 284 285
48.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底) 286
49.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9月9日) 287 289

1842年

50.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月5—6日) 290 294
51.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14—16日) 294 296
52.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4月19日) 297 298
53.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6月15日) 298 299
54.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7月2日) 299 301
55.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7月26日) 301 302
56.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2—8日) 303 309

1844年

57. 恩格斯致《新道德世界》编辑(1月13日) 310 315

58. 恩格斯致《新道德世界》编辑(1月28日) 315—316
 59. 恩格斯致《北极星报》编辑(4月初—4月中) 316

第三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

1844年10月—1848年1月

1844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初) 319—323
 2.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10月7日) 323—324
 3.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不晚于11月) 324—325
 4.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秋) 325—326
 5.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9日) 326—332
 6.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1844年12月底—
 1845年1月初) 332

1845年

7.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月15日) 333
 8. 恩格斯致马克思(大约1月20日) 334—340
 9.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1月底—2月1日) 340—341
 10. 马克思致莱奥波德一世(2月7日) 341—342
 11.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2日—3月7日) 342—347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7日) 348—353
 13.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3月24日) 354—355
 14. 马克思致察哈里亚斯·勒文塔尔(5月9日) 355—356

-
15.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5月31日) 356—358
16.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10月14日)..... 358—359
17. 马克思致弗兰茨·达米安·格尔茨
(10月17日) 359—360
18. 马克思致弗兰茨·达米安·格尔茨
(11月10日) 360

1846年

19.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3月7日) 361—363
20.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4月3日) 363—364
21.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4月初) 364—365
22. 马克思、恩格斯和菲利浦·沙尔·日果致皮埃尔·
约瑟夫·蒲鲁东(5月5日) 365—367
23.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5月7日) 368
2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大约5月14—16日) 369—372
25. 马克思、恩格斯、菲利浦·沙尔·日果和威廉·沃尔弗
致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6月15日) 373—375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7日) 376—378
27.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
(7月27—29日) 379—380
28. 马克思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
(8月1日) 381—385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9日) 386—390
30.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8月19日) 391—395

31.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8月) 395 396
32.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9月16日) 396 404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8日) 405 412
34.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8日后) 413 415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大约10月18日) 415 421
36.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0月23日) 422 427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大约10月23日) 428 430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日) 430 431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中—12月) 432 438
40.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2月28日) 438 450

1847年

41.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5日) 451 455
42.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3月7日) 456 457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9日) 457 463
44. 马克思和菲利浦·沙尔·日果致恩格斯
(5月15日) 463 465
45.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7月27日) 466
46.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8月8日) 167 169
47. 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9月2日) 469
48.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
(9月14日前) 470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8—30日)	471	481
50. 马克思致韦纳尔·冯·韦尔特海姆 (9月29日)	481	482
51. 恩格斯致吕西安·莱奥波德·若特兰 (9月30日)	483	484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5—26日)	484	491
53.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0月26日)	492	494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4—15日)	494	498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3—24日)	498	503
56.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2月9日)	503	504

1848年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4日)	505	509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1日)	509	512

附 录

1.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5年11月8日)	515	
2. 亨利希·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1835年11月18—29日)	516	521
3. 亨利希·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1836年2月—3月初)	521	524
4.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3月19日)	525	526
5.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5—6月)	526	528
6.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7月1日)	529	

-
7.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11月9日)..... 530—533
 8. 亨利希·马克思、罕丽达·马克思和索菲娅·马克思
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12月28日) 533—537
 9.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2月3日) 537—541
 10.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3月2日)..... 541—545
 11.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
(1837年8月12—14日) 546—551
 12.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大约1837年8月20日) 551—553
 13. 亨利希·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1837年9月16日) 553—558
 14. 亨利希·马克思和索菲娅·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1837年11月17日)..... 559—561
 15.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12月9日) 562—569
 16. 亨利希·马克思、罕丽达·马克思和索菲娅·马克思
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2月10日) 569—572
 17. 罕丽达·马克思和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1838年2月15—16日) 572—574
 18.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1838年5月10日后) 574—576
 19.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1838年6月24日) 576—579
 20. 罕丽达·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10月22日) 579
 21.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1839—1840年)..... 580—584

22. 罕丽达·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0年5月29日)	585—588
23. 索菲娅·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1年3月前)	588—589
24.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大约1841年 8月10日)	589—592
25.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41年 9月13日)	592—596
26.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43年 3月初)	597—600
27.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大约1844年6月21日)	601—606
28.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1844年8月4日—7日之间)	607—608
29.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1844年8月11日—18日之间)	608—612
30.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5年8月24日后)	613—616
31.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6年3月24日)	617—620
注释	623—682
人名索引	683—742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743—747
文献索引	748—786
报刊索引	787—800

插 图

学生时代的马克思(1836年于波恩)	18—19
马克思1843年1月25日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的第1页	47

马克思 1843 年 1 月 25 日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的第 3 页	48
青年时期的恩格斯(1839 年)	137
恩格斯 1842 年所作的讽刺画:卢格在柏林“自由人”中间	298—299
恩格斯在巴门的诞生地	334 335
曼彻斯特古老的切特姆图书馆(1845 年马克思、恩格斯曾在 这里写作)	344 345
马克思在布鲁塞爾住过的房子(1845 年 5 月—1846 年 5 月)	360 361
恩格斯在巴黎住过的房子(1846 年 11 月—1847 年 3 月)	432 433
恩格斯 1847 年 11 月 23—24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 1 页	499
马克思在特里尔的诞生地	516 517
青年时代的燕妮·马克思	574 575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37年11月—1848年1月

第一部分
马克思书信

1837年11月-1844年8月

1837年

1

致亨利希·马克思¹

特 里 尔

[1837年]11月10[—11]日于柏林

亲爱的父亲：

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它好像是表示过去时光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

在这样的转变时刻，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而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回首往事、审视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不前；其实它只是坐在安乐椅上反躬自省，从精神上探究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

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是富于感情的，因为每一变化，既是绝笔，又是伟大的新诗篇的序曲，这新诗篇力图留住正在渐渐消失的辉煌的色彩。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一度经历过的东西竖立一块纪念碑，使之在我们的感情上重新获得它在行动上已失去的地位。不过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东西来说，哪里有比父母的心怀更为神圣的珍藏之所呢！

父母是最仁慈的法官、最亲密的朋友，是以自己的火焰来温暖我们的进取心的爱的太阳。至于那些不受欢迎的应受责备的东西，如果不是作为本质上必然的状态表现出来，又怎能更好地得到矫正和宽恕呢？而从最低限度来说，偶然性即精神迷惘所经常造成的那种恶作剧，又怎能不被责备为心灵的扭曲呢？

所以，当我在这里度过的一年行将结束，回顾一下其间所经历的各种情况，以便回答你，我亲爱的父亲，从埃姆斯寄来的那封极其亲切的信^①时，请允许我像考察整个生活那样来观察我的情况，也就是把它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方面全面地展示出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

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爱情的世界，而且起初是充满渴望的、没有希望的爱情的世界。甚至这次柏林之行我也漠然置之，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欣喜若狂，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起我对生活的兴趣。这次旅行甚至异乎寻常地使我心绪不佳，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心灵感受更峻峭、更粗犷，宽阔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富有生气，旅馆的饮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耐消化，就连艺术也不如燕妮^②那样美。

到柏林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联系，只是兴致索然地拜访几个人，我努力使自己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

对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观念和我迄今为止的整个成长过程。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如同我的

① 见本卷第 551—553 页。——编者注

② 燕·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爱情一样都变成了非常遥远的彼岸。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抨击,漫无边际、异常奔放的感情,毫无自然的东西,纯粹的凭空想像,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不过或许也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本诗集^①的特点。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在这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使“精炼”变成了“冗长”。

但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因为我必须攻读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一方面不加任何批判地,像小学生一般地读了海奈克齐乌斯和蒂博的著作^②以及各种文献,例如,我把《学说汇纂》²头两卷译成德文,另一方面又试图使一种法哲学贯穿整个法的领域。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300张纸。^③

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

① 即《爱之书》第1、2部和《歌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67—686页。——编者注

② 约·哥·海奈克齐乌斯《按照〈学说汇纂〉次序叙述的民法原理便览》1728年阿姆斯特丹版;安·弗·尤·蒂博《〈学说汇纂〉的体系》1803和1805年耶拿版第1、2卷。——编者注

③ 这部著作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一切都是按费希特^①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内容更空洞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数学独断论的不科学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议论来议论去,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三角形使数学家有可能作图和论证,但它仍然是空间中一个纯粹的概念,并没有发展成任何更高的形式;需要把它同其他某种事物对比,这时它才有了新的位置,而对同一对象采取的不同位置,就赋予三角形各种不同的关系和真理。在生动的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

第二部分是法哲学,按照我当时的观点,就是研究成文罗马法中的思想发展,好像成文法在其思想发展中(我说的不是在它的纯粹有限的规定中)竟会成为某种与第一部分所应当包含的法的概念的形成不同的东西!

此外,我又把这第二部分分成关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学说;其中关于程序法的学说,应当叙述体系在其连贯性和联系方面的纯粹形式,它的划分和范围;而关于实体法的学说,则应当叙述体系的内容,说明形式怎样浓缩在自己的内容中。这也就是我后来在冯·萨维尼

^① 约·哥·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1796—1797年耶拿—莱比锡版第1部。——编者注

先生关于占有权的学术著作^①中发现的那种我和他犯的同样的错误,区别只是萨维尼认为概念的形式规定在于“找到某学说在(虚构的)罗马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而实体规定是“罗马人赋予这样确定的概念的成文内容的学说”^②,我则认为形式是概念形成的必要结构,而实体是概念形成的必要品质。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实体与形式可以而且必须互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一个带抽屉的书桌,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上了沙子。

概念也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中介环节。因此,用哲学来说明法时,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出来;而且,形式只能是内容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我把材料作了其作者至多为了进行肤浅的和表面的分类所能够作出的划分,但法的精神及其真理却消失了。整个法分成契约法和非契约法。为了醒目起见,我冒昧拟定了一份包括公法划分在内的纲目,公法的形式部分也经过整理。

I

Jus privatum [私法]

II

Jus publicum [公法]

I. *Jus privatum* [私法]

(a) 关于有条件的契约的私法。

(b) 关于无条件的非契约的私法。

(A) 关于有条件的契约的私法

(a) 人身权利;(b) 物权;(c) 在物上的人身权利。

① 弗·卡·萨维尼《占有权。民法研究》1803年吉森版第1章第1节。——编者注

② 马克思凭记忆引自萨维尼《占有权。民法研究》1803年吉森版第1章第1节。——编者注

(a)人身权利

I. 有偿契约;II. 担保性契约;III. 无偿契约。

I. 有偿契约

2. 组织社团法人契约 (*societas*); 3. 租雇契约 (*locatio conductio*)。

3. *Locatio conductio* [租雇契约]

1. 就其与 *operae* [劳务] 的关系来说:

(a) 原来意义上的租雇契约 (既非指罗马的租赁, 亦非指罗马的租佃);

(b) *mandatum* [委托]。

2. 就其对 *usus rei* [物的使用权] 的关系来说:

(a) 土地: *usus fructus* [用益权] (也非纯粹罗马含义);

(b) 房屋: *habitatio* ①。

II. 担保性契约

1. 仲裁或和解契约; 2. 保险契约。

III. 无偿契约

2. 认可契约

1. *fidejussio* [保证书]; 2. *negotiorum gestio* [无因管理]。

3. 赠予契约

1. *donatio* [赠予]; 2. *gratiae promissum* [示惠许诺]。

(b) 物权

I. 有偿契约

2. *permutatio stricte sic dicta* [严格意义上的互易]。

① 起初是对自己房屋, 后来是对他人房屋的居住权。——编者注

1. 原来意义上的 *permutatio*[互易]; 2. *mutuum(usurae)*[借贷(利息)]; 3. *emptio venditio*[买卖]。

II. 担保性契约

pignus[典质]。

III. 无偿契约

2. *commodatum*[借用]; 3. *depositum*[寄存保管]。

然而,为什么还要连篇累牍地列满我自己都加以屏弃的东西呢?这里通篇都贯穿着三分法,叙述繁冗令人生厌,同时又极其粗暴地滥用罗马概念,以便把它们硬塞进我的体系。不过从另一方面我至少以某种方式喜欢上并总览了这些材料。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整体的虚假,这个整体的基本纲目接近于康德的纲目^①,而阐述起来却大相径庭。这再次使我明白,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于是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重新投入哲学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基本体系,但在该体系的结尾处我又一次不得不认识到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错误的。

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例如,摘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②,并顺便写下自己的感想。同时我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

① 指伊·康德《法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1797年柯尼斯堡版中的契约分类。——编者注

② 指以下著作:哥·埃·莱辛《拉奥孔:或论绘画和诗歌的界限》1766年柏林版;卡·威·斐·佐尔格《埃尔温。关于美和艺术的四问答》1815年柏林版第2部;约·约·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年德累斯顿版第2部;亨·卢登《德意志民族史》(十二卷集)1825—1837年哥达版。——编者注

亚志》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并且开始自学，即根据语法学习英文和意大利文，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成绩，我读了克莱因的《刑法》和他的《年鉴》^①以及所有的文学新作，不过后者只是顺便浏览一下而已。

本学期末，我又转向缪斯的舞蹈和萨蹄尔的音乐。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②，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奔放的思路的纯形式艺术。

然而，惟独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我才像突然挨了魔杖一击似的——哎呀！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犹如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乌有。

在做这种种事情的时候，我在第一学期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冲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大大充实起来，不仅如此，我还忽视了自然、艺术、整个世界，也疏远了朋友们。我的身体似乎也有反应。一位医生劝我到乡下去，于是我第一次穿过全城走出了城门，来到施特拉劳。我没有想到，虚弱的我在那里竟会变得十分健康和强壮。

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被毁掉了，必须用新的神来填补这个位置。

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

① 恩·斐·克莱因《德国一般刑法原则》1799年哈雷版；《普鲁士国家立法和法学年鉴》（二十六卷集）1788—1809年柏林和斯德丁版。——编者注

② 即《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87—831页。——编者注

想主义作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从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度潜入大海,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我不再练剑术,而是要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之下。

我写了一篇将近24张纸的对话:《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①。在这里,彼此完全分离的艺术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这个表现为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的神性。我最后的命题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为了写这部著作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它令我费尽了脑筋,结果写得条理井然(因为它本该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都很难再产生那样的思路了;这个在月光下抚养长大的我最可爱的孩子,就像狡猾的海妖,把我诱人敌人的怀抱。

由于烦恼,我有好几天根本无法思考问题,发疯似地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②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清闲的人。

此后不久,我只从事一些正面的研究。我研究了萨维尼论占有权的著作、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刑法、克拉默的《论词义》、韦宁-英根海姆关

① 这部著作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海涅《北海集》第1集《和平》。——编者注

于《学说汇纂》体系的著作和米伦布鲁赫的《关于〈学说汇纂〉的学说》^①，后者我现在还在研究；最后我还研究了劳特巴赫文集^②中的某些篇章；民事诉讼法，特别是教会法，后者的第一部分，即格拉蒂安的《矛盾宗规的协调》，几乎全部在《[法典]大全》中读完了，并且作了摘要；我也研究了附录——朗切洛蒂的《纲要》^③。后来，我还节译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阅读了著名的维鲁拉姆男爵培根的《论科学的发展》，潜心研究了赖马鲁斯的著作，高兴地细读了他的著作《关于动物的复杂本能》。我还研究了德意志法，但是我研究的主要只是法兰克王的敕令和教皇给他们的信。

由于燕妮的病和我那徒劳无获、付之东流的脑力劳动而引起的烦恼，由于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我病了，这是我早就写信^③告诉过你的，亲爱的父亲。病愈后，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我以为我能把它们丢得一千二净；

① 指下列著作：安·费尔巴哈《成文刑法的原则和基本概念的修订》1799年爱尔福特版第1部和1800年开姆尼茨版第2部，《德国现行一般刑法教科书》1801年吉森版；卡·路·威·冯·格罗尔曼《刑法科学的原则》1798年吉森版；安·威·克拉默《论〈学说汇纂〉和〈[查士丁尼]法典〉不同版本的词义》1811年基尔版；约·奈·冯·韦宁-英根海姆《一般民法教科书，根据海泽为讲授〈学说汇纂〉而写的一般民法体系的纲要编纂》（三卷集）1822—1823年慕尼黑版；克·弗·米伦布鲁赫《关于〈学说汇纂〉的学说》（三卷集）1823—1825年哈雷版。——编者注

② 沃·亚·劳特巴赫《供研究50卷〈学说汇纂〉的理论实践文集——按综合法编写》（四十三卷集），附索引，1690—1714年蒂宾根版（U.Th.劳特巴赫编）；《法学教科书——最简单的公式，但具有丰富的意义和论据，说明了几乎全部法的内容》1697年蒂宾根第1版（约·雅·许茨编）。——编者注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出任何反证。

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聚会,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⁴,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暴露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但是万籁俱寂时,我却产生了讽刺的狂热,而在如此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以后,这是很容易发生的。此外又加上燕妮的沉默,而且只要我还没有通过几部诸如《访问》^①等等这样的拙劣作品来掌握现代风格和现代科学观点的立场,我就安不下心来。

也许我在这里对整个上学期的情况说得既不清楚也不详细,并且抹掉了所有的细枝末节,如果是这样,那么请您原谅我,亲爱的父亲,我急于说说我目前的情况。

冯·沙米索先生寄来一封毫无意义的短信,信中他只是告诉我,他感到抱歉,年鉴^②不能采用我的作品,“因为年鉴早已付印了”。我恼火地领受了这封信。书商维干德把我的计划^③寄给销售优质乳酪和劣质书刊的文德尔公司的出版商施米特博士。今附上他的来信。施米特博士还没有回信。但是我无论如何不放弃这个计划;特别是因为通过大学讲师鲍威尔^④(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和我的同伴鲁滕堡博士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都

① 这部著作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即《德国缪斯年鉴》。——编者注

③ 马克思当时打算出版戏剧评论类的杂志。——编者注

④ 指布·鲍威尔。——编者注

答应撰稿。

至于谋求行政管理职业问题,亲爱的父亲,不久前我认识了一位陪审推事施米特亨纳,他劝我在第三次法学考试以后,先去当一名陪审法官,然后再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更合我的心意,因为我确实偏爱法学胜过所有的行政管理学。这位先生告诉我,他本人和其他许多人三年就获得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高级法院的陪审推事头衔。他说,这并不难,当然要努力工作,因为那里所有级别都不像柏林和其他地方规定得那样严格。如果当了陪审推事后又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么就更可望得到兼职教授职位。波恩的盖尔特纳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写过一篇关于地方立法的平平常常的文章^①,此外,人们只知道他拥护黑格尔法学派。但是,亲爱的、敬爱的父亲,能不能当面和你谈谈这一切?爱德华^②的健康状况,亲爱的妈妈^③的病,你的身体欠安——但愿不很严重——所有这些都使我希望回到你们身边,甚至必须立即回到你们身边。如果不是担心你会不同意、不赞成的话,我早就回去了。

请相信我,我亲爱的父亲,我决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想回去(虽然我从心底里希望再见到燕妮),而是一个我无法说出的念头在推动我回去。我觉得,这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艰难的一步,但是,正如我惟一的亲爱的燕妮信^④中所说,要完成神圣的天职,应当打消所有这些顾虑。

我请求你,亲爱的父亲,不管你如何决定,不要把这封信,至少不

① 古·弗·盖尔特纳《[书评:] A. W. 格策〈论地方法〉》1837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爱·马克思。——编者注

③ 罕·马克思。——编者注

④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要把这一页给最亲爱的母亲看。也许,我的突然回家将使这位宽厚的崇高的女性恢复健康。

我寄给妈妈的信^①,是在接到燕妮的亲切来信以前好久写的:因此,我也许无意之中写了许多不够恰当或者甚至很不恰当的事情。

希望笼罩着我们家庭的阴云慢慢消散,希望我能够和你们同受苦同哭泣,并且也许能够在你们身边证明我这一片深切而真诚的情意和常常难以表达的无限的爱;希望你,亲爱的、永远敬爱的父亲,在考虑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时能原谅我,我经常觉得心烦意乱,是战斗精神在压抑着它;希望你早日完全康复,以便我能紧紧地拥抱你,向你倾诉我的衷肠。

永远爱你的儿子

卡尔·马·

亲爱的父亲,请原谅我字迹潦草,文笔生涩。快4点了,蜡烛已经燃尽,我的眼睛也模糊了。我焦虑不安,在回到你们这些亲爱的人身边之前,我将无法使兴奋激动的妖怪安静下来。

请向我温柔美丽的燕妮致意!她的来信我已经看了12遍,每一遍我都发现引人入胜的新东西。这是一封在一切方面包括文体在内我所能想像的出自一位女子之手的最美好的信。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

致阿道夫·鲁滕堡⁵

柏 林

1837年或1838年10月10日

亲爱的鲁滕堡：

我昨天让你久等了，今天又不能来，请你原谅。原因说出来很不体面。我的外套都搁在施特拉劳，我在此地所穿的那一件又破了，已经送到裁缝那儿，而另一件外套还没做好。你看，甚至裁缝也能决定凡人的命运。一旦这些水神们^①怜悯我，我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在你的面前。

再见。

忠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费舍尔布吕克街19号鲁滕堡博士收。

^① “水神们”的原文是 Wassergötter，不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也可能是对原信中这个词辨认错了。——编者注

1841年

3

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⁶

耶 拿

1841年1月6日于柏林射手街68号

阁下：

现将我为获得博士学位而写的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①寄给阁下，并随信附上申请书、自传、波恩大学肄业证书和柏林大学毕业证书^②，以及法定费用12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同时我最诚恳地请求您，如果系方对我的论文感到满意，请尽快授予博士学位。一来，我在柏林只能逗留几周，二来，客观原因也使我迫切希望在动身之前获得博士学位。

我希望将毕业证书退还给我，因为这是原件。

谨向阁下致最崇高的敬意。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10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936—941页。——编者注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4

致奥斯卡尔·路德维希·
伯恩哈德·沃尔弗⁷

耶 拿

[1841年]4月7日于柏林射手街68号

尊敬的教授先生：

衷心感谢您在满足我的请求方面的友好情谊，并冒昧告知阁下，我刚刚将我的博士论文连同一些证件寄给哲学系，敬请阁下准予尽速将学位证书寄来。我觉得我已经太让您费心了，不能再冒昧将博士论文直接寄给您，给您增添更多的麻烦。

谨向您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并致最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1842年

5

致阿尔诺德·卢格⁸

德累斯顿

[1842年]2月10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朋友：

我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德国年鉴》写的小文章，即随函附上
的对书报检查令的评论^①。

如果这篇文章对您的杂志适用，我请您除维干德外暂时不要把
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同时请您马上把登载我的文章的《德国年鉴》
给我寄来，因为在特里尔，目前我完全同文坛隔绝了。

不言而喻，如果书报检查机关不查禁我的评论文章，那么赶快把
它刊印出来是有利于事业的。

^①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版第1卷第107—135页。——编者注

如果您还没有找到人来评论法特克的绝顶聪明的书《论罪恶》^①（要不是这本书如此绝顶聪明，倒可能会把它叫做愚蠢的书），那么我的批判热情可以为您效劳。

同样，对拜尔的著作《道德精神》^②，也许可以再作一次评论。费尔巴哈的评论^③是一种友好的帮助。拜尔的道德信念之可敬，正如他的著作本身之拙劣，甚至不道德一样。

如果您能通知维干德，说我的手稿⁹几天后就能寄到，那我就太高兴了。鲍威尔^④来信要我一定把手稿寄出，但正赶上我病重卧床。因此信在几天前才交到我手里。我忙于写附去的这篇文章，因而未能做必要的修改。

现在我已结束几篇冗长的文章，因此不言而喻，我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将由《德国年鉴》支配。

致真挚的敬意。

马克思

我的地址是：特里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转卡尔·马克思博士。

-
- ① 威·法特克《科学论述在同罪恶和神赐的关系中的人类自由》1841年柏林版。——编者注
- ② 卡·拜尔《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1839年埃朗根版。——编者注
- ③ 路·费尔巴哈《[书评:]卡尔·拜尔〈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载于1840年《哈雷年鉴》。——编者注
- ④ 布·鲍威尔。——编者注

6

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累斯顿

[1842年]3月5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朋友：

我完全同意《哲学轶文集》¹⁰的计划，并且认为最好也署上我的名字。这样的一种示威行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容许采取任何匿名方式的。这些先生们应当看到，我们是光明磊落的。

由于萨克森书报检查^①的突然恢复，原定作为《末日审判的号声》⁹的第二部分发表的我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显然是完全不可能刊印了。如果把它修订一下收入《轶文集》，您认为怎样？反对书报检查现已广泛深入人心，这或许有可能使《轶文集》随着材料的积累用分册的形式出版？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¹¹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立宪君主制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Respublica^②一词根本无法译成德文。

这两篇文章要不是需要誊清和部分加以修改，我现在马上就把它

① 指对《德国年鉴》采取的书报检查措施。——编者注

② 国家，共和国。原意是公共事务。——编者注

们寄给您让您检查一下了。我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卧病在床3个月之久，于前天去世。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不能做什么正经事。

其他事情下次再谈。

致真挚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

又及：评书报检查的手稿中有一处由于疏忽写成：“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和有倾向的书报检查”。应改成“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和书报检查的倾向”。^①

回信请直接寄到特里尔。

鲍威尔刚来信说，根据由国王主持的最高法庭的决定，他被撤职了¹²。

7

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累斯顿

[1842年]3月20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朋友：

新皈依者最虔诚，萨克森十分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

^① 指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手稿。改动后的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24页。——编者注

鲍威尔有一次在柏林同艾希霍恩发生了争吵,就和您同内务大臣的那次争吵一样。¹³这些先生们的雄辩方式如出一辙。但是,哲学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同这些高谈阔论的混蛋们的治国才略争辩,则是一个例外,甚至带有几分狂热也无妨。要使这些世俗的神相信,对真理的信仰和精神的信念都是存在的,那真是再难不过的事了。这是一些持怀疑论的执政的纨绔子弟、冥顽不化的花花公子,他们已经不相信有什么真正的、无私的爱。除了用上层人物叫做狂热的东西以外,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对付这些公子呢?一个近卫军少尉把一个有真心诚意的恋人视为狂热者。难道人们因此就不再结婚了吗?把人兽化的信仰,竟成了政府的信仰和政府的原则,这真是咄咄怪事。诚然,这与信教并不矛盾,因为把动物神化也许是宗教最始终如一的存在形式,或许不久就应当不谈宗教的人类学,而谈宗教的动物学了。

当我还少不更事时,我就知道在柏林下的蛋不是勒达的蛋,而是鹅蛋。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是鳄鱼蛋,例如,最新的一个鳄鱼蛋,就是据说根据莱茵省等级会议的建议,废除了法国立法中有关叛国罪和官吏犯罪的非法限制。¹⁴不过这一次,由于涉及客观的法律规定,这个骗局又如此之愚蠢,甚至连莱茵省最笨的法学家也一眼就把它看穿了。而且普鲁士十分幼稚地声明,公开法庭审判就等于拿普鲁士官员的声望和信誉来冒险。这确实是一次坦率的自白。我们莱茵省所有论述公布和公开的文章都有一个根本的弊病。那些老实人正在继续不断地证明,这不是政治制度,而纯粹是法律制度,它们是法,而不是非法。似乎问题就在这里!似乎这些制度的弊端并不在于它们是法!我倒很想证明其反面,就是普鲁士不可能做到公布和公开,因为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相容的。同样,也应高度赞扬

普鲁士的虔诚，因为先验的国家和天启宗教息息相关，犹如俄国的骗子不能没有一个贴身神像一样。

您可以从中国报纸^①上看到，毕洛夫-库梅洛夫正在用他的笔杆卖弄自己的犁。^②啊，这种用假花装饰起来的土里土气的卖俏！我想，这种有世俗地位——在耕地上有地位自然也就是有世俗地位——的作家应当受到欢迎，特别是，如果将来犁能够代替笔来思想和写作，而笔又能以服劳役作为报答，那么他们就更应受到欢迎。也许，在目前德国各邦政府单一化的情况下，会弄到这种地步；不过，各邦政府越是单一化，现今的哲学家们就越是多样化，但愿这支多样化的大军能战胜单一化的大军。

谈谈正题吧，因为在我们这些规规矩矩的、道德高尚的德国人这里，政治是种形式，伏尔泰就曾据此得出结论说，我们有最全面的公法教科书。

总之，说到正题，我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现已改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③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我曾拼命追随《末日审判的号声》式的笔调——

“你的话，是照亮我脚步的明灯，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亮光。你用你的戒律使我变得比我的敌人更聪明，因为你被我的言论所证实，而他，上帝，将要在锡安用雷声宣教”。^④

① 指当时德国的官方报纸。——编者注

② 恩·毕洛夫-库梅洛夫《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1842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参见《旧约全书》中的《诗篇》第119篇第105行和第98行以及《阿摩司书》第1章第2节。——编者注

——这种《末日审判的号声》式的笔调和烦冗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透彻的叙述方式。几天后我也要去科隆,在那里安置我的新家¹⁵,因为离波恩的教授们这么近使我感到受不了。谁愿意总跟那些精神上的卑鄙之徒,那些只知道在各个角落寻找新的跳板的家伙打交道呢!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随信为下一期《铁文集》寄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了(因为这篇文章也是为《末日审判的号声》写的)。如果您愿意久等,我保证在4月中旬把我那篇论述宗教艺术的文章寄出。我更乐意从新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并写出一个论浪漫派的结尾作为附录。目前我要按歌德的说法,积极有效地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等待您的决定。回信请寄科隆,下月初我就在那里了。因为我在科隆尚无固定住址,请您用荣克的地址把信寄给我。

在这篇论文里,我不免要谈论宗教的一般本质;我同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冲突,这个冲突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不管怎样,宗教是不会从中占到什么便宜的。

我很久没有科本的消息了。您还从未同基尔的克里斯蒂安森联系过吧?我只是从他的罗马法史^①才知道他的,不过这本书也谈到了一些关于整个宗教和哲学的问题。他看来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虽然他一进入真正意义的哲学就写得晦涩难懂,拘泥于形式。现在他也许已经用普通的语言来写作了。一般说来他好像是处于原则高度的。

我将很高兴能在莱茵省这里见到您。

您的 马克思

① 约·克里斯蒂安森《罗马法史概论》1838年阿尔托纳版第1卷。——编者注

鲍威尔刚写信给我说,他想重返北方,他愚蠢地认为,在那里他能更好地同普鲁士政府打官司。柏林离施潘道¹⁶太近了。不管怎样,好在鲍威尔没有放过这件事。据我在这里从我未来的内兄^①,一个真正的贵族那里得知,在柏林,人们对鲍威尔的真诚极为不满。

8

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累斯顿

[1842年]4月27日于波恩
机械工克雷默处

亲爱的……^②：

我的文章还要延迟几天,但只是几天,您可别不耐烦。鲍威尔也许会当面转告您,这个月由于各种各样的身外琐事我几乎完全不能写作。

尽管如此,我几乎已经脱稿。我将给您寄去四篇文章:(1)《论宗教的艺术》,(2)《论浪漫派》,(3)《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4)《实证

① 斐·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原信上名字被划掉了。——编者注

哲学家》(我稍微戏弄了一下这些哲学家)。¹⁷ 这些文章在内容上都是相互联系的。

您将收到的论宗教艺术这篇文章是大大压缩了的,因为这篇东西几乎信手写成一本书了,同时我又陷进了各种各样的研究中,而这些研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已放弃移居科隆的计划,因为我感到那里的生活太喧闹;而好友众多,并不会导致哲学的完美。

我给《莱茵报》寄去了一篇关于我们最近莱茵省议会的长文章^①,附有一个评《普鲁士国家报》的讽刺性引言。借辩论新闻出版问题之机,我又从另外的角度来重新论述书报检查和新闻出版自由的问题。

这样,波恩暂时仍然作为我的住地,而且,如果这里没有一个让圣徒们烦恼的人留下来,那也是很可惜的。

昨天,哈瑟从格赖夫斯瓦尔德来到这里,他惟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双乡村牧师穿的大靴子。他连说话也拿腔拿调完全像乡村牧师。他一无所知,却准备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关于无聊的坎特伯雷的安瑟伦的书,这套书他写了整整10年。^② 他认为,现今的批判是一种势必要被克服的暂时现象,说什么信教是生活经验的产物,而他理解的生活经验的产物,大概就是指他自己成功地繁殖了后代以及自己的大肚子,因为大肚子可以取得各种各样的经验,正如康德所说,如果往后去,就会是个东西,如果往上去,就会是宗教的灵感。

^①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36—202页。——编者注

^② 弗·鲁·哈瑟《坎特伯雷的安瑟伦》1843年莱比锡版第1部。 编者注

这就是虔诚的哈瑟和他的宗教便秘病！

我们在这里看到您在信中谈到法特克缺乏“心灵的完整”，感到十分有趣。这个聪明绝顶善于交际的法特克十分乐意做一个最伟大的批评家和最伟大的教徒，他总是比谁都知道得多，而他现在却对一派没有心灵，对另一派又没有头脑。法特克长眠于此，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它说明对纸牌和宗教音乐的嗜好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费希特在这里披着莫测高深的外衣，散布了一半是模棱两可的谣言，说什么别人聘请他到蒂宾根去。系里没有迎合他的愿望，即用加薪的办法来挽留他。

扎克满怀虔诚到柏林去了，以便利用他哥哥的癫狂，来取代他的地位。

瑟息替斯说，到处只是战争和放荡行为；即使本地大学没有什么纷争可以责怪，那么它至少也不乏放荡行为。

您是否打算实现您的莱茵之行？

您的 马克思

9

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累斯顿

[1842年]7月9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朋友：

如果不是所发生的一切能为我开脱，我也就不再为自己作任何

辩解了。我认为给《轶文集》撰稿使我感到荣幸,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因为一些不愉快的身外琐事,才使我未能把文章寄出。

从4月以来直到今天,我总计起来大约最多只工作了4个星期,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¹⁸,我不得不在特里尔待了6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令人讨厌之极的家庭纠纷占用和浪费了。我的家庭虽然殷实,却给我设下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¹⁹我决不是要用谈论这些私人的琐事来麻烦您;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私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给《莱茵报》写稿,我早就应该把我的文章等等寄给它了。要不是我打算在最近一两天把我的文章写完,我早就会告诉您这些插曲了。再过几天我要去波恩,在给《轶文集》写的文章完稿以前,我什么也不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已不能像题材所要求的那样,特别把《论艺术和宗教》一文仔细加工了。

不过,您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的埃尔多拉多^①里。要把《莱茵报》这样的报纸办下去,需要极其坚强的毅力。我的关于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即关于教会纠纷问题²⁰的论文被抽掉了。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国家的拥护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拥护者又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由于愚蠢的科隆天主教徒中了圈套,而维护大主教^②又能招揽订户,因此发生这件事对《莱茵报》来说就更为不利。再者您也难以想像,这些暴虐之徒是何

① 西班牙的南美殖民者虚构出来的幻想中的黄金国家或黄金城市。——编者注

② 德罗斯特-菲舍林。——编者注

等的卑鄙无耻，而他们在对付正统的固执己见的人^①时又是何等的愚蠢。可是事情却获得成功：普鲁士当众亲吻教皇的鞋子，而我们的政府机器走在大街上，脸都不红一下。《莱茵报》现已就这篇文章提起上诉。总之，对报纸来说，斗争现在开始了。《科隆日报》社论的作者，即从前的政治性报纸《汉诺威日报》的前任编辑海尔梅斯，站在基督教一边，反对柯尼斯堡和科隆的哲学报纸。如果书报检查官不再捣鬼的话，那么在下期的附刊里就会登载我的一篇答复^②。莱茵省的宗教党派是最危险的党派。反对派近来太习惯于在教会范围里进行反对活动了。

您是否知道一些所谓“自由人”²¹的详细情况。《柯尼斯堡日报》上的那篇文章²²至少是不策略的。宣布自己支持解放事业是一回事，这是正大光明的；但事先就作为宣传而大嚷大叫，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点吹牛的味道，就会激怒庸人。今后，请您关照一下这些“自由人”，即梅因等人吧。不过，如果说哪个城市适合于作出这类举动，那当然就是柏林了。

大概科隆的海尔梅斯要继续把我牵扯到论战中去；这个家伙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正因为有这样的品性，他才成为庸人们的代言人，我打算不让他再继续饶舌下去。平庸不能再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海尔梅斯也会在“自由人”的问题上同我纠缠，遗憾的是，我对这些人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幸而鲍威尔在柏林，他至少不会容许做“蠢事”，而在这一事件中（如果这一事件属实，而不是报纸蓄意捏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② 即《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04—228页。——编者注

造),惟一使我担心的,就是柏林的庸俗气氛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做的好事变成笑料,使他们真地干出其他“蠢事”来。谁要是像我这样同这些人长久相处过,他定会发现,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您的《年鉴》搞得怎样?

因为您是哲学和神学新闻的焦点人物,所以我很希望从您那里听到一些有关当前局势的消息。在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时针的运动,但是却看不到分针的运动。

看来,老马尔海内克认为,必须向世人证明老黑格尔学说的软弱无能。^①他的这种判决是无耻的判决。

难道萨克森人不会在本届省议会上斥责书报检查吗?多好的立宪制度!

希望很快从您那里得到消息。

您的 马克思

鲁滕堡使我的良心感到不安。我把他介绍到《莱茵报》编辑部,而他根本不能胜任。早晚他会被打发走的。

假如负责书报检查的高级警察机关不允许把关于大主教的文章付印,您有什么办法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要印出来,是由于:(1)我们的议会,(2)政府,(3)基督教的国家。我是否应把这篇文章寄给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我觉得把它收在《轶文集》里是不合适的。

^① 见菲·康·马尔海内克《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演讲绪论》1842年柏林版。——编者注

10

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

科 隆

[大约 1842 年 8 月中—9 月下半月于波恩]

亲爱的奥本海姆：

随信附上卢格的稿件。稿件 1 不适用了；稿件 2 是关于萨克森状况的，您也许可以采用。^①

请您把迈尔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市政体制的文章^②寄给我，如有可能，也请您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③都寄来。然后，我尽快给您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即使不能彻底解决这后一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条轨道。

① 阿·卢格《萨克森状况》，载于 1842 年 9 月 25 日《莱茵报》第 268 号附刊。——编者注

② [爱·迈尔]《研究问题的几句开场白：莱茵省市政体制是否适应时代的要求？》，载于 1842 年 8 月 14 日《莱茵报》第 226 号附刊。——编者注

③ 卡·亨·海尔梅斯的几篇文章，载于 1842 年 7 月 6、30 日和 8 月 23 日《科隆日报》第 187、211 和 235 号附刊。——编者注

关于汉诺威的那篇文章^①能通过吗?请您想办法至少马上做点什么。问题主要不在于这篇文章本身,而在于一大批好作品,这点我可以向您担保。这篇文章的作者昨天写信给我说:

“我并不认为,我对反对派的抨击会影响报纸在汉诺威的销路,相反,在那里,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我所表明的看法应当承认是正确的。”

如果您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一文²³也寄给我,以便撰写评论。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从理论上泛论国家制度,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毋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既然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必须注意两件事。只要我们同其他报纸发生论战,人们迟早都可能提起这件事来责难我们。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遭到更严格的书报检查,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南德意志的《论坛报》就是这样垮台的。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会惹恼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评论;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将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评论(本来也不会去问他是否允许进行评论),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讨

^① 可能指《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载于 1842 年 9 月 22 日《莱茵报》第 265 号附刊。该文的续篇发表在 1842 年 9 月 25 日、10 月 2 日和 4 日的《莱茵报》第 268、275、277 号附刊。——编者注

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指挥《莱茵报》,而是相反,《莱茵报》要引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为给撰稿人指出明确的行动计划提供了良机。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局的。

如果我的看法同您不一致,那么我打算(只要您认为合适)把我的批判作为我的那篇反对黑格尔立宪君主制学说的文章¹¹的附录提供给《铁文集》。

不过我认为最好还是报纸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医生。

望很快收到您的回信。

您的 马克思

11

致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
冯·沙培尔²⁴

科布伦茨

[1842年11月12日—17日之间于科隆]

尊敬的总督先生:

尊贵的阁下:

阁下通过科隆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先生于本月12日交给

我一份书报检查部的训令,另外还有两项命令,并要求我对此表明意见以便记录在案。鉴于要求我作出的说明至关重要,我认为与其明确发表记录在案的意见,不如现在以书面的形式向阁下陈述我的意见。

1. 至于书报检查部的训令,特别是要求《莱茵报》改变自己的倾向而采取一种令政府满意的倾向这一点,我认为这个要求只适用于形式,它在内容允许的限度内,可以作一些改变。像《莱茵报》这样的报纸,不是枯燥无味的评论和卑鄙的阿谀奉承的毫无思想的混合物,而是以意识到自己的崇高目标的(虽然是尖锐的)^①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国家机构的活动的;我们认为,根据不久前颁布的书报检查令²⁵和陛下在别处多次发表过的观点,这种报纸的倾向只能是符合政府愿望的倾向。再说至今也没有人向责任编辑指出不同意这种倾向。此外,《莱茵报》既然是置于最严格的检查之下的,那么对它的初次警告就是查封,这怎能自圆其说呢?

我可以向阁下保证,《莱茵报》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今后仍将继续协助开辟通往进步的道路,普鲁士在这条道路上正走在德国其他部分的前面。正因如此,我必须拒绝训令中对我的指责,说什么《莱茵报》竭力在莱茵地区散布对法国的同情和法国的思想。相反,《莱茵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②,使许多人还在盯着法国的目光转向德国,并唤起德国的而不是法国的自由主义,而德国的自由主义当然不会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感到不快。同时,《莱茵报》总

① “虽然是尖锐的”这几个字被铅笔划掉。——编者注

② “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这几个字是马克思修改的,原为“大有助于”。——编者注

是指出普鲁士的发展决定着德国其他部分的发展。那些针对奥格斯堡报^①反普鲁士意图的关于“普鲁士的霸权地位”的论战性文章²⁶，就是这种倾向的证明。所有那些论述普鲁士关税同盟²⁷、反对《汉堡记者》^②和其他报纸上一些文章的论文²⁸是一个证明；在这些论文中，《莱茵报》都极为详尽地阐明，汉诺威、梅克伦堡和汉撒各城市加入同盟是极其有利的。尤其可以作为证明的是《莱茵报》一贯强调北德意志科学，使之同法国学说和南德意志学说的肤浅形成对比。《莱茵报》是把北德意志精神——新教精神^③引进莱茵省和南德意志来的第一家莱茵地区的和整个南德意志的报纸；如果不依靠精神一致——抵御一切外来风暴的政治一致的灵魂和惟一保障——还能用什么去把各个分散的民族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呢！

至于说《莱茵报》似乎有反宗教倾向，那么最高当局不可能不知道，就某种肯定的教义的内容来说，——本来涉及的只是这个内容，而不是我们过去从未触犯过而且今后也决不会触犯的宗教，——整个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分裂成为两个阵营，每一阵营在自己的拥护者中都有在学术上和在国家中身居高位的人物。难道报纸在这场尚未解决的争论中不应当采取什么立场或者只采取官方给它规定的立场吗？（如果说路德违反皇帝和帝国的意旨，甚至毫无顾忌地、过分激烈地攻击了当时基督教的惟一存在形式——天主教教会，都没有被认为有罪，那么在新教的国家中对于并非以轻率的抨击，而是通过对一种严肃的和主要是德国的科学所作的坚持不懈的论述来替反对现

① 即《总汇报》。——编者注

② 即《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编者注

③ “新教精神”这几个字被铅笔划掉。——编者注

代教义的观点申辩就该加以禁止吗?)^①。何况我们从来没有越过报纸选题的范围,而只是由于^②其他报纸试图把宗教变成国法并把它从它自身的领域转到政治领域,我们才涉及教义、宗教教理和教会制度。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用一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③的一些相同的而且更厉害的言论来为我们的每一个言论作掩护,那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我们认为这种权威是普鲁士政论家们都有权引用的权威。

因此,《莱茵报》可以认为,它首先实现了检查令中所表达的陛下关于出版独立、自由思考的报刊的愿望,并因此大大增进了现今整个德国对国王陛下^④在实现其崇高事业上的良好祝愿。

阁下,《莱茵报》不是出于书商的投机目的以及指望捞到什么好处而创办的。科隆和莱茵省大批最可尊敬的人士,理所当然地对德国新闻界的可怜状况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对国王陛下的意旨的最大尊重,莫过于把《莱茵报》建成一座民族的纪念碑,一家独具特色地、大无畏地反映自由人士的心声,并且——这确是罕见的现象——让国王能够听到人民真正呼声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空前畅销,证明了它是多么理解人民的愿望。为了这个目的这些人付出了自己的资本,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怕任何牺牲。现在请阁下自己来断定:我作为这些人的代言人能不能、有没有权利声明《莱茵报》将改变倾向?

① 从“如果说路德违反皇帝和帝国的意旨”至此被铅笔划掉。——编者注

② 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其他报纸想把它们变成政治学说、公理和律令。”——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④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查封《莱茵报》难道只是对个别人的暴力行为，而不是对莱茵省以及整个德国精神的暴力行为？

不过，为了向政府证明，我是多么愿意实现政府的愿望——只要这些愿望符合独立的报纸的使命，——我愿意像一些时候以来所做的那样，尽量撇开一切教会和宗教的问题，除非其他报纸和政治形势本身使我不得不涉及这些问题。

2. 其次，关于阁下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的职务的问题，我已于2月14日向行政长官冯·格尔拉赫声明，他根本不是《莱茵报》的编辑，而只是它的一名译员。冯·格尔拉赫长官先生对我威胁说，如不尽快解除鲁滕堡的职务，就立即查封报纸；对此，我迫于暴力，暂时不让他参加报社的一切工作。但是，因为我全然不知有哪一条法律条款可以作为训令的这一点的依据，所以我请求阁下给我指出这样的条款，如果可能请速作决定，是否仍然维持成命，以便我能通过适当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3. 关于第三点，即新^①编辑的呈报批准问题，按照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只有最高书报检查机关才有权要求将另外任用的^②编辑呈报批准。我不知道有授权总督这样做的法律条款。因此，我请求给我指出这一条款，否则就请书报检查部发出相应的命令。然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乐于将编辑呈报批准。

① “新”字被铅笔划掉。——编者注

② “另外任用的”这几个字被铅笔划掉。——编者注

12

致阿尔诺德·卢格²⁹

德累斯顿

[1842年]11月30日于科隆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²¹有关的“纠纷”。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抨击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自由人”的大批文章因而不得不撤下。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思想贫乏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拙劣作品；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们从未研究过共产主义）。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他们的性命是从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像以前那样空谈下去了。因此，把“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的几篇毫无价值的作品撤掉，就成了柏林上空乌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鲁滕堡不再主持德国栏（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主要是改改标点符号），只是由于我的请求，才暂时把法国栏交付给他。由于我们的国君极度昏庸，鲁滕堡竟有幸被视为危险人物，尽管除了《莱茵报》和他

本人以外，他对谁都不危险。当局断然要求我们解除鲁滕堡的职务。普鲁士的国君——这个极其伪善、狡猾的普鲁士专制主义——使负责人避免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鲁滕堡这位新殉道者已经学会使用表情、举止和语气恰如其分地表现着殉道者意识，所以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写信到各地，写信到柏林，说他是《莱茵报》的被放逐的原则，而《莱茵报》对政府则采取另一种立场。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就连这种情况也招致了施普雷河畔的自由英雄们的抗议，那是“用来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河水”^①。

此外，您和海尔维格对“自由人”的态度，终于使这些正在发怒的奥林波斯神忍无可忍。³⁰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个子梅因（他心爱的范畴有充分的理由是：应有）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关于我（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的态度的问题，（3）关于新的编辑原则和对政府的立场。我立即回了信^②，并坦率地谈了对他们的作品的不足之处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³¹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说，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

① 这里套用海涅《北海集》第1集《和平》中的诗句。——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教育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看起来就像小孩一样,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昨天我收到梅因一封蛮横无理的信(他还没有收到我给他的信),信中向我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1)要我声明,在他们同鲍威尔的争论当中,我站在哪一边。其实我对这场争论一无所知;(2)为什么我不刊登这个那个;而且他还威胁要给我戴上保守主义的帽子;(3)报纸不许求稳,而必须采取最极端的措施,也就是说,安心地屈从于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而不是在读者看不见的、然而却是顽强的、充满责任感的斗争中坚守自己的阵地。最后,他卑鄙地谈到了海尔维格订婚的事^①,等等。

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个人的难以置信的虚荣,他不懂得,为了挽救一个政治刊物,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的吹牛家的,而他所考虑的,只是他那个小集团的事情。而且这个小人像孔雀一样炫耀自己,郑重其事地拍着胸脯,拍着佩剑,瞎说一阵“他的”党如何如何,扬言我会失去他们的宠信,并且仿照波扎侯爵的腔调(只不过比他更坏些)高谈阔论,等等。

由于我们现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极其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

^① 格·海尔维格和埃·齐格蒙德于1842年11月13日在柏林举行了订婚仪式。——编者注

忙于同部里通信,对付总督的指控²⁴、省议会的责难、股东的埋怨等等,而我之所以坚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得逞,因此您可以想见,我是有点被激怒了,于是就给梅因回了一封相当不客气的信^①。这样一来,“自由人”有可能暂时退却。因此我急切地恳求您写文章,并且约请您的朋友们也写文章支援我们。

您的 马克思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1843年

13

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累斯顿

[1843年]1月^①25日于科隆

亲爱的……^②

您大概已经知道,《莱茵报》已经被查封,被宣告有罪而判处死刑。它的生命期限是3月底。在处决前这段时间里,报纸要受双重检查。我们的书报检查官^③是一个可尊敬的人,他还要受本地行政区长官,一个惟命是从的傻瓜冯·格尔拉赫的检查。我们的报纸编好以后必须送到警察局去,让他们统统嗅一遍,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版。

报纸的查封是由一些特殊情况共同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

① 原信上写的是“12月”。——编者注

② 原信上名字被划掉了。——编者注

③ 尤·维特豪斯。——编者注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①(这篇文章使一些身居高位的国家要人大出洋相);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³²的人的名字;省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②

将在日内见报的部颁训令比前几次训令软弱无力多了。所提出的理由如下:

(1)胡说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号牌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莱茵报》仿佛未经官方许可就可以出版哪怕一天似的。

(2)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的目的是规定倾向的书报检查。所谓倾向,可以理解为想像,理解为浪漫主义地以为拥有了自由,而实际上人们本来是不可能擅自拥有自由的。如果说在上届政府统治下流行的那种理智的伪善具有一副严峻的理智面孔,那么这种浪漫主义的伪善所需要的主要是想像力。受检查的新闻出版物必须懂得仰仗对自由的想像、对恩准了这种想像的高贵人物^③的想像而生存。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令规定的是倾向的书报检查,那么现在部颁训令则明说,查禁、压制手段是为了对付普遍的坏倾向才在法兰克福创造出来的;还说检查制度的存在只是为了检查好倾向的偏差,尽管检查令所说的恰好相反,即允许好倾向有偏差。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57—395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和《〈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51—354和396—397页。——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spezifisch = mit Kunde, Inhalt mit Geldern zu erfüllen. 24. 12. 1843
Kaufpreis,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Kaufpreis =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Kaufpreis =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Die hier...
= Kaufpreis von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mit Kaufpreis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Kaufpreis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Kaufpreis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Die hier...
Kaufpreis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Kaufpreis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Kaufpreis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Kaufpreis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2000 = 2000

12
15.12.43
15.12.43

(3)恶劣的思想、空洞的理论等老一套的胡言乱语和其他鬼话。

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意外。您知道,我开始时对书报检查令是怎样评价的吗^①。我从这件事中只看到一个结果:我认为《莱茵报》被查封是政治觉悟的一种进步,因此我决定辞职不干了。再说这种气氛也令我感到十分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缩手缩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迎、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我有一次曾写信告诉过您,我和家庭之间发生了纠纷¹⁹;而只要我母亲还活着,我就无权支配自己的财产。此外,我已经订婚,我不能、不可也不想不带着我的未婚妻^②而离开德国。因此,要是我有机会,比如在苏黎世同海尔维格一起编辑《德国通报》³³,那就再好不过了。在德国,我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践自己。因此,如果您能在这方面给我提提建议,谈谈您的看法,我将十分感激。

我正在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德国这里既找不到书报检查官来检查,也找不到出版商来出版,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立等您的回音。

您的 马克思

^①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07—135页。——编者注

^② 燕·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14

致威廉·圣保罗

科 隆

[1843年2月于科隆]

阁下：

寄上这本小册子³⁴，请问阁下是否可以将它作为我们的报纸^①的附刊发表。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① 指《莱茵报》。——编者注

15

致阿尔诺德·卢格³⁵

德累斯顿

[1843年]3月13日于科隆

亲爱的朋友：

只要一有机会，我就立即去莱比锡。我刚同施图克谈过，看来，柏林的政治家们大多数都使他很敬佩。施图克博士是一位好心肠的人。

谈到我们的计划^①，我想先把我的信念告诉您。当巴黎被占领时，有些人提议推举拿破仑的儿子^②为国王，同时组成一个摄政政府，另一些人则提议推举贝尔纳多特，还有一些人提议推举路易-菲力浦。可是达来朗回答说：不是路易十八，就是拿破仑。这是原则，其他一切都是阴谋。^③

同样，我也想说，除了斯特拉斯堡(充其量再加上瑞士)以外，其他一切地方都不是原则，而是阴谋。篇幅超过20印张的书，就不是

① 指《德法年鉴》的出版计划。——编者注

② 雷希施塔特公爵。——编者注

③ 马克思1857年写的《贝尔纳多特》中引用的达来朗的原话是：“只能在波拿巴和波旁王朝之间进行选择，其他一切都是阴谋。”——编者注

为人民写的书。在这里能够出版的最多是一个月刊。

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搞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做是不够的。相反，《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当然，我所谈的仅仅是我的肤浅之见，在其他方面则是顺从命运的永恒威力。

最后（报纸问题使我不得不结束这封信），我还想和您谈谈我的个人计划。我们一订好合同，我就去克罗伊茨纳赫结婚，在我未婚妻的母亲^①那里住一个月或更多些时候，因为在着手工作以前，无论如何总得写出几篇文章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能还要在德累斯顿待几个星期，因为一切准备工作、发布预告等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色彩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对手。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了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中庸派^②爱用的字眼）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顺便说一下，我们收到了对普鲁茨反对新的蒂宾根年鉴一文³⁶的匿名回信。根据笔迹我知道是施韦格勒。您被描述成一个狂妄的

①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暗指埃·鲍威尔，他写过《论中庸》一文。——编者注

挑拨离间者,费尔巴哈被描述成一个轻佻的冷嘲者,鲍威尔^①被描述成一个毫无批判头脑的人!啊!士瓦本人,士瓦本人!这将成为很好的笑料!

关于您的那份出色的、真正通俗的控诉,由于没有更好的评论文章,我们自己又没有时间撰写,所以发表了普菲茨纳的一篇肤浅的文章,这篇文章我还删掉了一半。³⁴某某人根本没有充分深入地钻研问题,而他搞的那些小小的恶作剧,只能使他自己而不是使他的敌人受到耻笑。

您的 马克思

给弗莱舍的书^②我已经搞到了。文集开头发表的你们的通信^③很有意思。鲍威尔评阿蒙的文章^④写得非常出色。我认为《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⑤一文是《现象学》^⑥中的一篇《不幸的意识》的不太成功的改编。费尔巴哈的警句^⑦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结果可能会像16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我最喜欢的是那篇评论善良的《文学周

① 布·鲍威尔。——编者注

② 指《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士—温特图尔版。——编者注

③ 阿·卢格《书报检查官对1839、1841和1842年〈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态度的文件》。——编者注

④ 布·鲍威尔《[书评:]阿蒙〈耶稣生平〉》。——编者注

⑤ 作者为布·鲍威尔。——编者注

⑥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⑦ 见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编者注

报》的文章①。

您想必已经看过鲍威尔的自辩书②了。依我看，他还从来没有写得这样好过。

至于《莱茵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

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省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塞进合理的东西。至少，应当试一试，——而愤怒将随着请愿被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

16

致阿尔诺德·卢格³⁷

巴 黎

1843年3月于赴D城的拖船上[荷兰]

目前我正在荷兰旅行。根据这里的和法国的报纸来判断，德国

-
- ① 阿·卢格《“基督教日耳曼的”中庸。柏林的〈文学周报〉；1842年1和2月》。——编者注
- ② 布·鲍威尔《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编者注

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我向您保证,连丝毫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会感到这种民族耻辱,即使在荷兰也是如此。一个最平凡的荷兰人与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相比,仍然是一个公民。请听听外国人对普鲁士政府的评论吧!在这方面意见是惊人的一致,再也没有人会相信普鲁士制度及其明显的本质了。可见新学派还是有点用处的。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掉下来了,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这也是一种启示,虽然是反面的启示。这是事实,它至少教我们认识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空洞和国家制度的畸形,使我们掩面知耻。您会含笑地望着我问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知耻干不了革命。我回答说: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实际上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我承认,德国现在甚至还没有感到羞耻,相反,这些可怜虫还是爱国者。如果不是这位新骑士^①的这种可笑的制度,难道还有什么制度能打消这些可怜虫的爱国主义吗?让我们来上演的这场专制制度的喜剧,对他来说就像当年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发生的悲剧一样危险。³⁸就算人们长期不明白这出喜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毕竟已经可以算是一场革命了。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满载愚人的船只^②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在向着命运驶去,这正是因为愚人们不相信这一点。这命运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革命。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编者注

② 参见塞·布兰特《愚人船》1494年版。——编者注

17

致阿尔诺德·卢格

科 隆

1843年5月[上半月]于科隆

我亲爱的朋友,您的来信是一支出色的哀曲,一首使人心碎的挽歌³⁹,可是它毫无政治内容。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绝望,即使它只是由于愚蠢而长期抱着希望,然而很多年后,总有一天它会突然变得聪明起来,实现它所有的虔诚的愿望。

可是,您已经感染了我。您的题目并未尽述,我想替它加上一个结尾;等这一切都做完后,请您向我伸出手来,让我们再从头做起。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①。而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是令人羡慕的。但愿这是我们的命运。

的确,旧世界是属于庸人的。但是我们不必把庸人当作一种人们一见就吓得转身避开的怪物。相反,我们应当仔细考察他。研究一下这位世界之主是值得的。

当然,说庸人是世界之主,只不过是出于世界上充满了庸人及其伙伴,正如尸体充满了蛆虫一样。因此,这些庸人的伙伴需要的无非是一些奴隶,而这些奴隶的占有者并不需要自由。虽然他们因占有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第9章第17节。——编者注

土地和雇工而在卓尔不群的意义上被称为主人,他们和他们的奴隶一样,都是庸人。

人是有思想的存在物;自由的人就是共和主义者。庸人既不愿做前者,又不愿做后者。那么他们究竟想做什么,希求什么呢?

庸人希求的生存和繁殖(歌德说,谁也超不出这些^①),也是动物所希求的;至多某一个德国政治家会再加上一句:人倒是知道他希求这些,而德国人则非常审慎,他不再希求别的。

首先必须重新唤醒这些人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这种自信心已经和希腊人一同离开了世界,并同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而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饲养的奴隶或马匹一样,都归他们主人所有。世袭的主人就是这整个社会的目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自己以为的那个样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现在那个样子,他们骑在那些不知有其他使命而只知对主人“俯首听命,投其所好并准备效劳”的政治动物的脖子上。

庸人世界是政治动物世界,既然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那么我们只得承认这种现状。这种现状是由许多野蛮的世纪引起并逐渐形成的,它现在已经作为合乎逻辑的制度出现,非人化的世界就是这种制度的原则。最完善的庸人世界,我们的德国,当然必定远远落后于重新使人恢复为人的法国革命。如果德国的亚里士多德想根据我们的状况写一本他自己的《政治学》,那么他会在开头就写上:“人是社

^① 歌德《威尼斯铭语,1790》。——编者注

会的动物,但完全是非政治的动物”^①;但是他对国家的解释不会比撰写关于“德意志立宪国家法”一书的策普夫尔先生已经做出的解释^②更准确。后者认为国家是“家族的同盟”,这个同盟——我们补充一句——由人称王朝的最高家族世袭所有。家族越人丁兴旺,人们就越幸福,国家就越大,王朝就越强盛,所以在标准专制制度下的普鲁士,生下第七个男孩,便赏以50帝国塔勒的奖金。

德国人是非常审慎的实在论者,所以他们的一切愿望和志向高远的思想都超不出他们贫乏的生活范围。统治他们的人只承认这个现实,别无其他。这些人也是实在论者,他们没有任何思维和任何人的尊严;他们是一些普通军官和土容克,但是他们没有弄错,他们做得对,他们,就像他们现在那样,完全足以利用和统治这个动物世界;因为统治和利用,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个概念。他们在接受敬意并俯视这些万头攒动的无头脑的芸芸众生的动物时所想到的不就是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③的想法吗?人们背后议论说,拿破仑曾指着下面许多挤在别列津纳河里快要淹死的人向他的侍从叫道:Voyez ces crapauds! [看这些癞蛤蟆!]这个流言大概是臆造的,但是它并非更不真实。专制制度的惟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而这一思想比其他许多思想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也是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低贱。这些人在他眼前沉沦下去而且是为了他而沉沦于庸碌生活的泥沼中,可他们还像癞蛤蟆那样,又不时从泥沼中

①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编者注

② 亨·策普夫尔《一般的和立宪君主制的国家法的原则》1841年海德堡版第1页。——编者注

③ 指1812年11月26—28日发生的别列津纳河战役。——编者注

露出头来。假如甚至那些胸怀大志的人——拿破仑在其王朝狂发作⁴⁰之前就是这样——也产生了这种见解,那么一个十足平庸的国王在这样一种现实环境中又怎能成为理想主义者呢?

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他完全错了。他求助于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间的区别。^①但是这都是一个概念的不同名称,至多是在同一原则下习惯有所不同罢了。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在那里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在那里就根本不存在人。像普鲁士国王^②这种从未体验到自己是难以对付的人为什么不一意孤行呢?假如他这样做,那么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自相矛盾的意图吗?好,那会毫无结果。昏庸无能的倾向吗?它们倒还是惟一的政治现实。不体面的事和难堪的处境吗?只有一种不体面的事和只有一种难堪的处境,那就是退位。只要一意孤行仍然存在,这样做就是对的。尽管这种一意孤行是如此反复无常、如此愚蠢和卑鄙,但它还是足以统治那些只知道自己国王的专横而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我并不是说愚蠢的制度以及在国内外失去尊敬不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不能担保愚人船^③的命运;但是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的一个人物。

您知道,我对这个人很有研究。⁴¹早在他还只有《柏林政治周报》

① 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3年阿姆斯特丹—莱比锡版第1卷第46-47和16-17页。——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参看塞·布兰特《愚人船》1494年版。——编者注

作为自己的刊物时，我就认识到了他的价值和他的使命。他在柯尼斯堡宣誓效忠的邦议会上便证实了我的推测：目前的问题恐怕会成为纯粹的个人问题。他宣称，他一心向往的就是普鲁士领地——他的国家——的未来的国家基本法。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制度。他是惟一的政治人物。他的人格决定着制度是这样还是那样。他所做的或者人家要他做的，他所想的或者人家要他讲的，就是普鲁士这个国家所想的和所做的。因此，当今这位国王如此坦率地宣称这一切，也确实立了一功。

人们一度所犯错误，只在于看重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这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始终只是庸人之王。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真正的人。

普鲁士国王企图用一种确实连他父亲^①都没有过的理论来改变制度。这种企图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它彻底失败了。这是很自然的。既然人们已经沦落到政治动物世界的水平，那么更进一步的反动也就不可能了，而且除非丢弃这个世界的基础并过渡到民主制的人类世界，任何其他进步都是不可能的。

老国王没有什么奢望，他是一个庸人，并不以聪明自居。他知道，奴仆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生活。小国王比较有朝气，比较聪明，特别重视只受自己心意和理智制约的君主的无上威权。旧的业已僵化的奴仆国家和奴隶国家使他感到厌恶。他想使这个国家振奋起来，并且想完全以自己的愿望、感情和思想来感染这个国家。这只要能够实现，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是可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以要求这样做的。因而有了他那自由主义的演讲和真情的吐露。在他看来,统治他的全体臣民的,不应当是那死的法律,而应当是国王的充满生气的心灵。他想调动所有人的心灵和智慧为他的衷心愿望和酝酿已久的计划效力。结果是有人动起来了,但是其余的人却和国王不齐心,那些被统治的人,一开口便说要消灭旧的统治。那些曾无耻地宣称要使人成为人的理想主义者也讲话了;当国王按照旧德意志方式来幻想时,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德意志方式来发议论。当然,这在普鲁士是闻所未闻的。一瞬间,事物的旧秩序似乎都被颠倒了,而且各种事物开始变成了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有名有姓的人,虽然在省议会是不允许指名道姓的。^①但是,旧专制制度的奴仆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非德意志式的活动。国王的愿望和理想主义者的意图之间是容易发生明显冲突的,因为前者醉心于充满僧侣、骑士和农奴的伟大的过去;而后者所想的只是法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因而归根结底总是要建立共和国,要建立自由人类的秩序来代替死的事物的制度。当这场冲突变得很尖锐、很麻烦,而且暴躁的国王已经非常愤慨的时候,那些以前事事都处理得得心应手的奴仆便来到国王面前说,国王不宜诱导自己的臣民去发表无益的言论,否则他们这些奴仆是无法管理那些大发议论的人们的。就连全体下俄罗斯人的君主^②也已经为上俄罗斯人^③头脑中的运动感到不安,要求恢复旧日的平静秩序。于是对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愿望和思想重新像过

① 省议会内部备忘录里不注明发言人的名字,报纸上有关第六届省议会的辩论的简讯中也没有指出他们的姓名。——编者注

② 指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③ 指普鲁士人。——编者注

去那样被禁止,就是说,回复到过去的僵化了的奴仆国家,在那里,奴隶沉默地劳动着,而土地和雇工的占有者只靠有教养的和驯顺的奴仆尽量沉默地统治着。无论是奴隶或主人都不能讲他们想说的话:前者不能讲他们想成为人,后者不能讲在他的领地上不需要人。所以沉默是惟一的出路。头垂向地、只顾着肚子的默默无声的牲口^①。

在庸人国家特有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其结果是,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说明:专制制度具有兽性是必然的,而具有人性是不可能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共同任务:考察庸人及其国家。您不会说我对现今社会估价过高;如果说我对现今社会仍然没有失望,那只是因为现今社会的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使我满怀希望。我根本没谈到主人的无能和一切都听天由命的奴仆和臣民的麻木不仁,虽然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足以导致一场灾难。我只请您注意,庸人习气的敌人,总之,一切思维着的人和一切受难的人都取得了共识——这在以前由于他们缺少条件是根本做不到的——,甚至昔日臣民的那种消极繁殖制度也在每日征募为新人类服务的新兵。工商业的制度,占有和剥削人的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而只是存在和享受罢了。受难的人在思维着,思维着的人又横遭压迫,但是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庸俗动

^① 这句话摘自萨卢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的《卡提利那暴战记》,书中的原话是:“所有的人……都应当以最大的力量去争取实现这个目标,而不要像那依照本性总是把头垂向地、只顾着肚子的牲口那样,默默无声地度过一生。”——编者注

物世界坐卧不安。

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事件的进程给思维着的人思索的时间越长,给受难的人团结起来的时间越多,那么在现今社会里孕育着的成果就会越完美地产生。

18

致阿尔诺德·卢格

巴 黎

1843年9月于克罗伊茨纳赫

我很高兴,您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进而着意于新的事业⁴²。那么,到巴黎去,到这座古老的哲学大学⁴³去吧,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到新世界的新的首府去吧!必须做的事情,就必定能实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障碍都能排除,虽然我承认障碍很大。

但是,不管这个事业能否成功,无论如何,这个月底我将到巴黎^①,因为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任何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

在德国一切都遭到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即极端愚蠢的统治突然来临,连苏黎世也服从来自柏林的指挥。⁴⁴所以事情日益明

① 马克思大约在1843年10月中旬才与燕妮一起迁往巴黎。 编者注

显：必须为真正思维着的独立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结地点。我深信我们的计划是符合现实需要的，而现实的需要也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此，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我对这项事业是毫不怀疑的。

看来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应该怎样则没有正确的看法。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而现在哲学已经世俗化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像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所以，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绝不是一回事；除了这种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

实现。

然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又只是涉及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这一个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关心另一个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作我们批评的对象。此外,我们还希望影响我们同时代的人,而且是影响我们同时代的德国人。问题在于,这该怎么着手呢?有两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二者是目前德国主要关注的对象。不管这两个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拿任何现成的制度,例如《伊加利亚旅行记》^①中的制度,来同它们相对立。

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至于谈到现实的生活,那么正是政治国家,即使它还没有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也以它的一切现代形式包含着理性的要求。而政治国家还不止于此。它到处假定理性已经实现。但它同样又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

因此从政治国家同它自身的这个冲突中到处都可以展示出社会的真理。正如宗教是人类的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的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从共和制国家的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社会真理。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度和代议制度之间的区别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原则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是用政治的方式来

^① 埃·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1842年巴黎第2版。——编者注

表明人的统治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必须探讨这些政治问题(在那些极端的社会主义者^①看来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注意的)。当批评家阐明代议制度比等级制度优越时,他实际上就接触到了一大批人⁴⁵的利益。批评家把代议制度从政治形式提升为普遍形式,并指出这种制度的真正的基本意义,也就迫使这些人越出自身的范围,因为他们的胜利同时就是他们的失败。

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你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

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我们的全部意图只能是使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

因此,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最后还会看到,人类不是

^①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编者注

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原来的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表明我们杂志的倾向: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它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只有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

19

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⁴⁶

布鲁克贝格

[1843年]10月3日于克罗伊茨纳赫

最尊敬的先生:

几个月前卢格博士曾顺路把我们的《德法年鉴》出版计划告诉了您,同时请求您撰稿。现在事情已作好如下安排,印刷和出版地点选在巴黎,第一期月刊将在11月底以前出版。

在去巴黎以前(过几天就动身),我不得不用书信方式到您那里去作一次短游,因为我没有机会亲自和您结识了。

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建立法德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也必然是第一批支持实现这一联盟的事业的人之一。也就是说,现在要共同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黎最优秀的著作家们已经表示同意。您的任何稿件都是我们最为欢迎的,想必您手头就

有一些现成的东西。

从您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我就几乎觉得可以得出结论：您正在写关于谢林的详尽著作，或者至少是打算就这个吹牛大王再写些什么东西。⁴⁷您看，这该是一个多么辉煌的开端啊！

您知道，谢林是德意志联邦⁴⁸第三十八个成员。德国所有警察都归他统辖；我作为《莱茵报》编辑一度亲自领教过这一点。就是说，书报检查令不会放过任何反对神圣的谢林的东西。因此在德国，只是在篇幅超过 21 印张的书中才能抨击谢林，而篇幅超过 21 印张的书就不是为人民写的书。⁴⁹卡普的著作^①很值得称赞，但它过于冗长，笨拙地使评价脱离了事实。而且我们的政府也找到了使这类作品不起作用的方法。这类作品是不许加以评论的。对它们或者闭口不谈，或者由少数特许的评论机构用几句鄙薄的话来应付一下。伟大的谢林自己装出不知道这些抨击的样子，却就老保罗斯的作品⁵⁰搞了一场财政闹剧，成功地转移了对卡普一书的注意力。这是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

而现在您瞧吧，谢林将在巴黎的法国著作界面前大丢其脸！在那里，人们不会对他的虚荣心保持沉默，还会使普鲁士政府感到极为难堪；这是对谢林的对外主权的一个攻击，而虚荣的君主看重自己的对外主权更甚于对内主权。

谢林先生曾经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起初是使懦弱的折衷主义者库辛，稍后甚至是使天才的勒鲁——中了圈套！就是说，在皮埃尔·勒鲁等人眼里，谢林一直是一个讲究理性的现实主义，而不是超

① 克·卡普《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843 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验的唯心主义,①讲究有血有肉的思想,而不是抽象的思想,讲究世界哲学,而不是行帮哲学的人!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 and 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一句话:“我……谢林!”谢林不仅善于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而且善于把哲学和外交结合起来。他把哲学变成了一般的外交学,变成了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因此,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

因此,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作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对立面。谢林的真诚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对手好的一面,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像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感觉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是一场异想天开的青春梦,而在您那里则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郑重。因此谢林是您的预期的模拟像,而这种模拟像一旦面对现实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天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哲学的想像同哲学的斗争。

如果您认为方便的话,我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您的文章⁵¹。我的地址是:“巴黎田鳧路23号莫伊勒先生转马克思博士”。我的妻子虽

① 见弗·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年蒂宾根版。——编者注

然没有同您见过面，但向您问好。您想像不到，您在妇女中有多少信徒。

您的 马克思博士

20

致尤利乌斯·福祿培尔

苏 黎 世

[1843年]11月21日于巴黎

圣日耳曼郊区田兔路31号

亲爱的朋友：

刚刚接到您的信，但这封信看来很怪。

1. 您信中说明要附来的东西，除恩格斯的文章^①外，全都没有。而且恩格斯的文章也不全，因而不能用。这篇文章是从第五段开始的。

2. 给莫伊勒和给我的信是装在我附去的信封里，盖的是“圣路易”的邮戳。就在这个信封里装了几页恩格斯的文章。

3. 给莫伊勒的信同给我的信一样装在所附信封中，未封口，上面

^① 可能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或《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42—473、495—525页。——编者注

也有别人的字迹。现在附上写有这种字迹的一页。

看来,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法国政府截住并拆开了您的信件和您的邮包。要真是这样,就请把所附的地址寄回。我们不仅要起诉法国邮局,同时还要在所有反对派报纸上报道这一事实。往后您把所有邮包寄给某个法国出版社,这样做总要好些。不过,我们并不认为,法国政府会做出这种迄今为止只有奥地利政府做得出来的卑鄙无耻的事情。

当然,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们的布伦奇里及其一伙人干了这种密探勾当。如果是这样,那么,1. 您应当起诉瑞士人,2. 莫伊勒是法国公民,他应当向内阁提出抗议。

至于问题本身,那么现在必须:

(1)暂时不让许勒尔出版所说的材料^①,因为这个材料将是我们创刊号^②的主要稿件。

(2)请把所有这些资料寄给路易·勃朗:泰博路2号或3号。

(3)卢格还没有到这里。当然,在他来此之前,我不能付印。本地一些人(赫斯、魏尔等)迄今为止给我寄来的文章,意见分歧太大,我不得不拒绝了。而卢格大概在本月底才能到达。届时如果我们在本月底以前也能收到您答应寄来的材料,那么就可开印了。我已写信给费尔巴哈^③、卡普和哈根^④。费尔巴哈已有回信。

① 可能是斐·策·贝尔奈斯的《1834年6月12日维也纳内阁会议备忘录。附梅特涅公爵的开幕词和闭幕词以及一篇精彩的后记》一文。——编者注

② 《德法年鉴》。——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7—70页。——编者注

④ 这两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4)只要你们的密探现在还没有向政府告密,那我认为荷兰是最合适的地点。

如果你们的瑞士人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那么我就不仅要在《改革报》、《国民报》、《和平民主日报》、《世纪报》、《信使报》、《新闻报》、《喧声报》、《商业报》和《独立评论》上,而且还要在《泰晤士报》上,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还可以用法文写成小册子来抨击他们。

这些假共和派应当看到,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放牛娃和裁缝帮工。

至于编辑部用的房子,因为我准备搬家,我尽力寻找能包括编辑部用房在内的住宅。这在业务上和经济上都是有利的。

写得很杂乱,请原谅。由于心情激愤,我不能再写了。

您的 马克思

不管怎样,这勾当无论是巴黎的空论派干的还是瑞士的乡下佬干的,我们都要说服阿拉戈和拉马丁在议会中提出质问。如果这些先生们想上演一出丑剧,那就让他们演丑剧吧。请速回信,因为事情紧迫。由于莫伊勒是法国公民,因此从苏黎世人方面来说,这个勾当就是破坏国际法,这是这些放牛娃不该遇到的事。

1844年

21

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布鲁克贝格

[1844年]8月11日于巴黎田龟路38号

最尊敬的先生：

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①，在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法哲学批判的某些成分。这一批判我已经写完，但后来又重新作了加工，以便使它通俗易懂。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但是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崇高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字眼）。您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

在这两部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99—214页。

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

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正在译成英文和法文两种文字;二者都即将送去付印。英文版将在曼彻斯特出版(译文由恩格斯审阅),法文版将在巴黎出版^①(它是由法国人盖里埃博士和德国共产主义者艾韦贝克在一个法国修辞学家帮助之下翻译的)^②。

现在法国人会立即抢购这本书,因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僧侣,另一派是伏尔泰信徒和唯物主义者——都在寻求外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18世纪相反,现在宗教观念是在中等阶层和上层阶级中传播,而非宗教观念——那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所固有的非宗教观念——却降临到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您要是能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就好了,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劳累不堪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⁵²英国的无产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他们的文化素质不及法国人。不过不能不强调指出瑞士、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的理论贡献。只是德国手工业者仍然过于手工业者。

但无论怎样,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

法国人和我们德国人对立的特性,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尖锐,如此明显,就像在一本傅立叶主义者的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这部著作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话:

“人完全是在他的情欲中表现出来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人,他

① 英译本显然没有出版。法译本题为:《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原信中这句话是放在方括号里面的。——编者注

为了思维而思维,为了回忆而回忆,为了想像而想像,为了愿望而愿望?你自身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没有,当然没有!”

因此,自然界的主要动力与社会的主要动力一样,是**魔术般的、热情的、不反射的引力**,并且

“一切存在物——人、植物、动物或整个天体——都得到了这样一种力的总和,这个力的总和同它在世界秩序中的使命是相适应的”。由此可见:“**引力和命运成正比**”。①

难道这些论述不是表明,法国人是故意把自己的情欲和德国人的纯思维活动对立起来吗?人不是为了思维而思维,等等。

对于德国人来说,要摆脱对立的片面性是很困难的,我的多年的朋友(但现在同我越来越疏远了)布魯诺·鲍威尔在他的柏林出版的批判性报纸《文学报》中重新证明了这一点。不知您看过这家报纸没有。那里有不少文章是在同您进行无声的论战。

这个《文学报》的特征可以归结为:把“批判”变成某种超验的存在物。这些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像蒲鲁东这样的一些人便被指责是以某种“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且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惟一的人的本质。例如,爱情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情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对象”。打倒对象!因此这种批判自认为是历史上惟一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体**、作为怠惰的群体的整个人类,群体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

① 爱·德·蓬佩里《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1840年巴黎第2版第13、29页。——编者注

物才有意义。因此,对批判家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情感或情欲,而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凜若冰霜的哲人。

因此鲍威尔明确宣称:

“批判家既不与社会共患难,也不与社会同欢乐;他既不懂友谊和爱情,也不懂憎恨和忌妒;他离群索居,只是口中时时发出奥林波斯山众神对世上的谬误的嘲笑”。⁵³

因此鲍威尔的《文学报》的语调是毫无热情的轻蔑的语调,鲍威尔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用您以及我们整个时代所获得的成果来谴责别人。他只是揭露矛盾,而且满足于这样做,并轻蔑地“哼”一声就溜之大吉了。他声称,批判不会提供什么,因为它太唯灵论了。不仅如此,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的希望:

“为时不久,整个日益堕落的人类就要联合起来反对批判”,而批判,这就是他及其伙伴:“那时他们将把这个群体分为各种集团并发给他们全体赤贫证明书”。⁵³

看来,鲍威尔出于与基督竞争而和他作战。我将出一本小册子^①来反对批判的这种谬误。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您能事先把您的意见告诉我,总之,如能早日得到您的回音,我将感到荣幸。

这里的德国手工业者,即他们的共产主义部分,为数有几百人,今年夏天,他们每周两次听他们的秘密团体⁵⁴的领导者讲述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而且他们有异乎寻常的接受能力。《前进报》第64号杂文栏内刊登的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一小段摘录,是从我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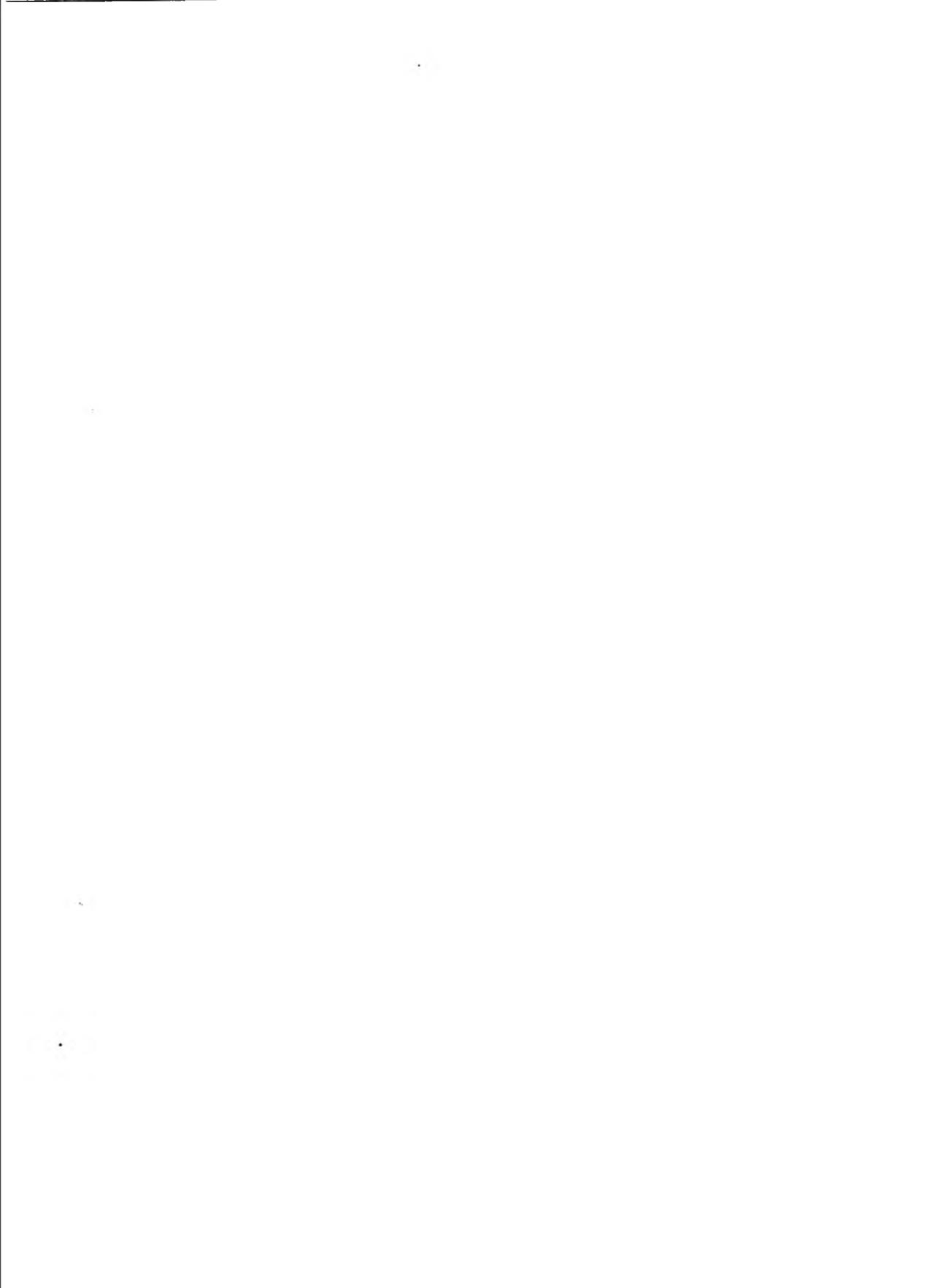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9—11月合写的《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出版。——编者注

的来信中摘下来的,她现在在特里尔探望母亲^①,所以事先没有征得她的同意。⁵⁵

致良好的祝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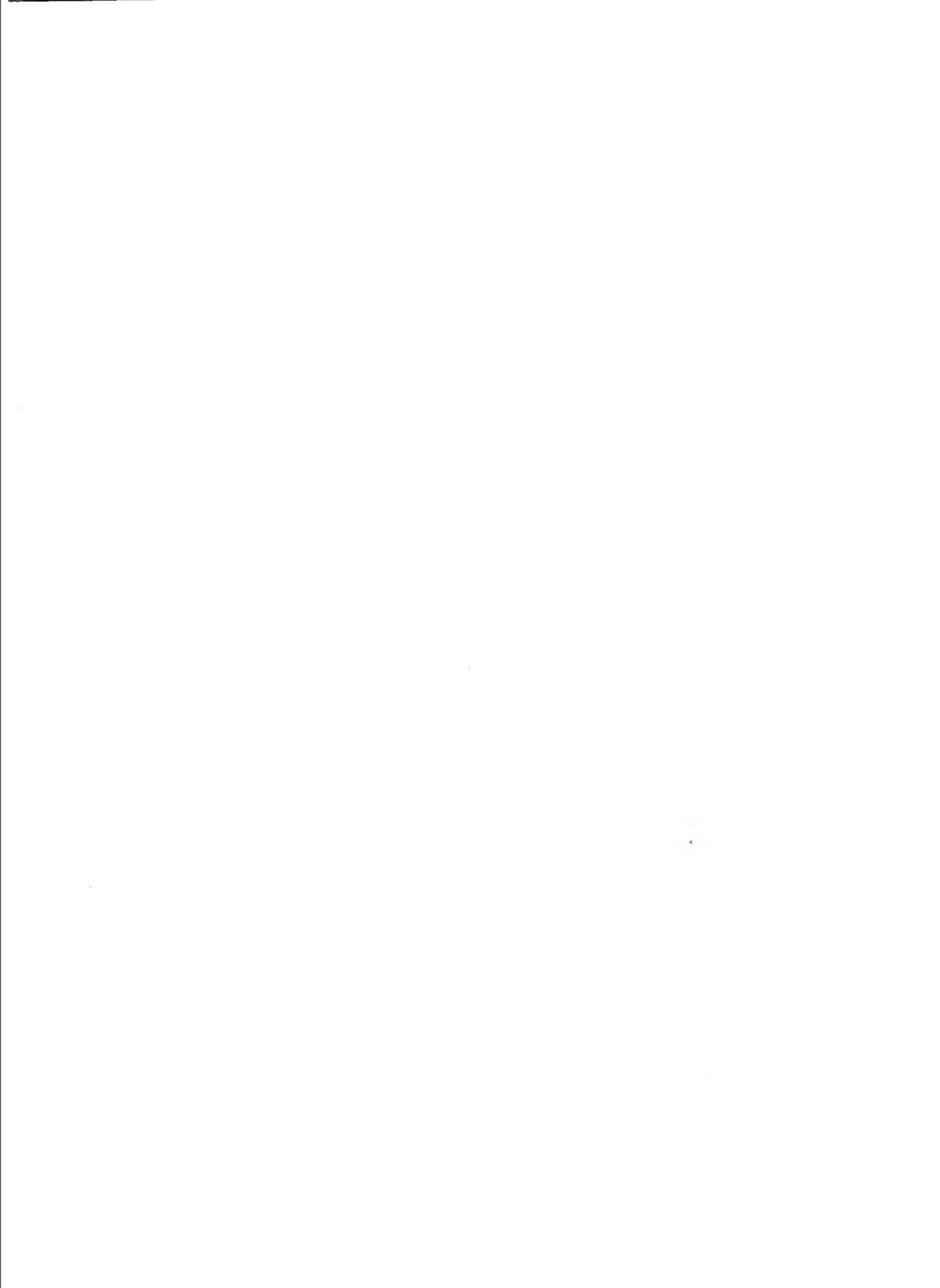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第二部分
恩格斯书信

1838年7月—1844年4月



1838年

1

致伊丽莎白(爱利莎)·恩格斯

巴 门

1838年7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母亲：

从上面父亲的信中，想必你已经获悉，我们至今总的说来还好。然而，海上旅行——我似乎感到脚下的大地在不停地摇晃——还有周围的喧嚣，实在使我感觉纷乱迷惘，我无法给你多写。我现在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中了。祝安好，请向大家转达我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里德里希

2

致伊丽莎白(爱利莎)·恩格斯

巴 门

1838年8月11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母亲：

你从父亲的信中想必已经获悉，我们这次旅行相当顺利。我只想再补充几句，向你说一些具体的事。我们在伦敦逗留了3天，是第四天，即星期天，动身离开的，到明天就两个星期了。我们于夜里12时左右抵达曼彻斯特。在那里我们一直待到下一个星期日，随后又返回伦敦。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们在伦敦，走访了几个经纪人，还参观了几处名胜，星期二夜里将近12点钟的时候上了船。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已经在海上了，可惜父亲很快就晕船了，还没挨到中午他就已经躺下。我的感觉一直很不错，不过，一吃点东西，马上就会吐得一干二净。结果在傍晚7时左右我也感到阵阵恶心，同样也躺下了，一直到次日下午三四点钟才起床，吃了些顺口的东西。几个小时之后父亲也起来了。夜幕降临时分，我们望见了德国海岸附近的一座座灯塔，本来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靠岸了，但是领港员担心遇上浅滩，不让轮船继续行驶，于是那一夜我们就停在海上，第二天早晨5时许我们才到达库克斯港，随后经吕讷堡灌木林地区的一部分驶往不来梅港，并于晚上7时抵达不来梅。到达那里以后，我们一换下行装便去

拜访特雷维腊努斯,然而他不在家,他今天早上来找我们时,你在读父亲的信时想必已经知道,我们还没有起床。现在我们正准备去他那里,中午在他那儿吃饭。就此搁笔。请向所有人,还有外婆和姨妈转达我真挚的问候。祝你们安好。

你的忠实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3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8年8月28[—29]日子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一看到你的信,尽管我连你的笔迹都不熟悉,我马上就知道是你寄来的。这封信正同你本人一模一样:写得十分潦草,通篇都是可爱的杂乱无章和完全不必认真对待的客套问候。“起居如何?身体可好?”小埃米莉^①和小阿德琳^②的事以及种种不幸的事,全都搅在一起了。这里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有个漆匠从脚手架上跌下来,当场死去,在8天中这已经是第二个了。

小埃米莉和小阿德琳离开了,简直出人意料;不管怎样,特雷维

① 埃·恩格斯。——编者注

② 阿·恩格斯。——编者注

腊努斯一家对此尤其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卡尔^①调教的。

8月29日

你们准备去克桑滕,这很好,既然妈妈已经答应了姨妈^②和外婆^③,你们就安心地去一趟吧,你们要在葡萄收获季节时赶到,那时就能吃个痛快了。我们这儿的园子里也有葡萄,但还没有成熟,不过我们有已经熟了的苹果,乐园苹果,比卡斯帕尔^④庄园里后来被砍掉的那棵大果树结的苹果美味可口得多。

你要知道,玛丽亚,我们这里养了一只母鸡,它带着出壳还不满一星期的7只小鸡。我们在商行里无事可做时,就到院子里去捉苍蝇、蚊子和蜘蛛;这时老母鸡就从我们手里把虫子叼去喂小鸡。可是有一只小黑鸡,跟金丝雀一般大小,直接从我们手里啄食苍蝇。所有这些小东西都会长成腿上有毛的矮脚鸡。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这只母鸡和它的小鸡。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小鸡。你要说服妈妈,让她明年也养只母鸡来下蛋。我们这里还有鸽子——特雷维腊努斯和洛伊波尔德家都养鸽子,有信鸽和球胸鸽[Kröpper],这里把它们叫做“王冠鸽”(因为这种鸽子胸前长一撮冠毛,这里管它叫王冠)和“Kropper”。信鸽特别好看。我们——埃伯莱因和我——每天都喂它们,但是它们不吃野豌豆,这里没有这种豆,而是吃普通豌豆或小山毛榉果子,这种果子没有豌豆大。

① 卡尔·恩格斯。——编者注

② 弗·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③ 弗·范·哈尔。——编者注

④ 卡斯帕尔·恩格斯。——编者注

你要是有一天能看到这里人群熙攘的早市该多好啊！农妇们穿戴得漂亮极了。特别是软帽和草帽很引人注目。要是什么时候我能从容地观察一个妇女，我想试着画一张速写寄给你。姑娘们把小小的红帽子兜住发髻。老年妇女则把大檐风帽平戴在头上遮住前额，或者戴着前檐镶黑色花边的大丝绒帽。这看上去真别致。

我房间的窗户面向一条巷子，那里常常闹鬼。如果我很晚还未上床睡觉，11点光景就听见巷子里开始闹腾起来了：猫叫狗吠，幽灵或大笑或哀号或敲打邻居的百叶窗。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巷子里住着一个点路灯工人，11点钟的时候还要出门巡查。

我已经写了整整两页，要是我像你那样，那我现在就会写：“好了，我已经给你写了这么多，你现在总该满意了吧，下次我还是给你写这么多。”你就是这么做的：总是用稀稀落落的字填满两页了事，而让另外两面空着。为了证明我不像你那样，我不想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我自讨苦吃，密密麻麻地给你写满4页。

今天早晨来了一个理发匠，牧师先生^①非要我刮刮胡子，说我的样子看起来很丑陋。但是我没有刮，因为爸爸留过话，叫我把剃刀放好，用的时候再拿。爸爸是在两个星期前外出的，在这段时间我的胡子不可能长那么长。我留起乌黑的小胡子之前，我是不刮脸的。而且你也知道，妈妈曾要爸爸给我一副刮脸用具带在身边，而爸爸说这等于怂恿我刮脸，而在曼彻斯特他亲自给我买了一副，不过我没有用它，这是原则问题。

我刚刚看完阅兵回来，这是每天都要在教堂广场上进行的。伟

^① 格·哥·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大的汉撒同盟⁵⁶军队在这里进行阅兵。这支队伍由大约40名士兵、25名乐队成员和6—8名军官组成；如果不把鼓手长算在内，所有人的小胡子加在一起，只相当于一个普鲁士骠骑兵的胡子。大多数人根本没长胡子，有些人刚要长胡子。阅兵总共进行了两分钟，士兵们走过来，列队，举枪致敬，再走开。但是音乐很棒（不来梅人说：非常棒，很出色，棒极了）。昨天押回来一个汉撒同盟的士兵，是个逃兵。这家伙是犹太人，在特雷维腊努斯牧师那里听过宗教课，想改宗新教。他开了小差，但没有离开本市，而是给特雷维腊努斯牧师写了一封信，说他在布林库姆，是一个亲戚劝他去那里的。他恳请牧师去说情，以减轻处分。牧师也准备这样做，可是昨天这个家伙忽然在不来梅附近被逮住了，他躲藏的地方也已搞清。这下他要吃苦头了，得挨60军棍，这里的士兵是经常挨军棍的。

不来梅城里根本没有犹太人，只有城外住着几个得到特许的犹太人，任何犹太人都无权定居城内。

今天又下了一整天雨。最近一个星期，只有一天没有下雨，其余的日子都在下雨，虽然下得不大。星期天很热，昨天还有些闷热，尽管天空常常乌云密布，可是今天，今天简直叫人受不了。只要一出门，就会浑身湿透。你们那里情况如何？我现在要给妈妈写信^①。小傻瓜们，你们和坎佩曼一家言归于好了吗？

再见，玛丽亚。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4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
威廉·格雷培

埃尔伯费尔德

[1838年9月1日于不来梅]

致巴门的、现住埃尔伯费尔德的格雷培兄弟先生。弗·格雷培先生大函已悉,特此略写几行作复。真没想到,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就从造型艺术说起吧。事情是关于我的一位邻居,名叫乔治·戈里森(乔治是他的名字格奥尔格的英语发音)。此人是汉堡有史以来的头号傻瓜。请从附上的两幅画像中选一幅,给他接上一个瘦削的身材、两条长腿,使他的眼睛带着十分呆板的神情,设想他讲话的神态和基尔希纳一模一样,只不过讲的是汉堡方言。这样,你们就有了这个蠢货的一张完整的画像。唉,要是我能够像昨天晚上在一块板上把他画得那么成功就好了,那个画像简直惟妙惟肖,以致所有的人,甚至女仆都把他认出来了。就连住在我们这幢房子里的那个目空一切的画家^①看了这



① G. W. 法伊斯特科恩。——编者注

个画像以后,也认为画得很好。这个乔·戈里森是世界上头号大傻瓜;他每天都胡诌些新玩意儿,他那些荒诞无稽索然无味的念头没完没了。这家伙每天至少使我烦恼 20 个小时,他应该感到内疚。

不久前我买了一本雅科布·格林的辩护性小册子^①;这本小册子写得真不错,具有一种罕见的力量。最近我在一家书店里读了不下 7 本关于科隆事件²⁰的小册子。——注意。我在这里读到了一些说法和事情,特别是风格,这样的东西我们这儿是绝对不许印的,是十足的自由主义思想,等等;关于汉诺威那只固执的老山羊^②的论述,也极为精彩。



这里有很出色的讽刺画。我看到一幅,虽然画得不好,但脸部表情画得很有特色。画的是一个裁缝骑在山羊背上,被师傅拦住了,一群皮匠在围观。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在画的题词中有说明:

“亲爱的老师傅,别拦住我的马!”

关于这件事,下次再谈吧,因为我无法搞到这张画,而且,老板^③正坐在这里。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哦,好得你无法想像。……请原谅我写得这么糟:我肚子里灌了 3 瓶啤酒。好啦,我不能再写了,因为现在就该把信送到邮局去。现在已经 3 点半了,4 点钟必须把信送到那里!真该死!你看,啤酒在我身上发作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写了些什么……

务请随便给我写几句;武尔姆知道我的地址,你们可以把信让他

① 雅·格林就格丁根大学解聘包括他在内的 7 个自由派教授一事而写的《雅科布·格林谈自己被解聘》1838 年巴塞尔版。——编者注

② 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

③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转寄。哎，天啊！让我写什么呢？哦，天啊，天啊，真糟糕！老头儿，也就是老板，刚刚出去，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知道在写什么，两耳嗡嗡直响。请向彼·永豪斯和弗·普吕马赫尔问好，让他们给我写信；下次我也要写点东西去打扰他们。这封信写得这样潦草，你们能看懂吗？

你将用什么来回答我这一大堆废话？这样的废话我有的是。啊呀呀！



罗兰——
不来梅的骑士

忠实于你的
忠实于至尊的你的 弗·恩格斯

5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8年]9月11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我希望再一次收到你写的长达4页的信，专此，等等。”行啊，小傻瓜，你会收到4页信，但是这4页信是按照这个原则写的：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①就是这样，这对你说来已经太多了。我在一小张纸上写的，就有你在一大纸张上写的那么多了，所以以后不许你再这样糟蹋纸张了。倘若是胖子写得这么稀稀拉拉，那就另作别论。您懂吗，小姐？——你们今年若不去克桑滕，那么只好对自己说：

要以约伯来自慰，
给僧侣身上涂抹糖浆。

我是毫无办法，这里的不来梅人就是这样说的。你们可以想像，你们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编者注

到过那里,难道你忘了海尔曼^①拿起一杯葡萄酒是怎样喝的吗?他喝得很慢,尽量延长这种快感。于是你们也一定会说:如果我们现在在克桑滕,我们也就再不会因为我们将去那里而感到高兴,我们还有充满希望的整整一年时间,我们可以高兴个够。是呵,这是很策略的,苏格拉底和欧伦施皮格尔也会这么说的。永远记住这一点吧。你看,我也会像你教训我一样教训你。你再给我写信时,每一段的开头别老是“你想想”,你哪儿来的这种高雅的习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安娜^②今年的成绩单,今年是谁为你们制定计划的,你怎么能说“我不知道还该写些什么”。这8个星期我不在,胖子一定又讲了什么笑话,难道你就不能写信告诉我?我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不是很多吗?你说,“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这算什么借口呢?我也是不知道我该写些什么。有时我已经动了笔,还不知道接下来写什么,但是我总会想出点东西,我希望我给你写的这些,对你有用而且大有好处。而你呢,稀稀拉拉地填满了两页,就以为自己建立了海格立斯式的巨大功绩。你考虑过我没有?我给你写完这封信以后,还要写3封信,而且明后天必须寄出去。我的时间并不富裕,因为潘奇塔号今天下午就要开往哈瓦那,所以我得抄,而不是自己写几封信了;今天中午我可能要收到施特吕克尔的来信,他必定也希望收到我的回信。再说,我不能把给这个人写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再写给另一个人。现在你可以看出来了吧,要是你能给我写6页,这就公平合理了,即使我只给你写六分之一页,你也无可抱怨。我这一段训话已经抵得上你的一封信那么长了。为了让你看看,我还可以写些别的什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安·恩格斯。——编者注

么,我现在就不客气了,并且告诉你,发信前,我如果有一支画笔,我一定给你画几张不来梅农民的时装画。

眼前你倒是说对了,我不知道还该写些什么,不过我还是打算再想出一些可写的东西,一定要老实地写满4页。这里最让人讨厌的是:每到傍晚,随着夜幕的降临,就要关闭城门,谁想进城或出城,都要交税。现在是7时就开始交税,必须付两格罗特,时间越迟税越高;9时以后就要付3格罗特,10时付6格罗特,11时付12格罗特。骑马通过,付的税还要高。我已经碰上几回了,不得不交税。

领事^①此刻正在和格拉韦先生讨论几封必须在今天下午写好的信。我正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谈话,就像一个骗子看着陪审员们出来,等他们宣读“有罪”或“无罪”。如果格拉韦开始写信,转眼之间在我桌上就会有6封、7封、8封或更多的信要抄写,每封信一、二、三页不等。我来到这里后的这段时间,已经抄了40页,在一本大开本上抄了40页。我面前就有一封发往巴尔的摩的信;你要知道,4页都写满了。现在是11点半,我要去一趟邮局,借口替领事取信,其实是想去看看有没有施特吕克尔的来信。

再见,亲爱的玛丽亚,我希望能收到你4大页纸的来信。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①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6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
威廉·格雷培

巴 门

[1838年9月17—18日于不来梅]

9月17日。先用黑墨水写,然后再用红墨水从头写起^①。

最亲爱的!这几句权作给你们来的来信的答复。由于我好久不用拉丁文了,所以给你们写上几句,不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交相使用。既然是这样,^②你们就再看不到一个拉丁字,而看到的是纯粹的、不掺假的、地道的、完美的德文。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的西班牙浪漫诗^③碰壁了,那个家伙显然是一个反对浪漫主义的人,他看上去也正是这样的人;可是我的另一首诗《贝都英人》^④(随信抄附),在另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不过这家伙把我的最后一节诗

① 9月17日写的部分用的是黑墨水;9月18日写的部分用红墨水,写在前一部分信的两边。——编者注

② 本段开头至此,恩格斯是用拉丁文写的。——编者注

③ 可能是恩格斯从西班牙文翻译的。该译文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6--28页。——编者注

改动了,造成很大的混乱。他好像没有弄懂这一节:“你们身穿沙漠中的粗布衣裳,同我们巴黎式的礼服很不协调,你们的歌曲也不属于我们的文学厅堂”,因为这两句话显得很古怪。这首诗的主要思想是把贝都英人,甚至把处于目前情况下的贝都英人同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作对比。因此,这种对比不应当通过对截然不同的双方作赤裸裸的描绘来表现,而应在结尾部分通过最后一节诗中的对照和结论来表现。此外,诗中还表现了一些细节:(1)对照作为我们戏剧典范的席勒,把科策布及其信徒稍稍地讽刺了一下;(2)对照贝都英人原先的处境,表述了他们目前处境的痛苦;这两个次要的方面是在两个主要对比中同时展开的。如果抽去最后一节诗,整篇诗都散了;但是,如果编辑想使结尾不那么突出,于是就改写成“他们现在是为了挣钱,才在这里跳跃登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然的强烈欲望,因此他们一个个目光黯淡,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吟唱,歌声悲切凄凉”,这样一来,第一,结尾就黯然失色了,因为都是一些以前用过的泛泛之谈,第二,这个结尾毁掉了我的主要思想,代之以次要思想:为贝都英人的处境鸣不平,把它同他们原先的处境加以对比。于是,它造成了这样的错误:完全破坏了诗的(1)主要思想,(2)连贯性。其实,这个家伙还得再花费一个格罗特(半个银格罗申)才行,因为他将得到的是我的训诫。其实,我还不如不写这首诗,因为我根本没有做到用明朗、优美的形式来表达我的思想;Str. ①的泛泛之谈——也只不过是泛泛之谈而已,Dattelland 和 Bileduldscherid②完全是一回事,即一个概念用同义的词语表达两次,而有些句子听起来多么不和

① 可能是指恩格斯的同学生特吕克尔。——编者注

② 这两个词的意思都是“海枣之乡”。——编者注

谐：“笑声朗朗”和“聆听动人的故事”！看到自己的诗就这样给发表了，定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诗使你感到陌生，而你对这些诗的感受要比它们刚写出来时敏锐得多。

当我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时，曾笑逐颜开，但不久笑容便消逝了；我一发现诗有了改动，便怒不可遏，大发雷霆。——不过，对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够了。

今天上午，我在一个旧书商那里找到一本别具一格的书：《圣行录》一书摘录，可惜只有前半年的，附有圣徒的肖像、传略和祈祷文，但是全都很短。买这本书，我花了12格罗特（6个银格罗申），而买维兰德的《锡诺帕的第欧根尼或疯狂的苏格拉底》一书，也花去这么多钱。

我对自己的诗和创作诗的能力，日益感到绝望，特别是读了歌德的《向青年诗人进一言》等两篇文章^①之后更是如此，文章把我这样的人刻画得真是惟妙惟肖；这两篇文章让我明白，我所写的这种押韵的玩意儿对艺术毫无价值；但今后我仍将继续搞这种押韵的玩意儿，因为正像歌德所说，这是一种“愉快的补充”；我还要让我的诗在杂志上发表，因为别的青年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即使不比我更蠢，至少也是跟我一样蠢的蠢驴，而我这样做既不会提高也不会降低德国文学的水平；可是，每当我读到一首好诗时，内心总是感到苦恼：你就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对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够了。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我多么惦念你们啊！我想起自己常常到你们房间去的情景：弗里茨舒适地坐在炉边，嘴里叼了一个短烟嘴，而威廉穿着他那件长长的睡袍窸窣作响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抽的

^① 歌德的另一篇文章是《再向青年诗人进一言》。——编者注

只能是4分尼一支的雪茄烟,而且俏皮话说得满屋为之哄动;而后,雄赳赳的弗尔德曼进来了,就像是金发的麦尼劳斯;接着身穿长礼服、提着手杖的武尔姆来了。我们尽情狂欢,闹得天旋地转;而现在只能通通信,真够受的。你们在柏林也要勤给我写信,这是不用说的,也是当然的,信寄到不来梅的时间只比寄到巴门多一天。我的地址你们是知道的;即使不知道,也无关紧要,因为我跟邮差的关系挺不错,他总是把信给我送到商行来。但是,如有必要,你们可以写上“圣马蒂尼基希霍夫街2号”,以示尊敬。跟这位邮差结下友谊,是由于我们的姓氏相似:他叫恩格尔克。我今天写这封信有点不容易,因为前天我往比尔克寄了一封信给武尔姆,今天寄了一封信给施特吕克尔。第一封信写了8页,第二封信共7页^①。而现在你们也将要收到一封。如果你们去科隆前收到这封信,那么,托你们办下面这件事:一到那里就去找军械巷,埃弗拉特印刷所,门牌51号,替我买几本民间故事书。⁵⁷《齐格弗里特》、《欧伦施皮格尔》、《海伦娜》这几本书我已经有了;我最需要的是《屋大维皇帝》、《席尔达人》(莱比锡版的节本)、《海蒙的儿子》、《浮士德博士》和其他一些附有版画的书;如果碰到具有神秘色彩的书,也请购买几本,特别是《西维拉占语集》。你们不妨破费两三塔勒,然后用快递邮件把书寄给我并告知书款多少,我将给你们寄去由我家老头儿^②付款的期票,他会乐意照付的。或者这样:你们可以把书寄给我家老头儿,我会告诉他事情的原委,或许他会把书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我,或者,随他的便。我现在开始研究雅科布·伯麦,这是一个沉郁而又深邃的人。要想对他有所了

① 这两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弗·恩格斯。——编者注

解,非得下一番功夫研读绝大部分著作不可。他的思想富有诗意,是个非常善于讽喻的人;他的语言独具一格,所用词汇不同凡响;他不说存在物,本质[Wesen, Wesenheit],而说痛苦[Qual];他把上帝叫做无根据[Ungrund]和根据[Grund],因为上帝自身的实存既无根据又无开端,而上帝本身是自己的以及一切其他生命的根据。到目前为止,我只弄到他的3篇作品;在开始阶段这倒也够了。——下面便是我写的关于贝都英人的诗:

铃声刚刚响起,
丝幕徐徐上升;
大家屏息凝神,
静听台上传来的语声。

今天不演科策布的剧作,
诸位不能像往常那样笑声朗朗;
今天也不演席勒的正剧,
诸位听不到他那金声玉振的词章。

骄傲而又自由的沙漠之子,
今天在诸位面前悄然登台;
他们的尊严——已经化为尘埃,
他们的自由——已经不复存在。

少年以前在沙漠中起舞,充满青春的欢畅,
他们今天是为了挣钱,才在这里跳跃登场;

他们一个个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吟唱，歌声悲切凄凉。

观众惊叹他们的力量，
于是向他们热烈鼓掌；
以往科策布戏剧中的噱头，
也曾赢得掌声满堂。

你们这些沙漠之子，敏捷而又健壮！
若在往常，你们也许正顶着正午的骄阳，
穿越摩洛哥荒沙漫漫的边疆，
走过温暖峡谷的海枣之乡！

你们穿过海枣之乡，
走过一座座农庄，
袭击前你们斗志昂扬，
征战时你们策马奔上疆场！

若在往常，你们也许正沐浴着月光，
干燥的荒原上，有一汪清泉在棕榈树下流淌，
你们在那里聆听动人的故事，
清词丽句织成的花环绚丽芬芳。

你们在狭小的帐幕里安睡，
沉入爱情，沉入梦乡，

直到朝晖把天空照亮，
直到骆驼的叫声在外面回响！

异邦的来客，请你们重返故乡，
你们身穿沙漠中的粗布衣裳，
同我们巴黎式的礼服很不协调，
你们的歌曲也不属于我们的文学厅堂！

18日。你为什么用你的诗折磨我啊？——你们一定会这样大嚷。可是，我现在就是要用这些诗，或者更确切些说，我就是由于这些诗而要更多地折磨你们。威廉那里还有我写的一沓诗稿^①。请把这沓诗稿寄还给我，可以这样寄：空白的纸你们可以裁去，然后，你们每来一封信，就附上一张诗稿，这样邮费不会增加。不得已塞进一张是可以的，只要你们封得巧妙，寄出以前好好压一压，比如说，把信放在字典下压一夜，那么那些家伙就什么也发现不了。请你们务必把封好的诗稿转寄给布兰克。我目前通讯关系非常广泛。我给你们写信寄到柏林，给武尔姆的寄到波恩，我还往巴门、埃尔伯费尔德寄信，要是没有这种事做，我怎么能把必须待在商行而又不许看书这段没完没了的时间打发掉呢？前天我在这里的老头儿^②，即商行老板家里，人们称他的妻子为老太太[“Altsche”](同意大利语 alce[麋]一词的发音相似)，他的家在乡下，我玩得很开心。老头儿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他总是用波兰话骂自己的孩子：你们这些懒鬼[Led-

① 这沓诗稿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schiaken];你们这些卡舒布人[Kaschuben]!在回来的路上,我竭力想使我的同路人,一个庸人对低地德语的优美有所了解,但是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庸人是不幸的人,然而,由于愚蠢,他们同时又幸福无比,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愚蠢看做是绝顶智慧。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去剧院看戏:演的是《哈姆雷特》,可是演得糟糕透顶。所以还是不谈它为好。你们要去柏林,这很好;在艺术方面你们将得到平常在任何一所大学(慕尼黑除外)都得不到的收获。但是,那里缺少大自然的诗意;沙土,沙土!全是沙土!这儿可好多了。郊外的道路大多很漂亮,各种树木将道路装扮得十分幽雅;而群山,我说的是群山,那种美就更不用说了!其次,柏林缺乏大学生生活的诗意,而在波恩,大学生生活最富有诗意,在风景如画的郊区漫步,给这种诗情画意的大学生生活增色不少。你们总有一天还会到波恩去的。

我亲爱的威廉,对你那封妙语连篇的来信,我非常乐意也写一封妙语连篇的回信,不过我根本没有什么妙语可谈,特别是眼下也没有这种情趣,情趣是激发不出来的,而没有情趣,一切就都是勉强的了。但是我感到,我快不行了,仿佛思想正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仿佛我的生命正被夺去,我精神之树的叶儿正在纷纷飘落,我的风趣都是矫揉造作,它们的内核已从壳中脱落。我的木卡姆^①徒有其名,无法同你那些胜过吕凯特的优美诗歌齐名。我的木卡姆患了关节炎,它们一瘸一拐,步履蹒跚,摇摇欲坠,不,已堕入深渊被人遗忘,无法攀缘最高名望。啊,痛苦啊,我坐在自己的小屋,用小锤敲打自己的头颅,从那里淌出来的尽是水,它怒吼、咆哮。然而,这也无济于事,我的灵感

① 木卡姆指中世纪阿拉伯、波斯和犹太文学中以流浪汉的冒险事迹为题材的小说。——编者注

还是迟迟不至。昨晚,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撞了头,发出的响声就好像撞了一只水桶,水碰到桶的另一边发出了啪啪声。真理这样粗鲁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禁哑然失笑。是啊,水,水!我房间里在闹鬼,昨晚我听见小蛀虫在墙壁里敲打,离我不远的小巷里,鸭、猫、狗、妓女和人群闹闹哄哄。此外,我要求你们写的信即使不比我的信长,至少也要一样长,约法三章,不得有误。

目前最出色的赞美诗集^①无疑是这里出版的。它囊括了德国诗坛的所有名家:歌德《歌谣《你,降自天国》》、席勒《《信仰三语》》^②、科策布以及许多其他诗人。还有种牛痘歌和其他各种各样荒唐的诗。这简直是世上无与伦比的野蛮行径:不亲眼目睹这点的人是不会相信的;同时也是残暴地败坏我们所有的优美的诗歌,是犯罪,克纳普在他的《诗歌荟萃》^③中就犯了这样的过错。我们把一批火腿运往西印度,值此之际,我想起了下面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将一批火腿运往哈瓦那;寄发货单的信后来才到达,而收货人先发现少了12只火腿,在发货单上看到这样的字样:“因老鼠啃噬而……12只火腿”。这些老鼠就是商行里的年轻职员,是他们享用了这些火腿。故事就到此为止。我打算用素描和速写(赫博士的外表)来填满剩下的空白,我得向你们坦言,我不大能告诉你们很多有关我旅行的情况,因为我答应首先告诉施特吕克尔和武尔姆:我担心,我不得不

① 《基督教赞美诗集——供公共场合和家庭祈祷用》1812年不来梅第1版。——编者注

② 指歌德的诗歌《浪游人夜歌》和席勒的诗歌《信仰的话》。——编者注

③ 阿·克纳普《教堂和家用福音诗歌荟萃》(两卷集),根据当代要求整理汇编的基督教各个时期教会歌曲汇集,1837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给他们写两次信,把这些废话加上大量无谓的事重复三遍,这未免太多了。但是,如果武尔姆同意把笔记本——不过,这笔记本今年年底前他未必能够收到——寄给你们,那正合我意。否则,在你们自己来波恩之前,我就爱莫能助了。

你们最忠实的 仆人



时髦的天才



时髦的蠢才

向彼·永豪斯问好,他可以把信附在你们的信内。我本想给他写信的,但是这个家伙一定已经动身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请速回信。你们在柏林的地址!!!!!!!



巴门。邮资已付。格雷培牧师先生转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先生收。

7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8年10月9[—10]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总算写满了4页纸！我现在要像俗话说的那样，对你赞不绝口。真可惜，骑马的季节已经过去了，所以星期天我大多是待在家里，不过在家里我也过得挺愉快：有时我请人给我演奏和唱歌，有时写些东西，到了晚上，我们就胡闹一阵。前天，你知道，是星期日，我们把戒指放在盛满面粉的碗里，然后，就开始做大家熟悉的游戏——用嘴衔戒指。我们大家：牧师太太^①、姑娘们、画家^②，还有我都这样做了。牧师先生^③这时坐在屋角的沙发上，抽着雪茄吞云吐雾，观看这场游戏。轮到牧师太太衔戒指时，她怎么也忍不住笑，全身沾满了面粉；轮到画家时，他使劲向碗里吹气，面粉四处飞扬，像烟雾一般落在他那件红绿相间的睡袍上。后来我们又互相往脸上撒面粉。我拿了一个软木塞，给自己的脸涂黑，大家都笑了起来，当我也开始大笑

① 玛·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② G. W. 法伊斯特科恩。——编者注

③ 格·哥·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的时候，他们笑得更厉害、更响亮；这时我也就嘿、嘿、嘿、嘿、嘿地大笑，其他所有的人都跟着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地笑起来，就像童话中犹太人被迫在荆棘丛中跳舞一样。最后，他们请我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不要笑了。

你真是一个傻瓜。既然你讨厌小耶特·特罗斯特，为什么不让她走呢？

现在傻瓜也开始教训我了，这是令人感动的。请告诉我，傻瓜，难道你不知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句谚语吗？难道你不知道，如果你还是把字写得那么小，我就会写得比你的还小一半吗？好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给我写4页，那你就会收到4页，就这样算啦。话又说回来，要是你知道，我这一星期写了多少封信，还有多少封信要写，你就会对我大发慈悲，即使收到两页纸，也会感到满足。你不妨问问施特吕克尔，我给他写了多少，问问武尔姆，——不，他不在，——还是我来告诉你吧：像这样的纸不少于12页，而且还在每一页的两边用红墨水写了许多字。^①不过他回信时也给我写了这么多。此外，我还得给母亲、海尔曼^②、奥古斯特^③、鲁道夫^④写信，加起来总共是多少啊？我想，既然你还能够收到别人的信，那你以后应该公正些，让我写到只有你写的一半就行了。你以为我把安娜^⑤捧上了天，不，根本不是这样，我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如果她给我写4页，而你只写3页，难道她不比她强？撇开这一点不说，我乐意承

① 这两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③ 奥·恩格斯。——编者注

④ 鲁·恩格斯。——编者注

⑤ 安·恩格斯。——编者注

认,你是一个好姑娘,你是给我写信最勤的一个。但是,你不该同我大吵大闹,以为你理直气壮,其实,你倒应该跪下来请求宽恕!你抱怨给你穿驼背矫正器,哎呀,小傻瓜,你要是自己挺直了,那就不会让你穿了。我们这里的天气,正像你信中所说的你们那里的天气一样。可是现在这里天气糟透了,霏霏细雨下个不停,时而来一阵倾盆大雨,每昼夜才见到一次一线蓝天,半年才见到一次阳光。

你要我写信告诉你,圣诞节我需要些什么?我有的东西,你就别给我做了,我没有的东西,你是知道的,要我给你写什么呢?给我做个装雪茄的绣花包吧,或者,唉,我也不知道要什么。不过,你可以不时地隔两三天就提醒妈妈一次,请她在圣诞节前把歌德的作品寄给我。我确实非常需要它们,因为无论读什么书,人们总是引证歌德的话。“歌德是什么人?”里佩先生说:“孩子们,这是——!”

你画的鸡舍草图,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座很实用的鸡舍:猫和黄鼠狼钻不进去,家禽也出不来。

上星期五我去剧院看戏,演的是《格拉纳达的夜营》^①,一出很好的歌剧;今天晚上演《魔笛》^②,我要去看。我想看看这是一出什么剧,但愿是个很出色的歌剧。

10月10日。戏我已经看过了。我很喜欢《魔笛》。我真希望你也能跟我一起去那里看这出戏,我打赌,你一定会很喜欢。是啊,玛丽亚,我现在还给你写些什么呢?已没有更好的东西可写了,随便聊聊,行吗?我实在没有更好的东西可写了,而你呢,不管写什么,只要写满4页纸,就满意了。在不来梅这里,商行的房子造得都是别具一

① 康·克鲁伊策的歌剧。——编者注

② 莫扎特的歌剧。——编者注

格：这些房子不像我们的房子那样，宽的一面临街，而是窄的一面临街，屋顶鳞次栉比，前厅宽敞、高大，像座小教堂。楼上的窗口对着楼下的



窗口，上面装有上下活动的门，一条装滑轮的绳子可以上下拉动；因为阁楼是储藏室，可以用滑轮通过小窗把咖啡、麻布、糖、油脂等物送上去。前厅通常有上下两排窗户。现在，领事夫人^①又带着她的4个小孩搬到城里去了。他们特别吵闹。幸好其中两个，伊丽莎白和路因（大名路德维希）已经上学，所以我们这里还不是整天听到他们的吵闹，可是，只要路因和齐格弗里德在一块，他们就又吵又闹，简直叫人受不了。前几天，他们老是在麻布箱上跳来跳去，每个人都带枪挂佩刀，互相挑战要决斗，有时路因吹起他的海螺壳，震耳欲聋。我这里得天独厚：我的写字台前有一扇面向前厅的大窗户，所以我将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① 洛伊波尔德夫人。——编者注

既然你给我画了鸡舍,我现在给你画一座从商行可以一眼望到的教堂。再见。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8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8年11月13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两封来信使我十分高兴。我要考虑一下能给你讲些什么,只要篇幅和时间允许。现在已经3点多钟了,4点钟,就得把信投送邮局。可是,说实在的,我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除非下面的事也算数:不来梅人又把他们两门了不起的大炮放在警卫总部旁边;这里的人把“脚凳”[Fußbank]说成“踏板”[Fußtritt];这里许多人穿胶布雨衣;昨天夜里非常冷,窗玻璃上都结了冰花;现在却是阳光灿烂,等等。我还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请你告诉母亲,那就

是：9月底我给格雷培兄弟写信说，如果他们去科隆，请他们给我买一些民间故事书，由父亲付钱。^①可是他们自己没有去，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们的堂兄弟；如果这位堂兄弟通过格雷培牧师先生把书寄来，也不错，父亲也一定会慨然应允，替我付这笔钱。如果他什么也没寄来，也好，你们就不用为此而费心了。我今天才了解到有关此事的来龙去脉，不然，我早就写信告诉你了。威廉·格雷培还来信告诉我，——这恰好也与你有关，——柏林没有专门的厕所，只有便桶，而且要单独租用，每月付5银格罗申。但是，他们由于是牧师的儿子，所以连这方面的税也豁免了。他们也给我讲了许多事：他们如何徒步旅行去哈茨山和布罗肯山；他们如何同一个高高的近卫军军士一起从马格德堡前往柏林。如果你有机会来看我，我可以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讲给你听；还可以把美丽的多罗苔娅的故事讲给你听，这件事发生在哈茨山中的齐伯河谷。那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先生爱上了一个7岁的小姑娘，他把一枚戒指给了她的父亲作为信物；等到小姑娘能戴这枚戒指的时候，他将回来同她结婚。10年后，这位先生回来了，但姑娘已在一年前死去。这位先生也因郁闷而死。弗里茨·格雷培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首动人的歌曲，等等。这一页已经写完了，我还要抄一封信，跟这封信一并投寄，写好后就去邮局。你给伊达^②写信了吗？曼海姆的霍勒先生很喜欢小尤莉^③，他常到她那里去，这使卡尔^④很生气。这件事你对谁也不要讲。

① 见本卷第96页。——编者注

② 伊·恩格斯。——编者注

③ 尤·恩格斯。——编者注

④ 卡尔·恩格斯。——编者注

再见,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 弗里德里希

巴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等人转爱利莎·恩格斯女士。

9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8年12月底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对自己的病也太认真了,稍有不妥,你这个懒骨头就躺在床上,这个习惯要改掉。收到这封信时,你就给我下床,听见没有?谢谢你给我的漂亮的绣花包: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它已经得到最严格的评论家之一、画家 G. W. 法伊斯特科恩先生的高度评价,不论是图案的选择还是做工,他都十分赞赏。玛丽亚·特雷维腊努斯也给我绣了一个,不过后来她又拿回去寄往克罗伊茨纳赫附近的施泰因山麓明斯特,送给赫塞尔牧师先生了,因为她也答应过给他绣一个。为此,她正给我编一个装雪茄的小筐。牧师太太^①给我钩了一个小钱包。洛伊波尔德的男孩们也得到了用纸炮打响的火枪和马刀,老

^① 玛·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头儿^①总是对孩子们说：“唉，你这个好打架的家伙！”“你这个卡舒布人！”关于池塘的谜语，我不知道，我另外给你出一个谜语——你知道 Ledschiak 是什么意思吗？（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骂人的话，老头儿经常讲的。）^②谜底是：如果你猜不出来，那么就把这个词对着镜子看，然后你就能够读出来了。我刚刚知道洛伊波尔德家添了一口人：是个女孩。

我还想告诉你，我正在谱曲，而且是谱写赞美诗。但是这件事可难了：节拍、升半音以及和声带来很多麻烦。到目前为止，我的进展还不大，但还是想给你看一段样品。这是赞美诗的前两行：“我们的上帝，强大的堡垒。”^③



我还不能写出两个声部以上的曲调，4个声部简直太难了。但愿乐谱中没有笔误，你有工夫试着弹弹这个曲子。

再见，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①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② 在原信中括号里的句子是用反写字体写的。——编者注

③ 这是马·路德的教堂赞美诗的头两行。——编者注

1839年

10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9年1月7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但愿你的那颗牙已经拔掉，或者，根本没有必要拔。有关池塘的谜语很好，不过你自己必定可以猜出来。你知道，作曲可不容易，要考虑许多方面的问题：和声的协调、对位法的正确运用，这一切都很费力气。不过，我想看看能否在最近再给你寄点什么。目前我正忙于谱写另一首赞美诗。男低音和女高音这两个声部相互交替。你看：



伴奏曲尚未写成，我可能还要作个别改动。一看便知，除第四行以外，大部分都抄自赞美诗集。歌词是著名的拉丁文赞美诗：“圣母悲痛地站在十字架下，泪流满面，望着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①。

今天中午牧师先生^②在洗衣房宰了一头猪，牧师太太^③最初对这件事情连听都不愿听，但是，牧师说要把猪送给她，她才勉强同意。这头猪连叫都没叫一声。猪宰好后，牧师家的女人全都走进来了。老祖母不让任何人取猪血，当时的情形看上去非常滑稽。明天要做香肠，这是老祖母最大的乐趣。

你说你看见过一只猴子，而这猴子就是你自己。你在粘信封的封缄纸上写的是：“我说的是真话”，这点你记得吗？

上面还画了一面镜子。

告诉妈妈，让她以后别再写：“特雷维腊努斯”，她写姓名地址时

① 这是天主教的《圣母赞美诗》的开头部分，把赞美诗谱成曲子的很多作曲家中有佩戈莱西、帕莱斯特里那、罗西尼。——编者注

② 格·哥·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③ 玛·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完全可以不写牧师先生的姓名,邮差知道我住在哪里,因为我每天都到邮局取信。除此之外,邮差或许会把我的信送到特雷维腊努斯家,而不是送到商行。这样一来,就要迟好几个钟头,等我回家以后才能收到信。

施特吕克尔给我来信说,海尔曼^①在新年前的那个星期天登台演出,扮演了各种角色,如侍役等。叫他来信跟我说说这方面的事。施特吕克尔对海尔曼的演技备加赞扬,说他扮演的侍役生动逼真,好像他在旅馆工作过3年似的。他可能又长高了一截吧?

别让母亲把我作的曲子给绍恩施泰因看,不然他又会说:“真是胡闹”。你们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下次我再回巴门,我要像老头儿^②一样,成为不来梅市的领事。

再见,我的妹妹。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男低音声部有不少笔误,你应该原谅我,因为我写音符还不习惯。倒数第二行怕你看不清,我现在把它再抄一遍。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11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巴 门

[1839年1月20日于不来梅]

献给弗里茨·格雷培

佛 罗 里 达

土地神说：

傲慢的白种人来自大洋的彼岸，
那里有他们的城池，
啊，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

我们的岛屿不久就成了强者的猎物：
我将从海底举起我的拳头，
试看他们谁敢踏上这片国土。

这里森林遍地鲜花怒放，
我忠实的印第安人一步步
犁出了深深的山谷。

永恒的主
仁慈地为这山川频频祝福，
这时白种人乘着迷航的船只来临。

他们看上了我的这片土地；
他们夺走了土地和岛屿，
而我的人民却沦为奴隶。

他们不承认犁沟为边境，
用方尺丈量我的手掌，
在上面画出了陌生的标记。

曾几何时，他们涌进整个这片土地——
只差一个手指没有落到他们手里，
谁敢触动它，谁就是自取灭亡。

我让红种人团结起来，
结成防线将这根手指保卫，
他们手持长矛一致对外。

如果白种人冲破防线，

印第安人的盾牌也无法为我抵挡，
我就把白人和野蛮人盘踞的手掌
撒入愤怒的惊涛骇浪。

二

塞米诺尔人说：

我不想向我的弟兄们宣告和平，
我的第一个词是打仗，我的最后一个词是战争！
如果你们的目光燃起熊熊的火焰，

正如森林之火被飓风点燃，
那么你们称呼我理当用太阳这个字眼，
因为太阳驱走了夜的黑暗！

正像你们平时纵情狂猎，
穷追不舍，一箭紧似一箭，
无辜的兽群逃避你们的驱赶。

白种人也同样想驱赶你们。
那就让你们的利箭表明：
他们是野兽，你们是猎人！

他们满怀妒忌看着红种人，
为了不裸露他们那令人厌恶的白色身躯，

便用五颜六色的衣服把自己裹起。

他们称我们这片土地是花园，
在这片土地上百花盛开，
澄蓝、橘黄、雪白，群芳争艳。

大家都穿上了红色的衣裳，
那是全身溅满白种人的鲜血，
连红鹳鸟的红色也比不上。

我们决不做他们的奴隶。
他们就把懦弱的黑人带到这里，
他们该知道我们的力量和勇气！

来吧，白种人，既然你们如此向往，
你们将得到自己的荣光：
在每棵树、每丛芦苇的背后，
塞米诺尔人的箭正把你们盼望！

三

白种人说：

好吧！我将和严酷的命运
勇敢地作最后一次较量，
面对杀人的利剑，我胸怀坦荡！

我熟识你，你这命运的劫难，
你总是将我生命的欢愉摧残；
你以为我曾有过爱的喜悦？

我曾爱过的那个女人
以嘲弄撕碎了我的心，
我在争取自由当中来把慰藉找寻。

我们的联盟使一些国王发抖，
德意志青年的团结使公侯们为之震颤——
为此我遭到镣铐的惩罚，

葬送我七度春秋的美好年华。
然后用快船把我送走，
我将获得自由，却在异国他乡。

海岸已经在望！
这时船只触礁，粉身碎骨，
船上人纷纷跳入惊涛骇浪。

我独自抓住一块木板费力地爬到岸上，
这是第一个幸运在我眼前出现，
其他人却在海底长眠。

然而我能逃脱所有的灾难？
野蛮人扑过来将我捆住，
为了报仇，把我送往死亡线。

在我指望重新自由呼吸的地方，
自由的斗士却用死亡迎候我，
这样我不得不代我同胞的罪行受过！

看，是什么向岸边飘浮？耶稣受难像！
救世主那温和的目光把我端详！
啊，我多么需要他的圣言，

当我躺在灼热的沙滩上弥留之际，
慈悲为怀的主走到我近前，
我在抱怨，而上帝自己
在同地狱的狂怒搏斗中为我蒙难死去！

这就是我为即将举行的小型聚会寄去的一份薄礼；我知道这种聚会在我们的老地方又举行过一次，而我什么也没有寄去，感到十分遗憾。现在回复你的来信。啊哈！你为什么不看报？不然，你立刻就会知道，有关这件事在报上登过什么和没有登过什么。你自己出丑，那不怪我。报上登的只是议会的正式报告，它们当然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普吕马赫尔闹的笑话的确很有意思。我曾就此事给他写了

两封信^①，他却只字未复。至于说到永豪斯以及他恋爱的事，我还要同他专门谈谈这个问题。你们这些家伙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不写信。你倒说说看，难道你就不能从收到我的信后每天写半个小时？这样你在3天内就能写完一封信。我要把所有这些信都写了就是整整5封信，何况我写的还比你的密得多，而且我是用了四五天写完的。这太不像话了！我给你们8天期限，在收到我来信后的第九天，你们务必寄出回信。不这样不行。如果我对武尔姆有过别的规定，那我现在改变这些规定。我给你们8天期限，否则，威胁着武尔姆的惩罚就将生效——一行诗都不寄，让你们也长时间得不到回信。



邮差：领事先生，您的信！

洛伊波尔德领事：哦！好的。

恩格斯：没有我的吗？

邮差：没有。

^① 这两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这是给你的一幅具有民间故事书风格的版画。它向你清楚地说明了我多么盼望你们,也就是盼望你们的信。我想,今天(星期日,1月20日)也许还来得及将信发出。可是钟在敲4点半了,今天邮件5点钟就得送走。我的计划又落空了。那也好,我现在可以安心地上厕所,然后安心地给你们写信。我还没动笔给彼得·永豪斯写信。真见鬼,厕所里有人,我憋得真难受。

有趣的是,如果将我们最伟大的诗人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就会发现,这些诗人总是成双配合,相辅相成。如克洛普施托克同莱辛,歌德同席勒,蒂克同乌兰德。现在吕凯特却孑然一身。我想知道,他是要找一个人配合自己呢还是宁愿就这样了此一生?看来就是这样了。作为写爱情诗的诗人,可以把他同海涅相比,但遗憾的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完全不同,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克洛普施托克同维兰德仍然互为对立面,而吕凯特同海涅则毫无相似之处,两人截然不同。柏林的青年德意志⁵⁸是很不错的一伙人!他们想把我们的时代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胡乱写什么,为了把篇幅填满,我们就描写一些不存在的事物,并把这称之为“精神状态”,或者我们东拉西扯地说一通,而美其名曰“微妙的相互关系”。泰奥多尔·蒙特这个人在提到那个“想把舞蹈跳得同歌德齐名”的塔利奥尼小姐时,是想到什么就胡乱涂几笔,他剽窃歌德、海涅、拉埃耳^①和施蒂格利茨的漂亮词句来装饰自己,写些有关蓓蒂娜^②的极为可笑的废话,这一切在他的笔下竟如此时髦,如此时髦,以致任何

① 拉·万哈根·冯·恩赛。——编者注

② 蓓·冯·阿尔宁。——编者注

一个无知的傻瓜,或者任何一个年轻、虚荣、放荡的女士肯定都喜欢看。① 蒙特在莱比锡的代理人奎纳现在是《雅士报》的编辑。这家报纸看上去活像一个女人,她的身材只适宜穿裙环,现在却硬穿上一件时髦的衣裳,每走一步,都可以透过柔软贴身的衣服看到她那线条柔美的长腿。真是妙极了!还是亨利希·劳伯!这家伙一个劲儿地胡乱塑造一些虚幻的人物,写了一些不是游记的游记②,废话连篇。真是可怕!我不知道,这对德国文学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有3个才华横溢的作者:卡尔·倍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和尤利乌斯·莫森;诚然,莫森是犹太人,他在他的《亚哈随鲁》中让一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处处向基督教寻衅。谷兹科是最明智的人之一,他也指摘莫森,说亚哈随鲁是一个卑鄙的人,一个真正惟利是图的犹太人。③ 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也是犹太人,他在《雅士报》上疯狂地攻击谷兹科,④ 而谷兹科却是他望尘莫及的。克赖策纳赫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文人,他把亚哈随鲁这个受欺凌的可怜虫捧上了天,而骂基督是一意孤行、高傲自大的上帝。他说,当然,在民间故事书中亚哈随鲁是一个卑俗的人物,但是,浮士德在定期集市的演艺场上也不过是一个卑俗的巫师,然而歌德通过他表现了“几个世纪

① 泰·蒙特《散步与世界漫游》(三卷集)1838—1839年阿尔托纳版。——编者注

② 亨·劳伯《游记》(四卷集)1834—1836年莱比锡—曼海姆版;《新游记》(两卷集)1837年曼海姆版。——编者注

③ 卡·谷兹科《尤利乌斯·莫森的〈亚哈随鲁〉》,载于1838年8月《德意志电讯》第124期。——编者注

④ 泰·克赖策纳赫《谷兹科评〈亚哈随鲁〉》,载于1838年9月27日《雅士报》第189号。——编者注

的心理”^①。后面这一点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我没有记错,这纯粹是拉丁语结构),但是,它之所以使我感动,是由于民间故事书的缘故。当然,既然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责备民间故事书,那么,这些书必定也是很坏很坏的喽。不过,我敢说,同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以及他那群可爱的伙伴相比,民间流传的亚哈随鲁更深刻,更富有诗意。

我现在正在写一些讽刺短诗,把已经写好的几首抄给你:

报 刊

1.《电讯》

你自诩为快手,那一挥而就的东西,
必定是连篇废话无疑。

2.《晨报》

你早上读过了我,晚上必定想不起,
你看的是无字的白纸还是印上字的报纸。

3.《晚报》

如果你夜不能寐,请拿起这张报纸,
保管你马上进入甜蜜的梦乡。

^① 泰·克赖策纳赫《谷兹科评〈亚哈随鲁〉》一文中的引文是:“……几个世纪的玄学”。——编者注

4.《文学报》

在整个艺苑中，这片树叶刺儿最多，
可是它多么干枯！风一吹，便凋落。

我想不起还有什么要说的了，只好就此搁笔。我发现，我这个可怜虫要在明天把这几封信送走，非得抓紧时间不可。马上就有客人来访，明天我还有很多事要办，要抄很多信，因此，现在赶紧写信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现在正在读杜勒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皇帝和教皇》。杜勒徒有虚名；他的抒情诗《维特尔斯巴赫》糟透了，其中许多诗歌就是许尔施泰特那本书①里的。他想模仿民歌，但俗不可耐。他的《罗耀拉》是用拙劣的文风把历史小说中一切好的和坏的东西重新拼凑起来的令人讨厌的大杂烩。他的《格拉伯的一生》②极不真实、极其片面。我现在读的这本小说还比较好些：个别人物的性格刻画得不错，其他人物的性格描写至少不能算差，个别场面写得相当成功，虚构的人物也很有意思。但是，就拿第一卷来看，他在描写次要人物时一点都不会掌握分寸，对历史也无新颖、大胆的意见。在第一卷结尾，他毫无必要地让一个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死去。他特别偏爱各种离奇古怪的

-
- ① 格·许尔施泰特《德国散文作家和诗人作品选集——中学低级班和中级班复述和讲演辅助材料》（两卷集）1830—1831年杜塞尔多夫版。——编者注
- ② 指爱·杜勒为格拉伯的戏剧《阿尔米纽斯之战》写的前言《格拉伯的一生》。——编者注

死法：例如，有一个人物，当他正准备将短剑刺进敌人胸膛的时候，自己却因狂怒而死去；而这个敌人正站在埃特纳火山口，打算服毒自杀，这时火山崩开的裂口把他埋葬于熔岩流之中。全卷就以下面这个场面的描绘作为结束：“翻腾的海涛汇集在一轮红日之巅”^①。这样的结尾，虽然实际上平淡、庸俗，却很讨人喜欢。我也就这样结束这封信吧。再见^②。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2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柏 林

[1839年2月19日于不来梅]

还有你，布鲁土斯？弗里德里希·格雷培，我从来没有料到你会干这种事！你在玩牌？上瘾了？哦，时代，哦，风尚！最有价值的事是记取教训啊！你的名声何在，你对基督教的信仰何在？都见鬼去吧！是谁引诱你的？难道我的话不管用？啊，我的孩子，回心转意

① 爱·杜勒的小说《皇帝和教皇》(四卷集)，1838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284页。——编者注

② 分别用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写“再见”一词。——编者注

吧,否则,我将用鞭子抽你;把牌放下,多做好事,过纯洁的生活吧,那时你将会赢回幸福!我已经使懒散的精神转向学习拉丁语,从中你可看到我的爱好,你会吃惊地说:是谁使恩格斯头脑如此发热,异想天开,头脑里充满荒唐的东西?这是漫无节制地玩牌的结果!①自己好好想想吧,罪人,想一想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强盗,想一想你在各个方面,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都在作孽!纸牌!这是用魔鬼的皮做的。啊,你们这些恶棍!一想到你们我就气得掉眼泪或者说恨得咬牙切齿!哎呀,我十分兴奋!1839年2月19日,白天,时值正午12点,一阵暴风将我卷起,带向远方,这时我看到他们正在玩牌,而这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牌还在继续打。这时东方雷声大作,暴雨倾盆,窗玻璃嘎嘎作响,冰雹纷纷洒落,可是他们仍然继续玩牌。后来玩得争吵起来。东方的国王杀向西方的大公,北方又是格斗者的一片厮杀声,接着大海的公爵又起来反对东方诸国,于是一场人类空前的大决战就在他的城郊爆发了。然而,他们还是继续玩牌。终于从天上降下7个神灵。第一个神灵身穿长礼服,胡子垂到胸前。他们称他浮士德。第二个神灵的秃顶周围长着一圈白发,喊着:“哀哉,哀哉,哀哉!”他们叫他李尔。第三个神灵身材高大,看样子威武有力,他的名字叫华伦斯坦。第四个神灵像亚纳族人②的后裔,拿着一根黎巴嫩雪松般的大棒。他们叫他海格立斯。第五个神灵浑身如铁打钢铸,他的名字写在他的前额上:齐格弗里特。和他并行的是个强壮的勇士,他的宝剑犹如闪电闪闪发光,这是第六个神灵,叫罗兰。

① 从开始到这句话为止是用拉丁文写的,中间插进了一些德文词句,为了押韵起见,某些德文字的词尾是故意写错的。——编者注

② 即利乏音人,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4章第5节。——编者注

第七个神灵把系在剑梢上的头巾当作旗帜在头上挥舞,旗帜上写着:我叫熙德。这7个神灵敲了敲玩牌者的门,可是他们不予理睬。突然从北方射来一道夺目的亮光,它像雄鹰一般掠过整个大地,亮光逝去的时候,我发现玩牌者不见了。但门上有几个黑色的符号:
אָבֶרלין①我愣住了。

如果说我给威廉的信②还不足以证明我的荒诞无稽,那么现在但愿你们谁都不会再怀疑这一点了。不信的话,我将以更充分的理由使你们相信。



5个玩牌者的前途

刚才我在《电讯》杂志上看到一篇评论巴门传教士温克勒诗作的文章。③ 文章极力贬低这些诗,并且大量引用了恰恰表现出传教士趣味的一些段落。如果这份杂志到了巴门,谷兹科本来就不怎么样

① 柏林! ——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指对 J. Ch. F. 温克勒的诗集《竖琴之音》的评论,题为《时代的标志》,载于 1838 年 12 月《德意志电讯》第 208 号。——编者注

的名声在那里将不可收拾。这些段落形象极其恶劣，糟糕透顶，相比之下，保尔倒是个天使。“主耶稣啊，请你治好我的罪恶的血漏吧！”（暗指福音书中一则著名的故事^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对巴门越来越感到失望：这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毫无希望的城市。那里所发表的东西，除了说教以外，起码都是些胡言乱语；宗教上的东西通常都是胡说八道。难怪人们都把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称为朦胧的和神秘的城市；不来梅的名声也是一样，它和这两个城市十分相似；市俗习气同宗教狂热相结合，在不来梅还要加上卑鄙龌龊的宪法，这些都阻碍着人们精神上的发展。而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则是弗·威·克鲁马赫尔。布兰克非常抱怨埃尔伯费尔德的牧师，特别是抱怨科尔和赫尔曼；我很想知道他说得是不是对；他尤其指责他们的作品枯燥无味，说什么只有克鲁马赫尔是个例外。传教士谈论爱情的话可笑极了。瞧，我现在也照样诌几句：

虔诚主义者⁵⁹的爱情表白

尊敬的姑娘！我同诱惑我的世俗欲望，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我来向你求婚，万分真诚，
你是否愿意和我结为夫妻，
在上帝面前把自己的义务履行！
其实，我并不爱你，这样要求恐为过分，
我爱的是你身上的主，他——

不行，诌不出来了；不将这种人藏身于其后的最神圣的东西牵连到这个圈子里来，那就无法讽刺这种东西。我倒是想看看这种婚姻：丈夫

^① 《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第9章第20—22节、《马可福音》第5章第25—34节和《路加福音》第8章第43—48节。——编者注

不爱自己的妻子,却爱自己妻子身上的基督;这里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他是否也与自己妻子身上的基督睡觉?圣经中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种荒唐事呢?在《雅歌》中写道:“你多么秀美、多么可爱,你的爱情多么令人陶醉”^①,可是现在人们无视大卫和所罗门以及天知道是谁,而对肉欲所作的一切辩护进行指责。对于这种事我会大为愤怒。况且这些家伙还自夸掌握了真正的教义,还咒骂任何一个并不怀疑圣经,但是对圣经的解释与他们不同的人。他们干得真不错呀。如果你去找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就说圣经中某节和某节是后来才加进去的,他们会立即攻击你。古斯塔夫·施瓦布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小伙子,甚至很正统,但神秘主义者对他的评价不高,因为他并没有总是用“你说,我是基督教徒”那样的腔调唱宗教歌曲,还因为他在一首诗里暗示过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之间存在着调和的可能性。^②至于宗教诗,眼下正濒于灭亡,除非有人给以新的推动。天主教徒像新教徒一样墨守成规:天主教徒在编写马利亚的赞美诗,新教徒则大唱用世上乏味无比的语汇写的老调。多么可憎的抽象概念啊,什么圣化,皈依,辩白,还有天知道的什么老生常谈以及种种陈词滥调!对现时的宗教诗的不满情绪,即对宗教的虔诚感情,使得人们怒不可遏。我们的时代难道就这样吝啬,竟找不到一个人能为宗教诗开辟崭新的道路吗?其实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最合适的方法是我在《风暴》和《佛罗里达》^③中采用的方法,我请你们仔细地评论一

① 《旧约全书·雅歌》第7章第6节。——编者注

② 古·施瓦布《基督与理性》,载于施瓦布《诗集》1838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③ 《风暴》一诗没有保存下来,《佛罗里达》见本卷第114—119页。——编者注

下,否则我就不再寄新诗,勿谓言之不预。武尔姆把信件耽搁了,这是不可饶恕的。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3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39年3月^①11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海尔曼:

敬请阁下今后写信别再用从里佩先生那里学来的这套开场白折磨我。我只冒昧说一句,我现在发现,我们这里每天早上都是冬天,而中午是夏天,因为早上我们这里的气温是零下5度,中午是10度。我仍在按部就班地练习唱歌和作曲,看,这就是我最近所作的一段曲子:



你可以按照这个曲调唱给盲人听,也可以不唱。

3月12日。你很快就要有自己的狗了,这使我很高兴。母狗是什么品种,这只小狗长得怎么样?老古董洛伊波尔德先生刚进商行。现在我要像伟大的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言归正传。这里新出版了

^① 恩格斯把3月误写为2月。——编者注

一种报纸,叫《不来梅市信使报》;编辑是阿尔伯特·迈耶尔,他是个大笨蛋。他从前曾以民族幸福、儿童教育以及其他题目开过课,他想发表这些讲稿,但是可爱的上司不同意,说这实在太荒唐了。此人天生是个瓷器商,他从该报的第一号出版就同《杂谈报》^①发生争论。他们彼此大肆攻击,令人捧腹。下文请见给玛丽亚的信。^②



你的爱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市信使报》前
走着一个人这种模样的人

14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9年3月12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续给海尔曼的信)。这家《市信使报》登载的全是无稽之谈。我

① 《不来梅杂谈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1—133页。——编者注

在商行写了一些诗，开玩笑地对它大加吹捧，编造了一些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寄给该报，署名为泰·希尔德布兰特。该报倒是很真诚地刊载了这些诗^①。眼下我的抽屉里正有一首准备投寄的诗。诗文如下：

书的智慧^②

从书海中汲取源源不竭的辞藻，
这种人未必睿智高超。
即使他满腹经纶、博闻强识，
也永远看不清存在的奥妙。
他可以对植物学精研通晓，
却永远听不到小草如何长高。
他可以向你们宣讲一切道德信条，
却无法教会你们怎样生活得美好。

不！人的心中深藏着一株幼苗，
它向人展示生活的妙道。
即使人不断学习，从深夜到拂晓，
也无法学会克制激情的波涛。
人必须谛听心灵的声音，
听不明白就会走向沉沦之境。

① 参看《致敌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66—67页。——编者注

② 《书的智慧》这首诗发表于1839年3月24日《不来梅市信使报》第8号。——编者注

心灵之声含有深刻的意蕴，
其中最深刻的词语是人的理性。

这首诗就这样写下去了，全是嘲弄。通常当我不大清楚该给它寄点什么的时候，我就拿起《信使报》，从中拼凑一点东西。前几天我让卡尔·洛伊波尔德坐在我的办公桌旁，口授他写一封语气粗鲁的信给《信使报》，该报收到后，加上一段十分愚蠢的按语就把信发表了。现在我该出去了。始终是

你的爱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15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柏 林

[1839年4月8—9日于不来梅]

1839年4月8日(nisi erro^①)

最亲爱的弗里茨：

你大概以为这封信将会使你一读为快，不，远非如此！你使我的幻象黯然失色，使我生气、愤怒，因为你不仅很久不给我来信，而且还玷污了至今仍隐藏在人的创造精神中的最神圣的秘密。因此，你应当受到特殊的惩罚：要让你感到枯燥乏味，用什么办

①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编者注

法呢？读文章。什么内容呢？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当代文学。

1830年以前我们有些什么呢？有泰奥多尔·赫尔及其伙伴维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老歌德和老蒂克，这就是全部。七月革命⁶⁰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爆发了，它是解放战争以来人民意志最卓越的表现。歌德死了，蒂克日益衰老，赫尔暮气沉沉，沃尔弗冈·门采尔继续写他的拙劣的评论。可是，文学中已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诗人中名列前茅的是格律恩和莱瑙，吕凯特的创作有了新起色，伊默曼的声望在提高，普拉滕也一样，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海涅和白尔尼早在七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但是到现在才赢得声望，善于利用各族人民的文学和生活的新一代就是依靠了他们，谷兹科一马当先。他在1830年还是个大學生，起初在《文学报》为门采尔工作，但是时间不长；他们的观点不一致。门采尔变粗暴了：谷兹科写了一部名声不佳的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门采尔就大动肝火，对这本书横加诋毁。他把瓦莉所表达的观点当作谷兹科的观点加以谴责，而且居然弄得这本无辜的书被禁止出版。⁶¹追随谷兹科的是一个无疑十分平庸的人物蒙特，此人为了挣钱，四处活动，发表其他作者的连同他自己的文章。博伊尔曼，一个精明的小伙子和目光锐敏的观察家，很快就加入了他的行列，接着卢道夫·文巴尔克，斐·古斯塔夫·奎纳也加入他的行列。而且文巴尔克给这五位作家创造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835年）一个名称：青年德意志⁵⁸。他们的对立面是门采尔，门采尔最好还是闭门家中坐，因为谷兹科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要置他于死地，再就是《福音派教会报》，该报认为每个比喻都是偶像崇拜，情欲的每一种表现都是原罪（也许亨斯滕贝格就是按照lucusanon

lucendo^①这条规则命名的,就是说,他也许是匹骗马,阉人,太监?)这伙高贵的人指责青年德意志说,他们想解放妇女、恢复肉欲,此外,他们还想推翻一些王国而集教皇和皇帝于一身。在这一切攻击中,只有涉及妇女解放(按歌德的理解)这一条可以成立,而且它也只适用于谷兹科,谷兹科后来否认这一攻击(认为这是好胜的年轻人的冒失行为)。由于这种同心协力,青年德意志的目标日益明确,这就是他们意识到的“时代观念”。这些本世纪的观念(奎纳和蒙特就是这样说的)并不像人们诬蔑的那样,是某种蛊惑人心的或反基督教的东西;它们建筑在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之上,并且涉及现代关系中同这种权利相矛盾的一切事物。这些观念包括:首先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也就是实行立宪制度;其次是犹太人的解放,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对于这些,谁能反对呢?《福音派教会报》和门采尔败坏青年德意志的声誉,是问心有愧的。早在1836、1837年间,在这些由于观点一致而不是通过专门的协会联合起来的作家中,就已经明确了这种观念;他们由于作品质量高而博得其他大多是蹩脚作家的承认,并且把有才华的青年都吸引到了自己一边。他们的诗人是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和卡尔·倍克;他们的批评家主要是谷兹科、奎纳、劳伯,而比较年轻的批评家有路德维希·维尔、莱文·许金等;此外,他们还尝试创作长篇小说、戏剧等。近来,在谷兹科同蒙特以及奎纳、劳伯之间确实发生过争论;双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支持谷兹科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如维尔、许金等人,在青年人中

① 直译是:因为那里不明亮,所以叫小树林。按照这种反证规则,Hengstenberg(亨斯滕贝格的德文),不是Hengst(牡马),所以他是匹骗马。——编者注

间支持蒙特的只有两三个人；博伊尔曼相当中立，年轻而颇有才华的丁盖尔施泰特也保持中立，但是都非常倾向于谷兹科。争论的结果，蒙特威信扫地；奎纳的威信也大大下降，因为他很卑鄙，凡是谷兹科所写的东西他都辱骂；相反，谷兹科则风格很高，而且他嘲笑的多半只是蒙特和奎纳的那种伟大爱好，即相互吹捧。谷兹科是一个十分出色、值得尊敬的小伙子，他最近给《文学年鉴》写的一篇文章^①就是明证。

除了青年德意志以外，我们很少有什么积极的作家了。士瓦本派⁶²早从1820年开始就是个消极的流派了；奥地利人——采德利茨和格里尔帕尔策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们所写的题材十分怪异（采氏写西班牙的题材，格氏写古典古代的题材）；在抒情诗人中，莱瑙尽管写的是教会方面的题材，但他已经倾向于青年德意志，弗兰克尔很随和，简直是乌兰德的缩影，卡·埃·埃伯特完全波希米亚化了；萨克森人——赫尔、赫勒、赫尔洛斯宗、莫尔费尔、瓦克斯曼、特罗姆利茨——哎哟，我的天！这些人缺乏才智；马尔托派⁶³和柏林派（你不属于这一派）全是卑鄙下流的东西，莱茵省人——莱瓦尔德无疑是消遣读物作者中的佼佼者；他的《欧罗巴》可以一读，但是上面刊登的评论糟糕透了——胡布、施内茨勒及其一伙价值不大；你瞧吧，弗莱里格拉特会重新转向青年德意志，杜勒也会这样，只要他在这之前还没有垮掉，吕凯特像老爷子一样站在那儿，伸出双手，为大家祝福。

4月9日。你瞧，这就是那篇动人的文章。我这个可怜虫现在该做什么呢？继续啃书本吗？毫无兴趣。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

① 卡·谷兹科《过去和现在。1830—1838年》，载于1839年《文学年鉴》第1年卷。——编者注



青年时期的恩格斯(1839年)

呸,见鬼去吧! 坚守萨克森人的中庸之道——ugittugitt! (啊,上帝,啊,上帝! ——当地表示厌恶的说法)。可见,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前,望着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充满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就感受到自由的进步。这些观念正在渗入我的诗篇,并且嘲弄那些头戴僧帽、身穿银鼬皮裘的蒙昧主义者。但是对于他们那些关于悲伤厌世,关于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关于犹太民族的苦难等等空泛词句,我是避犹不及,因为它们现在已经陈腐不堪了。不过,弗里茨,我跟你讲,有朝一日你当牧师时,可以想怎么正统就怎么正统,但是如果你变成一个虔诚主义者⁵⁹,斥责青年德意志,而把《福音派教会报》奉为神谕宣示所,那么,说真的,我可对你不客气。你应当在格马尔克当牧师,把被克鲁马赫尔弄得名噪一时的、令人诅咒的、虚弱的、因循守旧的虔诚主义驱除出去。当然,他们会责骂你是异教徒,那就让他们来一个人,用圣经和理性向你证明你的过错! 然而布兰克是个邪恶的理性主义者,正在抛弃整个基督教,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不,我从来就不是虔诚主义者,我一度是个神秘主义者,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这个超自然主义者能当多久,但我希望继续当下去,尽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理性主义。所有这一切都会得到解决。再见,弗里德里希,请尽快地、多多地给我来信。

接受我的双重签名。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6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9年4月10日子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请原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下面给你讲一件有趣的事。本市市长格勒宁博士阁下在耶稣受难节那天死了，一周前进行了新市长的选举。市政委员J.丹·诺尔特尼乌斯博士先生阁下当选，并且在星期五举行了隆重的列队行进仪式。走在前面的是8名侍从（每个市长应当有两名侍从），穿着白瓷色短裤、漂亮的长统袜子、鲜红色的燕尾服，腰佩军刀，头戴拿破仑式的三角制帽。市长们跟在他们的后面，领头的是聪明过人的斯米特博士先生阁下，俨然是不来梅之王；敦策博士先生穿着一直裹到脖子的皮大衣，他老是随身带着体温表去参加市政府的会议。后面是市政委员、牧师和市民，约有600—800人，他们走进一所或者几所房子，在那里享受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食物，就是说，他们都吃了杏仁饼、抽了雪茄烟、喝了葡萄酒，酒足饭饱后，还把自己的衣袋装得满满的。男孩子们站在门前吵吵闹闹，不管是谁出来，他们就在后面向他叫喊：“他吃完了！他吃完了！”当行会会长哈泽先生出来时，他们也同样叫喊，这时他庄严地转过身来声明：“我是行会会长哈泽先生”，孩子们便大叫起来：“哈泽会长吃完

了,哈泽会长吃完了!”你可以想像,这位不来梅城邦的栋梁是如何移动他自己身躯的那两根支柱才得以脱身的。上星期六,为了递补诺尔特尼乌斯博士的空缺,选举了一名新的市政委员,莫尔博士荣幸当选。星期一为他举行了庆宴。按照传统,在这种场合,新当选的市政委员的一个亲属应当狂饮,就是说要喝得钻到桌子底下为止。经纪人 H. H. A. 海讷肯先生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使人皆大欢喜。因为——

忧心忡忡地饱尝厌烦的生活,

就是智慧和美德。

——一位伟大的诗人如是说。⁶⁴

玛丽亚:“弗里德里希,你怎么可以给我讲这种无聊的玩意儿?简直牛头不对马嘴!”弗里德里希:我无可奈何,我必须把这页纸填满呀——啊哈,我又想起点事!上星期天我同内维安特和罗特骑马外出兜风,内维安特还带了一个英国小男孩,和安娜^①差不多大。我们刚一出城,这个孩子就要过一根马鞭抽打,打得那匹马前蹬后踢,他却稳稳当地坐在鞍上,尽管这马蹦来跳去,他也没有跌下来。后来,他下马重新拾起掉落的鞭子,可是,哦,这个大笨蛋,竟把马撂在一旁,那马迟疑了一下就跑开了。他在后面追。内维安特赶忙下马,跟着他追马,然而空手而归。约翰和马都不见了。我们骑马来到合恩,在那里吃了一点东西。我们刚要动身返回,约翰先生飞快地骑着马赶上了我们。原来那匹马在路上被人截住了,他就骑上马,奔回马厩拿了一条新鞭子。于是我们继续策马兜风。内维安特的马和我的马相当野,我们刚刚催马快跑,约翰先生的马就疯狂地从我旁边疾驰而过,我的马

^① 安·恩格斯。——编者注

野性大发，疾驰飞奔。我心中有数，就任其自然，只是偶尔才设法让它慢下来。但是我刚刚使它从这次疯狂的追逐中镇静下来，约翰又从我旁边飞驰而去，结果比先前还糟。何况他老是一边挥动自己的帽子，一边叫喊：我的马跑得比你的快，好啊！最后，他的马在一辆车前受惊才突然停下来。这时我的诺尔玛也停住了。假如这些愚蠢的马能懂得，当它们开始奔驰的时候，骑马人得到了很大满足，那就好了。不管怎样，我丝毫不感到害怕而且骑术相当高明。再见。

你的 弗里德里希

17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柏 林

[18]39年[4月24日前一]

5月1日[于不来梅]

弗里茨·格雷培：

我目前正忙于研究哲学和批判的神学。一个人如果满了18岁并且知道施特劳斯、理性主义者以及《教会报》^①，那就会要不假思索地什么都读，要么开始对自己的伍珀河谷时期的信仰产生怀疑。我无法理解，当圣经中出现一些相当明显的矛盾时，正统派的传教士

^① 《福音派教会报》。——编者注

们怎么还能这样正统。他们又如何能把马利亚的丈夫约瑟的两个家谱,有关圣餐(“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被鬼附身的故事(一处说,鬼离开人身,另一处则说,鬼附在猪身上)的不同说法,以及有关耶稣的母亲出去寻找她认为是疯了的儿子,尽管她奇迹般地受孕而怀上他等等的说法——所有这一切怎么能同真实性,即同福音书作者的文字的真实性一致起来?其次,对“我们的天父”、“对奇迹的顺序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约翰显然违反叙事形式而作的独特的深刻解释,对这一切又该如何理解?正统派所炫耀的基督亲口说的话在每一本福音中都不尽相同⁶⁵。旧约我就根本不谈了。可是在可爱的巴门,没有人跟你讲这种事,那里完全按照另外一套原则进行讲授。那么,旧的正统思想以什么为依据呢?无非是陈规旧套。圣经在什么地方要求按字面相信它的教义、它的故事?有哪一个使徒在哪里说过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直接受到圣灵的启示?正统派所讲的并不是要理性听从基督,不是的,他们是要扼杀人身上神圣的东西,而代之以僵死的词句。因此,我直到现在仍和从前一样,是一个地道的超自然主义者,不过我抛弃了正统思想。所以,我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相信一个诚心尽力做善事的理性主义者会永远堕入地狱。这同圣经本身也是矛盾的,因为那上面写着,任何人都不是由于原罪而是由于本人的罪恶而被处罚堕入地狱;如果有人全力抵抗原罪并且做了他所能做的事,那么,他的真正的罪恶只不过是原罪的必然后果,因此,这并不能处罚他堕入地狱。

4月24日。哈,哈,哈!你知道《电讯》上的那篇文章^①是谁写

^① 指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9—65页。——编者注

的吗？该文作者就是正在写这封信的人，但是我劝你对此守口如瓶，否则我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我是根据威·布兰克和施特吕克尔写的评论才知道科尔、巴尔和赫尔曼的，我把这些评论几乎逐字逐句地抄了下来；我亲耳听人说，科尔是个爱胡扯的人^①，赫尔曼是个软弱的虔诚主义者。迪氏是下巴门的维滕施泰因商行的年轻办事员迪尔霍尔特。不过，我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文章中没有说过任何我无法证实的东西。只有一件事使我觉得烦恼：我没有充分介绍施梯尔。他作为一个神学家，不应被忽视。可是，你是否佩服我对这些人物，特别是对克鲁马赫尔、德林（关于他讲道的传说，彼·永豪斯已经对我讲了）等人以及对文学的了解呢？评论弗莱里格拉特的意见想必是好的，否则谷兹科会把它们删去。不过文笔很不好。——此外，文章似乎引起了轰动，我要求你们5人发誓不对任何人说我是作者。明白吗？至于说到骂人，那么我主要是骂你和威廉，因为当我很想骂人的时候，我面前正好放着给你们信。尤其不要让弗·普吕马赫尔知道那篇文章是我写的。而这个巴尔算个什么东西！他在耶稣受难节就要讲道，可是他没心思学习，在《博爱者》上找了一篇讲道稿，先背下来，接着就去讲。克鲁马赫尔正好就在教堂里，他觉得那篇讲道稿很熟悉，终于想起这是他本人于1832年耶稣受难节所讲的那一篇。其他读过这篇讲道稿的人也觉得似曾相识；人们质问巴尔，他只好承认。这表明，巴尔并不像你以前所说的那样讨厌克鲁马赫尔。你对《浮士德》作了详细的评论，我非常感激。这部作品的改编毫无疑问出自讨厌的劳帕赫之手，这个卑鄙的家伙什么都插一手，他不仅糟蹋了席勒，他在自己写的悲剧中把席勒的形象和思想搞得庸俗不堪，他

^① 文字游戏：“Kohl”是姓氏，“kohlt”的意思是“胡扯”。——编者注

还糟蹋了歌德,把歌德弄得简直不像个样子。我怀疑我的诗会畅销,不过有一定的销量,倒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它们可以成为废纸和手纸。你用红墨水写的东西,我没法读,因此我既不会寄给你5个银格罗申,也不会寄给你雪茄烟。这次你收到的要么是抒情诗,要么就是一段有头无尾的喜剧。现在我应马上去上声乐课了,再见。

4月27日。

悲喜剧《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片断

齐格哈德王的王宫

枢密院会议

齐 格 哈 德

忠臣们,我们王国的中流砥柱,
又集聚在高贵的王位周围,
你们都已到齐,
只有我们的王子缺席!
他又漫游在遥远的森林,
他从来也不明白,他已长大成人。
我们的枢密院不见他来到,
我们却从早到晚挥汗操劳,
他不听老人语重心长,

却去听飞鸟在林中欢唱，
他不在这里追求智慧，
一心要同熊罴试比高低；
他同朕交谈，
请求打仗，从早到晚。
如果不是上帝的明智，
使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的头脑不宜操之过急，
我们早就会让他去征战。
如果听任这个毛头小子恣意妄为，
我们整个国家将岌岌可危。

枢 密 官

陛下一向有英明的见地，
总是能一语中的。
然而请吾王开恩，
我将把愚见禀陈。
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
这少年刚刚度过十八个年华，
他的兴趣是狩猎和斗争，
聪明才智会与时俱增。
青年人的猛兽自由奔放，
而智慧静静地留守家中。
青年人的猛兽终会勒马收缰，

他的傲气会一落千丈，
那时他会重返智慧身旁，
在家园得到智慧带给他的幸福。
现在让他去各地周游，
同恶龙和巨人搏斗；
岁月催他快快成长，
年龄和生活将教给他智慧，
那时他将乐意听从它们的教诲。

齐格弗里特(上)

啊，森林，我不得不同你
连同你那青葱的树木分离？
在你的天地里，
比起国王的餐桌更加丰盛无比。
除去森林幽谷，
飞禽走兽在哪里会自由自在？
金碧辉煌的宫殿，
也妒羨你那绿叶的穹庐。
父王，我知道你要责怪
我长期四处遨游。
当野猪向我飞快跑来，
难道我总是要坐失良机？
如果我不该狩猎也不该争斗，
请赐我一柄宝剑和一匹骏马，

正如我常常恳求陛下，
我可以远走异国他乡。

齐格哈德

你还一意孤行至今，
何时才能变得明智？
只要你还是这样放肆任性，
你就永远不会睿智聪颖。
既然最好的办法只有一条：
顺从你的意愿。
那么去吧，巨人的大棒
将把你的迷梦打烂。
带上宝剑，跨上骏马走吧，
学得聪明机智，早日重返家园。

齐格弗里特

你们可曾听到，给我骏马和宝剑！
哪要什么头盔和铠甲？
岂用侍从卫队前呼后拥？
我要的只是勇敢的思想！
汹涌的山间激流飞泻而下，
独自喧腾地穿越林间沟壑，
云杉在它面前轰然倒下，

它就这样独自开拓前进的道路。
我愿像这股山间激流，
安全独立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枢 密 官

我们年轻的英雄就要远行，
陛下您切莫为此忧心忡忡。
山间激流也是流入山谷，
树木才不再发出摧裂之声。
它越过平原才安安静静，
使四周的土地成为良田沃野，
波浪的狂怒变为嬉戏，
最终才会渗入沙土之中。

齐格弗里特

我为什么要浪费时光，
迟迟不离开这古老的王宫？
圆柱上悬挂着宝剑，
外面有战马嘶鸣；
快从圆柱上下来吧，
你这寒光闪闪的古剑！
我就要匆匆远行，
别了，至尊的父王！

二

森林里的铁匠铺

齐格弗里特上。铁匠师傅上。

师 傅

您所在的这个大铁匠铺里，
正锻造着优美的中篇小说。
在年鉴文集里，
小说同诗歌放射出神圣的华彩。
这儿正把杂志锤炼，
让评论和诗歌锻接相连。
您看，从早晨到傍晚，
我们熔铁炉火光闪闪，
去吧，请享用美酒佳肴，
徒弟，快带引老爷进去。

(齐格弗里特和徒弟下)

师 傅

喂，干起来吧，伙计们！
我始终给予你们有益的帮助。
在铁砧上将那些小说锤炼，
让它们篇幅拉长！

在熔铁炉中将诗歌烧得通红，
让它们忍受炉火的冶炼。
然后把一切锤成一团，
因为读者的胃口是无底洞。
如果生铁不够用，
聪明的师傅自有办法：
向歌德要三名妇女，向司各脱借三个主人公，
向富凯挪用一骑士，强壮有力而又怒气冲冲，
这些足够十二个小说作者采用，
再多确实无此必要！
要写诗歌，乌兰德的诗作
是一座空洞辞藻的仓库，
使出全力挥舞铁锤，
谁创造得最多，谁就是好汉一条。

齐格弗里特(重上)

师傅，多好的酒啊，多谢您，
十二升美酒，我开怀畅饮。

师 傅

(讨厌的家伙!)我十分满意，
我的莱茵葡萄酒使你欢喜。
您若有兴趣，请来这里，

您现在有何吩咐，
我给您介绍全体工匠。
这一位最杰出，
他奉我的命令写小说，
有的拙劣，有的高尚，
伟大的沃尔弗冈·门采尔，
在斯图加特对他大加赞扬，
这位作者名叫冯·特罗姆利茨先生。
而另一位几乎可以同他媲美，
他也有贵族的血统。
这就是冯·瓦克斯曼，
在这里就数他最有才干；
没有一本年鉴文集，
不留下他的手笔，
他一连抛出几十部小说，
使读者瞠目结舌。
他辛勤耕耘，汗如雨下，
而我最想说的话，
是他尚无任何诗作，
这一点使人兴趣大减。
一提到兴趣，我便惶恐不安，
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是毁灭。
第三位是罗伯特·赫勒，
他的风格经过抛光，像个锡盘，
可是读者把它看做银盘，

我们撇开愚蠢的认识不谈。
虽然他写的东西不如前两位多，
而且正在努力追求具有特色，
但是他打了神秘主义一记耳光，
因为现在对它已完全不能忍受。
你知道，四个福音传教士
只不过是愚昧的虔诚主义者。
他稍微评论他们几句，
他们那可敬的虔诚的外衣就被剥去：
制备好茶余饭后的谈资——
就读一读他的《拉撒路的姐妹》^①。
他也善于和风细雨地评说，
在他那带刺的《玫瑰》^②中您会发现更多。
这里有令人轻松愉快的博学多识：
吹毛求疵的弗里德里希·诺尔克，
这位亘古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他编造的事情妙不可言，
他从东方语言中证明，
你们是蠢驴，以利亚是太阳，
因为东方是一切语言的源泉。
至于知性，在他身上你别想找到。

① 罗·赫勒的小说，载于1839年《玫瑰。知识界杂志》1月和2月若干期上。——编者注

② 指文学杂志《玫瑰。知识界杂志》。——编者注

而真才实学和辞源学,要找也是徒劳。
这里有正直的赫尔洛斯宗,
他登上宝座当在情理之中,
他是抒情诗人和小说家,
专写无聊颂词的作家。
特别是他的《彗星》^①,
只有傻瓜极爱读它。
现在过来的是《晚报》的一帮先生,
正由温克勒率领,
他们是图林古斯、法伯尔、冯·格罗斯克罗伊茨,
光是名字就多么引人入胜!
这些人何用我来夸赞,
脾气有些古怪的读者,
早已把他们捧上了天,
直到与繁星肩并肩。
还有一些人可巧不在,
他们正在林中把干柴拾捡。
至于那群小学徒,毋庸多言,
把他们放到铁砧上锤打还嫌太软。
不过,只要他们还有一滴小说家的血液,
我祝愿他们全都功成名就前程灿烂。

^① 指《彗星。知识界杂谈报》。——编者注

齐格弗里特

师傅,请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

师 傅

我感到我这渺小的人
体现着萨克森的文学精神。
不过您想知道我有多少能耐。
请看我的胳膊多么结实强健,
看我抡锤多么有力。
想必您抡锤打铁也会干得不坏,
何不来做我的伙计?

齐格弗里特

好吧,师傅,这正合我意,
我要像别的铁匠伙计一样为您效力。

师 傅

我把您送到泰奥多尔·赫尔那里去学习,
锤炼两篇小说试试身手。

齐格弗里特

哼，我亦手空拳，
能把橡树折断，
只要我勇猛进击，
野熊也会倒地，
既然我能把发情的公牛撂倒，
为了这崇高的锤炼技艺，
这大锤焉能挥动不了！
学徒的活计，
我一分钟也不想搞。
我不想总当徒弟，
请看我的拿手好戏！
递给我那些铁棍，
我一击就把它截成几段，
使它们爆裂为齏粉，
锤打锻造大功告成！

泰奥多尔·赫尔

慢着！慢着！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打您，就像您打铁一样！

齐格弗里特

你还唠叨些什么？
何必这样气急败坏？
你已被打倒在地，
想站着，你就爬起！

泰奥多尔·赫尔

救命啊！救命！

师 傅

小伙计，
您为什么殴打我别的伙计？
滚，马上给我离开这里！
不然我就给你两巴掌！

齐格弗里特

你自己先尝尝吧，我找的就是你！
(把他打倒)

师 傅

哎呀，疼啊，疼啊！云云。

（齐格弗里特向林中走去，杀死了一条龙，返回来又打死师傅，把伙计们赶走，然后扬长而去。）

三

在 森 林 中

齐格弗里特

我又听见，就在树丛后头，
两个人正在交手。
他们过来了——这简直可笑，
谁也无法让对方不开口！
我原以为来的会是两个大力士，
手举粗壮的松树当作长矛，
来的却是两位干瘪的教授，
互相将书本向对方的耳边抛。

（莱奥和米希勒上）

莱 奥

来吧，你这个黑格尔的门徒⁶⁶！

米 希 勒

虔诚主义者,我看你真是太渺小!

莱 奥

呔,扔一本圣经,打你的脑壳!

米 希 勒

你挨我一卷黑格尔,可怜虫!

莱 奥

我把这卷黑格尔回敬给你这个读神者!

米 希 勒

我用这本圣经打中你那头颈!

莱 奥

你还要干什么?你早已是僵尸!

米 希 勒

那是你，你这个放肆的宗教狂！

齐格弗里特

你们为何这般争吵？

莱 奥

这个渎神的黑格尔门徒
胆敢蔑视圣经，
我就得向他口诛笔伐！

米 希 勒

这个没教养的野人一派谎话，
他竟然对黑格尔大不恭敬！

齐格弗里特

你们用书互相投掷，
就因为这些书引起了争执？

莱 奥

这无关紧要,他不是基督教徒!

米 希 勒

我像你一样而且是一个更好的基督教徒,
对他不懂的事,他胡说八道,唠叨不休。

齐格弗里特

你们想要怎样?你们何不各奔前程!
不过,究竟是谁惹起了这场论争?

莱 奥

是我。我赞赏这样做而无所畏惧。
我为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而战。

齐格弗里特

可是,你骑的是一匹瘸腿马。
他既不能毁灭基督教,
你也不能挽救基督教于危难。

就让它一如往常，
你是否讲授点别的东西，悉听尊便！
不要为了你那盲目吵闹，疯狂责骂，
而让上帝受到惩罚。
你们就此分道扬镳，
别再想着互相厮打！

（莱奥和米希勒从两侧下）

齐格弗里特

虽说他们都是温文尔雅的学者，
我可从未见过这样的怒不可遏。
尽管拥有不少高尚的学问，
打起架来也是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我现在饥肠辘辘，
因此我打算进入山谷。
在那里找到一所房屋或一座宫殿，
让我的肢体得到恢复，
或者干脆打点野味聊以果腹。

诗写完了。描写情节的那些部分我略去了，我只抄了序幕和讽刺的段落。这是我最近写的东西，下面该描写巴伐利亚国王^①，却写不下去了。这篇东西不完整又缺少情节。请武尔姆把诗安排在《缪

^① 路德维希一世。——编者注

斯年鉴》^①上。就此搁笔,因为邮差就要走了。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9年4月28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今天我只给你写几行,这样我就能把要寄给你的喜剧写完。这些先生们吃了满满6大箱杏仁饼干,这是千真万确的。信不信由你,当时有近600人吃。

你得了荨麻疹,这是活该。你的手指总是发痒,你总想做点什么蠢事;现在,够你挠的了。你现在是而且永远是老挠痒机。

我再次奉劝你不要在信中给我留下空白页,否则我就在那上面画漫画,免得荒疏绘画。



Friedrich Engels

① 《德国缪斯年鉴》。——编者注

再见，我亲爱的玛丽亚，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这些草体字叫做速记。

19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9年4月28日后于不来梅]

化装。独幕喜剧。为玛丽亚而作。

第 一 场

起居室。母亲坐在桌旁辅导埃米尔①、海德维希②做功课。玛丽亚坐在壁炉旁看书；鲁道夫③跑来跑去，逗引大家。

母 亲 玛丽亚，别看了。这不是你看的书。你读这么多东西，对你没有好处。

① 埃·恩格斯。——编者注

②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③ 鲁·恩格斯。——编者注

玛丽亚 哦,妈妈,还有一个故事,看完就把书给你!

埃米尔 妈妈,“Kewatroze”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呀?

母亲 噢,这个词读 quatorze,十四。你早就学过了。可不能老是学过就忘啊。——海德维希!瞧这孩子,总是缠着玛丽亚,要不就跟鲁道夫打架。海德维希!你还要不要做功课?你们今天都乱了套啦!

(安娜^①和劳拉·坎佩曼上。)

安娜 妈妈,你看,我们的功课都做完了。现在我们上楼来化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母亲 好吧,可是别太吵了。

海德维希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做。

母亲 那就再想想!我已经跟你算过一次了。不要这样心不在焉的!

海德维希(哭) 我做不出来嘛!

安娜 妈妈,你也化妆吗?

母亲 你说什么?走开,让我安静安静。整天妈妈这个,妈妈那个的,真叫人受不了。

安娜 妈妈,你说呀,你化妆吗?

母亲 化妆,化妆,快走开!

(安娜和劳拉兴高采烈地欢呼着下。)

玛丽亚 妈妈,书给你吧,这个故事我已经看完了。我也要去化妆。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

母亲 你瞧,我刚对安娜说过,叫她安静点,这会儿你又来了!

^① 安·恩格斯。——编者注

鲁道夫(跌倒在地) 哦,妈妈,呜——,妈妈!(哭闹)

母亲 你怎么啦!(向他走去)

埃米尔 妈妈,这个句子什么意思?

海德维希 妈妈,这里有个数字真奇怪。

母亲 你们到底能不能安静点?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我真受不了!

埃米尔 妈妈,你说呀,不能帮我一下吗?哦,妈妈,妈妈,我要上厕所。

母亲 去吧!

玛丽亚 妈妈,你真的要化装吗?

母亲 胡说!鲁道夫,你还疼吗?

海德维希 嗯,妈妈,他头上有个大包!妈妈,这个数字是怎么回事?

玛丽亚 真的,你可一定要化装。

安娜(上) 妈妈,劳拉在厕所里,埃米尔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嚷嚷,还使劲敲门。

母亲 你又来啦!我现在没有工夫。

路易莎(上) 太太,文德尔要到格马尔克去,您有事吩咐他吗?

母亲 嗯,我得想想。你们安静一会儿吧。鲁道夫,别哭了!

玛丽亚 安娜,妈妈不是说过,她也要化装吗?

安娜 是的,妈妈,你说过的。

母亲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儿?都走开!

埃米尔(哭着上) 呜,妈妈,劳拉不让我进厕所。我……我……我弄脏了点……

孩子们 他弄脏了裤子!

母亲 有完吗?一会儿也不让我安静吗?你们乱嚷嚷吧。(拿

起马鞭)来,埃米尔,一、二、三!安娜,玛丽亚,都走开!叫文德尔自己来一趟。

(一男一女两个戴假面具的人上。)

母 亲 这是谁呀?又搞什么名堂啦?

(男的急忙跑向母亲,轻轻地从她手中拿走马鞭。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女的站在母亲身旁,给她架上一副夹鼻眼镜。)

母 亲 胡闹!人家会笑话的。(文德尔上)文德尔,这是要寄的信,寄给克莱讷斯家的。这些钱寄给裁缝许纳拜恩。就这些事。(文德尔下。母亲戴着眼镜坐下。)埃米尔,你先去让人给你洗一下。

(戴假面具的人抓住张大了嘴站在那里的埃米尔,边叫边打地把他赶出门外。)

海德维希 啊呀,妈妈,我刚发现,我多做了两道题。嘿,嘿!

玛 丽 亚 妈妈,听我说,你现在就去化装吗?

母 亲 噢,又在胡扯什么!

玛 丽 亚 可是听我说呀,妈妈。我要跟你说点事(与母亲耳语)。

母 亲 不,这可不行。

玛 丽 亚 行,肯定行。你等会儿看吧!(全体下)。

(两个小时以后。海德维希穿着鲁道夫的衣服,鲁道夫穿着海德维希的衣服,各人把自己的假面具给对方戴上。接着,其他孩子相继而上,全都乔装打扮得滑稽可笑。)



海 尔 曼^① 呵,奥古斯特^②,我的鼻子最长。瞧,孩子,我还有我们的弗里茨留过的大胡子呢。

奥古斯特 我有这么可爱的绿脸蛋,有灰胡子,还有鼻子也是红红的。

玛 丽 亚 劳拉,你瞧,我成了可爱的男孩子!你戴上这顶帽子变得这么小,这么矮,我比你大得多,我这顶花纸帽子也比你的大。

(母亲上,穿一件旧睡袍,外面套上父亲的皮睡袍,帽子上又戴了一顶尖角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奥·恩格斯。——编者注

睡帽,鼻子上架一副夹鼻眼镜。)

孩子们叫道:哦,妈妈,妈妈。

海 尔 曼 奥古斯特,这不是我妈妈!

母 亲 孩子,你不能安静点儿吗?你们全都坐在桌子旁边等他来。

(静场。父亲上。他惊讶地环顾着,直到大家终于取下面具,孩子们叫着,嚷着,欢呼着。结局:盛宴。)

我本来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没有时间了,半小时后邮差就要走,就此搁笔。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20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

[1839年4月29日前—30日于不来梅]

最亲爱的威廉:

我在其他人的信件中找到了你的来信,信中的语言使我感到甜滋滋的。但是我不能认为对5个大学生的审讯和判决是有确证的或者是权威的。——因为当我把诗放在信里寄给你们的时候,从我这方面说,这是一种好意。

你既然不想评论《圣哈诺尔》、《佛罗里达》和《风暴》^①，那么你就不配得到任何一首诗；沉溺于精神上的弱点，是同你平时的真诚态度不相称的；总之，我的精神倾向于青年德意志⁵⁸，这并不会损害自由，因为这一个作家群体与浪漫派和蛊惑性的学派等等不同，它不是闭关自守的团体；相反，他们想要而且竭力使我们本世纪的观念——犹太人和奴隶的解放，普遍的立宪制以及其他的好思想——为德国人民所掌握。因为这些思想同我的精神倾向没有分歧，我何必要脱离它们呢？要知道，问题不在于如你所说的要屈从于某一倾向，而在于要归附于某一倾向；下接部分（拉丁文）是在我的房间续写的，因为我这封信要用好几种语言写，所以我现在改用英语写（英文），——不，不，我还是用我的优美的意大利语，它像和风一样温柔清新，它的词汇犹如最美丽的花园里的百花（意大利文）；也用西班牙语，它仿佛林间的清风（西班牙文）；也用葡萄牙语，它宛如长满鲜花芳草的海边的细浪（葡萄牙文）；也用法语，它好似小溪一样湍湍而流，水声悦耳（法文）；也用荷兰语，它如同烟斗里冒出一缕香烟，显得多么舒适安逸（荷兰文）；然而我们可爱的德语呀，则是所有这些语言的集大成：

荷马的语言犹如大海汹涌的波涛，

埃斯库罗斯则仿佛把块块岩石掷入山谷，回声缭绕，

罗马的语言好比威武的凯撒在军前的演说，响彻云霄。

他使用丰富的词汇——犹如坚硬的石块，有棱有角，

高楼大厦就是用它们来建造。

印度日耳曼人的语言略微年轻，听来温柔美好，

^① 恩格斯的诗作《圣哈诺尔》和《风暴》没有保存下来；《佛罗里达》见本卷第114—119页。——编者注

它使诗人置身于世上绚丽多彩的花园，
彼特拉克在那里采摘到丰饶的果实，
阿里欧斯托在那里为自己编织了花环。
然而，西班牙的语言，你听！
犹如劲风在茂密的树梢呼啸，
从那里向我们传来阵阵高雅动听的古老曲调。
葡萄藤沿着树干向上攀缘，串串葡萄在浓密的树叶里随风飘摇！
葡萄牙的语言仿佛是海浪拍击着鲜花盛开的海岸哗哗作响，
在那儿还听到轻风带来水神在芦苇中的低声吟唱。
法兰克人的语言仿佛是湍急的小溪，匆匆流淌，
永不停歇的汨汨流水把顽石磨得圆润光亮。
英语仿佛是一座魁伟巨人的纪念碑，
早已被风雨剥蚀四周长满青草荆棘，
暴风雨围着它哀号呼啸，它摇摇欲坠。
而日耳曼尼亚的语言听起来好似汹涌澎湃的浪潮，
撞击着风光迷人的珊瑚岛。
那里有荷马语言，犹如汹涌的波涛，
那里有仿佛埃斯库罗斯手中掷出的巨石激起隆隆回响，
那里你可以看到高楼大厦，是统帅凯撒亲手建造，
还能看到那座芬芳的花园，盛开着艳丽无比的花草，
那里绿树成荫，浓密的树梢正在呼啸，
那里水神正在芦苇丛中低吟，小溪正磨光顽石的棱角，
那里巨人的纪念碑依然耸立，被号叫着的狂风盘绕。
这就是日耳曼尼亚的语言，它永恒不朽，它无比神妙。

这是我即兴写成的六步韵诗，这些诗是有感于前一页所写的那些闲扯而作的，但愿这些诗能使你稍稍可以忍受这些闲扯。不过你得把它作为即兴诗来评论。

4月29日。我继续坚持写这封信，今天风和日丽，因此你们今天——假定也遇上这样的天气——大概而且按理来说要放下功课去闲逛。我很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可能已经写信告诉过你们，我曾以泰奥多尔·希尔德布兰特的笔名，跟《不来梅市信使报》开玩笑，现在我寄去下面一首诗，就此不同它交往了^①：

《市信使报》，请听我说，不要气恼，
我曾经长时间对你热讽冷嘲，
请注意，亲爱的朋友，因为你总是昏头昏脑，
就难免引起别人的讥讽讪笑。
你已经走过一个季度的历程，
你那碧蓝的晴空日渐被乌云笼罩。
尊敬的朋友，你卖力地进行宣传报道，
这一切你必须重新细细咀嚼。

我总是从你那里找到题材，
所有的东西都由你亲自提供。
我用你的话语编成诗句，
这些诗专门对你进行嘲弄：
只要去掉韵脚，抛开格律，

^① 恩格斯将此事写信告诉过他的妹妹玛·恩格斯，见本卷第131—133页。——编者注

你从中就会看到自己的尊容。
如果你大发雷霆,怒气冲冲,
你可以随意咒骂我——你的忠诚的

泰奥多尔·希尔德布兰特^①。

你也该动手写点东西,诗或者散文,然后寄给《柏林杂谈》,如果它还存在的话;或者寄给《伴侣》。以后你写得多了,再写短篇小说,先在杂志上发表,以后再出单行本;你有了名声,就会被称为聪明、幽默的小说家。我再一次观察一下你们这些人,霍伊泽尔将成为伟大的作曲家,武尔姆会对歌德和时代精神发展有深刻的研究,弗里茨将成为著名的传教士,永豪斯会写宗教诗,你会写诙谐的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而我将成为巴门市的诗人,以接替受屈(在克莱沃)而死的西蒙斯中尉。——我这里还有为你写的一首诗——这是原定给《缪斯年鉴》杂志^②写的一支歌,可是我懒得再抄一遍^③。也许我还会另写一首。今天(4月30日)因为天气非常好,我从7点到8点半坐在花园里抽烟,读《卢兹之歌》,直至不得不去商行上班为止。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嘴里衔着烟斗,阳光照在脊背上暖洋洋的,再也没有比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更舒服的了。今天中午我将继续研究古德意志的《特里斯坦》以及其中关于爱的动人的思考。今天晚上我要到市政厅酒家去,我们的牧师先生将请大家喝莱茵葡萄酒,那是新市长

① 这首诗以《致市信使报》为题,载于1839年4月27日《不来梅信使报》第34号。——编者注

② 《德国缪斯年鉴》。——编者注

③ 这首诗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理当发给他的。^① 在这样的大好天气里，我总是无限想念莱茵河及其两岸的葡萄园，可是，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呢？最多不过写几节诗。我敢打赌，威·布兰克一定已经写信告诉你们，说是[我]写了《电讯》上的那组文章^②，所以你们才对文章横加指责。



事情发生在巴门。这是怎么回事——你可以想像得到。

刚才接到威·布兰克的来信，他告诉我，文章在埃尔伯费尔德引起了轰动；伦克尔博士在《埃尔伯费尔德日报》上对该文进行指责，并且责备我写的不真实；我请他指出我写的哪一点不真实，他又做不到，因为我文章中所引用的一切材料都是有凭有据，是我从目击者那里获得的。⁶⁷ 布兰克把这一号报纸寄给我，我立即寄给谷兹科，请求今后为我的名字保密。克鲁马赫尔不久前在讲道中宣称，地球是不

① 牧师是格·哥·特雷维腊努斯；市长是J.丹·诺尔特尼乌斯。——编者注

② 指《伍珀河谷来信》。——编者注

动的,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这个家伙竟敢在1839年4月21日公开地宣扬这类货色,同时断言,虔诚主义⁵⁹不会使世界返回到中世纪!可耻!必须把这个家伙赶走,否则,有朝一日转眼间他就会当上教皇,不过在此之后大雷会把他劈死。天知道伍珀河谷还将发生什么事。再见!盼速来信,否则今后我就不再寄诗给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1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9年5月23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现在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和理·罗特一起骑马远游。上星期一^①,我们到过费格萨克和布卢门塔尔。正当我们想参观著名的不来梅的瑞士(这是一块面积很小、满是小沙丘的地段)时,突然刮来一片烟幕,像乌云一样。5分钟以后,就几乎完全昏暗了,因此我们根本没能观赏到所谓的美景。——不过,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这个地方热闹极了。所有的人都到城外去,不来梅城里死一般的寂静,而城门外车水马龙,骑马的和走路的络绎不绝。然而尘土飞扬,令人生

① 5月20日。——编者注

畏。公路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沙土,几乎有半尺深,这些沙土自然会在空中弥漫。刚才进来一个经纪人,此人叫扬·克鲁斯贝克尔,我给你把他的像画下来。



扬·克鲁斯贝克尔

他的外表同这里画的一模一样,两只眼睛很亮,嘴角总是带着忧郁的笑容。再见。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22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

[1839年5月24日 6月15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威廉：

今天是5月24日，仍未收到你的片言只语。你又一次有资格收不到诗了。我真不能理解你。现在姑且收下几篇有关当代文学的稿子吧。

路德维希·白尔尼文集。第一、二册。《戏剧丛谈》。——白尔尼是个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在书中他谈的是美学问题。即使在这方面他也是内行；他所讲的一切是那样确切、清楚，那样出自对美的真实感受，而且论证得那样令人信服，使人根本不可能提出异议。这里妙语连篇，坚定而犀利的自由思想，像岩石一样比比皆是。大部分评论（这本书就是由这些评论汇集而成）是在作品刚刚问世即批评界对这些作品的评价还是盲目的和犹豫不决的时候写成的。但是白尔尼看见并洞察了一切，包括贯穿于情节之中的最内在的东西。最出色的是他的那些评论，评席勒的《退尔》⁶⁸——这是一篇与通行的观点相反而20多年来未被驳倒的文章，恰恰因为它是不可辩驳的。——评伊默曼的《卡尔德尼奥》和《霍弗尔》，评劳帕赫的

《伊西多尔和奥里珈》，评克劳伦的《羊毛市场》（这些书牵涉到其他一些利害关系），评胡瓦尔德的《灯塔》和《图画》⁶⁹——这些作品被他否定得真是一无是处，——以及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白尔尼在各方面都显出是一个伟人，他引起了一场后果未可预料的争端，而且就是这两卷书已足以保证白尔尼能同莱辛并驾齐驱；不过，他成了另一领域的莱辛，但愿卡尔·倍克能继他之后成为另一个歌德！

《夜。披甲戴盔的歌》

——卡尔·倍克

“我是一个苏丹，粗犷而豪放，
我的大军是歌的披甲戴盔的形象；
忧伤使许多神秘的皱纹，
宛如头巾布满了我的额头上”。

在序诗的第二节里就出现这样的形象，诗集本身⁷⁰又会是怎样的呢？一个20岁的青年就有这样的思想，那么当他成熟时会创作出什么样的诗歌呢？——卡尔·倍克是个有才华的诗人，席勒以后还没有人能同他相比。我发现席勒的《强盗》和倍克的《夜》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的热爱自由的精神，同样的不可遏制的想像力，同样的年轻人的狂傲，同样的缺点。席勒在《强盗》里追求自由，他笔下的强盗是对他那个奴气十足的时代的严正警告；不过这种追求在当时还不可能采取一种明确的形式。现在我们通过青年德意志⁵⁸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系统的流派：卡尔·倍克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号召同时代人来认识这个流派，并且归附这个流派。称颂以上帝的名义来到的人！

《浪游诗人》，卡尔·倍克的诗集。青年诗人在第一部作品刚刚

问世后,紧接着出版了第二部作品。这部作品在表现力、思想的丰富、抒情的浓厚色彩和刻画的深度等方面丝毫不亚于第一部作品,而在形式的精美和风格的古典等方面,却远远超过第一部作品。从《夜》中的《创造》到《浪游诗人》中关于席勒和歌德的十四行诗,进步是多么大啊!谷兹科认为十四行诗的形式损害了诗歌的整体效果,我却认为,对于这种独特的诗歌说来,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诗恰恰是叙事诗诗节和单独诗篇之间一种适当的中间形式。这毕竟不是叙事诗,而是纯粹的抒情诗,它的叙事诗情节线索联系松散,比拜伦的《柴尔德·哈罗德游记》还要松散。但是,我们德国人庆幸的是有了卡尔·倍克。

《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卡尔·谷兹科的诙谐小说。第一卷。某个当代的唐·吉河德的思想是这部三卷集小说的基础。这个思想虽然已不止一次被人采用过,但是多半改编得不好,更谈不上充分挖掘了。当代的唐·吉河德(布拉泽多,一个乡村牧师)这个人物,谷兹科起初构思的时候,是很出色的,但是在执笔时有些地方写得不太成功。不管怎样,还不到30岁(据说小说3年前就已写成)的谷兹科写的这部小说,在表达上当然比不上塞万提斯这位成熟老练的人的作品。但是次要人物——托比安努斯似乎同桑乔·潘萨不相上下,情景和语言等倒是挺出色的。

我的书评就写到这里。你写了信,我就会继续写。——你知不知道,你们的信是什么时候到的?——6月15日!而上次的信是4月15日收到的。这就是说,足足有两个月了!这样做合适吗?我特此宣告:在我实行不再给你寄诗的惩罚期间,要避免武尔姆影响你寄信。如果武尔姆不能按时写完信,就别等他,你们把信寄来!给我写两页四开纸的信,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还不够吗?真丢人。你又不注明写信的日期,这也是不合适的。——《电讯》上的那篇文章无疑是

我的东西，威·布兰克十分喜欢它，这篇文章在巴门也备受赞扬，此外，纽伦堡的《雅典娜神殿》也以极为赞许的口吻援引了文章内容。⁷¹文章中也许个别地方有些夸张，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整篇文章描绘了一幅真实的图景。当然，如果抱着成见去读它，认为它是一篇杂乱无章的粗劣作品，倒也像是这样。——你对喜剧^①发表的意见是公正的。

正直的法官，
请您审判时对我开恩！^②

你们只字不提那首抒情诗^③。应予改正。



《缪斯年鉴》的候补者

-
- ① 指《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片断，见本卷第145--162页。——编者注
- ② 引自一首吟咏最后审判的拉丁文赞美诗，它的首句是“震怒之日”。——编者注
- ③ 这首诗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至于莱奥和米希勒,我当然只有从莱奥的《黑格尔门徒》⁶⁶和几篇反驳的文章中了解情况。从这里我弄清了以下几点:(1)按照莱奥自己的叙述,他11年来没搞任何哲学,因此对哲学毫无判断力;(2)他认为自己致力于哲学,完全是由于他有高度发达的、可以吹牛说大话的头脑;(3)他攻击的是借助黑格尔所特有的辩证法而从公认的前提中必然得出的那些结论,而不是攻击辩证法本身,既然不攻击辩证法本身,他也就不应当去触动这些结论;(4)他对于反驳的文章只会报以粗暴的喊叫甚至谩骂;(5)他认为自己比他的对手高明得多,大摆架子,而在下一页又故意摆出一副无比谦恭的样子;(6)他攻击的虽然只有4个人,其实也就攻击了同这4个人不可分割的整个学派,因为甘斯等人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同他们意见不一,但彼此的关系极为紧密,以致莱奥根本无法指出他们有什么重大的分歧;(7)莱奥的谤书中充斥着他所遵从的《福音派教会报》精神。结论是:莱奥还是免开尊口为好。迫使莱奥突然投入争论的“最严酷的经历”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他在论哥雷斯的小册子^①中不是已经向他们进攻,而且比在《黑格尔门徒》中更为激烈吗?任何人都有资格参加学术争论,只要他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莱奥具备这种知识吗?),但是谁想谴责别人,谁就应当慎重些,莱奥是这样做的吗?他不是也曾伙同米希勒谴责过马尔海内克,而《福音派教会报》则对马尔海内克如同一个被置于这家报纸的警察式监视之下的人紧紧盯住不放,看看这一切是否正统吗?如果莱奥的推理首尾一贯,他就应当谴责很多很多人,但是他没有勇气这样做。谁要攻击黑格尔学派,他本人就必须是黑格尔这样的人物,创立一门新的哲学来代替这个学派。可是这个

^① 亨·莱奥《给约·哥雷斯的公开信》1838年哈雷版。——编者注

学派对莱奥不屑一顾，它在日益扩大。希尔施贝格的舒巴特^①对黑格尔学派的政治方面的攻击，难道不正像道勃雷对哈雷狮的牧师信条念“阿门”一样吗？这个哈雷狮当然不能否认它那猫的本性。顺便说一句，莱奥是竭力维护门阀贵族的惟一的德国大学教师！莱奥还把沃·门采尔称作自己的朋友!!!

你忠实的朋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青年德意志派

你们没有参加甘斯的葬礼吗？这件事为什么你们只字不提呢？

23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柏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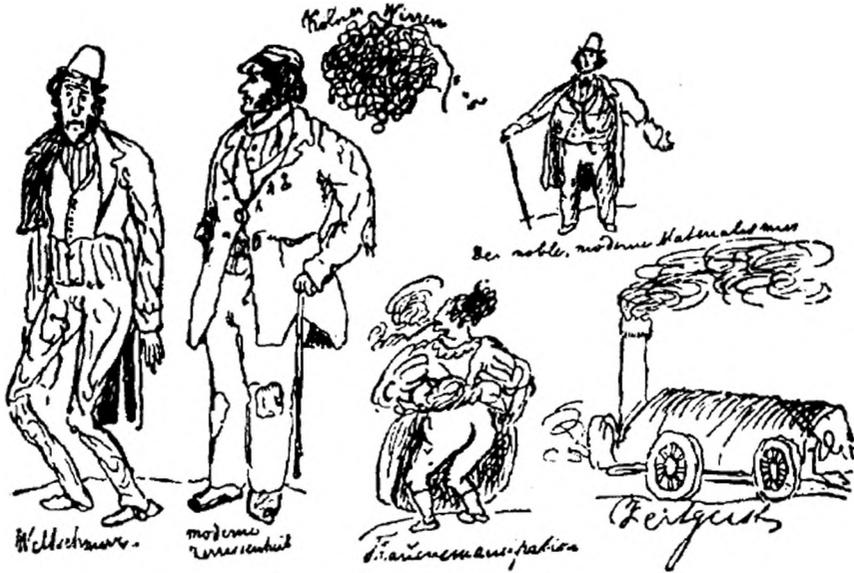
[1839年6月15日于不来梅]

弗里茨·格雷培。先生们，这里你们看到的是当代种种人物和现状。^②

6月15日。你们的信已于今天收到。我宣布，再也不让武尔姆

① 指卡·舒巴特《论黑格尔国家学说与普鲁士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高原则的对立》1839年布雷斯劳版。——编者注

② 下页插图的说明(自左至右)：悲伤厌世、当代的衣衫褴褛、科隆的混乱、高贵的现代唯物主义、妇女解放、时代精神、肉体解放。——编者注



寄信了。谈正事吧。你来信提到约瑟的家谱一事,我已经知道了要点;对此我提出以下几点不同的看法:



1. 圣经中有哪一个世系是把类似情况下的女婿称做儿子的?⁷²在你没有向我提出这样的例子以前,我认为这样的解释纯属牵强附会!

2. 路加既然用希腊文给希腊人写东西,那他为什么不明确地给不熟悉这种犹太风俗的希腊人把情况说得像你讲的那样呢?

3. 约瑟的世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份东西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三部符类福音书都明确说过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

[4.]为什么像拉瓦特尔这样的人也不采用这种解释而宁可听任矛盾存在呢?最后,为什

么甚至比施特劳斯更有学问的奈安德也说这是那位用希腊文改写希伯来文马太福音的作者造成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呢？^①

而且，对于我的其他疑点，你所谓的“可怜的咬文嚼字”，你想拒绝接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词句中的圣灵启示被伍珀河谷人理解为：上帝甚至给每个词赋予了特别深刻的含义；这一点，我从教堂的讲坛上听得够多了。我相信亨斯滕贝格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从《教会报》上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观点：他一会儿赞同某个正统主义者的意见，一会儿又把这种意见归罪于某个理性主义者。但是，圣经的圣灵启示作用有多大呢？当然，还没有大到这样的程度：这个人让基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②，那个人则让基督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③ 确实预见到路德派同改革派之间这场争论的上帝，为什么不稍加干预，防止这场不幸的争论呢？假定有圣灵启示，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上帝故意这样做，以便引起争论，但是这一点我不能怪罪于上帝；要么上帝没有发觉这个问题，但这样的念头同样是不容许的。不能说这场争论已产生了某种良好的结果，而设想这场争论在造成300年的基督教分裂以后，将来会产生某种良好的结果，这同样没有任何根据，而且也毫无可能。有关圣餐的一段恰恰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里有什么矛盾，那么，对圣经的全部信仰就被毁掉了。

我只能直率地告诉你，现在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能够经受理性检验的学说，才可以算做神的学说。是谁赋予我们盲目地信仰

① 奥·奈安德《〈耶稣基督传〉的历史联系及其历史发展》1837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4章第24节。——编者注

③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2章第20节。——编者注

圣经的权利呢？不过是在我们以前就这样做的那些人的威望而已。是的，同圣经相比，古兰经是一部比较有机的工作，因为它要求人们相信它的完整的、有连续性的内容。但是，圣经是由许多作者写的许多章节组成的，而作者中很多人甚至自己也对神性无所要求。难道仅仅因为父母对我们讲过，我们就应该违背自己的理性而相信它吗？圣经教导说，理性主义者要永入地狱。但是，一个终生追求同上帝合一的人（白尔尼、斯宾诺莎、康德），甚至像谷兹科这样的人，他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在实证的基督教同当代教育之间找到一个交融点，你能想像这种人死后会永远永远离开上帝，并且要无止境地肉体上和精神上忍受上帝的愤怒所带来的最残酷的折磨吗？我们连偷我们糖吃的苍蝇都不应当加以折磨，而上帝竟可以万倍残酷地、永无休止地折磨一个同样是无意犯错误的人吗？再说，一个真诚的理性主义者，难道因为他有所怀疑就有罪吗？根本不是这样。可是他会终生遭到最可怕的良心谴责；如果他在寻求真理，基督教就应当坚持用不可抗拒的真理去影响他。但是这样做了没有呢？再说，正统思想对待现代教育的立场又是何等模棱两可？据说基督教每到一处就把教育一同带到那里；可是，现在正统思想突然要求教育中途停止发展。如果我们相信圣经，而圣经的教义说通过理性是不能认识上帝的，那么，比如说整个哲学还有什么价值呢？可是，正统思想认为，有点哲学——只是不可太多——倒是很有用处的。如果地质学作出的结论不同于摩西的创世史，它就会遭到诋毁（见《福音派教会报》的无聊文章《自然研究的界限》）；如果它作出的结论似乎和圣经所讲的相同，就会被引以为据。比方说，如果某个地质学家讲，地球和化石证明曾经发过一次洪水，这就会被引用；但是如果另一个地质学家发现了疑点，认为这些化石属于不同地质年代，并证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

地区都发过洪水,那么,地质学就会遭到谴责。这样做难道正当吗?再说,这里有一本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部无可辩驳的著作;为什么不写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来反驳呢?为什么要诋毁这个真正可敬的人呢?有多少人像奈安德那样,本人并非正统派,却用基督教的口吻来反对施特劳斯?不错,确实有不少疑点,我无法驳倒的重大疑点。下面再谈谈有关赎罪的教义。为什么人们不从中得出一条教训:自愿为别人担当责任的人也要受惩罚呢?你们全都会认为这样不公正;可是在人们面前是不公正的,在上帝面前就应该是最大的公正吗?此外,基督教说:我要使你们免罪。但这也是其他人即理性主义者所追求的。这时基督教便进行干涉,不准理性主义者去追求这个目的,因为它认为理性主义者的道路离开目的更远。如果基督教给我们提出一个人来表明它已经使人一生都自由而再不会犯罪,那么它这样讲还多少有点道理,否则,它就无权这样说。还有,彼得提到福音的理性的、纯净的灵奶。^①这一点我不懂。人们告诉我,这是开明的理性。那就给我看看明白这一点的开明的理性吧。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理性,甚至对天使们说来这也是一个“高度的秘密”。——我希望你对我的好感不致使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亵渎神灵的怀疑和大话;我知道我会因此惹来极大的麻烦,但是,我心中油然而生的令人信服的看法,我本不愿说,情不自禁还是说出来了。如果我的激烈的言辞伤害了你的信念,那么,我衷心请你原谅;我只是说了我想说的话,不说不行。我现在的处境同谷兹科一样;要是有人傲慢地对实证的基督教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我就起来捍卫这个教

^① 《新约全书·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恩格斯在原信上把彼得误写为保罗。——编者注

义,因为它出自人的本性的最强烈的要求,出自想通过上帝的恩惠来赎罪的渴望。但是如果问题涉及维护理性的自由时,我将抗议任何强制。——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不过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深入研究。

人生来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

您忠实的朋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4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柏 林

[1839年7月12—27日于不来梅]

弗里茨·格雷培。7月12日。你们总可以屈尊给我写封信吧。自从接到你们上一封信以来已经快5个星期了。——我在上次信里向你摆了一大堆怀疑论的想法。^①如果当时我已经知道施莱尔马赫的学说,我就不会这样处理这个问题了。因为这毕竟还是一种理性的基督教。任何人都能看懂,即使实际上并不接受它;可以承认它的价值,而不一定同意它的内容。我已经接受了我在这个教义中发现的哲学原则。关于它的赎罪论,我还不了解,我不愿匆匆作为信念接

^① 见本卷第182—187页。——编者注

受这种教义,以免不久又得重新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过一有时间和可能,我就要对它进行仔细的研究。要是我以前知道这个教义,我决不会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然而在我们伪善的河谷^①何处能够听到这类东西呢?我对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气愤已极,我要尽力同虔诚主义⁵⁹,同本本主义作斗争。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凡被科学屏弃的东西——现在整个教会史都包括在科学的发展中,——在生活中也不应当继续存在。在神学的发展过程中,虔诚主义过去大概是一种历史的合理的因素;它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它过时了,现在也不应该拒不位于思辨神学。当前只有思辨神学才能发展出一些可靠的東西。我不明白,怎么还有人试图继续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或者维护上帝的直接影响,要知道上帝的存在是任何地方也无法证实的。

7月26日。你们的信终于来了。言归正传。你的信真是写得妙不可言:你坚持正统思想,同时又对理性主义倾向作了某些让步,这样,你就向我提供了武器。关于约瑟的家谱问题。对我的第一条异议,你的回答是:当我们读到圣经里的世系时,谁知道我们是否经常把女婿和侄子读成儿子。你这样说不是破坏圣经里的世系的整个可靠性吗?你这条规律能证明什么呢,我简直不明白。对我的第二条异议,你答复说:路加是写给泰奥菲卢斯的^②。亲爱的弗里茨,圣灵启示,如果从第一个偶然得到这本书的人的理解出发,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如果不把所有未来的读者考虑在内,我根本不能承认任何圣灵启示。况且看来你自己还没有弄清楚圣灵启示这个概念。第

① 指伍珀河谷。——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章第3节。——编者注

三,我无法明白约瑟的世系怎么是预言的应验;相反,福音书作者最关心的肯定是,不把耶稣说成是约瑟的儿子,要消除这种观点,绝不通过这样描述约瑟的世系来给约瑟增光。——“说耶稣是马利亚的儿子,而马利亚是以利亚的女儿,这完全同习惯相违背。”亲爱的弗里茨,难道习惯在这里有一点儿影响吗?你要想清楚,你这样讲是否又同你自己关于圣灵启示的概念相抵触。真的,我觉得你的解释过于牵强,要是换了我,倒宁愿断定总有一个不对。——“一些无法解决的疑点必然会同基督教发生矛盾,而且凭借上帝的恩惠我们终究会做到深信无疑。”你设想的关于上帝的恩惠对单个人的影响我表示怀疑。我当然懂得每一个同上帝处于一种亲近的、诚挚的关系的人,不管是理性主义者还是神秘主义者,都会有幸福感。但是,你先把这种感觉弄清楚,撇开圣经上的语句好好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这种感觉就是意识到,人类来源于上帝,你作为这个人类的一部分是不会死亡的,经过人间和阴间的无数搏斗以后,你就会超凡脱俗、摆脱罪孽,必将回到上帝的怀抱中去。这就是我的信念,它使我得到安慰。从这一信念出发,我还可以告诉你,上帝的精神替我作证,我是上帝的孩子,而且,正像我对你讲过的那样,我不相信你对这个问题能有其他的说法。诚然,你要安闲得多,而我还得煞费苦心去研究形形色色的意见,不能让自己的信念永远这样不成熟,不过我可以承认,这是量的而非质的差别。我还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的身上深深地隐藏着罪恶的倾向,因此我根本回避用任何行动来进行辩护。认为人天生就有犯罪之心,我不赞成。我愿意承认,犯罪的可能性虽然不是人类的思想中固有的,但是人类在实现这一思想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犯罪的可能性。所以我下定决心,尽量多做忏悔。但是,亲爱的弗里茨,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会相信,我的罪恶应当靠某个第三者的功劳

而获得赦免。当我不依赖任何权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现代神学都发现,人的罪恶源自思想必然得不到完全的实现;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努力通过自身来实现人类的思想,即像上帝那样在精神上完美无缺。这是一种完全主观的东西。以第三者即客观的东西为前提的正统的赎罪的教义怎样来实现这种主观的东西呢?我承认我应当受惩罚;如果上帝想惩罚我,就让他惩罚吧,但是要我在精神上哪怕有一丝一毫永远脱离上帝,我是全然不能想像而且也不能相信的。上帝接纳我们是他的恩赐,这诚然是确实的,因为上帝无论做什么,都是恩赐,但是他无论做什么同时也是一种必然性。协调这些矛盾就构成了上帝的本质的主要部分。你接下去说的那些话,如上帝不会否定自己等等,使我觉得你企图回避我的问题。一个竭力想同上帝合一的人,你能相信他会永远遭到上帝的拒绝吗?你能相信吗?不能,所以你是兜圈子。认为上帝除了对恶劣行为本身进行惩罚,还要对受罚者过去的罪恶给予惩罚,这种观点难道不是十分卑鄙的吗?你既然假定有永恒的惩罚,也就应当假定有永恒的罪恶;既然有永恒的罪恶,就有永恒信仰的可能,即永恒赎罪的可能。关于永入地狱的教义前后极不一致。再者,按照你的看法,历史的信仰是信仰的最本质的要素,没有它,信仰就不可思议。但是你不能否认,有一些人要获得这种历史的信仰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上帝就应当要求他们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吗?亲爱的弗里茨,要知道这是一种荒谬的观点,上帝的理性当然高于我们的理性,然而也并没有什么两样,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理性。圣经的教义也应当用理性去领会。——你说,不能怀疑就是精神自由吗?这是最大的精神奴役。只有克服了对自己的信念的一切怀疑的人才是自由的。我决不是要你驳倒我,而是要求整个正统神学来驳倒我。已有整整 1800 年历史

的基督教科学如果拿不出任何论据来驳斥理性主义,而只是对理性主义的进攻略加反击,甚至害怕纯科学领域的斗争而宁愿去诋毁对手的人格,那么,叫人还说什么呢?说实在的,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有能力进行纯科学的讨论吗?我说:否。它除了做点思想分类工作、做点解释、辩论辩论,还能做什么呢?我劝你读一读克·梅尔克林博士的《现代虔诚主义述评》1839年斯图加特版。如果你能驳倒这本书的论据(指的不是书中的肯定方面,而是它的否定方面),你就是世界上头号神学家。——“普通的基督教徒对此也就心满意足了,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孩子,并不要求他能够解释一切似是而非的矛盾。”不论是普通的基督教徒还是亨斯滕贝格都无法解释这些“似是而非的矛盾”,因为这是些真实的矛盾。老实说,谁要是满足于这种状况并且炫耀自己的信仰,那他的信仰就没有任何基础。感觉当然可以证实,但决不能作为依据,正如耳朵不能辨别气味一样。我对亨斯滕贝格很反感,因为他编辑《教会报》^①的手法实在卑劣。撰稿人几乎全是匿名的,因此,编辑应当替他们承担责任。然而,某人在报上受到伤害而要求他作出解释时,亨斯滕贝格先生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说出作者是谁,但自己又不肯承担责任。这样的事已经给几个倒霉鬼碰上了:他们无端遭到《教会报》的某个居心叵测的人的攻击,而当他们询问亨斯滕贝格时,得到的答复是:文章不是他写的。《教会报》所以还在虔诚派教士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他们不读反对《教会报》的作品,所以该报得以维持下去。我没有看最近几号报纸,否则我可以给你举些例子。当涉及施特劳斯的苏黎世事件⁷³发生后,你想像不到《教会报》是如何卑劣地对他进行造谣和诽谤的,而当时所

^① 《福音派教会报》。——编者注

有的报道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得十分高尚。例如,《教会报》作了极大的努力,非要把施特劳斯同青年德意志⁵⁸连在一起,原因何在呢?极其遗憾的是许多人认为青年德意志坏透了。——关于信仰的魅力问题,你曲解了我。我信教并不是由于魅力;我所以信教是因为我懂得了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是因为我要悔罪,是因为我渴望同上帝交流。我甘愿立刻牺牲自己最珍惜的东西,抛弃我最大的欢乐和至爱亲朋,我使自己在世人面前处处暴露自己的弱点。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普吕马赫尔是一个可以交谈的人,我为此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我情愿忍受他对先定说的狂热信仰;你自己知道,这对我说来是个严肃的、极其严肃的问题。我当时感到幸福,我知道这一点,现在仍然感到很幸福;我祷告的时候充满信心,感到愉快;我现在仍然如此而且更甚于当时,因为我在斗争,需要支持。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经常从我们的教堂讲坛上听到的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极大幸福。我的宗教信仰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平静的、幸福的安宁,如果我死后还拥有这种安宁,我就满足了。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会夺去我的这种安宁。宗教信念是心灵的事情,它同教义相联系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感觉同教义有没有矛盾。圣灵通过你的感觉会向你证明你是上帝的孩子,这是十分可能的;但肯定不会通过基督的死向你证明你是上帝的孩子。否则,感觉就能够思维,你的耳朵就能够看东西了。——我每天甚至整天都在祈求真理;我只要开始怀疑,我就这样做,但是我不能转向你们的信仰。可是圣经上却写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①我到处寻求真理,

^① 《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和《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 —编者注

哪怕是仅仅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但是我不能承认你们的真理是永恒真理。可是圣经上写着：寻找，就寻见。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①

我写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激动极了，但我觉得我不会毁灭，我会回到一心向往的上帝身边。这是圣灵的又一证明，我为此而生，为此而死，尽管圣经上说过千万遍与此相反的话。别再欺骗自己了，弗里茨；无论你多么有把握，有时候总会产生怀疑，那时，你内心的决定往往取决于极小的偶然事件。——可是我从经验得知，教条式的信仰对内心的安宁并无任何影响。

7月27日。⁶⁰如果你是照圣经办事，那就根本不必同我打交道。在约翰二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讲道：不应当向不信神的人致意，哪怕是向他问安^②。这样的段落在圣经里有很多，它们总使我感到生气。不过你们决不会一切都照圣经办事的。附带说一下，有人把正统的福音基督教称做爱的宗教，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讽刺。按照你们的基督教的说法，十分之九的人是永远不幸的，而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得到幸福。弗里茨，难道这就是上帝的无穷无尽的爱吗？你想想，如果这就是上帝的爱，那他是多么渺小啊。所以很明显，如果存在着一种启示的宗教，这种宗教的上帝就一定比理性所证明的上帝更伟大，而不会有所不同。否则，整个哲学不仅空洞无物，而且甚至有罪；没有哲学就没有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性，没有人性也就没有宗教。就连宗教狂热者莱奥都不敢如此诽谤哲学。这又是正统派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第7、9和11节。——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约翰二书》第10节。——编者注

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之一。我愿意同像施莱尔马赫和奈安德这样的人对话,因为他们始终如一,心地纯洁。这两个人写的东西正是我在《福音派教会报》和虔诚主义者的其他报刊上想找也找不到的。我尤其尊敬施莱尔马赫。如果你是始终如一的,当然就会谴责他,因为他不是按照你的精神,而是按照青年德意志,泰奥多尔·蒙特和卡尔·谷兹科的精神宣讲基督教。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在目前活着的人当中,具有和他同样的才智、同样的力量和同样的勇气的人,我只知道一个,就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你有力地驳斥了我,我感到高兴,但有一点使我不痛快,我现在照直跟你说吧。这就是你谈到理性主义者想同上帝合一的追求,谈到他们的宗教生活时所流露的轻蔑态度。当然,你在你的信仰中就像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那么舒适,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了解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他必须决定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还是摆脱旧信仰;但是我再一次提醒你,你并不像自己所想像的那样保险不会产生怀疑,并且你不要盲目反对产生怀疑的人,你自己以后也可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到那时你也会要求公正。宗教是心灵的事情,谁有心灵,谁就会虔诚;但是谁以知性或甚至以理性作为自己虔诚的基础,谁就根本不会是虔诚的。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荫蔽着整个人,并从理性的空气中吸取养料。而它的果实,包含着最珍贵的心血的果实,是教义。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是有害的。这就是施莱尔马赫的学说,而我仍然赞同这个学说。

再见,亲爱的弗里茨,请好好考虑一下,你是否真正想把我送进地狱,请尽快把对我的判决写信通知我。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5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波 恩

[1839年7月27日后于不来梅]

亲爱的弗里茨：

今天收到你的信，立即给你回信。我不能给你写很多——你还欠我的债，我等待你回我一封长信。你的哥哥威廉也在度假吗？武尔姆现在是不是同你们一起在波恩学习？愿上帝赐福给胖彼得^①，让他学好军事课。7月27日^②写的一首小诗，可以给你一个从事自由主义实践和阅读古典古代诗韵的机会。诗中其他方面没什么东西。

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

1839年

仿佛风暴凶猛来临时，奔腾的大江浪滔滔！
如人高的怒潮汹涌澎湃，一叶扁舟上下飘摇；
从莱茵河呼啸而至的风，在天空中聚拢着乌云，

① 彼·永豪斯。——编者注

② 7月27日是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纪念日。——编者注

摧折橡树，扬起沙尘，从江流深处卷起波涛。
在颠簸的小舟中我想到你们，德意志的公侯国君，
宽厚忍让的人民曾支撑你们高踞的黄金宝座，
抬着你们胜利地走遍祖国大地，把冒险的征服者^①赶走。
此后你们傲慢无礼，背弃了你们的许诺，
如今风暴自法兰西刮来，掀起人民大众汹涌的怒涛，
你们的宝座像小舟在风雨中飘摇，你们的权杖即将失掉。
恩斯特-奥古斯特，我把愤怒的目光首先指向你，
你这暴君竟胆大包天践踏法律^②，你听，暴风雨开始咆哮！
你说，人民那锐利的目光在逼视你，刀剑即将出鞘，
你坐在黄金宝座上能有我在颠簸的小舟里这般安闲可靠？

威悉河的风暴是事实，我在七月革命⁶⁰的伟大日子里在这条河上乘船而行也是事实。

请向武尔姆致意，让他多给我写信。

你的 弗里德·恩格斯

① 指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恩斯特-奥古斯特国王 1837 年 11 月 1 日废除了国家基本法。——编者注

26

致威廉·格雷培

1839年7月30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威廉：

你把我看得很糟吗？这里既谈不上什么吟游诗人，也谈不上什么忠实的埃卡尔特（或如你信上所写的：埃卡尔德特），而仅仅涉及逻辑、理性、连贯性、大前提和小前提等等。是的，你说得对，在这里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这些侏儒——奴性、贵族的统治、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我当然可以大发雷霆，但是因为是和你打交道，所以我得对你温和些，这样当我这种杂乱无章的诗体散文像“疯狂的狩猎”⁷⁴一样跑过你身边时，你就用不着“画十字”了。首先，我对你的无理取闹十分不满，好像我连踢带踹地驱赶时代精神，它就会更好地向前走似的。可爱的人，你把我这副长着塌鼻子的可怜相想像成多么丑陋的模样呵！不，我不会这样做，相反，当时代精神像暴风一样袭来，带动火车在铁轨上疾驰时，我会迅速地跳进车厢乘上一段路，是的，认为卡尔·倍克作为一个诗人再也写不出东西的荒唐想法很可能来自那个糟糕的维谢尔豪斯，他的情况，武尔姆已经相当详尽地告诉了我。认为一个曾经写过如此狂放的诗篇的22岁的人会突然不再从事创作了，这种想法，不，这种怪诞的念头

我还从来没有过。你能想像歌德在写了《葛兹》^①以后，或者席勒在写了《强盗》以后就不再是天才诗人了吗？此外，据说历史要对青年德意志⁵⁸进行报复！上帝保佑！当然，如果世界历史被亲爱的上帝当作世袭采邑托付给联邦议会⁷⁵，那么它已经以判决拘留3个月而对谷兹科进行了报复⁷⁶；但是如果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舆论（就是说，在这里就在于文学界的舆论），那么它对青年德意志的报复就表现在让青年德意志拿起笔杆征服它自己，这样，青年德意志就作为现代德国文学的女王登上宝座。白尔尼的命运如何呢？他于1837年2月英雄般地倒下了，他在弥留之际，欣慰地看到他培育的人——谷兹科、蒙特、文巴尔克、博伊尔曼——已经茁壮成长；不错，凶险的乌云还笼罩在他们头上，而且德国被一条长长的锁链紧紧捆住了，这根锁链在哪儿有可能被拉断，联邦议会就把那儿修补好。可是现在，它也在嘲笑各邦君主，或许业已知道君主们窃取来的王冠从他们头上掉下来的时日。我不想为海涅的命运向你担保，说实在的，这家伙早就变成一个不正派的人了；我也不愿为倍克的命运担保，因为他热爱我们亲爱的德国并且为它忧伤。这后一种感情我也有，此外，我还有许多烦恼。但是仁慈的上帝赐给了我绝妙的幽默感，使我得到莫大的安慰。小伙子，你难道幸福吗？——你对圣灵启示的观点，暂且不要公开，否则你在伍珀河谷就当不成牧师了。如果我不是受过极端的正统思想和虔诚主义⁵⁹教育，如果教堂、儿童宗教课和家庭不是一直向我灌输要最直接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教义同教会教义、甚至同每一个传教士的特殊教义之间的一致性，那我可能还会长时间地保持一些自由主义的超自然主义。

① 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编者注

教义中的矛盾相当多,同圣经的作者一样多,这样一来,伍珀河谷的宗教信仰就汲取了十几个人对教义的解释。关于约瑟的家谱,大家知道,奈安德认为,《马太福音》中约瑟的家谱是那位把希伯来文原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译者搞的;①如果我没有弄错,魏瑟在他写的耶稣传记中发表的看法,和你一样,是反对路加的。② 弗里茨所作的解释终究要归结为一些难以置信的假设,以致这种解释根本不能叫解释。我当然是个先驱[πρόμαχος],但不是理性主义派,而是自由派的前驱。意见分歧日渐分明,各种观点彼此针锋相对。4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理性主义者)、一个曾经转向我们、但是由于害怕触犯他家祖传的那些原则而又立即跑回贵族阵营去的贵族、一个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颇有前途的贵族,以及几个笨蛋,——这就是正在进行辩论的那伙人。我是以一个通晓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生活的行家、以一个鲁莽人等等身份参加战斗的。但我进行的这场战斗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因为我的部下干得都很出色。昨天我向他们解释了1789—1839年那段历史的历史必然性,此外,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发现我在这场辩论中远远优越于这里所有的毕业班学生。在我彻底战胜了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已经好久了——以后,他们决定并发誓要派一个最聪明的人来同我对阵,并把我打败。不幸的是,当时他正醉心于贺拉斯的作品,所以他照样被我打得落花流水。这时他们害怕极了。这个从前的贺拉斯崇拜者现在对我很好,昨天晚上他把这一点告诉

① 奥·奈安德《〈耶稣基督传〉的历史联系及其历史发展》1837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克·海·魏瑟《考证地从哲理观点修订福音故事》(两卷集),183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了我。如果你读读我正在评论的几本书，你马上就会相信我的评论是正确的。卡·倍克有非凡的才华，何止于此，他是个天才。像这样的景象：

“听，雷声在响亮地宣告，
闪电在乌云里写上了什么”^①，

在他的诗里大量出现。听一听他关于自己崇拜的白尔尼讲了些什么吧。他对席勒说：

你的波扎不是虚无缥缈的幻象；
难道白尔尼不是为人类而牺牲？
他嘹亮地吹响了自由的号角。
他，今天的退尔，正向人类的高峰攀登。
在那里，他沉着地磨砺着自己的箭，
……
他瞄准，射箭，自由之箭深深
射入苹果——射入了地球。^②

他对犹太人的贫困和大学生的生活描绘得多么出色，而《浪游诗人》更出色！喂，认真读读这首诗！你看着，如果你能驳倒白尔尼论述席勒的《退尔》的文章⁶⁸，我就把我翻译雪莱的作品⁷⁷所能得到的稿酬全都给你。你贬低我那篇伍珀河谷的文章^③，我可以原谅你，因为不久前我重读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风格大为惊讶。自那时以来

- ① 引自卡·倍克《莱比锡漫步》一诗，见《夜。披甲戴盔的歌》。第一个故事。第三夜。——编者注
- ② 引自卡·倍克《席勒在戈利斯的旧居》一诗，见《夜。披甲戴盔的歌》。第一个故事。第五夜。——编者注
- ③ 指《伍珀河谷来信》。——编者注

我再没有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下次可别忘了谈谈莱奥和米希勒。我说过,如果你以为我们青年德意志派想为时代精神推波助澜,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想想,既然这股风在吹,而且顺着我们吹,如果我们不扬帆,岂不就成了蠢驴吗?你们为甘斯送殡的事⁷⁸,是不会被忘掉的。下次我会在《雅士报》提及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可笑的是,你们盛怒之下骂了人,事后全都那么恳切地请求原谅;其实你们当时根本不会骂人,可是现在你们全都会了:弗里茨打发我下地狱,送我到地狱门口,把我推进去以后还向我鞠一个大躬,好让自己重升天堂。你透过晶石眼镜看到一切东西都是重影,你把我的3个伙伴看做来自女神维纳斯山的神灵。小伙子,你强烈要求忠实的埃卡尔特做什么?瞧,这就是他,矮小的个子,线条分明的犹太人的轮廓。他叫白尔尼。只要放手让他干,他就会赶走女神维纳斯所有的臣民。然后你也会必恭必敬地告别。瞧,彼得先生^①也来了,他半边脸在笑,半边脸在发怒;他先是朝我发怒,后来又朝我笑。

在可爱的巴门,文学意识目前正在开始表现出来。弗莱里格拉特成立了一个戏剧朗读协会⁷⁹;在协会里,自从弗莱里格拉特离开以后,施特吕克尔和诺伊堡(朗格维舍的店员)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πρόμαχοι]。后来,艾维希先生敏锐地发现:(1)协会里有青年德意志在作祟;(2)整个协会是《电讯》发表的《伍珀河谷来信》的作者。此外,他恍然大悟: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是世界上最枯燥无味的东西,弗莱里格拉特远远不如拉莫特·富凯,在3年之内就会被人忘却。这恰恰像是卡·倍克的观点:

① 彼·永豪斯。——编者注

啊，席勒，席勒，你智慧无穷，
伟大的心在火热的胸膛跳动，
你呀，你是预言家，永葆青春，
高举自由的旗帜勇敢向前冲！
当众人逃避斗争，
胆小鬼乞求上帝恩宠，
你却在抛洒热血；
把你充满热情的生命，充满思想的生命
奉献给人民大众，
它享用这牺牲却满心欢喜，态度冷静，
因为它不理解你那深深的苦痛，
当诗歌的波涛在它耳边涌现，
它听到的只是天体的乐声，
而这诗歌却是你用血泪写成。^①

这是谁的作品？是卡尔·倍克的《浪游诗人》的片断，他的诗句雄浑有力，形象美好动人，但晦涩难懂，叙述过分夸张，比喻太多。席勒是我们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这已是定论。他预感到，法国革命以后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而歌德甚至在七月革命以后也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当事件已近在眼前以致他几乎不得不相信某种新事物正在到来时，他却走进内室，锁上了门，以求安逸。这十分有损歌德的形象；可是革命爆发时，歌德已40岁了，已经是一个定型的人了，所以不能为此责备他。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还想为你画一些东西^②：

① 卡·倍克《浪游诗人》第3首诗第52节。——编者注

② 下页插图的说明(自左至右)：低级趣味、歌德的漫画像、人、卡·谷兹科、普鲁士王国士兵、子虚乌有。——编者注



现寄上一束诗稿,你们可以轮流读一读。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7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39年9月28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阁下给我写信以来,已经很久了;这段时间拖得相当长啊,小姐!但是我原谅你的深重罪过,而且还告诉你一些事。我们骑马去了一

趟德尔门霍斯特,到明天为止,回来已经14天了。这是奥尔登堡的一个小城镇,那里有一个动物园,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来梅人和奥尔登堡人经常上那儿去。你以为我们到了那里,就往回走——回家了吧?大致如此,但是经历了不少奇遇。前一半路程,我乘坐轻便马车,当我们到达我该换乘自己的马的地方,骑士们还没有到,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喝劣质啤酒,抽劣质雪茄。最后骑士们来到的时候,已经8点钟,天完全黑了。我找到我的马以后,我们继续骑行,缴了城门税,骑马穿过新城。在拐角处只见8个鼓手骑着马一字排开,敲着归营鼓迎面向我们冲来。我们的马东奔西窜,乱作一团。鼓手越敲越起劲儿,高贵的不来梅流浪青年高声叫嚷,结果我们很快就各走各的了。理·罗特和我最先会合,我们骑马继续前行,从城镇的另一头出去,在那里不得不又缴了一次税,因为出租马匹的店主住在城外。我们在他那里遇到了其余骑马走散的人。然后我们步行回家,不得不第三次缴城门税。这难道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吗?你不能否定这一点,至少当你知道下面这种情况时不能否定这一点,你知道,我因为回来迟了,没赶上在家里吃饭,就去联谊会吃了煎牛排和鸡蛋,而且亲耳听到了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进行的关于小狗和死猫的一段很有趣的谈话。真的,很有趣!很逗人!此刻我正好在联谊会。这里的联谊会类似巴门的康科迪亚或俱乐部。这里最大的好处是有很多报纸,有荷兰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土耳其的和日本的。利用这个机会,我学了土耳其语和日语,这样,我现在懂得25种语言。对一个打算去曼海姆进寄宿中学的年轻女士来说,这些又都是很有兴趣知道的事。雅科布·施米特也来过这里,下星期他还要来,还要和我一起到酒馆去。这无疑是不来梅最好的场所。此外,我们又有了剧院,但是我还没有去过。

再见,亲爱的。

永远是你的 弗里德里希

28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

[1839年10月8日于不来梅]

1839年10月8日。威廉,威廉,威廉啊!终于有了你的消息!小伙子,你就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你们只管来吧,现在我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只管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会把你们打得不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大局已定,我是施特劳斯派,我是个可怜的诗人,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你听听,这是个多了不起的人啊!这里有芜杂和离奇的四福音书;神秘主义拜倒在它们面前,对它们顶礼膜拜——看,大卫·施特劳斯像一位年轻的神一样出现了,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永别了,宗教信仰!——它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他不时地把什么都看成神话,其实只是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不过,总的来说,他不失为一个天才。要是你能驳倒施特劳斯,那好吧,我将再度成为虔诚主义者。——其次,如果不幸我并非早就知道这一点的话,从你的信中我还可以了解到,门格斯是位艺术巨匠。对待《魔笛》(莫扎特谱曲)也

是这样。设一个阅览室确实好极了,我请你注意几部新的文学作品:《扫罗王》,这是谷兹科的悲剧;《草稿集》也是他的作品;泰·克赖策纳赫(一个犹太人)的《诗歌集》;博伊尔曼的《德意志和德意志人》;卢·文巴尔克的《当代剧作家》第一册,以及其他作品。我热切希望听到你对《扫罗》的评价。在《德意志和德意志人》中,博伊尔曼在谈到伍珀河谷的地方摘用了我在《电讯》上发表的文章^①。——相反,我要提醒你注意斯密特的《波兰起义史(1830—1831)》1839年柏林版^②,这无疑是直接奉普鲁士国王^③之命写的。关于革命开始的那一章引用了修昔的底斯的警句,大意如下:他们毫无理由地突然向我们这些丝毫没有想到祸事临头的人宣战了!!!!!! 荒谬啊,荒谬透顶!相反,这次光荣起义的历史,索尔蒂克伯爵写得很出色,这本书的德文版于183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⁸⁰,——当然,在你们那里这本书会像其他一切好书一样被查禁。还有一个重要消息,这就是我正在写一篇短篇小说,将在1月份发表,自然,这要看它能否通过书报检查,而这是十分困难的。

我一时不知道要不要给你们寄诗,但是我觉得上一次已经寄给你们《复活的奥德赛》⁸¹,请你们对那次寄给你们的东西提出批评。这里现在有一个从你们那里来的见习牧师,弥勒,他将作为随船传教士远航太平洋。他住在我们这里,他对基督教的看法非常放肆大胆;如果我告诉你,最近他是在戈斯纳的影响下消磨时间的,你就会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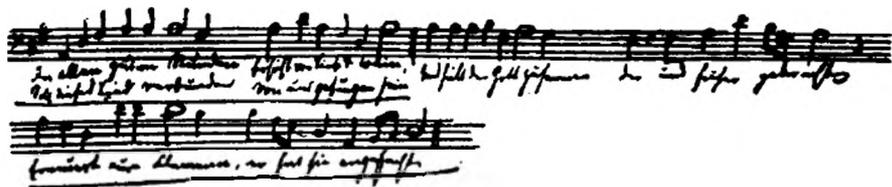
① 指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9—65页。——编者注

② 即弗·冯·斯密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年柏林版第1部第237页。——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了。对于祈祷的力量和上帝对生活的直接作用的力量持比较激昂的看法,是不容易的。他不说人们可以使自己的感觉、听觉、视觉敏锐,而是说:如果上帝赋予我职责,那么他也必须赋予我完成这个职责的力量;不言而喻,此外还必须有至诚的祈祷和自身的努力,否则是不行的。这样一来,他就把人所共有,众所周知的事实仅仅局限于教徒。甚至连某个克鲁马赫尔也会不得不向我承认,这样一种世界观实在是太天真幼稚了。——我很高兴,你现在对我在《电讯》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有较好的评价。顺便提一下,这东西是一时冲动下写成的,因而尽管采用了我只打算写小说时运用的文笔,不过也有些片面性,并且只有部分真实性。大概你已经知道,克鲁马赫尔是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同谷兹科认识的,据说,关于这一点他还编了个神话,——证明施特劳斯的神话观点是正确的。我正在专心研究现代风格,这无疑是整个修辞学的理想。海涅的作品,特别是奎纳和谷兹科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而文巴尔克则是这种风格的大师。以前的修辞学家中对他特别有影响的是莱辛、歌德、让·保尔,而以白尔尼为最。啊!白尔尼写作的风格高超绝伦。《吞食法国人的入门采尔》是德国首屈一指的以这种风格写成的作品,同时又是第一部以彻底毁灭一个作者为己任的作品;它在你们那里又是被禁止的,当然是为了不让人们用比王室文牍体更好的风格来写作。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朴实无华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总之它就像是头戴玫瑰花环、手执刺死皮顿的标枪的年轻力壮的加尼米德。因而,作者为发挥个性留下了极大的余地,所以尽管风格相近,但谁也不是谁的模仿者。海涅写得光彩照人,文巴尔克热情明快,谷兹科贴切精准,不时闪现出一缕温暖宜人

的阳光，奎纳写得从容生动，但显得有点光明面有余而阴暗面不足。劳伯模仿海涅，现在又模仿歌德，但是方法不对头，因为他模仿的是崇拜歌德的万哈根，而蒙特也模仿万哈根。马格拉夫的写作还是过于一般化，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效果不明显。而倍克的散文还没有脱离习作阶段。——如果把让·保尔的华丽同白尔尼的精确结合起来，那就构成了现代风格的基本特点。谷兹科善于成功地撷取法国人华丽的、轻松的、但是枯燥乏味的风格。这种法国风格好像一根蛛丝；而现代的德国风格恰如一束丝绸（可惜这个比喻不贴切）。我可不是喜新厌旧，我对歌德的神妙的诗歌的研究足以表明这一点。但是必须从音乐上，最好是从不同的乐曲方面加以研究。我想给你引用赖沙特为《联盟之歌》^①谱的曲子为例。



我又忘了画小节线，让霍伊泽尔给你填上吧。旋律优美，和声中始终保持着的质朴使旋律和诗歌如此匹配，没有任何一种旋律能够与之

① 下面是歌词的译文：

朋友，爱情和酒把我们连在一起，
每当我们见面就唱起这支歌，
我们之间的联盟永存，因为上帝把我们连在一起。
紧握火把，它是上帝点燃的。
（歌德《联盟之歌》第1节）。——编者注

相比。从E到七度D提高了六度,从B到九度A迅速降低了八度,这样处理是很出色的。关于对莱奥纳多·莱奥的《怜恤》^①的意见我将写信告诉霍伊泽尔。

日内我要介绍一位好朋友阿道夫·托尔斯特里克去找你们,他要在那里学习;这个人生性活泼,是个自由派,精通希腊文。到那里去的其余的不来梅人就不是很重要了。托尔斯特里克要把我的几封信带给你们。请好好接待他,希望你们会喜欢他。弗里茨一直没有给我来信,vermicul^②说要从埃尔伯费尔德来信,也没有来,大概是因为懒吧。请你训他一顿。我没有往埃尔伯费尔德给霍伊泽尔去信,怕他接不到,要是他已经到达,请让他放心,他很快就会收到我的信。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怜恤》原文是“Miserere”。《旧约全书·诗篇》第51篇开头第一句是“Miserere mei, Deus”。莱奥的作品采用这句话的第一个词作为标题。——编者注

② vermicul是拉丁文,意思是“蛆”,暗指武尔姆,因为武尔姆的德文是“Wurm”,意思是“蛆”。——编者注

29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

[1839年10月20—21日子不来梅]

10月20日。致威廉·格雷培先生。我的心情十分惆怅，处境不佳。我留在这里，闷闷不乐地留在这里。随着带信人阿道夫·托尔斯特里克的离去，连最后一点欢乐也被带走了。至于我是怎样庆祝10月18日^①的，你可以在我最近给霍伊泽尔的信^②中看到。今天痛饮一番，明天寂寞无聊，后天托尔斯特里克离去，星期四，上述那封信中提到的大学生回来。接着是两天欢乐的日子，以后就是孤独可怕的冬天了。这里没有人可以与我对酌，他们都是些庸人，我哼着记忆犹新的学生时代的活泼歌曲，带着傲慢不羁的大学生的情调，独自坐在广漠的荒野里，没有酒友，没有爱情，没有欢乐，只有烟、啤酒和两个不善饮酒的熟人。我想唱：“儿子，接过我的矛，去喝酒吧！只要你喝得适可而止，老父就高兴！”^③可是，我把自己的矛给谁呢，再

① 10月18日是1813年莱比锡会战纪念日。——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引自18世纪德国作家弗·莱·施托尔贝格伯爵描述一位士瓦本老骑士给自己儿子的歌《儿子，接过我的矛》而写的讽刺诗。——编者注

说,我的音调也不准确。我只寄希望于一年后回家时,在巴门和你们见面。如果你、永豪斯和弗里茨还没有被牧师迷住心窍,就和你们在那里痛饮一场。

21日。——今天真是个极为无聊的日子。商行的工作把我累得半死。后来到歌咏协会去,这是莫大的享受。现在我得想一想,再给你写点什么。诗,下次有机会再说吧,现在已没有时间抄了。连吃东西都没有兴趣,一切都无聊透顶。何况天气这么寒冷,在商行里都受不了。感谢上帝,明天有希望生火了。我大约很快就会收到你哥哥海尔曼的来信,他想探查我的神学观点,并且击溃我的信念。这都是怀疑论造成的,用来钩住旧事物的许许多多钩子已经松了,就抓住点别的东西,于是就发生了争论。武尔姆真该死。这个家伙毫无音信,他一天天变坏了。我估计,他开始酗酒。请为我好好接待托尔斯特里克,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让他说说我的情况,并望以好酒相待。

再见。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柏林中街52号2楼威廉·格雷培先生收。

30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1839年10月29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弗里茨,我的想法和施梯尔牧师的不同。——在热热闹

闹地度过商品交易会,付出巨大的、艰辛的劳动写完一篇通讯(已托人顺便带往柏林),并且给威·布兰克写了一封他想必盼望已久的信^①以后,今天,10月29日,我终于有时间可以和你友好地开始争论了。你那篇有关圣灵启示的文章好像是仓促间草草写成的,因为无法从字面上理解你所说的话,你写道:使徒宣讲的是纯粹的福音,他们死后也就没有人这样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必把《使徒行传》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算做使徒,并且证明福音书的确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写的。但是,可以肯定前面3个人没有写。其次,你说:我不相信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出不同于使徒和先知们向民众宣讲的圣灵启示。如此说来,正确地记录这些讲道不又是一种圣灵启示吗?如果你这句话是向我承认圣经中有不是圣灵启示的段落,那么,你想在什么地方去划一条界线呢?请捧起圣经读一读,除非遇到真正有矛盾的地方,你是一行也不愿放过的。不过,这些矛盾会带来大量的后患,例如这个矛盾:有一个地方说以色列的子孙在埃及只延续了4代^②,而保罗在《加拉太书》(如果我没有错的话)中说是430年^③。连我那位喜欢蒙蔽我的牧师^④也承认这是个矛盾。你不会对我说,别把保罗的话当作圣灵启示,因为他是偶然提到这一点的,他并不是写历史。——既然有这种多余的、无用的东西,对我来说这还算什么启示呢。但是,如果承认这个矛盾,那么上述两种说法也许都不对,旧约故事变得模棱两可;同样,除了不来梅附近的奥伯诺伊兰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本信中有多处内容都与该信相同。——编者注

②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5章第16节。——编者注

③ 《新约全书·加拉太书》第3章第17节。——编者注

④ 指格·哥·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的蒂勒牧师,大家公认,圣经年表就无可挽回地失去圣灵启示的全部意义。这就使旧约故事更加具有神秘的性质,并且要不了多久就会在教坛得到公认。——至于约书亚要日头停留,你们能利用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约书亚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圣灵启示,后来他得到圣灵启示而写书时,不过是叙述了事件而已^①。赎罪论。——“人是这样堕落,以致他不能够自觉自愿地做任何好事。”亲爱的弗里茨,请你抛弃这种超正统的、根本不是出自圣经的无稽之谈吧!白尔尼在巴黎的时候,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却把自己的全部稿费送给穷苦的德国人,他甚至没有因此得到报答。那么,应当认为这是好事了吧?可是,白尔尼确实没有“再生”。——既然你们只信奉原罪说,那么,这个命题对你们来说,根本无用。基督也是不知道这个命题的,正像他不知道使徒教义中的许多东西一样。——有关罪恶的教义,我是很少考虑的。但是我清楚,人的罪恶是不可避免的。正统派正确地看到了罪恶与尘世的缺陷、疾病等等之间的联系,但是它错就错在认为罪恶是这些缺陷的原因,而这仅仅是个别情况。罪恶和缺陷,这两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因为人力并非神力,所以必然有发生罪恶的可能性;说确实有罪恶发生,那是由于人类初期发展的原始阶段所致,而说从那以后罪恶并没有终止,则又完全是心理作用。罪恶也绝不可能在地球上终止,因为罪恶是由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否则,上帝就会把人造成另外一种样子。但是由于上帝把人造成这样,他就决不可能要求人绝对无罪,而只能要求他们同罪恶作斗争。只有过去若干世纪备受冷落的心理学会断言,这个斗争将会与死亡一起突然终止,而某种极乐无为的时刻将会

^①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10章第12—13节。——编者注

来到。是的，如果承认这些前提，那么，道德的完善将只能随着一切其他精神力量的完善，随着同宇宙灵魂合为一体而同时得到，瞧，我又回到莱奥猛烈攻击的黑格尔学说上来了。话说回来，这最后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正是我自己也不知如何评价才好的一种结论。——其次，根据这些前提，亚当的故事只能是神话，原因是：亚当既然被创造得这样无罪，他就应当像上帝一样；或者，他既然是用人力创造出来的，他就必然会犯罪。这就是我的罪恶论，当然还非常不成熟，还很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我还需要赎罪吗？——“如果上帝想在惩罚性的公正同赎罪性的慈爱之间找到一条出路，那么只有替罪是唯一的办法。”现在请看一看，你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们谴责我们批评神的智慧的深处，而你们自己却在这里对神的智慧设置种种界限。否则菲力皮教授先生也不会大肆给自己辟谣。如果承认这唯一的办法是必要的，那么，难道替罪就不再是不公正了吗？如果上帝对人们确实这样严格，那么他在这里也同样应当严格，而不能故作不知。只要把这个体系确实敏锐地、切实地考虑一下，你就不会察觉不到它的弱点。——接着你就强烈地反对“替罪是唯一的办法”这种言论，因为你说：“人即使由于神的万能的行动而从各种罪孽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成为中介者^①。”那么，总还有另一条途径吧？是的，如果正统派在柏林没有比菲力皮教授更合适的代表，那么，他们的处境确实不妙。——替罪的合理性这一原则悄悄地贯穿于整个推论中。这是你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雇用的、后来又置你们自己于死地的杀人凶手。你们也根本不想认真地证明，这个原则同神的公正是矛盾的，而且，只要你们老实承认，你们自己也感到，你们不得不利用这个证据

^① 指上帝与人的中介者耶稣。——编者注

来反对你们自己的良心；因此，你们避开原则，默认事实是合理的，用怜悯的爱等等一些漂亮词句来粉饰事实。——“三位一体是赎罪的条件。”这又是你们那个体系的半真不假的一个结论。诚然，二位是应当接受的，但是第三位被接受，只是因为传统上就是这样。

“但是，为了受难和死，上帝不得不成为人，因为，且不说赋予上帝本身一种受难能力这种形而上学的不可思议性，还存在着为公正所制约的道德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你们同意上帝能受难这种不可思议性，那么，也就不是上帝通过基督受难，而只是人受难——“人不可能成为中介者”。你还算理智，不像许多人那样，抓住那个最极端的结论，即“可见，上帝肯定受过难”，并坚持这种看法。而“为公正所制约的道德的必要性”是怎么回事，也尚无定论。如果替罪原则有朝一日得到承认，那么也没有必要认为受难者就是人；只要他是上帝就行。但是上帝不能受难，因此，我们的讨论没有前进一步。你们的演绎法就是这样，每进一步我都要向你们作出新的让步。上面所谈的东西没有充分展开。这样一来，我又不得不在这里同意你的看法：中介者也必然是人，不过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因为，如果我不同意这一点，我就无法参与讨论下面的东西。“上帝的人化是不能通过自然繁殖来实现的，因为，即使上帝使自己和一个人由父母所生、并且由于上帝的万能而摆脱了罪恶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也只能和这个人而不是和人的本性结合在一起……基督在圣母马利亚的体内，只是接受了人的本性，形成人格的力量就在于基督的神性。”——瞧，这纯粹是诡辩。对于超自然生育的必要性的攻击迫使你们进行这种诡辩。为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个问题，教授先生又塞进第三点：人格。这同问题毫无关联。相反，和人的本性的结合越深，人格就越是人的，而使之生气勃勃的精神就越是神的。在这里，背后还隐藏着第

二个误解：你们把肉体 and 人格混淆起来了。这从下面一段话中看得更明显：“另一方面，上帝不能像他创造第一个亚当那样，使自己一下子进入人类，否则他同我们堕落的本性的实体就不会有任何联系。”那么问题是涉及**实体**，涉及可以触摸的、肉体的东西了吗？但最有趣的是，说明超自然生育的最有力的论据，即关于基督身上的人的本性的非人格性的教义，不过是超自然生育这种神秘直觉的结论而已（Gnostisch 当然不是指诺斯替教派⁸²，而是指一般神秘直觉）。如果上帝不能通过基督受难，那么，无人格的人就更不能受难了。这一点是经过深思熟虑得出来的。“所以，基督出现时没有单个人的特征。”这是武断。4个福音书作者对耶稣都有明确的人物形象，其绝大多数特点同他们所有人的特点相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使徒约翰这个人物最接近于基督；但是，如果基督没有任何人的特征，那么其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约翰是最出色的；而这样断言可能是缺乏根据的。

这就是对你的推论的答复。我这个答复并不很成功。我手头没有大学听讲的笔记本，只有发票和账簿。因此，说得不清楚的地方，请你原谅。——你的哥哥^①没有一点消息。——此外，如果你们承认我的疑虑是诚实的，那么，你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特别是现在，在我彻底迷惘的时候，你们的正统心理不可能不认为我是最顽固不化的人。我是忠于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旗帜的，并且我是第一流的神话学家；告诉你，施特劳斯是个极好的人，是个天才，比任何人都机敏。他抽掉了你们的观点的基础；而历史基础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教义的基础也将随之垮台。施特劳斯是根本驳不倒的，这就是虔诚主义者对他如此恼火的原因。亨斯滕贝格在《教会

① 威·格雷培。——编者注

报》^①上绞尽脑汁竭力从他的字里行间找出一些错误结论,并以此恶毒地攻击他的人品。这就是我痛恨亨斯滕贝格及其同伙的原因!施特劳斯的人品同他们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竭力贬低施特劳斯的人品,好让人们不敢同意他的观点。这就是他们无法驳倒施特劳斯的最好证明。

我对神学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想谈谈其他问题。德意志联邦⁴⁸从蛊惑宣传和一切所谓的阴谋中作出的发现多么了不起,只看它用75^②页的篇幅来公布这些发现就明白了。⁸³我还没有看到书,但是我在报上读了这本书的摘要,这向我们表明,我们的该死的当局在用什么样的卑鄙谎言款待德国人民。德意志联邦恬不知耻地说,政治犯是由“合法的法官”判罪的。然而,大家知道,到处都成立了委员会,特别是在能举行公审的地方。至于在暗中发生的事,谁也不知道,因为被告被迫保证不说出任何有关审讯的情况。这就是德国现行的法,我们无可抱怨,完全无可抱怨!大约6个星期前出了一本好书:雅·费奈迭《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普鲁士的立法、国家的行政、赋税的分配,等等;结果十分明显:牺牲贫民、优待金钱贵族、追求一成不变的专制制度;实施的办法是:压制政治知识界,使大多数人处于愚昧状态,利用宗教,华丽的外表,漫无边际的吹嘘;制造假象,仿佛当局在优待知识界。德意志联邦立即下令查禁该书,没收存书。后一个措施不过是装装样子,因为书商们最多被询问,他们有没有存书。任何一个正人君子自然都会说:没有。——如果你在那里能搞到这本书,务必读一读,因为这

① 《福音派教会报》。——编者注

② 恩格斯误写为:85。——编者注

不是罗多芒特说大话,而是从普鲁士邦法中取得的证据。——特别希望你能弄到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入门采尔》。这部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思想的威力和丰富性,无疑都是现有德国散文中的佼佼者。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谁不了解它,谁就不能想像我们的语言蕴藏着怎样的力量。①

弗

31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

[1839年11月13—20日于不来梅]

1839年11月13日。最亲爱的威廉,你为什么不写信?你们全应归入懒鬼和游手好闲者的行列。我可不像你们那样!我给你们写的信不仅超过了你们所应得到的,我对世界上的一切文学不仅格外努力去了解,我还正在不声不响地用短篇小说和诗歌为自己建造一座荣誉纪念碑,只要书报检查制度不使锃亮的钢变成丑陋的铁锈,这座纪念碑将以璀璨的青春之光照耀奥地利以外的所有德意志各邦。我心潮澎湃,我那有时进入醉境的头脑炽烈地燃烧着;我渴望找到一种伟大的思想,以启迪我心灵中的纷扰,并使激情燃成熊熊的火焰。

① 这封信的结尾部分已遗失。——编者注

我头脑中正酝酿着一个宏伟的题材,同这个题材相比,我以前所写的一切东西不过是儿戏。我想用“童话故事”或类似的东西把在中世纪就已显现的当代预兆表现出来;我想把那些埋在教堂和地牢的基石下、但在坚硬的地壳下敲击着、寻求解救的精灵发掘出来。谷兹科曾提出一项课题:《浮士德》的真正的下部还有待写出,在这个部分里,浮士德将不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是一个为人类牺牲自己的人。我想试着至少去完成这项课题的一部分。我们面前的浮士德,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粗野的猎人——这就是已预感到的精神自由的3个典型,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合在一起并同扬·胡斯联系起来。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现成背景,而这3个恶魔就在这个背景下充分表演!我过去着手按韵律创作《粗野的猎人》的想法已经融化在这里面了。——我要独具一格地塑造这3个典型(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写信呢?已经是11月14日了);我特别期望我对亚哈随鲁和粗野的猎人的理解能够收到效果。为了使这篇东西更富有诗意、细节更突出,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德国传说中的其他一些内容编进去——我手头正好有一些东西。我目前修改的短篇小说充其量不过是风格和人物刻画方面的一种练习,而上述这篇东西才真正是我成名的希望之所在。

11月15日。今天也没有信来?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说你呢?我没法理解你。

11月20日。如果你今天还不写信,我不加考虑就把你处以宫刑,并且像你所做的那样,让你等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信还信。不过,你这个伪君子会说,不要以眼还眼,不要以牙还牙,①不要以信

①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1章第24节。——编者注

还信，让我听你那一套该死的基督教的诡辩。不，宁可做一个好的异教徒，也不做一个坏的基督徒。



深感人间痛苦的诗人

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他的长诗写得很好，短诗写得更出色。他写了一出喜剧⁸⁴，沃·门采尔及其一伙在剧中遭到百般嘲讽。现在大家纷纷涌向时新的学派，在伟大的时代观念的地基上修建房舍、宫殿或者茅屋。其余的一切正趋于没落，感伤的小曲逐渐消逝得无声无息；会发出嘹亮声音的出猎号角正等待猎人来吹奏，以便去猎取那暴君；是啊，上帝的暴风雨正掠过树梢，德国的青年则在小树林中挥舞利剑，摇摇晃晃地擎着斟满的酒杯；山上，燃烧着的城堡烈焰熊熊，王座摇摇欲坠，祭坛颤动不已，而主正呼唤我们冲入雷雨和风暴：前进！前进！有谁胆敢阻挡我们？^①

① 下面是原稿中的一段戏言的复制，译文是：“敝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来梅市政厅酒家大诗人，享有特权的豪饮之徒，向全体过去的、现在的、缺席的和未来的家伙们郑重宣布：你们都是蠢驴，懒虫，都是因自身空虚而萎靡不振的家伙，只字不给我写的坏蛋，如此等等。敝人酒醒时谨书于我商行柜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Wir Friedrich Engels
 oberster Poet im Bremer Ratskeller und privilegierter
Z E C H E R
 Thun Kund und zu wissen allen Vergangenen, Gegenwärtigen
 Abwesenden und Zukünftigen
 Dasß Ihr sämmtlich Edel seid, faule Kreaturen, die an der
 Ueberdruß der eignen Existenz dahinsiechen, mir nicht
 schreibende Camailen und so weiter
 Gegeben auf unserm Comptoirbock,
 zur Zeit da wir nicht den Katzenjammern hatten:

 Friedrich Engels

柏林有一个青年诗人卡尔·格律恩,最近我读了他的《旅行札记》,一部很好的作品。⁸⁵据说他已经27岁了,因此他可以写得更好。他不时冒出很出色的思想,但常有一些黑格尔式的令人讨厌的空洞词句。例如,这是什么意思:

“索福克勒斯是道德高尚的希腊,它让自己巨大的激情撞在绝对必然性这堵墙上而四处飞溅。在莎士比亚身上出现了绝对性质的概念。”

前天晚上我在小酒馆喝了两瓶啤酒和两瓶半1794年的吕德斯海姆酒,喝得酩酊大醉。做东的是一位未来的出版商,同饮的还有几位庸人。下面是我和一个庸人就不来梅宪法进行辩论时的一段话。我:在不来梅,政府的反对派不是真正的反对派,因为他们是由金钱贵族、反对官僚贵族,即反对市政府的元老们组成的。他:您其实不能完全断定这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他:请证明您的论断。——在

这里，这类事情就算做辩论！啊，庸人，走开，学会希腊语，再来辩论吧。懂得希腊语的人，才能按照规则进行辩论。这帮家伙我一下子就可以驳倒他半打，哪怕我喝得半醉，而他们很清醒。这些人没有能力持续思考3秒钟，然后得出自己的必要结论，而总是语无伦次；只要让他们说上半个小时，向他们提几个似乎是很简单的问题，他们就矛盾百出。这些庸人都是一些讨厌的刻板的人物；我刚一唱歌他们就一致反对我，他们要先吃后唱。接着他们就大吃牡蛎，我气得直抽烟，狂饮，大喊大叫，对他们视而不见，直到我微带醉意地打起了瞌睡。我现在是向普鲁士输入禁书的大转运商；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四册，他的《巴黎来信》六卷本，遭到严禁的费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五册，这些书都在我这里，准备送往巴门。《巴黎来信》的最后两卷我还没有读，这两卷书非常精彩。书中对希腊的奥托国王大加议论，例如，书中有一处写道：

“如果我是上帝，我就要开个大玩笑：我要在一夜之间，使所有伟大的希腊人复活。”^①

接着极其出色地描写了伯里克利、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希腊人在雅典游逛的情景。这时传来了奥托国王驾到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准备前往，第欧根尼修剪灯笼的灯芯，所有的人都急忙奔向比雷埃夫斯。奥托国王一上岸，就发表演说如下：

“希腊人，向上看一看吧。天空已染上巴伐利亚的民族色彩。〈这篇演说太好了，我应该把它全抄下来。〉因为，希腊在远古时代属于巴伐利亚。皮拉斯基人居住在奥登林山，伊纳科斯生于兰茨胡特。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使你们幸福。你们那些蛊惑家、煽动者和报纸文人使你们美好的国家遭到毁灭。有害的新闻

^① 路·白尔尼《巴黎来信》第89封信。——编者注

出版自由把一切都搞乱了。你们只要看一看,橄榄树长成了什么样子。我早就应该到你们这里来,我所以不能早来是因为我来到人世还不久。现在你们是德意志联邦⁴⁸的成员;我的大臣们会把联邦议会⁷⁵最近的决议⁸⁶通知你们。我会懂得怎样维护我的王位的权利并且使你们逐渐成为幸福的人。作为我的王室费〈立宪国家中国王的薪金〉,你们每年要给我600万皮阿斯特,并且我允许你们为我偿付债务。”^①

希腊人乱了起来,第欧根尼提起灯笼照国王的脸,希波克拉底则叫人运来6车藜芦,如此等等。整个这一部讽刺作品是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的杰作,而且有神来之笔。你不大喜欢白尔尼,大概是由于你读了他最早期的最蹩脚的作品之一《巴黎记述》。他的《戏剧丛谈》、评论、格言,尤其是《巴黎来信》和令人赞叹的《吞食法国人的人》要高明得多。他把画廊写得很枯燥,这一点你是对的。但是那优雅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深刻的感情,《吞食法国人的人》那种辛辣的俏皮话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希望我们在复活节或者秋天能在巴门见面,那时你对这个白尔尼就会改变看法了。——关于托尔斯特里克决斗一事,你写的当然同他自己的说法不一致,不过,无论如何这使他非常不愉快。这是个好小伙,但是他好走极端:有时喝得酩酊大醉,有时又有点迂腐。

续前。如果你认为德国文学逐渐萎靡,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别以为你像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不看它,它就不复存在了。相反,德国文学已有很大发展;如果你对它多注意一点,如果你不是住在普鲁士——这里先得有特殊的、很难获得的许可才能出版谷兹科等人的作品,——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认为我应该回归基督教,那你同样也错了。我感到好笑的,一是你已经不再把我看做是

^① 路·白尔尼《巴黎来信》第89封信。——编者注

基督教徒；二是你认为，仿佛一个人出于概念的原因已经摆脱掉正统思想观念，还会甘愿再穿上这种束缚人的上衣。虽然真正的理性主义者会这么做，因为他认为，他对奇迹所作的自然解释以及他的肤浅的道德说教是不够的，但是神话论和思辨思维已不可能再从它们朝霞辉映的雪峰降临正统教义的雾霭迷茫的山谷。——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①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请务必搞到施特劳斯的《评述和批判》，他的有关施莱尔马赫和道布的文章^②真是妙不可言。文章写得如此透彻、鲜明和风趣，除施特劳斯外，别无他人。顺便说一句，他并不是毫无差错的；即使他的整本《耶稣传》被证实是一堆不折不扣的诡辩，那也无关紧要，因为这部著作之所以十分重要首先就在于作品的基础是关于基督教的神话起源的观念；即使发现上述错误，也丝毫无损于这个观念，因为它永远可以重新用来解释圣经史。但是施特劳斯更大的功绩是：他在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还无可争辩地出色地运用了这个观念。一个好的圣经诠释家可能会发现施特劳斯的某些疏忽之处或者指出施特劳斯走极端的情况，正像路德在细节问题上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一样；然而这无关宏旨。如果托路克关于施特劳斯说过什么好话^③，那么，这纯属偶然，或者是不自觉地受了别人的影

① 指《历史哲学讲演录》。——编者注

② 大·弗·施特劳斯《施莱尔马赫和道布对当代神学的意义》。——编者注

③ 奥·托路克《福音故事的可信性。兼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以《神学家和非神学家读者》1837年汉堡版。——编者注

响；托路克的学问过于宽泛了，何况，他只不过是接受别人的东西而已，他没有作过任何批判，更不必说创作了。托路克有过一些好思想，这不难列举，可是，他自己早在10年前就由于同韦格沙伊德尔和盖泽尼乌斯的争论而对论战的科学性丧失了信心。托路克的科学影响决不是持久的，他的时代早已成为往事。亨斯滕贝格至少有一次产生过别出心裁的、虽然是荒唐的思想，这就是关于先知视角的思想。——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超越亨斯滕贝格和奈安德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奈安德值得尊敬，但他不是讲究科学性的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让知性和理性充分发挥作用，即使和圣经发生了冲突也是如此，而每当他害怕出现类似的情况时，就把科学撂在一边，凭经验或虔诚的感情行事。他太虔诚，太善良了，以致不可能去反驳施特劳斯。正是由于他的《耶稣传》^①所洋溢着的虔诚的感情，他才使自己那些真正科学论证的锋芒又打了折扣。

顺便说一下，几天前，我在报上读到，黑格尔哲学在普鲁士已遭到禁止，哈雷一位著名的黑格尔派讲师，被内阁指令停止讲课，同时哈雷一些有同一倾向的年轻讲师（大概是卢格等人）也明白了，他们已没有受聘的希望。这个指令还决定最终查禁柏林《科学评论年鉴》。此外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其他消息。我不能相信普鲁士政府竟采取如此闻所未闻的粗暴手段，虽然白尔尼在5年前已经预言了这一点，并且，亨斯滕贝格据说是王储^②的密友，

① 奥·奈安德《〈耶稣基督传〉的历史联系及其历史发展》1837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后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而奈安德则是黑格尔学派的死敌。如果你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请写信告诉我。现在我打算边喝潘趣酒边钻研黑格尔。再见，盼速回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2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1839年]12月9日[—1840年

2月5日于不来梅]

最亲爱的——你的信刚到，等你们这些家伙的信要这么久，真是令人吃惊。自从收到你和霍伊泽尔从埃尔伯费尔德来信后，柏林方面杳无音信。如果证明确实有鬼，那真叫见鬼了。可是你的信来了，这就很好。

我学你的做法，把神学问题留到最后去谈，以便名副其实地圆满完成我的书信的金字塔。我正在努力从事文学写作；我得到了谷兹科的保证，欢迎我投稿，我就给他寄去了关于卡·倍克的文章^①；此外，我写了许多诗，但是还亟待润色加工，我还在写各种散文以锤炼文风。前天我写了《不来梅的爱情故事》，昨天写了《不来梅的犹太人》，明天我想写《不来梅的当代文学》和《学徒》

^① 恩格斯《卡尔·倍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编者注

(指商行学徒)或类似的东西。情绪好的时候,两个星期写出5大张纸是轻而易举的,尔后润色修辞,间或穿插些诗,使之丰富多彩,然后以《不来梅的黄昏》为书名出版。我未来的出版商昨天来看我,我给他读了《复活的奥德赛》^①,他听了非常高兴;他有意接受我炮制的第一部小说,而且昨天还极力想要出一本小诗集。可惜现有的诗不够,况且还要接受书报检查!谁会放过《奥德赛》?我可不能让书报检查阻碍我自由写作;以后它爱删多少就删多少,我可不愿把自己的思想扼杀在摇篮里。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总是不愉快的,不过倒也是光荣的;一个年已30或写了3本书的作者竟然没有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过,那他就一文不值;伤痕累累的战士才是最优秀的战士。一本书,拿来一读就肯定看得出它是同书报检查官作过斗争的。顺便提一下,汉堡的书报检查机关是自由主义的,我最近在《电讯》上发表的关于德国民间故事书的文章^②,就对联邦议会和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极其辛辣地挖苦了一番,可是一个字也没有被删去。

12月11日。——噢,弗里茨!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像现在这样懒惰了。哈,我恍然大悟: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应该拜访一下临时代理人。

12月12日。——不来梅人都是怎样一些笨蛋啊——我是说都是些好人!目前正是坏天气,街道都很滑,他们就在市政厅酒家前撒了沙子,免得醉汉摔倒。

① 这篇诗作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84—94页。——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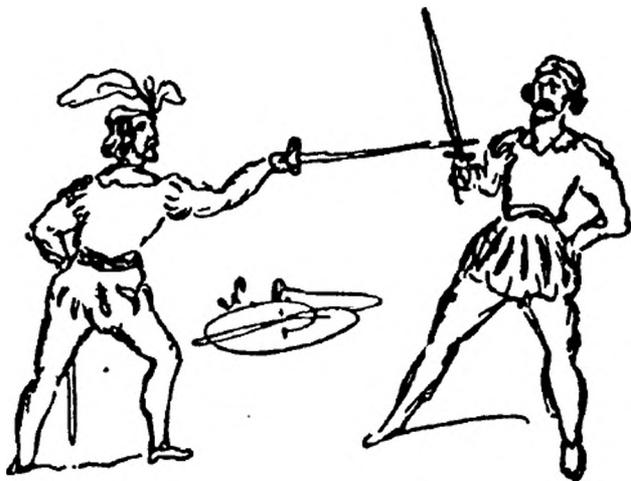
旁边画的这个家伙正为人间的痛苦而受折磨；他在巴黎拜访过亨·海涅，受了海涅的感染；以后他又见过泰奥多尔·蒙特，学会了描绘人间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某些词句。从那时起，他明显地消瘦了，正打算写一本书来论述感受人间痛苦是治疗肥胖症的特效药。

1月20日[1840年]。我在没有决定在这里的去留以前，不想给你写信。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我暂时还得留在这里。

21日。我跟你实说吧，我对继续进行神学辩论没有太大的兴趣。在这些争论中，我们彼此产生误解；当回答问题时，早已忘了自己原先说过的关键性的话；这样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要彻底地探讨问题，就得用更多的篇幅，并且我常常觉得，在这一封信中不敢肯定上一封信中的看法，因为这些看法说不定就是我在此期间已经放弃的观点。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所以，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光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没有思想的牧师们的极大反感。今天中午，《福音派教会报》反对梅尔克林的虔诚主义⁵⁹的冗长讲道稿⁸⁷，使我很感愉快。善良的《教会报》不仅认为把该报归入虔诚主义者的营垒是极为奇怪的，而且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在中国人和袄教徒⁸⁸那里已经可以找到，除此之外，它在加尔文所抨击过的自由思想家⁸⁹宗派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这一发现确实是非常独特的。而更为独特的是对这一发现的阐述。要从被《教会报》硬说成是

黑格尔观点的那些东西中重新认出黑格尔,已经是很费劲的了,而这些东西又被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同加尔文关于自由思想家的那个措辞十分含糊的命题有相似之处。这种论证是非常可笑的。《不来梅教会信使》表达得更妙,它说黑格尔否定历史的真理!令人惊异的是,有时会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事:人们竭力把挡住自己的路而又无法避开的哲学说成是非基督教的。有些人只是听说过黑格尔的名字,而且只读过莱奥的《黑格尔门徒》⁶⁶的注释,就想推翻这种不用任何夹子夹紧而自成一体的体系。——这封信写得很不顺遂。天知道为什么,我一坐下来写信,鬼差使就来了——我总是有商行的工作要干。

这里两个傀儡,它们呆板的样子,并非我的本意。否则,它们就是人了!



你读过施特劳斯的《评述和批判》吗?你要弄来看看,书里所有的文章都很出色。论施莱尔马赫和道布的文章是篇杰作。从论述符

腾堡狂人的那些文章里，可以学到大量心理学的东西。^① 其他神学的和美学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此外，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不久前托路克的评头论足的老手《文献通报》愚蠢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泛神论”不能产生抒情诗，可是古波斯泛神论等等却产生了抒情诗？^② 叫《文献通报》别着急，等我和其他一些人把这种泛神论弄清楚的时候，就会有抒情诗出现了。顺便说一下，《文献通报》承认道布，并且谴责思辨哲学，这倒是很好的。似乎道布也不承认黑格尔关于人和上帝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原则。这种肤浅的见解令人讨厌；他们不太关心施特劳斯和道布的观点是否基本一致。但是，不管施特劳斯相信不相信迦拿的婚宴^③，反正道布相信，于是，人们就会把一个捧上天，把另一个看做是等待下地狱的人。奥斯瓦尔德·马尔巴赫，民间故事书出版商，是个头脑极其糊涂的人，特别是，而且一般也是一个头脑极其糊涂的黑格尔主义者。我简直不能理解，黑格尔的信徒怎么会说：

天国也就在这大地上；

我清楚地感到，上帝借我之躯便有了人的形象，

因为黑格尔是把总体和不完整的个别极严格地区别开来。——损害

-
- ① 指大·施特劳斯《评述和批判》中的第1、6和7篇《施莱尔马赫和道布对当代神学的意义》、《凯尔纳、现代狂人故事》和《凯尔纳，自然之夜里的一个幽灵》。——编者注
- ② 1840年《基督教神学和一般科学问题文献通报》第1、2期中的《出版者关于出版10周年序》。——编者注
- ③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2章。——编者注

黑格尔者莫过于他自己的学生；只有几个人，如甘斯，罗生克兰茨，卢格等才配称为黑格尔的学生。而奥斯瓦尔德·马尔巴赫其人是最所有糊涂人中最糊涂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物！——牧师马莱特先生在《不来梅教会信使》杂志上称黑格尔体系为“松散的语言”。^① 如果确实如此，那就糟了，因为要是这些大块头的东西，这些花岗岩般的思想散落下来，那么这座由巨石砌成的建筑物哪怕只掉下一块碎石来，都会不仅把牧师马莱特先生砸扁，而且会把整个不来梅砸碎。例如，要是把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这一思想以其全部威力强加在某一个不来梅牧师的身上，他会发出怎样的悲鸣啊！

2月1日。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信发出去。

俄国人开始变得天真了；他们宣称，同切尔克斯人的战争没有死多少人，还没有拿破仑的一次不大的战役死的人多。我没有料到，像尼古拉这样野蛮的人竟会如此天真。

我听说，柏林人对我极为恼怒。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把托路克和奈安德骂了几句，而且我没有将兰克归入伟人之列，这把他们气坏了。此外，我还写信给霍伊泽尔，大讲特讲贝多芬^②。——我读了维也纳的格里尔帕尔策写的很好看的喜剧《谁撒谎，谁倒霉！》，它比我们现在的老一套喜剧高明得多。深受奥地利书报检查



让他亲自给你讲
他的生平吧

① 弗·马莱特《前言》，载于1840年1月12、19日《不来梅教会信使》第1、2期。——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机关沉重压迫的高尚而自由的精神随处可见。你可以从中看到，作者是花了工夫的，他对一个豪门贵族的描写连贵族检查官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哦，世风日下，我的天哪，今天是2月5日，糟糕的是，我太懒了，真是没有办法，的确如此，我现在无所事事。好几篇文章已经动笔写了，可是没有进展，每当我在晚上想写诗的时候，往往由于吃得太饱而无法抗拒睡意。——我特别想在今年夏天去旅行，去丹麦，荷尔斯泰因，日德兰半岛，西兰岛和吕根岛。我要争取让我的老头儿把弟弟^①派来，我将把他带在身边。我渴望看看大海，到时我会写出很有趣的旅行记；然后同一些诗一起出版。现在天气好极了，我很想出去走走，可是出不去，真倒霉！



这胖子是糖业经纪人，他刚从商行出来，他的口头禅是：“依我看。”当他在交易所和某人谈完话，要离开时总是说：“祝您健康！”他叫约·赫·贝格曼。

这里的人令人感动。我这就给你画一幅另一种类型的人物肖像：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这个老家伙每天早晨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就站在自己家门口,捶着胸口大叫:我是公民!;这就是说,感谢你,上帝,我不像那些汉诺威人,奥尔登堡人,更不像那些法国人,我是一个不来梅公民,土生土长的不来梅的儿子!



本地各种身份的老太婆的面部表情实在令人讨厌。特别是右面那个塌鼻子的老太婆,纯粹是不来梅型的。

艾勒特主教在授勋典礼上的讲话^①有一大功劳;现在大家都知道应当怎样评价国王^②,而且他的伪誓是正式的。就是这个国王,在1815年,当他感到恐惧的时候,在内阁指令中向他的臣民许诺:如果他们能使他摆脱困境,他们将享有一部宪法,就是这个卑鄙的、可恶的、受上帝诅咒的国王现在通过艾勒特宣告,谁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宪法,因为“大家为一人和一人为大家,这是普鲁士的治国原则”,“谁也不用旧布去补新衣”^③。你知道吗,为什么罗泰克的第四卷^④在普鲁士被查禁?因为这卷书里谈到,1814年我们柏林的那位至高无上的没出息的人

① 福音派主教、宫廷传教士鲁·弗·艾勒特1840年1月19日在柏林王宫的骑士大厅发表的演说,载于1840年1月20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第20号。——编者注

②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③ 《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2章第21节。——编者注

④ 卡·罗泰克《各阶级适用的世界通史,自古代至1831年》1833年斯图加特版第4卷。——编者注

承认了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⁹⁰，而1823年他竟派法国人到西班牙去消灭这部宪法，并且回送西班牙人一份厚礼——宗教裁判所和拷打。1826年，里波尔在巴伦西亚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他的死连同因持自由主义和异教观点而在牢中被折磨致死的23 000名高尚的西班牙人的死都要由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位““公正大王””⁹¹来负罪责。我憎恨他，除了他，我可能还憎恨两三个人；我恨死他了；如果我不是对这个恶棍极端鄙视，我会恨得更厉害。同他相比，拿破仑是一个天使，如果我们的国王是一个人，那么汉诺威国王^①就是神。没有哪个时期比1816年到1830年这个时期更充满王室罪行了；几乎每一个在当时掌握统治权的国君都应处以死刑。笃信宗教的查理十世，阴险的西班牙斐迪南七世，奥地利的弗兰茨——一架机器，只会签署死刑判决书并且做梦都会捉到烧炭党人⁹¹；唐·米格尔是一个比法国革命时期所有风云人物加在一起还要伟大的流氓，可是当他血腥屠杀善良的葡萄牙人时，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都欣然大加赞许；还有俄国的弑父者亚历山大以及不愧为他的弟弟的尼古拉，关于他们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已无须多费口舌。——啊，我可以给你讲一大堆关于国君如何爱自己臣民的有趣故事。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石块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祝你健康。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

1840年

33

致莱文·许金

明斯特

1840年6月18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许金先生：

对您的友好接待和美好的“明斯特留念”⁹²，我再一次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愉快地把书一口气读完，我敬慕这位女诗人^①：她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新颖而柔和；她文笔秀丽，藏而不露；她在精神上和拜伦同出一源，如果我没弄错，那时你在评论^②中也强调过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诗竟完全没有被人注意，可是，这些情真意切的诗对现代的肤浅读者来说又有什么用呢？一有机会，

① 安·伊·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编者注

② 莱·许金的一篇评论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诗歌的文章，载于1838年10月《德意志电讯》第170号。——编者注

我将公开对这本书作出公正的评价^①。——哪里还有比《塔尔伯爵》的风格更出色的叙事诗呢？

关于雪莱作品的计划⁷⁷，昨天我还和许内曼谈过。他一听到稿费为10塔勒，就像被雷击似地倒退了一步，而且马上声明，对此不能同意。他刚从博览会回来，亲自查看了他那退回的许多各式各样的书：有虔诚主义者⁵⁹的小说，比利时的散文，西班牙的读物以及其他蹩脚作品；同时他在莱比锡愚蠢地以低价签订了出版神学、世界史和文学史著作的合同，这样，他就忙得不可开交了。这种愚蠢的书商认为，出版约翰书的注释，稿费也许只要付两塔勒，而且装帧差，即使最多只有20个大学生购买，也可以少冒风险。而出版雪莱的作品，风险要大些，出版费和稿费也许要多两倍，但是，全国都会对它感兴趣。刚才我又到许内曼那儿去过，从他的嘴里得到了最后明确的答复，他不同意所提的条件。他说，一印张诗的印刷符号只是一印张散文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说每印张稿费实际上是40塔勒。我对他说，翻译雪莱作品不是儿戏，如果不想出版，那就算了。顺便提一下，这是他自己害自己。他说，如果我们愿意先搞一个篇幅不大的试译稿，他把它印出来，到那时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办。我说，许金和皮特曼可不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同意试译，单凭他们的名望，就用不着像别人一样进行试译。您是否愿意呢？他说，照这样的条件，就不干。——那好吧！求人恩典，有损我们的尊严，所以我就走了。——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因这次希望落空而气馁。这个人不干，自会有人

^① 恩格斯《风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71—179页。——编者注

干。皮特曼译了《麦布女王》^①的第一篇,并寄给了莱比锡的恩格尔曼;如果恩格尔曼接受这一篇,那么让他接受全部长诗也就容易了。要是不能,我们首先应当去找的人,就是阿尔托纳的哈默里希和斯图加特的克拉伯。此外,现在刚过了复活节博览会,这对我们的建议来说,时机不利。要是现在是1月,我相信,许内曼会用双手紧紧抓住的。不过我还是打算再到他那里去一次,开玩笑地问一问他可能向我们提出什么条件。

许内曼这个朋友溜掉了,从而回避了我的拜访,他去参加郊游了。大概他会建议我们,稿费5塔勒,还得照他的老习惯——要我们先试译三四个印张。这件事只应归咎于哈雷的虔诚主义者威廉·埃利亚斯。许内曼为了出版他的小说《信仰和知识》赔了大约2000塔勒。如果我碰上这家伙,一定约他用弯刀决斗。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我今天马上就给皮特曼写信^②。我觉得这件事太好了,不应该这样无缘无故放弃。任何一个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书商(许内曼是个傻瓜)都会乐意出版这本书的。

我急待您对这件事的意见,并向您的友好愿望致以衷心感谢!

此致敬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您对谷兹科在《电讯》中向《哈雷年鉴》提出的挑战^③有什么见

① 雪莱的史诗。——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③ 卡·谷兹科《柏林日记》,载于1840年6月《德意志电讯》第97号。——编者注

解？看来，谷兹科想重温门采尔和缪尔纳的批判性的恐怖主义，大概，他怕年轻人超过他！

明斯特莱文·许金先生收。邮资已付。

34

致莱文·许金

明 斯 特

1840年7月2日于不来梅

尊敬的朋友：

很遗憾，您上月22日的亲切来信，26日才到我手，这件事使我很不愉快，因为在头天晚上我按当地一个书商的建议（我曾向他打听有没有合适的出版商）给阿尔托纳的哈默里希写了一封信^①，建议他出版雪莱的诗^②。今天我刚收到哈默里希的回信，他拒绝了；他说，他预定的出版业务已经排满了。

至于G. C. E. 老迈耶尔，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同他打交道：第一，这个家伙和他那一帮工友（布林克迈尔，贝尔曼等人）俗不可耐；第二，皮特曼决不会同意为这个出版社写东西；第三，迈耶尔付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有关出版雪莱的诗的情况，见本卷第236—237页。——编者注

的稿费太低；第四，要把稿费拿到手，须经多次催促，而且还有其他扯皮的事。目前，我本人正为《午夜报》刊登的我的文章^①而催他付稿费，因为他不愿照付；虽然布林克迈尔是我们之间的中间人，然而我无论如何不能向他要价。很遗憾，我还没有收到皮特曼的回信，因此不能采取任何坚决的措施。此外，迈耶尔想必把所有业务都分配给了从属于他的人，这样雪莱的作品就轮不到我们了。⁹³这些出版商惯于要他们那些乐于效劳的文人绝对听从他们的安排，我们有谁能同意这一点呢？

我认为把订合同的事委托给皮特曼全权办理最为妥当，在这方面，他也许是我们当中最有经验的人；无疑，他会把事情办妥，使我们大家满意，他办这事至少比我容易得多。而且他已建议威·恩格尔曼出版《麦布女王》，这个出版商对我们来说大概是最合适的。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是您还是我到目前为止只为报刊写过东西，而皮特曼已经出了一本书，并且已预告第二本书⁹⁴的出版。这些可恶的出版商就是看重他那样的人。

收到您来信时，许内曼正好外出旅行，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还是想把柯勒律治的作品⁹⁵交给他；在人们热烈庆祝谷登堡节时，我在香槟酒的醉意中和他称兄道弟地畅饮，他感到受宠若惊。您一脱稿，就寄给我。

《电讯》在第97号或第98号曾载文恶毒攻击《哈雷年鉴》，《电讯》到这里是邮寄的，因此比到您那里要早得多。我又寄给谷兹科一点东西并急待知道，在《午夜报》登了那篇文章（《现代的论战》⁹⁶）后，

① 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13—143页。——编者注

他将如何对待它。

我刚收到巴门来信，不可思议的是信中一点没有提到皮特曼。如果您同意由皮特曼办理出版事宜，那么我在收到您的回信后立即给他写信并将一切都转交给他。有关《莱茵年鉴》的稿费情况也请告知，日内我将给弗莱里格拉特寄一点东西去。目前我在经济上没有困难，但是我总想早些知道，可能得到多少。

我愉快地读了普菲策尔的报纸上刊载的您翻译的雪莱和柯勒律治的作品。今天我可以译完雪莱的《含羞草》，同样也把它寄给普菲策尔。这首诗写得很出色，它在精神实质上比拜伦的作品更接近于德罗斯特的作品。德罗斯特的诗至今犹使我感到极大的愉快，因此，我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谢。

承您关注，谨致真挚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明斯特莱文·许金先生收。邮资已付。

35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0年7月7—9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确太可恶了，你本来说一到曼海姆就给我写信，可是我在这

里已经等了3个星期,仍未收到你的来信。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将不得不下决心直接写信给莱克小姐,要她督促你多少也得向我表明你做妹妹的情谊。

但愿你那边的天气比我们这里的好。这里就像9月和11月一样,不断地刮风下雨。船只在海里沉没,就像苍蝇落入一杯水里一样。开往诺德奈的轮船好不容易才到达那里。我前天抵达不来梅港,^①那里也是下了一个早晨的雨。我搭乘的是运送移民去美洲的船只。他们拥挤在统舱内。这是一个宽大的船舱,有整只船那么宽,那么长,每6个铺位(所谓的床)一排,它们上面又是每6个一排。他们全躺在那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你可以想像到,这个经常躺着200人的窒闷的地方多么可怕,特别是最初几天晕船的时候。舱里的空气令人窒息。不过,客舱里的乘客却比较舒服:他们的房间比较宽敞,舱内陈设很雅致。但在暴风突至,海浪涌到船上时,他们的处境就糟糕多了。因为客舱装有透光的玻璃舷窗,狂浪猛击舷窗,玻璃被打破,碎屑令人极不愉快地飞进客舱,海水也随之进入舱内。这时整个客舱通常都被水淹了,但床架得很高,所以还是干燥的。中午时分我们启航继续前行时,停泊场上正驶来一艘很大的三桅船,船名同你一样,叫玛丽亚,是从古巴岛开来的。由于退潮的关系,这艘船不能进港而在停泊场抛锚。我们的轮船向它靠近,接走它的船长。但停泊场已开始掀起大浪,船便微微地颠簸起来。女士们的脸一下子全都变得刷白,做出仿佛马上就会被淹死的面部表情。我们结识了裁缝的两个漂亮女儿,大家对她

^① 恩格斯《不来梅港纪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86—195页。——编者注

们都很殷勤，我一本正经地使这些傻瓜相信，颠簸将继续到抵达布拉克时为止，而抵达那里还要一个半小时。不过可惜的是刚过不来梅港，船就不颠了。3顶没戴好的帽子掉到了水里，大概要漂到美洲去，接着漂去的还有许许多多空的葡萄酒瓶和啤酒瓶。此外，除了威悉河上那只自动到合众国去旅行的死猫之外，我再也没见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我向它打招呼，但是它如此无礼，竟没有回答我。



这是不来梅港的素描。左边是护港要塞，一座不久就会被风吹倒的旧的砖石建筑，旁边是放船入港的闸门。港口是一条狭长的河道，比伍珀河略宽。在河道那边是城市，再往右边是盖斯特河，样子像一条河，河上方矗立着教堂钟楼的尖顶，这就是据说正在建筑中的教堂。右面远处是盖斯滕多夫。

我在这几天结识了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出生在美国的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本人出生在海上，因为他住在墨西哥，所以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他的祖国究竟是哪儿呢？

我们的商行里现在成了一个完备的啤酒储藏室：桌下、炉边、橱旁，到处都是啤酒瓶。老头儿^①酒瘾一来，就向我们要一瓶，然后又

^①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让人把酒瓶灌满。此事现在已经完全公开了。杯子整天放在桌上，旁边就是酒瓶。右边的墙角放着空瓶，左边是盛满酒的瓶子，旁边放着我的雪茄烟。这的确是真的，玛丽亚，青年人像汉契克博士所说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坏了。二三十年前有谁能想到这么令人吃惊的恶劣行为——在商行里大喝啤酒呢？

我们通信的邮资由我事先垫付，即我的信和你的信（你以后可不付邮资寄）都由我支付邮资，这样做是否对你最方便？如果你在收到这封信之前已经给我写了信，那么，我在没有收到你对这封信的通报达理的详细回信以前，我就不再给你写信了。

再见。

[18]40年7月7日于不来梅

真诚地爱着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幸亏这封信尚未寄出，这样我就能答复你刚寄来的信了。“我也希望能演奏得像他们一样好！如果我用心练习，我也会达到这样的水平。”你能演奏20页长的奏鸣曲吗？真是傻瓜！绍恩施泰因当然会感到高兴的。你问我想得到什么圣诞节礼物吗？我把装雪茄的绣花包丢了，要是我在最近找不到，你能否给我做一个新的？代我谢谢伊达^①的问候并向她转达我衷心的敬意。你告诉她，她是第一个说我可爱的人，不过我根本够不上是她的堂兄，顶多是她的一个最忠实的男亲。——你下次给我写信时，不要写特雷维腊努斯收，因为那样会使信迟些收到，请写不来梅马蒂尼街11号弗·恩·收。这样信就可以给我送到商行。

^① 伊·恩格斯。——编者注

再见。

1840年7月9日于不来梅

你的 弗里德里希

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邮资已付。

36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0年8月4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首先我得对你说，以后不准在信里对我进行任何训诫。亲爱的傻瓜，别以为你现在进了女子寄宿学校，马上就可以自命不凡了。再说，如果我有兴趣，我可以从牧师^①那里得到一大堆充斥着训诫的书。我们商行里的啤酒，只要没有喝光，总是有的，而且，尽管你为此告诫我，我们的啤酒宴却更加丰盛了，因为我们既有黑啤酒，又有淡色啤酒。这就是那些多管闲事的女子寄宿学校的小姐对她们的兄长大人的事情进行干预的结果。

因此，我不再为我的信预付邮资了。姓名地址你只写：不来梅市

^① 格·哥·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弗·恩·先生收,就够了,用不着再写教士的姓名。最近,从7月27日至30日,我们为纪念10年前在巴黎爆发的七月革命⁶⁰举行了庆祝活动。有一个晚上是在市政厅酒家,其余几个晚上是在理查·罗特的小酒馆度过的。这个家伙一直没有回来。我们喝了世界上最好的劳本海姆酒,抽了雪茄,——你要是见了这种雪茄,准会专门为它而学抽烟。我的绣花包始终没有找到。还有,我的一个熟人^①回来了,他到过宾塞法尼和卡尔的摩,见到了密斯特西比(应该读做宾夕法尼亚、巴尔的摩和密西西比)。这个小伙子是索林根人,而索林根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们始终丢不掉自己的索林根德语。这个小家伙老是说 *im Sommer is es sehr schön Wätter*^②,总把卡罗琳说成卡琳娜。

令人苦恼的是:我口袋里几乎一文不名,债台高筑,既欠个人的债,又欠雪茄烟店的债。上次我为你买的黑李子的钱还没有付,现在那个店主正在逼我还债。订书工的钱也没有付。3个月早已过去了,我曾答应在此期间偿付雪茄烟的钱,但施特吕克尔未寄期票来,牧师又外出不在,所以不能给我钱。不过他明天就会回来,到时候我的钱包里又有6个金路易。如果我在咖啡馆花3格罗特吃了一块蛋糕,我就会向收款台上丢一枚两皮斯托尔金币:“找得开吗?”接着就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哎呀!对不起,找不开。”然后我从这个口袋摸到那个口袋,寻出3格罗特给他,然后因为有两皮斯托尔金币而神气活现地走出店门。当我再次来到商行时,我拿出一枚皮斯托尔金币

① 指赫勒。——编者注

② 正确的说法是:*im Sommer ist es sehr schönes Wetter*(夏天的天气很好)。——编者注

往写字台上一扔，对公司里年纪最小的长着红色鬃发的小伙子说：“德克希姆，去看看是不是能换成零钱？”小伙子这时高兴极了，他有了理由可以离开商行到街上逛它个把小时，他很喜欢这种不担责任的娱乐。因为零钱在这里十分缺少，谁的口袋里有5塔勒的零钱，谁就感到无比满足。

不久前这里发生过一桩很滑稽的事：报上登了一则雇用厨娘的广告。有个粗壮的少女来到出版社的办公室说^①：“请问，我在报上见到，你们要找厨娘，是吗？”办事员回答说：“是的”。少女问：“她需要会做些什么事呢？”“她得会弹钢琴，跳舞，讲法语，会唱歌，会缝会绣——所有这些都得会。”少女说：“活见鬼！我可不会这些。”当她看到整个办公室里哄堂大笑起来时，就问道：“你们是不是想捉弄我？见鬼去吧，我可不是让人欺侮的。”说着，她就向办事员猛扑过去，打算狠狠揍他一顿。最后这个少女当然是被人客气地推出门去了事。最近，老头儿^②把一个马车夫赶出门外。这家伙要普鲁士金币，不肯按1比 $5\frac{5}{12}$ 塔勒的比率收金路易。我们正同他争吵时，老头儿来了。他喊道：“见鬼去吧！这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并抓住小伙子的胸襟把他扔到了排水沟里。随后马车夫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跑回来说：“我根本没有想这样做，好吧，现在就拿金路易吧。”

眼下我除了这张写得满满的咖啡账单外，没有别的纸可以做信封了。想必你会像一个真正的喜欢喝着咖啡闲聊的女子一样，乐于接受这份账单的。

① 下面的对话是用低地德语写的。——编者注

②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再见,望速写信给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37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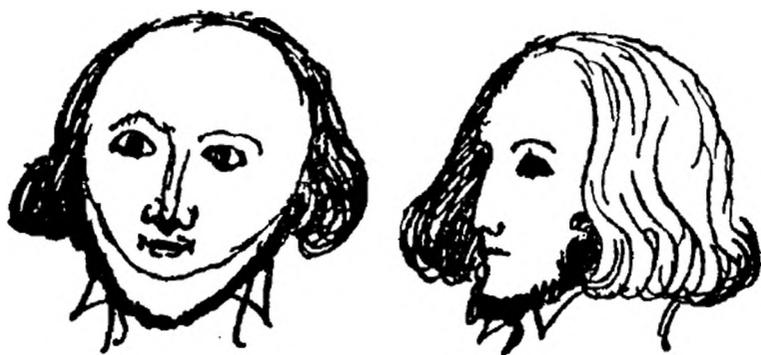
[1840年8月20—25日于不来梅]

我最亲爱的妹妹: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此刻我正好无事可做,所以就给你随便写几句。我们的商行有了重大的改进。也就是说,原先太无聊,刚吃过饭就得马上坐到办公桌旁,要知道,这时的人有多困倦啊;为了革除这种弊端,我们在仓库的凉台上挂了两张很漂亮的吊床,午饭后在吊床上抽着雪茄,摇摇荡荡,有时也打个盹儿。我相信你会认为这种安排非常合适。今天上午我还收到了罗特的信。在离开了4个月以后,他将于下星期天回到这里。应该让你知道,1700马克的银行券,按137%计算,折合金路易为776塔勒24格罗特。我刚计算过两遍,准确无误。现附上铜版画一幅。一个年老的品酒行家,拿过一杯酸酒正要喝。在他旁边的是卖酸酒给他的推销员。



我再给你画一幅这里的年轻人的发型：



这些小伙子看起来像牛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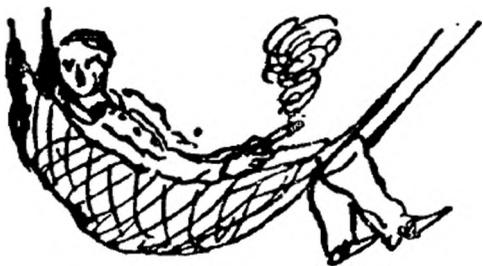
真倒霉！我写好这些以后，就回家吃饭，回来后，点上雪茄，就上吊床。但吊床这时掉下来了，当我重新钉钉子时，讨厌的德克希姆叫我了，所以我现在已不能再离开商行。

感谢上帝！我终于没有耽误午间休息！我悄悄溜出商行，拿了雪茄和火柴，要了啤酒，然后爬到高高在上的仓库凉台，躺上吊床，轻轻地摇晃着。后来我到仓库的中层，包装了两箱亚麻布；这段时间

里,我抽完一支雪茄,喝了一瓶啤酒,全身被汗水湿透了。今天酷热,尽管我感冒刚好,但我又想到威悉河去洗澡。不久前我去游过一次,请一个小伙子划着船跟在我后面;我一口气在威悉河游了两个来回。在这方面,不来梅未必有人能轻易胜过我。

真倒霉!倒霉的原因有两个:一、正在下雨;二、我这位可爱的年轻老板^①一步不离开商行,因此我又只好掐掉雪茄。但是我尽量设法把他赶走。你知道我是怎样干的?我跑到厨房去大叫:“克里斯蒂娜,给我一把起子!”然后我打开一瓶啤酒,给自己斟了一杯。如果他还有哪怕半点自尊心,在我这样做了以后,他就该走出去了,因为这就等于说:“请便吧,威廉先生!”

你的英语现在讲得很好了吧!等你回家的时候,我教你学丹麦语或西班牙语,使你能用别人不懂的语言和我讲话。丹麦语是一种有魅力的语言,西班牙语则是一种很优美的语言。或者你更喜欢葡萄牙语吧?葡萄牙语很优雅,葡萄牙人是个很值得尊敬的民族。但这些都你还完全不懂,所以我原谅你。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的吊床以及我躺在吊床里抽烟的情形。

刚才我听说又卖了500箱即25万磅砂糖;这样,人们的咖啡杯就可以加糖了!你杯子里的砂糖说不定正是来自我取样的那一箱,可谁知道呢!不过你们

^① 威·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莱茵河畔的砂糖全部来自荷兰，而荷兰的砂糖是用破烂^①制造的，但这里指的是破烂砂糖块而非破烂布块。

距离这里3小时路程的法尔肯贝格不久将举行大规模演习，不来梅、汉堡、吕贝克及奥尔登堡的士兵将组成整整一个团在那里进行表演。这是一些十分可怜的士兵，他们中间3个人的胡子加起来还没有我3天未刮过的胡子多。这些士兵军服上的条纹清晰可见；他们佩的不是军刀，而是肥鳗。肥鳗就是熏鳗，士兵们这样来称呼他们的插刺刀的刀鞘，他们用刀鞘代替军刀。如果枪上了刺刀，这些不幸的人在行进时，经常有相互刺伤脸的危险，可见他们把刺刀挂在背后是很有道理的。这是一些可怜的家伙，卡舒布人和懒汉。

我的思想好像已经全部干涸，
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该对你说。
但是我保证要写满这一页信纸，
尽管要用铁钳才能拔出我的话！
而写诗可以寥寥数行，
也不必把事情写得臃肿冗长。
我且用拙诗数行权作收场，
但我担心佩格斯会勃然大怒，
它直立起来将我重重摔在沙地上。
夕阳西下，夜幕笼罩大地。
只有晚霞的烈焰映红西方——
这是圣火，是庄严的火，

^① 德文“Lumpen”既有“破烂”的意思，也有“糖块”的意思。——编者注

熊熊地燃烧在白昼的坟墓上，
那白昼曾带给我们许多珍贵的东西。
白昼逝去，暗夜将自己缀满明亮繁星的外衣，
轻轻地覆盖在我们这尘世下界。
万籁无声：
鸟儿蜷缩在自己的巢中，
野兽藏身在灌木丛中安睡，
就连蚊蝇也停止飞舞，需要休息。
欢快的生活的大门紧闭，
仿佛仍旧处在创世的第三天，
世界还只有草木，用来装点大地，
绿油油的丛林中尚无野兽生息，
——现在又是如此，
只有轻风在树枝中讲述着传说：
那是主的心灵，
在把雄壮的歌声送到人间，
从此风暴驱散乌云。
他青春常在，永远呼吸，
可我为写这首诗而气促力尽。

就写到这里。你要是看懂了，就说明你有长进，可以进行对话了。再见。

[18]40年8月20日于不[来梅]

你的 弗里德里希

8月25日。罗特前天回来了。

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38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0年9月18—19日于不[来梅]

我最亲爱的：

这场秋分时节的风暴雨来势非常凶猛。昨天夜里，我们住房的一扇窗子被打破，树木折断，真令人惊恐失色。明后天可能就会有船舶失事的消息传来！老头儿^①站在窗口发愁，因为轮船出海已经3天了，船上载有价值3000塔勒的麻布，而且没有保险。你为什么只字不提给伊达^②的信^③，我是把它附在前一封信内的，或者我忘了把它放进去？——我确实要在这里待到复活节，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极不称我的心意。现在伊达已经走了，你大概感到很不愉快吧。

我们这里也有一处大约可容3000人的很有气派的兵营，里面驻着奥尔登堡、不来梅、吕贝克和汉堡部队。前几天我到过那里，见

①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② 伊·恩格斯。——编者注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帐篷的门口(有个酒馆老板在那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帐篷餐馆)坐着一个法国人,喝得酩酊大醉,站立不住。侍者给他戴上一个大花冠,他就开始吼叫:给可爱的斟满酒的酒杯,戴上绿叶编成的花环。^①后来侍者把他拖到停尸房,即干草房,他躺下就睡着了。他醒过来以后,向人借了一匹马,在营房边不停地来回奔驰。他每次都像快要从马上掉下来,姿态是那么优美。我们在那里过得非常愉快,喝了上好的葡萄酒。上星期天,我骑马去费格萨克。这次旅游途中,我4次饱尝淋得透湿的滋味,不过我感到身体内部似有一团火,每次都是一会儿就干了。倒霉的是,我骑的一匹马糟糕透了,小跑时让人难以忍受,该死的颠簸震透了我的骨髓。——刚才又给我们拿来6瓶啤酒,这些啤酒马上进入一个使人兴奋的过程——当时我想抽雪茄了,应当说这是一个喝光的过程。我差不多喝光了一瓶,而且还抽了一支雪茄。我们的年轻老板威廉先生^②不久又要外出,到时候一切又将从头开始。

1840年9月19日。你们的生活毕竟比我们枯燥些。昨天下午没有什么工作可做。老头儿^③走了,威廉·洛伊波尔德也很少露面。于是我点上一支雪茄烟,先给你写了上面的一段,然后从办公桌里拿出莱瑙的《浮士德》读了起来。后来我又喝了一瓶啤酒,7时半去找罗特。我们一同到联谊会去,我读了一会儿劳默的《霍亨施陶芬王朝的历史》,吃了一份煎牛排和一份黄瓜沙拉。我10时半回家,临睡前读了狄茨的《罗曼语语法》。况且明天又是星期天,而星期三是不来

① 马·克劳狄乌斯《莱茵葡萄酒之歌》。——编者注

② 威·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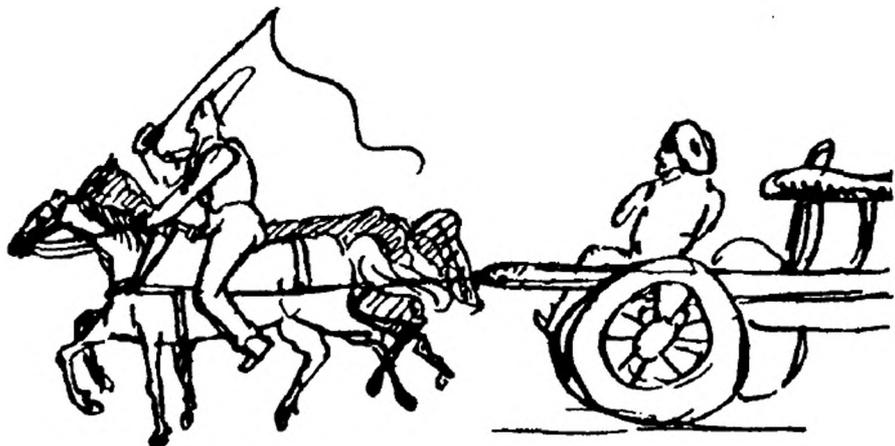
③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梅的忏悔祈祷日,这样,慢慢就到冬天了。今年冬天,我要跟埃伯莱因去上舞蹈课,以便使我这笨拙的双腿能变得稍微优美一点。

这里你可以看到施拉赫特街的街景,这是威悉河畔的一条沿岸大街,货物就卸在这里。拿鞭子的小伙子是马车夫,他正要装运堆放在后面的几袋咖啡豆。右边扛袋子的小伙子是脚夫,正在搬运咖啡豆。脚夫旁边是酿酒师,刚刚取了样品,还拿在手上;酿酒师旁边是



驳船船夫,咖啡豆就是从他的驳船上卸下的。你无法否认,这几个形象都十分有趣。马车夫赶车时,他骑在一匹没有马鞍、马镫和马刺的马背上,不断用他双脚的后跟戳马的肋骨,像这样:



此时又在下雨,这对周末的晚上来说,真是大煞风景。说实在的,最好是在一周内的其他日子下雨,而从星期六中午起,就应该是好天气。你知不知道,优质、中等、普通的多米尼加咖啡豆是什么样子?这又是商人哲学中常见的深奥概念之一,这类概念是你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优质、中等、普通的多米尼加咖啡豆,是一种产自海地岛的咖啡豆,略微带些绿色,此外是灰色的。你买到这种咖啡豆时,每买10粒好咖啡豆就捎带得到4粒坏豆,6颗小石子和 $\frac{1}{4}$ 洛特的脏东西,土等等。现在你大概明白了。这种咖啡豆现在每磅卖 $9\frac{1}{2}$ 格罗特,即4银格罗申加 $8\frac{123}{137}$ 分尼。这类商业秘密其实不应泄露,因为家丑不可外扬,不过对于你算个例外吧。——刚才,我们的职员说^①:德克希姆先生,您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请自重些,否则他们不会把您放在眼里。亨利希是个坏孩子,我同他发生过不少争执,您别给他留空子,而应当狠狠地给他一记耳光,不然无济于事。如果您去

^① 以下是用低地德语写的。——编者注

找老头儿^①，他对这个孩子也毫无办法，只会说：别理睬这小子。你现在可以稍微练练我们的低地德语了。另，

我仍然是完全忠于你的 弗里德里希

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39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0年10月29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下次给我写信别再经由巴门转了，妈妈总是把信搁下来直到她自己写信时才寄出，这样往往会拖很久。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不过你写信回家时别提起，因为我想在来年春天使他们感到意外，——我现在留了浓密的小胡子，而且以后还要蓄起亨利四世那样的山羊胡子。当门口突然出现这样一个高高的留着黑胡子的家伙时，妈妈一定会大吃一惊。明年如果我去意大利，我看上去一定也像个意大利人。

这是小索菲娅·洛伊波尔德画的，她刚才到商行来看望过我。

^①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老头儿^①和在家里用饭的埃伯莱因这时正在参加盛大的午宴。啊,我本来可以向你讲一些有关这次午宴,有关尚未宣布的订婚和偷偷接吻的趣闻,但这些事不宜讲给女子寄宿学校的女孩子们听。等我们回家时,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些事。那时我在花园里坐着,你给我拿来一大罐啤酒和夹香肠的黄油面包,



我就说:好吧!亲爱的妹妹,因为你现在给我拿来了啤酒,加之今晚是一个如此迷人的夏天的晚上,所以我也想向你讲述这次盛大午宴的情况,那是1840年10月29日在不来梅马蒂尼街11号王国萨克森领事馆举行的。但是现在我能告诉你的只是:今天中午喝了大量的马德拉酒、波尔图酒、普亚克酒、上索泰恩酒和莱茵葡萄酒。虽然在场的只有5个男人,但他们的酒量全都不错,差不多同我一样。——此刻我们在那里毫无拘束。我虽然未蒙引见给一位大公夫人殿下和许多最尊贵的公主,但我们仍然很愉快。幸运得很,我是如此的近视,以致完全不知道那些有幸从我身边走过的尊贵的、十分尊贵的和最尊贵的人物是什么样子。如果下次你有幸被引见给这样一位最仁慈的大人物,你一定要写信告诉我她是否漂亮,我对这些人物的其他方面不感兴趣。我们高贵的市政厅酒家,现在布置得很漂亮,可以很舒服地在酒桶之间闲坐。上个星期天我们在小酒馆里举行过一次小胡子宴会。事情是这样:我发了一个通知给全体能够蓄小胡子的年轻人说,消除这一切庸人偏见的时候终于到来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一致蓄胡子。谁有足够的勇气来蔑视

①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庸俗偏见并且蓄胡子，谁就签名。我很快就征集到十来个小胡子，并将10月25日这一天——那时我们蓄胡子已经一个月——定为集体蓄胡子纪念日。我仔细地考虑过这件事将如何进行，我买了一点染胡子药水带在身边。到那里发现，有的人尽管胡子很美，可惜完全是白色的；有人则接到自己老板的命令，要他剃掉这种有伤风化的东西。但是不管怎样，当天晚上我们一定得有随便什么样的胡子；谁要是没有，就要他给自己画上一副。后来我起身致祝酒词：

无论何时何地，
所有英勇的男子汉，
都蓄着小胡须，
他们为祖国挥舞刀剑，
都蓄着小胡须有褐有黑。
因此在这战乱的日子里，
我们都蓄起小胡须。
庸人们自然无法容忍，
并把自己的小胡须剃去，
但我们并不是庸人，
要让小胡须长得浓浓密密，
愿每一个蓄小胡须的，
善良的基督徒长寿，
打倒所有庸人，
因为他们厌恶排挤小胡须。

朗诵完这几行蹩脚的诗句以后，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碰杯，然后

是下一个人讲话。此人的老板不肯把大门钥匙给他,因此他到10点钟就得回去,不然大门就锁上,再也不让他进去了。许多倒霉的人在这里往往只好忍受这样的事。他吟道:

打倒所有的老板,
他们竟不给大门钥匙!
让他们晚餐时吃到头发和苍蝇,
躺在床上辗转无眠不得安宁!

大家又为这首诗碰了杯。这样一直闹到10点钟,这时,没有大门钥匙的人不得不回去,而我们这些有钥匙的幸运者,则留下来吃牡蛎。我吃了8只,再也吃不下了,直到现在,我对牡蛎仍是没有胃口。

因为你很爱好计算,甚至愿意为此用一枚黄封套勋章酬谢我,那我就开恩告诉你:现在的牌价为 $106\frac{1}{2}\%$,而一年前则为 114% 。金路易猛跌,一个人一年前在不来梅这里拥有100万塔勒,现在只有90万了,即少了10万塔勒。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

你对转给伊达^①的信仍然只字未提,你收到那封信了吗^②? 转给她了吗? 如果信是我未寄出而留在这里,并且落到老头儿^③手里的话,那我可就糟了。那么好吧,就给我写一封你曾答应写的6页长的信吧。我会酬谢你的。你将在回信的信封上再次得到几个演算结果,你可以把它们记住。我之所以不得不把这封信再抄一遍,要怪不

① 伊·恩格斯。——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来梅的蒂莫莱昂·米泽甘斯先生,即两年前有一次被老头儿赶出商行的那位。

敬礼

忠实于你的 弗里德里希

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40

致威廉·格雷培

巴 门

1840年11月20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威廉:

你至少已经有半年没有给我写信了。对于这样的朋友我应该说些什么呢?你不写,你的弟弟^①不写,武尔姆不写,格雷尔不写,霍伊泽尔不写,威·布兰克也没有片言只字,关于普吕马赫尔我知道得更少;真见鬼!——对此我说些什么好呢?我上次给你写信时,我的一卷烟叶还有7磅重,现在只剩下一立方英寸了,可还是没有收到回信。你们不给我写信,却在巴门快乐逍遥——你们这帮家伙,等着瞧吧,你们从那时起所喝的每一杯啤酒,是一口气喝完还是分几口喝

^① 弗·格雷培。——编者注

完,我都了解。

尤其是你,真该感到羞愧,你这个政治上的瞌睡虫竟指责我的政治信念。如果让你安静地住在你的乡村牧师住宅里——因为更高的目标你当然是不会有的——并且让你每天晚上与牧师太太以及可能有的年轻的牧师子女们一起溜达一阵,而不遭受任何非难,那么你就会沉溺于安乐而不再想到胆敢非议现存制度的坏蛋弗·恩格斯了。嘿,你们这些英雄好汉们!可是你们仍将被卷到政治中来,时代的洪流必将淹没你们安宁的王国,那时你们就会不知所措。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我们共同的朋友克鲁马赫尔在这里开了一个绝妙的玩笑吧。现在这事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但是事情并不简单。帕尼埃尔派排成大队,攻占了市自卫军的军械库并且举着一面巨大的三色旗在城里游行。他们唱道:“我们要自由地生活”,“万岁,帕尼埃尔!帕尼埃尔万岁!帕尼埃尔是好汉!”克鲁马赫尔派聚集在教堂广场,占领了市政厅(市政府正在里面举行会议),并且把兵器库洗劫一空。他们用戟和金星锤武装起来,在教堂广场上列成方阵,把布置在警卫总部旁的两门大炮(但是并没有装上火药)对准帕尼埃尔派的出发地奥伯恩街,严阵以待。但是帕尼埃尔派在接近大炮时从另一侧奔向市场并占领了它。一支600人的骑兵队占领了干草市场,正好在克鲁马赫尔派对面,并待命向敌人冲击。这时市长斯米特从市政厅走了出来。他走到交战双方之间,坚定地站到一块石头上——它正好高出路面半英寸,女放毒犯哥特弗里德就是在这块石头上被处死的——转身向克鲁马赫尔派说道:“你们,以色列的男子汉们!”接着他又转过身向帕尼埃尔派说道:“雅典的男子汉们!”然后,他时而向右时而向左,发表了如下的演说:“因为克鲁马赫尔是外

地人，所以不应当在我们这个友好的城市里用打仗的办法来解决他所引起的争端。因此我建议尊敬的双方最好移师城郊牧场，那里是解决这一类争端最合适的场所。”

双方都认为这个建议合理。在帕尼埃尔用石盾和罗兰的剑武装起来以后，双方各从一个城门走出去。克鲁马赫尔派计有 $6\,239\frac{1}{2}$ 人，由参加过 1813 年远征的马莱特牧师担任指挥。他命令购买一些火药并随身带上一些不大的鹅卵石，用来装填大炮。到达城郊牧场后，他下令占据紧邻的四面环绕着宽壕沟的教堂墓地。他登上哥特弗里德·门肯纪念碑并且命令把大炮架到教堂墓地的围墙上。但是没有马，大炮移动不了。当时已经是晚上 9 点，天已全黑。部队宿营了，帕尼埃尔住在施瓦赫豪森——一个小村子里，马莱特则住在城郊。司令部设在黑登托尔前面的跑马场上，那地方本来是马戏团占着，但是当霍恩的牧师科尔曼在那里举行晚祷的时候，马戏团的骑师们就溜了。这是 10 月 17 日发生的事。18 日早上双方的军队都出动了。帕尼埃尔拥有步兵 $4\,267\frac{3}{4}$ 人和骑兵 $1\,689\frac{1}{4}$ 人，他们开始进攻。帕尼埃尔亲自率领一队步兵袭击马莱特的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是由上马莱特的教义问答课的学生和一些狂热信仰宗教的妇女组成的。在 3 个老太婆被刺中，6 个学生被击毙后，队伍四处溃散，被帕尼埃尔赶入公路边的壕沟里。帕尼埃尔的右翼是卡佩勒牧师，他带领由年轻的职员组成的 3 个骑兵连迂回包抄马莱特，袭击他的背后。卡佩勒占领了城郊，从而夺取了马莱特的作战基地。帕尼埃尔的左翼在罗特牧师的指挥下向霍恩公路运动并且击退了不会使用戟的青年联合会，向马莱特部队的主力逼进。这时候我们正在上击剑课的 6 个人听到枪声，就穿着击剑服，戴着击剑手套、面罩和帽子冲了出去；城门已关，但是我们袭击了看守城门

的卫兵,弄到了钥匙,这样,我们手执轻剑,来到了战场。巴门的理查·罗特把溃散的青年联合会会员重新集合起来,同时,索林根的赫勒和剩余的上教义问答课的学生隐藏在一所房子里;我和其他3人把几个帕尼埃尔的人打下马去,我们自己跳上马,在青年联合会的支援下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马莱特的主力向前推进了,我们的轻剑发出呼啸声,散布着恐怖和死亡,半小时内理性主义者被驱散。这时候马莱特出现了,他是来感谢我们的。当我们看到我们为谁打了仗时,都相互投以惊奇的目光。

尽管这不是真的,但我相信编得不错。

弗·恩格斯

不过尽快来信!并且催一下武尔姆,叫他给我写信!

41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0年12月6—9日于不来梅]

弗·恩格斯拜领

黄封套勋章的谢恩书

阁下,深受尊敬的小姐:

承蒙阁下开恩颁赐黄封套勋章,不胜愧汗。在下理应俯伏于您,

最高贵的小姐阁下之前，必恭必敬地表示最最诚挚的谢意。

承蒙您，最高贵的小姐阁下开恩，赐予甘愿为阁下效劳的奴仆以未缄之附函*，该函可为天下人所知，因此人人均能深信大慈大悲、大智大慧的阁下对我的最高恩宠，对此在下深表钦佩。

最后，在下有幸谨对您，最高贵的小姐阁下的最仁慈的关怀，表示敬意，最最恭顺的人诚惶诚恐顿首。

1840年12月6日于不来梅

* 我收到的信是开口的。质量低劣的封泥脱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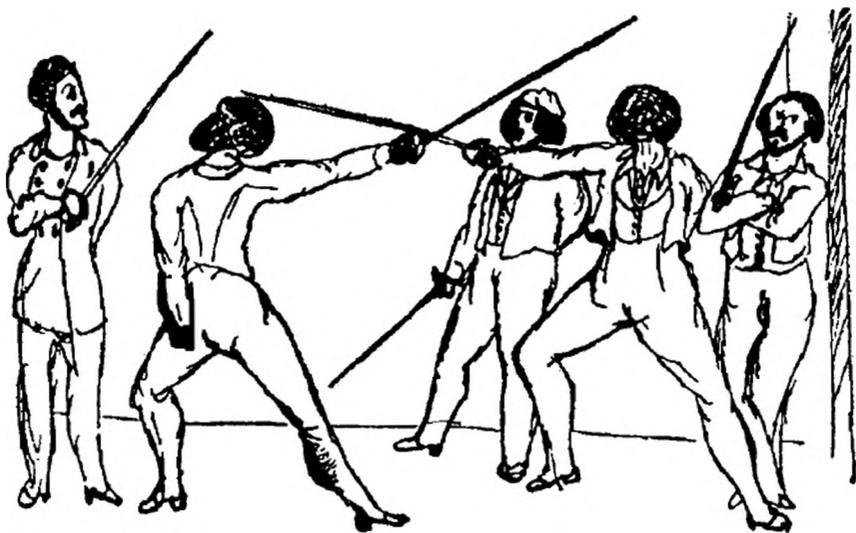
弗·恩格斯

亲爱的玛丽亚：

撇开我写这封信的第一页时所选择的格式不谈，你用蹩脚的封泥来封自己的信件，而且信到中途便开了口，对此我是绝对不会感谢你的。你用什么样的封套勋章来使我高兴，我都无所谓，可是我认为你一定要把信口封牢一些，别让信件在美因兹就开了口！前天或者昨天（我记不得了）是安娜^①的生日，昨天我在施瓦赫豪森买了一杯咖啡来为她庆祝，为此花了6个格罗特，这难道不是一种兄妹之情谊吗？上星期六，在我年满20岁时，牙疼颊肿，使我痛苦万分，我就是这样庆祝自己的生日的。你想必也已听说拿破仑的遗骸已运到法国⁹⁷，瞧吧，大概会有一场好戏看了！要是我现在在巴黎就好了，这是个玩笑！你也看报吗？你认为战争会爆发吗？你对基佐—苏尔特内阁有什么看法？你是否也唱这支拙劣的歌曲：“他们别想得到

① 安·恩格斯。——编者注

它”^①？如果你的视力很好，你就能看到莱茵河对岸的法国边界。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击剑，我每星期练习4次，今天中午又练习了一次，在下一页你就可以欣赏到我的剑术了。



12月8日。昨天我忙得要命，今天早上还是忙。眼下，我要写好给你的这封信，然后也许去喝杯咖啡。你听着，圣诞节前你得给我做一个新的装雪茄的绣花包，而且是黑红金三色^②的，这是我惟一喜爱的几种颜色。

红色如友爱是手足情的象征，
纯洁如金的理念使我们满怀激情，

① 引自尼·贝克尔诗作《德国的莱茵河》所谱写的歌曲的开头部分，但又把它划掉了。——编者注

② 这三种颜色的旗子是德意志统一的象征。——编者注

至死也不屈服就如同那
黑色的绶带挂在我们的前胸。

这是摘自一首被禁止的大学生歌曲。本地有几个笨蛋组织了一个协会，他们在那里发表演讲，要我以后也到那里去看看，而且不管我愿不愿意，还要我发表演讲。天哪！这一定很好玩！当然，即使事先不做准备，我也能讲得很好。至于胡说八道，那我能说个不停，谁也休想把我止住。我要是省议会的议员，就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说话。——我让人给我画了一张留小胡子的画像，我描一张给你，让你看看我现在的相貌。

你看，这是在我盛怒的时候被画下来的。因为雪茄怎么也抽不畅快。这时候的我显得十分滑稽，于是画家^①就恳求我让他把这副模样画下来。我把所有质量低劣的雪茄烟都



积攒起来，每当我坐着让人画像时，我就抽这种令人厌恶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痛苦。

你用不着与货样箱子打交道，应该感到高兴！这是最没意思最荒唐的事：这样冷的天气，整天站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在仓库中包装亚麻布。这是极其可怕的事，而且归根到底决不会有什么名堂。

亲爱的妹妹，始终忠实于你的

^① G. W. 法伊斯特科恩。——编者注



[18]40年12月9日于不[来梅]

弗里德里希

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42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0年12月21--28日子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做的漂亮的装雪茄的绣花包，我不能不对你表示感谢。它除了不是黑红金三色^①外，没有任何不足之处。今天我意外地收到了它，而且马上就用上了。——此地天气严寒，整个12月份都是封冻的，直到现在还在封冻，从这里到费格萨克有4小时路程，威悉河的这一段都结冰了，这是十分少见的事。前几天来了几个巴门人。我们一起过得非常愉快，所有的酒馆都光顾过，经常干杯，偶尔感到略有醉意。现附上我过去的西班牙语老师的一封劝诫信，如果你能看懂，我就送你一顶新帽子。也许在你们女子寄宿学校有人懂西班牙语，这封信搁在这里也碍事。——此外，我简直不知道该给你写些什么才好，这里有一家糖厂烧毁了。尽管我实在忍不住要抽雪茄烟，可是老头儿^②总不肯离开商行。

23日。昨天晚上我们正在练习击剑时，接到一个令人不快的消

① 这三种颜色的旗子是德意志统一的象征。——编者注

②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息：又失火了，这次是在新市区。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就向那里奔去，可是当我们到达时，火已被扑灭了。这真是自找麻烦。只要不是在你鼻子底下烧起来，还是乖乖地待在家里为好。妈妈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寄来了《歌德全集》领书证，昨天我就拿到了先出的几卷，而且昨晚我读《亲和力》一直读到12点钟，感到极大的满足。这个歌德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如果你的德文写得像他一样，我将愉快地免除你学习一切外语。顺便提一下，你给我写信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留页边空白；八开纸够窄的了，而且我也不能容忍这种偷懒的做法：纸倒是用了许多页，可是写的内容不多。按照汉契克教授的说法：请予注意！

24日。我可以想像，你现在一定非常激动，而且怀着极其美好的希望。我极想知道这件事的结果如何。你会把这件重要的事情随第一班邮件告诉我吗？我将设法使它立刻在此地见报。

这里我顺便写了几个笔画、弧线和签字的样式，我曾用它向我的那位以自己的有棱有角的笔画而自傲的最年轻的同伴^①显示我的手的灵巧。

12月28日。威悉河现在全封冻了，人们可以在冰面上乘坐四轮马车兜风。顺着威悉河到费格萨克有5小时路程，我认为，可以滑冰前往。下午整个上流社会都来这里散步，女士们在冰上滑行，不让男人搀扶她们，这总是使她们极为开心。树木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看上去仿佛穿上了一件白色的外衣。——牧师太太^②在圣诞节前给

① 威·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② 玛·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我绣了一个黑红金三色的钱包,而玛丽亚^①则为我的烟斗制做了一个十分匹配的黑红金三色的流苏。今天冷到零下9度,这就是生活!太阳在冬天冻硬的大地上升起,清冷而无力,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地上没有一点尘土,一切都像钢铁和金刚石一样坚硬、结实。空气不像夏天那样使人萎靡不振,像患了肺病似的,现在你一出门就会感觉到寒气逼人。全城都被冰所覆盖,人们不是在走路,而是从这一条街摔到另一条街。人们这时才真正感觉到这是冬

① 玛丽亚·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天。我希望你们在曼海姆除了学一些别的有用的技巧以外,也学学溜冰,这样你回到家时就不致让我觉得你像是一个守在火炉边,足不出户怕冷的小妇人了,这种情况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它发生。但是如果什么时候让我觉得你怕冷,我就要把你绑在雪橇上,在马耳朵里放上一团烧着的麻絮,就这样把你赶进旷野;或者我给你穿上冰鞋,把你带到池塘中间,让你独自在那里爬行。

我亲爱的好妹妹!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你将在元旦期间收到这封信。在这个对我而且想必对你也是非常愉快的节日即将来临的时候,祝你万事如意,因为这种祝愿并不要我花费什么;并且希望你对我的祝愿至少同样也是基督教式的。但愿你在新年里像在旧岁中一样喜欢——根据你的来信判断——曼海姆的生活。(我写这点是为了防备万一这封信在到你手里以前先要经过检查。)

你的 弗里德里希

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1841年

43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2月18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这次将要收到一封沉甸甸的信。起初我甚至想用一张硬纸板给你写信，这样你就得付很多邮资，可是很遗憾，我没能找到光滑的硬纸板，所以只好用在我们纸店里所能买到的最厚的纸来写信。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击剑练习，那么这说明，你在文化方面落后得丢人；而你对我附去的素描一窍不通，也说明你天生迟钝。可见，教育也好，天生的才智也好，对你来说都无济于事。用你的蹩脚的德语来说，击剑练习也就是击剑课。现在我已经有两把轻剑和一副手套，这是我惟一的一副手套，因为我不稀罕用细软羊皮之类的手套。

至于说“圣母悲痛地”云云^①，据我看，这是佩戈莱西写的作品，

^① 见本卷第112页。——编者注

请你核实一下。如果是,请你尽可能给我弄到一份总谱;如果包括器乐总谱,那么我不需要器乐总谱,我只需要声乐分谱。但是,如果是帕勒斯特里那或者其他人的作品,我就不要了。后天我们演奏门德尔松的《保罗》,这是继韩德尔死后写的一首最优秀的圣乐。你应该知道这一点。我很少到剧院去,因为这里的剧院太糟糕了,只有上演我还没有看过的新剧或者好歌剧的时候,我才偶尔去一次。

自从上次我给你写信以后,我们这里发了一次大水。在我居住的特雷维腊努斯家的房间内,水有12—14英寸深;我只好躲到老头儿^①那里去,他怀着惯有的善心把我收留了将近两个星期。可是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怪有趣的事。房子前面的水位达到一英尺半;为了不让水流入有小窗的地窖,我们就用牛粪把窗口堵上了。然而无孔不入的水通过邻居地窖的墙壁渗入了我们的地窖;但是为了使几只漂亮的朗姆酒桶以及马铃薯,而首先是使老头儿藏有各种酒类的酒窖不致被淹,我们不得不日夜抽水,一连抽了4夜。整整4夜我都在抽水。我通常和威廉·洛伊波尔德在一起熬夜,我们坐在沙发上,面前的桌子上摆了几瓶酒、香肠和一大块最好的汉堡熏肉。我们抽烟、聊天,每隔半个小时就抽一次水。这真是妙极了。早晨5点钟老头儿来替换我们中的一个人。这次洪水期间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郊区有一幢房子,水已经淹到底层的窗户,人们忽然发现大量的老鼠泅水而来,它们穿窗而入,占领了整个房子。此外,这幢房子里只有一些非常害怕老鼠的妇女,没有一个男人,结果这些娇弱的太太尽管心里害怕,也不得不拿起军刀、木棍之类的东西来打击这一群野畜生。紧靠威悉河岸边有一幢房子,职员们正坐着吃早饭,

^①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这时一块大冰块朝着房子压了过来，穿透墙壁，毫不客气地冲入房内，大量的水紧接着一涌而入。现在我还想告诉你一件新闻。你也许还记得我有一次非常秘密地在信上跟你谈起在王国萨克森领事馆举行的盛大午宴，在宴会期间发生了一些非常神秘的事情。^①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次午宴是我的小老板，即前面提到的威廉·洛伊波尔德为一个人举办的，此人是一位有主见的女士，一位比生命更可爱的女士。在洪水期间，他正式通知我，他将在复活节宣布订婚。我相信你会守口如瓶，所以就把这件事告诉你，但是你无论如何不得外传，因为这件事要到复活节才宣布。你看，我是多么信任你，要知道你如果把这件事说出去，3天后就会传到不来梅，因为到处都有饶舌妇。那时我将会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威·洛伊波尔德的未婚妻名叫泰莉莎·迈耶尔，她是汉堡手杖迈耶尔的女儿，人们之所以称他为手杖迈耶尔，是因为他有一家生产散步用手杖的工厂，他靠这个工厂赚了大钱。她（指泰莉莎，不是指工厂）穿着蓝色的短上衣和浅色的连衣裙，17岁，像你一样苗条，如果在此期间你在曼海姆没有发胖的话。她甚至还没有行过坚信礼，这不是很可怕吗？

今天我又剪掉了胡子，而且很伤心地把这个年轻的尸体埋葬了。我看上去像个女人，这真丢人。我要是知道，我没有了胡子竟然这么难看，那我当然不会把胡子剪掉了。当我拿着剪刀站在镜子前面并且已经把右边的胡子剪去的时候，老头儿来到商行，他见我脸上只剩下一边有胡子，禁不住哈哈大笑。但是现在我又重新开始蓄胡子了，因为我哪儿也不能露面：在歌咏学校只有我一个人留着胡子，我总是觉得那些庸人很可笑，他们怎么也不能容忍我连胡子都不刮就这

^① 见本卷第257页。——编者注

样满不在乎地出现在体面的上流社会。其实,太太们倒是非常喜欢我这种样子,老头儿也喜欢。仅仅在昨晚的音乐会上,就有6个衣着入时的年轻人把我围住了,他们都穿着燕尾服,戴着细软的羊皮手套,而我穿着普通的常礼服、不戴手套,就这样站在他们中间。这些家伙整个晚上都在对我,对我的唇髭评头论足。最有意思的是,3个月以前这里谁也不认识我,而现在所有的人都认识了我,仅仅因为我这小胡子。啊,这些庸人!

你的 弗里德里希

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44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18]41年2月22日于不[来梅]

尊敬的未来的牧师先生:

承蒙赐函,荣幸之至。我能帮助你得到30塔勒的赏金,深感欣慰,并且希望你用这笔钱为我的健康干杯。向你致意,基督教的卫士,追逐施特劳斯们的伟大猎手,消除虔诚主义者忧伤的正统派明星,圣经诠释大王!::!

起初神创造天地。①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1节。——编者注

神的灵悬浮在弗·格雷培的头上,这时他做出了不可能的事并且证明 $2 \times 2 = 5$ 。啊,你,追逐鸵鸟^①的伟大猎手,我以整个正统派的名义恳求你去捣毁十分邪恶的鸵鸟的巢穴并用你自己的圣乔治长矛刺破孵了一半的鸵鸟蛋!英勇的斩龙者,骑上战马奔驰到泛神论的沙漠中去同正在咆哮的狮子卢格交战吧,因为卢格正在到处游逛并寻找可以吞食的对象;把该死的鸵鸟的子孙后代通通消灭并且在思辨神学这个西奈半岛上竖起十字旗帜!恳求你这样做吧,你看,信徒们已经等候了5年,期待着有人能把施特劳斯这条蛇的头踩得粉碎:他们已感到精疲力竭,他们曾经用石头、污泥、甚至用牲口的粪便向它扔去,可是注满毒素的头越翘越高;既然你能这样容易地驳倒一切,以致所有的漂亮建筑物都会自行倒塌,那么你就准备批驳《耶稣传》和《教义学》^②第一卷吧,因为危险越来越严重了,《耶稣传》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亨斯滕贝格和托路克全部著作的总和,这本书已经成为把每一个非施特劳斯主义者逐出文坛的行为准则。而《哈雷年鉴》是北德意志最畅销的杂志,其销路之广,使普鲁士国王^③陛下虽欲百般查禁而不能。要查禁每天对他出言极为不逊的《哈雷年鉴》,就会把上百万现在还不知应该如何判断他的普鲁士人变成自己的敌人。因此,你们切莫延误时机,否则,尽管普鲁士国王有虔诚的信念,我们要求你们永远保持沉默。总之,你们不妨再鼓足一点勇气,以便有一天战斗能真正开始。但是你们如此泰然自若地写作,似乎正

① 鸵鸟的德文是 Strauß (读音如施特劳斯),这里暗指《耶稣传》的作者大·施特劳斯。——编者注

② 《教义学》是大·施特劳斯《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的主要部分。——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基督教的股票比其票面价值高出100%，似乎哲学的洪流就像在经院哲学时代那样在自己的教会堤坝之间泰然自若地流动，似乎在教义的月亮与真理的太阳之间没有挤进一个无耻的地球而造成可怕的月食。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狂风穿过森林，摧折了所有的枯树；代替衰老的、弃之不用的魔鬼而出现的是拥有大批信徒的、批判地思辨的魔鬼吗？我们甚至每天都在傲慢地、嘲弄地向你们挑战；你们也要让人刺穿你们的厚皮——不错，这张皮已经有1800年了，并且已经变得有点跟皮革一样硬了，——你们骑上战马吧！可是你们的奈安德，托路克，尼茨施，布莱克，埃尔德曼，还有一些叫什么来着的人——所有这些人全都是些软弱、感伤的家伙，他们佩带的剑令人发笑；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如此谨小慎微，那么害怕出乱子，对他们简直毫无办法。纵使亨斯滕贝格和莱奥还有点勇气，但亨斯滕贝格已经多次落马，以致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而莱奥在上次同黑格尔门徒⁶⁴的搏斗中，所有的胡子都被揪掉了，弄得现在见不得人。其实，施特劳斯绝对没有出丑，因为，如果说几年前他还认为他的《耶稣传》丝毫无损于教会学说，那么，他当然可以不失尊严地阅读“正统神学体系”，如同一些正统主义者可以阅读“黑格尔哲学体系”一样；但是，如果他，正像《耶稣传》所表明的那样，确实认为他的观点丝毫无损于教义学，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预料到，一旦他认真地研究教义学，他很快就会与这种思想分道扬镳。他在他的《教义学》中就已经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对教会学说的看法。此外，他定居柏林是件好事，他在那里是得其所哉，他在那里可以通过言论和写作比在斯图加特影响更大。

据说我作为一个诗人已经完了，许多人正在为此争论不休。此外，弗莱里格拉特之所以没有刊载我的诗，并不是由于诗的原因，而

是由于诗的倾向以及版面的原因。^①第一,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第二,诗到得太迟了;第三,版面有限,以致不得不从原定放在最后一个印张上的诗篇中抽去一些佳作。顺便提一下,尼·贝克尔的《莱茵河之歌》的确是相当平庸的东西,它已经名声不佳,没有一种刊物愿意再去赞扬它。罗·爱·普鲁茨的诗歌《莱茵河》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贝克尔其他的诗歌就好得多了。他在举行火炬游行^②时发表的演讲是我所碰到过的最杂乱无章的演讲。我对国王们赐予的各种荣誉奖品,敬谢不敏。⁹⁸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国王赐的勋章也罢,金烟盒也罢,荣誉奖杯也罢,现今这一切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耻辱。我们大家都谢绝了这类东西,谢天谢地,我们因而得到了保障:自从我在《电讯》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恩·莫·阿恩特的文章^③以来,甚至连发疯的巴伐利亚国王^④也没有想起要给我扣上一顶系着铃铛的傻瓜帽子,或者在我的臀部盖上一个奴颜婢膝的印记。现在,一个人越是卑鄙龌龊、卑躬屈节、阿谀奉承,获得的勋章就越多。

我现在拼命练习剑术,不久将把你们全部击溃。近一个月来我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决斗:第一次,对手收回了自己的话,即“傻小子”,这是他在挨了我一记耳光之后向我吼叫的,耳光之仇他还没报呢;第二次,我是昨天同对手格斗的,我给他的额上划了一道漂亮的伤痕,正好从上到下,这一剑我击得非常出色。

① 见本卷第240页。——编者注

② 指人们为向尼·贝克尔表示敬意于1840年11月18日在盖伦基兴举行的火炬游行。——编者注

③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65—282页。——编者注

④ 路德维希一世。——编者注

再见!

你的 弗·恩格斯

45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3月8[—11]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问候”，这是我在商函中写的最后几个字，以此结束了我今天的商行事务，以便——以便——以便，现在，我怎么表达才最得体呢？怎么办呢，现在又没有诗兴；最好还是直说吧，以便给你写信。由于我正在消化我的午饭，所以没有时间多作考虑，只好想到什么就给你写什么。不过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支雪茄，我现在就把它点着，因为陛下外出了。陛下就是老头儿^①，我们给他这个称号，是因为我们决定练习宫廷礼节。要知道，洛伊波尔德商

^① 亨·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行的全体人员不久都将成为大臣和枢密侍从,这是确定无疑的。当你看到我穿上挂着金钥匙的黑色燕尾服的时候,你会感到吃惊,当然,我将仍然保持我的老样子,不卑不亢,并且不会为了取悦于任何一个国王而剃掉胡子。我的胡子现在正欣欣向荣,而且还在长,我毫不怀疑,如果春天我有幸在曼海姆同你饮酒,那时你就会对它的丰姿神采吃惊。

理查·罗特在一个星期以前离开这里到南德意志和瑞士等地作一次长途旅行。感谢上帝,我现在也将离开这个沉闷的小城市,在这里,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击剑、吃、喝、睡和刻苦用功,等等。不知你是否已经听说我和父亲在4月底可能到意大利去,届时我会去看你,以示敬意。如果你的举止得体,我或许会带一些东西给你,但是,如果你神气活现、不可一世,那你就吃苦头了。如果你又写信胡说一通,就像在上一封信中以练习击剑挖苦我那样,你同样逃脱不了应得的惩罚。我知道了“圣母悲痛地”^①是佩戈莱西写的,感到很高兴。你无论如何得把改编的钢琴曲谱连同所有的声乐分谱抄一份给我,要像改编的歌剧钢琴曲谱一样,使各个声部同和声上下对齐。我记得,在佩戈莱西的“圣母悲痛地”里可能没有男高音部和男低音部,倒是有许多女高音部和女低音部。不过,这没有关系。



如果今年春天我真的去米兰,那我就能在那里见到罗特和埃尔伯费尔德的威廉·布兰克。因为有土耳其烟叶和Lacrime di Chris-

① 见本卷第112页。——编者注

to^①,在那里我们会过得很惬意。我们要使自己出出名,让意大利人半年之后还会谈起这3个愉快的德国人。

我很喜欢你对你们那有益无害的狂欢节的一番描写。我真想看看你的打扮。这里除了一些我不参加的、乏味的化装舞会,没有多少有趣的事。柏林的狂欢节也搞得乌七八糟。这种事情可能还是科隆人搞得最好。

但是,你有一点不如我。今天,3月10日,星期三,你听不到贝多芬的C小调交响曲,而我能听到。这首交响曲,以及英雄交响曲,是我最喜爱的乐曲。你要好好地练习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和交响曲,免得以后给我丢脸。但是,我要听的不是改编的钢琴曲,而是整个乐队的演奏。

3月11日。昨天晚上听的才是真正的交响乐呢!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这部宏伟壮丽的作品,那么说明你生平根本就没有听过什么音乐。第一乐章中这种充满绝望的悲哀,柔板中表现的那种哀歌般的忧伤,那种温柔的爱的倾诉,而在第三和第四乐章中长号则吹奏出这种坚强有力的、富有青春气息的自由的欢呼声!此外,昨天我还听了一个可怜的法国人的演唱,他唱的大致是这样:



如此等等,没有任何旋律,也谈不上什么和谐,法文歌词也很蹩脚,这

① 基督之泪(酒名)。——编者注

整个可笑的东西就叫做“L'Exilé de France”^①。如果所有来自法国的流亡者都发出这种猫叫式的哀鸣,那么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愿意接受他们。这个粗野无礼的人还唱了一首歌:“Le toréador”,意思是斗牛士,并且老是不断地重复一句歌词:“Ah que j'aime l'Espagne!”^②。这首歌也许唱得更糟,一会跳了五度,一会儿走了调,仿佛要表示肚子痛似的。如果最后不是演奏精彩的交响乐,那我就跑掉了,让这只乌鸦呱呱叫去,因为他的男中音实在细得可怜。顺便说一下,请你以后把信折叠得好一些。这种形状  很不实用,也很不美观,信应当是这种  或者这种  形状,请你注意。

永远是你的

弗里德里希

46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4月5日于巴门^③

你为什么不来梅给我写信?你根本不值得我现在还给你写

① 《法国流亡者》。——编者注

② “啊,我多么喜爱西班牙!”——编者注

③ 1841年3月底恩格斯从不来梅回到巴门。——编者注

信,不过我想这一次算是例外,所以略写几行,也使你在曼海姆的孤寂中感到高兴。人家让我搬进了我原来的房间——现在的音乐室——旁边的一个房间。现在我在那里埋头阅读清一色意大利文的书,只是偶尔起身,持剑跟海尔曼^①或阿道夫^②斗一个回合。我刚才跟奥古斯特^③、海尔曼和伯恩哈德击剑了,现在我的手还有点儿发抖,因此今天我写的字很不好,并且深奥难懂。昨天,我们去了福温克尔,在那里我遇见了几乎所有的中学老同学。

天气很好,然而我今天还得到韦姆赫纳家去作一次非常无聊的访问。我将代你向埃米尔^④问好。路易莎·斯内特拉格已经和海尔曼·济贝耳好起来了,而且看来她对此感到相当满意。此外,巴门的一切依然如故。我恳请你想着尽快地履行你对我的义务。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阿·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③ 奥·恩格斯。——编者注

④ 埃·韦姆赫纳。——编者注

47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5月初于巴门]

亲爱的玛丽亚：

昨天晚上我动笔给你写信，可是没有写上三行，安娜^①要用这张纸，她就在这几行字裁去了。你的两封来信我已收到，其中寄往不来梅的信是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的。此外，除了晚饭时偶尔有少量的五月酒，大学生们的啤酒宴会，小酒馆的狂饮，或者瓢泼大雨能够解闷以外，这里的生活相当枯燥乏味。在所有的事情中，我感到最惬意的就是整天抽烟，而且这无疑是一种高级的、难以估价的享受。从不来梅寄来的大箱子我已经收到，同时还收到几样非常精致的手工制品：小雪茄烟盒、烟灰缸、装饰烟斗用的流苏，等等。父亲到恩格斯基兴去了，现在我正穿着他的睡袍，叼着长烟斗，坐在他的高脚凳上，拼命地抽烟。再过8—10天，我们可能就要动身去米兰了，⁹⁹因此，我们只希望能遇上好天气。今天又是滂沱大雨。我极想知道你在曼海姆成长的情况，是像从前一样，照旧是一个又瘦又傻的小姑娘呢，还是又做了什么傻事？安娜有时也写些古怪的东西，这时她就会大发

① 安·恩格斯。 编者注

傻气,她的口头禅是:“呵,糟糕!”海尔曼^①身上颇有疑病患者的素质,他整天呆坐着,对一切漠然无动于衷,噤着嘴,一言不发。如果他突然大怒起来,就会疯狂得不可遏制。埃米尔^②还总是喜欢胡搅蛮缠。海德维希^③除了有点固执以外,没有显示出什么个性。鲁道夫^④与海尔曼属于同一种类型:他半天在幻想,半天在做蠢事。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给他一把轻剑,又从他手里把剑打下来。小爱丽莎^⑤将来会出人头地,可眼下还什么也不是。她生性待人和气,终将胜过你们大家。而我呢?如果我不是留着目前时新的小胡子,而是留着在不来梅留的老式胡子和长头发,那我看上去也许就是一个逗人喜爱的人了。

够了,今天就给你写这些。我会从米兰给你写信的,如果那时下雨的话。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埃·恩格斯。——编者注

③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④ 鲁·恩格斯。——编者注

⑤ 爱·恩格斯。——编者注

48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8月底于巴门]

亲爱的玛丽亚：

如果一定要我给你写信，我得预先声明，这封信不会长，因为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参加婚礼，探亲访友，是啊，我去到那里，又吃又喝，而事后又把这些事议论一番，这根本不是我的作风。况且你也不习惯从我这里听到这种事。现在我几乎整天坐在楼上我的房间里读书，吸烟，像蒸汽机的烟囱那样吞云吐雾，把剑舞得呼呼响，想尽一切办法来消遣。这种极度恶劣的天气简直令我绝望：我无法到埃尔伯费尔德去，除非甘愿被三番五次淋得浑身湿透。如果这种鬼天气再不转晴，那才糟呢，因为从我们这里到埃尔伯费尔德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避雨，这就是啤酒店。而在那里一杯啤酒要卖两个银格罗申。此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而是一切照旧。我去柏林的事还谈不上，反正还有时间。我什么都不着急，让别人去操心好了。如果你还想收到信，那就来信说并且告诉我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曼海姆。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49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1年9月9日于巴门

亲爱的玛丽亚：

妈妈硬说我最近一次写给你的不是信，而是胡乱涂写的纸片^①，因此不值得答复。既然你对这张纸片置之不理，那么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认为，你同意妈妈的看法。不过，我必须告诉你，这种做法即使没有侮辱我，也严重地伤害了我：今天晚上只是因为我情绪好而且不想跟你吵架，所以才给你写信，你本来无论如何不配收到我的信的。此外，我也想让妈妈高兴高兴。现在你知道收到这几行字应当感谢谁了吧。我在这里已经将近6个星期了，抽了不少烟，学习努力，尽管上流社会有些人说我无所事事。不过，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就要到柏林去履行我的公民义务，也就是说，尽可能服完兵役¹⁰⁰，然后回到巴门。可以预料事情将如何进展。

我们曾经打算星期六和星期日去阿尔滕堡远足，可是没有去成，因为布兰克和罗特去不了；我得想想我们能否组织一些其他的活动。刚才我想到，我也许应当再去一趟拜恩堡，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

① 见本卷第286页。——编者注

里了。

昨天妈妈到奥古斯特家^①去喝咖啡,在那里她发觉尤利娅·恩格斯小姐非常沉默,而玛蒂尔达·韦姆赫纳小姐则很健谈,你自己可以从中得出某些结论。

此外,我发现安娜^②很快乐,埃米尔^③的俏皮话有进步,海德维希^④变得脸皮很厚,而鲁道夫^⑤像海尔曼^⑥小时候一样顽皮;还有,爱利莎^⑦太忸怩作态了。

我今天读了你给父亲的那封英文信,除了有几个大错误,总的说来,写得不错。

再见。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这是伊达^⑧的未婚夫,众神之子阿尔伯特·莫利内乌斯当着—一个法国人的面所讲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圣彼得^⑨守在天国大门旁边,而音乐家魏茵布伦纳则跟埃尔伯费尔德的画家克特根攀谈起来:“怎么,克特根,您为什么不说话,给我们讲点什么吧!”这时克特根说:

① 恩格斯的叔父奥·恩格斯。——编者注

② 安·恩格斯。——编者注

③ 埃·恩格斯。——编者注

④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⑤ 鲁·恩格斯。——编者注

⑥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⑦ 爱·恩格斯。——编者注

⑧ 伊·恩格斯。——编者注

⑨ 圣彼得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见《新约全书》中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编者注

“好吧，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美梦。”魏茵布伦纳说：“原来如此，梦见
了什么？”克特根接着说：“我梦见我站在天国大门旁边，那里汇集了
所有著名的艺术家：梅耶贝尔，奥拉斯·韦尔内等人。终于，梅耶贝
尔敲了几下门：彼得问道：‘谁呀？’——‘梅耶贝尔。’彼得说：‘艺术家
不准进来！’后来奥拉斯·韦尔内走上前去。彼得问道：‘谁呀？’
‘奥拉斯·韦尔内。’彼得说：‘艺术家不准进来！’再后来，魏茵布伦纳
走上前去。彼得问道：‘谁呀？’——‘是我，魏茵布伦纳。’这时彼得
说：‘请进’。”

当然，这个法语讲得很好的聪明的年轻人并未说出这个故事的主要笑料——由此可见，魏茵布伦纳不是艺术家。现在你也知道那个想争取荣幸地成为你未来的堂姐夫的人是怎样一个人了吧。

弗里德里希

1842年

50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1842年1月5[—6]日于柏林

我亲爱的玛丽亚：

我十分惭愧地承认，你的来信提醒了我长时间疏忽了的义务：给你写信。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个耻辱，这种罪过是完全不应该得到宽恕的。因此我只想立即动笔，答复我前天收到的你那封亲切的来信。昨天我得了大炮寒热病。事情是这样的：整个早晨我都感到很不舒服，觉得身体有点支持不住，随后我被叫去操练，在大炮旁边差点昏过去，后来我只好离开，午后可怕的寒热病便发作了。今天早晨我觉得好一些，可是仍然不能正常操练。现在我的病基本上已经痊愈，然而由于得了卡他性的大炮寒热病，我还是请了两天病假。但愿病假过后我又能够很好地使用大炮通条。附带说一下，你不要把我生病这件事写信告诉家里，因为这样做毫无益处。你知道医生给我开了什么样的药治疗大炮寒热病吗？睡前喝一杯潘趣酒，这难道不是一

种妙药吗？你可以看出，连队的外科医生比任何一个医生，例如比某位莱茵霍尔德医生要高明得多，后者会把把所有的膏药和斑螫硬膏，还有放血等等全都用上，虽然他完全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而我们这里只采用厉害的手段，全然是医疗上的重型火炮、炸弹和榴弹以及发射 24 磅重炮弹的大炮。我们的处方很简单，我在不来梅一直是用这些处方来治病的。开始是喝啤酒；如果无效，就喝潘趣酒；如果这也不行，则喝一口朗姆酒——朗姆酒一定会见效。这是炮兵的治疗方法。顺便提一下，如果你看到我身穿军服，手持又粗又长的大炮通条站在发射 6 磅重炮弹的大炮旁边围着炮车轮子转，我想你会笑痛肚子的。其实，我的军服很漂亮：它是蓝色的，衣领是黑色镶两道黄色宽条，袖口是黑色镶黄条，上衣下摆镶着红条。此外还有镶白边的红肩章。请你相信，这套军服穿起来给人一种很有气派的印象，而且我可以到展览会上去展览啦。不久前我用这套军服把目前正在这里的诗人吕凯特搞得晕头转向。事情是这样的：他讲课的时候我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这个可怜的家伙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闪闪发光的纽扣，结果把思路完全打乱了。除此以外，我作为一个士兵享有一种特权：我到任何人那里去，从来不要敲门，也不需要说什么“你好”或者别的客套话。一次，有人来找上尉，他无意中用刀鞘碰了一下门，他为此被关了 8 天禁闭，因为上尉断定说他敲了门。你瞧，我现在成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呀！此外，我很快就是炮手了，这是一种士官军衔，袖口要镶上金带。这样一来，你对我可要必恭必敬才是。因为我一当上炮手，我就有权对整个普鲁士军队里所有的列兵发号施令，而所有的列兵都必须向我行礼。

你为什么在信中喋喋不休地说了那么多关于老弗里茨·威廉^①和小弗里茨·威廉^②的事？你们妇女不应当干预政治，你们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是由于你很想知道一些关于尊贵的陛下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本月16日陛下将动身前往伦敦主持英国小王储^③的洗礼，在回国途中可能顺便到巴黎去一趟，不过一定会去科隆的；陛下春天将在彼得堡为他至尊的妻舅俄罗斯皇帝^④庆贺银婚，然后夏天将到波茨坦消遣，秋天将在莱茵河畔度过，接着将在夏洛滕堡玩一个冬天。现在我该听课去了。

1842年1月6日。今天早上我从前面的房间搬到后面的房间，因为我把它租给了我一个同乡——来自科隆近郊的一个法学家，再说，前面房间的供暖效果也不好。奇怪的是，尽管后面的房间比前面的还大一些，可是只要炉子稍微烧一会儿，房间就暖和了，而前面的房间却是冰冷冰冷的。我在前面那个房间怎么也无法使玻璃窗上的冰花融化，而在后面那间却可以惬意地看到8天前就凝结起来的大约一指厚的冰像在春天那样逐渐地融化，还可以透过窗户愉快地看到晴朗而蔚蓝的天空，要知道，我已很久没能从我的房间里见到这种情景了。从这里甚至还看得见采蘑菇人（我们这样称呼步兵）的第二近卫军团的营房和兽医学校的整个操场及其附属建筑。

我们这里有一家莱茵餐馆，会做我们爱吃的各种家乡菜，一般说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爱德华（阿伯特·爱德华）。——编者注

④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来,这些饭菜在这里是无人知道的。每逢星期六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吃土豆煎饼,外加一大杯咖啡。昨天我吃了苹果和土豆。我们百吃不厌的鸭汤(你大概还记得这种汤)在这里同样深受欢迎。还有许多其他的菜,我现在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我们的午饭将是酸菜烧猪肉,现在我就急不可耐了。前几天有人还想请我们吃荞麦煎饼[Pannhas],可是没有吃成,因为此地买不到荞麦面,可见在这里也无法烤制我们久已向往的土豆馅饼。

多么好啊!看,阳光变得更加灿烂,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饭后我到底可以去散散步了,而且今天晚上谢林不讲课,因此我整个晚上都有空,于是我可以非常努力和非常安静地进行工作了。

这里的剧院很漂亮,舞台布景妙不可言,演员也极为出色,可是歌唱演员大都唱得不好,所以我也很少去看歌剧。明天将上演新歌剧——韦德尔的《哥伦布》¹⁰¹。哥伦布就是发现美洲的那个人,韦德尔则是本地大学的教授,就是揭示否定的深奥道理的那个人。实话告诉你,明天剧院准会满座,我也要去凑这个热闹。有两幕戏是发生在大海的一条船上,看上去一定很有趣。

你在信里可以看到我穿着制服的样子。我披上军大衣,有一副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然而很不符合条例规定。如果我就这样走在街上,那我随时都有被关禁闭的危险,这可不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如果在街上走,制服上哪怕只有一个纽扣或只有一个风纪扣没有扣好,任何一个军官或士官都可以关我禁闭。你看,当个士兵,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很危险的。最不妙的是,我们每隔4个



星期得到教堂去一次,可是我常常溜掉,只去过一次;要知道当你到教堂去的时候,首先还要戴着沉重的带羽饰的高筒军帽,在院子里站上一个钟头,浑身都冻僵了,然后,才进入冰冷的教堂,而那里的音响效果很差,因此讲道时还一个字也听不清楚。这难道不是很不妙吗?尽快来信。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封泥粘得不太牢。

51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

1842年4月[14]16日

于柏林多罗西娅大街56号

亲爱的玛丽亚:

这朵可爱的小花^①夹在我的纸夹里已有半年了,现在我把它取出来送给你,但愿它能使你得到一种补偿,因为我让你久等了,对此我深感抱歉。赫斯特赖先生把你的信藏在裤袋里,躲过了奥地利海关官员的检查,已经顺利地把它交给了我,这位尊贵的先生还为此向

① 指信的正面左上方用水彩画的一朵带着花蕾和叶子的红玫瑰。
编者注

我表示歉意,而且说的是一口非常漂亮的德语。现在我的良心已经不允许我让你再等下去了,因此我就拿起了笔。写什么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写我今天从早上8点到11点半操练分列式的情况?写我在操练时被中校先生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写我们星期天做完礼拜后将要举行的阅兵式?写我的好雪茄烟已经抽完,瓦尔米勒酒馆的啤酒近来质量很差?还是写我现在就得上街去取回我为斯内特拉格家订购的几罐姜汁酒?是的,情况就是这样。那就明天见吧。

今天,4月15日,星期五,我接着写下去。我们这里的天气已好多了。我的房子前面排着许多出租马车,那里成了它们的停车场。车夫通常喝得醉醺醺的,使我觉得很可笑。总之,我有时要乘车外出,那是非常方便的事。我住得很舒适:在二楼我有一个备有家具、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正面墙上有3个窗户,窗间墙又窄,因此房间里很明亮,很舒服。

昨天我写了前面这些就被打断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明天我们的阅兵式大概不会举行了,因为国王^①陛下要驾临波茨坦和勃兰登堡。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对明天要在讨厌的宫廷广场走来走去毫无兴趣。但愿我们能因此而躲过阅兵式。此外,我们现在还在一个很大的名为格吕茨马赫的广场上进行一些很有趣的操练,我们要站在没膝深的沙土里,这种沙土具有一种很好的特性,它是带电的。我所在的第十二近卫步炮兵连同样也是带电的,不过带的是阴电,如果它现在开到这里来,那么阳电和阴电就会相撞,造成空气紊乱,把乌云吸引过来。除此以外,至少我是怎么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即每当我们的连队开往格吕茨马赫的时候,不是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编者注

下雨就是下雪。顺便说一下，我当上炮手已经4个星期了，可能你还不知道，我现在穿的制服镶着金边和金带，衣领是蓝色镶红边。你这方面什么也不懂，不过也不需要懂，你只要知道我当了炮手，这就够了。

你也许还没听说吧，李斯特先生到过这里，而且他的钢琴演奏把所有的女士都迷住了。柏林的女士们被李斯特弄得神魂颠倒，以致在音乐会上为他掉的一只手套而真的扭打起来，而且有一对姊妹永远闹翻了，因为其中一个从另一个手里抢去了这只手套。施利彭巴赫伯爵夫人把科隆香水倒掉，再把伟大的李斯特喝剩的茶倒进香水瓶。然后她把瓶封好摆在自己的写字柜上留作永久的纪念，而且每天早晨都要像一幅漫画中表现的那样，痴迷地欣赏一番。这样的丑事在这里还从未有过。年轻的女士们争相接近李斯特，而他却把她们晾在一边，宁可跟一些大学生在一起喝香槟酒。尽管如此，家家还都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可爱的、神奇的、天才的、神圣的李斯特的几



费·李斯特

张画像。我这就给你也画一幅他的肖像。瞧，这就是梳着堪察加人发型的那个人。顺便提一下，他在这里肯定挣了10 000塔勒，而他的旅馆费用为3 000塔勒，还不算他大吃大喝所花去的钱。我告诉你，他的确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每天要喝20杯咖啡，每杯4洛特，还要喝10瓶香槟酒。由此可以有充分把握地得出结论，他整天带着几分醉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他到俄国去了。那里的女士们是否也会表现得如此疯狂，这倒是个问题。

现在我要出门，就写到这里。再见！尽快回信。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52

致阿尔诺德·卢格¹⁰²

德累斯顿

1842年4月19日于柏林

尊敬的先生：

在您逗留柏林期间，我有幸在瓦尔米勒酒馆同您本人结识，记得当时在谈到谢林时我曾提起我的一本已经付印的关于他的小册子^①。我不揣冒昧随信寄上这本刚刚出版的小书，为了促进它的传播，得便请您在《年鉴》^②上对它加以评论¹⁰³。勿须赘言，这本小册子是写给大致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读者看的。

最近我可能会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年鉴》写的文章^③。这篇文章不直接涉及某一本新发表的著作，而是运用费尔巴哈所阐明的观点来详细论述中世纪的基督教诗，特别是它的中心人物但丁。为《年鉴》的兴盛谨致最良好的祝愿，再见！

顺致崇高的敬意

①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32-394页。——编者注

②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编者注

③ 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弗·奥斯瓦尔德^①

53

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累斯顿

[18]42年6月15日于柏林
多罗西娅大街56号

尊敬的博士先生：

随信附上一篇为《年鉴》^②写的文章^③。但丁问题^④我暂时放一放。我实在没有时间写，否则早就给您寄去了。

您的信经过多次转递之后我才收到。为什么我不把《谢林和启示》寄给《年鉴》呢？（1）因为我原打算把它写成本五六印张的书，经过同出版商^⑤谈判，才不得不把篇幅限制到三个半印张；（2）因为《年鉴》直到现在对谢林还总是有些保留；（3）因为这里有人劝我不要再在杂志上抨击谢林，而最好是立即写本小册子来反驳他。《谢

① 恩格斯的笔名。——编者注

②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编者注

③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44—461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297页。——编者注

⑤ 罗·宾德尔。——编者注

林——基督哲学家》也是我写的。

顺便提一下,我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¹⁰⁰;因此敬请您不要对我使用这样的头衔。

我想不久再给您寄些稿子去。再见。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恩格斯(奥斯瓦尔德)

德累斯顿[……]先生收。

54

致玛丽亚·恩格斯

波 恩

[18]42年7月2日于柏林

亲爱的玛丽亚:

祝贺你脱离了高贵的曼海姆市女子中学,脱离了荣克小姐的信件检查。我原来不愿跟你谈这件事,就是怕你不高兴。但是,现在可以对你说了,所有这种女子寄宿学校都是毫无意思的。姑娘们如果没有你那种乐天的性格,在那里就会令人可怕地畸形发展,成为爱慕虚荣的女学究或打情卖俏的女人。这种情况要是在巴门形成风气,那自然是谁也不会反对的。你应当感到高兴,因为你冲出了修道院。

又可以在窗口闲坐，又可以上街去走走，有时还可以胡扯一通，谁也不会把这些事当作是犯罪。不过我得告诉你，你不要去做任何蠢事，不要被巴门的那些热闹所引诱，我指的是那些订婚的热闹。这些高贵的年轻人又发疯似地抢着结婚，一点不假思索，争先恐后。他们就像捉迷藏一样，捉住一个就结婚，欢天喜地地生活在一起。你看一看你的表姐和堂姐吧！路易莎·斯内特拉格，她给自己找了一个丈夫^①，总的说来，人相当不错，可是已经有花白头发了；美人伊达^②也抓住了一个，然而据我看，他也是那一类型的人。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亲戚了，因此，说实在的，我不应当讲他的坏话，然而我生气的是，为什么他们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认这个 Saint-Pétras^③，这头狮子，这位花花公子，这个阿尔伯特·莫利内乌斯做自己的亲戚，为此他要受到责备的。我告诉你，你要找这样的未婚夫，我每天可以给你找上一打，而且决不重复。从我这方面说，我是宽宏大量的，对这种事情我一般是听其自然。不然，我至少该提出不同意见。

甚至连绍恩施泰因也订婚了，真不得了！而且施特吕克尔肯定也想做丈夫了，这难道不奇怪吗？我开始对人类感到绝望。如果你，玛丽亚，如果你也……那我就变成厌世者。不，你不会使你的哥哥受这种折磨。

又下雨了，无聊得很。这个星期在我为祖国值勤的时候，肯定已经有四次浑身湿透：两次被雨淋透，两次是，委婉一点说，被汗水浸透。现在我要去阅览室看报，在那里我大概不致第五次湿透吧？

① 海·济贝耳。——编者注

② 伊·恩格斯。——编者注

③ 圣彼得。——编者注

再见。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波恩。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55

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累斯顿

[18]42年7月26日于柏林

尊敬的先生：

我这次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我什么也不给您寄了。

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原因很清楚。我还年轻，是个哲学自学者。我所学到的知识足以使自己形成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但是要想有效地、有的放矢地为这种信念去工作，这些知识还不够。我当了“兜售哲学的人”，人们就会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我没获得博士文凭，也就无权探讨哲学问题。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¹⁰⁴，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此外，现在我不能过于分散我的时间，因为不久以后，我大概又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经商。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尝试的结果就说明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富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积极参加本世纪的

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感到满意了；现在我认为我的义务是学习，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学习，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我将在10月份回到我的故乡莱茵¹⁰⁵，我想在德累斯顿同您见面，和您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现在祝您一切顺利，也请您不时想起我。

您的 弗·恩格斯

您看到了荣克的答复^①吗？我断定，这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此外，另一位从科隆来的《莱茵报》的荣克^②现在也在这里，过几个星期，他将在归途中拜访您。

① 亚·荣克对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的答复，其标题是《献给小奥斯瓦尔德——我在〈德国年鉴〉的对手的糖果》。——编者注

② 格·荣克。——编者注

56

致玛丽亚·恩格斯

奥斯坦德

1842年8月2—8日于柏林

亲爱的玛丽亚：

接到你的长信，我感到非常高兴。你密密麻麻地写的那么多指责的话，我一目十行，很快就读完了，因此连你究竟指责我什么，我都记不得了。当荣克小姐看到海尔曼^①直言不讳地把这所可爱的女子中学称为修道院时，毫无疑问她会使劲皱起眉头，这是我能想像到的；她把海尔曼叫做轻佻的人，这同样也在我意料之中。幸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原先那位十恶不赦的女校长那样，对于“轻佻”持有一种鄙俗的见解。这是好事。否则，说不定把我们俩说成什么呢，不是吗？我也得忍受我的上尉^②对我的吼叫和训斥，可是我想：“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根本不理他。而当他把我搞得太难堪的时候，——就像上星期三那样，当时大家都已解散，只因为我的勤务兵没有给我请假，他就让我一个人在中午12点到靶场去，看看是否有人执行那种执行不了的无聊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称病请假，而这——

① 海·恩格斯。 编者注

② 冯·韦德尔。 编者注

次我说我牙痛,因而躲过了一次夜行军和两个小时的操练。遗憾的是,今天我不得不报告说我已恢复健康。如果我愿意,我就利用这种机会出去散步。柏林很大,而我们连里只有3个军官认识我,因此他们肯定碰不到我。惟一可虑的是,他们可能派连里的外科医生来看我。可是这也用不着担心,如果他发现我不在屋里,我充其量挨一顿训就是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你在结识友人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一位姑娘在波恩住了4个星期竟然能把大学里一半的人名了解得清清楚楚,还结识了一个有趣的瘸腿大学生,每天与他遇见6次!这个有趣的瘸腿大学生还戴着一副眼镜并且留着淡黄色的大胡子!他的腿准是在决斗时被打断的吧!为什么他走路时总是一瘸一拐的?他是特殊的瘸呢,还是像别的瘸子那样是一般的瘸?他哪一条腿瘸了,是右腿还是双腿?他是否戴一顶插着红色公鸡毛的帽子?难道他不是瘸鬼吗?我很想知道这个有趣的、瘸腿的、留有大胡子的、戴着眼镜的、眼光敏锐的大学生的详细情况。

你在奥斯坦德还继续结识友人吗?那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有趣的、走路有点瘸的、每天在海滨遇见你6次的佛来米人?你可要小心!

我有幸从修道院里出来,
东游西逛,自由自在。
我又可以欢笑闲聊,
甚至可以躺上窗台。

在修道院,多么忧愁,

老媪死死把我看守。
我被牢牢地关押起来，
不停工作，终日埋头。

窗外时时传来阵阵
海德堡人的歌声。
但是不许我靠近窗口，
不许看那些漂亮的后生。

如今我自由了，我要享受
这来之不易的自由。
空虚单调的生活过后，
我要活得无忧无虑。

起来吧！我要立即
穿上新衣裳，
迁往那最漂亮的
科学的殿堂。

波珀尔斯多夫和柯尼希斯温特！
罗兰茨埃克和龙岩！
请赞叹我双眼炯炯有神，
请赞叹我牙齿洁白如银！

只要你们可能成为

我志同道合的同学，
我打赌，最多一周之后，
你们就都知道我们的住处。

施塔姆老板，你应当感谢，
我们下榻你的旅店，
从此大学生们会络绎不绝
痛饮狂欢醉卧在你的花园。

只要我外出散步闲游，
多少人簇拥在我的四周，
而那些教授的女儿们，
却无人陪伴，忧伤凄苦。

漂亮的小伙们像尾巴
紧紧追随在我的身后
达尔维耶拉伯爵，冯·什切潘斯基，
都是豪饮的行家里手。

冯·迪斯特先生狂热地爱恋着我，
甘心为我四处奔走。
本生为我唱歌取乐，
吹笛为我伴舞的是沙波。

当我离开这个人群，

脑海中只有一个情景：
我眼前总浮现出
一个漂亮的瘸腿的大学生。

其他人都在忙忙碌碌，
人人都想为我服务；
而那位瘸腿的美小伙，
我该如何来对付？

现在我告别亲爱的波恩，
来到平坦的北海海滨。
这里听不见大学生的歌声，
只有惊涛拍岸，在耳边轰鸣。

我漫步在海滩上，
与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交往，
在这里像在修道院一样，
必须用法语闲话家常。

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尾巴，
清晨当我去海滨洗浴，
他陪我散步，下海，
紧紧相随，形影不离。

一切全如在波恩一般，
而我绝无丝毫怨言，
食宿都算不错
店主也还款待殷勤——

只有一点令我遗憾。
在所有来海滨沐浴者中间，
见不到一个有魅力的瘸子，
岂不让可怜的我感到心酸！

这首诗仿佛是从你心底里抒发出来的，不是吗？为了你能够唱这首诗，我还将给它谱曲，不过在我对你下一封来信的回信里你才能收到，因为我这份厚礼无疑会把你惯坏的。而除了不断地歌颂你这位人物——这只能说是对你这封特别长的来信的回报——之外，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你在奥斯坦德要设法学习佛来米语或荷兰语。这是很粗陋的语言，可是也有它的优点，而且不管怎么说，它非常有趣。如果你还会说低地德语，那你就肯定差不多能听懂佛来米语了。

我现在也有一只狗，是巴门的奥古斯特·布雷特离开这里时给我的。这是一只漂亮的长毛垂耳小猎犬，比名贵的米拉要大得多，而且厉害极了。它在吃喝方面颇有本领。每天晚上，我在餐厅吃饭时，它就蹲在那里等着我喂它，或者在所有其他就餐人周围转来转去。此外，妙的是它所戴的颈圈完全看不见了。它很会游泳，但是太野，学不会玩把戏。我只教会它一件事，当我对它说：“无名氏（这是它的名字）！这是一个贵族。”它就会向我所指的那个人表示无比愤怒，并

且汪汪大叫。

所有迹象表明,莱茵葡萄今年的收成一定很好,而格吕讷贝格葡萄长势却非常差。你知道格吕讷贝格葡萄吗?它是一种劳西茨葡萄。这个品种只能在沙土中生长,除非遇上阴雨连绵的年头,否则就结不出好果实。当果实由石头那么硬变成像木头那么硬,就是说,可以用刀子切进去的时候,才算成熟。人们用蒸汽机来榨葡萄,据统计,榨100个果实大约需要12马力的机器工作一小时。最好的格吕讷贝格葡萄酒是1840年酿造的。这种酒不能保存在木桶里,因为它会把木头腐蚀掉。如果它的质量好,那你就得先吞一打大头针,然后喝它一杯;如果5分钟内大头针没有溶化和消失,那这酒就是毫不中用。这是一种后劲很强的葡萄酒,喝上一口,喉咙会疼上4个星期之久。它具有非常清雅的香味,因此只有行家才能把它的香味同醋的香味区别开来。这种名贵饮料的味道同硝酸和酒醋的混合物极其相近。好啦,今天给你写的已经够了,我还要给妈妈写信。再见。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1844年

57

致《新道德世界》编辑¹⁰⁶

[1844年1月13日]

阁下：

读了《新道德世界》转载的《泰晤士报》一篇论述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文章¹⁰⁷以后，我认为谈几点意见总比一掠而过要好些，这几点意见也许您会认为是值得发表的。

迄今为止，《泰晤士报》在大陆上素负消息灵通报纸的盛誉，但是，如果再登几篇像论述德国共产主义这样的文章，这种声誉很快就会丧失殆尽。每一个对法、德两国社会运动哪怕稍许有点了解的人，应当一眼就看出，上述文章的作者谈论的是他自己毫无所知的课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竟无知到连自己攻击的那个党派的弱点也无法指出。如果他想诋毁魏特林，他完全可以从魏特林的作品^①中找到远远比他现在转引的材料更适合于自己目的的段落。他只要不怕麻

① 威·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巴黎版、《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沃韦版。——编者注

烦,把苏黎世委员会的报告¹⁰⁸读一遍,——他自称已经读过,但是显然没有读——就能找到大量的诽谤材料,即为了进行诽谤而特意搜集的一整套被歪曲了的材料。要共产主义者自己向他们的敌人提供战斗武器,这毕竟是怪事;但是,凭借哲学论证的广泛基础,他们可以允许自己这样做。

《泰晤士报》通讯员一开始就把法国的共产主义党派描绘得很弱小,并对他们是不是组织了1839年巴黎起义¹⁰⁹表示怀疑,或者说,他认为那次起义很可能是由“强大的”共和党组织的。但是,向英国读者写报道的消息灵通人士,难道您认为一个拥有近50万成年男子的党派是很弱小的?难道您不知道,“强大的”法国共和党9年来一直处于全面涣散和日趋没落的状态?难道您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政党的机关报《国民报》的发行量比任何其他巴黎报纸都要少?难道要我这个外国人来提醒您,共和党人曾为爱尔兰合并取消派¹¹⁰基金进行募捐的情况?这次募捐是《国民报》于去年夏天筹集的,尽管共和党人似乎十分同情爱尔兰合并取消派,但募集的捐款还不到100英镑。难道您不知道,共和党的群众,即工人们,早已离开了他们那些富裕的党内同伙,他们并不是加入共产主义党派,不,而是在卡贝开始起来捍卫共产主义¹¹¹之前很久就创建了共产主义党派?难道您不知道,法国共和党人的“强大”完全在于共产主义者对他们的支持,因为共产主义者想在开始实行共产主义之前争取建立共和国?所有这些事,看来您并不知道,但是,要对大陆社会主义有个正确看法,您应该知道这些事。

至于1839年的起义,我并不认为这类事件可以归功于哪个党派。但是我从积极参加这次暴动的人¹¹²那里获悉,暴动是由共产主义者筹划和发动的。

这位消息灵通的通讯员继续写道：“傅立叶和卡贝的学说，看来更多的是引起某些著作家和学者^①的注意，而不是得到人民的普遍赞同。”关于傅立叶的学说，这样讲是对的，我以前在你们的一号报纸上已经顺便指出过^②。但卡贝算什么呢！卡贝，除了有几本薄薄的小册子以外，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卡贝，总是被人称为“卡贝老爹”，但“著作家和学者”未必会这样称呼他；卡贝，他最大的缺点是肤浅，不懂得科学研究的真正要求；卡贝，他编辑的报纸^③是给刚刚能阅读的人报道消息——试问，这种人的学说会引起米希勒这样的巴黎大学教授或者那位自负心理比其神秘主义犹胜一筹的基奈的注意吗？这简直荒唐可笑。

接着，这位通讯员叙述了在汉巴赫和施泰恩赫尔茨利举行的有名的德国晚间集会¹¹³并发表评论说，“晚间集会与其说是社会革命性质的集会，不如说是政治性质的集会”。要列举这句话所包含的错误，我真不知该从何处着手。第一，“晚间集会”在大陆上根本无人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宪章派的火炬游行或利百加派¹¹⁴的晚间集会。汉巴赫的集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当局的眼前举行的。第二，汉巴赫在巴伐利亚，而施泰恩赫尔茨利在瑞士，离汉巴赫有几百英里；然而我们的通讯员却说什么“在汉巴赫和施泰恩赫尔茨利的集会”。第三，这两次集会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也都相距很远。施泰恩赫尔茨利的集会比汉巴赫的集会晚好几年。第四，这两次集会不仅看来是而且确

① 这位通讯员在文章中提到：“如舍伐利埃、基奈和米希勒”。——编者注

②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80、482页。——编者注

③ 《1841年人民报》。——编者注

实是纯政治性的；它们是在共产主义者登上舞台之前举行的。

我们的通讯员取得这种珍贵情报的来源是“(苏黎世)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是逮捕魏特林时发现的公开发表过和未发表的共产主义著述,还有个人调查”¹⁰⁸。我们这位通讯员的无知,显然证明了他根本就没有看过工作报告;“公开发表过的共产主义著述”显然是不能在逮捕任何人时“发现的”,因为正是“公开发表”那些著述这一事实排除了任何“发现”的可能。苏黎世的总检察官^①未必会夸耀他“发现了”任何书商都可能向他供应的书籍!至于“未发表的”著述,为了加以取缔,司法追究已经开始了,如果苏黎世的参议员们^②后来自己把它们发表了——看来,我们的通讯员是这样想的,那他们真是出尔反尔了!他们没有干这种事。事实上,我们的通讯员的通篇报道中,没有写出什么可以算是他从上述来源和个人调查中得到的东西,除了报道中提到的两件新鲜事:一是说,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主要取自他们所攻击的卡贝和傅立叶,——这个问题,我们的通讯员原可以在他如此详尽地援引的那本书(魏特林的《保证》第228页)^③里读到;二是说,“他们把卡贝、蒲鲁东、魏特林以及,嗯,以及孔斯坦看做自己的4个福音书作者”!本杰明·孔斯坦^④是斯塔尔夫人的朋友,

① 大·拉恩。——编者注

② 指苏黎世市长穆森、州政府成员布伦奇里、齐格勒、岑德尔和冯·祖尔策·瓦尔特。他们组成魏特林活动调查委员会。——编者注

③ 见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沃韦版第227—229页。——编者注

④ 恩格斯在这里把阿尔丰斯·路易·孔斯坦同昂利·本杰明·孔斯坦·德勒贝克混为一人。他在1844年1月28日给《新道德世界》编辑的信(见本卷第315—316页)中纠正了这一错误。——编者注

此人早已去世,他从未考虑过与社会改革有关的任何事情。我们的通讯员指的显然是傅立叶派¹¹⁵、《法郎吉》杂志(现为《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孔西得朗,但此人同共产主义者毫无关系。

“目前,共产主义学说包含的内容,否定性的东西多于肯定性的东西”,但是,我们的通讯员在作出这一论断之后,随即否定了自己:他用12段的篇幅概述了魏特林为新的社会制度提出的设计安排,这些安排完全是肯定性的,其中甚至没有提到摧毁现存社会制度。

可是我们的通讯员摘引的这些内容也是没头没脑的,这表明他往往抓不住问题的要点,而代之以某些很次要的细节。例如,他把能说明魏特林比卡贝高明的主要论点略而不述,这种论点主张取消依靠暴力和多数来进行的一切政治统治,而代之以组织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和分配劳动产品的单纯的管理机构。他漏掉了一条建议:这个管理机构的以及每个部门的所有负责人,不由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来任命,只由那些熟悉未来负责人所担负的专门工作的成员来任命。接着,他又漏掉了该计划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即负责任的人要挑选最合适的人选,应当通过某种征文竞试的办法,而且完全不知道应征作品的作者是谁;作者的姓名放在密封的信封里,只拆开那些有竞试获胜者姓名的信封,这就可以排除可能使负责选举的人产生偏见的一切个人动机。^①

至于从魏特林著述中援引的其余摘录,我让该报的读者去判断:它们是否像我们的通讯员认为的那样,包含着理应受人鄙视的东西。

^①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沃韦版第123—142页。还可参看该书《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论管理》、《论选举》等章。编者注

或者说,是否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不维护该报办报宗旨所要宣传的那些原则和建议。总之,《泰晤士报》如果想再写评论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那么,只有在物色到另一位通讯员之后,才能把这件事做好。

阁下,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58

致《新道德世界》编辑¹⁰⁶

1844年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阁下:

在《新道德世界》发表的我于本月13日给您的信里,我出了一个差错^①。我原以为《泰晤士报》通讯员误把某个孔斯坦先生称做共产主义者。但是自从我写了那封信以后,我收到一些法国的共产主义出版物,它们把孔斯坦教士称做共产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与此同时,古德温·巴姆比先生善意地向我提供了一些有关孔斯坦教士的新材料。据古德温·巴姆比先生说,孔斯坦教士由于自己所坚持的原则而被捕入狱,他写过几种论述共产主义的作品。孔斯坦本人用下面这句话表述自己的信念: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所理解的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

^① 见本卷第313页。——编者注

有鉴于此,我恳请您在贵报下一号更正上述差错。

亲爱的阁下,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59

致《北极星报》编辑¹¹⁶

[1844年4月初—4月中]

[……]

我想向您提供为《星报》^①撰写的有关在大陆上从事运动的党派所取得的进展的报道、德国报纸的摘录以及我同巴黎和德国的消息灵通人士的通信摘录。我高兴地看到,贵报登载的关于法国公众舆论情况的报道,比所有其他的英国报纸都多而且更好;我愿使您在有关德国的报道方面同样如此。德国的政治状况正日益变得重要。那里很快就要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结局只能是建立起一个联邦共和国¹¹⁷。同时,我将不仅限于德国,而且还将向您报道有关瑞士、奥地利、意大利、俄国等等国家的一切有可能使您的读者感兴趣的情况。您完全可以按照您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使用我所提供的材料。

[……]

① 《北极星报》。 编者注

第三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

1844年10月—1848年1月

1844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¹¹⁸

巴 黎

[1844年10月初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些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你大概感到奇怪吧，而且你这样想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何时回去，现在还不能确切地告诉你。3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住在巴门，跟几个朋友和一大家人在一起，尽可能愉快地度日，幸好家中有几个可爱的女眷。在这里根本就别想工作，尤其是，我的妹妹^①和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埃米尔·布兰克（艾韦贝克认识他）订了婚，因此，现在我们家中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此外，我清楚地看到，我要返回巴黎还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大概还得在德国闲荡半年，甚至一年。当然，我要想方设法避免这一点，不过你想像不到，家里为了不让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

^① 玛·恩格斯。——编者注

我在科隆逗留了3天,对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感到很惊奇。那里的人非常活跃,但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持。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加以阐述,一切就仍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后来,我到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我们也有一些能干的小伙子。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那些埃尔伯费尔德人,人道观念的确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确实在着手搞自己家族经济的革命化,每当他们的父母敢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和工人时,他们就要教训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在我们宗法的埃尔伯费尔德已经屡见不鲜。除了这些人之外,在埃尔伯费尔德还有一些人也很好,不过有点糊涂。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前天有一个老同学、中学教员^①来访,尽管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共产主义者,但他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那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著作家必须保持沉默,以免被捕。不过,这里倒十分安全,只要我们保持沉默,就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我觉得,赫斯由于害怕,有点疑神疑鬼。我在这里一直没有受到丝毫骚扰,只是有一次检察长向我们的一个人详细打听过我。这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一切。

这里的报纸报道,普鲁士政府在巴黎控告了贝尔奈斯,他已经受到了审讯。¹¹⁹这件事是否属实,请务必来信告知;还有,那本小册子^②的情况如何,现在大概已经完成了吧。关于鲍威尔兄弟,这里一

① 古·武尔姆。——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无所闻,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相反,《年鉴》^①至今仍然很畅销。我的评卡莱尔的文章^②,在“群众”中获得了极好的声誉——真是可笑!——而关于经济学的文章^③,却只有很少一些人读过。这是很自然的。

埃尔伯费尔德的牧师老爷们,特别是克鲁马赫尔,也在布道时反对我们;眼下他们还只是反对青年人的无神论。然而我确信,不久他们就会痛骂共产主义。今年夏天,整个埃尔伯费尔德所议论的就只是这些不信神的小伙子。总之,这是一场值得注意的运动。自从我离开以后,^④伍珀河谷在各方面的进步比最近50年都要大。社会风气比较文明了,参与政治和进行反对派活动成了普遍的现象,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新的城区兴建起来了,整片整片的森林被伐光了,现在这里的一切可说是高于而不是低于德国文明的水平,而在4年前还大大低于这一水平;一句话,这里正在为我们的原则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先发动我们粗犷而热情的印染工和漂白工,那么,伍珀河谷还要叫你吃惊呢。近几年来,工人们已经处于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凶杀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者遭到殴打、刀刺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像英国无产者那样按相同的规律发展,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而应当

① 《德法年鉴》。——编者注

② 恩格斯《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95—525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42—473页。——编者注

④ 恩格斯是1842年11月离开德国前往英国的。——编者注

作为具有自己整体能力的人们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有人能向他们指明道路,那该多好!但是这办不到。

我的弟弟^①正在科隆当兵。只要他不受怀疑,他那里倒是给赫斯等人写信的恰当地址。不过我本人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因此也就无法告诉你了。

我写完上面几段以后,去了一趟埃尔伯费尔德,又遇到了几个素不相识的共产主义者。不管你走到哪里,转到哪里,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主义者。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共产主义者,漫画家和未来的历史画家,他的名字叫洋耳,两个月后要去巴黎。我将把你们的地址告诉他。你们大家都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善于绘画并爱好音乐,而且作为一个漫画家是很有用的。可能到那时我本人也已在巴黎了,不过这一点还很难说。

《前进报》在这里只有几份;我已经设法让其他人也来订阅。让发行部再寄几份给埃尔伯费尔德的理查·罗特、小威廉·布兰克上尉、F. W. 施特吕克尔、火花街的巴伐利亚啤酒店(共产主义者聚会的小酒馆)老板迈耶尔,也就是把全部报纸封在一起,通过那里的共产主义者书商贝德克尔寄往各处。这些人一看见报纸到达,也就会订阅该报了。杜塞尔多夫方面可寄给威·弥勒大夫;科隆方面,我看可寄给德斯特尔大夫、啤酒店老板勒尔兴、你的内弟^②等人。当然,全都要通过书商并封好。

现在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公诸于世。¹²⁰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而且就在今天重新开始写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作。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能否实行的问题,德国人都还十分不清楚。为了解决这种小问题,我要写一本小册子,说明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通俗地叙述当前英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实践。¹²¹这将占用我3天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些人一定很有启发。这一点我在和当地人谈话时已觉察到了。

总之,应该加紧工作,赶快发表!替我问候艾韦贝克、巴枯宁、盖里埃等人,还有你的夫人,并且尽快来信告知一切。倘若这封信顺利寄到并且未被拆开,那就请按“埃尔伯费尔德 F. W. 施特吕克尔公司”这一地址寄信,信封尽可能用商人的字体书写;不然就按我留给艾韦贝克的任何一个地址寄发。我极想知道,我这封看起来像是女士写的信能否骗得过那帮把守邮局的狗东西。

好吧!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望马上回信。自从分手以后,我再没有像在你家里度过的10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有人情味。至于拟创办的事业,我还没有适当的机会采取行动。

2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

汉 堡

[1844年]10月7日于巴黎田兔路38号

尊敬的汉堡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
尤利乌斯·康培先生阁下:

尊敬的先生：

我和恩格斯写了一本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小册子^①，篇幅大约为10个印张。

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是论述哲学、历史和唯心主义，以及对《巴黎的秘密》所作的批判，等等，因而对德国来说并非没有意义。总之，它不会违反书报检查令。

如果您愿意出版这本小册子，那么请您立即回信，因为延迟出版，它就会失去意义。¹²²如果海涅还在汉堡，就请您转告他，我非常感谢他给我寄来的诗。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表关于这些诗的报道，因为我想同时发表关于第一部分——叙事诗的报道。¹²³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3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 黎

[1844年不晚于11月于巴黎]

尊敬的先生：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费尔巴哈的篇章^①一印好,就请您立即把它寄还给我。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

4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 黎

[1844年秋于巴黎]

尊敬的先生:

如果您最迟能在星期二以前打听到,弗兰克是否愿意出版这本反对鲍威尔的小册子^②,我将十分感激。

他怎样决定,我都无所谓。我随时可以在国外找到出版商。只是我很想看着这本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的小册子就近出版,亲自校对。

无论如何请您尽快回信。

愿意为您效劳。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又及:因为这本小册子是反对鲍威尔的,总的来说,其中没有什

① 路·费尔巴哈《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一书的摘录,载于1844年8月10日《前进报》。——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么违反书报检查令的东西，所以我不认为，这本小册子在德国推销会有很大困难。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

第 二 号

亲爱的马克思：

大约两星期前，我收到了你和毕尔格尔斯的简短来信^①，署的日期是10月8日，而邮戳是：布鲁塞尔，10月27日。大概在你给我写这封短信的同时，我给你寄了一封信^②，收信人写的是你夫人，但愿你已经收到。为了将来能确知我们的信件是否被扣，让我们把来往信件都编上号。所以，我现在的这封信是第二号，你给我写信时，就要告诉我你已经收到第几号信，以前的信是否有丢失。

几天前我到科隆和波恩去了。科隆的情况很好。格律恩想必已经把那里人们的活动情况告诉你了。两三个星期后，赫斯如果能得到足够的资金，也打算到巴黎去。毕尔格尔斯现在也在你们那里，这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9—323页。——编者注

样一来,你们就可以聚集相当一批人。你们那里越不需要我,我就越有必要留在这儿。很明显,我现在还不能去;否则就会同全家闹翻。另外我在恋爱,这件事我也得首先有个了结。况且,现在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个人在这里,因为这里的人都还需要鼓励,以继续从事必要的工作,而不致去胡言乱语和走上邪路。例如,无法使荣克和其他一些人相信,我们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¹²⁴,他们还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纠纷。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不大相信的,而且会认为,轻率地抛开一个像卢格这样的“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这时对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一定要等待,等卢格有一天再干出一件天大的蠢事来,那时这些人就能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荣克,这家伙不够坚定。

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都在举行公开的集会,以便建立工人生活改善协会¹²⁵;这使德国人非常激动,并促使庸人们重视社会问题。这些集会说开就开,并不征求警察当局的意见。在科隆,章程起草委员会中我们的人占一半;在埃尔伯费尔德,委员会里至少有一个我们的人;由于得到了理性主义者¹²⁶的帮助,我们已经在两次集会上使虔诚的宗教信徒们遭到严重的失败;在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下,章程中排除了一切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东西。¹²⁷我感到有趣的是:这帮理性主义者,在理论上是基督教,在实践上是无神论,因而显得十分可笑。在原则上,他们认为基督教反对派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实践上,他们却不许章程中有一个字提到基督教,然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基督教是上述协会的基础;章程里写进什么都行,惟独不要协会生命攸关的原则!可是,这些家伙顽固地坚持这种可笑的立场,因此我完全用不着说什么话了,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得到这样的章程。下星期

天又要开会,但我不能出席,因为我明天要到威斯特伐利亚去。

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为我写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①搜集材料。我想,到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最近一两个星期以来我已完成了整理材料这项最困难的工作。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份绝妙的罪行录。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还要写一篇英文序言^②,出一个单行本,把它分别寄给英国的政党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顺便说一句,不言而喻,我这是指桑骂槐,即骂的是德国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可恶,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大胆、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这本书一旦脱稿,我就着手去写英国人的社会发展史¹²⁸。这件工作花的力气要少一些,因为我已经把材料准备好,材料的安排也已经心中有数,而且我对这个问题是完全清楚的。在这期间,只要有空,我想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¹²⁹。

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¹³⁰,即使你还没有见到,想必也已经听说了吧。维干德把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我,我把它带到科隆,放在赫斯那里了。这位高贵的施蒂纳(你知道柏林的施米特吧,就是那个在布尔的集子里评述过《秘密》的那个人¹³¹)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从一方面看实行得比较彻底,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欠彻底罢了。说他比较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也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编者注

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基础,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纯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欠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分解为原子的社会的重建,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被意识到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一切理论的顶峰。

因此,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比例如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我们不必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颠倒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这种利己主义已是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时又具有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首先,轻而易举的是向施蒂纳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必然由于纯粹的利己主义而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应当给这个家伙的回答。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就直接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而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于是,他又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用这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可是,原则上正确的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原则上正确的东西当然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利己的事,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谈,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要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成为个人。或者换句话说,施蒂纳屏弃费尔巴哈的“人”,屏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

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

这一切都是些老生常谈，都是不言而喻的，费尔巴哈已经分别地谈到过它们，要不是赫斯——我觉得，他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这样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我也就不会重复这些了。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看来他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荒唐思想——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所以他也就因过于抽象而无法通俗地写作，所以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宣扬博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但是，如果说有血有肉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么，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智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博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飘浮在空中了。不久赫斯就要到你那儿去，你可以亲自同他谈谈这个问题。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废话一天比一天更使我感到厌倦；在谈到“人”的问题时不得不说的每一句话，为反对神学和抽象概念以及反对粗陋的唯物主义而不得不写的或读的每一行字，都使我感到恼火。如果我们不研究所有这一切幻影——要知道，尚未现实化的人在现实化以前也仍然是一个幻影——而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只要我们还依靠使用笔杆子，而不能直接用手，或者必要的话，用拳头去实现我们

的思想,那么,这样做至少是上策。

同时,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人的头脑中是多么根深蒂固。施蒂纳在“自由人”²¹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富独立性和最勤奋的人,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跌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我们听到社会主义在德国各地取得进展的消息,柏林惟独没有听到有什么消息。到整个德国消灭财产的时候,这些聪明透顶的柏林人还会在哈森海德公园建设和平民主¹³²,——除此之外,这帮家伙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作为。瞧吧,在乌克马克不久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救世主,他将按照黑格尔的样子去改造傅立叶,根据永恒的范畴去设计法伦斯泰尔¹¹⁵,并且宣称:资本、才能和劳动都分享收入的一定部分是返回自身的思想的永恒规律。这将成为黑格尔学说的新约全书,老黑格尔将成为旧约全书,“国家”,即法律将成为“基督教的监视者”,而法伦斯泰尔(在那里,厕所都将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安置)就成为“新的天堂”、“新的人间”、新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自天而降,打扮得像新娘子一样,关于这一切,在新的启示录里将有更详尽的描述。而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那“批判的批判”就会出来宣布,它才是一切的一切,它把资本、才能和劳动都集合在自己的头脑中,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它生产的,而不是那些无能的群众生产的——这样它就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了。这将是柏林黑格尔派的[和平]民主的结局。

《批判的批判》^①印好后,通过书商给我寄几本来,加封并盖上印章,否则,可[能]被没收。如果你[没有收]到我的上一封信,那我就再告诉你一次,你可以把写给我的信或者寄到巴门小弗·恩·处,或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者封好寄到埃尔伯费尔德 F. W. 施特吕克尔公司。这封信得拐几个弯才能到你那里。

请快些回信——我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前进报》现在怎样？向所有的人问好。

你的

巴黎圣日耳曼区田鳧路 38 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6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 黎

[1844 年 12 月底—1845 年 1 月初于巴黎]

尊敬的先生：

我不可能在下星期以前把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交给您了。因此您不用等我的文章，就把样张拿去付印吧；不过毕尔格尔斯会给您提供一篇文章。¹³³

我的文章您下星期可以收到。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

1845年

7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巴 黎

[1845年1月15日于巴黎]

卢格博士先生：

我从可靠方面得知，警察局有命令，责令您、我和其他一些人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并且在最短期内离开法国。¹³⁴详细情况伯恩施太因会告诉您。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怕您万一还不知道。

卡·马克思

巴黎圣母院路30号阿尔诺德·卢格博士先生收。

8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大约 1845 年 1 月 20 日于巴门]135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点给你回信^①，主要是因为我在等候你答应寄来的《前进报》。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我就不再等了；还有《批判的批判》^②我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因而也不等了。说到施蒂纳的书^③，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过多地拘泥于该书给我的直接印象，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更深入地思考之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看法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即将发表的评论该书的文章^④，他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同样的意见，而那时他还没有看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还要用一用，所以我不得不凭记忆来答复你这封信。

① 马克思这封来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③ 麦·施蒂纳《惟一者及其所有物》。——编者注

④ 莫·赫斯《晚近的哲学家》。——编者注

至于我什么时候去,毫无疑问,大约两年内一定去。我已经想好了,无论如何,今年秋天要去住四至六个星期。如果警察给我制造什么麻烦,我甚至去得更早一些;而从这儿的实际情况来看,那帮恶棍什么时候都可能给我们这样的人制造麻烦。我们将从皮特曼的《公民手册》^①中看到,可以活动到什么程度而不致被捕或被驱逐出境。

我的恋爱可怕地结束了。别让我作无聊的解释了吧,反正已经无法挽回了,这件事也真让我受够了。现在我感到很高兴,至少又能工作了。要是我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全都告诉你,那就要浪费掉一个晚上。

最新的消息是,赫斯和我从 4 月 1 日起将在哈根的蒂默-布茨出版社出版《社会明镜》月刊¹³⁶,利用这个刊物描述社会贫困和资产阶级制度。广告等等最近就要登出来了。眼下如果那个写诗的“手工业者”¹³⁷肯出力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那里的贫困的材料就好了,特别是具体的事例,因为这适用于那些需要使之理解共产主义的庸人。编辑这个刊物不会太费劲,因为会找到足够的撰稿人来供给每月出版 4 个印张所需的材料。这样,我们要做的工作不多,而所能起的作用却很大。另外皮特曼将在列斯凯出版社出版一种因篇幅大而免于书报检查的季刊《莱茵年鉴》¹³⁸,可以用来发表纯粹共产主义的文章。你也可以给这个刊物写些东西。如果把我們的一些文章发表两次,首先是在刊物上,然后编成集子出版单行本,那也不坏;现在,被禁止的书毕竟比较难于传播,而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有双倍的机会去发挥作用。你看,我们在德国有很多事情要做,要给所有这些刊物提供材料,还要撰写大部头的东西。不过,如果我们想做出点成绩,

① 《德国公民手册》。——编者注

那就得苦干一番；吃一些苦也好。我那本关于英国工人的书^①过两三个星期就能脱稿，然后我要用4个星期的时间写些小文章，再往后就着手搞英国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

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共产主义书刊传入德国，在目前已经是既成事实。一年前，这些书刊是在德国以外，在巴黎开始流行的，实际上，那时它刚刚产生，而今它们正在纠缠德国佬。报纸、周刊、月刊、季刊以及正在向前推进的重型火炮预备队，统统都已安排得井井有条。事情发展得极其迅速！秘密的宣传也并不是没有收获：每当我到科隆去的时候，每当我走进这里的某一家小酒馆的时候，总能发现新的进展、新的拥护者。科隆的集会^②已经创造了奇迹：一个个共产主义小组正在逐渐出现，这些小组都是未经我们直接协助就悄悄发展起来的。

过去跟《莱茵报》一道出版的《公益周刊》，现在也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德斯特尔已经把它接收过来，他大概要看看能做些什么事情。不过，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部较大的著作，以便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不能独立胜任的知识浅薄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你还是先把你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写完，即使你自己觉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必须趁热打铁。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那些事实是太有说服力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腾出手来写一些对目前以及对德国资产阶级来说更有说服力、更有用的东西。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还根本没有阐明我们的理论，我们甚至还没有发表批判荒谬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27页。 编者注

言论的文章——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时代的征兆,是铲除德国民族垃圾的征兆。而现在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 4 月以前写完你的书,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如果你那里不能印,那就把它拿到曼海姆、达姆施塔特或其他地方去印。但是必须尽快出版。

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 20 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就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们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不过,你把我的名字也署在封面上,那就未免欠妥了,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我已经说过,关于勒文贝格^①,关于这本书的出版,我都没有听到过什么,而这本书我当然是非常渴望看到的。

昨天我收到了《前进报》,自从我离开后还一直没看到过它。贝尔奈斯写的一些笑话,使我十分开心,这家伙很善于引人哈哈大笑,这是我平常在看报时很少发生的。确实,这家报纸一向差劲,很无趣,使人得不到什么教益,所以许多德国人也就不会长期订阅。现在报纸的处境如何?我在科隆听说要把它改成月刊,是真的吗?我们现在非常忙,因此我们只能偶尔为它写些稿子。你们那儿想必也很忙。你每隔四到六个星期就得为它写一篇文章,不要受自己情绪的“支配”!为什么巴枯宁什么也不写,为什么不叫艾韦贝克写呢?他至少可以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么。可怜的贝尔奈斯大概要去坐牢吧,代我向他问好,劝他别把这个烦恼老放在心上,两个月很快就会过去的,尽管这是十分讨厌的事。那些年轻人究竟在干什么?对此你一个字也没有写。盖里埃又来了吗?巴枯宁用法文写作吗?8月

^① 指察·勒文塔尔。——编者注

里天天晚上光顾伏尔泰码头的那帮人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究竟在干什么？你在那儿的处境怎样？黄鼠狼^①还住在你楼下吗？他不久前又在《电讯》上大发议论，不言而喻，谈的是爱国主义^②。真了不起，他总是离不开这个题目，只要能消灭爱国主义，他可以不顾一切。看来，这就是他不愿意把文章交给福禄培尔的主要原因。德国的报纸最近报道，黄鼠狼要回德国来了。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要祝贺他，但这不可能是真的，否则，他就得第二次给自己搞一辆带厕所的马车，而这是办不到的。

不久前我和柏林来的一个人交谈过。自由人²¹的残余看来已经彻底瓦解。除鲍威尔兄弟外，施蒂纳好像也不同他们打交道了。剩下的几个人，梅因、鲁滕堡之流，依然如故，像6年前那样，每天下午两点钟去施泰利那里，对各家报纸品头论足。现在他们竟然还要“组织劳动”，而且要一直这样干下去。看来，瑞威尔克先生也大胆走出了这一步，因为他在群众集会上十分卖劲。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些人全都要变成和平民主派^③。与此同时，这些人又“承认”我们在《年鉴》^④上发表的文章明白易懂等等。以后，如果我又一时控制不住自己，就要同这位小个子梅因通通信。即使这些家伙本身没有趣味，但

① 阿·卢格。——编者注

② 阿·卢格《致爱国者》。——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31页。——编者注

④ 指《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下列文章：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63—198、199—214、442—473和495—555页。——编者注

我们也许能从他们那里逗出趣味来。反正在这里想要偶尔寻点开心也完全没有机会,因为我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最体面的庸人所盼望过上的日子,恬静而舒适、虔诚而正派,成天坐在房间里工作,几乎不出大门一步,就像一个德国人那样规规矩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真担心上帝会无视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在巴门这里正开始博得好评。但是我对此也感到厌烦,我想在复活节离开这里,很可能去波恩。由于我妹夫^①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眉苦脸,我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而且[……]^②天前已在商行做了些事情,指望恋爱能获得成功,也是我决定这样做的原因,可是,我刚开始工作,就感到厌烦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甚至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讨厌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而在我老头儿^③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它重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已经计划好了:只要我喜欢,我做生意做多久,只能由我自己定,然后我就随便写一些违反警方规定的东西,以便能冠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忍耐不到了。如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发生的最可憎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我也许会颓废的,而这件事至少是使我始终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一个人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表面上充当资产者和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他既要从事大量的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做生意和搞工业,那就不行了。总之,复活节我要离开这里。还

① 埃·布兰克。——编者注

②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弗·恩格斯。——编者注

有这个彻头彻尾地信仰基督教的普鲁士家庭里的沉闷生活,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长此下去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入共产主义运动。

好了,不要像我这次让你等我的信那样,让我老等你的信。向你的夫人(虽然我还不认识她)及其他应当问好的人问好。

来信暂时还是寄到这里,如果我已经离开,会有人把你的信转寄给我的。

你的 弗·恩·

巴黎田兔路 38 号马克思夫人收。邮资已付。

9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 黎

[1845 年 1 月底—2 月 1 日于巴黎]139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明天还有时间同您见面。星期一^①我就要动身了。

出版商列斯凯刚才到我这里来过。他在达姆施塔特出版一份免

^① 2 月 3 日。——编者注

予书报检查的季刊^①。我、恩格斯、赫斯、海尔维格、荣克^②等人都在为它写稿。他要我和您商量,请您写稿——诗歌或散文。我相信您是不会推辞的,因为我们需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德国本土站稳脚跟。

在我要离别的人中,同海涅离别是最令我难过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您的夫人^③问好。

您的 卡·马克思

10

马克思致莱奥波德一世¹⁴⁰

布鲁塞尔

1845年2月7日于布鲁
塞尔小萨布龙广场24号

陛下:

申请人卡尔·马克思,哲学博士,现年26岁,原籍普鲁士王国特里尔,愿偕其妻及一个孩子移居于陛下的领土,恳请陛下准予在比利时居住。

①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编者注

② 格·荣克。——编者注

③ 玛·海涅。——编者注

深怀敬意地有幸成为陛下最谦恭和最忠实的仆人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5年2月22日—3月7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长时间到处发信询问你的地址，刚才终于从科隆打听到了，于是我马上坐下来给你写信。我一听到你被驱逐出境¹³⁴的消息，就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募捐，以便让我们按共产主义方式大家分担你因此而支出的额外费用。这件事办得很顺利。3星期前，我给荣克寄去了五十多个塔勒，也向杜塞尔多夫的人提出了要求，他们也已经筹到同样数目的款子；我还委托赫斯在威斯特伐利亚发起这方面的必要的宣传。这里的募捐尚未结束，画家克特根把事情延误了，因此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全部应收的款子。但愿过不几天能全部收齐，然后我就把汇票给你寄到布鲁塞尔去。另外，我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所以不言而喻，我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①的稿酬交给你支配；但愿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这本书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的一部分稿酬,而这笔钱目前我不是非要不可,我的老头儿^①一定会借给我的。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还有人逼你预付房租,真是可恶之极。但是我担心,到头来,在比利时他们还会找你的麻烦¹⁴¹,因此最后,你只有英国可去了。

这种种卑鄙的事情,就不再说了吧。你收到这封信时,克利盖恐怕已经到你那里了。这家伙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他会告诉你许多关于费尔巴哈的事。就在他离开这里的第二天,我收到了费尔巴哈的一封信(因为我们给他写过信^②)。费尔巴哈说,他首先要彻底清除宗教垃圾,然后才能好好研究共产主义,以写文章来捍卫共产主义;他还说,他在巴伐利亚与全部生活完全隔绝,以致无法做到这一点。另外他又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只在于如何实行共产主义而已。今年夏天他可能到莱茵省来,然后他也应该去布鲁塞尔,届时我们要设法劝他去。

埃尔伯费尔德这里正在出现奇迹。昨天,我们在这个城市一个上等饭店的大厅里召开了第三次共产主义者大会。¹⁴²第一次大会有40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130人参加,第三次大会至少有200人参加。整个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从金钱贵族到小店主都有代表参加,只有无产阶级例外。赫斯作了报告。会上朗诵了弥勒和皮特曼的诗以及雪莱的诗的一些片断,还宣读了登在《公民手册》上的关于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③。然后大家一直讨论到一点钟。收

① 恩格斯的父亲弗·恩格斯。——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编者注

效极大。共产主义成了人们惟一的话题，拥护我们的人与日俱增。伍珀河谷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甚至已成为一种力量。这里有多么好的基础啊，你是无法想像的。甚至连最迟钝、最无所用心、最庸俗、对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人，现在差不多也开始向往共产主义了。这种状况能容许存在多久，我不知道，但是警察当局确实已经陷入极度的困境，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那个头号大混蛋县长现在恰好正在柏林。但是，如果他们禁止我们开会，我们就同他们周旋；要是还不行，那么，我们反正已经大干了一番，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出版的所有书刊都在这里广泛地流传开了。复活节我将离开这里，因此，最好是赫斯搬到这里来，同时在埃尔伯费尔德的贝德克尔出版社出版一种月刊¹³⁶。月刊的出版广告，我想克利盖已经准备好了。我无论如何是要去波恩的，这点我大概写信告诉过你。^①我到巴黎去的计划现在已无法实现了，我在那里已没有什么事可干；不过我肯定要到布鲁塞尔去，加之，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夏天要去奥斯坦德。另外我还要去一趟比勒费尔德，看看那里的共产主义者。¹⁴³如果费尔巴哈不来，我就去他那里，然后，如果有钱和时间，我还想再去一趟英国。你看，我的计划多好。贝根罗特也对我说，他过几个星期可能要到布鲁塞尔去。他曾经同几个杜塞尔多夫的人一道参加了我们的第二次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当然，站在真实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面对面地、坦率地进行宣讲，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自己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① 见本卷第 339 页。——编者注

我再次以赫斯的名义——也以我的名义请求你,给皮特曼的季刊^①寄点稿子去。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在第一期上发表文章,以便使这个刊物具有明确的性质。不用说,没有我们,刊物是无法问世的。

2月25日。昨天晚上有消息说,宪兵将驱散我们下次的大会,并逮捕演讲者。

2月26日。昨天早晨,市长^②禁止奥伯迈耶尔太太让我们在她的饭店举行这样的集会,而且有人秘密通知我说,如果大会照样举行,当局就要实行逮捕和提出起诉。我们现在当然放弃开会了,并且等等看他们是否会控告我们,不过,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很精明,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而整个事情只能以政府大出其丑而告终。反正这几次会检察官和地方法院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而且检察长本人还参加了讨论。

3月7日。我写了上面几段以后,去波恩和科隆待了一个星期。科隆人因为有协会¹²⁵,所以现在可以举行集会。说到我们这里的事,杜塞尔多夫政府已下令,禁止再举行集会。赫斯和克特根提出了抗议,这当然无济于事,但是这些人从我们的抗议态度中看出,他们不可能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害。赫斯又大大乐观起来,因为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进展也确实巨大;这个老好人总是富于幻想。

①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编者注

② 约·阿·卡尔纳普。——编者注

我们的《社会明镜》很好，第一个印张已顺利地通过了检查。来稿很多。赫斯住在巴门的“伦敦城”旅馆。贝根罗特看来不会马上去布鲁塞尔，但是另有一人去，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说，因为这封信也许会被拆开。如有可能，4月份我还要再去一趟布鲁塞尔。现在我的问题主要是钱，为参加大会的事我又同家里吵了架，结果我的老头儿^①决定，只给钱供我“求学”，但决不把钱给我用于任何共产主义的目的。

我要是知道你布鲁塞尔的可靠通讯处，我还会有许多事要写信告诉你。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个可靠的通讯处。这里发生的许多事，如果被暗检室¹⁴⁴的人看到了，就会使许多人遭殃。我在这里还要待4个星期，4月初去波恩。在我离开这里以前，你无论如何得再来一封信，好让我知道你的近况。钱已大致募齐，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少，这笔钱会立即寄出的。我的手稿^②日内寄出。

《批判的批判》还是没有收到！新的书名《神圣家族》肯定会使我和我家虔诚的、现在本来就已十分恼火的老头儿发生争吵，这一点你自然不会知道。我从出版广告上看到，你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了，为什么这样？我可是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而且[你的]^③文风确实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

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还需要钱。维干德大约在两星期内定会给我寄点钱来，那时你就有钱用了。我很担心，还能收到的募款不会超过120—150法郎。

① 恩格斯的父亲弗·恩格斯。——编者注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③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顺便再说一件事。我们在这里打算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如有可能,干脆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¹⁴⁵。最好是从傅立叶的著作开始。翻译的人也找到了。赫斯刚才告诉我,法国出版了一本傅立叶词典,是傅立叶的某个门徒编的。这本词典你大概是知道的。请你马上告诉我关于词典的情况,如有可能,请给我寄一本来。同时,你认为对这一套丛书来说,哪些法国人的著作值得翻译,也请你推荐一些;不过要快,这件事很急,因为我们已经在同一个出版商^①进行谈判。你的书¹²⁰写得怎样了?现在我要整理我的手稿了,就此结束。祝你健康,请立即写信告诉我你对以上各点的看法。

你的 弗·恩·

向克利盖和毕尔格尔斯问好。贝尔奈斯在布鲁塞尔吗?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野林旅馆让·巴·拉努瓦先生转马克思夫人收。邮资已付。

① 尤·泰·贝德克尔。——编者注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5年3月17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赫斯把你的信转交给我了。¹⁴⁶关于翻译的事，现在还完全没有安排妥当。在波恩，我本想找几个那里的人在我的督促和指导下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当然不译他的关于天体演化的谬论）¹⁴⁷，如果出版商同意，就把它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出版。¹⁴⁸有一次我同《社会明镜》的出版商贝德克尔谈到这件事，他好像对此事颇有兴趣，不过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出版一套大型丛书。我们要出版这套丛书，当然最好还是交给列斯凯或者其他有能力出版的人。今年夏天我根本没有时间亲自搞翻译，因为我必须写完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我的第一本书^①本星期已寄给维干德；我同他约定，收到稿子后就付给我100塔勒，所以我想在8—12天内可以收到这笔钱，然后给你寄去。眼前有120法郎22生丁，3月26日汇往布鲁塞尔^②。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122法郎22生丁，3月26日汇往布鲁塞尔”这些话据推测是斯·阿·瑞特加上去的。——编者注

所募款项的余额随此信寄去。要不是埃尔伯费尔德人把事情拖得这样久——他们本来是可以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朋友那里至少再募到20塔勒的——你就可以早些收到汇款,而数目也会多些。

现在再来谈谈《文丛》。我不知道,这一套书按历史顺序编排是否最理想。但这样编排,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著作就会交错起来,所以发展的连贯性就会经常被打断。反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着眼于实际效用,牺牲理论的需要,将那些能给德国人提供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我们原则的著作排在前面;就是说,将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主义者等人的最优秀著作排在前面。摩莱里的著作也可以往前放。历史的发展情况可以在全套丛书的导言中作简单的介绍;这样,即使材料这样编排,读者也容易找到头绪。导言可以由我们共同执笔,你负责法国部分,我负责英国部分。如果我能按计划在3个星期后去布鲁塞尔,那么这件事也许就能定下来,至少我们可以就此商量一下。不管怎样,我认为,必须从一开始就将那些对德国人具有实际的决定性影响的,并且能使我们避免重复别人先于我们说过的话的著作安排在最前面。如果我们要想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原始资料汇编,或者确切地说编纂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那我担心,我们恐怕在很长时间内都完不成这项工作,而且还会感到厌烦。因此,我主张我们只出版那些其积极内容到今天至少绝大部分仍很有用的著作。葛德文的《政治上的公正》^①,作为从政治的和市民社会的观点对政治的批判,尽管有许多出色的地方(葛德文在这些地方接近共产主义),但还是不能入选,因为你就要对政治作出全面的批判。

① 威·葛德文《论政治上的公正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编者注

尤其是,葛德文在其著作的结尾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应当尽可能从社会中解放出来,人只能把社会当作一种奢侈品来使用(《政治上的公正》第2卷第8册第8章附录);总的来说葛德文的结论表明他是坚决反社会的。顺便提一下,我是在很久以前,对许多问题都还非常不清楚的时候,作过该书的摘要,现在无论如何必须把它再读一遍,因此,书中可能还有不少我那时没有发现的东西。如果我们选了葛德文的著作,那我们就不能不选他的补充者边沁的著作,尽管这家伙极为枯燥乏味,尽谈理论。

来信谈谈你的意见,然后再看我们应当怎么干。既然我们两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使它得以实现,——我指的是这套丛书。赫斯肯定很乐意参加这项工作,我也一样,只要我有时间。赫斯是有时间的,因为他目前除了《社会明镜》的编辑工作以外就没有什么事了。

如果我们在基本问题上意见一致,那么,在我去你那里时(为了这件事我要设法赶快去),我们就能够把这件事商量妥当,并且马上着手进行。

《批判的批判》^①——我好像已写信告诉你,这本书我已收到——真是太好了。你对犹太人问题、唯物主义的历史和《秘密》^②的论述非常精辟,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篇幅还是太大了。我们两人对《文学报》^③所采取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22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而且,对思辨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② 欧仁·苏《巴黎的秘密》。——编者注

③ 《文学总汇报》。——编者注

和整个抽象本质所作的大部分批判根本不会为大多数读者所理解，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除此之外，全书的确写得非常精彩，能使人捧腹大笑。鲍威尔弟兄将无言以对。再有，毕尔格尔斯在皮特曼的刊物^①的第一册上介绍这部书的时候，可顺便提一提我为什么只写了一点点，并且写的又只是一些无须深入研究的问题，——原因是我在巴黎只待了短短的10天。这总归显得很可笑：我写了不到一个半印张，而你写了二十多个印张。《卖淫》这一段最好删去。这一段内容太少，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有意思的是，除了丛书以外，我们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有了另一个计划。我也想给皮特曼写文章批判李斯特¹²⁹，——很幸运，我从皮特曼那里及时得知你也有这种想法。顺便提一下，我是想从实际方面抓住李斯特，阐明其体系的实际结论，因此我将把我在埃尔伯费尔德的两篇演说中的一篇加以扩充（大会的讨论记录将在皮特曼的刊物上发表），在这篇演说中我曾顺便简要地谈到了上述问题。¹⁴²另外，根据毕尔格尔斯给赫斯的信，并且根据你的性格，我估计，你会重点批判他的体系的前提，而不是批判他的体系的结论。

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有交往）的“不轨行为”，又激起了我家老头儿^②的宗教狂热；而我宣布绝对不再做生意，更加剧了他的宗教狂热，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在公开场合露面还附带激发了他那十分引人注目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像得

① 指《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但它的第1册上并没有刊登关于《神圣家族》的广告。——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弗·恩格斯。——编者注

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不想引起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从各方面都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那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当他们给我信时,都摆出一副笃信宗教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疯。我外出,他们也摆出那副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他们还是摆出那副面孔。我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都不能不面对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说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儿总是摆出那副难看之极的哭丧相。而且我的老头儿又这样愚蠢,他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看成是“革命的”;例如,他不管我怎样争辩,硬要我对英国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丑事永久负责。此外,这里现在正是家中的敬神季节。一星期前,我的弟弟和妹妹二人^①接受坚信礼,今天全体亲族都要吃圣餐,——圣体发生了效力,今天早上全都是一副难受的面孔。

而且更糟的是,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埃尔伯费尔德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由于我的晚归,今天他们自然又都拉长了脸,意思是说我大概是进监狱了。最后他们终于鼓起勇气,问我,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在赫斯那里”。——“在赫斯那里!天呀!”停顿片刻,脸上露出了基督教式的越发绝望的神情。——“看你都交了些什么朋友!”——唉声叹气,等等。简直叫人发疯。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有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像的。而且我的老头儿要是发现还有《批判的批判》这本书,他就会把我赶出家门。同

^① 鲁·恩格斯和海·恩格斯。——编者注

时,经常使人生气的是,看到这些人已无可救药,他们简直是甘愿用他们对地狱的幻想来折磨和虐待自己,以致连最乏味的公正原则都无法跟他们讲通。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只是在我的父亲面前一点儿也不能自主,我很爱她;要不是为了我的母亲,我一刻都不想对我那个狂热而专横的老头儿作丝毫的让步。但是我母亲一忧伤就要生病,每当她特别为我而生气时,马上就要头痛一个星期。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但是还得住几个星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忍受。不过这种日子快结束了。^①

此外这里就没有什么新闻了。资产阶级侈谈政治,到教堂去做礼拜;无产阶级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而且几乎无法知道。你们最近一封来信寄的地址,目前还可靠。我希望今天晚上能收到钱——克特根刚才向我保证,只要他有更多的时间,过几天他还能再筹到一些钱。但是我并不相信这家伙,他只是在能够出风头的时候才露一手,除此而外,他毫无用处,什么也干不了。再见。

你的 恩·

^① 恩格斯于1845年4月上旬离开巴门抵达布鲁塞尔。——编者注

13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 黎

[1845年3月24日]于布鲁塞尔
圣约翰医院对面的帕歇科街35号

亲爱的海涅：

请您原谅，今天只能给您写一封短信，因为我在关税方面有一大堆令人头痛的事。

科隆的皮特曼托我请您一定给他在达姆施塔特出版的免于书报检查的年鉴^①寄几首诗去（也许包括您的《德国的舰队》^②）。您可以把这些诗寄到我这里来。最迟不要超过3个星期，不过您手头也许就有现成的作品。

我的妻子向您和您的夫人^③衷心问好。前天我到这里的治安警察局去了一趟，我必须在那里提交一份书面声明，保证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文章。

雷努阿尔和伯恩施太因在巴黎出版了您的《一个冬天的童话》，

①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编者注

② 海涅《我们的舰队》。——编者注

③ 玛·海涅。——编者注

标明出版地点是纽约,运到布鲁塞尔这里来出售。此外,据说这次再版印刷错误很多。

下次再给您多写点。

您的 马克思

14

马克思致察哈里亚斯·勒文塔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5年]5月9日于布鲁塞尔

卢万门外同盟路5号

回信请寄:莱茵哈德先生收

尊敬的先生:

请您连同这封信的邮资一起,在我的账下再开一张期票,立即寄3本《神圣家族》到巴黎去,分别寄给:圣日耳曼郊区巴贝茹街海尔维格先生,包松涅尔郊区街46号海涅先生和纳瓦林路12号贝尔奈斯先生。各方面都写信来向我抱怨,说在巴黎一本都弄不到。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您可以马上在我的账下开期票,但我再一次恳请您立即把这几本书分别寄出。

圣日耳曼郊区巴贝茹街海尔维格先生，
包松涅尔郊区街 46 号海涅先生；这两人都在巴黎；
以及巴黎纳瓦林路 12 号贝尔奈斯先生。^①

15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18]45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玛丽亚：

很遗憾，今天我不得不告诉你，因为办理护照遇到人为的困难，我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②了。上星期三我到治安警察局申请回普鲁士的护照。我先等了一会，接着就跟他们交涉。他们说我已移居国外，因此不能从普鲁士公使那里领到护照，谈了很久，最后他们答复我说，我是刚刚到这里，因此不能领取护照。如果我在这里住的时间再长一点，那么他——治安警察局局长奥迪先生就有权发给我护照，而在目前情况下他不能这样做，况且迁居此地的外国人一般都带有有效期还有一年或半年的护照。虽然按规定他的确可以签发护照，但是不能给刚来的外国人签发护照。不过，如果我有某种关系的话，

① 这 3 个地址是恩格斯写的。——编者注

② 玛·恩格斯和埃·布兰克于 1845 年 6 月 3 日举行婚礼。——编者注

那毫无疑问我可以在外交部领到护照。当然,这样的关系我是有的,确切地说:这里有一位德国医生,他曾答应我,如果我遇到人为的困难,他可以给我弄到护照。但是这位医生本人两星期前刚刚结婚,到瓦隆的疗养地度蜜月去了。他是星期四回来的,我昨天晚上才见到他。他表示非常乐意帮我的忙,但他马上又说,他今天早晨才能到部里去,因此在后天即星期一以前我根本不可能拿到护照,这样一来,我就得推迟到星期一晚上或星期二早晨才能动身。我对他说,我等不了那么久,但他再一次解释说,再早他就无法给我办这件事了;不过他答应再跑一趟。今天早晨他给我送来一张便条,说他亲自去打听了,最早在星期一,也许要到星期一晚上他才能为我弄到护照。我马上就回答他说,那就请他别再费心了,因为我只能放弃我的这次旅行。

你和其他人都很容易理解,由于我现在所处的种种情况,如果我试图不带护照越过边境,那只会招来麻烦。奥迪先生也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我的侨居证书只适用于离开普鲁士,而不适用于返回普鲁士。因此,不管我多么遗憾,我也只得留在这里,独自在心里祝贺你的婚礼。此外,你可以相信,我会整天想念着你和埃米尔^①,在你们举行婚礼和旅行的时候,我的最良好的祝愿都会伴随着你们,尽管我不能当面向你们表示我的祝愿。我首先要祝愿你们的是,愿爱情伴随你们终身,帮助你们顺利渡过一切难关,增进你们的幸福,因为是爱情使你们结合在一起,使你们的关系变得如此美丽、如此富有人情、如此品德高尚,这是我很少见到的。你们结婚,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共同生活将是幸福

^① 埃·布兰克。——编者注

的，你们结合在一起之后，不会彼此感到失望。你可以相信，在人们向你们表示的许许多多的祝愿中，再没有比我的祝愿更珍贵、更衷心 and 更热烈的了！你知道，在咱们兄弟姐妹中，我最喜欢、最信任的一直就是你。所以我不用向你作冠冕堂皇的保证，也不用向你许多话，你就会相信我的。再一次祝愿你们的爱情始终不渝；我还有许多祝愿；究竟祝愿什么呢？——你会猜到的。祝你们幸福！

现在，我希望不久能收到布兰克夫人的来信，因为我料定布兰克夫人将同恩格斯小姐一样对我非常关心。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年夏天，即在你们幸福的婚礼和幸福的旅行之后，能在奥斯坦德或英国见到你俩。而现在——再一次祝你们安好！

代我向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忠实的 弗里德里希

巴门。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

16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

汉 堡

1845年10月14日于布鲁塞尔同盟路7号

尊敬的先生：

从您的尊贵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您对我们建议由您出版的那部

著作^①的倾向有所误解。无论是保护关税,还是贸易自由,我们都根本无意为之进行辩护,而是想用我们的观点去批判这两种制度。我们的观点是共产主义的观点;我们在《德法年鉴》、《神圣家族》、《莱茵年鉴》^②等书刊上都代表这种观点;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也是用这种观点写的。您自己明白,这种观点根本不需要送交检查,因此我们也不会送审。不过,如果您同意不把这本书送交检查,并且愿意承担出版任务,那么,在我们承担其他义务之前,就请您把有关的通知书寄给我们。

致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问候。

弗·恩格斯

17

马克思致弗兰茨·达米安·格尔茨¹⁴⁹

特 里 尔

[1845年]10月17日于布鲁塞尔
卢万门外同盟路5号

阁下:

恳请最尊敬的王国特里尔行政区政府为我出具迁居北美合众国

① 可能指恩格斯计划撰写的关于李斯特的著作。——编者注

② 即《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编者注

的侨居证书。我的免服普鲁士王国兵役的证明¹⁵⁰，应该是保存在特里尔市长公署或者王国特里尔行政区政府。

忠实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8

马克思致弗兰茨·达米安·格尔茨

特 里 尔

1845年11月10日于布鲁塞尔

普鲁士王国地方行政长官兼市长格尔茨先生阁下
阁下：

本月8日尊函收悉，谨答复如下：上月17日我的关于因迁居北美合众国而申请放弃普鲁士王国国籍的呈文只涉及我个人，但是如果对于获得批准是必要的话，我请求这一申请也能包括我的家属。¹⁵¹

忠实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846年

19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1846年3月7日于布鲁塞尔
圣若塞-汤-诺德区同盟路7号

亲爱的玛丽亚：

得知你幸福地生了一个大胖小子^①，长得酷似你亲爱的丈夫^②，我非常高兴。我本来早该向你表示祝贺，母亲^③寄来的消息已在我口袋里放了6天了，但一般的祝贺太俗气、太客套，所以，如果给你，我最衷心热爱的妹妹，寄一封仿佛只是还礼貌债的贺信，那真会让我无地自容。相反，我拖了6天，以便让你相信我是出于一片至诚；立即表示祝贺，人人可以做到，而拖6天，只有怀着特殊挚爱之情的人

① 弗·布兰克。——编者注

② 埃·布兰克。——编者注

③ 爱·弗·恩格斯。——编者注

才能做到。立即表示祝贺什么也证明不了,并且完全是走走形式,必定是虚套;而拖6天可以证明语言无法表达的深深的感动。正因为如此,我照例也不向你为这个小家伙祝福并祝你在他之后再生许许多多小弟弟或小妹妹;这后一种祝愿在伦敦尤其显得多余,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就是最好的榜样^①。总而言之,我会在这封信的末尾留下足够地方,让你从手头上的任何一本尺牍上全权给自己抄下足够数量的美好的贺词和祝福语。承蒙你的照顾,我26岁就当上了舅舅,这真使我感到不安,我做舅舅毕竟还太年轻,缺少必要的庄重。不过,小爱利莎^②12岁就当上了姨妈,比我糟糕多了,所以我也可以自慰了,而且我只能向你保证尽力履行自己当舅舅的(我完全不清楚的)义务,只是你要花点工夫事先把这些义务向我讲清楚。因为我还有7个难友^③同时当上了舅舅或姨妈,所以我只要尽八分之一的义务就行了,这不难做到,而且也同样使我感到宽慰。我很高兴,你身体很好,我也不错,我想最晚今年夏天能在奥斯坦德见到你。我实在很想看一看你是怎样当妈妈的,看一看生活的艰辛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这种当“妻子和母亲的”生活的艰辛现在已经成为你的责任。而为了使这种影响不至于太大,我尽可能把信写得轻快一些,不过我还是请你回信,来信也谈一谈生活的艰辛,谈谈妻子、母亲、操劳的主妇,或者,像荷兰人所说的, *welgeliefde Echtgenoot* [心爱的妻子] 的事情。总之,如果你能够写信,这一次就给我写吧。

① 维多利亚女王27岁时已经生有五个子女。——编者注

② 爱·恩格斯。——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7个兄弟姐妹:海尔曼、埃米尔、鲁道夫、安娜、海德维希、爱利莎和玛丽亚。——编者注

问候妈妈、埃米尔和海尔曼。

你的 弗里德里希

20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6年4月3日于布鲁塞尔
圣若塞-汤-诺德区同盟路7号

亲爱的埃米尔：

请你帮我一个忙，立即寄给我6英镑或150法郎左右。我在一两个星期以内寄还给你。本来我指望4月1日能收到钱，但是老头儿^①没有给我寄来，看样子，他是想在去参加你孩子的洗礼时顺便带给我。但是我现在有价值150法郎的东西在当铺里，在亲人们到来以前，我必须把它们赎出来，因此眼下我必须有一笔钱。出现这些麻烦，是因为一个冬天我在写作方面几乎一文钱也没有挣到，因此我和我的妻子^②不得不几乎只靠家里寄钱度日，而家里寄来的钱又不多。现在我手头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稿子^③，已经完全写好或写好

① 恩格斯的父亲弗·恩格斯。——编者注

② 玛·白恩士。——编者注

③ 可能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一半,这种窘境今后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总之,请你把钱寄给我,我一收到家里的钱就还给你。

你的兄弟弗里茨在这里住了几天,昨天早晨回家了。最后我再一次请求你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密。祝好。

你的 弗·

伦敦奇普坡国王街 18 号埃·布兰克先生收。

21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¹⁵²

巴 黎

[1846 年 4 月初]于布鲁塞尔
卢万门外同盟路 5 号

亲爱的海涅:

托安年科夫先生——一个平易近人、很有教养的俄国人——顺道带去这封短信,向您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前几天,我偶然发现一本诽谤您的小册子——白尔尼遗留下来的书信集^①。要不是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我决不会想到白尔尼会这样浅薄,狭隘和无聊。而谷兹科的后记等等简直就是令人厌

^① 路·白尔尼《评亨利希·海涅》。——编者注

恶的拙劣之作！我将在一家德国杂志上写一篇详细的书评，介绍您评白尔尼的那本书^①。基督教日耳曼的蠢驴们对待您这本书的这种粗暴态度在文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少见的，而在德国的任何历史时期这种粗暴行为却是屡见不鲜。

关于您的这本著作，也许您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告诉我，如果是这样，就请快一些。

您的 卡·马克思

22

马克思、恩格斯和菲力浦·沙尔·日果

致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¹⁵³

里 昂

1846年5月5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蒲鲁东：

我自从离开巴黎以来，就常常想给您写信；但是，一些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一直耽搁到现在。请您相信我，我没有写信的惟一原因，就是事务繁忙，同时由于搬家引起了一些麻烦等等。

^① 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马克思评论这本书的文章至今没有找到。——编者注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谈正事！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力浦·日果（他们两人都在布鲁塞尔）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联系，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论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人们可以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¹⁵⁴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交流思想，进行公正的批评。这是以文字表现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像本国情况一样清楚。

除了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以外，巴黎和伦敦的德国人团体¹⁵⁵也将参加我们的通讯活动。我们已经同英国建立了联系¹⁵⁶；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¹⁵⁷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胞更看重您。

总之，您可以看到，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不论寄给您的信件还是您寄给我们的信件，邮资全由我们这里支付。在德国进行的募捐本来就是为了支付通讯费的。

来信请寄本市博登布罗克街8号菲力浦·日果先生。从布鲁塞尔发出的信件也将由他署名。

这全部通讯活动您要绝对保守秘密，这是我无须再告诉您的：我

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行事,才不至于发生危险。

请马上给我们答复,并请相信我对您的非常真诚的友谊。

仍然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这里我要揭露一下巴黎的格律恩先生。他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想利用现代思想谋利的骗子手。他企图用浮夸和狂妄的辞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他的胡言乱语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除此以外,这个人很危险。他靠着自己的厚颜无耻去同一些有名的作者结识,他就滥用这种关系,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垫脚石,从而损害这些作者在德国读者中的声誉。他在他的一本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书¹⁵⁸里,就胆敢自称为蒲鲁东的老师(讲师——德国的一种学位),他妄称,他把德国科学最重要的原理传授给了蒲鲁东,并拿蒲鲁东的著作取笑。您要留神这个寄生虫。以后我也许还会再次谈到这个家伙。

请允许我借这封信提供的机会向您保证,同您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建立联系,我是非常高兴的。等待回音。

仍然忠实于您的 菲力浦·日果

至于我,我只能表示希望,您,蒲鲁东先生,一定会接受我们向您提出的计划,并且乐于同意参加我们的活动。

您可以相信,您的著作使我对您怀着深切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3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萨 塞 尔

[1846年]5月7日于布鲁塞尔

贝尔奈斯先生：

您的稿件的稿酬——500 法郎将于本月底付出¹⁵⁹。根据同出版商^①订的合同，余数在稿件发表之后才能支付。

仍然忠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① 列斯凯。——编者注

2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希耳德舍

[大约 1846 年]5 月 14[—16]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魏维：

给你的信写晚了。在这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我本来想按照约定在列日就给你写信。但是，钱的事使我伤透脑筋。这种事情我宁愿拖一天算一天。然而最后也只好去做。

你很快就会从这里收到一封正式的信件^①。手稿你不久也会收到。第二卷^②差不多已经完成。第一卷的手稿一到(最好用两个邮包寄这些东西)，殷切希望马上开始付印¹⁶⁰。

你的有关林堡的想法¹⁶¹，对于出版小册子来说，也许是好的。20 个印张以上的书籍最好在德国本土印刷。我认为，我已经为此找到了一条门路，这条路第一可以在名义上完全把迈耶尔^③置于局外，第二可以使各邦政府对这件事感到棘手，第三，这条路本身很可取，

① 可能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约·魏德迈 1846 年 4 月 30 日的信的答复，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 卷。——编者注

③ 尤·迈耶尔。——编者注

因为发行工作可以委托给非常在行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住在这里的福格勒可以承担全部的书籍发行业务，他在莱比锡有个经理人^①，这个人主要是推销禁书。书本身要在德国印刷。编者每次都作为出版者，就是说，“作者自费出版”。福格勒主动提出了下列条件，我从他给我的一封信中逐字引证如下：

“我愿按集市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寄送、转运、交货、兑现、代销等等费用，承担全部委托业务，条件是，把书给我寄到莱比锡，邮资付讫。”

就是说，福格勒在这里开发货单，书从印刷地点直接寄到莱比锡他的经理人那里。印刷地点当然不能在普鲁士。在每年复活节集市时，和福格勒结一次账。

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出版 20 个印张以上的书籍的最好办法。至于说小册子，你的建议肯定是不错的。成立股份出版社的事，我想查询一下。不管怎样，困难是会有有的。

如果迈耶尔同意福格勒的建议，那就可以马上开印——只要在普鲁士以外随便找个印刷地点。

我写到这里时，正好收到你给菲·日果和给我本人的那封信。恩格斯就坐在我旁边，就合作的部分答复你。坦率地说，你信传来的消息使我相当不快。¹⁶²

你知道，我手头非常拮据。为了使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在这里暂时还能过得下去，我把最后的一些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亚麻布都当掉了。为了节约起见，我还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家，而迁到了野林旅

^① 阿·泰·托马斯。——编者注

馆。此外,我本应该再雇一个女佣,因为我最小的孩子^①现在正在断奶。

我曾向特里尔(我母亲处)和科隆她的一位同行求助,想借到 1 200 法郎,但都落空了。我必须有这样一笔钱,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方面的消息就更加使我不快,我原本指望《经济学》一书能预支到这笔钱的。¹⁶³

固然,在科隆还有些资产者¹⁶⁴有可能在一定期限内给我预支一笔钱。但是,这些人很久以来已转到和我们在原则上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我决不想去求他们。

至于那部著作^②的稿费,你知道,我只拿第一卷的一半。

我自己的倒霉事不算,火急的信件等等还从四面八方向我这部著作的编者涌来。特别是贝尔奈斯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你知道,他通过你已经分期预支了 104 法郎。贝尔奈斯开出一张 5 月 12 日到期的期票(给他的面包铺老板),但付不出款,期票必然被拒付,这又造成了新的费用,等等,等等。面包铺老板现在想叫他坐牢。贝尔奈斯写信给我,我当然不可能帮他什么忙,但是,为了暂时把事情拖延一下,我已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

1. 给巴黎的海尔维格写了一封徒劳无益的信,请求他预支一笔钱给贝尔奈斯,直到贝尔奈斯的文章发表;¹⁵⁹

2. 给贝尔奈斯写了一封法文信^③,以便在必要时阻挡一下他的债权人,我在信中告诉他,他的书出版之后还可得到总数多少多少稿

① 劳·马克思。——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酬。这样一来,那个公民把期限宽延到6月2日。贝尔奈斯的欠款加上期票被拒付的费用等等共120法郎(我不太清楚确切的数字)。

你看,真是困难重重!眼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下一次我给你写一封实质性的信。我除了有许多的工作和家务事等等,加上这种金钱的压力,你应该因此而谅解我没有给你写信。

祝好。

你的 马·

我的妻子和我衷心地问候你的未婚妻^①。

为了避免任何误会,附带说一句——赫斯从我现在正在出版的两卷书当中,不应再得到什么了,相反,他还应该交还给我们一些。¹⁶⁵

我的私人通信处: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野林旅馆拉努瓦先生转。

你给我的私人信件,信封上应写: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拉努瓦先生转。

^① 路·吕宁。——编者注

25

马克思、恩格斯、
菲利浦·沙尔·日果和威廉·沃尔弗
致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¹⁶⁶

埃尔伯费尔德

[18]46年6月15日于布鲁塞尔

致古·阿·克特根并请传阅

对几天前转来的你们的呼声,我们现在匆匆答复如下: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德国共产主义者必须结束他们中间一直存在至今的隔离状态,建立经常的相互联系;我们也同意,亟需建立一些读书和讨论的团体。因为共产主义者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经常聚会,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就不可能取得足够的进展。另外,你们认为必须发行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价廉而通俗易懂的作品和小册子,这个意见我们也完全赞同。上面两件事情应该马上积极着手进行。你们认为必须规定定期交纳会费的制度;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将这笔会费用来补助著作家以使他们过上舒适生活的建议。我们认为,会费只能用来印刷宣传共产主义的便宜的传单和小册子以及支付通讯(包括向国外发出的通讯)的费用。必须确定每月会费的最低数字,以便随时都可以确切地估计出,有多少钱可以用于公共

用途。其次,请你们务必把你们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团体的成员姓名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同谁打交道,正像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一样。最后,盼望你们把每月用于公共用途的会费数额通知我们,因为有几本通俗小册子要马上付印。这些小册子不能在德国出版,这是显而易见,无需证明的。

你们对联邦议会⁷⁵、普鲁士国王、省等级会议¹⁶⁷等等确实还抱有很大幻想。只有在德国已经有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请愿书才会产生影响,而实际上德国没有这样的政党。请愿只有当它同时又是一种威胁、而且还有紧密团结的组织起来的群众作后盾的时候,才会发生效力。你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当地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举行有大量的、声势可观的工人签名支援的请愿。

我们认为,目前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还不是时候。¹⁶⁸只有当德国各地都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团体,筹集了活动资金以后,各团体的代表举行大会,才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明年以前这一点大概是办不到的。

在这以前,书面讨论问题和定期通讯联系是共同活动的惟一办法。

我们这里已经常同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侨居国外的德国共产主义者通信。我们只要得到关于英法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就会通知你们;此外,在每次通信当中,我们还会把了解到的一切随时告诉你们。

请把可靠的地址告诉我们(今后信封上不要再用古·阿·克特根这样的全名,这样会把寄信人和收信人都暴露出来)。

来信请用下面完全可靠的地址:

布鲁塞尔博登布鲁克街8号菲·日果先生收。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菲·日果,弗·沃尔弗^①

维尔特问你们好,他目前在亚眠。

如果你们要举行请愿,那只会使共产主义派公开暴露自己的弱点,同时把政府要特别加以警惕的人的名字全部泄露给它。要是你们的工人请愿书连500个签名也弄不到,那最好就像特里尔的资产者所打算做的那样,发动一次关于累进所得税的请愿;要是当地的资产者连这种请愿都不愿参加,这也无妨,那你们就经常去参加他们的公开的示威游行,巧妙地行动,抛掉德国人那种正直、忠诚、老实,签名支持资产者要求新闻出版自由、宪法等等的请愿活动。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来说,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我们的办法就会越来越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会更加尖锐。在党内,必须支持一切使党前进的因素,但不能有无聊的、道德方面的顾虑。此外,为了进行通讯工作,你们应当选举一个常务委员会,草拟和讨论写给我们的书信,并定期召开会议。否则事情就会杂乱无章。你们应该选一个你们认为最能干的人来草拟信稿。个人的意见必须完全抛掉,它们会把事情搞糟的。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当然应该通知我们。

敬礼

签名者同上

^① 即威·沃尔弗。——编者注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7月27日于奥斯
坦德圣托马街11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四处跑了几夭替你寻找住房，但是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很少有两间在一起的，卧室多半小得可怜。昨天我终于找到两处住房供你选择：（1）有两个大房间，一间在二楼，一间在三楼；每间房里都有一张床，每月95法郎；再安一张床就得加付30法郎；早餐每人每顿半法郎；（2）一所不大的房子，属于同一个房主，一个起居室在楼下，楼上有两间相通的卧室，其中一间大小合适，另一间小，每月150法郎，早餐价钱同上。租用这所房子，还可以使用一个女仆。上述那两个房间在奶油街的“布拉班特公爵”餐馆里，就是说，必要时，可在那儿吃饭。当然，这方面你们在那里完全可以自主。不管怎样，如果你想从这两处住房中挑一处，那你住到“布拉班特公爵”餐馆里要好些，比住旅馆便宜；这两个房间你如果不满意，可以请女房东给你看看那一所房子，地点在白衣修女街5号，如果这所房子也不合适，那你可以再另找。不过，与去年相比，住房也像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或者确切些说“一切都是这样”，价钱涨了许多。你

全家吃顿午餐就要花5法郎,煎牛排1法郎,排骨也是1法郎,酒是两三法郎。这里的啤酒不好,雪茄烟又不好又贵,你最好从布鲁塞尔带几百支来;这样的话,你的开支大致如下:

每月	住房.....	125—150 法郎	
	早餐.....	45—45 法郎	
	午餐.....	150—175 法郎	(如果你有时在海滨用餐)
	晚餐,煎牛排2—3份...	60—90 法郎	(这里的人都很能吃)
	下午在海滨喝咖啡		
	2杯(非常必要).....	18—18 法郎	
	洗衣很贵,至少.....	20—30 法郎	还有洗澡,每次1.3—1.5 法郎,共约40法郎
			418—508 法郎

除此以外,最好还有100法郎作为额外开支,因为在这里住着没有这笔钱你会感到很无聊的。你在这里用不着住一个月以上。只有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的人才会长时间住下去。但是你租房子时必须言明超过一个月就按日计算,否则,多住两天,就要算你半个月的房钱。

一般来说,住在这里是很无聊的。最初几天,除了家里人以外,家里只允许我同一个枯燥无味的巴门庸人,一个极为愚蠢的人交往。昨天布兰克(你认识他)从伦敦来了,我终于通过他结识了一个很有思想也颇为能干的法国人,不过他在埃尔伯费尔德生活了15年,操一口流利的德语。

“最后我还要提及”赫斯夫人的事。这事不太好办,但是决不能让她为那个赫斯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如果我从我的老头儿^①那里

① 恩格斯的父亲弗·恩格斯。——编者注

得到去巴黎所需的钱(此事尚无把握),那么我将设法把她带过国境。附上一张便条,请转寄给科隆那个可爱的神人^①,好让他放心。他的夫人现在已经到布鲁塞尔了吗?

现在这里没有一个大人物。他们8月份才会来。现在还不知道哪些德国名人要到这里来。因而目前我只得满足于普鲁士银行计划¹⁶⁹。真可笑,这些老爷们自以为,用这种办法就能搞到许多钱。看来,这或许能使几个大银行家愿意干这件事,因为这些人想成为“大股东”,想同官僚缔结密约,例如,规定他们的股票不得赎买,让他们混进中央理事会,等等。而其他人是不会这样干的。最妙的是,“不仅认购者而且认购数目都不予公开”。这就是说,他们估计到钱将少得要命,想多少遮一遮丑。这是地道的官僚伎俩。

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来,什么时候来。

你的 恩·



这种画面昨天在海上男女观众都能看到。

^① 指恩格斯给莫·赫斯的短信,见本卷第379页。——编者注

27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

科 隆

[18]46年7月27日于奥斯
坦德圣托马街11号

亲爱的赫斯：

你瞧，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布鲁塞尔给你写信了。我在这里要待到8月10日，大概11日从布鲁塞尔前往巴黎。马克思把你的信给我寄到这里来了。我很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把你的夫人^①送过边界，但是她没有护照，毕竟是麻烦事。由于在她到达布鲁塞尔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两三天了，因此关于整个这件事情，我仅仅知道你信上所谈的情况。再说一遍：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

你的 恩格斯

[1846年7月28—29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赫斯：

现在把恩格斯的这封短信转寄给你，我只是再补充一句，你的夫人十分快活康健。载勒尔把她照顾得很好，并且介绍她认识了福格

① 西·赫斯。——编者注

勒和福格勒太太,她几乎天天同他们在一起。

我的妻子帮不了什么忙,因为她病魔缠身,大部分时间都得卧床休息。

你的 马·

正要把信发出,恰好看到《科隆日报》登了你评卢格的文章的预告。^① 因为我们的著作^②的出版可能还要拖延很长时间,所以我劝你把你评卢格的那篇文章抽回去¹⁶⁵。这篇文章你几乎全都可以用上。

我已经写信给两位威斯特伐利亚人¹⁶⁰,让他们把手稿寄给丹尼尔。如果手稿还没有寄给丹尼尔,那就让他们把评卢格的那篇文章直接寄给你。

海因岑的书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③? 关于你格拉齐安诺博士写了些什么^④? 请来信告知。

科隆的医生哥特沙克先生转莫·赫斯先生收。

① 莫·赫斯《声明》。——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③ 卡·海因岑的文集《反对派》。——编者注

④ 阿·卢格《德国的共产主义》和《莫泽斯拉比和莫里茨·赫斯》。——编者注

28

马克思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¹⁷⁰

达姆施塔特

[1846年]8月1日[于布鲁塞尔]

尊敬的先生：

您曾经写过一封信，向我说明了您对出版问题的顾虑，我立即就给您写了回信。至于您提到的“学术性”问题，我当时是这样答复您的：这本书是学术性的，但不是普鲁士政府所理解的那种学术性，等等。您还记得，您在第一封信中写道，您对普鲁士政府的警告和警察当局刚刚对您进行的审讯，感到十分害怕。那时，我就写信告诉过您，我将另找一家出版社。

我还收到了您的第二封信¹⁷¹，信中您一方面声明拒绝出版，另一方面同意以新出版商的名义开期票来偿还预支稿费。

这次您没有接到我的回信，因为我原来以为很快就可以给您一个肯定的答复，就是说，可以把我找到的另外一个出版商告诉您。这件事为什么拖延了，下面就要告诉您。您所提出的偿还预支稿费的建议，我是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接受下来的，您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出版问题我只交涉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同时说明，

如果他们接受我的稿子,就必须还给您1500法郎。关于这一点,我随时都可以提出证据来。此外,恩格斯和赫斯也可以作证。

另一方面,您大概记得,在巴黎洽商时以及在书面合同¹⁷²中,对于我的著作形式的革命性程度,根本没有作任何约定,相反,我当时甚至认为两卷必须同时出版,因为第一卷一出版,第二卷必然会遭到查禁或者被没收。科隆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当时在场,可以作证。因此,从法律上讲,您没有权利提出新的条件或者拒绝出版,而我这方面从法律观点看来,既没有义务偿还预支稿费,也没有义务接受您的新建议和修改我的著作。无须说明,我任何时候都没有想到要对您采取法律行动,特别是由于合同上同样也没有规定您有给我预支稿费的义务,确切地说,我应该而且已经把您的预支看做纯粹友好的表示。迄今为止,我总是根本不顾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不要求出版商(例如出版《德法年鉴》的维干德和福禄培尔,以及您马上就会知道的其他出版商)履行他们在合同上商定的和法律上规定的义务,我也从未想到过叫任何一个出版商损失哪怕一文钱,即使从法律上说我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恰恰对您就会例外呢,而且您对我还作了特别关照,这是绝对无法想像的。

至于回信为什么耽搁的问题,那是由于下述的原因:

德国的几个资本家愿意出版我、恩格斯和赫斯的一些著作。¹⁷³当时甚至有希望成立一家不受警方任何监督的、像样子的大出版社。¹⁷⁴此外,通过这些先生的一个朋友^①的帮助,他们差不多已答应出版我的《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为了把我编辑的和恩格斯等人合写

① 约·魏德迈。——编者注

的著作^①的第一卷手稿安全地带过边界,这个朋友在布鲁塞尔一直待到5月份。随后,他本应该从德国来信确切地告诉我,同意或不同意出版《国民经济学》。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或者说得到了一些含糊其词的消息,只是在那部著作的第二卷手稿绝大部分已经寄往德国以后,不久前那些先生才终于来信说,他们的资金另作他用,所以这件事一无所成。这样给您一个肯定的答复就耽搁下来了。在一切事情都决定以后,我和正在这里的从达姆施塔特来的皮尔舍先生说定,由他把我的一封信带给您。

同德国资本家商定要出版那部著作以后,我就把《经济学》的写作搁置下来了。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迄今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对于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观点有所准备,这是必要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在一封信^②中告诉过您的在《经济学》出版以前必须完成的那部论战性著作。

关于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

对于您现在这封信,我的答复如下:

一、如果您不出版这部著作,您可以按照您所说的办法收回预支稿费,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如果我从另一个出版商那里得到的稿费比同您商定的少,那么您就应该分担同我一样多的损失,这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另找出版商,是由于您的缘故,而不是由于我的缘故。

二、我的书已有希望出版。前天我收到了一封德国来信,信中告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诉我,有人想建立一个出版共产主义著作的股份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将乐于开张就出版我的著作。但是我认为这事还非常不肯定,因此必要时我还要另找出版商。

三、因为我的著作的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拿出去付印的。一个笔耕不辍的著作家不把他在6个月以前写的东西在6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

顺便告诉您:对开本两卷集的《重农学派》^①7月底才出版,几天后才能运到这里,虽然我在巴黎的时候该书的出版广告就已登了出来。现在必须充分注意这两卷书。

这部书现在将作较大的修改,以致它甚至可以在您的商号的名下出版。再则,在看了手稿以后,您也完全可以以别的商号的名义出版这部书。

四、至于期限问题,情况是这样的:由于我的身体很不好,所以8月份我不得不到奥斯坦德去作海水浴疗养,此外,我正忙于出版上面提到的两卷著作^②。因此8月份我做不了多少事。第一卷将在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

五、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已经告诉您,一方面是由于增添了在英国收集到的新资料¹⁷⁵,另一方面是由于修改时发现需要作一些补充,所以手稿将比原来商定的篇幅增加二十多个印张。

① 《重农学派》是魁奈、杜邦·德奈穆尔和其他重农学派成员的著作集,1846年由欧·德尔出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因为合同已经签订,所以——您会记得,我在以前的一封信中说过——我曾决定,尽管篇幅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但我愿意仍然拿原定的稿费。如果我把新收集的资料单独出版,那就会损害这部书。只要对著作本身有利,我任何时候都会毫不犹豫地承担经济上的损失。我既没有想要撕毁合同,也没有想要自己削弱这部书的影响。

但是,既然按照您过去那封信的意见,我可以续订这个合同,那我就要增加一个新的条件,即超出原定篇幅以外的印张,您应以同样的标准付给我稿费。我认为,这个要求很合理,要知道我为写这部著作专门去了一趟英国,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而且还买了大量昂贵的参考书,这样我从这部著作所得的收入显然是所剩无几了。

最后,如果条件能稍微合理一些,我希望这部著作在您的出版社出版,因为您对我是十分宽宏大度和友好的。

如有必要,我可以拿出人们从德国和法国寄给我的许多信件向您证明,读者正怀着十分迫切的心情期待着这部著作的出版。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请您立即写信给我¹⁷⁶,来信寄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9号野林旅馆拉努瓦先生收。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8月19日于[巴黎]

罗亚尔宫瓦鲁瓦环行路

亲爱的马克思：

星期六晚上，经过辛苦而乏味的旅行之后，我终于到达这里¹⁷⁷，并且马上见到了艾韦贝克。这个小伙子十分活泼，随和，接受能力比从前强，总之，我希望同他在任何情况下——要有一些耐心——都能很好地相处。他已不再为党内纠纷而伤感，原因很简单：他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把这里的几个魏特林分子赶走^①。他和格律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致使他们关系破裂，至今还不大清楚。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格律恩用他那种时而低声下气，时而高傲自大的作风，曾经在某种程度上使艾韦贝克对他怀有好感和敬意。艾韦贝克十分了解赫斯，他对这个人没有丝毫的好感。自从他们住在一起以后，他对赫斯就一直有一种私愤。为了威斯特伐利亚人的事¹⁷⁸，我狠狠地责备了他。魏德迈这个无赖给贝尔奈斯写了一封威斯特伐利亚式的诉苦信，把高尚的迈耶尔和雷姆佩尔描绘成美好事业的蒙难者，说他们甘

① 见本卷第391页。——编者注

愿为这一事业而牺牲了一切,而我们却以蔑视的态度把他们赶走了,云云。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这两个轻信の日耳曼人,也就异口同声地抱怨我们冷酷无情,爱争吵,而对那个少尉的话却句句当真。如此迷信盲从实在少见。

格律恩借口要在瑞士出版一本篇幅为一个半印张的小册子,从工人那里骗去了大约300法郎¹⁷⁹。现在这本小册子卖得的钱已收回来了,但工人们却一个钱也没有拿到。因此目前他们正在向他追讨。现在艾韦贝克已认识到,把这个格律恩带到手工业工人中来,是干了一桩多么愚蠢的事。他现在不敢在这些工人面前公开谴责格律恩,因为他认为格律恩会把一切都向警察局告发。但艾韦贝克这个小伙子也真是太轻信了!狡猾的格律恩曾经向艾韦贝克甚至讲述过他所干的一切卑鄙勾当——自然把这些全说成是具有牺牲精神的纯英雄行为,而艾韦贝克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除了这个罪犯本人认为可以告诉他的以外,他对这个家伙以前干的卑鄙龌龊的勾当一无所知。不过,艾韦贝克曾经提醒蒲鲁东要当心格律恩。格律恩又到这儿来了,他住在梅尼尔蒙唐区,正在给《特里尔日报》炮制恶心之极的文章。莫伊勒为卡贝翻译了格律恩书中的有关部分。你可以想像,卡贝是多么恼怒¹⁸⁰。格律恩也没有得到《国民报》的任何信任。

我到卡贝那里去过了。这个老头儿非常热情,我听了他的高谈阔论以后,对他也山南海北地讲了一番。我将经常到他那里去。但我们还是别让他参加通讯活动。第一,他已经够忙的了,第二,他太多疑。他会以为这是一个圈套,要滥用他的名义。

我浏览了一遍费尔巴哈发表在《模仿者》上的《宗教的本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是老一套。一开头,当他还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时,还不得不较多地以经验主义为基础,但是接下

去便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我要仔细地读一遍，如果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有意思，我就尽快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¹⁸¹。现在只摘引两段。整部著作（大约 60 页）一开始就给自然界下了一个和人的本质不同的定义：

“与《基督教的本质》所论述的人的本质或神（1）不同的、并且不依赖它而存在的实体（1），亦即没有人的本质（2）、人的特性（3）、人的个性（4）的实体，实际上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自然界”。

这真是用雷鸣般的声音鼓吹的同义反复的杰作。而且，费尔巴哈在这句话中还把宗教的、想像的自然界幻影同实际的自然界完全全地等同起来了。同过去一样。——接着，稍后一点，他说：

“宗教就是对我之为我的崇拜和信奉（1）……这种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上升为意识，想像、崇拜、信奉这种依赖性，就是上升为宗教”。

杜蒙大臣几天前在某个校长的夫人那里穿着衬衣被人抓住了。《海盗—恶魔》报道：一个向基佐请愿的太太说：“真遗憾，像基佐这样一位出色的人物，总是那么严肃，所有的钮扣全都扣得紧紧的。”^①公共工程部的一个官员的夫人说：“杜蒙先生可不是这样。大家认为，作为大臣，他的钮扣可能解开得太多了。”^①

为了让小个子魏尔^②高兴，我刚才在红雀咖啡馆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小个子魏尔有些生气，因为《和平民主日报》欠了他大约 1 000 法郎的稿酬未付，这家报纸看来是发生了某种严重的危机，到了停止现金支付的地步，而小个子魏尔是个道地的犹太人，不会因

① 1846 年 8 月 16 和 17 日《海盗—恶魔》。——编者注

② 亚·魏尔。——编者注

得到由未来的第一个法伦斯泰尔承兑的银行券而罢手的。此外,傅立叶派的先生们也一天比一天无聊。《法郎吉》刊登的尽是一些胡说八道。摘自傅立叶遗著的内容全都只涉及芳香运动以及或多或少似乎是从后面进行的行星交配。土星和天王星交配就产生了蛻螂,傅立叶主义者自己无疑都是这种蛻螂,但是蛻螂的头头则是爱尔兰人休·多尔蒂先生,他其实连蛻螂都不是,而只是蛻螂的幼虫,是它的蛹。这个可怜的动物已经是第十次(写了第十篇文章)在宗教问题^①中滚来滚去了,但是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体面地下场。

我还没有见到贝尔奈斯。但是,据艾韦贝克说,他过得还不那么坏,他最苦恼的是百无聊赖。听说他长得身强力壮。他现在主要是干些园艺活,这在他那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似乎有助于驱散他的苦恼。听说,当他的——? 妻子?(只有前后打上两个问号才能想像这是他的妻子)挤羊奶的时候,他就抓住山羊的双角。这个可怜鬼对自己的处境当然感到难受。除了艾韦贝克每个星期到他那里去一趟以外,他见不到任何别的人,他穿着一件农民的短上衣到处闲逛,但从来没有走出过萨塞勒,这是世界上最穷的村庄,连个小酒铺也没有,总之,他苦闷得要死。我们必须设法让他再回到巴黎来,那么他过上一个月就会变得和以前一样。伯恩施太因实际上是个密探,所以不能让他知道我到这里来了,于是我们写信给贝尔奈斯^②,约他到蒙莫朗西或附近某个地方会面,然后再把他弄到巴黎来,花几个法郎让他痛快一番。这样一来他就会完全变样。顺便提一下,你别让他知道我把

① 指休·多尔蒂以《宗教问题》为题的一组文章中的第10篇文章。——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他的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你；这个好小伙子在过激的、浪漫主义的情绪下可能会感到自己精神上受到了伤害。

最有趣的是，萨塞勒的这个人家，有两个女人，两个男人，几个孩子，其中一个还不知道究竟是谁的，尽管如此，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甚至爱好男色的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是德意志式的浪漫。

赫斯太太正在另找丈夫。她对赫斯已感到厌倦了。如果有合适的人选，就与圣安东郊区的格塞尔太太¹⁸²接洽。不必着忙，因为竞争并不激烈。

速回信。

你的 恩·

我的地址：枯树街 11 号。

不言而喻，我在这封信里和以后写信跟你谈到的有关艾韦贝克、贝尔奈斯或其他熟人的情况，都应严格保密。

我没有付邮资，因为我现在手头拮据，而且在 10 月 1 日以前不可能收到钱。但是，到 10 月 1 日那天，我会寄去一张汇票，以偿还我应当负担的邮费。

30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¹⁸³

[18]46年8月19日于[巴黎]桔树街11号

委员会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将是大有可为的。艾韦贝克为此而欢欣鼓舞，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急于正式成立委员会，因为即将发生分裂。他们正要把魏特林分子的残余——一个裁缝小集团¹⁸⁴从这里的组织中清除出去；所以艾韦贝克认为，最好先把这事解决了再说。同时艾韦贝克觉得，可以吸收来参加通讯委员会的本地人，不会超过四五个人；但这就足够了。我希望在下一封信中能向你们报告关于委员会成立的情况。

这些裁缝真是些可笑的家伙。不久以前，他们一本正经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用链子把刀叉系在一起是否会更好一些。幸好这样的人不多。

魏特林本人没有答复我们最近转给他的那封巴黎人的非常粗暴的信。他要求给他寄300法郎，以供实验他的发明^①之用，可是同时他又写信告诉他们，这笔钱大概会被糟蹋掉。你们可以想像出，他们

① 指魏特林发明的压制女式草帽的机器。——编者注

是怎样答复他的。

而细木工和制革工人则相反,据说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我还没有见到他们,艾韦贝克正在以他那众所周知的谨慎态度办理这一切。

现在我想告诉你们法国报章杂志,当然是在布鲁塞尔见不到的一些报章杂志刊登的东西。

皮·勒鲁办的月刊几乎全是登载他自己写的关于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文章。^①在这些文章中,他把圣西门捧上了天,却极力贬低傅立叶,把傅立叶说成是圣西门的搞歪曲篡改、污蔑诽谤勾当的追随者。因此他就煞费苦心地去证明,《四种运动》只不过是《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的唯物主义化的抄袭之作。^②这家伙简直是疯了。由于圣西门在这本书中曾说过,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包罗了所有科学的体系,最好是以把一切现象等等归结为万有引力的方式来付诸实施,因此他就说傅立叶的关于吸引力的全部学说一定是从这里汲取的。当然,所有的例证、引文等等都不能充分证明,傅立叶在写《四种运动》时就读过《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相反,全部安凡丹流派却被说成是偷偷塞进他们那个学派^③里的傅立叶主义。这家杂志名叫《社会评论,或无产阶级问题的和平解决》。

《工场》杂志在事后谈到改革派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¹⁸⁵时说:

-
- ① 皮·勒鲁《关于傅立叶主义的通信》一组文章中的第3篇《圣西门和傅立叶》和第4篇《抄袭者傅立叶》。——编者注
- ② 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和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编者注
- ③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普·安凡丹领导的、由圣西门的学生和追随者组成的圣西门学派。——编者注

它没有出席大会,因而对自己被列入派代表与会的报刊名单中感到十分惊讶。它说,在改革的基本原则确定之前,工人报刊的代表始终被拒于门外;后来当人们向工人报刊打开大门让它们进去说一声同意时,它认为参加这样的大会有损自己的尊严。^①《工场》接着说,有150个工人,好像是毕舍的追随者(法国人肯定地说这一派有1000人左右),未经警察许可于7月29日举行宴会纪念七月事件⁶⁰。警察进行了干涉;而且,因为他们不愿保证不作政治演说,不唱贝朗瑞的歌,所以他们被驱散了。^②

这里可以看到维干德先生的《模仿者》杂志。维干德先生在杂志上大叫大嚷,不可一世。在《致阿尔诺德·卢格》中,他告诫卢格记取他们两人4年来所遭到的不幸;说卢格(在巴黎)不会“同狂热的共产主义携手”;共产主义是一种“在自身狂妄的头脑中硬想出来的”状态,“一种需要用暴力强加给人类的狭隘而狂妄的野蛮”。最后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只要世界上还有铅用来铸字”,他就什么事都愿意干。你们看,这个该上绞刑架的家伙还没有放弃让人吊死在路灯柱上的希望哩。

请你们注意今天《国民报》(19日,星期三)上的一篇文章,说1844年以来巴黎的选民已由20000多人减少到17000人了。

你们的 恩·

① 《自由报界的声明》,见1846年《工场》(巴黎)第11期第354页第2段和第335页第1—2段。——编者注

② 《宴会中断》,见1846年《工场》(巴黎)第11期第362页第2段和第363页第1—2段。——编者注

巴黎大大地堕落了。丹东在布尔顿林荫道上卖木柴。巴巴鲁在圣奥诺莱街开布店。《改革报》派已无力再提出对莱茵地区的要求。反对派¹⁸⁶正在寻求天才人物,但是找不到。资产者先生们很早就上床睡觉,因此到12点就全得关门闭户,而年轻的法国对此则安然忍受。要不是老板先生们深谙 Morgenstunde……^①这个谚语的道理,要一早开门营业,警察肯定无事可做。

格律恩先生用工人的钱出版的小册子,就是我当初在载勒尔那里见过的那本:《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匿名出版的),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的论文(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剽窃和一些荒谬透顶的东西。“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一码事。关于专制君主制的阐述如下:

“君主给自己建立了一种抽象的领地,而这种精神的领地就叫做国家。国家成了领地的领地;国家作为领地的典范,取消单个领地,正如它保存单个领地一样。只要单个领地想成为绝对的、独立的领地,国家就要取消它,等等。”

这种“精神的”领地——普鲁士,“接着马上又变成成为一种人们在其中祈祷的领地,一种宗教的领地”!! 总的后果就是:在普鲁士,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已经被战胜,因此帝国国会议员们将不再去研究资产阶级问题,而直接去研究社会问题了。

“屠宰税和磨粉税真正揭示出了赋税的本质,就是说它揭示出,每一种赋税都是人头税。而谁征收人头税,谁就说:你们的头和身体都是属于我的,你们是我的农奴…… 屠宰税和磨粉税完全适合专制主义,等等。”

① 指德国谚语:“Morgenstunde hat Gold im Munde”(一日之计在于晨)。——编者注

这头蠢驴交了两年的日用品入市税,还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他以为这样的事情只有在普鲁士才会发生。总的说来,这本小册子除了一些剽窃来的东西和空话外,彻头彻尾地浸透了自由主义思想,而且还是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思想。

这里的工人普遍认为,魏特林的《保证》^①不是他一个人写成的。据说除了西·施米特、贝克尔^②等人以外,还有几个法国人给他提供过材料;特别是,他还拿到了从里加来的一个名叫阿伦斯的人的手稿,这个人过去是巴黎的工人,现在在美国,《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的主要章节就是这个人写的。这里有人曾写信到伦敦向魏特林问起过这件事,他大为恼怒,只回答说,这是诽谤。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 19 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31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¹⁸⁷

萨 塞 勒

[1846年8月于布鲁塞尔]

只有事先通过批判把现存这些(为了简短起见,我们可以称为

①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编者注

② 奥·贝克尔。——编者注

“坏的”)流派克服掉,才能有把握进行自己的正面阐述。

32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9月16日? 星期三[于巴黎]

致委员会。第二号

亲爱的朋友们:

我对你们关于比利时、伦敦和布雷斯劳^①的报告很感兴趣。我已经把报告内容转告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他们也很感兴趣。希望你们尽可能地随时把我们工作的进展和各地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与的最新情况告诉我,以便我能在政治上适时地向这里的工人们作一些介绍。科隆人^②在干什么?

现将这里的各种事情报告如下:

(1)我同此地的工人,也就是同圣安东郊区的细木工的头头们,已经会面好几次。这些人是以一种特殊形式组织起来的。除了他们在同盟⁵⁴问题上因同魏特林派裁缝有严重分歧^③而显得有些混乱以

① 波兰称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② 指科隆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罗·丹尼尔斯、亨·毕尔格尔斯、卡·德斯特尔。——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86、391页。——编者注

外,这些人,那其中的大约12—20人,每周聚会一次,进行讨论,直到现在。而当他们没有什么材料可供讨论,万不得已的时候,艾韦贝克只得去给他们作一些关于德国历史等等的报告,而且是从头讲起;也讲一种混乱不堪的国民经济学——用人道主义解释《德法年鉴》。我正是在这时候来到这里的。为了同他们建立联系,我曾经两次从经济关系出发,向他们分析了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状况。他们在这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所听到的东西,到星期天就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讨论,参加的人真是各种各样,还有带着老婆和孩子的。在这里,他们撇开了一切政治而讨论某些“社会问题”。这样的会很适于吸引外人参加,因为它是完全公开的。两星期前,警察来了一次,想要禁止集会,但最后还是放心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参加集会的常在200人以上。

像现在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持久的。在这些人中间,已蔓延着某种厌倦情绪,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感到无聊了。他们用以对抗裁缝共产主义的东西,实质上只不过是格律恩关于人性的空谈¹⁶⁸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这些东西一部分是由格律恩先生自己,一部分是由他的一个奴仆、老气横秋的细木工艾泽曼老爷子,而一部分也是由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输给他们的。这一切自然马上就使他们感到厌烦了,说来说去总是那么一套;于是,为了防止他们打瞌睡(确是如此,这在会上已经可怕地蔓延开了),艾韦贝克就巧妙地谈些“真正的价值”(我对此也有部分责任)去折磨他们,还令人厌倦地胡扯什么日耳曼的原始森林,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以及从阿德隆那里学来的完全错误的、十分荒唐的古德语词源学。

但是,这些人的真正的头头并不是艾韦贝克,而是曾经一度住在

布鲁塞尔的云格¹⁸⁹。这个人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应该加以改变的，也能做许多事情，因为他掌握着所有的人，并且比这帮人的悟性强10倍。可是他太摇摆不定，总是出些新花样。我差不多已3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他总不来参加会，也无处找他——，这就是工作成果还很少的原因。没有他，大多数人都提不起劲，拿不定主意。但是，对这些人必须有耐心。首先必须清除格律恩，他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施加了一种极其涣散人心的影响，而后，一旦使他们抛掉这些空谈，我就有希望对这些人做些工作了，因为他们全都强烈渴望了解经济学问题。我现在完全能掌握住艾韦贝克，虽然他的头脑，你们知道，是十分混乱的，但是他还有十分良好的愿望，同时云格也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因此，这件事很快就会有进展。关于通讯委员会的事，我征求了6个人的意见，这个计划得到了尤其是云格的巨大支持，所以将在这里实行起来。但是，只要还没有清除格律恩的个人影响和根除他的空谈，从而使人们恢复先前的活力，再加上巨大的物质障碍（特别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占用），我们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已经向他们建议当着他们的面彻底揭露格律恩所干的坏事；贝尔奈斯也想参加，就是艾韦贝克也要同他算老账。等到他们同格律恩了结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私事，就是说他们得到保证，能拿到为刊印格律恩那本关于议会的破烂货而给他垫的钱，这时我们会这样办。可是，由于云格没有来，其余的人在格律恩面前举止行为又或多或少像个孩子，因此，虽然这件事只需鼓一点劲在5分钟内就能解决，但还是没有就绪。糟糕的是，这些人大多数是土瓦本人。

(2)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尚未出版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有一个宏伟的计划，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

早日进入地上天堂。^① 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格律恩也严守秘密,但却极力吹嘘他的点金石。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终于,上星期艾泽曼老爷子来到细木工中间,当时我也在场,渐渐地,这个装模作样的老家伙带着极为天真而神秘的神情把这个计划全盘泄露了出来。格律恩先生信任地把全部计划告诉了他。现在请听听这个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些什么吧:这不折不扣是在英国早已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10次的 labour-bazars 或者 labour-markets¹⁹⁰,是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是大货栈;在那里,由协作社社员提供的全部产品都严格按照原产品费用加上劳动费用来议价,并用其他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协作社的产品来支付。超出协作社需要量的那部分产品,就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所得收入付给生产者。狡猾的蒲鲁东考虑着,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协作社的其他社员,就可以免除中间商人的利润了。可是这个聪明人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连他的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免除了,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免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恰好是一般多,因此,他把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扔掉了。他也完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协作社所能提供的费用上的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所有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¹⁹¹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排斥所

^① 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卡·格律恩分别于1847年2月和5月在达姆施塔特出版了这本书第1、2卷的德译本,题为《国家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编者注

有的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只有承担资产者的亏损，却不能分享资产者的利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明摆着的异议，他由于沉醉于他那自以为是的幻想中，都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极！家长格律恩自然是相信这个新的救世办法，他心里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两万工人的协作社的领袖了（他们想马上就开始大干一场），而且他的整个家族自然将免费得到衣食和住宅。但是，当蒲鲁东把这一套办法公开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使自己，使所有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永远丢尽了脸。这也就是他抱怨和攻击革命¹⁵⁷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蒲鲁东正好和约翰·瓦茨一模一样。瓦茨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尽管自己相信不可敬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在资产阶级眼里，却要成为一个可敬的人；蒲鲁东也想竭尽全力做到：尽管同经济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宗派分子就是这样。而且这一套又是如此陈旧！

(3)现在再说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7月21日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刊登了一篇7月16日的巴黎通讯，讲俄国公使馆的文章：

“……这是个官方的公使馆；但是在它之外，或者毋宁说在它之上，却有一位名叫托尔斯泰的先生，他没有官衔，但被称为‘宫廷的亲信’。过去他在教育部任职，后来带着写作任务来到巴黎，在这里给教育部写过几篇研究报告，也提供过一些法国报界的概况，后来他什么都不再写了，但是却更忙了。他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进行广泛的社交，接待一切人，从事一切活动，无所不知，活动很多。我觉得他才是驻巴黎的真正的俄国大使……他出面说项能收到奇效（所有想获得赦免的波兰人都去找他），使馆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而在彼得堡他也享有很高的威望”。

这个托尔斯泰不是别人，就是那个骗我们说要在俄国卖掉他的庄园的贵族托尔斯泰¹⁹²。这个人除了他领我们去过的那个寓所外，

在马秋林大街还有一座豪宅，他就在那里接待外交人员。波兰人和许多法国人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有德国的激进派对此还一无所知，因为他认为自己最好也扮作一个激进派，以取悦于德国的激进派。我所引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波兰人写的，贝尔奈斯认识他，这篇文章马上被《海盗—恶魔》和《国民报》转载了。当托尔斯泰读到这篇文章时，他没有再表示什么，只是高声一笑，开玩笑地说，他终于被揭穿了。现在他在伦敦，因为他在这里的戏已经演完，所以要到那里去碰一碰运气。可惜他不回来了，要不我还打算同他开几个玩笑，并且最后在马秋林大街留下我的名片。从这一切看来，十分明显，他所推荐的安年科夫同样也是一个俄国密探。甚至巴枯宁也很可疑，他一定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其他俄国人全都知道。当然，我不仅不会对他流露出什么，而且还要报复一下俄国人。这些密探虽说对我们并不危险，但决不能放过他们。他们是可用来以毒攻毒的合适材料。要不然，他们可真的毫无用处了。

(4)赫斯老爷子。我在这里本已很幸运地忘记他的那位不断诅咒并责骂他的夫人，也就是说，已把她送到那个哀号和切齿(格律恩和格塞尔太太)的圣安东郊区尽头^①去了，可是前不久我却收到这位共产主义者老爷子让一个名叫莱茵哈特的人转来的信，想要重新和好。看了这封信，叫人笑得要死。当然，他是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显得无忧无虑和快乐，而且仍然是过去的那个赫斯。他断言，他同“党”重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谅解”(“犹太”帮显然已经破产)，而且他“又有了工作的兴趣”(这样的大事真应当敲起钟来宣传宣传)，然后他就写了下面一段历史性的备忘录(日期为8月19日)：

^① 见本卷第390页。——编者注

“几星期前，科隆这里几乎发生流血的暴动，很多人都武装起来了”（莫泽斯想必不在其中）。“冲突没有发生，因为士兵没有出场（科隆的酒铺庸人的巨大胜利）”，如此等等……

接着他就谈到市民集会¹⁹³，在会上，“我们”，也就是“党”和莫泽斯先生，“作为共产主义者取得了如此完全的胜利，以致我们”如何如何。

“我们出色地首先把金钱贵族……然后把小资产者击败了（因为他们中间没有天才人物）。最后，我们本可以（！）在会上通过一切（例如让莫泽斯当市长）；会上通过了一个纲领，会议责成它的候选人对这个纲领承担义务，这个纲领（请听，请听！）即使让英国的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来起草也不会更激进（!!!）也没有人比莫泽斯理解得更荒谬）……请你不时打听一下（原文如此！）我[妻子]^①的情况。（双方都希望我不怕风险地把女方养起来，对此我有证据）……并请把这件事告诉艾韦贝克，让他受到鼓舞。”

愿上帝恩赐你们这种“鼓舞”，这种荒漠中的吗哪^②吧。我自然不会去理睬这个笨蛋——现在他也给艾韦贝克写了信（也就是说，只是为了让艾韦贝克付邮资给他的女方转去一封信罢了），还扬言两个月后要到这里来。他要是来找我，我想我也能跟他说点什么，让他受到“鼓舞”。

话既然已经说开，那我最后还要报告你们一件事，就是海涅又到这里来了，前天我和艾韦贝克去拜访了他。这个可怜的人穷困潦倒已极。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脑软化在继续发展，脸部麻痹也在发展。艾韦贝克说，他可能有一天突然死于肺水肿或脑溢血，但也

①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吗哪是以色列人经过荒漠时获得的主耶和华赐给他们的食物，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1—34节。——编者注

可能时好时坏地拖上三四年。自然他有些消沉和忧郁,而最显著的一点则是,他在议论时极为和善(而且认真)——只是在谈到莫伊勒时不断地说些俏皮话。一般说来,他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充分的活力,可是他的外貌由于留起了花白胡须(他已不能再刮胡须)而显得更加古怪,使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感到无比的悲哀。眼看着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一步步走向死亡,真令人无比难过。



我也看见了伟大的莫伊勒。“小人儿,小人儿,您的分量怎么这样轻!”这个人的确有意思;我对他的态度极为粗暴,这头蠢驴却对我报以特别的热忱,并且对别人说我有一副温和的面孔。他的模样无疑就像死了6个星期的卡尔·穆尔。请马上回信。

你们的 恩·

请马上回信,因为我两星期后将从这里[迁走]①,因此来信很容易[会]①被压下或在旧寓所被拒绝接收。

在《博爱者》编辑部中,唯物论者¹⁹⁴和唯灵论者¹⁹⁵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唯物论者以22票对23票落选,退出了编辑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博爱者》拿出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②论述不同的文明阶段及其逐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开开心:今年8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一

①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1845年8、11和12月;1846年4、6和8月《1845年博爱月刊》第8、11、12、16、18和20期上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东方人类精神文明的进程》。——编者注

篇评论比德曼的[关于]①共产主义一书的文章②,内容如下。首先用很可笑的法国人的叙述方式把赫斯的一切胡说八道描述了一番,然后说,现在来谈谈马克思先生。

“马克思先生是一个鞋匠,正如德国的另一个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是一个裁缝一样。前者(马克思)不大看得起他曾有幸在当地研究过的法国的共产主义(!),不过马克思同样也完全走不出(从这种阿尔萨斯人的用语中你还没有看出是非克斯先生吗?)抽象的公式,并且避免涉及任何真正实际的问题。按他的看法(注意这些胡说八道),德国人民的解放将成为人类解放的信号。这种解放的头脑将是哲学,它的核心将是无产阶级。当一切都准备好时,高卢雄鸡就会宣告德国的新生……

马克思说,在德国必须创立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以便去实现共产主义的哲学思想。”

署名是泰·菲·(现在已经死了)。这是他的最后作品。这家杂志的上一期也对我写的书作了同样可笑的评论。③ 9月这一期里有对尤利乌斯的评论④,我还没有看。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野林旅馆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①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泰·菲克斯《[书评]:卡尔·比德曼〈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两卷集)》,载于1846年8月《经济学家杂志》第57期。——编者注

③ 1846年7月《经济学家杂志》第56期刊登了一篇评论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未署名的文章。——编者注

④ 泰·菲克斯《[书评]:古斯塔夫·尤利乌斯〈银行业。银行问题。德国的一个新幽灵〉》,载于1846年9月《经济学家杂志》第58期。——编者注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9月18日于[巴黎]枯树街11号

亲爱的马克思：

有一大堆事情我本来想私下告诉你的，可我把它们都写进我的工作汇报里了，因为工作汇报是先写的。让别人看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也没有什么关系。

出于某种畏惧，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下决心去摘录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巴黎这里，这种东西使人感到十分枯燥。不过现在我家里有这本书^①，我会尽快动手去做。魏德迈甜蜜的胡说真是动人。这家伙先是声称要写一个宣言，宣称我们是无赖，接着又希望这不致引起私人之间的不和。这样的事，甚至在德国也只是在汉诺威—普鲁士边境才可能发生。你在钱上的倒霉事还一直没有解决，真糟糕。我不知道除了列斯凯外，还有哪个出版商愿意接受我们的手稿^②，而在与列斯凯商谈时，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出版社的批评。勒文塔尔显然是不会接受的，他曾经用种种可耻的借口拒绝了贝尔奈

① 路·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斯的一笔很有利的买卖(给本地一位老人^①写的传记,共两卷,第一卷应立即付印,老人死后马上发行,之后接着印第二卷)。而且他还胆小怕事,说什么他可能被赶出法兰克福。贝尔奈斯希望能把这本书交给布罗克豪斯,后者自然以为这本书是按照资产阶级口味写的。

威斯特伐利亚人把手稿寄给丹尼尔斯了吗?¹⁹⁶——你听到有关科隆计划¹⁷⁴的更详细的消息了吗?赫斯写信提到过这事,你是知道的。

吕宁的胡说八道尤其滑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伪君子怎样大出其丑。如果我们批判他们的种种卑劣行为,那么这位贵人又会声明,说这是“自我批评”¹⁹⁷。但是这帮家伙很快就会像下面这句话所说的那样:

“要是贵人没有屁股,
那他又想坐在哪里呢?”^②

威斯特伐利亚似乎也慢慢觉察到,它的共产主义没有屁股,或者用莫泽斯^③的话来说,没有“物质基础”。

皮特曼所说的布鲁塞尔人为《普罗米修斯》撰稿,就我来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听一听这个恶棍干的事是何等巧妙。由于我也需要钱用,所以就写信给他,叫他总归要把拖欠我很久的稿酬给我寄来¹⁹⁸。这个家伙却回信说,他刊登在《公民手册》上的我那篇文章^④的稿酬,他已委托列斯凯付给我(自然还没有收到);而发表在《莱茵

① 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② 套用歌德《完整无缺》中的诗句。——编者注

③ 莫·赫斯。——编者注

④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编者注

年鉴》第二期上的我的另一篇文章^①的稿酬,他虽然已从出版商那儿取得了,但是由于德国的所谓共产主义者极可耻地使他这个伟大的P^②和他的另一个伟大的P即《普罗米修斯》陷入了绝境,所以他,第一号P,不得不把全部稿酬(其中包括艾韦贝克等人的稿酬)用来印刷第二号P,因此要等若干星期以后才能付给我们稿酬!!多狡猾的家伙;如果你不给他们写稿,他们就控制稿酬。这样一来,你就成了《普罗米修斯》的撰稿人和股东了。

昨天晚上我在这里的工人那里已经看到印好的伦敦呼吁书¹⁹⁹。简直胡说八道。向“人民”呼吁,就是说,向臆想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无产者呼吁,而在那里,除了到处闲荡着的低地德意志的村夫和充满行会习气的施特劳宾人¹⁹¹以外,再也见不到其他人。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学到的,正好是这种荒谬的东西,即完全漠视所有实际存在的关系,无力把握历史的发展。他们不是去正面回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而是希望他们所说的、那里根本不存在的“人民”不要去理会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要采取平静而消极的态度:他们不去想一想,资产者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如果撇开那些显然是多余的、同他们的结论根本没有关联的对资产者的谩骂(这种谩骂完全可以用自由贸易的空话来代替),那么,那些不赞成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加入关税同盟²⁷的伦敦自由贸易派²⁰⁰报纸就会发表这篇东西。

德国报纸已有暗示,说尤利乌斯受普鲁士雇佣,写文章为罗特尔

①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编者注

② 指皮特曼,德文这个姓 Püttmann 的第一个字母是 P。——编者注

说话²⁰¹。这对于资产者^①来说将是一个喜讯,据德斯特尔说,尤利乌斯的高尚的作品曾经使他心醉神迷!

顺便谈一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马车夫^②前天给艾韦贝克写了3行字,说现在通信应当十分小心,因为丹麦人在拆阅所有的信件。他认为,最后可能会发生战争。对此我表示怀疑,不过,丹麦老头子^③这样粗暴地逼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也很好。²⁰²还有,你读过《莱茵观察家》上刊登的一首著名的诗——《大海环绕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²⁰³吗?我无法记住所有的词句了,大致的印象是这样的: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海之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同族血亲,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国语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德国海滨!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豪情似燃,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热血沸腾,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努力奋战,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站稳脚跟!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哀歌不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丹麦物品!”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声声呼唤:“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全国同声!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喊声一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力不从心,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愚蠢青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① 亨·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② 格·韦伯。——编者注

③ 克里斯蒂安八世。——编者注

耻大辱深。①

这首臭诗的结尾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同族血亲；永远忠于你，我的祖国。这是一首十分糟糕的歌，应当由迪特马申²⁰⁴人来演唱，而迪特马申人又应当由皮特曼来歌颂。

科隆的资产者动起来了。他们向大臣先生们提出了抗议²⁰⁵，这是德国资产者所能做到的极限。可怜的柏林说教者^②啊！他同本国的所有市政委员会都发生了争吵：先是柏林的神学争论²⁰⁶，后来在布雷斯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现在又是科隆事件。不过，这个笨蛋同英国的詹姆斯一世一模一样，他好像也真把詹姆斯一世作为自己的榜样。看来下一步他就要同詹姆斯一世一样，也要烧死巫婆了。

我在那份工作汇报中所讲的实在太冤枉蒲鲁东了。^③因为上次那封信的篇幅不够，所以我必须在这封信里加以纠正。我原来以为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荒唐事，一件常理范围内的荒唐事。昨天这件事又一次提出来详细讨论，我才弄清楚，这一新的荒唐事的确是一件极为荒唐的荒唐事。你想想看：要无产者积蓄小额的股份。用这些小额股份（在少于10 000—20 000工人的情况下，自然是决不可能着手进行的）首先在一种或几种手工业行业里设立一个或几个作坊，让一部分股东在那里工作；产品（1）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给股东（这样他们就不必支付任何利润了），（2）可能剩余的部分则按照现行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公司的资本一旦因新股东的加入或老股东的

① 恩格斯凭记忆引自马·弗·开姆尼茨《大海环绕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98—399页。——编者注

新储金而增加,这笔资本就可用来设立新的作坊和工厂,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做,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都被收购过来,从而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就丧失了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这样一来,资本就被废除了,因为“找到了一种制度,使资本即利息的来源可以说是消失了”(这是古老的归公法²⁰⁷的翻新,不过阐述得稍为详细一些罢了)。在艾泽曼老爷子重复过无数次、因而格律恩已经背下来的这一论点里,你会看到,蒲鲁东原来的花言巧语清晰地闪现出来。这些人的意图不多不少正是:用无产阶级的储金并通过放弃他们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和利息的办法暂时收购下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收购下其余的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以前竟然就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倒不如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造出5法郎银币,岂不是更便捷得多吗。然而,这里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年轻人(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们连晚上在小酒馆聚会时喝酒用的6个苏^①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收购下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路特希尔德一伙和这些大买主比起来,简直是实足的蠢材。真是令人生气。格律恩把这些家伙弄得这样糊涂,甚至最无意义的空话对他们来说也比用来论证经济学说的最简单的事实更有意义。现在还必须认真地对付这种荒谬绝伦的废话,真丢人。但是要有耐心,我决不会把这些人丢开不管,直到我把格律恩逐出战场并使他们发昏的头脑清醒过来为止。

惟一头脑清醒、能看出这全部荒唐事的人,是我们的云格,他曾在布鲁塞尔待过。艾韦贝克也用一些混乱不堪的东西塞满了这些人的脑袋。这个家伙的头脑现在完全是一塌糊涂,他有时简直快要发

① 法国旧辅币名,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编者注

疯了；他昨天亲眼看见的东西，今天却不能对你复述出来，更不用说他所听到的东西了。而这个家伙曾经受格律恩的严格控制有多么深，从下面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去年冬天，特里尔的瓦耳特尔到处发牢骚抱怨书报检查，格律恩就趁机把他描绘成一个书报检查的受害者，说他进行了一场最崇高最勇敢的斗争等等，并且利用艾韦贝克和工人们，让他们给瓦耳特尔这头蠢驴撰写了一封十分堂皇的贺信，签上名，对他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英勇精神表示感谢!!! 艾韦贝克羞愧得要死，万分恼恨自己。但是蠢事已经做出来了。现在，我们必须把他千辛万苦地印入自己脑海里并且同样千辛万苦地灌输给工人们的那些空话，从他和工人的头脑中再清除出去。要知道，一样东西，他不把它背熟，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就是背熟了的东西，他多半也理解得不对。如果他没有巨大的良好的意愿，如果他根本不是一个那么可爱的人，特别是现在，那我就无法控制他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居然还能同他和睦相处；他有时也提出一些相当切实的意见，但是，接着就又大发谬论，例如，他的令人难忘的关于德国史的报告就是这样，其中每句话都有纰漏，都很疯狂，使人忍不住发笑。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满怀热情，十分乐于接受一切意见，而且一贯的好脾气，爱自我嘲讽。尽管他干了许多荒唐事，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这个家伙。

关于贝尔奈斯没有多少可讲。我到 he 那里去过几次，他来过这里一次。今年冬天他也许会来，所缺的只是钱。威斯特伐利亚^①给他寄去了200法郎，想要收买他；他把钱收下了，别的自然就不去理会了。魏德迈以前曾经说要给他钱。而他去信说要2000法郎，否

^① 可能指鲁·雷姆佩尔和尤·迈耶尔。——编者注

则什么也干不成；我告诉他，威斯特伐利亚人一定会答复说，他们拿不出现金，等等。——果然字字都应验了。作为报答，他就把 200 法郎留下来了。他过得相当快活，对谁也不避讳他的全部不幸遭遇，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过着农民的生活，在菜园里劳动，能吃能喝；我怀疑，他同一个农村姑娘发生了关系，所以他也不再到处讲他的痛苦了。尽管他本人一有机会就想扮演卡米耶·德穆兰的角色，而且根本不适合做一个党的活动家，但现在他对党内分歧终于有了比较清楚而明智的看法了。他对法有自己的看法，因而现在还无法跟他达成一致，因为他总是以政治经济学、工业等等不是他的专业为理由，极力中断谈话，何况见面机会又不多，因而不能进行像样的讨论；不过我认为，我已经打开了一个不大的缺口，等他再来的时候，我一定能使他最终消除这种误解。——你们那里的人在做什么？

你的 恩·

一个问题：托尔斯泰的事^①完全确实，难道不应该把它告诉伦敦人^②吗？如果这个人仍旧在德国人中间扮演那种角色，德国人就有可能大大破坏一些波兰人的声誉。如果这个家伙借用你的名义，怎么办呢？

贝尔奈斯写了一本小册子加入对路特希尔德的论战；²⁰⁸这本小册子将用德文在瑞士出版，过几天在这里用法文出版。

① 见本卷第 400—401 页。——编者注

② 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编者注

34

恩格斯致马克思²⁰⁹

布鲁塞尔

[1846年9月18日后于巴黎]

[……](7)他们应该把分配股息的条款改成分担亏损的条款,因为即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么光凭全部承担亏损、而分配利润这一条出色的原则,他们也会破产。因此,他们要想站住脚,就必须比其他任何一个书商都要加倍地搞好营业;而事实是,迄今为止,所有专门或只是主要经营禁书的书商——福禄培尔、维干德、列斯凯——到最后都由于以下原因而破产:(1)由于没收;(2)由于不准进入市场,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总是会发生的;(3)由于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欺骗;(4)由于警察的威胁、被控告等等;(5)由于另外一些书商的竞争,这些书商只是偶尔印些违禁的东西,这样警察就不大注意他们,因此,他们得到畅销的书稿的机会就多些,而那些死板的书商则只好捡拾破烂货和不好销售的书籍。书商同警察作斗争,只有在许多出版商都来参加这一斗争时才能收到效果。这实质上是一种游击战,能够赢利的只是那些偶尔去作这种冒险的人。不能专门经营这种商品,因为市场不够大。

此外,公司是否会破产的问题是无要紧要的,不管它打算采取什么办法都非破产不可;而实行保证金制度,它会破产得极快;这类似

有 3 个危象的疟疾，一出现第三个危象，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期待中的来稿量不会太大，把这种情况比作一场轻度的肺病更恰当。糟糕的只是，公司如果自己印书，它就要准备足够的资本。它必须准备够一年半开销的资本；因为，假定公司第一年所花费的资本是 3 000 塔勒，复活节博览会后结账，如果生意还过得去，收入三分之二左右，即至少是 2 000 塔勒。那么，除了那 3 000 塔勒外，公司起码还应当准备 1 000 塔勒供第二年使用。因此，总要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资本为退回的滞销书、欠款等等所占用。这笔款子也许能以逐步偿还的预付款为借口另外从股东那里筹措到。不过，有必要先同书商谈妥，以便清楚地知道第一年年终时所投入的资本中有多少是呆滞资本，或者要多长时间全部资本才能周转一次。我对这一点也不太清楚，可是我有理由相信，我在上面的计算里，对总是被占用的资本恐怕是估计过少，而不是估计过多。

出版商先生将由于获得利润的百分之二十而发财致富。如果在准备金里再算进去百分之十可能的亏损，那就要出现可观的差额了。

至于保证金制度会对作者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就用不着说了。我认为，如果是为篇幅比较大的著作提供，那就必须拒绝实行这种保证金制度。公司一旦按这种原则开设起来，我们就不能再给其他书商建议什么东西了，因为他会认为这是公司拒绝出版的东西。何况我们曾经拒绝给威斯特伐利亚人以保证的那些理由，在这里也全都具备¹⁶⁰。不管是我们的名誉还是我们的利益，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在个别细节方面：方针委员会 7 个人太多了。3 人，最多 5 人。否则，会有蠢驴甚至阴谋家混进去。这个方针委员会基本上应设在布鲁塞尔。如果要 7 个委员，到哪里去挑选呢？毫无理由要这么多

人。要知道,做工作的可是我们,而我也乐意承担我的一份工作,那么所有这些委员对我们又会有什么用呢?再说,如果方针委员会的意见跟省议会的意见一样,又怎么办呢?书面征求所有这些意见将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而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回避这项工作。如上所说:我乐意承担我的一份工作。

一个问题:如果资产者任命一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监事会,这个监事会不考虑我们的意见,那怎么办?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大约 1846 年 10 月 18 日于巴黎]²¹⁰

圣日耳曼郊区百合花路 23 号

亲爱的马克思:

经历了长时间内心的反感,我终于强迫自己把费尔巴哈的破烂货读了一遍,我觉得,在我们的批判^①中无法涉及这篇东西。等我把主要内容告诉你以后,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宗教的本质》,《模仿者》第一卷第 117—178 页。——“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第 117 页)。因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所以“自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第 118 页)。

（“自然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名词，用来表示人认为与他自己以及与他的产品不同的那些实体、东西等等。”）

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过程、季节更替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转变为它的宗教。

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就产生了动物崇拜（接着是异教徒为反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攻击而作的辩解，老生常谈）。

自然（即使在基督教徒那里也）始终是宗教的隐蔽的背景。那些表明神与人不同的特性，就是自然的特性（最初的，就基础而言）。这就是万能性、永恒性、普遍性等等。神的真实内容只是自然，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即神只是被想像成自然的创造者，而不是被想像成政治的和道德的立法者。

对理智的实体创造自然、从虚无中创造等等论点所进行的反驳，大多是一种“人格化”的，就是说，一种翻译成温和的、感动市民心灵的德语的庸俗唯物主义。自然在自然宗教中之成为对象，并不是被当作自然，而是“被当作一种有人格的，活生生的，有感觉的实体……一种有情感的实体，亦即一种主观的、人的实体”（第 138 页）。因此人们就崇拜它，并且力图用人的动机等等去规定它。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自然界的多变。

“对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把自然想像为一个任意行动的有人格的实体，这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最本质行为的基础。”（第 140 页）

但由于献祭的目的是利己的,所以人就是宗教的最终目标,人的神化是宗教的最终目的。

接着就是陈腐的解说和郑重的论述,说那些还信奉自然宗教的野蛮民族,把他们讨厌的东西如瘟疫、寒热病等等也都变成了神。

“如同人从一个仅仅是肉体的实体变成一个政治的、完全不同于自然并集中于自身的实体一样”(!!!),人的神也变成了一个政治的、不同于自然的实体。“因此,人”就达到了“把他自身同自然分开,从而达到了一个有别于自然的神,这首先只通过他同其他人联合为一个团体来实现,在这种团体里,那些不同于自然的、仅仅存在于思想或想像中的力量(!!!)即法律、舆论、名誉、道德的力量,就成了人的依赖感的对象……”

(这个文风怪诞的句子在第 149 页上。)自然的力量,支配生与死的力量,被贬低为政治的和道德的力量的附属品和工具。在第 151 页上有一段讲东方保守派和西方进步派的插话。

“在东方,人并不由于人而忘记自然…… 君主本身对人来说不是作为一个尘世的实体,而是作为一个天上的、神性的实体而成为跪拜的对象。但是在神的身旁人就消失了,只有当尘世不再有神的时候……人们才能给自己找到空间和地盘。”

(漂亮的解释:为什么东方人停滞不前,由于那里许多偶像占满了空间。)"东方人对西方人的态度,正像乡下人对城里人的态度一样,前者依赖自然,而后者依赖人,"等等,"因此,只有城里人创造历史"(只是在这个地方才带有微弱的,但又有些难闻的唯物主义气息)。

“只有能够把自然的力量牺牲给舆论的力量,把自己的生命牺牲给自己的名誉,把自己的肉体存在牺牲给自己在后代口中和思想中的存在的人,才能够从事历史的事业。”

原来如此！一切不是自然的东西，便是观念，舆论，空谈。正因为如此，所以“只有人的‘虚荣心’，才是历史的原则”！

第 152 页：“只要人意识到……恶习和愚昧带来不幸等等，而美德和智慧与此相反，带来……幸福，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力量是理智和意志……那时，自然对于人来说也就成为一个依赖理智和意志的实体。”

（话题转到了一神论上面——费尔巴哈把上述的虚无缥缈的“意识”同理智和意志的力量分了家。）随着理智和意志对世界的统治，就出现了超自然主义、从虚无中进行创造以及一神论，还特别用“人的意识的统一性”来说明一神论。至于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只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那个神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联合着各种互相对抗的自然力，而这个专制君主在表面上或实际上联合着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个人——关于这一切，费尔巴哈却认为没有谈论的必要。

反对目的论的长篇空谈；旧唯物主义者的翻版。在这里，费尔巴哈指责神学家们在对待自然方面犯了错误，可是他在对待现实世界方面却犯了同样的错误。神学家们认为，没有神，自然就一定会陷入一片混乱（就是说，没有对神的信仰，自然就会分崩离析），神的意志，理智、舆论，把世界联合在一起；对此费尔巴哈拙劣地加以嘲笑；可是他自己也认为：舆论，对公众的舆论，对法律及其他思想的恐惧现在把世界联合在一起。

费尔巴哈在反对目的论时用的一个论据，表现出他是一个十足的现时代的颂扬者（*laudator temporis praesentis*）^①：儿童在幼年时

① 套用贺拉斯的《诗论》中的一句话：“*laudator temporis acti*”，（过去的颂扬者）。——编者注

期的死亡率之所以很高,是因为

“自然由于十分富有,可以不假思索地牺牲成千上万的单个的成员”;……“这都是自然原因的结果,……例如一岁的婴儿三四个里面死去一个,5 岁的 25 个里面死去一个,等等”。

除了在这里摘下的不多几个论点以外,就没有什么可摘录的东西了。关于各种宗教的历史发展情况,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来。至多列举了一些宗教史上的事例,来证明上述陈腐的论点。文章内容的大部分是对神和基督徒的论战,其方式同他以往的论战方式完全一样;只不过现在,当他才思枯竭的时候,尽管一再重复过去的空话,对唯物主义者的依赖性仍然明显得多地暴露了出来。如果要想就自然宗教、多神教、一神教的陈旧论调说些什么,那就必须用这些宗教形式的现实发展来作比较,为此首先必须研究这些宗教形式。但这一切,同他对基督教的解释一样,与我们的著作没有多大关系。这篇论文,对于了解费尔巴哈的实证哲学观点,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我上面摘录下来须加以批判的几个论点,只不过证实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话。如果你对这家伙还有兴趣,你可以设法直接或间接地从基斯林那里搞到他的全集的第一卷,在这一卷里费尔巴哈还写了一篇类似序言的东西,那里面或许还会有点什么。我摘要读过一些,在那里费尔巴哈谈到“头脑里的恶”和“胃里的恶”²¹¹,仿佛是要为他自己不关心现实作无力的辩解。这正与他一年半以前写信告诉过我的样子。

刚刚收到你的信。^① 由于我搬了家,这封信在旧寓所中放了儿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天。我想同瑞士的书商接洽一下,不过能否给手稿^①找到地方,我没有把握。这些人没有钱印 50 个印张。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把手稿分开,设法分册出版,先出版哲学部分,这事最急,然后再出版其余的部分,否则我们什么也出版不了。一下子出 50 个印张,分量太大,许多书商正是因为无力负担才不接受它。——此外还有一个不来梅的屈特曼,或者不管他叫什么,就是莫泽斯^②和魏特林从我们这里拉走的那个人;这个人愿意印刷可能遭到查禁的书,但是不肯多付钱;我们可以拿手稿去找他,完全可以。如果把手稿分开,把第一卷交给一个人,把第二卷交给另外一个人,你认为如何?福格勒知道屈特曼在不来梅的地址。关于李斯特的文章即将完成。¹²⁹

《人民代言者报》上的东西²¹²,我是大约 3 星期以前看到的。这样愚蠢可笑的东西我还没有碰见过。魏特林兄弟的无耻行径在这封给克利盖的信中已登峰造极。至于细节,我已记不得,也就不能说什么了。但是我也同样认为,应该回答克利盖和施特劳宾人¹⁹¹的宣言,明白地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在否认曾经说过遭到我们谴责的话,而同时他们又在回答中再次重复他们所否认的蠢话;我还认为,尤其是那位充满高尚道德激情并且对我们的嘲笑心怀愤懑的克利盖,应该好好地教训他一下。²¹³由于这几期报纸正在这里的施特劳宾人中间流传,所以要等四五天我才能拿到手。

这里的施特劳宾人对我掀起了可怕的叫嚣。特别是三四个“有教养的”、曾经被艾韦贝克和格律恩传授了“真正人性”的奥秘的工人。但是由于耐心对待,再加上一点威胁,我还是取得了胜利:大多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② 莫·赫斯。——编者注

数人都跟我走了。格律恩已经宣布放弃共产主义,而这些“有教养的”家伙也非常想追随他。但是我直接投入战斗,把艾泽曼老爷子吓得再也没有露面,并且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赞成共产主义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让大家讨论。今天晚上就要进行表决:集会是共产主义的呢,还是像那些有教养的人所说,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我有把握获得多数。我已宣布,如果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必同我打交道,我以后也不再来了。今天晚上格律恩的门徒们将被彻底击败,然后我得完全从头开始。

这些一向有教养的施特劳宾人向我提出的要求,你根本无法想像。“温和”,“宽厚”,“热烈的博爱”。不过我狠狠地训斥了他们,每天晚上我总要使 5、6、7 个家伙组成的整个反对派(因为最初是整整一伙人都反对我)哑口无言。下次我将把全部经过写得更详细些,因为它清楚地暴露了格律恩先生的本来面目。

据说,蒲鲁东两星期后要来。那就好玩了。

这里正在筹办一个杂志一类的东西²¹⁴。雪茄侏儒莫伊勒断言,他能够为杂志弄到钱。不过我不相信这个家伙,除非他把钱摆到了面前。这件事如有结果,那么要想方设法使这个刊物完全由我们掌握。莫伊勒这个对外公开的编辑,我已允许他在杂志上刊登自己的谬论,不这样不行。其余一切都要经过我的手,我有绝对的否决权。我写的东西自然用笔名或匿名发表。不管怎样,如果杂志办成功了,它既不会落到赫斯手里,也不会落到格律恩手里,更不会落到其他方向不明的人手里。多少进行一些扫除也很好。不过,杂志办成功以前,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事情在这个星期就得作出决定。

祝你健康,请速回信。

恩·

36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10月23日于巴黎

给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¹⁹¹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对于蒲鲁东的合作社计划争论了3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3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做的主要就是证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说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从根本上驳倒了它。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激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恼怒,但是我借此迫使高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

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把人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①,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8—10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像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像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离经叛道!)。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这当然难不倒我。我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当时争论的各点,它用主张财产共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体谅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就是说,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共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① 1846年10月18日。——编者注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3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好些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了口,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些新人中有那么几个,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13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这样终于彻底清扫干净了,现在可以尽可能地着手培养这些小伙子们了。格律恩过去曾经很容易地摆脱了债务,因为他的主要债主都是格律恩分子,都是他的主要支持者,而现在,他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支持者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不管他怎样捣鬼和试探(例如,戴上帽子参加城门口的集会等等),他还是同他的蒲鲁东的协作社一起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要是我不在这里的话,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肯定会冒冒失失地陷进去的。

格律恩的手法是多么狡诈啊!他不相信他那伙人的智力,所以他总是向他们重复自己的谬论,直到他们能够背诵为止。每次会议以后——自然,使这样一伙反对派哑口无言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遭到失败的整个这一帮人都跑到格律恩那里去,向他讲述我说过话,当然全都加以歪曲,并让格律恩把他们重新武装起来。此后,当他们一张口说话的时候,只要说出两个字,别人就总是能先知道整句话是什么了。当然,对于这种搬弄是非,我十分小心谨慎,凡是有可能被格律恩先生用来重新粉饰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的东西,我对这伙人都根本不谈。尽管如此,这个家伙不久前还是

在《科隆日报》上大肆歪曲利用我对施特劳宾人就日内瓦革命²¹⁵问题所讲的话^①,同时他却在这里给他们灌输完全相反的东西。他现在正在搞国民经济学,这个小子。

你们想必已看到了蒲鲁东著作^②的广告。这本书最近我就能弄到手;这本书售价15法郎,人们买不起,太贵了。

亲眼看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一伙人,是将近20个细木工;他们通常还只是在城门口形形色色的人举行集会;他们除了一个歌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真正固定一点的组织;一般说来,他们部分地是正义者同盟⁵⁴的残余。要是能够公开举行集会,光是细木工我们很快就能争取到100多人。裁缝我只认识几个,都是常来参加细木工集会的。关于铁匠和制革匠的情况,在整个巴黎什么都打听不到,没有人知道他们。

最近,克利盖作为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向“议事会”(中央总部)递交了他的报告。我当然看过这封公函;但是这样做违背了誓约,为此要受到死刑、匕首、绞索和毒药的惩罚,所以你们一定不要写信告诉任何人。这封信恰恰同他对我们的抨击^③所作的答复一样,证明我们的抨击对他是很有好处的,现在他对尘世的事情比较关心了。他详细地叙述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的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充满了种种厄运——克利盖显然身居首位,并且以无比宽广的胸怀经营财务。《代言者报》^④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资金

-
- ① 可能指卡·格律恩《基佐先生意欲干涉瑞士内政》,载于1846年10月18日《科隆日报》第219号。——编者注
- ② 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
- ④ 《人民代言者报》。——编者注

来源于自愿的捐赠,总之,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的第三至第六章,同时也不乏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第二个时期是繁荣时期,克利盖成了一个单纯的“记录员”,财务管理看来已转给了别的家伙。这时他们已不是向人们慷慨的好心,而是向舞迷的双腿呼吁,尤其是向或多或少的非共产主义方面呼吁;他们惊奇地发现,完全可以通过舞会、郊游等等筹得必要的款项,为了共产主义甚至可以利用人们的卑劣行为。据说目前他们在金钱方面完全有保障了。在他们曾不得不加以克服的“种种障碍”当中,这个勇敢的泰克伦堡人^①还历数了他们所蒙受的、来自各方面的、“最后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哲学家”的诽谤和猜疑。此外,他又对移民区^②发了一通陈腐的议论,并且把“魏特林兄弟”推荐给移民区(也就是说,推荐给他的最坚决的敌人),不过总的说来他谈论的差不多都是尘世中的事,尽管是一些涂过圣油的东西,尽管只是偶尔哀叫博爱等等。

你们那里有《改革报》吗?如果你们看不到该报,请回信告诉我,上面一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向你们报告。4天以来,《改革报》一直在责难《国民报》,因为后者拒绝无条件赞同正在这里流传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请愿书。《改革报》断言,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偏向梯也尔。不久以前,这里曾传言,说巴斯蒂德和托马已退出《国民报》,马拉斯特成了孤家寡人,他和梯也尔结成了联盟。《国民报》否认这种说法。它的编辑部的确发生了变动,但是详细情况我不清楚。这家报纸一年来十分同情梯也尔,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在《改革报》正在

① 海·克利盖。——编者注

② 欧文、傅立叶的追随者根据乌托邦主义建立的移民区。——编者注

向《国民报》证明,它的这种偏向已使自己大丢其脸。——此外,最近《国民报》仅仅是为了反对《改革报》而做了几件蠢事,例如,完全出于恼恨而否认最初《改革报》发表的关于葡萄牙反革命事件²¹⁶的报道,一直到不能再否认为止,如此等等。《改革报》现在正煞费苦心地要像《国民报》那样进行一场堂皇的论战,但是行不通。

写完这些以后,我又去施特劳宾人那里,在那里查明了下面的事实:格律恩本事不大,奈何不了我,于是就让人在城门口公然谴责我。艾泽曼在城门口的公开集会上攻击共产主义,参加这种集会的有密探,会上自然没有人会反击他,否则就要冒被驱逐的危险;云格曾经十分愤怒地反击过他,不过我们昨天已经警告了云格。于是艾泽曼就说云格是某个第三者(自然是指我)的传声筒,说这个第三者像一颗炸弹似的突然出现在这些人中间,还说这个人很懂得怎样教会人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辩论,等等。总之,他所说的这些话,简直就是不折不扣地向警察告密;因为那家店主(事情就是在他的店里发生的)4个星期以前就说过:你们中间始终有密探,同时警官也来参加过集会。艾泽曼直截了当攻击云格是“革命者”。格律恩先生始终都在场,使劲教艾泽曼该怎样说。这种行为真是卑劣得无以复加。据我对事情的了解,格律恩应该对艾泽曼所说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不过现在对这一点根本毫无办法。又不能在城门口的集会上反击艾泽曼这个糊涂虫,因为这样做等于再次告发了每星期的集会,格律恩太胆小了,不敢以自己的名义亲自干点什么。我们惟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城门口的人们不要再讨论共产主义,因为这会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危及整个集会。

务请回信。

你们的 恩·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²¹⁷

布鲁塞尔

[大约 1846 年 10 月 23 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反对克利盖的文件①收到了。写得很好。你既然单独签名，克利盖现在自然会把第一个文件②中的尖锐的语调算到我的账上，而对第二个文件则忍气吞声；但是我对此毫不在乎。如果他高兴的话，满可以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¹⁹¹当中使用他那恶毒的语言任意给我抹黑。

你从我给委员会的信③里可以看出，我在这里的施特劳宾人中间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对他们简直毫不留情。我抨击他们的最坏的偏见，说他们根本不是无产者。不过格律恩也给我帮了大忙。

给我的信千万别预付邮资。要不是那个该死的列斯凯对寄给皮

① 指马克思写的反克利盖的第二个通告，该文件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422—427 页。——编者注

特曼的那篇旧作^①付给我一张不能用的支票,使我不得不又把支票退了回去,要不是这个卑鄙的家伙使我陷入窘境,那我可以立即给你们寄去 25 法郎作为委员会的基金了。不过现在我至少要担负通讯委员会同我通信的费用。前一封信我没有付邮资,那是因为时间太晚,只好赶快把信投入邮箱发出去。列斯凯一把钱寄来,我就给你们寄一部分。

给克利盖的答复不会给施特劳宾人当中的任何人看。不然的话,对格律恩就保不了密。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什么事都要防着这个家伙,直到他完成卡·格律恩注释的蒲鲁东著作^②为止。那时他就会落到我们的手里。他在书中完全放弃了自己过去讲过的许多看法,五体投地拜倒在蒲鲁东的救世体系面前。到那时,如果他再不回头,他的营生也就完了。

魏特林还在布鲁塞尔吗?

我想我是能够对付这里的施特劳宾人的。这些家伙真是无知透顶,他们的生活状况使得他们毫无觉悟,他们当中根本没有竞争,工资一直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同师傅的斗争根本不是为了工资,而是为了“帮工自尊心”等等。目前服装店正对裁缝起着革命性的作用。假如它不是这样一种没有希望的行业就好了。

格律恩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他把这些人脑子里一切明确的东西都变成了朦胧的幻梦、人类的追求等等。他反对魏特林的和其他空谈的共产主义,并以此为幌子,给这些人的脑袋塞满了意义含混

①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编者注

② 卡·格律恩编辑的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7 年达姆施塔特版德译本。——编者注

的美文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的辞句,而把其余的一切都指责为空谈学理。甚至那些从来就不是或者只有个别人是魏特林信徒的细木工,对“粗鄙的共产主义”^①也怀有迷信人怕鬼般的恐惧,并且至少在通过决议之前宁肯赞同极其荒唐的梦呓、为人类造福的和平计划等等,也不赞同这种“粗鄙的共产主义”。这里的情况混乱不堪。

几天以前,我把我对“民主派兄弟协会”²¹⁸的和平倾向提出的温和的抨击性意见寄给了哈尼,并且在信里告诉他,让他和你们继续保持通信联系。

你的 恩·

布鲁塞尔那慕尔郊区奥尔良路 42 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²¹⁹

布鲁塞尔

[1846 年]11 月 2 日于[巴黎]

百合花路 23 号

怎么还不见你早就答应要写的长信呢? 你可得把手稿寄给贝尔

^① 德文原文是:“Löffelkommunismus”,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编者注

奈斯,他只要你手头的手稿,印成的东西他那里还有。¹⁵⁹他往美国什么都没有寄,那里所刊印的东西^①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他也不知道。但是已经印了许多本,列斯凯可能已经到处赠送了。我们要追究这件事。这也许是通过格律恩或者伯恩施太因干的。关于手稿^②的事我往瑞士写了信^③,但是这个家伙好像不打算回答我。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就只剩下耶尼了,我取笑过他,不愿意给他写信,请你下次来信时给这家伙写上几行,我给他寄去,但这只不过是走一下形式,他一定不会接受。我写信的第一个人是贝尔奈斯的一本小册子^④的出版商,但是,即使他接受了,从皮特曼的信上看来,他仍然是一个破了产的人。情况就是这样。我对瑞士已经失望。很难想出个好办法了。我们在当前的困境下,显然不能把两卷一起出版,最多也只能把两卷分给两个完全不同的出版商。回信时请你也谈谈这个问题。

你的 恩·

我刚刚读完这个小伙子^⑤所写的关于他逃脱孤寂生活的情况。我们能把他拉到这里来,是值得高兴的;他会逐渐再度活泼起来。向大家问好。

① 1846年6月27日和7月4日《人民代言者报》发表了摘自贝尔奈斯手稿的摘要,题为《揭开刑法的秘密。一种共产主义的观点》。——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④ 卡·路·贝尔奈斯《路特希尔德。一个从人性立场作出的判决》。——编者注

⑤ 卡·路·贝尔奈斯。——编者注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²²⁰

布鲁塞尔

[1846年11月中—12月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不久前我写了一封短信给日果^①，有以下几个原因。在审理圣安东郊区十月风潮²²¹的过程中，也审问了许多被捕的德国人，第二批受审的全都是施特劳宾人¹⁹¹。在这些现在就要被驱逐出境的蠢货当中，有几个肯定说了很多蠢话，供出了艾韦贝克和我。的确，这些卑鄙的施特劳宾人出于极端的恐惧，会供出他们知道的一切甚至更多，这完全是预料之中的。除此以外，我所认识的施特劳宾人对他们自己的无耻行径秘而不宣，却大肆喧嚷我同他们的聚会。这些家伙就是这样。

我大概已写信告诉过你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②，高尚的艾泽曼向密探告发了我的全部情况。云格也干了几件蠢事，这个家伙有点狂妄自大，他想叫法国政府出钱把他送到加来和伦敦去。总之，德莱塞尔先生向我和艾韦贝克派来了一批又一批密探（艾韦贝克早就受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27页。——编者注

到怀疑,对他已经下达了驱逐出境的命令,只不过暂缓执行),这些密探盯得我们很紧,一直盯到小酒馆里,那是我们有时同郊区的蠢家伙聚会的地方。这也就证明,我们是一伙危险分子的首领;而此后不久我就得知:德莱塞尔先生向汤讷吉·杜沙特尔先生请求发布命令驱逐我和艾韦贝克出境,同时在警察局里,在紧靠着对妓女进行体格检查的地方,放着一大堆有关这个案子的公文。

我当然不想为了施特劳宾人而被驱逐。当我觉察到,这些施特劳宾人是怎样毫不在意地到处喧嚷,争论格律恩和我谁是谁非的时候,我就预见到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讨厌这种闲事,而这些人又难以改邪归正,他们恰恰不像伦敦人那样,在讨论中从来不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即战胜了格律恩。出了这件事虽然令人很不愉快,然而却是光明正大地摆脱施特劳宾人的一个绝好机会。因此,我向他们表示,现在我再也不能教他们了,他们自己要小心谨慎。艾韦贝克当即决定远行^①,他好像立刻就动身了,至少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

警察也在搜寻小伙子(贝尔奈斯),但是,他由于经历了种种风波,又回到他先前的住处去了(真没想到,他一进入文明世界就碰到那样一些不可思议的烦恼)。他什么时候再回巴黎,我不知道,不过他原打算住的寓所现在无论如何住不进去了,因此,告诉你的地址已不适用。他已经顺利地收到了他的手稿^②。

同时,我要感谢高贵的警察,他们把我从施特劳宾人中拉了出来,并且使我铭记这段生活的欢乐。如果说两星期来一直跟踪我的

① 艾韦贝克前往里昂。——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0—431页。——编者注

那些可疑的家伙果真是密探(其中有几个我确切地知道就是密探),那就是说警察局在最近发出了许多参加孟德斯鸠、瓦伦蒂诺、普拉多等地舞会的入场券。我得感谢德莱塞尔先生,他使我愉快地见识了一些浪漫女郎和许多乐事,因为我想充分利用我待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日夜。最后,既然直到现在还让我安然无恙,那么看来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但是今后你们写信请都寄给画家 A. F. 克尔纳先生,巴黎新布勒达街 29 号。在里面装一个写着我的缩写姓名的信封,这样透着光也看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完全放弃对威·魏特林的清算了,这一点你是理解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没有见到,也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到过这里或者还在这里。这也无关紧要。魏特林分子我根本不认识,而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他不会受到厚遇。他们由于同他的裁缝朋友们长期干仗,正对他怀着很大的敌意。

伦敦人的问题²²²之所以令人烦恼,正是由于哈尼,同时也由于他们在施特劳宾人中间是惟一能够与之直截了当地建立联系的人。但是,如果这些家伙不愿意,那就随他们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又会发出像给隆格先生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的呼吁书²²³那种可怜的呼吁书。何况还始终嫉恨我们这些“学者”。不过,如果他们要反叛,我们有两种办法摆脱他们:或者是公开决裂,或者是逐步停止通信。我赞成后一种办法,如果可以回复他们最近的一封信,那么不要过于粗暴地伤害他们,而是不冷不热,叫他们不想急于回信。然后,便久久不给他们回信,由于他们通常懒于写信,这样通过两三封信后,一切都会见鬼去了。老实说,如果要嘲笑这些家伙,我们用什么办法呢,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又没有刊物,即使有刊物,他们也不是著作家,只不过时不时发出一些没有人能看到、也无人过问的

宣言。如果我们泛泛地嘲笑施特劳宾人,那我们随时都可以拿出他们那些绝妙的文件;一旦通信渐渐停止以后,事情就很好办了;决裂是逐步发生的,不会弄得满城风雨。在此期间,我们将同哈尼心平气和地协商一切必要的事情,并且设法使他们对我们的最后一封信不作回答(他们会这样做的,只要让他们等待回信6—10个星期),让他们事后叫嚷去吧!

直接同这些家伙决裂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和荣耀。同这些家伙几乎不可能产生理论上的分歧,因为他们没有理论,而且他们还想向我们学习,尽管内心有所怀疑。他们连表述自己的这点怀疑都不会,因此不可能同他们进行什么讨论,要有也只是口头上的。如果公开决裂,他们会利用渴求共产主义知识这种空泛言辞来攻击我们,说他们原来是愿意向这些博学的先生学习的,如果说这些先生还有点什么高明东西的话,如此等等。由于在委员会里他们的人不多,我们的人也没有几个,因而实践中的党内分歧很快就会变为纯粹的人身攻击和争吵,或者让人看起来是这样。我们可以以党的身份出面来反对著作家,但是不能这样反对施特劳宾人。这些家伙终究还是有那么几百人,他们通过哈尼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被《莱茵观察家》等等报刊在德国各地吹捧成狂热的、绝非软弱无能的共产主义团体。另外他们总还是施特劳宾人中间最像样的人,只要在德国不发生变动,显然这是从施特劳宾人当中所能造就出来的佼佼者。我们从这件事中学到的是,只要在德国不存在真正的运动,对施特劳宾人就无计可施,甚至对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如此。最好是平心静气地顺其自然,只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整个地加以批判,而不要引起争吵,发生争吵我们只会陷到污泥中去。这些人对我们自称是“人民”,“无产者”,而我们只能呼吁将在德国形成的共产主义无产者。另外,普鲁

士很快就要立宪,也许还可以用这些人来签签名什么的。

不过,也许我的主意出得太晚,大概你们对这件事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已经实行了。我本来是要早点写信的,但我一直在等待警察局的事情的进展。

刚才收到瑞士出版商^①的回信。这封附来的信又一次证明,这个家伙确是个坏蛋。通常一个出版商,是不会让别人等了几星期以后又这么友好地接受下来的。现在我们要看看,那个不来梅人^②会怎样回信,然后再看怎样做合适。在康斯坦茨的贝尔维尤还有一个出版商,也许能够同他达成协议²²⁴。如果那个不来梅人不愿意,我可以去试试同这一个接洽。同时我还要打听一下黑里绍的出版商。要是我们能在瑞士有一个正派的人,把手稿^③寄给他,让他去换成现钱就好了。然而,我们在那里只有一个贪心的家长皮特曼!

在最近一段倒霉的日子里,我除了同姑娘们玩玩,还研究了一下丹麦以及北方其他国家²²⁵,作为正当的附带消遣。你想像不到,这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宁愿做一个最渺小的德国人,也别做一个最伟大的丹麦人!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程度的道德贫乏以及行会的和等级的狭隘性。丹麦人认为德国是人们去“包养情妇,同她们一起挥霍金钱”的地方(在丹麦的一本教科书里写着:一个丹麦人在德国旅行时,有一个情妇,她花掉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丹麦人把德国人叫做德国轻浮汉,认为自己是日耳曼精神的真正代表。瑞典人却又鄙视丹麦人,说他们是“德意志化的”,变了种的,饶舌的和娇惯了

① 约·米·施莱普弗。——编者注

② 屈特曼。——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的。挪威人则看不起法国化的瑞典人及其贵族,并且为挪威还盛行高贵的卡纽特时代那样的单调有限的农民经济而感到欣喜;挪威人却又因此而遭到冰岛人的鄙视,而冰岛人还说着与900年前的油滑的海盗一样的语言,喝鱼油,住土房,只要闻不见烂鱼的腥味就活不下去。我几度产生了自豪的念头:我至少不是丹麦人,更不是冰岛人,而只不过是一个德国人。

最进步的瑞典报纸《晚报》的编辑曾两次来巴黎了解劳动组织问题,他多年来订阅《理智报》和《和平民主日报》,还同路·勃朗和孔西得朗进行过严肃的谈话,但是他仍然是一点也没有弄明白,回国的時候并不比来的时候更聪明一点。现在他所鼓吹的仍然是自由竞争,或者用瑞典人的话说,生计自由,也叫 *sjelfförsörjningsfrihet*,即自立的自由(这看来比行业自由还好听一点)。当然,那些深深地陷在行会泥坑里并坐在瑞典议会中的资产者,也正是最激烈的保守主义者。在全国只有两个像样的城市,分别有大约8万和4万居民,第三个城市诺尔雪平只有12 000居民,其余城市的居民大约是1 000、2 000、3 000人。所有的邮政驿站都只有一个人。丹麦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只有惟一的一个城市,那里有十分可笑的行会诉讼,比巴塞尔或不来梅的还要无聊,同时一个人没有入场券就不允许到散步场所去散步。

这些国家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们表明,德国人如果有了新闻出版自由会干些什么,也就是像丹麦人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会立即成立一个“真正行使新闻出版自由协会”,开始出版基督教劝善历书。瑞典的《晚报》像《科隆日报》那样温和,但却认为自己是“真正民主”的报纸。因此,瑞典人有布雷默小姐的小说,而丹麦人则有枢密顾问、丹麦国旗骑士团²²⁶首领厄伦施莱格先生。此外,那里黑格尔主义者

也多得令人吃惊,而且那种每三个字就借用一个德文字的语言,对思辨思维来说也是再合适不过的。

报告^①早就动笔,日内即将寄出。请回信告诉我,你们是否有蒲鲁东的书^②。

如果你在写书时想要用蒲鲁东的那本书(这本书写得很糟),我可以把我的十分详细的摘录寄给你。这本书不值该书的售价 15 法郎。

40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²²⁷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安年科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 11 月 1 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促,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谈细节。²²⁸

① 报告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①里对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曾经取笑了一番,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论述。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论述中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

^① 安年科夫 1846 年 11 月 1 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

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惟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像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

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中叶而结束于18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又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这样遥远，竟然忘记了连普通经济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谈分工时，竟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真行！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从9—12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必然成为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做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可笑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这一点也适用于英国。至于欧洲各国,那么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机器的引进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作第三个进化,当作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呵!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全部信贷事业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18世纪初

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像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特意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的,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主观随意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这里存在着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

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份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

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像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么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惟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理性的存在,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作范畴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来说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的产物被他想像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惟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

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暂时的方式,也正像封建方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惟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像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奥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惟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

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作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个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例如,在18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用他的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生活、关于夫妻恩爱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比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

疯发狂，肆口漫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准备中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¹²⁰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①。您很难想像，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1847年

41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2291月15日星期五[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要不是贝尔奈斯让我等到现在，我早就给你写信了。这个该死的伯恩施太因，我曾想顺便问问他，你什么时候来²³⁰，可始终未能见到他这个该死的家伙，因此我把这件事委托给贝尔奈斯去办，他本打算在星期一就把一封关于你的信带到城里交给我。昨天深夜，我收到的却不是这封信，而是这个懒家伙前天晚上在萨塞勒随便涂写的一张便条，所了解到的那些消息根本不需要花费五六天去研究。但这个家伙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是得亲自和伯恩施太因谈谈，因为这些消息完全不能使我满意，坦白说，我可以相信任何人的话，就是不太相信贝尔奈斯。最近半年来，这个人一直在我耳旁嘀咕，说你会随时带着行李前来，而当事情即将告成时，他却编造出一大篇护照的故事，似乎你竟需要一张护照！在国境线上没有人查问护照；和我一

样,莫泽斯^①来这里时也没有人向他查过护照,而且,如果你住到我这里,那我倒想知道,谁会来查问。为了有时能够证明身份,最多需要一张比利时的国内护照,或是莱奥波德先生让 Cabinet du roi[王室内阁]签发的人所共知的公函,这就足以应付一切情况。海涅也是这种看法,一旦我捉住伯恩施太因,就可以向他打听清楚。

贝尔奈斯还编造过一个托尔斯泰事件^②,或者更确切些说,他受了伯恩施太因的骗,因为伯恩施太因可以任意欺骗他。贝尔奈斯以前写给我们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消息,都出自同一来源。我屡次亲眼看到,伯恩施太因摆出怎样一副绝对正确的样子向贝尔奈斯灌输他的猜测、谣言和自己的臆造,而贝尔奈斯又怎样信以为真,所以在这以后,对于他以前写来的一切“出于最可靠来源的”重要消息,我一个字也不信。

我亲眼看到,伯恩施太因怎样装作无所不知的样子使贝尔奈斯相信(你知道,如果贝尔奈斯一旦相信某事,他会怎样狂热地去相信它),《国民报》已经完全彻底地出卖给了梯也尔,在一定程度上是现金交易。这个小伙子已经用杀头来担保此事属实。他在这方面已不可救药,就像他的欣喜若狂、悲痛欲绝的情绪一样,在最近两个星期里,他已经有 16 次处于绝望的边缘。

这只是我们私下里说的话。关于你来这里的事,我还要再去问问伯恩施太因。我已经说过,海涅主张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到这里来。也许你想去法国公使馆,凭你的普鲁士侨居证书申请一张护照吧?

你告诉我莫泽斯的事,我很高兴。这个高尚的人到我这里来过,

① 莫·赫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00—401 页。——编者注

但没有碰上我,我写信给他^①,让他约定见面时间,昨天见了面。这个人变化很大。一头鬈发,年轻潇洒,一撮漂亮的小胡子给他尖尖的下巴增添了些许文雅,两颊浮现少女般的红晕,但是他那漂亮的双眼中已不再有往日的严肃,所以他表现得惊人的谦虚。在巴黎这里,我已经习惯于一种十分粗俗的语调,因为只有吵闹才能办事,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女人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但是,一度震撼世界的、不可一世的赫斯的那副遭强暴的神情,几乎使我怒气顿消。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的门徒的英雄行为(这一点后面再说)和他自己一成不变的内心世界又重新给了我勇气。总之,我对他非常冷淡,大加讥讽,因而估计他没有兴趣再来这里了。²³¹我为他做的惟一的事情是:对他从德国带来的淋病提了几点忠告。他在他以前认识的几个德国画家那里也一败涂地,只有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仍旧忠实于他。

无论如何,宁可要不来梅人^②,也不要瑞士人^③。我不能给瑞士人写信,(1)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地址,(2)因为我不愿意向这个人[建议]^④把每印张的稿酬定得比你向不来梅人建议的还要低。所以请把你对不来梅人的建议和这个人的地址一并[写信告诉我]^④。他对贝尔奈斯那本关于路特希尔德的写得很糟的小册子^⑤已经付了高稿酬,但是却哄骗皮特曼说:给他排印了,但一直没有支付稿费,因为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屈特曼。——编者注

③ 约·米·施莱普弗。——编者注

④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⑤ 卡·路·贝尔奈斯《路特希尔德。一个从人性立场作出的判决》。——编者注

资金派了别的用场。

你用法文写东西驳斥蒲鲁东，这很好。但愿在这封信到达的时候，这本小册子已经完成。不言而喻，我完全同意你从我们的书^①中引用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也认为蒲鲁东的协作社源自布雷的计划²³²。我已经把这个善良的布雷忘得一干二净。

也许你已经在《特里尔日报》上看到了新的莱比锡社会主义杂志出版的消息，名为《紫罗兰》，无恶意的现代评论小报！！泽米希先生在那里像查拉斯特罗一样叫嚷：

“在这些神圣的殿堂里，
谁也不知道复仇；
在这个神圣的围墙里，
不允许任何叛徒潜伏。
于是他挽着朋一朋一朋友的手，
欢乐地漫步进入美好的乐土。”^②

不过，遗憾的是，他没有像昔日的赖歇耳那样的低音。查拉斯特罗—泽米希在这里同时给3个神献祭，他们是：(1)赫斯，(2)施蒂纳，(3)卢格。前两个人已经[洞察了]^③科学的奥秘。

这个小报或者《紫罗兰》，是我阅读过的报纸中最糟糕的报纸。这样一种静悄悄的、同时又恬不知耻的疯狂，只有在萨克森才可能出现。

现在，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四面八方发展起来，除皮特曼之流这些孤独的星群之外又成立了威斯特伐利亚学派、萨克森学派、柏林学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② 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第2幕查拉斯特罗咏叹调。——编者注

③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派等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再写一遍,那该多好啊²³³!可以根据天空的星座把他们分类。皮特曼是大熊座,泽米希是小熊座,或者皮特曼是金牛座,昴星团是他的8个孩子。不管怎样,如果他没有角的话,应该给他安上。格律恩是宝瓶座等等。

顺便说说格律恩。我想改写关于格律恩论歌德的文章^①,要把它缩减到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印张,并且准备把它用在我们的书中,如果你同意这样做的话,请你从速写信告诉我²³⁴。这本书十分能说明问题,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性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²³⁵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极其出色的证据:人=德国小市民。我只是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可以加以发挥,并适当删节文章的其余部分,因为这部分不适用于我们的书。你以为怎样?

你的 恩格斯

布鲁塞尔那慕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① 卡·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 编者注

42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

科 隆

[1847年]3月7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丹尼尔斯：

你或者你们科隆的某一个人可能会收到赫斯关于共产主义事务的一封信。我迫切地请求你，在我通过 W. ①把文件和书信交给你们以前，不要让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回信。无论如何我要再一次迫切地请求你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而这些事情是不能通过信件告诉的。如果你不能来，那么亨·毕尔格尔斯在一两天内务必来。你或者你的代表就住在我家里……②

总之，你或者亨·毕尔格尔斯尽快到梅赫伦来。

请立即把所附的信③交给埃尔伯费尔德格律恩街的楚劳夫。

别到布鲁塞尔来，要到梅赫伦；你或者毕尔格尔斯何时来，请提前一天来信告知。

① 大概是指魏德迈或维尔特。——编者注

② 原信此处缺损。后面几句话是写在信的前头空白处的。在“在我家里”这几个字后面，马克思注了“见上面”的字样。——编者注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你能把你的日常事务搁几天吗?①

你的 马克思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3月9日星期二[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小册子是今天早晨云格交给我的；几天前艾韦贝克把这本小册子带给了他们。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是莫泽斯②写的，并且给云格逐点作了分析。今天晚上我见到了艾韦贝克，他承认小册子是他带来的，而在我对这个东西给以彻底批判以后，他才说出来，这本糟糕的低劣作品的作者原来就是他——艾韦贝克自己。他说，这是他在我来这里的头几个月里写成的。由于他最初陶醉于我所报道的新闻而产生了灵感。这些小伙子就是这样。他曾经嘲笑赫斯用那些跟自己不相配的别人的羽毛装饰自己，并禁止施特劳宾人¹⁹¹把我对他们作的报告内容偷偷传达给格律恩，以防格律恩剽窃，可是他自己却埋头干起来，——像往常那样怀着最良好的愿

① 这一句话和签名写在信的左边空白处。——编者注

② 莫·赫斯。——编者注

望——而且干得一点也不比别人高明。莫泽斯和格律恩搞坏的事不会比这个民间的淋病医生更多。当然，我先是嘲弄他一下，然后就禁止他在任何时候再搞这种玩意儿。但是，这种人显然是改不了的。上星期，我一方面由于闹着玩，另一方面也因为我确实需要钱用，就坐下来用假名写了一篇充满轻薄词句的致洛拉·蒙泰斯的感谢词²³⁶。星期六我从中挑了几段念给他听，今天晚上他怀着通常的善意告诉我，这件事鼓舞了他，他在第二天就写了一篇类似的东西，并且立刻把所写的东西交给了莫伊勒主办的化名杂志^①（这个杂志确实是完全秘密地、并且仅仅是为莫伊勒夫人检查下的编辑部出版的，这种检查已经删掉过海涅的一首诗）。他现在就把这件事告诉我，以挽救自己的诚实，没有抄袭！这位贪心不足的作家所写的这部新杰作，当然只不过是庄重的夸张的笔调把我的风趣言词改写一下而已。此外，我对这个力不从心的习作虽然不屑一顾，但它却表明，不管是你的书^②还是我们的手稿^③都多么迫切需要尽快发表。这些家伙总是抱怨如此卓越的思想却这样长久地被埋没，最后不知如何了却这块心病，只好从自己身上把他们自以为勉强消化了的东西全部排泄出来。所以不能放过不来梅人^④。他不答复，就再给他写封信，万不得已时，最低的条件也得同意。这些手稿放在那里不动，每个月每印张都要损失5—10法郎的交换价值。再过几个月，普鲁士邦议会²³⁷就要开始辩论，在柏林就要展开冲突，鲍威尔和施蒂纳每印张

① 《巴黎时钟》。——编者注

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④ 屈特曼。——编者注

就卖不到10法郎了。处理这类即事之作,搞来搞去到最后都只得放弃高稿酬而照顾不了作者的自尊。

我在萨塞勒的贝尔奈斯那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人也做了些蠢事。他给《柏林阅览室》写稿,而且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那里常发表他针对资产者而发的所谓共产主义的空谈。当然,编辑部和书报检查机关保留那些仅仅反对资产者的部分,而删去那些为数不多的、会使他们自己难堪的暗示。他咒骂陪审制、“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代议制等等。我解释给他听,这叫做不折不扣的 pour le roi de Prusse^①,间接地是反对我们党,他听不进,热烈的感情相当冲动,说不可能有什么成效;我向他说明,《阅览室》是由政府津贴的,他坚决否认,还援引了一些迹象,而这些迹象,除了萨塞勒多愁善感的居民以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恰恰都证明我说得对。结果是:高尚的热忱、热烈的感情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写作,不能理解要宽恕他至今仍恨得要死的那些人的这种政策。“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就是永恒的最后的论据。我已经读过不少这一类注明来自巴黎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再好不过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格。我快要放弃贝尔奈斯了,并且不想再干预那个高尚而令人厌恶的家庭悲剧,他在这出悲剧中扮演着忠贞不二且具有无限奉献精神的英雄角色。这种事只好看在眼里。这件事所发出的气味,就像5000条没有晾过的鸭绒褥子再加上吃了奥地利素菜所放出的无数臭屁。就算这个家伙再有10次从那个无赖圈子中脱身到巴黎来,他还是要跑回去10次的。你可以想像,这件事使他在自己的脑袋里

^①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制造了多少道德方面的托词。他所生活的那个复合型的家庭,正在使他成为一个十足的心胸狭隘的庸人。他再也别想让我到他的铺子里去,而且不要很久他就不会盼望我这个冷酷无情的人了。

你很快就会收到关于宪法问题的小册子²³⁸。我将把它写在单张纸上,以便你能够补充或删除。如果福格勒有希望付一些钱的话,请你再问问他是否愿意要关于洛拉·蒙泰斯的游戏文章,大约一个半印张到两印张,但不必告诉他是我写的。请你立即回信告诉我,要是不行,我就去贝尔维尤试试。想必你在《辩论日报》或《立宪主义者报》上已经看到,大市政会接受了符腾堡的申诉,使得施莱普弗这个无赖在黑里绍无法出版革命的书刊。他自己来信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不许人家再给他寄任何东西。可见更有理由抓住不来梅人了。如果断了同不来梅人的关系,那么只剩下康斯坦茨附近贝尔维尤的那个“书局”了。此外,如果我们手稿的出版与你那本书的出版发生冲突,那么就把手稿搁一旁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得多。我们两人从我们的著作中得到的好处不多。

你大概已经看到昨天(星期一)的《科隆日报》上有关马丁·迪诺尔的丑闻的那篇庸俗文章^①了吧。这篇文章是贝尔奈斯写的,他常常替伯恩施太因写通讯。

目前本地的警察十分可恶。看来他们想利用饥荒,竭力挑起一场暴力或者制造一桩大规模的密谋事件。他们先是散发各种印刷品,到处张贴煽动性的告白,现在甚至制造了燃烧装置到处扔(不过这些装置并没有点燃),想让小市民们看看这种恶行的厉害。而且,

① 可能指卡·路·贝尔奈斯《马丁·迪诺尔事件》,载于1847年3月8日《科隆日报》第67号。——编者注

他们还制造了一个绝妙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事件¹⁹⁴,逮捕了一大批人,在这些人当中,甲认识乙,乙认识丙,丙认识丁,如此等等,并且根据这种认识关系和一些证词把这一大批大多素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帮”。不久就要对这个“帮”进行审判,如果在这种新的办法上再加上昔日的精神同谋,那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判处任何一个人有罪。这完全像阿贝尔。因此,没有比直截了当地宣判卡贝老爹有罪更容易的事情了。

只要可能,你就4月来这儿吧。我要到4月7日才搬家(搬到哪儿去还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会有一点钱。我们可以在一起开怀畅饮。由于目前警察的举动十分可恶²³⁹(除了我在信中写过的那个萨克森人以外,连我的老对手艾泽曼也被驱逐,这两个人还在这里,请看《科隆日报》上卡·格律恩的文章^①),所以最好还是听从伯恩施太因的建议。你可凭你的侨居证书设法到法国公使^②那里搞一张护照;如果不行,我们就在这里想想办法——或许能找到一个保守派议员,通过第六个人的手去拉上关系。你完全有必要离开那个枯燥乏味的布鲁塞尔,到巴黎来,而且我也渴望同你在一起痛饮。在这里,不是做放荡的人,就是做老学究;不是在放荡的无赖汉中间做一个放荡的人——而这样做在两手空空时全无好处——,就是做教训艾韦贝克、贝尔奈斯及其一伙的老学究。再不然,就得接受法国激进派领袖们的明智的忠告,这些人以后还必须加以保护而反对其他一些蠢驴,叫他们不致由于自身的虚浮的德国精神而得意忘形。倘若我

① 指《艾泽曼等人被驱逐》,载于1847年3月1日《科隆日报》第60号。——编者注

② 玛·伊·吕米尼。——编者注

有5000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和女人们消遣,直至精疲力竭。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但是,只要还有浪漫女郎,那就得啦!这并不妨碍有时谈一些正当的事情或者使生活带一些文雅的乐趣,而这两点对我所认识的一帮人来说是办不到的。你一定得到这里来。

你看见路·勃朗的《革命史》^①了吗?这是一个大杂烩,既有正确的猜想也有极端荒诞不经的议论。我只在萨塞勒看了第一卷的一半。它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它刚刚以其新颖独特的观点令人惊异,马上又以其荒唐透顶的议论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路·勃朗的嗅觉很灵敏,不管他怎样胡说,推测都很正确。但是他已不能再前进一步,他已经被意识形态“这种妖术束缚住”。

你知道去年出版的阿希尔·德·沃拉贝尔所著《帝国的没落,两次复辟的历史》这本书吗?作者是《国民报》的共和派,并且具有编年史的风格,属于(梯叶里、米涅等人以前的)旧学派。作者完全不了解最通常的关系——甚至卡普菲格的《一百天》这本书在这方面也要比他的描写强得多。但是,由于书中历数了波旁王朝和神圣同盟的种种卑鄙行为,对事实作了相当准确的述评(在其民族的和政治的利益不妨碍他这样做的范围内),这本书是有意义的。然而,总的说来,正是由于没有总揽全局,所以这本书写得枯燥无味。《国民报》是拙劣的历史学家,而沃拉贝尔据说是马拉斯特的朋友。

莫泽斯下落不明。他曾答应在我不“交往”的“工人们”那里作演讲,冒充自己是格律恩的敌人和我的知己!上帝知道,莫泽斯本人也知道,我们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在维芬商场会见时,我曾和画家克尔纳

^① 路·勃朗《法国革命史》(两卷集)1847年巴黎版。——编者注

一起把克尔纳偶然结识的两个姑娘带到一边,而把他撇在那儿发呆。从那以后,我还在狂欢节时遇到过他一次,那时他冒着倾盆大雨垂头丧气地拖着他那厌世的“我”到交易所去。我们彼此根本没有打招呼。

我一打听到巴枯宁的准确地址,就一定把给他的信^①送去,这件事至今还没有把握。

顺便说一下:你写封信给艾韦贝克,谈谈他的小册子,挖苦他一下:他总是卑贱地露出屁股来希望有人揍他。这你是知道的。

希望赶快回信,并且设法到这里来。

你的 弗·恩·

44

马克思和菲利浦·沙尔·日果致恩格斯

巴 黎

[1847年]5月15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恩格斯:

你知道,福格勒已于5月初在亚琛被捕。这样一来,目前已没有可能出版你寄来的那本小册子^②。我十分喜欢这本小册子的前三分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编者注

之一。其余三分之二肯定要修改。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次专门详谈。

附上你的讽刺画的样张。我已把讽刺画送交《布鲁塞尔报》²⁴⁰。

至于如何对付格律恩或他那一伙登在《特里尔日报》上的那篇实在令人作呕的文章^①,现在确实已经太迟了;你如果一开始就在那个低级趣味的报纸上写两行驳斥的话就好了。

我不能去伦敦了。²⁴¹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愿我们会派沃尔弗^②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

关于钱的问题:

你记得,赫斯主编《社会明镜》²⁴²的时候,欠我和我的内弟埃德加^③的钱。因此,我从这里开一张由他兑付的期票,期限30天。贝尔奈斯去年5月也欠我150法郎,同样也要让他承兑一张期票。

因此,我请你办以下几件事:

(1)首先写信告诉我这两个人的地址;

(2)把这件事分别通知他们两个人,并且告诉这两头蠢驴;

(3)如果他们认为在6月15日以前无力付清各自的欠款,那么他们总应该承兑期票。我将考虑让期票在巴黎得到保证。当然,这最后一着,你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能告诉这两头蠢驴。

在钱的方面,我现在非常窘迫,所以不得不求助于这种开期票的做法,而且,也没有理由把钱白白送给这两头蠢驴。当然,如果这两头蠢驴只是表面上愿意承兑期票,自然我必须立即知道这种情况。

① 指1847年4月17日《特里尔日报》第107号“法兰西栏”所刊载的一篇4月13日来自巴黎的报道。——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因为事情十分紧迫,所以希望你一天都不要耽误,把一切事情办妥,并来信告诉我。

在布鲁塞尔这里,已经找到一个贴现商人。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大约12天以前,布赖尔给我放了血,但不是左臂,而是右臂,由于我像没事似的仍继续工作,所以伤口化脓,未能愈合。当时病情如果恶化,我会失去一条胳膊。现在差不多痊愈了。但是胳膊还软弱无力,不宜多动。

你的 马克思

亲爱的小弗里茨:

我正在阅读你的小册子^①,——到现在为止,它使我得到很大满足——我觉得十分幸运,我并非不是一个德国人。

愿上帝、或者理性、或者种族使我们免除市侩习气!

因此,我有幸作为

最忠实于你的 菲利浦

又及:一定要给我写信,哪怕几个字。

^①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编者注

45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巴 黎

[1847年]7月27日于布鲁塞尔
伊克塞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海尔维格：

恩格斯刚刚从巴黎来到这里，将在这里逗留几个星期²⁴³。他带来了下面一则趣逸事闻，对此我请你尽快澄清一下。

贝尔奈斯告诉艾韦贝克说，海尔维格曾到我这里来过并且宣称，马克思对他是那么友好，看来马克思是有求于他。接着贝尔奈斯还完全允许艾韦贝克继续传播这个笑话。

要不是这种流言在我的巴黎的熟人中间相当广泛地散布，我自然不会为此去浪费笔墨。

因此，我请你立即无条件地向我说明，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的 马克思

46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²⁴⁴

巴 黎

[1847年]8月8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海尔维格：

我要赶紧告诉你，你的来信收到了。我从信中知道的完全是我事先就已经知道的东西，这一切是可鄙的流言。我就是希望你从你那里得到这几句话，以便能够用文字证据向恩格斯说明，在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瞎扯是什么性质。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尽管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躲避和疏远这些人，这些老太婆总是用这类无聊琐事来打扰我。只有用极为粗暴的做法才能摆脱这些蠢人。

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用这种事扰乱了你的安宁。这些老太婆的特点就是，他们企图抹杀和掩饰一切真正的党派斗争，而把播弄是非和挑拨离间那一套德国人的惯技拿来冒充革命活动。这些可怜虫！在这里，在布鲁塞尔，我们至少没有这种讨厌的事情。

这里的普鲁士公使馆曾经密切注意和监视伯恩施太德，想随便抓他一个错。它终于得逞了。它告发了他，并且把3个案件强加到他的头上：(1)财政案，说他违犯了印花税法，(2)政治案，说他在他的

报纸^①上曾经宣称,路易-菲力浦该杀,(3)一个比利时贵族奥西先生提出的诽谤案,因为伯恩施太德曾经正确地指责过这个人利用谷物牟取暴利。

所有这3个案件都是无关紧要的,其必然的结果是,使本来就很少被人看得起的普鲁士公使馆成为笑柄。路易-菲力浦、奥西和比利时印花税法同公使馆有什么关系?

法院的法官自己也说,所有这些案件都是无中生有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布鲁塞尔报》却面临突然发生经济破产的危险。这家报纸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特别是现在,伯恩施太德已经表示愿意在各方面都适应我们,报纸将会办得更好些。那些高贵的德国人在这个事件中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书商们诓骗了伯恩施太德,因为他不能依法对他们提起诉讼。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不是在写作上或经济上尽哪怕微薄之力,而是认为,更方便的是对伯恩施太德的名字有反感。²⁴⁵这些人什么时候会找不到什么也不干的借口呢?这次是说某人不行,下次是某女人不行,这次是倾向欠妥,下次是文风不佳,再下次就是版面有问题,或者推销起来多少有一些危险,等等。这些先生想要坐享其成。如果有一家不受书报检查制度约束而又是政府所讨厌的反对派报纸,而报纸的编辑通过他的工作的结果本身表明他是愿意从事一切进步活动的,难道不应该首先利用这种机会吗?!如果认为这家报纸还不令人满意的话,难道不应该使它令人满意吗?!但是不然,我们的德国人总是可以拿出上千条现成的格言,来证明他们为什么要白白地放过这种机会。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机会,都只是使他们感到进退两难。

^①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我的手稿的情况也和《布鲁塞尔报》差不多,而蠢驴们天天写信问我为什么一点也不让付印,甚至指责我宁肯写些法文的东西,否则什么都不写。生为条顿人,就还得为此而长期吃苦头。

再见。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在巴黎还会收到一份我的法文著作^①的勘误表。个别地方没有这份勘误表是看不懂的。

你要是有空,又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就请来信。

你的 马克思

47

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

布鲁塞尔

[1847年]9月2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赫斯:

请你今天到埃特尔贝克大街的大沙龙(也叫罗亚尔宫)去一趟。

马克思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48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 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

[1847年9月14日前于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人说：“我们认为，禁止盟员加入任何政治的或民族的组织是不策略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丧失能影响这些组织的一切机会。”其次，关于第二十一条，“如果革命处于高潮时期，那么这种限制就会使代表大会丧失其全部活动能力。我们记得，1794年贵族们在国民公会上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想使所有活动陷于瘫痪。”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²⁴⁶

扎尔特博默尔

[1847年]9月28日星期二

30日星期四[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这几天这里出了一件很怪的事。这里的德国人中间所有对我们和我们的表现怀有不满的分子组成了一个联盟，为的是推倒你、我和一切共产主义者，并与工人协会²⁴⁷竞争。伯恩施太德极为不满。奥特贝格说我们利用了伯恩施太德，这种说法得到了赞德库尔的传播与支持，并被克吕格尔和莫拉斯所利用，这一切使伯恩施太德对我们大家充满了怨气。莫拉斯和克吕格尔到处诉苦，说我们对他们态度傲慢，更是给他火上加油。载勒尔发火，是因为在成立工人协会时他遭到了不可原谅的忽视，同时还因为协会的顺利发展，与他的全部预言背道而驰。海尔贝格正在设法进行不流血然而却是有力的报复，因为他觉得自己遭到了、而且每天都在遭到粗暴的对待。伯恩施太德发火的原因也是如此，他赠了书和地图，竟没有能为自己弄到一个有影响的民主派的地位，也没有搞到荣誉会员资格，使协会陈列他的半身雕像；相反，他的排字工人^①明天晚上将要把他当作一个平平常

①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卡·瓦劳。——编者注

常的人来投票表决。使他发火的原因还有,他,一个高贵的绝顶聪明的人,在工人中间找到嘲弄人的机会要比他原来期望的少得多。至于莫拉斯,则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把《布鲁塞尔报》^①争取到海因岑那边去而感到恼火。总之,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分子联合起来向我们出击,是想把我们贬低到与安贝尔和比利时民主派相比的次要地位,并且建立一个比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人协会更了不起、更广大的团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渴望有朝一日也发明点什么东西,而且这些胆怯的坏蛋们认为,干这种事最恰当的时机是你不在这里的时候。但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

因此,他们决定偷偷摸摸地举行一次世界主义民主派的晚宴,并且在晚宴上完全出人意外地建议组织一个“民主派兄弟协会”²¹⁸之类的团体²⁴⁸,包括举行工人大会,如此等等。他们建立了一个什么委员会,为了装装样子还把对他们不构成危险的安贝尔拉入了委员会。在听到各种不确定的传闻后,星期日^②晚上我才在协会里从伯恩施太德那里得到这件事情的一些确实的消息,晚宴已经定在星期一举行。详细情况从伯恩施太德那里打听不出来,只听说要来参加晚宴的有若特兰、梅利奈将军、阿道夫·巴泰尔斯和卡茨等人,以及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等。虽然关于整个这个联盟我一点也没有料想到(星期一早晨我才知道,伯恩施太德有些恼怒,莫拉斯和克吕格尔满腹牢骚,正在搞阴谋诡计;而载勒尔和海尔贝格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件事有可疑之处。然而,为了比利时人,为了在小小的布鲁塞尔不致发生任何没有我们参加的民主主义的事情,还

① 《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② 1847年9月26日。——编者注

是得去。不过,应当设法去一伙人。因此,瓦劳和我宣布了这件事,并表示坚决支持,结果马上就有三十来个人愿意前往。星期一早晨鲁普斯^①告诉我,除名誉主席老梅利奈和执行主席若特兰以外,他们还要选两个副主席,其中一个安贝尔,另一个是德国人,可能是工人。可惜瓦劳不合适,因为他不会讲法语。这是伯恩施太德对他说的。他(鲁普斯)回答说,那么,应当由我做副主席。于是我对鲁普斯说,由他来当这个副主席,他绝对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当,因为我看起来太年轻,但是最后我想,为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最好是我同意当副主席。

我们是晚上去的。伯恩施太德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还没有筹备好似的,仅仅有一些负责人(依然是把德国人除外),和几个报名登记了的发言者,其中除克吕格尔和莫拉斯以外,我没有打听到其他人的名字。伯恩施太德因布置会场而不停地奔忙,一会儿找这个人,一会儿又找那个人,竭尽全力进行欺骗、搞阴谋诡计和阿谀奉承。不过我当时还没有发现搞特殊阴谋的任何迹象,这种阴谋后来才暴露出来。我们是在法院广场的列日瓦酒馆。选举负责人时,伯恩施太德违反一切约言,提名选瓦劳。而瓦劳听了沃尔弗(鲁普斯)的请求没有接受这个提名;并建议选我,这件事顺利通过。这样一来,整个阴谋就被打乱和破坏了。这时他们多少有些张皇失措,露出了马脚。在安贝尔举杯纪念为自由而死的殉难者以后,我用法语提议为纪念1792年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共和元年葡月1日²⁴⁹这个纪念日而干杯。²⁵⁰继我之后克吕格尔发言,他的发言令人发笑,经常停顿,最后不得不掏出自己的稿子来。接着莫拉斯慷慨陈词,而说的仅仅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是他个人的琐事。这两个人都用德语讲。他们的发言语无伦次，我完全记不得了。然后是佩列林用佛来米语，根特的律师斯皮特霍恩用法语建议为英国人民而干杯，接着，使我大为惊讶的是，驼背蜘蛛海尔贝格用法语作了一个冗长的、说教式的、乏味的演说，在演说中，第一，他神气活现地称自己是《民主工场报》的编辑；第二，他声称，他，伟大的海尔贝格，好几个月以来一直追求着——不过这段话应当用法语转述：L'association des ouvriers belges, voilà le but que Je poursuis depuis quelques mois (c. a. d. depuis le moment où J' ai daigné prendre connaissance du dernier chapitre de la Mis. d. l. phil)。① 因此，追求这个目标的是他，而不是卡茨和其他的比利时人。“我们要前仆后继，踏上父兄的道路”②，云云。他要完成卡茨和若特兰无法做到的事情；第三，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派兄弟协会，并重新组织大会；第四，把建立这两个组织的工作委托给选出来的常务局。251

这是多么混乱啊！第一，把世界主义的事情同讨论比利时事务的比利时大会混为一谈，第二，虽然他们一切都成了泡影，但却不是完全抛弃这个建议，反而把这个建议委托给现常务局！而如果他认为我就要离开了，那他难道就不知道，除了你以外，根本就别想让随便什么人进常务局吗？但是，这个蠢货已经把他的讲话稿准备好，写出来了，他的虚荣心不允许他放弃任何足以表现自己首创精神的事情。这件事当然是通过了，然而在那种虽然十分做作、但是仍吵吵嚷

① “比利时工人协会，这就是我几个月以来（就是说从我有幸读了《哲学的贫困》最后一章的时候起）所追求的目标。”——编者注

② 《马赛曲》第7段首句歌词。——编者注

嚷的狂热气氛中,根本别想把这个混乱不清的建议叙述得更好一些。接着是阿·巴泰尔斯发言(茹尔^①不在这里),其后瓦劳要求发言。但是我惊讶地看到伯恩施太德突然跳起来,十分热情地要求让载勒尔发言,说他是早就报名登记过的发言者。载勒尔抓住这个机会,作了一个冗长、空洞、愚蠢、荒唐可笑而且简直是丑态百出的演说(用法语讲的),对立法权、行政权和执行权发表了惊人的胡说,向民主主义者提出了种种英明的忠告(海尔贝格也是这样,他对教育和培训问题大大胡扯了一番);然后,载勒尔就摆出大人物的姿态,谈到各个民主主义团体,说自己加入了这些团体,也许还领导了这些团体(原话就是这样);最后,他叙述了他那个高贵的常务局以及来自巴黎的最新消息等等。总之,令人恶心。随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一个瑞士的蠢驴^②、佩列林、卡茨(很好)等等;到10点钟若特兰(他为德国人感到十分惭愧)结束了会议。突然,海尔贝格要求肃静,并宣布,维尔特在自由贸易问题大会上的演讲²⁵²明天将载于《工场报》的增刊上,增刊将单独出售!!! 扎莱夫斯基也抽抽噎噎地讲了些不幸的波兰同伟大的、高尚的和富有诗意的德国的联合。最后,大家都十分安静地,但是十分不满地回家去了。

9月30日星期四。写完上面的话以来,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且多已解决。星期二早晨我弄明白了这整个阴谋,于是我就到处奔走,设法抵制;深夜两点钟我就跑到常务局找鲁普斯,想打听一下:能否在伯恩施太德加入工人协会的问题上投反对票?星期三我

① 茹·巴泰尔斯。——编者注

② 来自苏黎世的马蒂。——编者注

又到处走了一趟,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搞不成这件事情。星期三晚上,我来到协会,伯恩施太德已经在那里了,态度暧昧;最后,托米斯带来了新的一期报纸^①,我星期一给他送去的反对海因岑的文章^②没有登出来,我送去的时候(中午两点)他不在,所以就送到印刷所去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有版面了。我提醒他记住他曾和他说定的事。²⁵³他否认这件事;我一直等到瓦劳来了为止。瓦劳告诉我:有足够的版面,但是,星期二伯恩施太德派人从印刷所把这篇文章拿走后没有再送回来。我走过去找伯恩施太德,很不客气地告诉他这件事。他试图撒谎为自己开脱。我重新提起那桩说定的事,他再次否认,用各种空话来搪塞。我向他说了几句不客气的话(这时克吕格尔、日果、安贝尔等人都在场),并且问他:“这篇文章你是否想在星期日登出来,是不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商量一下。”——“我不再同你谈这个问题了。”说到这里,我就不再理他。会议开始了。伯恩施太德用手托着脑袋,带着一种特殊的必胜信心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待事态的发展。托米斯先生登场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曾经要求过发言。他从口袋中取出一篇写好的演讲稿,照本宣科,对我们的佯攻²⁵⁴进行一连串极荒唐的反击。这样拖了很久,还是没完没了,所以就引起大家的不满,许多人要求发言,瓦劳就提醒托米斯注意时间。于是,这个托米斯就这个问题念了6句古怪的话,便回到坐位上去了。接着是赫斯讲话,他很出色地为我们进行了辩护。然后是云格。再后是巴黎的沃尔弗^③,他的讲话虽然有3

①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②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编者注

③ 斐·沃尔弗。——编者注

次卡住了,但是博得了热烈掌声。接着还有很多人发言。沃尔弗透露说,我们表示反对,仅仅是表面文章。于是我不得不出来说几句。我谈到——我的讲话使伯恩施太德茫然不知所措,他本以为我尽搞私人纠纷——我谈到保护关税制度的革命方面,自然把那个托米斯完全撇在一边,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被采纳了。接着是休息。我对伯恩施太德的严厉态度,托米斯的完全失败(从托米斯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一个伯恩施太德的影子)以及我结束讲话时的厉害口气使他大受震动,他跑来对我说:亲爱的年轻人,您太感情用事了,等等。总之,我应该在文章上署名。——不。——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商量一下简短的编者按语。——好,明天11点在瑞士咖啡馆。

后来,就开始讨论接收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和沃尔弗入会的问题。赫斯首先站起来,就星期一的会议向伯恩施太德提了两个问题。伯恩施太德用谎话来搪塞,而赫斯十分软弱,竟然表示满意。云格责难伯恩施太德私下在协会中的活动,因为他冒名引进了赞德库尔。费舍非常激烈地反对伯恩施太德,尽管事先没和我们商量,却做得很对。还有很多人要发言。总之,陶醉于胜利的伯恩施太德先生着着实实地受到了工人们的嘲笑。他非常丢脸,惊惶失措——他本来以为自己赠了书自然就完全取得了信任——因而只能躲躲闪闪地、软弱无力地、吞吞吐吐地作出回答,尽管瓦劳狂热地袒护他,会议主持得很糟,并且时时让他打断发言人的话。当瓦劳让推荐对象退席,并且提议进行表决的时候,一切还不明朗。我推荐的克吕格尔获得通过,他是个很纯洁的人,不会有损于协会,而且得到了沃尔弗无条件的支持。讨论到伯恩施太德的时候,瓦劳作了长篇激烈的发言为他辩护。这时我就起来发言,揭露了涉及协会的全部阴谋,逐条驳斥了伯恩施太德的遁词,最后,我声明:伯恩施太德阴谋反对我们,要和我

们竞争,但是,我们胜利了,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允许他人会。在讲话时——这是我所作的最好的一次讲话——我的话常常被掌声打断;特别当我说到,这些先生以为已经赢得一切,因为我,他们的副主席,要离开这里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他有充分理由占据这个位置,只有这个人才能够在布鲁塞尔这里代表德国民主主义者,这就是马克思——这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总之,在我以后没有人再发言,这样一来,伯恩施太德就没有得到被驱逐的光荣。他站在门外,听到了一切。我本想对他当面讲这些话的,然而当时不能这样做,因为要养精蓄锐准备作最后一击,而瓦劳也打断了讨论。但是,他像沃尔弗和克吕格尔一样,听到了每一句话。与他相比,沃尔弗几乎是被全票通过。

总之,在昨天的会上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等人遭到羞辱,所以他们为了面子在很长时间内是不会再来协会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来的。这个不知羞耻的伯恩施太德,由于我们比他更不讲礼貌,由于他的一切计划遭到彻底失败,并由于我们的坚决反对,已经完全被击败了。他别无他法,只能在布鲁塞尔奔波,到处诉说自己蒙受的耻辱——这是他垮台的最后一个梯级。他愤怒地回到会场,但是无精打采,当我向协会告别,并且带着一切应有的荣誉被欢送离去的时候,他生气地溜走了。在讨论他的时候,毕尔格尔斯在场,他是前天晚上来到这里的。

我们的工人们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对赠送的26本书和27幅地图只字未提,他们对待伯恩施太德极其冷淡无情,所以当我发言并作出结论时,我手中已掌握足以使他落选的绝大多数票。连瓦劳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对他很厉害,把他羞辱一通后吸收了他。这事给协会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工人们

第一次起了作用,击破种种阴谋而控制了大会,从而使那个想在他们中间扮演头面角色的人有所收敛。只有几个办事员之类的人仍然不满,群众是热情拥护我们的。他们感到,一旦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会成为怎样的一种力量。

今天上午我到瑞士咖啡馆去了,伯恩施太德没有露面。但是,我见到了维尔特和载勒尔,他们刚才和伯恩施太德谈过话,而载勒尔一贯俯首听命和阿谀奉承,我当然没有理睬他。还有,昨天的会议是那么富有戏剧性,会议的安排和进展是那么成功,以致巴黎的沃尔弗单纯出于对这件事的美学感觉马上就站到了我们一边。今天我还去过阿·巴泰尔斯那里,并且对他说:德意志协会对星期一所发生的事情不负任何责任;克吕格尔、伯恩施太德、莫拉斯、载勒尔和海尔贝格等人连会员都不是;在德意志协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件事,其目的显然是要同协会进行竞争。明天,还要发出一封同样内容的信给若特兰,由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明天我同鲁普斯一起去找安贝尔。此外,关于我离开此地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组织委员会里的空缺问题,我给若特兰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阁下:我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几个月,所以我认为我无法履行荣幸地受9月27日会议委托的职能。

因此,我请您从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找一个人,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建立一个国际民主团体。

我冒昧地向您推荐一位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当时参加了会议的话,会议本来会选他担任我的职务,由于他没有出席,大家委托我担任了这个职务。我说的是马克思先生,我深信,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因此,不是马克思先生将代替我的职务,而是我当时在会议上代替了马克思先生等等。

因为我事先已经和若特兰约定：我将书面通知他我要离开此地的事，并且建议让你参加委员会。若特兰也到外地去了，两星期后才回来。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我想是如此），那就是海尔贝格的建议落空了；而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我们把这事办成了。不管怎样，我们赢了，你，继你之后是我，都被公认为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而他们的整个阴谋也都一败涂地了。

今天晚上举行了支部²⁵⁵会议。由我主持。除瓦劳以外（这个人已悔悟，他昨天的表现当然可找出各种辩解的理由，我也承认这些理由有根据），大家对于处置伯恩施太德一事一致感到欢欣鼓舞。这些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他们是第一次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种力量来对付别人，而且他们感到极为骄傲的是，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云格乐不可支，里德尔高兴得都不知道做什么好，连年轻的奥内曼斯也扬扬得意，像一只神气的斗鸡。我还要重复一遍，这件事对协会来说，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极大的鼓舞，而且今后仍然是这样。那些从来不发言的人也抨击了伯恩施太德。甚至连阴谋也有益于我们：一方面，伯恩施太德到处散布说，是德意志民主主义工人协会举行了大会，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否认了这一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到处都在谈论协会的事，而且他们把协会看做一个十分重要的、多少有些神秘的力量。巴泰尔斯今天说：德国民主派正在布鲁塞尔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

顺便说一下，在委员会给若特兰的信上也有你的名字。日果将以马克思不在期间的书记身份来签字。

你要尽快把你的钱款问题处理好，回到这里来。我实在等不及了，我想走，但是，我却必须在这里静观这些阴谋的进展。现在我是

绝对不能走了。因此,你来得越早越好。不过首先要把钱款问题处理好。无论如何,我会尽一切可能坚守我的岗位;只要有可能,就一直等到你来。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希望你快些来。

你的 恩格斯

50

马克思致韦纳尔·冯·韦尔特海姆

哈雷附近奥斯特劳

[1847年]9月29日于扎尔特博默尔

亲爱的韦尔特海姆:

您收到我写的信想必会感到惊异,因为您可能不记得我了。²⁵⁶

我想简略向您说明一下此信的目的。

德国新闻出版界的现状,您是知道的。书报检查制度几乎扼杀了每一个合理的创举。另一方面,各种观点五花八门,以致好不容易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德国著作界又面临分裂为许多地方著作界——柏林的、萨克森的、莱茵的、巴登的等等——的危险。而从这些四分五裂的著作界中又可以看出各种极不相同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观点的大杂烩。

在德国的朋友们提醒我注意,正是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连续出版一种对所有这些派别和观点采取批判态度的综合性杂志完全符合时代的需要;不过,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

描述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派别和宗旨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状况的联系；因此，在这样的杂志上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是政治经济学。在德国本土出版这个杂志是不可能的，大家对此都有同感。

所以，我们决定着手集股在布鲁塞尔创办这样一份杂志，它的编辑工作可以由我来主持。²⁵⁷同时还决定用股票收入创办自己的排字和印刷车间，以降低生产成本。

为此目的，我们将在全德国进行招股——每股 25 塔勒：所以我想问一问，您和您的友人是否愿意入股？

我认为毫无疑问，只有首先阐明生产关系问题，以及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同生产关系的联系中去考察和评价这些领域，才能对当前非常分散的德国运动，乃至整个现代运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现在设想每年提供一份详细的收支结算报告。股份总数为 200 股。

如果您给我回信，请使用下列通信地址：布鲁塞尔那慕尔郊区奥尔良路 42 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我在荷兰这里²⁴⁶，只在我姨父^①家里住几天，处理一下家务事。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您那里是否有埃德加^②的消息？

① 莱·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51

恩格斯致吕西安·莱奥波德·若特兰

布鲁塞尔

[1847年9月30日于布鲁塞尔]

阁下：

由于我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几个月，我无法完成9月27日会议²⁴⁸委托给我的任务。

因此，我请您找一位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参加筹建一个国际民主团体的委员会工作。

我冒昧地向您推荐一位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当时能够参加会议的话，会议本来会选他担任我的职务的，由于他没有出席，我才有幸担任了这个职务。我说的是马克思先生，我深信，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因此，不是马克思先生将代替我的职务，而是我当时在会议上代替了马克思先生。

阁下，请您接受我对您的特别崇高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先生会议期间不在布鲁塞尔，他住在那慕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布鲁塞尔外罗亚尔路 66 号吕西安·若特兰先生收。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 年 10 月[25--]26 日于巴黎

亲爱的巴托洛缪：

我今天才给你写信，是因为我今天才得以见到小个子路易·勃朗（经过同看门的女人的剧烈斗争之后）。我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结果是这个小个子对一切都表示同意。他十分客气，十分友善，而且看起来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同我们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他也完全没有那种以保护人自居的法国人派头。我曾经写信告诉他，我将正式受伦敦、布鲁塞尔和莱茵地区民主派的全权委托，同时也是以宪章派代表的身份去拜访他。^① 他详细地打听了各种情况；我对他描述说，我们党目前的状况非常好，谈到了瑞士²⁵⁸、雅科比²⁵⁹和我们的同盟者巴登人²⁶⁰等等。

我说你是领袖：“您可以把马克思先生看做我们党（就是说，德国民主派中最先进的一派，我在他面前就是这一派的代表）的领袖，把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他最近出版的反对蒲鲁东先生的著作^①看做我们的纲领”。他对此十分注意。最后他答应在《改革报》上发布关于你这本著作的消息。他告诉我很多目前在工人中开展的地下运动的情况：说工人们已经把他的《劳动组织》这本书廉价印了3 000册，而且两星期以后不得不重印了3 000册；他说，工人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革命，不过，他们已经学会了等待适当的时机，不搞暴动，只进行有把握获得成功的决定性打击等等。此外，看来他对于工人也不再抱保护人的态度。

当我看到拉马丁先生的新纲领²⁶¹这种东西时，我不禁感到好笑！为了正确地判断法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允许人们早晨拜访一个部长，午后拜访一个商人，晚上拜访一个工人。行将到来的革命将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历次革命，它要彻底得多，所以一味叫嚷反对君主等等简直是愚蠢。

归根到底他是十分客气而友善的。你看，跟这个人打交道一切都很顺利，他有着远大的前程。他谈到你时兴致极高；他为你彼此有些冷淡地分手而感到十分遗憾，如此等等。他仍然十分赞同在巴黎出版德文和法文的评论杂志。这一点以后也许用得着。——他问到卢格的情况，我就逗他说：他已经成为普鲁士议会的颂扬者，而且还是在议会无结果地解散以后。²⁶²——这就是说，他倒退了一步？——当然。

我同样在积极地做弗洛孔老爷子的工作。²⁶³我先是以英国人代表的身份同他见面，并且以哈尼的名义问他，为什么他对《星报》^②那样冷淡。他说，是的，他很遗憾，他很愿意谈谈这件事，只是编辑部里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编者注

② 《北极星报》。 编者注

没有人懂得英文！我自告奋勇每星期给他写一篇文章，他乐意地接受了。当我告诉他，我是《星报》的通讯员²⁶⁴时，他大为感动。只要我们继续这样干，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能把整个这一派争取过来。弗洛孔想让我写一篇关于宪章运动的文章，他自己用，他对于宪章运动丝毫不了解。我现在马上要到他那里去，设法把他进一步网罗过来。我要告诉他，《工场》要求我合作（这是真的，我今晚还要去一趟），如果他，弗洛孔，能够妥当行事，我就加以拒绝。这会打动他那正直的心。——如果我在这里再待一些时候，并且能更好地用法文写作，那么我就要对《独立评论》下手。

我完全忘记问路·勃朗，为什么他没有采用你的关于大会的文章²⁶⁵。下次他来我这里时，我首先得问他这件事。此外，我怀疑他究竟收到你的书^①没有。他今天根本想不起这件事。到我快走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清楚。几天内我要弄清这件事。他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就把我的一本给他。

你想想，小贝尔奈斯在这里四处游荡，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所有人遗弃的“受难者”，而他则“用金钱或者善意的劝告帮助了所有的人”（原话如此），但这个畜生却有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当然，这是属于伯恩施太因的，但这无关紧要。正是这个家伙今天装做灰心丧气、分文不名的受难者，明天却吹嘘自己是惟一会赚钱的人。他对于普拉兰案件²⁶⁶已经写了21个印张(!)，将在瑞士出版。这本书^②的主旨是，受难者不是公爵夫人，而是公爵!! 对于他的吹嘘受难这一套，我的回答是：催他把过去欠我的60法郎还给我。他正在成为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② 卡·格·贝尔奈斯《谋杀普拉兰公爵夫人》。——编者注

一个真正的实业家了,并且以此自夸。此外,他还是一个疯子。——艾韦贝克本人对他很恼火。

我还没有见到卡贝。他似乎为离开这里而高兴。他觉察到,这里的局面已开始变得动摇不定。弗洛孔想动手,而路·勃朗不愿意。这是完全正常的,虽然路·勃朗也经历过各式各样的事件,并且事先就高兴地想到,资产阶级会在突然爆发的革命面前突然失去自己的安全。

我到弗洛孔老爷子那里去了一次。这个老实人对我极为诚恳,我向他叙述我同《工场》的来往经过时那种老实真诚的态度,几乎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从《工场》谈到《国民报》:“当我们在布鲁塞尔讨论我们应该去找法国民主派中哪一派的时候,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必须首先同《改革报》建立联系,因为在外国对《国民报》存在着强烈的和完全有根据的成见。首先,这个报纸的各种民族偏见妨害它同别人接近”。——是的,是的,一点不错,弗洛孔说,这甚至就是《改革报》创办的原因:我们从第一天起就声明:我们不挤占别人。——而且,我继续说道,如果说我可以相信我的先行者(因为我从未到《国民报》去过)的话,那些先生们老是装出一种愿意保护外国人的样子,而这同他们的民族偏见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保护,我们不要任何一个保护者,我们要的是同盟者。——对呀,但是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没有想过这一点。——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对《改革报》的先生们的这种态度表示赞扬。

幸亏我使小个子勃朗想起我们的事情。看来他已把你的大会演讲稿彻底给忘了;今天他立即把它找了出来,寄给了弗洛孔,并附去一封要求立即付印的紧急信。我向弗洛孔解释了这件事:这个人对于这件事是为什么、怎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一概不了解,因为勃朗没

有作任何说明就把演讲稿寄给了他。弗洛孔十分惋惜这篇演说已经过时；他完全赞同这篇演说，不过现在是太晚了。然而他要看一看，能否写进一篇文章中去。他要尽力去办。

《改革报》上那篇评论拉马丁善良愿望的文章是路·勃朗写的^①，想必你已经看出来。文章写得不坏，在各方面都要比老一套的弗洛孔好上一千倍。如果不是恰在此时他是拉马丁的竞争者，那他攻击拉马丁一定非常激烈。

你看，这些人对我们是再好不过了。我同他们的关系现在就已比艾韦贝克同他们历来的关系要好上10倍。现在我要完全禁止艾韦贝克为《改革报》写稿。他可以滚到《国民报》去，在那里同费奈迭之流竞争去；他在那里是没有害处的，不过什么东西也不会给他发表。

接着我还到《工场》去了一趟。我把更正上一期刊登的关于英国工人的一篇文章的稿子^②带去了，这篇稿子也将被发表。这些家伙十分殷勤；我向他们讲了一大堆有关英国工人等等的趣闻。他们恳求我为他们撰稿，不过我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这样做。你想想看，主编认为，最好是由英国工人致函法国工人，请求他们反对自由贸易运动和放弃国民劳动！多么英勇的自我牺牲啊！但他这么做甚至得不到自己人的欢迎。

此外，对这些人，我已经用不着作任何让步。我对路·勃朗说，我们同他们在一切实际问题和时局问题上是一致的；在纯理论问题

① 路·勃朗《拉马丁先生的纲领》，载于1847年10月27日《改革报》。——编者注

② 恩格斯《英国的雇主和工人》。——编者注

上我们也正朝一个目标走；他的著作^①第一卷中所阐述的那些原则，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原则是一致的；至于其他的问题，他可以在你的著作中找到比较详细的叙述。关于宗教问题，我们认为是完全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同一党派内的人们互相争执的理由。尽管如此，对于理论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是完全可行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他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鲁普斯^②曾估计我很快就会遇到常务局²⁵¹的成员，完全叫他说对了。我刚到这里3天，就在意大利林荫道上跟载勒尔不期而遇。你们想必早就知道，他完全是开小差，而且不想回来了。他奔波于各个法国的通讯常务局之间，企图找个饭碗。自此以后我就没有再遇见过他，不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他如果插手《改革报》的事情，那就必须揭露他。

你问一下该死的伯恩施太德，他不把他的报纸^③寄给我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够老是到施特劳宾人¹⁹¹那里去找报纸。如果他推说不知道我的地址，就把地址告诉他：新圣马丁街5号。一旦有可能，我就寄给他几篇文章。

施特劳宾人那里的情况极度混乱。在我到达的前几天，最后的一些格律恩分子(整个一个支部)被赶了出去，不过其中半数是会回来的。现在我们只有30个人。我立即建立了一个宣传支部，整天奔波，勤勉工作。我立即被选进了区部，任务是搞通讯。有20—30个

① 路·勃朗《法国革命史》。 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人被推荐正待接收入盟。我们很快又会更加壮大起来。对莫泽斯^①，我开了一个很厉害的玩笑（此事请保密）。他的确写成了一篇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²⁶⁷而我就在上星期五^②的区部会议上对这篇稿子按问题逐个进行了分析，我还没有谈到一半，大家就表示满意了。在没有任何人反对的情况下，我受托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③在本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且要背着各支部寄往伦敦。当然，这件事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否则我们全都得下台，并且会引起公愤。

波尔恩要到布鲁塞尔你们那里去，他是去伦敦的。²⁶⁸也许在这封信到达以前他就能到。他够冒失的，竟要经过普鲁士，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冒着被捕的危险。在他到达时，请给他指点指点，这个小伙子最能领会我们的观点，所以如果给他点引导，他在伦敦也非常有用。

唉，我的天，我差点儿忘记了伟大的海因岑从阿尔卑斯山顶上向我倾泻的脏水²⁶⁹。真幸运，这些东西密密麻麻地刊登在一期上，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底，连我自己也有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喘一口气。这样的蠢材！如果说，我先前曾经说他不会写，那么，现在必须再加一句：他也不会读，而且看来他连四则运算也学得不扎实。这个蠢驴应该读一读菲·奥康瑙尔在最近一期《星报》上发表的给几家激进派报纸的信²⁷⁰，这封信用“你们这些坏蛋”开头和结尾；这样他就会看到，自己在骂人方面是太无能了。你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愚蠢粗笨

① 莫·赫斯。——编者注

② 1847年10月22日。——编者注

③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

的家伙吧。你最好是作一个十分简短的回答。我不能亲自答复这种攻击,这绝对不可能——除非打他几个耳光。

星期二。我的文章^①已登在《改革报》上。奇怪的是弗洛孔没有改动一个字,这件事使我十分惊奇。

我还没有到海涅老爷子那里去过。你可以想像,我为所有这些事情忙得要命,必须拼命奔波和写作。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我已经往埃尔伯费尔德写过信,并且每天都在等待回信^②。请你马上回信。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问好。

你的 恩格斯

请你一定阅读一下最近一期《星报》上登载的奥康瑙尔反对6家激进派报纸的文章,这是一篇天才的骂人杰作,好多地方超过科贝特,可与莎士比亚比美。

可怜的莫泽斯是不是中邪了,不断地在报上发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的幻想?²⁷¹

① 恩格斯《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编者注

② 这两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53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巴 黎

[1847年]10月26日于布鲁塞尔
那慕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海尔维格：

我本来想让恩格斯给你带一封信，但是在他走的那天事情特别多，所以就把这件事忽略和忘记了。

其次，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请我写几句话，把她向你介绍一下。我想，你现在可能已经认识她了。这个女人在同她丈夫的决斗²⁷²中表现了对于一个德国女人来说是很大的毅力。

在布鲁塞尔这里我们已建立了两个公开的民主团体：

(1)一个是德意志工人协会²⁴⁷，已有成员一百来人。这里进行的讨论完全是议会式的，此外也组织社交性的娱乐活动，如唱歌、朗诵、演剧等。

(2)一个是规模较小的世界性的民主协会，参加的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和德国人。²⁴⁸

如果你有机会再到这里来的话，你会发现，在小小的比利时甚至在进行直接的宣传方面，都比在很大的法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尽管这种宣传的规模不大，但公开活动对每个人都起着

非常振奋的作用。

我们可能要遭到警察当局的迫害,因为现在掌权的是自由派内阁^①,而自由派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的。

但是我们能够对付他们。这里的情况不像巴黎那样,在那里外国人是孤立地面对政府。

由于在德国目前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利用出版社,我已同德国国内的德国人达成协议,合股创办一家评论性月刊。在莱茵省和巴登已经招到一定数目的股份。只要筹集的款项够杂志办3个月之用,我们就立即动手干。

如果经费还能允许,我们打算在这里建一个自己的印刷厂,也可以用它来印刷一些单行本著作。

你能否告诉我:

(1)你是否也愿意认购一些股份(每股25塔勒)。

(2)你是否愿意撰稿,就是说也列入刊头上的撰稿人名单。

因为你本来早就该给我写信了,我请你这一次克服不愿写信的毛病,赶快给我回信。

此外,我想请你问下巴枯宁,我通过什么途径,按照什么地址,用什么方式才能够把信寄到托尔斯泰手里?

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普鲁士驻巴黎公使馆的那桩怪事²⁷³,确实表明了我国父^②的与日俱增又无可奈何的愤怒。

祝安好。

① 指沙·罗日埃于1847年8月组建的比利时政府。——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你的 马克思^①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11月[14-]15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为了你的书²⁷⁴曾多次派那个莱茵哈特去找弗兰克，直到昨天[1847年11月13日]我才终于出乎意料地知道，弗兰克这家伙一开始就把很多册免费赠书寄给法国人，到处每册索取15个苏的费用，又从各处把这些书收回来。在这以后，那些被要回来的书就和其他那些根本还没有发出去的书一起，搁置在他那里；直到现在，即几天前，他才把这些书寄给有关的人，不再要15个苏了。所以，缄默协议是弗兰克先生搞的！我立即去找路·勃朗，前几天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守卫去了（这个小个子戴着熊皮帽！）；这一次我见到了他，然而那本书他还没有收到！我终于把自己的一本书要了回来，必要时可能用得着。今天星期天[1847年11月14日]没有事可做。我

① 信上燕妮·马克思写的地址“奇科隆开业医生哥特沙克博士先生”被划去。马克思在下面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海尔维格：由于疏忽，我们差一点把上面这个错误的地址写在这封信上了。”——编者注

和莱茵哈特约好明天见面,要他立即陪我去找弗兰克,本来早就应该去了,就是由于这个莱茵哈特不以为意而没有去成。他应该把我介绍给弗兰克,因为我没有任何介绍信交给这个家伙。我要为路·勃朗弄一本,并立即带给他。而弗洛孔是怎样的一头蠢驴啊!昨天路·勃朗对我说,弗洛孔认为你的论自由贸易的文章²⁶⁵有些混乱!!!!这个头脑混乱的畜生!我当然表示反对。这个小个子说,噢,我不是这样看的,相反,我很喜欢那篇文章,老实说,我不知道弗洛孔先生究竟……总之(他谈到弗洛孔时做了一个带有几分态度暧昧的鬼脸)这是他告诉我的。总之,《改革报》编辑部的组成极其糟糕。论英国危机的文章和一切经济问题的文章通常是由一个不走运的、当之无愧的廉价文人制造出来的,他大概是从某个通讯社的交易所文章来研究这些问题的,他用一种巴黎四等银行家手下的三等办事员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用一种被英国人叫做“经验主义者”那种四平八稳的态度来判断一切。弗洛孔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并且我越来越觉得他目光短浅。他最多是一个抱有善良愿望的人。路·勃朗显然也看不起弗洛孔。

星期一。我没有见到该死的莱茵哈特。今晚我再去一趟。不管怎么样到明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了结,如果我不马上再写信给你,那就是说一切都办妥了。

昨晚进行了代表选举。²⁷⁵经过一个极其混乱的会议以后,我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当选。这一次我完全没有暗中进行活动,而且也没有机会这样做。反对纯粹是做做样子;一位工人被提名也是做做样子,而推荐他的那些人都投了我的票。

钱正在筹集。请写信告诉我,你和特德斯科去不去。如果你们

不能去,我也不能一个人去,不能一个人参加代表大会,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们两人不能去,那么事情就要落空,就得推迟几个月。如果是这样,请你给伦敦写信,好及时把这件事通知各地。

弗洛孔还对路·勃朗说,你的文章,若要采用,必须作一些修改,使它更“明确”些。路·勃朗请我代表他向弗洛孔再次提一提这篇文章;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这样做要好得多。弗洛孔竟能使这篇文章更明确些,真是荒诞之极!我简直不能理解这种愚蠢的短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路·勃朗在我面前多少有些为他的这位同事先生感到惭愧。但这有什么办法!我不愿同弗洛孔多扯了,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主要同路·勃朗打交道,他毕竟是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最有头脑的。《国民报》是不可救药了,这家报纸越来越目光短浅,并且越来越同巴罗和梯也尔联合起来,里尔的宴会就证明了这一点。²⁷⁶

载勒尔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你的书在这里销路很不好。这是不真实的。弗兰克对莱茵哈特说过,他对于销售情况相当满意。不管弗兰克的行为怎样荒唐,我想他已经卖出40本左右了。下次我再详细谈这个问题。载勒尔(他不久以前到过我这里,由于受到十分冷淡的接待而没有再来过)言之凿凿地说,他把铺盖、家具和纸张等等都留在布鲁塞尔了,数量很多,足以满足沃尔弗和海尔贝格的需要。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要注意,至少不要让鲁普斯^①在这件事上受海尔贝格的骗。但看来这不过是吹牛。

路特希尔德从新公债中赚得1000万法郎——纯利4%。

我在去伦敦途中不能到布鲁塞尔去了,因为手头太紧。我们只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好约定在奥斯坦德相会——27号(星期六)晚上,星期日渡过海峡,以便星期一我们就能够开始工作。可能在29日,星期一,波兰纪念日,“民主派兄弟协会”要进行某些活动,届时我们一定去参加。²⁷⁷这是很好的事情。你在伦敦要作一次法语演讲,然后我们把它登在《改革报》上。我们德国人一定要有所作为,好让法国人看看。一次演说比10篇文章和100次访问还管用。

你在10月2日的《北极星报》上大概已经看到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召开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的要求。^①要支持这个要求。我在法国人中间也一定加以支持。我们可以争取明年在伦敦召开这个代表大会,也许同我们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如果这个代表大会能够举行,那么这对法国人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并且使他们谦虚一些。如果这个代表大会开不成,那么就是由于法国人的缘故而失败的,法国人至少会被迫作一个表白。如果能在布鲁塞尔召开就更好了²⁷⁸,在伦敦,菲格斯^②可能会干些蠢事。

别的新闻没有了。请把附信交给伯恩施太德,并且立即写信告诉我你是否去伦敦。

你的 恩·

如果你还有画家^③的地址,请给他写封信。这会更好一些。

海涅让我向你问好。他非常虚弱,看来有些颓唐。到底是谁把

①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声明。致欧洲民主派》,载于1847年10月2日《北极星报》第519号。——编者注

② 菲·奥康瑞尔。——编者注

③ A. F. 克尔纳。——编者注

你的文章寄给路·勃朗的？他说，信是由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署名的。他把文章压了很久，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布鲁塞尔那慕尔郊区奥尔良路 42 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 年 11 月 23—24 日]

星期二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决定我去^①。这样，星期六^②晚上到达奥斯坦德，在正对火车站的水池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海峡。你们如果乘 4 点到 5 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时到达。

如果出乎意料，星期日没有开往多佛尔的邮船，就立即回信告诉我。就是说，你星期四早晨接到这封信，就必须马上去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 5 点钟以前）把信投到

① 见本卷第 495—496 页。——编者注

② 1847 年 11 月 27 日。——编者注

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动,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我就等着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讨论;这次代表大会肯定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²⁷⁹

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制止莫泽斯^①散布他那些流言。这把我给彻底搞糊涂了,害得我不得不在工人中间没完没了地进行反驳。一系列区部会议都耗费在这上面,在各支部中根本不可能对这种“淡而无味”的蠢话采取什么措施,特别是在选举之前,这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明天我还打算见一下路·勃朗。如果明天见不到,后天无论如何我要见到他。今天我在信尾还不能顺便告诉你什么,星期六再跟你详谈吧。

此外,莱茵哈特对我说的书籍^②销售数量是胡编的——不是37本,而是一星期前已经出售了96本。就在那一天,我已经把你的书^②亲自带给了路·勃朗。所有书籍都已经发出去了,没有发给的只有拉马丁(不在这里)、路·勃朗和维达尔(此人地址找不到),我已经吩咐给《新闻报》送去一本。——顺便说一句,弗兰克把发行工作搞得确实很糟糕。

至少要设法使莫泽斯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不做蠢事! 再见。

你的 恩·

① 莫·赫斯。——编者注

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我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①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时间十分仓促,还没有作仔细的修订。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接着写什么是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的内容。这里的这个东西还没有提请批准,但是我想,除了某些小小不言的地方,要做到其中至少不包含任何违背我们观点的东西。

星期三早晨。刚才收到你的信^②,信中所说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经回答了。我去过路·勃朗那里。但很不走运——他到外地去了,也许今天会回来。明天,必要时后天,我再去一趟。——星期五晚上我还不能够到达奥斯坦德,因为钱要到星期五才能凑齐。

你的表兄弟菲利浦斯今天早晨到我这里来过。

如果你能向波尔恩灌输一点东西,他将能写出很好的演讲词。有一个工人做德国人的代表²⁸⁰,这很好。但是,必须使鲁普斯^③彻底抛弃过分的谦逊。这个正派的人是应当推到第一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千万不要派维尔特去当代表!他总是十分懒惰,只是那次会议上的一时的成功²⁵²才使他上了点劲!此外他还想做一个独立的

①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盟员。就让他继续自行其是吧。

56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巴 黎

[1847年]1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安年科夫：

党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促使我前来伦敦²⁸¹。同时我也利用这次伦敦之行,建立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同英国宪章派之间的联系,并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对英国宪章派讲了话²⁸²。您也许已经看到英文和法文报纸上对此所作的一些简短报道。

不过,我踏上旅途后(我还不得不在这里待几天),却把我的家属撇在极其艰难和无助的困境之中。问题还不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生病。我的经济状况目前也十分危急,我的妻子可以说正受到债主们的围攻,她处于极端严重的经济困境。

怎么会落到这样危急的地步呢,说起来很简单。我的德文手稿¹⁵⁸没有全部印出来。已印出来的那部分,只是为了能够问世,我答应不拿报酬。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小册子^①销路很好。但是要到复活节我才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收入。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光是我妻子的收入是不够用的,很早以来我就和我自己的母亲商量,想至少得到我的财产的一部分。现在这方面有了一些希望。但是这一切都救不了眼前的急。

我毫不客气地、坦率地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您,如果您能给我的妻子寄去 100—200 法郎,那您真的是救了我,使我免遭极大的不幸。自然,我要等到同我的家庭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以后,才能还您这笔钱。

如果您能接受我的建议,就请您把钱寄往我原来的地址:布鲁塞尔那慕尔郊区奥尔良路 42 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但是,您在信中不能让我妻子看出,我从伦敦给您写了信。原因我以后再告诉您。

我希望,下一次写信能告诉您一些比较令人愉快的消息。

您的 卡·马克思

巴黎科马丁路 41 号帕维尔·安年科夫先生收。

1848年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8年1月14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给你写信，原因是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能抓住该死的路易·勃朗。²⁸³这无疑是他故意安排的。但我一定要抓到他一——我每天都去一趟，或者在咖啡馆里守候他。与此相反，对弗洛孔老爷子还能做些工作。他对《布鲁塞尔报》和《北极星报》袒护《改革报》反对《国民报》的手法^①异常高兴。甚至对路·勃朗和赖德律的指责，^②

① 指恩格斯《〈改革报〉和〈国民报〉》、“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罗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等。——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中，主要批判了路·勃朗吹捧法国在促进文明中的所谓特殊作用的民族主义论点。——编者注

以及我声明我们现已决定在伦敦以共产主义者身份公开进行活动的话,都没有使他困惑。当然,他提了些堂皇的理由来辩驳:你们有专制的倾向,你们会扼杀法国的革命;我国有1100万小农,他们同时又是最狂热的私有者,如此等等,虽然他也骂过农民,——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的原则彼此太接近了,我们应该携起手来;至于我们,我们将尽自己的力量支持你们,等等。

莫泽斯^①事件使我感到非常好笑,虽然这事被传扬出去使我感到恼火。在布鲁塞尔,除你以外只有日果和鲁普斯^②知道这件事,——还有波尔恩,那是我在巴黎一次喝醉酒时向他讲的。不过,这也无所谓。莫泽斯威胁说要动手枪,在布鲁塞尔到处显示他的绿帽子,而且还在伯恩施太德那里显示了一番,这样的场面必定是难得一见的!斐迪南·沃尔弗关于文件的一套胡编使我笑得要死,而莫泽斯却相信了它!但是,如果这头蠢驴要坚持他那无聊的关于强奸的谎言,那么我会把以前的,现在的和今后的那些叫他气得发昏的细节都提供给他。要知道,这头巴兰的母驴早在去年7月,在巴黎这里,就曾经十分正式地向我吐露过委身之爱,并且把她的家庭生活的最隐秘的秘密都透露给我!她对我发怒是纯粹的失恋。但是,我在瓦朗谢讷对莫泽斯方面所考虑的,只是次要的;而首要的是,我想要报复他们对玛丽^③所作的那种卑鄙行为。

“浓烈的葡萄酒”缩成了三分之一瓶的波尔多酒。遗憾的只是,头戴绿帽子的齐格弗里特没有在工人协会中公然让人把自己的不幸

① 莫·赫斯。——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玛·白恩士。——编者注

境遇记录在案。但是,他可以随便对我所有的现在的、过去的和将来的情人实行报复,并且我给他介绍两位:(1)一个大个儿的佛来米女人,她现在住在我过去的寓所里,伊克塞尔路87号一楼,名叫约瑟芬小姐;(2)一个法国人费利西泰小姐^①,她将于本月23日星期日从科隆乘第一趟火车到布鲁塞尔,以便前往巴黎。如果在这两人之中他一个也没有取得成功,那就十分不幸了。请把这些消息告诉他,让他能够认识到我的真心诚意。我一定要公平地对待他。

海涅濒于死亡。两个星期以前我去看过他,他正躺在床上,神经痛刚发作过。昨天他曾经起床,但是极为痛苦。他走不了三步路,只能扶着墙从安乐椅挪动到床边,再挪回来。而且,住所里的噪音——木工的敲打声,锤子的打击声等等,闹得他发疯。他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海因岑想去看他,但没有被召见。

昨天我还去看了海尔维格。他和他的家人都患了流行性感冒,一些老太太经常去看望他。他对我说,米希勒的第二卷^②非常成功,相比之下,路·勃朗的第二卷^③就黯然失色了。这两本书我都还没有看过,因为我由于缺钱而没有能在图书馆订购。一般说来,米希勒的成功可以说只是由于他遭到免职以及他的小市民精神。²⁸⁴

这里同盟⁵⁴的情况很糟。这帮家伙如此松懈,互相之间如此无谓地忌妒,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魏特林主义者的活动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确实是这些蠢驴的生活的最完整的反映,所以对此毫无办法。他们之间的一些人是道地的施特劳宾人¹⁹¹,正在衰老的粗

① 费·安德烈。——编者注

② 茹·米希勒《法国革命史》。——编者注

③ 路·勃朗《法国革命史》。——编者注

人,而另一些人是新兴的小资产者。一个像爱尔兰人那样靠着压低法国人的工资来生活的阶级,是毫不中用的。现在我再作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这次不成功,我就放弃这种宣传。希望伦敦的文件①快点来,使这项工作重新活跃一些;那时我将抓住时机。这些人由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代表大会②的任何结果,自然就变得松松垮垮。我现在正同施土姆普弗和诺伊贝克介绍给我的一些新工人来往,但还不能说会有什么结果。

请告诉伯恩施太德:(1)在订阅方面,叫他不要对这里的工人采取那种商业上的严格态度,否则他会失去他们所有的人;(2)莫泽斯给他找的那个代理人,是一个叫苦连天的懦夫,并且十分虚荣,但只有他还愿意而且能够做这件事,所以叫他不要得罪这个人;这家伙很努力,但他不能自己掏钱补上,虽然他已经这样做了。他不得不用自己收入的钱来弥补他在通讯等方面的开支;(3)如果他给这里寄报纸③,每一号不要超过10—15份,而且还要看机会。大包邮件通常是送到杜沙特尔的部里,在那里取邮件要费很多时间;而且为了破坏这种交易,部里还加收很多的邮资附加费。像这样的邮包要付6—8法郎,人家非要你付,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埃塞朗曾经想在列日找一个铁路列车员来办这件事情;请你写信到列日去,把这件事办妥;(4)那些存在这里的报纸,已经找机会寄往南德意志了;如有机会,让伯恩施太德再寄一些新报纸来,以便在咖啡馆等处进行宣传;(5)这几

①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果的材料。——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③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天内伯恩施太德将收到一篇文章^①和有关普鲁士财政的历史概论。但你必须把有关1843年委员会²⁸⁵的那部分再看一遍并加以必要的修改,因为这个概论是凭非常模糊的回忆写成的。

如果莫泽斯事件会使你在《布鲁塞尔报》上对他提出严厉批评,我将非常高兴。真不明白怎么这个人还留在布鲁塞尔。这又是一个把他赶到韦尔维耶去的理由。同《改革报》的事,我正在想办法。^②

你的 恩·

布鲁塞尔博登布鲁克街8号菲力浦·日果先生收。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1848年1月21日]星期五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终于逮到路·勃朗了,并且知道了为什么我总找不到他的原因。你看,这个矮小的著作界大老爷仅仅在星期四而且只是午后才接见客人!关于这点他从没有直接对我说过,也从没有让他的看门

① 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10页。——编者注

人告诉过我。在他那里,当然有许多蠢驴,拉蒙·德·拉萨格拉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给了我一本小册子^①,我现在随信一起寄上。这本小册子我还没有看过。后来,我终于能够同路易·勃朗谈了几分钟我们的事情。他吞吞吐吐地承认,还没有时间读你的书^②……我浏览了一下,发现蒲鲁东先生在这本书里受到相当厉害的攻击……——好啦,我问道,您现在能写您曾经答应为《改革报》写的那篇文章了吧?——文章?哎呀,我的天,不行,我的出版商都正在围着我要稿子呢!这样办吧:文章您自己写,我把它登在《改革报》上。事情就这样商定了。其实,这样做于你无损。由我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起码要比他叙述得正确。我将直接拿我们的观点去对照他的观点——这就是能够做到的一切,在《改革报》上是不能做反对《改革报》的结论的。文章我马上就动手写。^③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伯恩施太德,叫他不要给《改革报》写文章谈你的事情呢?当伯恩施太德的文章²⁸⁶和论宪章派的几篇文章²⁸⁷同时在《改革报》上登出时,我的文章已经写好,^④我是等论宪章派的文章登出后再把我的文章寄去的。我的文章比那篇短短报道要长得多,而且在那篇报道里把你的名字还弄错了。我已告诉弗洛孔要他改正这个印刷错误;这事他昨天没有办,而今天我没有看到《改革

① 拉·德·拉萨格拉《劳动组织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1848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③ 恩格斯为《改革报》写的《哲学的贫困》的书评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④ 恩格斯为《改革报》写的有关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文章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报》。但这并不重要。你的演说²⁸⁸发表后,请立即给我寄来四五份,我要分送给《改革报》、路·勃朗和德·拉萨格拉(给《和平民主日报》)等。我现在可以由此发挥成一篇较长的文章,因为写报道是太短了。

至于路·勃朗,他理当受到惩罚。你要就他的《革命》写一篇评论给《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切实向他表明我们比他高明得多——在形式上要友好,但是在内容上要坚决地肯定我们的优势。这一点有人会告诉他的。应该让这个小苏丹稍稍知道一点厉害。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惟一的长处还是理论方面,但是,这些社会科学的捍卫者们,充足生产律等等的捍卫者们,对这一点却是非常看重的。这些人追求这个无人知晓的定律真是太妙了。他们想要找到一个定律,用这个定律使生产增加10倍。他们像寓言里的马车夫一样,到处寻找一个能替他们把社会马车从泥泞中拉出来的海格立斯。而海格立斯就在他们自己的那双手臂之中。充足生产律就在于人们充足地生产。如果他们做不到这点,那么任何符咒都帮助不了他们。这些取得特许证的发明家们对充足生产所作的贡献,比较尽脑汁追求科学的整个路·勃朗要多得多。

我对贝尔奈斯的上次来信回了一封语调非常讽刺的信,我表示遗憾,说他不偏不倚的态度夺去了我最后的安慰——做一个像普拉兰那样的、不被承认的高尚的人。他仰天悲叹地把这封信退给了我,并且表示我们的通信关系就此结束。细拉。^①

没有什么新闻了。请快点回信。

① Sela。基督教《旧约全书·诗篇》中的一个意义不明的希伯来词,大约是咏唱时指明休止的用语。——编者注

你的 恩·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卡尔·马克思先生。

附 录

1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²⁸⁹

1835年11月8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你走后已经过去三个多星期了，可是音信全无！你是了解你母亲和她的担忧的，但是你仍然如此漫不经心！这不幸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虽然你有不少优良品质，但是你内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私。

这封信你妈妈一点也不知道。我不想再增添她的担忧，但是，我重复一遍，你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我自己是可以等待的，但所盼的是，你要赶紧安慰你的妈妈。

你的父亲

马克思

波恩。法律系大学生卡尔·马克思和尊贵的哲学系大学生维嫩布吕格先生收。邮资已付。

2

亨利希·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
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1835年11月18[—29]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首先，谈几句关于我上一封可能使你感到恼火的信。你知道，我不想迂腐地使用做父亲的权威。如果我有哪里不对的地方，我也要向自己的孩子认错。我的确对你说过，在你对周围环境有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再写信来。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延误下来，你就不该那样按字面地理解我的话了，何况，你知道，慈祥的妈妈是多么不安和担心啊！好了，这事就说这些。

你这封信^①(它读起来真费劲)，带给我很多快慰。你的良好愿望、你的勤奋努力，以及你想做一些有用的事情的坚定决心，我丝毫不怀疑。而现在又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开始的学业使你感到满意，也不费劲，并且你对你的专业也产生了兴趣。

9门课程，在我看来多了一点，并且我不希望你学的东西超过你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的身体和精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不过,要是你对这并不感到困难,那[可能]也不错。知识的领域是无限的,可时间是短暂的。下次来信你应该写得更多更详细些。你知道,对于一切与你密切相关的事情我是多么感兴趣啊!

你不应当要[求]法律课程悦耳动听并富有诗意。材料不容许[……]①诗作,你一定得适应它,并[……]认为值得深思。望你原谅[……]课程。

还要对你说些什么呢? 对你说教吗? 为了[……]也许说说你不知道的事吗? 尽管,你的天赋是足够的[……]当你真的[……]你头脑清晰,感情纯洁,[……]端正,都不致使你偏离正轨[……]而且我的愿望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现在我想[……]弥补我在比较不利的情况下[……]未能做到的事。我希望你能成为我若是出生在你这么好的条件下可能成为的人。你可能会实现我的最美好的愿望,你也可能会摧毁它。也许,把自己最美好的愿望寄托于一人身上从而使自己得不到安宁是不对的、同时也是不明智的。但是,即使本来不十分软弱的男人也会成为软弱的父亲,这不是天性,又是什么呢?

亲爱的卡尔,你是幸福的,像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能得到这样的幸福是少有的。在你刚踏上人生第一个重要历程的时候就找到了朋友②,而且是一个比你年长又比你老练的可敬的朋友。你要知道珍惜这种幸福。友谊在真正经典的含义上来说,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明珠,而在你这样的年纪,这种友谊则是人生的明珠。如果你能对这个朋友信守不渝,永远无愧于他,这将是检验你的品格、你的才智和心

① 原信此处字迹不清。——编者注

② 指维嫩布吕格先生。——编者注

地,尤其是你的德行的最好的试金石。

你保持着良好的品行,这点我确实毫不怀疑。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是很平常的[……]①,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

勒尔斯[先生]对你没有去向他告别²⁹⁰,感到很不快。他对施利克[说],这样做的只有你和克莱门斯。我不得已撒了一个无害的谎,对他说[……]我们到过他那里,正好他不在。社交界[……]和克莱门斯的名字并提,使我颇感不快。

勒尔斯先生已被任命为第二任校长。昨天,[布吕格]曼先生作为特派员前来这里安排他上任。那是一个大型[……]隆重的庆祝活动,会上[布吕格]曼先生和勒尔斯先生都讲了话。中午,勒尔斯先生盛宴款待,我也出席了宴会。席间我与之交谈的许多人,都问到过你,听说维嫩布吕格先生是你的朋友,大家都纷纷向我道贺。我真的渴望认识他,如果你们俩在复活节来看我们,当然是一起在这儿做客,我将非常高兴,我将把这个举动主要看做是他对你的友谊的证明。

就这样吧,亲爱的好卡尔,祝你健康,在用丰富而有益的食物来滋养你的智慧的时候,别忘记,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身体是你智慧的永恒伴侣,整个机器的良好状况都取决于它。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用功不要超出你的健康所能容许的限

① 原信此处字迹不清。——编者注

度。此外,每天还要运动运动,生活要有节制,我希望,每次拥抱你的时候都会看到你身心更加健康。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顺便提一句,你的诗²⁹¹我逐字逐句地读过了。亲爱的卡尔,我坦率地对你说:你的诗,无论就它的真正含义,还是就它的意图来说,我都不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的最热烈的愿望得到实现的时候,所希望东西的价值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往往会完全消失,这个论点是无可争辩的。这也许不是你想要说的。这最多也只能作为一个道德原则而值得铭记在心,因为遵循这种思想,人们就会消除不道德的享受,甚至把容许享受的东西也予以推迟,为的是以此来保住自己的愿望,或者甚至获得更高的享受。我[认为]康德在他的《人类学》^①中就说过类似的话。

难道你只想在抽象的理想化([同]梦想有些相似)中寻找幸福?总之给我个答案,我承认我的局限性。

在庆祝勒斯先生就职的时候,善良的维滕巴赫先生的处境使我极其难过。我真想为此人受的屈辱放声一哭,他惟一的缺点是他的心地过分善良。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来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敬意,同时也顺便告诉他,你也如何忠实于他,你本想写一首诗来向他表示敬意,只是没有时间。这使他感到非常愉快。为了使我高兴,你愿意为他写几段诗寄给我吗?

^① 伊·康德《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1798年柯尼斯堡版第60节。——编者注

又及：你亲爱的妈妈很忙，因此这封信一直耽搁到今天——11月29日才发出。真怪，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你的确切地址。

我非常喜欢的、亲爱的卡尔：

我十分愉快地拿起笔来给你写信。你亲爱的父亲的这封信早就写好搁在那里了，可我老是被耽搁。其实，我早就在想得到你的平安家信了。因为你可以相信我，我是非常惦念你的。谢天谢地，全家都健康，大家都在忙着，都很勤勉，就连爱德华^①也十分努力，故而我们都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为一个能干的人。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安排你的小家务的，这一点你不应当看成是我们女人的弱点。节俭在大小家务中都是顶重要的事情，也是绝对必要的。亲爱的卡尔，我还想提醒你注意，不要把清洁和整齐看成是小事，因为健康和快乐都取决于它们。要注意经常收拾你的房间，安排出一定时间来做这件事。亲爱的卡尔，你每星期都要用海绵和肥皂洗一次澡。

你喝的咖啡是怎样弄的？是自己煮，还是怎么的？望你把有关家务的一切情况都写信告诉我。你的可爱的缪斯不会因你母亲的这一番平庸之谈而感到受屈的！告诉你的诗神，一切高尚的和美好的东西都是通过平凡的东西而达到的。

最后，祝你顺利，圣诞节你有些什么要求，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将乐于去做。祝你健康，我亲爱的[卡尔]。做个正直善良的人，别忘了上帝，别忘了你的[双亲]。再见。

你的疼爱你的母亲

① 爱·马克思。——编者注

罕丽达·马克思

[孩子们全都]问你好[……]①,[你]永远是最可爱的、[最好的]人。

3

亨利希·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
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1836年2月—3月初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只要你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把你的情况描绘得诗意一般,我们总会感到不安。至少我希望,伤心的经验应使你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健康更加注意一些。除了纯洁的良心外,健康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而青年时代在任何漫无节制的、或者本身完全是有害的享乐中所犯的过错,会遭到可怕的报复。金斯特尔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惨痛的例子。当然,他说不上有什么恶习,但是抽烟喝酒损坏了他的本来就衰弱的肺部,因此他很难活过今年夏天了。他活着本身就

① 原信此处字迹不清。——编者注

是一种痛苦,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才的。

在类似情况下甚至连过度用功也是疯狂行为,相反,适度的[运动],如散步,甚至有时骑马,但不要狂奔,是非常有益的,而能做到心情舒畅,屏弃一切胡思乱想,那就更好。

亲爱的卡尔,你的账单十足是卡尔式的:乱七八糟,没有结算。要是账目比较简短,比较连贯,数字有规则地排成纵行,那么算起来就很简便。一个学者也需要有条理,一个开业的法学家更需要如此。

整个来说,我没有什么可表异议的,我只是认为,购买大量书籍,尤其是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在目前是不恰当的,是一个累赘。

你这次旅行^①,如对健康有益,那是适宜的,只是关于此事你应事先在信上提一笔。

我虽然收到过你两次来信^②(你看,它们是屈指可数的),但还是不知道你的学习计划,而这点正是我极感兴趣的。我看得出来,你没有修自然史专业,如果物理和化学真的讲授得不好,那么,在柏林修完它们当然更好。不过,在我看来,听听财政学概论是适宜的,因为对将来必得要做的事情有一个一般概念,总是件好事。

顺便提一句,这里的格拉茨先生寄给我一封给瓦尔特先生的介绍信。我已附了一封信将介绍信寄给他,关于此事你是否已有所耳闻?这件事之所以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正好你非常喜欢这位教授。

参加小型聚会²⁹²比起参加酒宴来,你可以相信,要使我满意得多。在这样的聚会中寻求快乐的青年人,必然是一些有教养的人,他

① 大概指去荷兰过圣诞节。——编者注

② 这两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们认识自己作为国家未来的优秀公民的价值也比那些以放荡不羁为其[特]长的人认识得更清楚。

你不急于[发]表是做得对的。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如果想要崭露头角的话,当前必须能创作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否则虽说他崇拜诗神,这始终仍是一种博得女人欢心的高尚手法。但是如果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初次露面大多是有决定意义的,那么这种情形首先适用于这些半神的人物。他们的优势必定在第一首诗中就表现出来,使每一个人都能看出他们的才华。我毫不掩饰地对你说:你的天分着实使我感到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因此,你还有足够的机会做到使你的亲人们感到高兴。只有出类拔萃的人,才有权得到那个拥有席勒(诗人们很可能还会说“歌德”)的爱挑剔的世界的青睐。

再者,亲爱的卡尔,你打算把你的处女作首先拿来给我评论,我感谢你这个非常天真的想法,你这样做尤其是出于你的一番好意,因为你知道我是天生缺乏诗才的:我一生中甚至未能写出一首多少像样的诗,即使在初恋的那些甜蜜的日子里也是如此。不过我还是愿意考虑这件事的,并且要看一看这会不会只是一句客套话。

亲爱的卡尔,在你的支出栏内没有提到你的旅费,这是怎么回事?但愿你用的不是沿街乞讨来的钱。

随信寄去50塔勒的现款,借此机会我只想告诉你,你只应关心你的学习,你的费用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你得放弃其他一切胡思乱想。你想将来有朝一日成为你兄弟姐妹们的依靠这一愿望,真是太美了,太使一颗善良的心感到高兴了,以致我希望你打消这个念头。

现在我再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我只是再次劝你要保重身体。再也没有比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更为可怜的了,再也没有比看到自

己用舍己精神培养起来的、大有希望的儿子日渐消瘦下去的父母更为不幸的了。要记住这一点。我只能向你的心灵呼吁,因为我相信,你的心灵是善良的、高尚的。热诚地拥抱你。

你的父亲

马克思

可爱的、亲爱的卡尔:

你的病使我们感到很忧伤,不过我希望并祝愿你身体得到康复。虽然我为我可爱的孩子们的健康而担忧,但我还是相信,亲爱的卡尔,要是你能理智地生活,你一定会长寿的。不过为此你应当避免一切可能对你有害的习惯。不要生气,不要多喝酒和咖啡,不要吃辣椒,不要食用过多的胡椒或香料,不要抽烟,不要迟睡,要早起,还要提防感冒。亲爱的卡尔,在健康没有完全恢复之前,不要跳舞。亲爱的卡尔,我装做一个医生的样子,大概你会觉得可笑。但你[……]不知道,做父母的对自己子女的病多么关心,它已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忧郁的时日。只要你们孩子们保持身心健康就行了,别的什么我也不操心。你亲爱的爸爸,谢天谢地,整个冬天身体都很好,工作也不少。我们大家也都一直很好。你喜欢我的故乡城市^①吗?它的环境十分[……]幽美,我希望它能激起你的灵感,为你写诗提供素材。亲爱的卡尔,望速回信。信宁可写得短一些,但不要拖得太久。再见。我在心里头吻你,亲爱的卡尔。

你的疼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① 尼姆韦根。——编者注

4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1836年3月19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刚刚收到你的信^①,应当承认,你的信使我感到有点惊讶。

谈到你附有账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账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因此我给你寄了50塔勒,加上你带走的,总共有160塔勒。你离开已有5个月了,直到如今你甚至都没有说过需要什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

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限额。我相信,比这少一点,也尽够用了。这里的公证人弥勒先生付出更少的钱,也许事情能办得更好。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多给了,除非我碰到特别好的运气,而这样的运气目前并没有。相反,我的收入正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在减少。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为了要让你伤心,绝对不是,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我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定告诉你。

我向考夫曼先生——霍夫曼先生告诉我,考夫曼先生是波恩大学旁边一家彩票经营处的彩票发售人——寄去一张支付通知,你可向他领取[你所]需的钱。

愿上帝保佑你,望快些回来。我们大家都在焦急地盼望你。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波恩。法律系大学生卡尔·马克思先生收。邮资已付。

5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²⁹³

波 恩

[1836年5—6月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你的来信^①我7日才收到,这封信使我更加相信你的耿直、坦率和诚实的品德,这对我来说比金钱还要宝贵,所以关于钱的事我们就不再多说了。随信给你寄去100塔勒,你如需要,还可再寄。不过你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的确要变得聪明一点,也要多注意日常琐事,因为,天晓得,尽管有各种哲学,但这些日常琐事却使许多人操碎了心。

难道决斗²⁹⁴也与哲学密切有关吗?这是对舆论的尊重,甚至是敬畏,而那是谁的舆论呢?决不总是正经人的,可你还是!!! 无论何处人总是很少前后一贯的。不要让这种爱好,即使不是爱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里扎下根。否则,你终究会使你自己和你父母的最美好的生活希望遭到毁灭的。我相信,一个有理智的人能够很容易地、体面地对这一套不予理睬,让人尊重自己。

亲爱的卡尔,你如有可能,望请当地医术高明有名望的医生开几份健康证明。这件事你可以放心去做。你的胸部不很健康,至少目前是这样。如果你想要,我就寄一份替你看过病的伯恩卡斯特尔先生开的证明给你。但是,为了使你的良心得到平衡,你要少抽烟。

你对我没有履行你自己的诺言——你是记得自己的诺言的,而我由于我的批评得到重视而感到些许快慰。不过,如同政治上的乐观主义者一样,实际情况怎样,我就怎样看待它。但是,我想亲自了解这件事,就是说,了解谈判进行的情况,或许我比谢弗更懂得如何评判这些谈判,——而且有可能的话还想了解事情本身。要是这后一项有很大困难,那我就等你回来再说。

亲爱的卡尔,愿你健康,始终这样坦率和忠诚,始终把你父亲和你善良的母亲当作你最贴心的朋友。我什么事也不能对她隐瞒,否则你长时间的沉默就会使她担心。她是很节俭的,但她生活的原则是爱。其他一些都是次要的。亲切地拥抱你。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我必须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

你的朋友克莱纳茨写信告诉我说,大家对他很过分(大概是因为他躲开了),他甚至被迫去投考学校,可是,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他竟十分顺利地考上了。他担心会有许多困难。我们的主教^①如果给医学系主任弥勒教授先生写封介绍信,可能对他会有很大帮助,这位教授先生年轻时曾得到过这位可尊敬的人的许多恩惠。

你瞧,善良的格尔根先生自告奋勇地去跟主教说了,他立即同意,并要我亲自起草这个信件(然而他一点也不愿意承认他与弥勒先生的关系)。我已将介绍信付邮寄给了弥勒先生,并将此事通知了克莱纳茨先生。

克莱纳茨先生的态度极为客气,为了使我对那位相信我的话的朋友更加确信,他还没有等到申请成功,就马上把他的那份非常好的工作鉴定书寄给了我。顺便提一句,他大概以为成功是不成问题的。

偶然事件会怎样作弄人呢?

你亲爱的妈妈向你问好并吻你。现在已经很晚,不能再写了,下次再谈。

目前我不可能再多寄了。日内,你大概将从拉伯那里收到20塔勒。

^① 约·路·阿·霍默。——编者注

6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1836年7月1日于特里尔

我的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进柏林大学,继续攻读在波恩选修的法律和财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

法律顾问、律师

马克思

亲爱的卡尔,盼立即回信,要坦率,不隐瞒实情。只要使我和你亲爱而善良的妈妈放心,我们情愿很快忘记那些经济上的小损失。

马克思²⁹⁵

波恩。尊贵的法律系大学生卡尔·马克思先生收。邮资已付。

7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6年11月9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在收到你的信^①之前，我们已经得到有关你的消息，那是承蒙耶尼根先生好意写信告诉我的。他的信对你和我，都写得十分亲切。他恳切地要我嘱咐你满足他的愿望——经常去看望他和他的一家，不要客气。因为我在世界上是一个渺小的人物，我之所以不会怀疑此人的诚意，是因为我早已看出，他的举止行为不失为一个十分可敬和十分高尚的人。能得到这样一个少有的心地善良和富有才智的人的尊敬，是每个人都会感到高兴的。

我感到意外的是，埃塞尔先生竟如此夸奖你，这对你是一种荣誉，由此可见，你虽有你自己的严格原则，但对各种各样的人还是知道以礼相待的。这些原则使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尤其是因为这些原则曾是我惟一的财富，所以就更加严格。机敏我是不具备的，而这并不难解释。妈妈说你是个幸运儿，我不反对这么说。但愿你会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这方面我从不怀疑你的内心，从不怀疑你严肃地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认为你能拥有你的双亲是幸运的。在这方面稍微有点夸张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容易得到原谅,即使在这里感情超过理智也无妨。

即使莱茵哈德先生有病,那他还有办事员,后者总应当多少知道一点我的案件。

赞特先生没有冯的头衔,他是科隆检察长赞特的兄弟,在上诉法院供职。莫伊林先生很熟悉他。在需要时,他可以告诉你关于我的案件²⁹⁶的一些情况,在我这个案件上,他大概是代表对方的。

你如此喜欢莫伊林先生,使我很高兴,因为我非常喜欢他。他属于那种在世俗风气下仍不违背良心的少有的人。他那注重实际的头脑,无疑使一些学识高超的先生们感到汗颜。

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你所交往的是一些有教养的人,而跟年轻人,至少是你不够了解的年轻人则不大来往。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学习过度,要保持你的体力和保护好你已经很差的视力。你修了多门重要课程——自然,你是有理由勤奋学习的,但不要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你来日方长,你将为你自己和你的家庭的幸福,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的话,也将为人类的幸福而生活。

目前我还没有同那一家商行谈妥²⁹⁷。此事我想同冯·内尔先生谈一谈。暂时先寄给你50塔勒。现在你应当大致估算出你每年需要多少钱,因为我希望知道这个情况。

我从法兰克福给你写过一封信(我是因海尔曼^①的事到那里去的)。多纳先生把信转给了枢密顾问。信是10月20日送走的,看样子你还没有收到它。信内已有许多嘱咐,所以今后一段长时间里我不再叮嘱你了。但是我还想得到对该信的答复。鉴于有一个问题无

① 海·马克思。——编者注

疑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要求你除了专门写给我的信之外再附寄一封专信。通常,我什么事都不隐瞒你善良的母亲,可这一次她那种不像男子汉那样以一种较强烈的责任感就可以充分抑制得住的过分担忧心理,使我感到不安。

我虽不是天使并懂得人不光靠面包生活。但是,在履行神圣的义务面前,次要的意图就必须放弃。我重说一遍,对男子汉来说,再没有比他对一个弱女子承担的义务更为神圣的义务了。²⁹⁸因此,在这方面,也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你要像对朋友一样对我完全开诚布公。但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后,真的坚持你原来的主意,那你就该马上像一个堂堂男子汉那样行事。这丝毫也不会妨碍诗情的激发,——为履行义务而产生的激情也是充满诗意的。

海尔曼今天到布鲁塞尔去了,他在那里进了一家很好的商行,为此要立即交付1 000法郎。花这笔钱只是让他熟悉当前的一切经商情况,期限未定,所以,他能否尽快自立,就看他的勤勉和悟性了。我对他的勤勉抱有很大期望,而对他的智力则期望不高。当然,他没有住在商行老板那里,目前他只得完全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却不大机灵,真是遗憾!

迈尼^①进了中学,看来他总想多努一把力。——姑娘们都是听话和用功的。现在这种货只有镀了金才有销路,而我对这种手艺又不那么在行,我一想起此事就毛骨悚然。

你为什么不再详细地告诉我关于克莱纳茨的情况呢?我很想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好卡尔,永远像你父亲爱你那样爱你的

① 爱·马克思。——编者注

父亲。

马克思

8

亨利希·马克思、罕丽达·马克思和
索菲娅·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6年12月28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要是我不那么宽容，要是我老爱生气，特别是生自己的爱子的气，那我就完全有理由不给你回信。过分敏感本身是不值得嘉许的，至少不该这样对待一个其错误恰恰在于对子女管教不严的父亲。

如果你想一想，直到我给你寄出最后一封信为止，除你的第一封信^①以外，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任何一封来信，即使从我在这里发出的第二封信算起，这段时间也是长了点；再则，我已干预了一件本身并不使我特别感到愉快的事，——干预是出于对一位真正应当受到最大尊敬的人^②的责任感，——你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必然使我极为生气，即使我用了一些听起来可能生硬的言辞，首先我也并

① 马克思从柏林写的第一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燕·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不认为我讲话要字斟句酌,但我生气并非完全没有原因。此外,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说人家坏话的癖好——要是你能想到这些就好了。

我若是对你这颗善良的心没有这样高的评价,我就根本不会这样惦记你,对你的迷茫也就不会感到那样难过。因为你知道,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计得有多高,要是没有一颗善良的心,它对我来说就失去任何意义了。你自己也承认,你早就使我有理由对你的自制力产生疑虑了。考虑到这一切,你或许就不会生你爸爸的气了。

总之,现在正是你应该避免紧张的时候,紧张对你的身心有害。我有权要求你在这方面体贴一点你慈祥的母亲和我的健康。我们并没有想入非非,而是替你的健康担心。

我重说一遍,你已经承担了重大的义务。纵使有伤害你的自尊心的危险,亲爱的卡尔,我还是要有点令人厌烦地按自己的方式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用诗人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有破坏她的平静的危险。只有用模范的品行,用能使你赢得人们好感和同情的男子汉的坚定的努力,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她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我已和燕妮谈过话,我本希望她能完全得到平静。我能做到的我全都做了,但是无论什么事光讲道理是不行的。她还不知道她的父母对你们这种关系持何种态度。亲属和外界的议论也不是小事。我担心的是你那种并不总是有道理的自尊心,所以还是让你自己去估量目前的状况。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能够通过有力的干预多方保护和安慰这个高尚的人的话,要我作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但不幸的是,我在各个方面都无能为力。

她为你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如果你的一生中什么时候忘了这点，那就太可悲了！但是，目前只有你自己才能有效地干预了。你应当确信，你虽然年轻，却是一个值得世人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汉；是一个保证始终如一、保证将来认真努力、并迫使指责你过去错误的那些贫嘴薄舌者无话可说的人。

此事你如何入手最好，只有你自己才能充分做出判断。

借此机会，我要问你一下：你是否知道，多大年龄才能获得教职？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想，你的计划的目的在于尽快获得教职（哪怕是低级的教职）和用自己的作品来逐渐获得声望。

诗歌应当是第一个杠杆，不言而喻，在这方面诗人是内行。可是，创作引人入胜的那类诗歌，更是有智慧的、有生活经验、善于社交的人的事。在日常生活中，这可能对年轻人的过高要求。但是，凡是承担起这一崇高职责的人，必须始终不渝，甚至对美好而崇高的职责的履行将使智慧和政治在诗人自己的眼里变得神圣起来。

我请你，我恳求你要（你虽秉性善良，但心态还不平和）保持平静，要抑制激动情绪，同样不要使那个应该得到安静而且也需要安静的人内心激动。你妈妈、我、索非娅^①（一个善良而很有自制力的姑娘）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都在关照你，而幸福将为你的努力对你报以微笑，为此付出任何辛劳都是值得的。

你的法律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如果把这些观点建立成体系，就很可能引起一场风暴，而你还不知道，学术风暴是何等剧烈。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那些令人反感的论点不能全部消除，那么至少在形式

^① 索·马克思。——编者注

上应当弄得缓和、令人中意一些。

关于莫伊林的情况,你信上一点也没有提到,也没有说,你是否去过艾希霍恩先生那里。

我目前不想写信给耶尼根先生,因为没有那么紧迫,你可以再等一等机会。

要是你写给我的信很厚,用平信寄,邮费相当贵。前一封信就花了一个塔勒。包裹寄快件也贵——上次寄的包裹也花了一个塔勒。

今后如果你想多写,那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写吧,好让我们多知道一些形形色色的事。以后可以把写的东西打成邮包,随行李马车运走。你不要因这些有节约的小意见而见怪。

但愿你已经收到了我们寄给你的酒。愿你借此振奋精神,把一切多此一举的事、一切悲观失望的情绪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要是诗歌不能使生活变得美丽、变得幸福,那也把它抛掉。

亲爱的卡尔:你亲爱的父亲急于要把这封信发出,所以我除衷心地问候你,亲吻你之外,就不再说别的了。

疼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附寄 50 塔勒支票一张。如果你要我在哪里为你找家商行的话,那么你应该告诉我,我每月大致应当给你多少钱。现在你总该知道这样或那样要花多少钱了。

马克思

[姐姐索菲娅的附笔]

亲爱的卡尔,你上次信使我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你怎么能以为我迟迟不告诉你有关你的燕妮的情况呢!我一心一意地在牵挂和思念着你们。燕妮是爱你的。如果说年龄上的差别使她不安的话,那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她现在正竭力使她的父母在思想上逐渐有所准备。以后你应直接给他们写信,他们还是很看重你的。燕妮经常来看望我们。昨天她还到过我们这里,她收到你的诗²⁹⁹时,落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很喜欢她,尤其是兄弟姐妹们。晚上不到10点钟大家决不放她走,对此你满意吗?再见,亲爱的好卡尔,最衷心地祝愿你梦寐以求的愿望顺利实现。

9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7年2月3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你最近的来信^①,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它向我表明:你正在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克服那些(顺便提一下)使我不安的小缺点;你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正以毅力和尊严努力巩固自己的前途。但是,亲爱的卡尔,切不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且不说社交特别对年轻人的消遣、休息和教养大有裨益,就是聪明才智也要求——这一点不可忽视,因为你已不再是独身一人——我们要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当然要用正当而体面的方法去取得。一些卓越的人,或自诩为卓越的人,对别人的轻视态度是不大容易原谅的,主要由于他们对此中是否事出有因,往往不大愿意探究,尤其是当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屈尊俯就了的时候。——耶尼根和埃塞尔两位先生不仅精明能干,而且可能对你也是很重要的人,轻视他们,是极不明智和实在不礼貌的,因为他们对待你是非常合乎礼节的。以你这样的年纪和你这样的地位,你不能要求和他们平起平坐。

对身体也不可疏忽。健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大的财富,对一个学者来说更是如此。

凡事都要有个限度!靠你的天赋和你现在的勤勉,你是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一个学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的经验无论有多丰富,也不能为你制定出一个详尽无遗的计划来。

你想要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这个意图当然在我看来无疑是非常好的,而且对你是合适的,只是你不要忽略一件小事,那就是注意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

诚然,这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很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除了从事写作,别无他法。但是如何发表?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然而在它的前面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否能马上得到一位能干的出版商的信任?因为这可能是最难办的事。即使这

件事你办到了——整个说来你是一个幸运儿——，接着还有第二个问题。哲学或法学，或者两者加在一起也许对打基础是最好的。好的诗作似可占据第二位，它永远无损于声誉，只有在某些书呆子眼里才以为它会损害声誉。温和的论战性文章是最有用的，而要是文章独特，风格新颖，标题醒目，你就有可能体面而稳当地获得教授职位，等等，等等。——但是，你必须作出果断的决定，即使不能马上作出，也要在今年作出。而一旦作出了决定，就要加以充分考虑，并坚决执行。对你说来成为一个律师远不像你父亲成为一个律师那样难。

亲爱的卡尔，你知道，我因为爱你，做了某些不完全符合我性格的事，这有时使我感到苦恼。但是，只要我的孩子们的幸福要求这样做，再大的牺牲我也在所不惜。我已得到你的燕妮的无限信任。但是这个善良的、招人喜欢的姑娘一直在受痛苦的折磨。——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等等，等等。使她感到苦恼的是，她的父母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像我所认为的那样，什么也不想知道。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她自认为是一个满有理智的人，怎么会失去了自制力。也许是由于有点害羞的缘故吧。

你的一封信(可将其附在给我的信中)可以给她以安慰，但信中不要充满诗人的幻想。信固然应当充满无私的温情和纯真的爱情(顺便说说，对此我毫不怀疑)，但信中也应当清楚明白地述说你们的关系，探讨和展望未来。早先表示过的意愿应该坦率、明白和令人信服地重申，以便重新获得她的信任。

你应当向她坚决保证：你们的关系对你远没有什么害处，反而会对你产生最有利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我自己也相信这一点。另一方面，你要以坚定的精神，以男子汉的勇气(对于这种勇气，这可怜的孩子是不会反对的)要求她现在不要动摇，不要向后看，而是要平静、信

赖并且坚定不移地期待未来。

你对你父亲有什么看法？你没有发现我出人意料地当起牵线人来了？如果我所起的作用被人知道了，有些人会怎样曲解我呀！人们也许会指责我动机不纯！但我问心无愧，——愿苍天保佑一切顺利，我将为此感到无限幸福。

去艾希霍恩先生那里走走是得体的，但是这一点随便你。可是，耶尼根和埃塞尔两位先生那里，我再说一遍，希望你常去拜访一下。

至少要与一位极有影响的教授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会有不少益处。

你再没有见到年轻的施里弗先生吗？要知道我们跟他有很好的关系。施里弗小姐大概会嫁给你的朋友卡尔·冯·威斯特华伦。所以，要是你能去拜访他几次，我会感到高兴，——因为他本来应当很快就到这里来的。

你没有听到有关克莱纳茨医生的任何消息吗？我确实想得知他的一些情况。

附寄信用证券一张。券面数额，比你自己要求的要多。但是我不想作任何更动，因为现在我相信，你花钱不会超过必需的限度。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卡尔，如果我所盼望的信你还没有发出，那你就快点写回信吧。也谈谈你的房东在做些什么，我对他很感兴趣。

冯·诺茨先生告诉我，你将到这里来度秋季假期。我完全不赞成你这样做，要是你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和你热爱的人们情况，你就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的。但是，也有可能我到柏林去。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代我向亲爱的朋友莫伊林和他的可爱的妻子转达我最美好的祝愿。你对他说,请他哪怕给我抽出一点工夫来也好。

又及:亲爱的卡尔,要是你的字迹写得稍微清楚一些,那就好了。

我很少见到燕妮。她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你尽管放心,她的爱情是忠实的。如果你能像我要求的那样写信给她,那我就请她写回信。

10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7年3月2日于特里尔

我生性懒于写信,可是给你写信就总是不知疲倦,真是奇怪。我不想也不能掩饰对你的偏爱。有时我的心沉浸于对你和你的未来的想像中。但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的怀着预感的念头,有时它们会像闪电一样划过脑海: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天赋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那个在苦海中煎熬的多愁善感的人以很大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因为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受其主宰的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

到十分痛苦。而自从我将你那个人^①当作自己孩子一样来爱的时候起,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你会问我,是什么原因使我产生这些念头?这类古怪的念头经常袭扰我,但我也很难把它们驱除,因为我始终感到需要我用我心中所蕴藏着的全部爱和关怀来呵护你,并且总是情不自禁。但是,在燕妮身上我看到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她把她的天真无邪的纯洁感情全部倾注于你,有时会无意地、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恐惧的心理,一种孕育着不祥预感的恐惧,这一点是瞒不过我的。我不知道,这该作何解释。只要我一提示她注意这点,她就马上想法解除我的忧虑。这应当如何理解?这会是什么意思?我无法解释,然而不幸的是,我的生活经验不允许我轻易受到迷惑。

你的前途,你要在某一时候成名的这种值得赞许的愿望,以及你现世的幸福,——这一切不仅是我记挂在心上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内心深处早就珍藏着的幻想。但是,其实这些感情大多是软弱的人才有的,而且都是些没有摆脱诸如骄傲、虚荣、自私之类的糟粕的感情。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便这些幻想成了现实,也不会使我感到幸福。只有当你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它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真正人道的,任何一个恶魔都不能使你的心疏远那些比较美好的情操,——只有那时候,我才会得到我从你那里梦寐以求的幸福;否则,我会眼看着我一生最美好的追求化为泡影。真是的,我为什么要如此过分伤感并且还可能使你感到不快呢?其实,我并不怀疑你对我和你慈爱的母亲的纯真的爱,而我们最易受伤害的地方,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言归正传。燕妮几天前(在她收到索菲娅交给她的你的来信之

① 燕·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后)来看望了我们,并谈到了你的意图³⁰⁰。看来,她是同意你的理由的,但她对要迈出的这一步本身感到害怕,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至于我,认为这一步是好的,是值得称赞的。照燕妮暗示的意思来看,她要写信告诉你,不要直接寄信给她(这个意见我是不赞成的)。为了使她安心,你在确定发信之日的前一周就得预先告知我们。这位可爱的姑娘应该受到一切照顾。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充满温柔爱情的生活才能补偿她已遭遇到的和即将遭遇的一切,因为她是在同一些怪人打交道。

主要是由于我对她的关怀,才使我非常希望你尽快迈出幸福的一步进入社会,因为这样她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至少我是这样看的。亲爱的卡尔,我向你保证,要不是这个原因,我现在宁愿尽力劝阻你而不是鼓励你,进入社会。但是你看,这个富有魔力的姑娘把我这旧脑筋也弄得有些错乱了,我最希望的是看到她平静和幸福。只有你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值得你全神贯注的目标。你在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就不得不顶住一切恶魔,表现出对人的体谅,聪明机智、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这也许是件大好事,是有益的。为此我感谢苍天,因为我希望永远喜欢你是个普通的人。你知道,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我虽然并没有平庸到对高尚和美好的事物麻木不仁。但我也不能完全离开我扎根在其中的大地,不想只被吸引到我感觉不到坚实土壤的太空中去。所有这一切自然使我比在别的情况下更多地思考可供你使用的手段。你已经在写剧本,这当然是很正当的事。写剧本很重要,而且干起来也容易出名,但是这自然也有失败的危险。内在价值并不总是必然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阴谋、诡诈和忌妒——可能在那些最长于此道的人中间——常常压倒善良,特别是当这种善良品质还没有得到著名人物的推崇和认可

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算是最明智的呢?或许力争在这一大的尝试之前先来一次危险性较少的小尝试,但这一尝试要足够重要,为的是一旦成功,即可获得相当大的名声。如果一个较小的题材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话,那么,在材料、题材和环境就必须包含有某种特殊的东西。我对这样的题材考虑再三,觉得以下的想法是合适的。

题材应当取自普鲁士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并且不要像长篇史诗所要求的那样取一个连续的时期,而是取一个较短但却对国家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

它必须是普鲁士的光荣的一刻,并且必须有可能通过非常高贵的路易莎王后的精神来给王国的天才分配一个角色。

在贝拉利昂斯-滑铁卢近郊的伟大战役³⁰¹便是这样的时刻。当时不仅普鲁士及其君主^①,连整个德意志及其他国家都面临极大的危险。而在这次大战中普鲁士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可以作为庄严的颂诗或者其他形式作品的题材,在这方面你比我更了解。

困难本身不会太大。不管怎样说,最大的困难在于把波澜壮阔的场面压缩到狭小的框架中去,并且还要成功而巧妙地把这个伟大的时刻描绘出来。不过有这样一篇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的和渗透着德意志精神的颂诗,就足以博得并巩固声誉。

但是,我能够做的只是建议、劝告而已。你已长大成人,尤其在这个问题上要比我强,所以我不得不让你自己去拿主意。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我所说的题材有一个大优点,就是可以很快写成,而且也很适时,因为6月18日又是周年纪念日。费用不会很大,而且如果需要,我愿承担。因为我非常希望看到善良的燕妮能够放心,能够昂首挺胸。不能让这个好孩子折磨自己。如果你取得了成功——这个要求并没有超出你的能力,——那么你就是安全的,并将能稍稍放弃一点娇生惯养的生活。

况且,事实上这一时刻不可能不使人振奋,因为在这一时刻遭到失败,就会使人类,特别是使心灵永远带上枷锁。只有当前的态度暧昧的自由主义者才会把拿破仑奉为神明。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确实没有人敢想一想,在整个德意志,特别是在普鲁士,人们每天能够随心所欲地写些什么。谁研究过拿破仑的历史和他对意识形态这一荒谬之辞的理解,谁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为拿破仑的垮台和普鲁士的胜利而欢呼。

代我向我的朋友莫伊林热诚致意。望告诉他,我受委托办的事务,至今尚未完成,因为我得了流行性感冒,病倒了一星期,往后,我打算只出庭,不做别的。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11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和
罕丽达·马克思³⁰²

柏林和特里尔

1837年8月12[—14]日于巴特埃姆斯

亲爱的卡尔：

我那封在心情非常激动的时刻写的信^①大概对你打击有些大了，果真如此，我将诚心诚意地感到抱歉。不过，我并不认为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我让你自己去判断一下我是否有合情合理的理由发火这个问题。你知道，你一定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你的信（在里面我没有发现那种病态的多愁善感和荒诞、忧郁的思想的痕迹）成了我们真正的需要：今年夏天，这些信对我、对你那深深爱你的母亲都是无价之宝。爱德华半年来小病不断、[相当]消瘦，他能否康复还没有多大把握，更何况他萎靡不振，实质上，是害怕死——这在儿童中是很少见的，这种情绪非常伤害身体。你是了解妈妈的，她日夜担忧，寸步不离开他。我总怕她受不了这样的劳累。

我自己七八个月以来咳嗽得很厉害，由于经常说话，咳嗽一直不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停。索菲娅的身体一向不大好,吃药总不管用。在这种情况下,你与燕妮的关系、她的长期不适、她的深深的苦闷、我与威斯特华伦一家的不明确的关系,——虽然我总是只采取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行事,——所有这一切对我影响很大,有时使我的脾气变得如此不好,以致连自己都认不出了。所以我问你,在这种极度懊丧的情绪影响之下我是否太冷酷了?

除了你妈妈之外,我爱你胜过一切,然而,我并不盲目,更不想变得盲目。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作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没有摆脱利己主义,它在你身上超过了保存自我所需要的程度。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会更怜惜自己的双亲,会为他们付出更忘我的爱。如果说我从父母那里除了得到生命之外,再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话(公道地说还有母爱),那么,我怎么会为了尽可能不使他们伤心而奋斗、而受苦呢。

不要拿性格为自己开脱,不要责怪天性,它肯定像母亲那样对待你。它赋予了你足够的力量,而且,人是有意志的。但是,稍微受到一点风暴的袭击,便悲痛不已,每受一次创伤,便暴露出自己那颗破碎的心,并以此来撕裂我们所爱的人们的心——难道这叫做诗吗?愿上帝为了这最美好的天赋而保佑我们吧,如果这就是它的直接效果的话。不,只有懦弱、娇生惯养、自私和自负才会使一个人只为自己着想,把甚至最宝贵的东西都放在次要的地位!

人类所有美德中第一位的是自我牺牲的能力和意志,是把自我撇在一边的能力和意志,如果责任和爱要求这样做的话。这里说的不是那种光彩夺目的、浪漫的或英勇的自我牺牲——狂热的或英雄主义的瞬间的产物。这样的牺牲连最大的利己主义者也做得到,因为正是在这种场合,自我才显得格外光彩夺目。不,我说的是每日

每时不断付出的牺牲，它出自好人的纯洁的心，出自慈爱的父亲、温存的母亲、恩爱的夫妻、感恩的子女的纯洁的心，这种牺牲赋予生命以无与伦比的魅力，使生命不论有多少烦心琐事都变得更加美丽。

你自己曾经很出色地描写过你的崇高的母亲的生活，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她整个一生都是爱与忠诚的不断的奉献。你的确没有夸大其词。但是，光辉的榜样如果不能被人仿效，又有什么用处呢？你能不能问心无愧地说，到目前为止，你是以此自豪的呢？

我并不想伤害你的感情，当然，也不愿使你伤心，因为实际上我的心肠很软，后悔委曲了你。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我为此而受苦，你的慈祥的母亲也为此而受苦。这一层我或许还能忍受。没有哪个人的私心比善良的父母的私心更少。但是，为了你自身的幸福，我不能不说这段话，而且，在我未确信你已经从你一向十分高尚的性格中抹掉这个污点之前，我将继续说下去。不久，你将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一家之父。但是，不论荣誉、财富或名誉都不能使妻子儿女幸福。只有你，你的良好的自我，你的爱，你的温柔的举止，抑制暴躁性格、发脾气和神经过敏等等，才能使他们幸福。我现在已经不是在谈我自己，而是促使你注意那必须加以联结的纽带。

你自己说过，你是幸福的宠儿。愿至仁的上帝一路保佑你，只要脆弱的人性允许这样做。但是，即便是最幸福的人也有忧伤的时刻；太阳不会对任何凡人永远露出微笑。但是，对于幸运儿，人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要求他拿出男子汉的勇气、镇定、容忍和朝气来与暴风雨相抗争。人们有权要求过去的幸福成为抵御暂时的苦难的铁甲。幸福的人的心是充实、宽广而坚强的，它不应那么容易地被撕碎。

你亲爱的妈妈将你的信^①转到这里来了。已拟定的计划是美好的,如果计划能好好实施,那将成为文学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³⁰³但是,会遇到巨大的困难——首先是由于那些内心受到伤害的人的自私,同时也在于为首的没有一个享有卓著的批判声誉的人。不过,报纸可以帮助树立声望。说到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你是否要用本名发表?因为对你来说,博得声誉,批判的声誉,对于获得教授的头衔是很重要的。然而从你的信里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但愿上帝会保佑你。

我的柏林之行看来不会实现了。在今年开支已经这么大的情况下,这也许会是一项过分沉重的负担。此外应当承担,如果有可能,我多少有点想争取当市政参议(虽然尚未确定)。事先我想听听耶尼根先生对此事的意见,他的协助当然会是很有益的。由于没有这样做,我感到希望不大。我不想向你提出任何违背你的感情的要求,不过,也许你可以办事办得更聪明一些。顺便说说,我听说耶尼根先生将偕同妻子去巴黎,要路过特里尔。你已错过了许多事情,因为耶尼根夫人今年夏天给你的燕妮写过好几封格外亲切的信。

我急切地期待着你的来信,好进一步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只是我要求你写得详细一些。

今天,我为你牺牲了早晨的散步,此刻,正好是稍微走一走的时候。我还得给你亲爱的妈妈写几行,我要把这封信寄给她。这样你妈妈同样可以收到一封长信,因为再写一封长信我将不胜其烦。

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永远照你所说的那样爱我吧,只是别叫我为你的奉承而脸红。你高度珍重你父亲并不是什么坏事。我此生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已经得到了一些东西——有了你,我已心满意足,但是,对我自己,却是远远不能满意的。

你的父亲

马克思

又及:你向我要的所谓墓前演说是个只有十来行字的作品,它已不在我这儿,我想,大约在索非娅处,而且,在最后一次斟酌的时候已作了一些修改。

我亲爱的好罕西娅,你应该看到,我在这里是多么的节俭啊。你收到的是一封长信,而我只给你写了几行。对你来说,效果是一样的。我已经给你的亲骨肉卡尔写了信,当然也表达出了你的心意,因此这封信你也有份儿。也许你还没有写信,那就正好。

祝你健康,我的忠诚的、第二个更好的“我”。我很高兴,今天的沐浴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因为我待在这里不会超过3周,不管咳嗽是好了还是没好。然而我相信,它已经开始减轻了。

衷心问候和亲吻亲爱的嫂子^①和她的孩子们,以及我们的孩子和你自己。你再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了。

你的马克思

14日。我还想等一封信,然后再结束这一封,但今天似乎我不会收到信了,所以我打算寄出这一封。我昨天和弥勒一家在科布伦茨施潘克伦家吃了午饭,他们感到非常高兴。饭后我拜访了屈珀一

^① 米·马克思。——编者注

家。只有女主人尤利乌斯和普罗伊瑟夫人在家。女主人星期六在轮船上或者确切说是在宾根遇到了威斯特华伦和燕妮。她对我说，他们已经走了。

12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大约 1837 年 8 月 20 日]于巴特埃姆斯

亲爱的好卡尔：

我不知道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是否已经收到我的另一封由你亲爱的妈妈转寄的信^①。想必已收到。此刻由于我愿意跟你谈谈话，还由于你大概会很高兴见到一个与我友好相处过多日的人，我便领受送信人的美意，托他把这几行字转交给你。

送信人是个正直的年轻人——卡尔^②亲王的儿子的教师。我是在此地与他相识的。我在这里多半是离群索居，我这个人难得与人交往的。我和海姆先生一起度过了不少愉快的时光。就短时间对一个人可能达到的认识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和蔼可亲的和正派的人。他答应去看你，如果他见到的这幅由父亲的利己的偏

① 见本卷第 546—551 页。——编者注

② 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卡尔 亚历山大。——编者注

心所描绘的形象是真实的,那么,我将感到高兴。

在这个假期里你可能愿意去看一些名胜古迹,而海姆先生由于他的地位,在这方面大概不难给你以帮助。

如果你有空给我写信,我将为看到你关于一年来在攻读法学方面学过哪些东西的简单介绍而感到高兴。从你的初步计划来看,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学习财政学。只是你可别把博物学疏忽了,因为你没有把握日后能把这个缺陷弥补上,那时,后悔就太晚了。

如果你决定在波恩住下来的话,也许最近几年里会有登上法律[……]舞台的良机,因为那儿还根本没有高出一般水平的人物。我知道,从学术方面来考虑,柏林有其优越之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姑且不说在那儿会发生较大的困难,你也得为你的父母想一想吧,如果你离开我们那么远,我们那热切的希望将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打击。当然,这不应妨碍你的生活计划。要知道,在所有的人中,父母的爱是最无私的。但是,如果你的生活计划能与父母的愿望和谐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将从中感受到最大的生活乐趣,因为这种乐趣已随着年华的流逝大大地减少了。

我在这里的逗留至今收效甚微。但是,尽管百无聊赖,我还得延长逗留期以便满足你那善良的母亲的愿望,她恳切地要求我待下去。

我早就怀有在这个假期里见到你的美好愿望,现在也许只得把它放弃了。为此我得极力克制自己,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该死的咳嗽使我在各个方面都备受折磨。

但愿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卡尔!愿你生活得幸福,别忽视健康——我不能过多地重复这句话:在丰富你的精神的同时,保重你的身体。

全心全意爱你的父亲

马克思

13

亨利希·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
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7]年9月16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你最近的一封信^①我们大约一周前收到，我以为不久会收到一封接下去的较详细的信的，我本想等一等，直到了解总的情况为止。不过，让你太长时间地等下去也会使你烦恼的，尤其是这牵涉到决定你下一步如何走的计划。

亲爱的卡尔，你是了解我的：我并不顽固，也不抱成见。你要选定哪一项专业作为你将来的前程，基本上对我都一样。但是，你所选的专业是否最适合你的才能，这个问题，为了你的缘故，我当然要关心。从一开始我们想的是平凡事。但是，看来这样的生涯你并不喜欢。我承认，我为你早熟的观点所吸引，所以，当你把教职选作自己的目标时，我表示了赞许，不论你选的是法学还是哲学，经过最后考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虑,我觉得后者更合适。这条生活道路上的困难,我本不大了解,特别是最近在埃姆斯的时候才有所了解,在那儿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波恩的教授。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可能在波恩作为一个法学教授而发挥巨大作用。加之从柏林派往波恩比较容易,当然,要有提携。诗歌应该使你得到提携。但是,即使你很走运,为此也得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你的特殊状况却迫使你……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一看(重要的是,在良好的传统教育下获得教授职位往往可能是终极目标)。实际生活是否会促使一个人如此迅速地得到提升呢?一般情况是,不会,经验已经作了极好的证明。提携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没有提携,如果你毕业后当几年没有薪俸的陪审推事,而且以后长期也都只是个陪审推事,那么,你也根本无可抱怨。但是,即使是最严格的道德规范和最细致的挑剔也允许人以自己的价值来为自己赢得提携。这样的提携能使人深信自己所保举的人精明能干,能认真厚待他,提拔他。你的天赋才能对于实现这个目的是很适合的。最有效地利用这种才能,则是你自己的事,第三者难于发表意见,如果在这种场合过多考虑个人的特点,那就更难了。不论你究竟干什么,你都得从这个观点去观察,去衡量,因为你得抓紧——这一点,你自己感觉到了,我也感觉到了。

就某方面讲,这当然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即使是最美丽的图画也有其阴影面,因此,在这里只有顺从。不过,这种顺从基于灿烂的光明面,完全出自本身的意志——由心灵和理智主导的意志。因此,这种顺从与其说是牺牲,不如说是一种享受。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上来:该向你提出什么忠告呢?对于你的戏剧评论计划,首先,我得承认,就事情本身而论,我对此不特别在行。戏剧评论要耗费大量时间,要求极其谨慎。如果就艺术而言,那么,

这项工作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有贡献的工作之一。从荣誉的观点看,它可以使你荣膺学者证书。

人们将怎样对待它呢?我想,敌视会多于欢迎。据我所知,善良的博学的莱辛所走过的道路并不都是铺满玫瑰花的。他一生始终是个穷困的图书馆馆员。

这种工作能不能给你带来特别的经济利益呢?这个问题同前一个问题有关联,我不能断然回答。我仍和过去一样认为,一些单个的优秀作品、一首好的长诗、一出精心制作的悲剧或喜剧,对实现你的目的来说要合适得多。——可是,你是自己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愿意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只能祈祷上苍,让你通过某种方式尽快达到既定目的。

我还想对你说的只有一件事。如果你在3年学习期满后不再向家里要什么,因而经常被迫去做对你有害的工作,那么,就听天由命吧。不过,要我作出牺牲的话,我是宁愿作出牺牲,也不愿损害你的前程。如果你能理智地、无损于你的前程地做到这一点,那自然将大大减轻我的负担。因为自从法庭设立分支机构以后^①,加上年轻人的快速成长,我的收入减少了,而支出却相应增加了。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考虑不应成为障碍。

既然你又谈到了实际问题,你为什么只字不提财政学呢?我不知道我是否错了,不过我觉得,诗歌和文学在政界比在司法界更容易为自己找到保护人,一个吟诗作赋的政府顾问,对我来说,比一个吟诗作赋的法官更其自然。再者,归根到底,除了博物学,财政学难道

^① 指1835年特里尔地方法院在萨尔布吕肯设立了分支机构。——编者注

不正是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律师所必需的吗？不过你千万不要忽视博物学，否则将是不负责任的。

你现在正在接受教育，恰恰是那个你在正常情况下长期都不会注意到的事物的一面，即真正的生活问题，这个问题你不得不面对，因此你要认真考虑、审视和行动。这些考虑，尽管是强加给你的，但我丝毫也不担心它们会使你做出卑贱、低下的事来。尽管我已头发斑白，精神欠佳，操心事很多，我仍将继续抗争并蔑视卑贱。你得天独厚，具有非凡的力量，但你不能这样认为。可是，一个高傲的青年在他精力旺盛的时候，可能认为对自己、特别是对他有责任关心其幸福的人苛求理智和责任是一种屈辱。当然，要求一个19岁的人精于世道之道，这固然要求太高了。但是，19岁的人……

你的上一封信我没给威斯特华伦家看。这些很好的人，具有特殊气质。一切事情，他们都得进行多方面的、没完没了的讨论，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尽量少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你今年的学业和以前一样，我看不出，为什么我要给他们材料以引起新的幻想。

燕妮仍不在这里，不过她不久就要来了。她没有给你写信，（我只能这样说）是孩子气和任性。因为她以最大的牺牲精神爱着你，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差不多快要用生命来保证这一点了。

她有一种认为没有必要写信的想法或是其他什么模糊的想法，她身上也是有某种超凡脱俗的东西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相信，就是公爵也不能把她从你手里夺走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轻信的人）。她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你了，——这一点你切不可忘记，——在她这样的年龄上，她正为你作出一般姑娘肯定不会作出的牺牲。如果她有不愿你写信或是不能给你写信的念头，那么，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对此别介意。须知这

基本上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现象,你要对实质问题抱有信心。我一有机会就跟她谈一谈这件事,虽然我很不乐意做这事。

这一整年我都为将见到你而感到快慰,一个人就是这样靠着永恒的幻想为生的。惟一不会欺骗你的一颗善良的心,是从心里流露出来的爱,在这方面,我可以认为我是个富翁,因为我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妻子的爱和一群好儿女的爱!

可别让我们再这么长久地等信啦。你那慈祥的妈妈需要振奋精神,而你的信对她的情绪有一种奇妙的功效。这个夏天她受了这么多苦,这一切只有完全忘记自己的人才能坚持下来,而且现在仍然如此。但愿上帝让我们很快摆脱这场旷日持久的搏斗吧!有时间也给爱德华写几行吧,只是你要做出好像他已完全康复的样子。

如果你能与耶尼根先生进一步交往而又于你无妨的话,我将感到高兴,我很希望这样。如果你能与埃塞尔先生来往,这对你将特别有益,我听说,他与莫伊林有着友好的关系。

再有,请你去看望一下司法枢密顾问莱茵哈德先生,用我的名义请他帮忙打破我的案件²⁹⁶的僵局,我是赢,还是输,我的操心事已经够多的了,我想忘掉这桩烦心事。

好了,我亲爱的好卡尔,我想,我已写得够多了。我很少将东西分成一份一份的,并且认为回了锅的与新鲜的是不能相比的。再见,别忘记你的年迈的父亲,而你的血管里流动的却是青春的血液。如果你有幸能保住它不受暴风雨般的、毁灭性的激情的损害,那么,你至少还应通过青年的朝气,豪迈的勇气以及与你的心灵和理智相适应的青年人的娱乐来不断更新它。

亲热地、诚挚地拥抱你。

你的忠实的父亲

可爱的、亲爱的卡尔：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仁慈的上苍保佑你健康。你在生活上是有节制的，但愿你在自己的欲望和希望上也尽可能是有节制的，因为最根本的东西你已经得到了，你现在可以更稳重、更审慎地行事了。冯·威斯特华伦夫人今天与孩子们谈了话。燕妮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会回来。她写信来说，她非常想赶回特里尔，渴望听到你的消息。我认为，燕妮对你保持沉默是出于少女的羞涩，我常常从她身上觉察到这一点，这当然不是缺点，相反，这更增添了她的其他的魅力和良好品质。

埃德加^①大概将动身去海德堡继续他的学业，因为担心令人担心的事……

你可以相信，你的健康和你在各方面的成功都是我们最记挂在心的。求仁慈的万能的上帝指点给你一条正确的、最有益于你的道路吧。为此我们要求你坚强，要能克制。谁坚忍不拔，谁就能达到成功的顶峰。我在想像中亲切地吻你。去买一件毛呢上衣秋天穿吧，它可以帮你御寒。快点来信吧，亲爱的卡尔。

你的永远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给海尔曼也写几句吧，把字条夹在给我们的信中。他进步很大，我们对他很满意。

^①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14

亨利希·马克思和索菲娅·马克思
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7年11月17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难道你真的在施特拉劳住下了吗？在这种季节，而且是在柠檬都不开花的僻壤^①，这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然而，你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对一个办事实的人来说，知道地址是通信的首要条件。因此，我只好靠他人帮忙了。

不过，地址，这是形式，看来，这也正是你的弱点。那么，内容会不会就是另一码事了呢？至少应当这样推测，如果考虑到：(1)你并不缺少题材；(2)你的情况相当严重，足以引起高度关切；(3)你的父亲可能对你有点偏爱，等等，等等。甚至在中断两个月之后（而且第二个月给我带来了许多令人操心的、令我不愉快的事），我收到一封既没有形式，也没有内容的信，一张既同过去的事没有联系，也同未来的事没有联系的言之无物的内容割裂的纸片！

① 套用歌德《迷娘》中的诗句。——编者注

为了使通信有趣和有价值,就得保持连贯性。写信人的脑子里必须想到自己的上一封信和最近的回信。你的前一封信有好多东西引起我焦急的期待。我写了好几封信要你谈谈你的情况。可是,我收到的却是一封支离破碎、毫不连贯的信^①,而且,更糟糕的是,一封充满失望情绪的信。

坦白地说,我亲爱的卡尔,我不喜欢这种时髦的词儿,这是意志薄弱者用来掩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因没有付出任何劳动和努力而未能拥有陈设豪华的宫殿、车马和百万家财这一点怨天尤人。我讨厌这种失望情绪,我最不希望你有这种情绪。再说,你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难道命运不是从摇篮时代起就垂青于你吗?难道大自然没有慷慨地赋予你才华吗?难道父母没有宠爱你吗?难道迄今还有什么东西使你的合理愿望得不到满足吗?难道你不是以极令人不解的方法赢得了一个姑娘的心,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都羡慕你吗?可是,刚碰上第一次波折,第一次没有实现愿望,你便如此失望!这就是力量吗?这就是男子汉的性格吗?

你自己曾用寥寥数语表示,你将满足于未来的许诺,并借用这种许诺来放弃当前一切外在的现象。这实际上不是放弃写作吗?要知道,只有小孩子,当他们开始感到自己的诺言是负担时,才会埋怨他们许下的诺言。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是幸运的。你那善良的母亲,心肠比我更软,还常常想起我们从前也曾是莽撞的小淘气鬼手里的玩物,她曾敲过警钟,而你的燕妮的极其善良的双亲巴不得立即安慰那颗可怜的受伤的心。药方无疑已到了你手中,如果不曾由于缺乏准确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的地址而信被投递错误的话。

时间不多,因为索菲娅得赶在邮班之前将信送到冯·威斯特华伦家,他们如今住得挺远。我是今天才得悉这个好机会的,所以我得就此搁笔。实际上,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我至多只能提出问题,我可不是纠缠不休的人。请我的儿子先生允许我只表达一下我的惊讶,即何以至今都没有收到你需要花钱的请求!或许你现在就已经想靠过去拿走的数目过大的款项生活了?这可是有些为时过早。

你亲爱的妈妈仍不原谅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秋季回来。如果你和亲爱的妈妈都觉得等到来年秋季时间太长的话,那你可以复活节假日回来一趟。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①亲爱的卡尔,你好!快点给我们来信,谈谈你现在既满足又恬静的生活。复活节见,卡尔,——要等这么久,我觉得像是遥遥无期!

① 原信此处字迹不清。以下为姐姐索菲娅的附笔。——编者注

15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7年12月9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弱点，那么，他应当采取措施来克服它。如果我要像往常那样前后连贯地写一封信，那么，我对你的爱最终会使我的语调变得伤感，于是，先前说的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至少我觉得，你是从来不把信再读第二遍的，而且相当有道理，因为如果回信不是回答，何必再读它呢？

我想要用箴言的形式向你提出我的责怪，因为我在这里要提的确实确实是责怪。为了使我自己把它弄明白，并且让你把这一切当作苦药丸吞下，我将提出几个我打算完全根据经验来解决的问题。

一、天赋非凡才能的青年的任务是什么？尤其是：

(1)如果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并且我也乐于相信），尊敬自己的父亲并把母亲当作理想的人物；

(2)如果他不考虑自己的年龄和地位，把一个最高尚的姑娘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且

(3)因此让一个十分可敬的家庭不得不同意他的婚姻，这桩婚姻表面看来，从世俗观点看来，预示着他们宠爱的女儿将面临危险，将

有一个阴暗的未来。

二、你的父母有没有某种权利要求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快乐,至少是瞬间的快乐,并且尽可能不使他们感到忧伤?

三、迄今你那出色的天赋给予你父母的成果是什么?

四、给你自己的成果又是什么?

老实说,我本来可以,也应当在此搁笔,让你自己来回答和详细阐述这些问题。但是,我怕在这件事情上动任何诗的才情。我要照散文方式,即根据真实的生活来回答这些问题,甚至不怕我那儿子先生觉得散文味太浓。

我现在的情绪,事实上也一点没有诗意。咳嗽已持续一年,使我无法办事,前不久又添了一种病——关节痛。这一切使我情绪不佳超过了应有的程度,也使我对自己软弱的性格生气。因此,你从我这里能期望到的自然是一个忧郁的日渐衰老的人所能作的描述。他为屡屡失望而苦恼,尤其是因为他不得不把一面现出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镜子送给他自己所崇拜的偶像。

答案或责怪

一、天赋理应受到酬谢,而因为卓越的天赋无疑是最高的赐予,所以它要求较高等级的酬谢。但是,天赋只能这样获得酬谢,即你要充分使用这些天赋,说得通俗些,就是要发挥你的才智。

我知道,对这个问题你应当而且必须用比较崇高的文笔来回答,也就是说应将这些天赋用于使自身完美。对此,我当然不反对。是的,你应将天赋用于使自身完美。但是,应当怎样做呢?你是人,是有精神的生物,同时又是社会的一员,国家的公民。因此,应当是肉

体上、精神上、智力上和政治上的完美。只有在争取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时做到协调和谐,才能形成美好的、迷人的整体,它使上帝、人们、父母和爱人都喜欢,而且称得上是比跟一位老同学重逢更真切、更自然的写照。

不过,像我刚才提到的:只有努力使完美均衡地扩展到各个部分,才能表现出你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些天赋的意志。只有通过这种均衡分布才能产生美好的形象、真正的和谐。

但是,如果仅限于努力使某些个别部分完美,即使这种努力是最真诚的,也不仅得不到任何好结果,反而产生一幅幅讽刺画:在肉体上是花花公子,在精神上是狂热的幻想家,在政治上是阴谋家,而在智力上则是书呆子。

(1)不错,一个青年应向自己提出这样的目标,如果他真的想使他的父母(他们对他的贡献值得他衷心铭感)高兴的话,特别是如果他认识到父母已把自己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话:

(2)不错,他应当考虑到,他已承担了一项可能超过了他的年龄应当承担的,然而因此却更神圣的义务——为了一位姑娘的幸福而牺牲自己。这位姑娘按其出众的才干、优越的社会地位,她是作了巨大的牺牲的:她以自己优越的地位和锦绣前程换取一个靠不住的、阴暗的未来,把自己和一个比她年轻的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简单而实际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为她在现实中创造一个配得上她的前途,而不是让她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守着一盏放在一个放荡不羁的学者身旁的昏暗的油灯。

(3)不错,他负着很大一笔债,一个高贵的家庭完全有权因为放弃了由他们的女儿人品出众所建立起来的美好希望而要求得到巨大报偿。真的,千千万万的父母都不会同意的。你自己的父亲在忧郁

的时刻也几乎希望他们这样做——因为我太关心这位天使的幸福了,我爱她犹如亲生女儿,但正因为如此,她的幸福才令我十分担忧。

这些责任加起来构成一条牢固的纽带,仅仅有了这条纽带就足以驱赶一切恶魔,消除一切迷惑,纠正一切缺点,唤起新的、更美好的动机,把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变成稳健持重的人,把一个否定一切的天才变成踏实稳重的思想家,把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们的坏头头变成一个能适应社会的人,这种人可以保持足够的傲气,不像鳗鱼那样滑,但应当具有充分的实践才智和机敏,以便感觉到只有结交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学会向社会展示自己最令人喜欢的、于己最有利的一面的本领,学会尽快获得人们的尊敬、爱戴和享有威信的本领,学会实际运用大自然母亲慷慨赋予他的才智的本领。

简而言之,任务就是这样,那么,如何完成呢?

圣明的上帝!!! 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踟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虽不在啤酒杯中消磨放纵,却蓬头乱发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被用来点燃烟斗,顺便说一句,比起由于更不负责的混乱而让这些信落入旁人之手,这还算是不错的。难道令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应当在这么一个荒唐无用的知识的作坊里成熟吗?在这里会得到有助于履行神圣职责的收获吗?

三、尽管我下了决心,但我仍深感不安,而使你感到痛苦的这种感觉几乎使我苦恼不堪,我的衰弱又一次袭来,为了支持住自己——说实话——我服用了医生给我开的可靠的丸药,把它们全都吞了

去,因为我想做一次坚强的人,把我的全部责怪都倾吐出来。我不想做软心肠的人,因为我感到,我过去太宽容了,对你的批评太少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你的过失也有我的一份。我要告诉你,而且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

波恩的胡闹刚结束,你的债务(真是五花八门)刚偿清,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我们像是小说里宽容的父母那样成了这场恋爱的信使,背上了它的十字架。但是,由于深深感到这是你毕生幸福之所系,我们便忍受了那无法改变的事情,而且,甚至可能扮演着不恰当的角色。你如此年少就疏远了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们以父母的眼光考虑到这个家庭给你的良好影响,希望看到不久会产生好结果。要知道,理智和需要都为这一点作证明。但是我们收获了什么样的果实呢?

我们从未有过理智的通信(照一般道理说,这是离别的一种慰藉)所带来的享受。因为通信要求双方相互而协调地、合乎逻辑地、经常地交换意见。我们从来没收到对我们的信件的直接答复;你的每封信从来没有一次同你的上封信或者同我们的信有联系。

假如说,今天我们得悉你有了一位新交,那么,随后他便像死婴似地彻底地永远销声匿迹了。

我们宠爱的儿子究竟在忙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关于这些,偶尔发出一两句豪言壮语,紧接着,那洪亮的声音又魔术般地沉寂了。

我们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你的信,——最近这一次你明知爱德华生病,妈妈微恙,我自己也不大舒服,再加上柏林霍乱流行,可是,在你的来信里对这些只字未提,好像这一切无须请求原谅似的。这封

信里几乎只有潦草的几行字和以《访问》^①为题的日记摘录,坦白地说,这样的东西我与其收阅,还不如扔出门外。这是一派胡言乱语,只能证明你如何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制造怪物,证明你正在步现代无耻之徒的后尘。这些人自己编造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听的话,却宣称这些滔滔不绝的话是天才作品,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思想或者只有混乱的思想。

不错,你的信还有点内容:抱怨燕妮不给你写信,其实你深信你享有来自各个方面的恩惠(至少你没有任何理由痛苦绝望),但是,这还不够,你那亲爱的[我]渴望读到别人所知道的东西(在眼下这种场合,这自然是十分合理的),而这几乎就是儿子先生对他的父母所能说的一切,虽然他明知他们有病在身,明知他那荒唐的缄默使得他们忧心忡忡。

我们的儿子先生违反一切协议、违背一切惯例一年花了700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可是,就连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500。那又为什么呢?应该替他说几句公道话:他不是耽于享乐的人,也不是好挥霍的人。但是,一个人怎么能每隔一两周就要发明新花样并不得不把过去辛辛苦苦地完成的工作全部推倒,我要问,他怎么能考虑一些琐碎小事呢?他怎么能服从琐碎规矩呢?每个人都把手伸进他的口袋,欺骗他,只要不搞乱他的图样³⁰⁴就行。这样自然不久又会开出新支票。像G. R. 和埃弗斯这些庸人会操心这类事,可是那是一些凡人。不错,他们由于自己的平庸,企图(也许只能)按字面的意思来消化讲义,并且有时为自己寻得靠山和朋友,因为考试是由人,由教授、学究、有时是爱记仇的恶棍主持的,这些恶棍喜欢让独立

① 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不羁的人出丑。要知道,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会创造和破坏!!!

不错,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睡得很安稳,除非有时半个夜晚或整个夜晚花在娱乐上。而我的能干的、才华横溢的卡尔却通宵达旦地苦熬着,他认真攻读,把自己的身心弄得疲惫不堪,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娱乐,实际上是为了进行扎实的抽象探索,但是,他今天建造的东西,明天就破坏了,最后,既毁了自己的东西,又没有吸收旁人的东西。结果弄得身体虚弱,精神恍惚,而那些凡夫俗子却顺顺当地前进,有时还比那些放弃青春的欢乐,为追求博学的幻影而毁坏自己健康的人更好地、至少是更舒适地达到了目的。其实,后者只要同有名望的人短期交往,便能更好地得到所追求的东西,而且自己还可以得到社交的欢乐!!!

就此搁笔,因为根据我更加急速跳动的脉搏我感到我的口气快要变温和了,而今天我要做个残酷无情的人。

我还要把你兄弟姐妹们的责怪算进来。从你的来信中很难看出你有兄弟姐妹。至于说到善良的索菲娅,她为你和燕妮操了那么多心,对你如此忠心耿耿,而你呢,当你不需要她的时候,就想不到她了。

我为你付了160塔勒的支票,我不能,或者说很难把它算到过去这个学年的账上,因为这一年的费用你已经悉数支取了。今后我不愿意经常碰到这类事。

在现在这个时候来这里是不明智的!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课,虽然你大概还是付了听课费用,不过,我至少要保持外表的体面。我决不是舆论的奴隶,但也不喜欢别人说我的坏话。你可以回来过复活节假,甚至可以提前两周回来,我不是迂夫子。尽管今天我写了这样一封信,你尽可以相信,我将张开双臂拥抱你,那颗只因过分刺激而

心疼的父亲的心将迎接你。

你的父亲

马克思

16

亨利希·马克思、罕丽达·马克思和
索菲娅·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8年2月10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我已经两个月没有走出房门，一个月卧床不起了。所以，我没有给你写信。今天我想起床待几个小时，试试看写一封信会如何。虽然手有点抖，但还行，只是我不得不写得比我希望写的和应当写的短一些。

当我给你写一封有点尖锐的信时，诚然应该考虑到我当时情绪不佳，但我决没有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杜撰什么，可能只是有些夸大而已。

我现在完全没有力量把责怪逐条重新讨论，而且，在抽象议论的技巧上，我根本不愿与你较量，因为在深入到最神圣的圣所以前，我得先钻研专门术语，而干这个，我已太老了。

如果你的良心和你的哲学适度地协调一致的话,那是一件好事。

当然,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一切先验的东西是无能为力的,你很聪明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傲慢的缄默是有益的。我指的是可鄙的钱,看来你始终都没有认识到它对一家之长的价值,我却体会得较深。我不否认,有时我责备自己在这个方面给了你太多的自由。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280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

不过,如果你说,或者认为,我不了解你或者对你有误解,那就错了。两者都不是。我对你的心,对你的道德是给予完全公正的评价的。这一点,还在你学法律专业的第一年我就已提供了不容辩驳的证明,我甚至没有要求你对一个相当含混不清的地方作出解释,尽管它是很成问题的。只因为对你高尚的道德非常信任,我才会如此,而且,感谢上帝,我至今仍然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盲目,我放下武器只是由于我疲倦了。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我把你放在我心灵的最深处,你是我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

你最后的决定³⁰⁵很可嘉,想得很好。这是很聪明、很值得称赞的,如果你履行你的诺言,很可能会带来丰硕的成果。你要相信,不只是你一个人作出了巨大牺牲。我们大家都是如此,但是,理智必胜。

我累极了,亲爱的卡尔,我不得不搁笔了。可惜我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去写,我多想倾尽全力拥抱你啊,可是我的病情使我无法这样做。

你最近提的有关我的建议做起来很困难。我有什么权利呢?我有什么后盾呢?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可爱的亲爱的卡尔：

你亲爱的父亲为了你第一次吃力地给你写信。你善良的父亲很虚弱。求上帝让你高尚的善良的父亲早日康复吧。亲爱的卡尔，我眼下仍很健康，我对我的状况听天由命，心平气和。亲爱的燕妮像热爱自己父母的孩子那样对待我们，热诚地关心我们大家，经常以她那从一切人身上都能发现友善一面的可爱的纯情来鼓舞我们。亲爱的卡尔，来信告诉我你的近况如何，是否完全复原了？你不回来过复活节，我比谁都难过。我是感情强过理智，而遗憾的是，你，亲爱的卡尔，太理智了。你不要根据我给你的信的篇幅来衡量我内心中对你的爱，有的时候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感情很深，但表达出来很少。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快给你善良的父亲来信，这一定会加速他的康复。

永远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姐姐索菲娅的附笔]

收到父亲的信，你会感到高兴吧，亲爱的卡尔。我现在感到我的长信是这么无足轻重，以致我不知道是否该把它放进来，因为我怕不值得为这样的信花费邮资。

爸爸好一些了，甚至要不了多久就该好了。爸爸卧床快8个星期了。只是最近几天他才起床，以便让卧室通通风。他今天顽强振

作起来用颤抖的手给你写几行字,可怜的父亲现在脾气很急,这并不奇怪。整个冬天他都没有做事,而费用却比往常增加了三倍。我天天给他唱歌,还朗读东西。你倒是把你早就答应我的抒情诗寄来呀。快点来信,这将使我们大家都高兴。卡罗琳^①不舒服,路易莎^②也有病卧床,她很可能得了猩红热。埃米莉^③活泼、快乐,而耶塔^④精神不大愉快。

17

罕丽达·马克思和亨利希·马克思
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8年2月15—16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我们衷心盼望你父亲身体好转。他的咳嗽几乎完全止住了。亲爱的父亲得的是痛风,因此医生们认为,咳嗽是痛风引起的。糟糕的只是你父亲根本不想吃东西,这就影响治疗的效果。你父亲卧床已

① 卡·马克思。——编者注

② 路·马克思。——编者注

③ 埃·马克思。——编者注

④ 罕·马克思。——编者注

经两个月,生病使他变得爱发脾气。因此我不得不劝你,亲爱的卡尔,你的信要写得温存体贴些,这样你父亲就会多读几遍。好卡尔,在各方面对你提出的要求太高了,一个人的心是不能包罗一切的。说到心脏,你说你的病是心脏扩张,这使我很不安。^①亲爱的卡尔,写信告诉我,你的病是好了还是没有好?你别过于劳累,要知道,健康是最重要的,失去了它便丧失了一切,在这一点上你要让我对你放心。另外,你不必直接把一切都写信告诉我,免得占去你的时间。我了解你那颗真挚的心,知道你是不会把我忘记的。——亲爱的燕妮每次到咱们家来,通常总是在这里待一整天,还设法同父亲聊天。她是一个体贴人的孩子,将来她会使你幸福的,这也是我的希望。亲爱的好卡尔,祝你好,但愿你恢复健康。

你的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2月16日。因为信还没有寄出,我想再写几句,告诉你,你父亲的咳嗽已明显好转,不过他的痛风很严重。医生们说,这是慢性痛风。亲爱的卡尔,由于你的健康状况,我现在对你选择医生就医的问题也很不放心。一个年轻人不像经验更多的人那样具有实际知识,我请你注意这一点。

随信把你的证明^②寄给你,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躲过要你服兵役的年限,你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你的眼病可别马虎大意,这样你就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估计是关于马克思不适于服兵役的证明。——编者注

可以免去许多麻烦,还可以节省钱。今天,亲爱的燕妮到咱们家来了,还吃了饭,使我们觉得今天过得特别快。祝你好!亲爱的,在想像中吻你!

你的爱你的母亲

亲爱的卡尔!我写几个字向你问好,我还不能多写。

你的父亲

马克思³⁰⁶

18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8年5月10日后于特里尔]

[……]是一个卑贱的姑娘”。^①这是我说过的一语。啊,卡尔,卡尔,你那紧盯着我的目光至今仍震撼着我的内心,那时我觉得心仿佛就要碎了。到现在我还常常感到痛苦,只是痛苦隐约有些缓解,不再那么刺心,但毕竟非常深切。而你紧盯着我还觉得不够,你想把我

^① 原信的开头和结尾缺损。——编者注

彻底粉碎。你说：“如果有谁的姐妹们做出这种行为来，而我对她们的兄弟们说，她们是卑贱的吗？”卡尔，我对你讲过这种话吗？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的心停止了跳动。一旦你醒悟到你干了些什么，你会请求原谅的。在热恋的时刻你是会这样做的，如果爱情一旦冷却，我能期望得到什么呢？卡尔，你看，这是一种包含绝望痛苦的思想。

滋长这种想法也许就是自杀，而且情况甚至还要更糟。请原谅我写了这些。但是那种痛苦至今有时还使我不寒而栗。那是5月3日，你是7日离开的，^①10日他^②就去世了。这已经够让人难受的了。这是死的预感，但是它比死还要可怕，因为它还没有个完结，而且每天给人带来更多的忧虑、痛苦和恐惧。诚然，我在那天所感受的心境没有再度出现，如果再次出现，那恐怕就是我的死了。

卡尔，你竟会对我说，我是个卑贱的姑娘，你那时竟会对我说这种话，这是不公正的。

我并不因此生你的气。也许你是对的，但是这却使我这样的痛苦。你想，卡尔，埃德加也可能对我说这种话，而这决不会像你的话的打击那样使我感到痛不欲生。如果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爱情，那你是做对了，我没有别的话可说。啊，卡尔，我对你的爱和对埃德加的爱是完全不同的。我起初总是说，是的，我喜欢你，我从未能下决心使用爱这个字眼，你还记得吗？说喜欢，还包含一点友谊、姐弟的情谊的意思，我想以此来掩饰我的真情。看，我喜欢埃德加，但我爱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不会使你见怪吧？我思索再三，我最近

① 这封信是谈到马克思1838年5月初曾回到特里尔的惟一材料。

编者注

② 亨·马克思。——编者注

那封信是否说了什么得罪你的话？我没有发现，而且即使有，也不是有意的，当时也确实是无意的，这就像上帝存在一样千真万确，但是我当时十分委屈，十分激动，而且你知道，我是很要强的，卡尔，再原谅我这一次，把那封信烧掉，把它忘掉吧。我又写得有点激动了，这是你的信的过错。但愿你恢复健康，我的惟一的，惟一的心上人。你是得了胆汁热吗？而不是寒热病吗？可亲可爱的博士，别为我担心，我现在完全[……]

19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8年]6月24日于尼德布龙

此信上方的地名将告诉你，那悲惨的地方，那古老的宗教小巢³⁰⁷连同它那小小的人类世界，已经留在我背后了。³⁰⁸接着，这封信还要向你讲述，我们去孚日山山区乡间的旅行，讲述我在那个小小的殷勤的洗浴疗养地的内心生活和外部活动。但是，你先得安静下来细听，我的心爱的人，细听这封信带给你的亲切的爱情的问候，细听这封信向你絮絮低声诉说甜蜜、温柔的爱情的话语。——亲爱的卡尔，如果你现在能和我在一起，如果我能偎依在你胸前，和你一起眺望那令人心旷神怡的亲切的谷地、美丽的牧场、森林密布的群山，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你是那么遥远，那么遥远，那么不可企及。我

的目光徒然把你寻觅,我的双手徒然向你张开,我以全部最温柔的爱的甜蜜话语徒然把你呼唤。我只得在你的爱情的无声的信物上全都印上热烈的吻,把它们当作你紧贴在我的心房,用我的泪水来湿润。卡尔,常给我寄来这些甜蜜的爱情的使者吧,常给我写信吧,我需要它,我对它的需要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是我所拥有的惟一能鼓舞我那沮丧的心灵,惟一使我不致完全陷于痛苦、不致绝望的东西了。我至今仍不能平静下来,我还不能平静而理智地忍受对于那无法弥补的损失思念。我觉得仿佛一切都是那样的忧郁,那样的在宣告着不祥,整个未来都仿佛是那样的神秘莫测;没有亲切的形象向我微笑,一个欢乐的前景都没有。甚至灿烂的过去也只产生悲哀的回忆。唉,眼前毫无乐趣的每时每刻重新强使我把我们昔日的富有和我们今日的贫乏极为痛苦地进行对比。每一天,每一瞬间都提醒我:如今一切都变了,过去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那为我们的爱情祝福的卓绝的人^①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已再也不能把祝福我们的、给我们力量的太阳的光芒投入今日的黑暗中,他被永远地从我们身边夺走了,他永远地走了。

特别是今天这个日子重又唤起我对他那亲切而美好的形象的回忆,今天正好是我们一起去屈伦茨^②的一周年,那天我们两人曾单独在一起,两三个小时地谈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谈论最高尚、最神圣的利益,谈论宗教信仰与爱情。他说了一些精彩有趣的话,他的金玉良言铭刻在我的心头。他和我交谈时带着一种慈爱、带着一种真挚、带着一种亲切,这只有像他这样情感丰富的人才能做得到。我的心

① 指亨·马克思。——编者注

② 特里尔近郊。——编者注

忠诚地报答他这份爱并且将永远铭记他这份爱！有一种爱，它超过了我们的今生，永无穷期，他的爱就是这样的爱。那一天，他心情十分忧郁，表情严肃；他谈了很多关于亲爱的小爱德华的令人担忧的健康状况，他当时已很清楚地预见到这事的悲惨结局；他还埋怨他自己身体衰弱。那天，他咳得很厉害，十分虚弱。³⁰⁹

我给他采来了一束草莓，并且总把最好的浆果摘给他。你要是能看到他当时多么高兴，多么感激我，并向我微笑那该多好。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这天使般的微笑！——后来，他变得开心些了，甚至风趣地开起玩笑来，把我叫做总督夫人。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里韦总督的妻子病得非常重，人们每天都以为她会死去，你的父亲说我可以取代她的位置，我应当把总督选作我的临时丈夫，在一段长时期内扮演总督夫人的角色，因为和你的事还得等很久。这个怪念头使他开心了很久很久，我一抬头看他，他便开玩笑地说：“我最仁慈的女长官夫人，近来可好？”就这样，每天、每时都令我回想起这位非常好的人物，重新唤起我热切追念这位亲爱的与世长辞的人的情怀，怀念他和我们在一起时的美好时日。但是，我并不希望他回到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界，不，我为他的命运祝福，我羡慕这种命运——我为他在上帝的怀抱中所享受到的幸福的安息而高兴，为他不再受苦受难而高兴，为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由于他美好的一生得到丰厚的报偿而高兴。

卡尔，原谅我这样悲痛欲绝，原谅我这么长久地陷在对你和我们大家所哀悼的永远难忘的、神圣的人的回忆当中，原谅我这样做重新引起你那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悲痛，原谅我没有更好地克制自己而倾诉我的哀伤，原谅我给你的信缺乏生气和亲切，但是，我还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情绪，还不能完全抑制自己的悲痛。我们哀悼他的逝世，还有什么比我们始终怀念他这位卓绝的人，永远保留对他的清

白的一生、他的崇高的美德、他的圣洁的爱的清新的记忆,更适当更庄重的呢?对我们来说,这也就是最大的安慰,最好的镇痛剂。

随信寄给你几根亲爱的人的头发。这是他的躯体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了——愁苦与操劳使它们变白了。我在那上面印满了我的亲吻,沾满了我的泪水。

愿它们成为伴随你这一生的护身符吧,让它们时刻向你提醒你的美德吧[……]①

20

罕丽达·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8年10月22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随信寄去你为获得博士学位需用的160塔勒,马上告诉我,款是否如数收到了。——愿亲爱的上帝为你赐福,保佑你一切顺利,引导你走上正路。——告诉我,这些书该怎么办。祝你好!时常想着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

你的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① 原信结尾部分缺损。——编者注

21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39—1840年于特里尔]

亲爱的、惟一心爱的人：

我心爱的人，你不再生我的气、不再为我担心了吧？我上一次写信时很激动，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一切都比现实更悲观、可怕得多。

惟一的心爱的人，请原谅我让你如此担心，可是，你对我的爱情和忠诚的怀疑伤害了我。卡尔，你说，你怎么能写一封这样冷淡的信给我，对我这样怀疑，而只是因为我缄默的时间比通常久一些，只是因为我比较长时间地把那些由于你的信、由于埃德加^①，唉，由于这么多充满我心灵的那些不可名状的苦闷所造成的痛苦压在心头。我这样做，只是出于爱惜你和不使自己激动，这是考虑到我对你、对我的亲人的责任才这样做的。唉，卡尔，你对我多么不了解，你对我的处境多么不了解，你怎么也体会不到我为什么忧虑，我的心在什么地方流血。

姑娘的爱情和男子的爱情不同，也必然不同。当然，姑娘能给予男子的，无保留地永远地给予的只是她的爱情和她自己即她这个人。

①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在一般情况下,姑娘应在男子的爱情中得到充分的满足,她应当在男子的爱情中忘却其他的一切。

可是,卡尔,你设想一下我的情况。你不尊重我,不信任我。我不能保有你现在这种狂热的青春爱情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还是在有人向我冷静、巧妙而理智地分析之前,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

唉,卡尔,我的痛苦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即你的美丽、动人而炽热的爱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

假如你那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越是沉湎于爱情的幸福,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你看,卡尔,对于你的爱情能否持久的这种担忧,使我失去了一切欢乐。我无法尽情享受你的爱情所给予我的欢乐,因为我觉得它不再是有保证的了。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

你看,卡尔,由于这些原因我对你的爱情并没有像它实际上所值得的那样感激和觉得十分愉快,由于这些原因,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外在的事物,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让我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沉浸在和你更宝贵更高尚的精神统一之中,而忘却爱情世界中其余的一切,只在爱情世界中寻找安慰和幸福。卡尔,只要你能感受到我的痛苦,你就会待我温和些,不会到处都只看到丑恶的琐事和单调乏味的生活,不会到处发现缺乏真正的爱情和深刻的感情。唉,卡尔,如果我能在你的爱情里得到宁静、慰藉,我的头便不会这么灼热,我的心便不会这么痛苦,这么悲哀。唉,如果我可以在你的心中得到永恒的宁静慰藉,卡尔,上帝作证,我的心灵便不会想到生活和冷酷的琐事。但是,我的天使,你不尊重我,

不信任我,对你的爱我愿意奉献一切一切,但我无法使它永葆青春、永远鲜活。这股思绪使我哀痛欲绝。如果你在我的心灵里发现了这一点,你便能比较体谅地看待我力图从你的爱情之外寻找慰藉这件事了。我很清楚你在一切方面都正确,不过,请你也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下,想一想我的多愁善感的性情——想一想这一切,那么,你就不会再这样冷酷地对待我了。要是你有一瞬间变成一个女孩,而且是像我这样奇特的女孩,那该多好!亲爱的,从接到你的上一封信起,我因忧心忡忡而消瘦,担心你会由于我的缘故而卷入纷争,随后会去决斗。白天、黑夜,我总是看到你受伤,流血,生病。我把一切都说给你吧,卡尔,这种想像并没有使我感到多大的不幸,因为,我甚至想像如果你失去了右手,这倒会使我充满快乐和幸福,因为你看,亲爱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可以真正成为你必不可少的人,你将永远把我带在身边,而且爱着我。我想,那时我便能记录下你的全部可爱的绝妙的思想,成为一个真正对你有用的人。我如此自然地、生动地想像着这一切,以致我仿佛听到你那可爱的声音,你的亲切的话语向我滔滔不绝地涌来,我倾听着这些话语,用心地为他人保存起来。你瞧,我总是想像出这样一些事情,在这种时刻,我是幸福的,因为,这时我在你的身边,我整个儿都是你的。只要我能够想像这是可能的,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亲爱的,我惟一亲爱的,快给我来信,对我说你依然健康,你始终爱我。可是,心爱的卡尔,我还要和你稍稍认真地谈一谈。告诉我,你怎能怀疑我的忠诚?唉,卡尔,让旁的什么人遮住你的光芒,并不是仿佛我低估其他人的优秀品德,而认为你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卡尔,我是这么爱你,非言语所能表达,而在别人身上我只能找到某一点值得爱的东西。唉,亲爱的卡尔,我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从

来没有,从来没有,可是,你却不信任我。不过,真奇怪,竟然有人向你提起一个根本没有人认识的、在特里尔几乎没有人知道的人,而人们却常常在社交场合见到我很活跃,与各种各样的男子愉快地交谈。

我经常是快乐的和调皮的,常常能同我素不相识的人谈笑风生,——这些事是我与你没法做到的。你看,卡尔,我可以和随便什么人闲聊,但是,只要你朝我看一眼,我便会由于害怕而不知说什么好,血液会在血管里凝结,心怦怦直跳。常常有这种情况:每当我突然想到你,我就沉默了,而且浑身发抖,对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说不出话来。唉,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每当我想到你,我心头就感到异样,而我想你不是单一、个别地,不,我的整个生命,我全身心都浸透着对你的思念。我常常想起你对我说的话、你问我的事,这时,我便沉浸在一种不可名状的奇妙的感觉之中。卡尔,当你吻我,当你紧紧地拥抱我的时候,由于害怕和激动,我的呼吸几乎都停止了。然后你就用如此奇特如此温柔的眼神看着我,啊,亲爱的,你不知道你经常是如何看着我的。亲爱的卡尔,你若是能知道我有一种多么奇异的感觉就好了,我根本没法描述它。有时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我终于和你朝夕相处,你把我叫做你的爱妻,那时该有多好啊。对吧,亲爱的,到了那时,我便可以把我想的一切都对你说,到了那时,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难为情了。亲爱的卡尔,有你这么一个爱人该是多美啊!你要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也就不会相信我会爱上别的什么人了。我的最可爱的,你对我说的种种好话你一定已经忘了,而我却记忆犹新。有一次,你对我说了一番多么亲昵的话,只有完全爱着某人的人,只有认为自己与爱人是密不可分的人才说得这样的话。你常常和我说这种亲昵的话。你还记得这些吗,亲爱的卡尔?如果我不得不把我想的全都告诉你——你,小调皮鬼,当然一定会以

为我把一切都告诉你,那你可是大错特错了。当我不再是你的爱人时,我也会告诉你那除了对爱人之外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话。对吧,亲爱的卡尔,那时,你也把一切告诉我,再次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这对我可是世界上最美的事了。啊,我的心上人,你第一次这样看了我一眼,然后急忙把目光移开,然后又看了我一眼,而我也这样,最后,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长久而深情地互相注视着,再也没有力量把目光移开!

亲爱的,别再生我的气了,给我写点温存的东西吧,这会给我多大的快乐啊。不要如此为我的健康担心。我常常设想它比实际情况差。其实,我觉得自己现在比过去好长时期以来都健康。我现在也不再吃药了,胃口又很好了。我在韦滕多尔夫花园长时间地散步,整天努力地干活。可惜的是我什么也不能读。要是我能找到一本我真正能理解的、稍微能吸引我的书,那就好了!我常常是整整一个钟头只读一页书,还不知所云。不是吗,我的心上人,即使现在我稍微落后了,以后我会把荒废的东西补上去的,而且,你也将帮我赶上,我理解东西是很快的。也许你知道某本书,但它必须是别开生面的,稍微有点学术性,以便我虽不能全懂,但仍然能像透过云雾那样,稍微懂得一些,一种不是任何人都爱读的,但也不是童话,不是诗歌,这些东西,我受不了。我想,如果我的头脑有事可干,对我恐怕是有好处的。做手工活时,思想活动的余地太多了。亲爱的卡尔,只希望你为我保持健康。你的可笑的爱人重又想入非非了。我高兴的是,你的[……]①变了。

① 原信结尾部分缺损。——编者注

22

罕丽达·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40年5月29日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如果有人了解我们过去的家庭关系，大概可以想像，为了完全抛弃以前你所珍惜和钟爱的一切，我究竟流了多少痛苦辛酸的泪水。对那些我们不得不认为是造成所有这些苦恼的人采取爱护和友好的宽容态度，需要极度的宽容和狂热的母爱。那时，你亲爱的、可敬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6个星期，而威斯特华伦家谁也没有到咱们家来过，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安慰、任何友情，就好像他们从未见过我们似的。——当时亨·施林克还没干坏事。——燕妮四五个星期来一次，但不是来安慰我们，而是来诉苦喊冤。此后亨·施·到柏林去了，从你那儿传来了不幸的事情，自尊心和虚荣心受到了损伤，不再给我们家写信，我必须对一切承担责任。我没有很好说明这件事——直截了当地[……]①我在各方面的伤心事，[……][受]苦，受折磨，受凌辱，仿佛我知道[……]感觉不到，在他们看来，这些仅仅是遗产份额问题[……]家庭——总之，如果你亲爱的父亲[……]本该

① 原信多处严重缺损，无法复原。——编者注

忍受这一切——他会[……]闹翻的——我做的事情,[……]我做了好像是[……]不是这样。——而由于什么原因,为什么——为此我总是受到威胁,他们想解除这种关系,而这会给你造成不幸——使我忍受痛苦和烦恼的这种过分的母爱——是不可原谅的,我本来应该说,他们就凭着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良心吩咐的那样办事吧,我并不为这种事情操心,那样一来他们对我会更加尊重一些。——他们只把我看做一个懦弱的母亲,并且怀疑我的感情,——自从你亲爱的父亲去世后,在感情方面我经受了許多委屈,许多对我来说是难过的事情,对这些我后来感到后悔。但是,最使我难过的是,我竟然让威[斯特华伦家]这样对待我和我家的人——在这方面他家的男人没有抛头露面。——我把我自己看得很高,因此我在给你的信中从未提到过这些事。——9个月以来,亨·施·得到了宽恕,而我不得不对一切承担责任。结果,半年来谁也没有进我们家的门——甚至过新年也没有人来。也不让善良的地方法院参事^①再到我们家来。当威斯特华伦家遭遇不幸时,^②[我曾]前去慰问,我们家的姑娘们去了两个星期[……],以表示她们的同情。那时候海尔曼[……],他去看埃德加。有一[……]他在埃德加房间里碰到了燕妮,在[……]家中,他根本不受欢迎。——她的举止[……]像个高尚的陌生人,说话文雅[……]——这是人们所能理解的行为。你永远不会为我的家庭作出道义上的牺牲,而我们大家已经为你作出了这种牺牲。——幸福可

① 指卡·汉·韦·冯·威斯特华伦,他是马克思的妻子燕·威斯特华伦的同父异母哥哥。——编者注

② 指卡·汉·韦·冯·威斯特华伦因患神经热于1840年3月8日突然死亡。——编者注

能在向你微笑,你可以用你那颗善良的心[……]你认为,你对你的兄弟姊妹们欠下[……]的债,但是,我们大家为你忍受和经受的一切,你是永远不能报答的。我必须说,卡尔[……]你要懂得,人们可以认为他们[……]所爱的姑娘是最漂亮、最贤慧的[……]但是,每个家庭都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关系仍然是一样的。——威斯特华伦家的特点是爱激动,做不出任何合乎中庸之道的的事情来。——要么把人捧上天堂,要么把人打入地狱,亨·施·的情况就是如此,威·从亨·施·那里得到的那封信本来是写给我的。这是每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感到满意的方式。否则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他们了。我记得亨·施·这样讲过,他根本不想侮辱一个受到普遍爱戴和尊敬的妇女,——(现在我问你,这和好的声誉有何共同之处)情况就是如此,你回来时,可以看看这封信。——我要是生来爱讲闲话,那我早就把这一切告诉你了,而且会比这多得多。使我感到遗憾的是,现在不得不把这一切都讲出来,但我是诚心诚意地一次把话讲完,就像雷雨过后,天空又会晴朗、明净一样。一旦我吐出了心中的不快,我还能再次耐心地忍受一切。如果我和你有那种会产生这种奇迹的在心灵上内心上的一致,卡尔,那我就不会对燕妮讲一句难听的话了,我总是觉得,我那样做会使你心碎的。——我认为,这也是由于我有非凡的耐心。

[面对]冷酷的现实,我不得不[表示]一点意见,我只要收到这封如果内容是[……]的信,我也许能为得到这样的关心而感到高兴[……]——我把亨·的证明^①寄给你[……],如果你用这个办法去做还不行的话,那么我劝你不要事先交钱,因为你没有什么保证。我

^① 可能指关于马克思不适于服兵役的证明。——编者注

想知道,你打算出多少钱,——我处在你的位置,我是不能答应出很多钱的。——谁要是采取这种行动,他花很少的钱也就行了。

卡尔,祝你好!

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我希望知道,你是否已取得博士学位。

23

索菲娅·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1841年3月前于特里尔]

亲爱的卡尔: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已写信告诉你,她打算到荷兰去治疗眼病。反正你可能知道,母亲只是到了波恩,在那里她请武尔策教授给她看病,诊断结果是令人欣慰的,说她只要进行一种简单的治疗就可以了,因此现在我们每天都盼着她回来。母亲临行前要我向你说明白,如果你动身要钱用或者中途还有其他花销的话,就写信给我。你在那儿要尽快办完你的事情^①,尽快给母亲,还有那个也热切盼望你的

^① 指与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毕业有关的手续。——编者注

她^①一个惊喜。而我要把有关我自己的事情的许许多多的话告诉亲爱的、多情的弟弟,那也是好的。

你的姐姐

索菲娅

24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大约 1841 年 8 月 10 日于特里尔]

小野猪!我是多么快乐啊,因为你快乐,因为我的信鼓舞了你,因为你想念我,因为你住在糊着壁纸的房间,因为你在科隆喝了香槟酒,因为那里有黑格尔派俱乐部,因为你幻想过——总之,因为你是我的亲爱的,我的小野猪。只是有一点我还感到不足:你本可以稍微夸奖一下我的希腊文,给我写封奖励的短信表扬我的博学。可是你们这些黑格尔门徒⁶⁶,凡是不完全符合你们心意的,你们都不承认,哪怕它是最卓越的。因此,我只好老老实实在自己的桂冠上。是啊,亲爱的,遗憾的是我至今仍不得不躺着,而且是躺在鸭绒被和枕头上,甚至这封短信也是从我的床上寄走的。

星期天我竟敢大胆到前面那些房间去出游,这对我可是有害的。

① 指燕·冯·威斯特华伦。 编者注

现在不得不自食其果。施莱歇尔刚才告诉我,他收到一位青年革命者的信^①,他对自己同胞的估计大错特错了。他没有估计到他会购买股票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唉,亲爱的,亲爱的!如今你甚至都卷到政治里去了。这的确是最危险的,小卡尔,你时刻要考虑到:你家里有一个爱人,她正期待着你,惦念着你,她与你休戚相关。亲爱的,我的心上人,我多么想见到你啊!

可惜,我还不能确切地说出日期。现在我还未完全康复,我不会得到旅行的许可。不过,我顶多再待一个星期,否则我们亲爱的符类福音作者^②要是走了,我便见不到这位可钦可敬的人物了。今天清早我已仔细阅读了奥格斯堡报^③上3篇关于黑格尔的文章和布鲁诺的书的出版广告³¹⁰。

亲爱的,说真的,我现在得向你大声说 *vale faveque* [祝你健康,亲爱的],因为你只要我给你写两行,而现在,整页纸几乎要写满了。不过,今天我不想这么严格遵守规矩,我想将你要求的两行扩大成这么多页,我的心爱的,你不会因此而生你的小燕妮的气,对吗?至于内容本身,别忘了,只有骗子才能给得比他有的多。今天,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脑子里嗡嗡作响,好像那里头除了轮子、咯吱声和磨盘之外,什么也没有。思想全都飞走了,可是心里却充溢着爱和思念,以及对你——我无限爱恋的人的热望。最近你没从沃邦处收到一封用铅笔写的信吗?说到底中转站一点用处也没有,今后我得直接把信寄给我的老爷和主人。此刻穿着白上衣的海军准将纳皮尔正好走

① 指马克思给施莱歇尔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编者注

③ 《总汇报》。——编者注

过。见到这种场面,脑袋就有点晕。我有这种感觉:好像在我面前的是《魔弹射手》³¹¹里的狼谷,突然有一群野兽和奇形怪状的东西跑过。只不过在我们可怜的小小舞台上这时看到的总是拴着山鹰、猫头鹰和鳄鱼的缆绳,——只是这里的机械装置有点异样。爸爸^①明天将初次起床并稍坐片刻。由于复原得很慢,他有点泄气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继续不断地发号施令,因此,他不要多久就会得到一面舰队长的大十字章。我要不是被可怜地困在床上的话,我便行将上路了。一切都准备好了。衣服、领子、帽子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所欠的就是穿戴的人了。唉,亲爱的,在那些不眠之夜,我多么想念着你和你的爱,我是多么经常地为你祈祷,为你祝福,祈求福祉降临你头上,然后,做着回忆过去的幸福和幻想未来的幸福的梦,这又是多么甜蜜。——今晚,海钦格尔正在波恩演出。你去剧院吗?我看过她扮演多娜·迪亚娜。

小卡尔,我还想告诉你许多,告诉你一切,但是妈妈^②不让——否则她要把我的笔抢走,我就一点也不能最热烈地衷心地问候你了。每个手指上都印有飞吻。飞吻呀,你飞吧,飞吧,飞向我的卡尔,热烈地贴在他的唇上,就像我此刻把你给他送出时这样热烈,这样诚挚,然后,可别做哑吧的爱情使者,请将爱情悄悄告诉你的那些亲爱柔情的话语,轻轻地告诉他。请你把一切都向他倾诉,哦,不,还是给你的女主人留下一点吧。

祝你健康,亲爱的,我的惟一的人儿!

再不能多写了,否则我要头晕了。你还知道 Autos aperte padan

① 路·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城门已经打开],再见,quadrupedante putrem sonitu[已闻疾速的马蹄声]……①等等,等等。再见,从铁路上来的亲爱的人儿,再见,亲爱的人儿。——我是要嫁给你的,不是吗?

再见,再见,我的亲爱的。

25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1841年]9月13日于诺伊斯

你真是我亲爱的甜蜜的、惟一的心爱的小宝贝!你的来信②使我多么幸福,多么兴奋,充满了无声的欢乐!——你想想,小心肝,当泰克拉拿着你的折叠的小信走到我身边,在我耳际响起那仅仅梦想似的和预料到的、带着圆润、温暖和甜蜜的语调的早晨的问候声时,我还躺在床上沉浸于梦境和沉思之中呢。我是多么高兴,多么感激,多么地充满着爱呀!我的信真的使你高兴吗?我始终未能想得那么好。这个小谄媚者使我多么的骄傲和自负!啊,亲爱的小心肝,你在你的反普鲁士的信中谈到幽默、诙谐、活泼。——今天,亲爱的小天使,你会觉得非常失落;因为几天以来,我的心情又是那样的痛

① 仿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8卷第596行。——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苦和委屈,那样的低沉,我惊慌不安,充满了恐惧与忧虑。昨天母亲来了一封信。埃德加需要10个理查塔勒和预支他10月份的伙食费。前一笔款立刻给他寄去了,后一笔款没有给他寄。至今我对埃德加的混乱的经济状况有意保持缄默,为的是以后能口头讲讲整个情况。当我收到40塔勒之后立刻又收到了寄来的30塔勒时,我的心情更沉重了,因为用这笔钱偿付扎尔姆的债务,外加其他必要的开支就差不多了,以致留下的钱远远不够我回去的路费。

现在,这些诚实的人很大度,对我是有求必应,但是你可以想一想,我接受这一切,然后还不得不负担埃德加的债务,这是多么让我苦恼啊,尤其因为今年的支出已经很大了。然而,除了这件不愉快的事以外,母亲又开始催促我,她什么都责备我,并要埃德加到科隆去接我,而且还要注意观察内外的举止,因为否则我就不可能去波恩看你。啊!小心肝,这一切使我的心情多么沉重!内外的举止!——啊,我的卡尔,我可爱的惟一的卡尔!

但是,卡尔,我不会也不感到后悔,我蒙住自己的双眼,紧紧地蒙住,这样我就看到了你那幸福地微笑着的目光——看吧,卡尔,然后我自己在冥想中也是幸福的了,——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其他人什么也不给了。啊,卡尔,我清楚地知道,我做了什么和我会怎样被人们瞧不起;我知道这一切一切,尽管如此,我仍感到高兴和幸福,甚至不会为人世的任何财宝而放弃对那些时光的回忆。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愿它永不泯灭。只要我一想到还得同你长期分居两地,我就又完全陷入痛苦和不幸之中,我就感到不寒而栗。可是,卡尔,你给我的信写得竟是如此可爱,如此美好,啊!卡尔,我简直把信都要吻破了!我总是把它们贴在我的心口上,它们具有拯救我的力量。卡尔,你真是天使般的美好,假如你现在沉

默不语，现在不是亲切、诚恳的和赞许的，那么我就一定会感到绝望了。可是你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如此可爱和温柔，啊，亲爱的，你现在不还是这样吗，并且你没有像吻我那样吻别的姑娘。卡尔，我并没有为你曾这样吻那位少妇而生你的气，如果你高兴，我自己也就有点高兴，我是多么爱你，可是最高的幸福，这我几乎不敢为我自己猜想、设想，必须把它给予别人，不，卡尔，这我做不到。啊，卡尔，现在你对我也还一直保持忠实，并且也想使我很快成为你的妻子，是吗？啊，亲爱的，我愿从你的眼睛中看到你的每一个愿望，并一直在为使你快乐而思虑和操心。卡尔，你本来不需要到科隆去接我。我认为在家会有疑虑，可是亲爱的，你不是要来吗，来吧，对此我是多么高兴。这个星期我还不能出发，但是下周末我大概就要收拾旅行包了。你说，小心肝，到时候你能去接我吗？这会影晌你工作吗？告诉我这一切！你知道关于鲍威尔、埃德加、豪斯等人的情况吗？啊，小心肝，你想不到我是在怎样的嘈杂和怎样的环境中给你写这封信的。哈迈耶尔在户外正在作关于最恰当地刷洗铁锅的长达数小时的讲演。——其中还夹着3个孩子的喧嚣：弗里茨和奥古斯特敲钓鱼钩，泰克拉摇着小宝宝，嘴里念着“睡吧！亲爱的小天使……”，哄他安静；狗、鸡、松鼠、兔、金丝雀在我周围上下左右咕咕、咯咯、唧唧、吱吱叫唤着。还有一只雨蛙也赶来凑热闹。它坐在一个大玻璃杯中，并在一个梯子上爬上爬下。啊，上帝！全是飞禽走兽。——这常常使我感到阴森可怕。

几天之前我被紧紧地拴在家里，因为哈迈耶尔同她的3个小孩分不开，她的丈夫摆脱不了他那冷漠和菜园子，摆脱不了他的卷心菜、芹菜、水芹菜、大葱、洋葱、根茎植物和灌木，泰克拉的肥大的脚上真的长着8个鸡眼，以致不能行走，所以我决定自己单独到杜塞尔多

夫去。我带着弗里茨作为向导,早晨同他徒步逛了大街,访问了丹代肯米勒一家、海涅一家、一位荷兰的老商人,冯·迈耶尔英克夫人,我同这位夫人谈了许多关于她的女友济贝耳的事,然后走进宏伟的宫殿进餐。这里又是花瓶、中国瓷器、铸造制品、宫廷趣闻、鲑鱼、菠萝香槟酒,这时已是傍晚,天空呈现一片柔和的紫色。我同女侍从乘车到莱茵河畔,然后与我的小同伴徒步回家。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繁星满天,预示着翌日的晴朗天气。爱情之星在高高的夜空发出晶莹剔透的光芒,我觉得,它高高地挂在天空好像只是为了我,为了照亮我回家的道路,为了把喜悦和宁静射进我的心田,为了庆祝我的爱情。我多么想念你和你的爱!我再一次体验每一个幸福的时刻,再一次躺在你的心上,我陶醉在爱情和幸福之中!就像你在向我微笑并很高兴一样。卡尔,卡尔,我多么爱你呀!今天我无法并且几乎没有叙述的力量,我的所有心事,所有的想法和念头,一切一切,过去、现在、将来只归结为一个声音,一个象征,一个语调,如果它响起来,那么它只能是:我爱你!这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无时间限制的 and 无限度的。——其他的一切都交织在这里面。卡尔,卡尔,我想起了这一切,并且你是多么可爱和甜蜜地使我记起这些!你,小天使多么善于把精神和灵魂放进去并使我超越于自己内心的喜悦之上?是的,卡尔,这是真的:当我看到你自己是如此的幸福时,我认为我已经为此付出生命、幸福和永恒。为了给你带来幸福的时刻,我已经愉快地忍受了人间的嘲弄和羞辱!啊!卡尔,但是——现在我经常害怕,不,不,于是我又看到了你的眼睛,读你的来信,一切在我胸中又安稳平静了。当你对我塞尔汽船进行这样的批驳或分析时,我禁不住笑了!这时我立刻想起了小孩布吕恩和他的小手和小眼睛!——如果约布在这里的话,他大概就不会说,这儿蔬菜太少了。噢!上帝,人

们在这里经历了怎样一些[……]①豆子、卷心菜和根茎植物啊,小心肝,你也将[……]发现我发胖了。所有的衣服我穿着都太小了,我不得不经常在线缝旁边接上一些。

可爱的小天使,你还常常想起这全部幸福吗?啊,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心肝,我怎能不感到如此的幸福,如此的欣喜若狂!卡尔,成为你的妻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念头——也许,噢!天哪,我头都晕了!我已经有一些像是你的妻子了,不是吗?卡尔,你说,我会完全成为你的吗?完全。哎呀!当我想到特里尔,我就不寒而栗——我的父母住在那里,我年老的父母是如此的爱你。啊,卡尔,我很不好,在我身上除了对你的爱情以外,不再有什么好的了——这爱情可是高于一切地伟大、强烈和永恒。卡尔,你快再给我来信,快,尽可能的快。你的信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受欢迎、更有益、更必要——卡尔,你想想,如果你现在忘了我,——不,不,你不会这样做的——你决不会这样做的。你的爱情的终结将和我的生存的末日同时来临。并且在这次死亡之后,就不再有复活,——因为只有爱情中才相信生命继续存在。啊,卡尔,房子在我周围轰响和跳动。我写不下去了——再见,小天使,快来信,快,没有你的信我简直无法活下去,下一封信中详细谈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小天使,我多么爱你!这就是我所有的幽默和诙谐,我的生命,我的思想,再见,再见!

① 原信此处字迹不清。——编者注

26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科 隆

[1843年3月初于克罗伊茨纳赫]

虽然在最近一次两大国会议上,未就某一问题作出决定,亦未签订任何有关开始通信的义务的协议,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任何外来的强制手段,可是,这个有一头发亮的卷发的小女作者感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迫切需要来带这个头,并且怀着对你,我的亲爱的、善良的、惟一的心上人的最深切的、由衷的爱和感激的心情。你现在对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切、甜蜜和可爱,可是,每当你和我告别时,我总是万分激动,我多么想把你叫回来,以便再次告诉你,我多么爱你,我多么全身心地爱着你。可是,最后这一次你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走的。我已看不见你的身影,只有你的形象出现在我的心头,它栩栩如生,那样忠诚,天使般温柔和亲切,沐浴在爱的尊严与智慧的光芒之中,这时,我真不知道,在我心灵的深处我是多么爱你。如果你此刻能在这里,我亲爱的小卡尔,你在你的调皮而又可爱的姑娘身上会感受到多少幸福啊!如果你再次表现出坏企图、恶意,我不会做出任何反抗;我会温顺地躺下,任凭这个凶恶的男孩怎样摆布。“什么”,怎样?——光明,什么,怎样,光明。你还记得我们在暮色苍茫中的那些谈话吗?我们那无言的嬉戏?那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时候

光?我亲爱的,那时你是多么好,多么可爱,多么宽容,多么快乐啊!

你的形象矗立在我面前,是那样光辉,充满着胜利的力量,我的心多么渴望着时刻跟你在一起啊,每当见到你,它多么欣喜若狂啊,这颗心是如何担忧地到处追随着你啊。不论你到帕斯里蒂尔,或是到金色的默滕,不论你去找卢格老爹,或是去找潘泽,我都陪伴着你,时而在前,时而在后地追随着你。但愿我能为你铺平道路,清除你路上的一切障碍!可是,我们眼下还未能抓住命运的轮子。自从夏娃犯了原罪以来,我们便注定是被动的。我们的命运就是等待、期望、忍耐和受难。人们可以信赖我们做的事至多是织袜子、动针线、管钥匙,超过这一切则全是邪恶的。只有当涉及确定《德国年鉴》³¹²的出版地点时,才有妇女的否决权加以干预,起着看不见的主要作用。昨夜,我考虑了斯特拉斯堡。如果你认为法国比德国合适,那么,也不该妨碍你返回德国,但愿自由主义的主权论不会告诉你说:“如果您在我的国家不愉快,那么,您就侨居国外或者干脆远远离开吧!”但这一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只是我的想法,朋友卢格会知道该做什么的,特别是如果你的小母鸡在后面注视着这一切并且单独递交了一份请愿书的话。总之,但愿能安然无事。今天早晨,我在收拾房间,把棋子放回原处,捡拾烟头,打扫烟灰时,拾到一张纸。这是你把你的朋友路德维希的著作^①肢解了,把这重要的一页遗留在了这里。如果你已经往下读了,那我就不急于给你了。可是,对于这位可敬的装订工先生,如果有朝一日他要把全部东西装订成册,那么,他是极其需要这一页的。否则,全本著作便给破坏了。你必定还散落了不少页,若是这样,可真遗憾。你要保存好那些散开的书页。现在我得

① 指路·费尔巴哈和他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编者注

告诉你,你走以后我立刻就遇到了多么急迫和倒霉的事。我一下子就看到,你没带上非常有用的围巾,这样,你只好让你的鼻子风吹雨淋日晒,饱受种种摧残了。这一点使我首先感到挂念不安。第二件事就是,理发师走着碎步进来,我想,我可以省不少钱,便特别客气地问他,博士先生欠了多少钱。回答是七个半银格罗申。我脑子里迅速地计算了一下:可以省两个半格罗申。但是我没有零钱,便给了他8个银格罗申,我满以为他会找还我,可是这个坏蛋怎么干的?他谢了谢我,把钱全都放进口袋,我这6个分尼就白丢了,我只好干瞪眼。我竭力要使他明白过来,但,要么是他没有理解我痛苦的目光,要么是妈妈^①直想安慰我——总之,我的6分尼没了,就像一切美好的东西消失一样不见了。这是一种欺骗!好吧,现在还要谈谈梳妆用品。今天上午我出门上街去,在商人沃尔弗那里看到许多新到的花边。如果你买不到价廉物美的花边,或是要托别人挑选,那么,我的亲爱的,就把这事交给我办吧。亲爱的,我总觉得你现在真的最好是什么都还没买,把钱省下来路上用。亲爱的,知道不,当我和你在—起时,我们一起去买,如果人家骗我们,那就两个人一起受骗,亲爱的,请你现在先别买。花,也是这样。我担心你会太破费,而我们俩一起挑选是件很惬意的事。如果你仍然想买花,那么,就买玫瑰色的吧,它最配我的绿衣服。不过,最好由我来办,你别办这桩事了。是吧,亲爱的,如果你要办这种事,最好在你成了我的法定丈夫、去过教堂之后。还有一件事,趁我还记得,你查一下我的上一封信,我很不高兴它落到旁人手里,它写得有些不怀好意,它的意图恶劣已极。你回去后,他们像对待逃亡者那样围攻你,还是对你宽大处理了?奥本海姆回

^①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来没有? 克莱森还有点生气吗?

一俟可能,我就将拉法尔热的书^①寄去。你已把那封倒霉的信转交给艾斯了吗? 护照办得怎样? 我亲爱的,所有这些问题于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开始谈那些刺激我的心的事。你在轮船上行为可检点? 还是船上又有一个什么海尔曼夫人? 咳,你这个可恶的调皮鬼,我要把这些从你身上驱逐掉。在轮船上老是这样,这类荒唐的旅行我要立刻在社会契约、在我们的婚约上规定禁止,任何反常越轨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处。我要让你把所有事件都逐一登记,并给以处罚,我将制定另一部非常严厉的类似民法的婚姻法。我一定要抓到你。昨天晚上我又累得要死,不过,还是多吃了一个蛋。可见我的食欲还不差,而且,像杜塞尔多夫股票那样在看涨。你来到之后,我希望它们将是平价,并且国家将保证股息。可是现在,再见了。离别带来痛苦、内心的痛苦。再见,亲爱的,惟一、可爱的小野猪,我的亲人。“什么? 怎样!”唉,你呀,小调皮鬼。塔拉塔、塔拉塔,再见,快来信,塔拉塔,塔拉塔。

^① 指《拉法尔热的遗孀玛丽·卡佩尔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四卷集) 1842—1843年巴黎版。该书的另一个版本是《玛丽·拉法尔热,被判为下毒者、被控为盗窃钻石者。现代刑事案》1841年莱比锡版。
编者注

27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³¹³

巴 黎

[大约 1844 年 6 月 21 日于特里尔]

我亲爱的心上人,你看,我按法律同你算账,也不要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信还信;我是宽宏大量的,但是希望两次给你去信总会很快给我带来丰硕的果实——我衷心渴望的几行字,只写几句话告诉我你安康并且有点惦念我。我多么希望你惦记着我,希望听到,你真正在思念我。在白天接待觐见者再度开始之前,我先抓紧时间说说我们的小宝宝^①;要知道,这个第三者现已是我们联盟中的主要人物,她属于我,也属于你,是我们的爱情的最紧密的纽带。可怜的小娃娃经过旅途的疲劳,身体不适,害了病;诊断结果除了腹胀之外,是真正的伤食。不得不把肥猪^②找来,他决定找一个奶妈^③,因为不喂人奶是很难康复的。你想,我有多担忧。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可爱的小乖乖吃年轻、健康的奶妈的奶很不错。这个奶妈是巴尔贝恩的一

①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编者注

② 罗·施莱歇尔。——编者注

③ 指玛格雷特(小格雷特)。——编者注

个女佣人,一个经常给爸爸^①撑船的船夫的女儿。妈妈^②有一次在喜庆的日子里把这个姑娘当成孩子整个打扮起来,真想不到,这个每天由爸爸送一个克劳泽的可怜孩子,现在送给我们的女儿以生命和健康。她是很难救治的,但现在所有的危险差不多都已经过去。她尽管受了折磨,样子还是非常娇小可爱,那样雪白,那样的纤弱和晶莹,像一个小公主。若是在巴黎,我们当然无法渡过这个难关,因此我们的旅行已经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好处。另外,我又回到我亲爱的可怜的妈妈身边,她原来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同意同我分离的。

她在韦滕多尔弗家³¹⁴很不愉快。他们是非常粗鲁的人。唉,若是我冬天知道可怜的妈妈境遇,那就好了!我那时经常为她流泪痛哭,而你则总是那样体贴和耐心。我们的奶妈还有一个好处:她还非常适合当佣人,愿意跟我们走;她曾经在梅斯工作过3年,因此还会讲法语。这样一来,我回去完全有了保证。这事多么凑巧,不是吗?可怜的妈妈现在开支很大,但她却分文不名。埃德加^③把她搜刮光了,然后写来一封荒唐的信,欢呼革命日益临近和一切情况都将改变,而并不去着手改变自己的状况,这些总是引起不愉快的议论和对疯狂的革命青年的讥讽。一般说来,什么地方都不再出现改变现状的渴望,除非当人们看见没有波纹的平静的表面,同时却认识到人类内部正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从革命再回过来谈我们的奶妈。我要从余下的旅费中付给她每月4塔勒的月薪,还要支付药费和诊费。妈妈当然不愿意这样;然而她花钱供养我们已经超过了她的能

① 路·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力。她很可怜,但还要讲体面。特里尔人的确对她很好,这一点又使我的怒气稍有平息。另外,我不必去拜访什么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从早到晚应接不暇。无法向你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今天我还招待了爱国者列曼。顺便说一下,此人心地善良,只是担心你的彻底的科学研究在那里会受到损害。不过,我对所有的人都采取高傲态度,而我的外表和装束也完全允许我采取这种高傲态度。首先,我比所有的人都高雅,此外,我在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健康和有神采,这是大家公认的。海尔维格的一句恭维话:“我何时接受坚信礼?”在这里经常被人重复。我心里也想:诉苦没有什么用,它不能把什么人从困苦中解救出来,一个人只有当他能够怜悯别人时才是幸福的。虽然我装出满足和富裕的样子,但是他们大家都还希望你下决心搞一个固定的职务。噢,这群蠢驴!难道你们自己就站得住脚吗?我知道,我们脚下的基础是不坚实的。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坚实的基础呢?社会用以建筑庙宇和货摊的那块土地下面难道不是到处都有动摇的征兆吗?我想时间这只田鼠不久就不会再在地下挖洞了,——在布雷斯劳^①又开始闪电了³¹⁵。但愿我们能够坚持,直到我们的小家伙长大成人。不是吗,你曾这样安慰我,你是我亲爱的,甜蜜的天使,惟一的亲爱的心上人。6月19日^②我的心跟你的心贴得多么近!我的心对着你的心跳动得多么充实和亲密!我继续讲下去。在我们结婚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可爱的小宝宝开始恢复健康和吸食新鲜的健康的奶汁。然后我迈出了困难的一步——去哪里,你是知道的。我穿上我的心爱的巴黎服装,我的面颊因害怕和激

① 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燕·马克思结婚纪念日。——编者注

动而发烧。当我拉响门铃时,可以听见我的心跳声。一切都涌上我的心头。门开了,小耶特^①走出来,立即拥抱我、亲吻我、把我引进屋里,你的母亲^②和索菲娅坐在屋里。她们也立刻拥抱我,母亲用“你”称呼我,而索菲娅把我拉到沙发上同她坐在一起。她虚弱得可怕,憔悴不堪,恐怕难以复原。

而小耶特样子似乎更可怜。只有你的母亲容光焕发,身体健康,可以说很高兴,几乎是欢乐的和激动的。哎呀,喜悦得几乎让人受不了。所有的姑娘们都很热情,特别是小卡罗琳。第二天早上,你的母亲9点钟就已经到这里来看小家伙。午餐过后,索菲娅来了,今天早上小卡罗琳来看我们可爱的小天使。你能够想像这种变化吗?我很高兴,妈妈也同样,但是为什么这么突然?可真是事事如意,不过在我们这里不如说只有表面上如意。我会用巧妙的手法来维护这一成果的。

这是一些奇特的新闻,不是吗?你想一想,时间过得多么快,甚至肥猪们也变了;施莱歇尔也不再是政治家,也是社会主义者了,即也大谈起劳动组织等等。据弗兰肯塔勒说,这里的情况已经完全变得令人厌恶。虽然他也认为你们一伙人是半疯,但是他觉得,你早就应当向鲍威尔进攻了。

卡尔啊,你尽快实施你的设想³¹⁶吧。尽快给我点信息。我在这里完全浸沉在温情的母爱中,我们的小宝宝受到抚爱和照料,整个特里尔在凝视,在注目,对我表示赞赏和殷勤,但是我的心灵同你在一起。啊,假如我偶尔能够看到你,问问你这是为什么,那有多好。或者给你唱一句:“你是否知道何时是后天?”我的心肝,我多么想吻你,

① 马克思的妹妹罕丽达。——编者注

② 罕·马克思。——编者注

毕竟冷菜没有好处,亲爱的,不是吗?你还是看一看《特里尔日报》,它现在办得不错。你的情况怎样?我离开你已经一个星期了。没有奶妈,在这里即使有品质较好的牛奶,我们的小宝宝也挽救不过来的。她的肠胃完全失调。不过,今天施莱歇尔向我担保,她现在得救了。唉,假如可怜的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操心事,特别是不必为埃德加操心就好了。埃德加利用当代一切大事,一切社会灾难,只是为了掩盖和粉饰自己本身的渺小。假期又到了,虽然他做完了自己的课业,但是考试又没有考好。这是不能原谅的。母亲不得不省吃俭用,而据他自己来信说,他在科隆逍遥自在,什么歌剧都去听。关于他的姐姐和小燕妮,他说话非常温情,而我无法对这种胡扯的人讲温情。

我的亲人,我们的未来,不论是不远的未来还是遥远的未来,常常使我忧心,我想我将会因我在这里所表现的高傲和自负而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做到,就为此安慰我好了。在这里人们常常谈论固定收入。对此我只能以炫耀自己的红润的面颊,白皙的皮肤,天鹅绒的短斗篷、带羽毛的帽子和时兴的头饰来回答。这产生了最好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效果,谁也看不出,我会为此而沮丧。小家伙长得特别白嫩、可爱和漂亮,引起大家的惊叹。施莱歇尔对孩子非常关心和亲切。今天他根本不想走,后来雷神,然后勒韦雄、然后列曼、波佩、一个个接踵而来。昨天劳布弗罗什偕其满脸皱纹的夫人也来了。我没有见过她。刚才你家里人也顺路来问候。索菲娅穿着一身漂亮衣裳。但是她看来很虚弱!!!

如果见到齐本克兹和海涅夫妇,请向他们转致问候。我不久就会收到回音,对吗?你有没有勇气唱龙寿姆的邮差^①?

^① 阿·亚当的喜歌剧《龙寿姆的邮差》。——编者注

只是写东西不要那么动火和生气。你的其他文章作用大了许多,这你是知道的。要么如实而精巧地写,要么写得幽默而轻松。我的亲人,你要让笔在纸上自由地滑动:即使它在什么地方绊住了,甚至整个句子将是笨拙的,也不要紧。你的思想反正始终在戒备着,就像老近卫军的充满勇敢精神和威武的掷弹兵一样,而且也会像他们一样说:elle meurt mais elle ne se rend pas^①。如果制服穿得松一些,而不绷得那么紧,该多神气?法国士兵的一身轻松自由的军装看起来有多么漂亮。想一想我们的笨拙的普鲁士人吧。难道他们不让你感到讨厌!松一松皮带,解开领口,移动一下头盔——让分词畅行无阻,让字词各得其所。这样的军队不必按照操典行进,你的军队正在投入战斗吗?祝统帅,我的黑黑的先生好运。

再见,亲爱的,我惟一爱的,我的生命。我现在住在自己的小德国,和大家在一起,跟小宝宝和妈妈在一起,然而使我心里隐隐作痛的是你不在这里,我的心在想念你,在期待你和你的黑色的邮差。

再见!

你的 小铲子和小面包

① 她宁死不屈。——编者注

28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³¹⁷

巴 黎

[1844年8月4日—7日之间于特里尔]

我亲爱的：

正当钟声齐鸣，排炮齐射和笃信宗教的人群涌向庙宇感谢天上的神如此奇妙地拯救了地上的神^①的时候，接到了你的来信。你可以想像，在举行庆祝的时候，我读起海涅的诗歌，同时我也随之唱起我的赞歌，心情是多么特别。当你得知那个罪行，那个前所未闻的、想像不到的罪行时，难道你那颗普鲁士的心没有因震惊而颤抖？噢，什么失去了的贞操，什么失去了的尊严！这是普鲁士的口号。当我听说，小小的绿色蝗虫，骑兵上尉 X 拿腔拿调地谈论失去了的贞操的时候，我本以为，他无非是指圣母马利亚的神圣的无瑕的贞操，因为这毕竟是惟一的、正式认定的贞操，——然而他说的是普鲁士国家的贞操！不，我早已失去了这种贞操的意识。纯洁的普鲁士人民在惊恐之余毕竟还有一点可聊以自慰，即这种行为的动因不是政治狂热，而是纯个人复仇的强烈愿望。他们可以以此自慰——这是他们的幸事！——正是这一点再一次证明，在德国不可能有政治革命，但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是社会革命的一切苗头已经出现。如果说那里从来没有过敢于走极端的政治狂热分子,那么第一个敢于进行谋杀的人^①却是由于贫困,由于物质上的贫困所驱使。这个一直受到饿死威胁的人徒劳地在柏林行乞3天——所以才发生社会谋杀!如果开始出事,就从这里开始出事——这是最敏感的地方,也是德国人伤心的地方。

29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巴 黎

[1844年8月11日—18日之间于特里尔]

我亲爱的惟一的卡尔:

我亲爱的,你一定想像不到你的来信^②使我多么高兴,你的最近的牧师福音书,啊,我心灵上的大主教和主教,再次给你的可怜的羔羊多么大的安慰。当然,用种种对于前途未卜的担心和想法折磨自己是不理智的和愚蠢的,这个道理我自己在自我折磨的时候也非常明白,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总是有你的帮助,我才能驱逐恶魔。你最近的消息确实带来了非常有效的和实在的安慰,所以再冥思苦想就不对了。我看情况就像打波士顿牌一样,希望能有什么外部的

① 亨·路·切希。——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情况来决定我回家的时间。这也许是埃德加的到来之类外部的原因。我非常不愿意谈这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而且只有埃德加在场我才能解决它。无论如何,我要在冬天之前返回,我怎么能够禁得住你来信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亲切真挚的情谊。

然而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担心,害怕真的变心,害怕世界城市的种种诱惑——所有这些都是我身上战胜了其他一切的力量。我多么高兴地盼望在长期的分别之后再次投入你的心怀,在你的臂弯中安详而幸福地入睡。我有多少话要对你倾吐,你要花多少工夫再次把我提到原则的高度,因为在小德国仍旧不容易了解情况。你见到我们的小宝宝^①该有多么高兴。我相信,你会认不出我们的孩子,不过那双小眼睛和黑头发总是会是她露出马脚。在所有其他方面,她真的都变了,只是变得越来越像你了。从前些日子开始,她已经吃用我带来的蔬菜做的汤,而且吃得很香。在洗澡的时候,她用自己的两只小手拍水,弄得满屋子是水,或者把自己的小手指伸进水里,然后拼命地吸。她总是把小小的拇指弯到其他几个指头里面,然后再从其他手指的指缝中露出来,这个习惯使她的那个拇指变得异乎寻常地柔软灵活,令人惊讶不已。她倒可能成为一个小钢琴家,我相信,她可以用拇指奏出惊人的乐章。当她哭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指给她看壁纸上的小花,于是她就一声不响,一直盯着看,直到她的眼睛流出眼泪为止。我们不能同她多讲话,因为她这时太紧张。她对每个音响都有反应并进行模仿,这时她的小脑门便皱起来而且发红,这说明太紧张了。另外,她很开朗。每一种表情都会把她逗笑。你会看到,我将给你带去一个多么讨人喜欢的小宝宝。她

^①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编者注

一听见有人讲话,便立即转过脸去看,直到别的什么新东西吸引了她。你一定想不出,这个孩子多么活泼。有时她通宵不睡,别人一看她,她就大声笑。她最高兴的是看见光或火。用这种办法可以使她从大哭大闹中平静下来。亲爱的卡尔,我们的小宝贝做独唱演员要做多久呢?我担心,担心爸爸妈妈重新相会,按照公有财产的原则生活时,很快就会出现二重唱。或者我们像巴黎人那样过日子?要知道,最穷困的人家通常小世界公民最多。不久前,一个穷人,10个孩子的父亲,向格尔茨市长请求救济,市长指责他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这个穷人只回答说:“阁下,即使在微不足道的小村子每年也要过一次教堂节。”当然,他得到了救济,现在正在准备过第十一次节。——好久没有见到你家里人了。最初是重要客人来访,而现在是大肆操办婚礼^①。这样我们就是累赘了,所以没有人来看我们,而我们很知趣,不再上门拜访。婚礼将在8月28日举行。星期日第一次宣布。尽管十分排场,但是小耶特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咳嗽和嘶哑越来越厉害。她勉强能走,好像一个幽灵,但必须出嫁。大家认为,这是可怕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但是罗霍尔打算为自己的外甥捞点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能够到城里去生活就好了,但是他们要去一个穷困的乡村,况且还是冬天。

我无法想像,在这种情况下,你家里人怎么能够高兴和满意。假如命运一点也不给他们教训,他们的高傲便无法克服了。大肆宣扬天生的一对,胸针,耳环或披肩!我不理解你的母亲。她亲口对我们说,她认为小耶特有肺结核病,而又让她出嫁。不过,小耶特似乎非

^① 指马克思的妹妹罕丽达(小耶特)和建筑师泰·西蒙斯于1844年9月3日举行的婚礼。——编者注

常愿意这样。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结果会如何。特里尔已经热闹起来了,这是我从未见过的³¹⁸,大家都动起来了。商店修整一新,每一家都准备了出租的房间。我们也准备了一间。科布伦茨全城的人都要来,社会名流都参加游行。所有的旅馆已经客满。开了210家新的酒馆,马戏、戏院、动物园,影戏,世界戏,总之,应有尽有。整个皇宫广场搭满了帐篷。城门外面造起了许多木板房子。星期天,特里尔将行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游行,然后乡下人也要加入。每天都有16 000人。施泰因商店售出了400塔勒用旧彩带碎料做成的小圣衣。

每一家都悬挂玫瑰花做的花环,价值6分尼到100塔勒。我也给妈妈买了一个小颈饰,昨天她自己搞到一个小玫瑰花环。很难想像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下周,半个卢森堡的人将来这里。表兄弟米歇尔也打了招呼。人们完全昏了头。我们对这些应该怎样看呢?这是不是时代的吉兆,说明一切都到了头,还是说明我们离终点还很遥远。你们家里人可又吵起来了。究竟能不能再一次平安无事呢?

现在,跟我说说,关于你的文章^①,糊涂虫^②对你说了些什么?报复,回答还是置之不理?这位荣格的确很少说大话。你又要得到一小笔钱,这多么好啊。³¹⁹你可要永远记住,装满的口袋容易空,而再要装满就难了。我的心爱的、亲爱的卡尔!我是多么爱你,多么想念你!我非常希望埃德加能够见到自己可爱的小外甥女。只要他一当上高等法官舅舅,我也就可以尽快地同妈妈告别。我们的小宝宝

① 卡·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75—396页。——编者注

② 阿·卢格。——编者注

正在喝汤。你可以想像,她根本不喜欢躺着了,而喜欢端正地坐着,这样她可以更方便地东张西望。亲爱的,你告诉我,我早就发觉,你为什么不再提起盖里埃了?尊敬的巴泽太太出了什么事情?神圣的格奥尔格^①那里有什么新闻?

我很想知道,波美拉尼亚人^②将采取什么行动。保持沉默还是大吵大闹?真怪,从科隆来的消息总是最好的,而从来没有令人不愉快的。那里的朋友们多么忠实,深谋远虑,温情和体贴。尽管总是伸手讨钱使人很难堪,但为了他们也就心平气和了。我几乎无法继续写下去了,小家伙笑得真甜,还想学说话,一再把吸引住。你根本想像不出,她的前额多么漂亮,皮肤多么细嫩,小手多么秀丽。

我心爱的,亲爱的,你尽快回信吧。当我看见你的笔迹时,我是多么幸福。你是我亲爱的、可爱的小野猪,我的好爸爸。

再见,我亲爱的。

① 格·海尔维格。——编者注

② 阿·卢格。——编者注

30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5年8月24日后于特里尔]

我亲爱的卡尔,这一次,虽然我们俩的信互相错过了,但我仍把你的信^①看做是你对我最近那封信的回复,因为你的信实际上一开始就回答了我所有疑惑不解的问题。

只是还有一个重大的生活问题,即裁缝和制衣账单问题尚待作出妥善决定,我盼望不久就能作出。你,好心人,如此细心而周到地考虑到了一切情况,在读完你亲切的话语之后,我确实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但是,我的心还总是在去留之间徘徊,至少是尚未选定某一确切的日期;而且坦率地说,我越来越倾向于留下来。要是我能把每一天都延长两倍该多好,要是我能给时间安上沉重似铅的翅膀,以免它转瞬即逝该多好;——唉,你知道吗,母亲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是多么快乐啊;能看到我们这可爱的孩子^②,对母亲来说,是她幸福和生活乐趣的无尽源泉;有我在身边,这给母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安慰啊。可是,我却不得不用一句冰冷的话语把这一切重又夺走,我不得不把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编者注

一切都带走，我给她留下的只有在漫长而单调乏味的冬日里无以慰藉的孤独寂寞，只有对我的生活、对埃德加的前途的忧虑担心，留下的只有亲切美好的回忆。她本人以罕见的勇气催我与她告别，而我呢，要是我今天心里选定了出发的日子，那我明天就又会动摇，然后再选定一个日子，再选定一个日子，而后另外重又选定一个日子。可是，我待在这儿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必须尽量珍惜时间，因为时间越来越临近了。我本人在小德国可是感到愉快极了！不是吗？有句名言说，面对你们这些大德国的饕餮之徒需要很大的勇气，——可我就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不管这一切，这一切^①，在这个古老的罪人国度里生活还是十分舒服的。反正我是在富丽堂皇的法国和比利时才认识到这种最平凡的、最狭隘的生活情况。这里的人都很平凡，非常平凡，整个生活只是一种袖珍型的生活；可是，那里的英雄也不是巨人，而且个人的生活也决不比别人更辉煌。对男人们来说，情况可能不一样；但对于要生儿育女、做针线活、烧菜做饭、缝缝补补的女人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就女人而言，我倒是很喜欢不幸的德国。在这里，这样一个孩子还可给人带来荣耀，烹饪木勺和缝衣针还可装点一些东西，此外，作为对那些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抚养儿女的日子的回报，人们内心里还会因履行了义务而感到欣慰。但是，自从作为义务和光荣以及诸如此类的旧事再也不起作用之后，自从人们一下子认为即便是这一类的旧口号也已过时之后，自从人们甚至感到有些时刻内心里感染了些许施蒂纳式的自私自利之后，从此人们对琐细的生活义务也就毫无兴趣了。人们也愿意享受、进行活动以及亲身体验人类的幸福。然而，我认为，对德国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编者注

在海格立斯身上看到了人之俊杰即标准的男人——,这里现在还有人向我说德国的坏话,说这样的男人在德国是站不住脚的,会翻跟头。现在还是来谈点正事吧。我大约于9月中旬以后动身。魏德迈也许与我一起旅行到科隆,施莱歇尔也要去布鲁塞尔,昨天他说,他也许会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到达那里。这下完了,胖先生去不成了。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布赖尔。这所小房子想必够用了。冬天我们反正用不了多大地方。母亲说,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最好是把它出租给埃德加,房子也许是在木顶楼里。不管怎样,这是最便宜的房子。再说,我在楼上把大事办完之后,我就再搬到楼下。那时你就可以在你现在的书房里睡觉了,并且可以在巨大的客厅里搭起你的帐篷,这很好。此外,楼下孩子们的吵闹声也被完全隔离开来,你在楼上也不受干扰了,我可以在清静的时候到你那里去,而且我们甚至可以使房间经常保持整洁一点。三层的两个房间我们可能没有多大用处,或者说毫无用处。但是,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在房间里安装一个好的取暖炉,包括必备的用具在内。这仍然是布赖尔的事,因为我们不租没有取暖设施的房间。此外,必须及早与吹牛大王先生联系,否则就跟能引起愉快回忆的厨房用桌一样了。其他一切,我以后再安排。必须预先在这里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要是你来迎接我,那就太好了。到韦尔维耶接我太远,而且毫无用处。也许可以到列日接我。你打听一下那里的旅店,到时候我们可以在旅店里会合。反贫穷者和钱币兑换商热心人威廉极力劝我不要一天之内从这里行至科隆。只不过我觉得在科布伦茨过夜不太方便。再说,我也不想在科隆待一整天,而是打算径直去亚琛。然后在第二天前往列日。当然,我得乘火车旅行,因为路途的颠簸毕竟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不过关于旅行本身以后再定。在布鲁塞尔,这将变成一个多么贫穷的居住

区啊！恩格斯是一个人单独回国呢，还是两个人？赫斯写信给魏德迈说，他要结婚了。资产者^①是居住在科隆呢，还是为了《明镜》^②而不得不住在埃尔伯费尔德。我还想请丹尼尔斯到我这里来，可是怎样做呢？小燕妮坐在我旁边，也在给爸爸写信，她一直不停地念叨着爸爸。她真是可爱极了。沃尔布斯夫人送给她一条极其漂亮的蓝色连衣裙。大家都十分喜欢逗这个孩子，每天都有一些人来看她，因为整个城市可能都在谈论她。她最喜欢那个扫烟囱工，他不得不抱着她。告诉埃德加^③，羊毛袜子就放在储藏室右手的大箱子里，不是在紧挨窗户的箱子里。把小孩子的东西稍微翻开一点，他就一定会在那里找到的。但愿大灾难不要恰好在你撰写你那部书¹²⁰的时候发生，我焦急地期待着这部书的出版。关于此事，以及关于与你母亲的几次私下会面，见面再详谈。这些事当面说要比写信说好。再见，亲爱的心肝儿，向埃德加和其他人问好，好好把妈妈和孩子放在心上。尽快给我回信。你写信来，我就高兴万分。

你的 燕妮

① 亨·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② 《社会明镜》。——编者注

③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31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3月]24日于特里尔

我心爱的卡尔,万分感谢你昨天的亲切的长信^①。在这些心里几乎不敢再存有希望的提心吊胆的痛苦日子里,我是多么渴望得到你们的消息啊,而我内心所渴望的消息却过了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来。我时时刻刻都满怀着无穷无尽的恐惧和担忧。你的来信就是我现在生活中惟一的光明。亲爱的卡尔,让你的信常常照亮我并使我振作起来吧。也许我不再长时间地总是需要你的来信了,因为亲爱的母亲的身体状况重又好转了,现在不仅有痊愈的可能性,而且差不多可以说大有希望了。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一次已经出现的好转不是这种潜伏着危险的神经疾病所造成的一种假象。体力在恢复,精神上也不再受实实在在的以及自我制造的担忧和恐惧的压迫之苦。我曾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似乎为最坏的情况也找到了足够的安慰,但现在我的心仍旧完全像明媚的春天一样欢呼跳跃、欣喜若狂。这本来是一件关系到亲爱的人的生命的生命的事情。我们是不能轻易放过的。要知道我们是太爱这个人了,在异样的呼吸停顿时,我相信我们之间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的联系便突然被割断。我相信,她现在正在康复,并且很快就会痊愈。眼下正需要排除一切忧郁沮丧,使她的心情越来越愉快开朗。我现在得编出各种各样的童话,看来这些童话还须装饰真情实景。做到这一切是很难的,而只有怀着对亲爱的人的爱,怀着对于这段时间过后能赶快回到亲爱的你的身边、回到我可亲可爱的小东西们^①身边的极其愉快的希望,我才会感到轻松。你们大家要使你们的爱永远清新热烈,要十分精心地照管可爱的小孩子们。再见到孩子们,我是多么高兴啊!……你们那里果真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很高兴,彻底决裂是我不在场的时候才发生的。其中很多事情大概都归咎于这个诡计多端、爱慕虚荣的女人,即这个麦克佩斯式的女人,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对这种情况的确又抱怨了相当长的时间,还做了小小的批评。不过,这样更好。就这个好挑剔的女人而言,那个恩格斯在你们面前完全有理由妄自尊大地找这样一个“具有本来面目的”女人做永久的对立面,而且在小事上固执己见。我本人觉得这种抽象的样本实在讨厌极了,我肯定能找出他对待此事的所有的缺点和毛病。再说,谈论这样一个“稀有的样本”,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怎样,当那个恩格斯的面谈论是很不合适的。那样他就有理由说:“找不到那样的女人”。可在这件事上这恰恰是不符合实情的。漂亮、可爱、能干的女人多得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这样的女人,她们只是期待着男人来解放她们、拯救她们。每个男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女人的救星。

恰恰是现在的妇女们任何影响都容易接受,非常富有献身精神。当然,人们必须多少增加一些实际知识,而不应否认各种口味爱好,

①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劳拉。——编者注

而这一点是一个长期做这些货物的生意的店员最受指责的地方。如果拉比拉波尼在商品交易中因无知而出现失误,那谁又能指责他呢!然而在他看来,所有的蠢妇一律是灰色调的,对此他感到很安心愉快。相反,他却看到玫瑰色出现在遥远的波兰,同时忘记了这种血红玫瑰的颜色并不纯正。她们看上去很美丽,是不可缺少的,并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不管这一切,这一切”^①,要想以这种试验当作为尝试一种试验而做的若干试验的出发点,这怎么可能呢;对此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这是非常糟糕的,以致当人们怀着十分合理的思想和追求把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连同他所有的需求和愿望理解为独一无二的和真实的东西,把人理解为人类的同时,几乎所有的理想主义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幻想。目前,讲求实际的现实的人的荒唐之举确实重又占了上风,像赫斯这样一些人,确实是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家,本来就不具有真正的血肉,只具有对血肉的一种抽象化,当他们突然之间要以生计问题作为终生职业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完全彻底地沉浸在荒唐的想法之中。赫斯将永远陶醉于种种错误的计划之中,却总是对懦弱的人施加隐蔽的、莫名其妙的、神秘的个人影响。这也是他的职业,——有点像是在扮演先知和犹太教大祭司的角色。因此,尽管让他迁往罪恶的埃尔伯费尔德去好了。还有魏特林开始喧嚣空想计划也是很可理解的。他由于出身手工业者阶层,必然除了在民间诗歌中、在大学生酒宴上宣布点什么以外,并不知道什么更高雅的东西,同样甚至除了一些看上去是而且的确是极大胆的失败的行动外,并不知道什么更高级的行动。对女人的手提袋,他一窍不通,这一次恐怕是大出洋相了吧。现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编者注

在这可是明摆着的事。我无比高兴的是,你,我亲爱的卡尔,始终没有气馁,控制住自己的急躁情绪和欲望。为了你的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我是多么爱你啊。你是我的丈夫!这是我所喜欢的!在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清醒和镇静并对时代心满意足吧!在这次不幸的起义³²⁰中,最令人厌恶的是,愚蠢透顶的法国人和所有的崇拜者在凶残、野蛮的奥地利面前重新宣告可怜的普鲁士的软弱无力和它那虚假的人道主义。这种关于进步的含混不清的空话真是令人反感极了。可是现在,我亲爱的卡尔,我要保持进步,并依靠你——我亲爱的先生把这一受欢迎的主题继续发展下去。关于施蒂纳的事,进展如何^①。首先你要着手写你的著作¹²⁰。时间越来越紧迫了。我在这里也常常被问及此事。施莱歇尔已经就此事问过我两次了,并极不高兴地抱怨他们拿到手的作品。这是真的,他们在这方面的境况很糟。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家就只好劳心费神地去研究格律恩和卢格,并一筹莫展。施莱歇尔曾问过,这个拉比是否就是赫斯。^②甚至施莱歇尔也乐于接受一切。可真是太无知了。虚伪的先知们把这一领域给搅得如此混浊。

① 指马克思当时全力以赴撰写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3章《圣麦克斯》。——编者注

② 可能指阿·卢格的文章《莫泽斯拉比和莫里茨·赫斯》。——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这是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大学时代惟一的、也是最早的一封家信。——5。
- 2 《学说汇纂》(digesta)是《罗马法全书》(Corpus juris civili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余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查士丁尼法典》、《法学阶梯》和《新律》),是在528—534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时,从罗马著名法学家关于民法和诉讼法著作中摘录而成的。公元553年作为法律公布。——7。
- 3 12世纪博洛尼亚僧侣格拉蒂安编写的宗规法汇编《矛盾宗规的协调》,是16世纪《宗规法大全》的基本部分。该大全在中世纪是同《罗马法全书》相对立的。乔·帕·朗切洛蒂的《宗规法纲要》(1598年威尼斯版)曾作为附录编入《宗规法大全》。——14。
- 4 博士俱乐部是1837年在柏林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小组。成员有:神学讲师布·鲍威尔、历史学教员卡·弗·科本、地理学教员阿·鲁滕堡等人。马克思也积极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该俱乐部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5。
- 5 马克思给阿·鲁滕堡的这封信采自19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杂志第1期。据推断这封信写于1837年或1838年。当时马克思是柏林大学的学生,1837年夏,他在柏林城郊施普雷河畔的施特拉劳租房居住。就在这个夏天,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见注4)开始与鲁滕堡交往,当年年底两人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842年初。如果这封信写于1837年的10月10日,那么它就是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大学时代最早的一封信。——18。
- 6 这是马克思为申请博士学位,将博士论文连同应考学位的德文和拉丁文申请书寄给卡·巴赫曼时写的附函。论文和申请书于1841年4月13日

由耶拿大学登记在案,登记号为26号。

同日,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给哲学系系务委员们写了一篇推荐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942—943页)。委员们一致签名赞同推荐书的意见。4月15日在应考生不在场的情况下,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并发给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944—945页)。——19。

7 奥·沃尔弗在1830—1851年间曾任耶拿大学文学和语言学副教授。从信中第一句话看来,马克思和沃尔弗相识已久。在他申请耶拿大学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希望沃尔弗能够给予某些帮助。——20。

8 1841年7月,马克思取得哲学博士证书后来到波恩,起初打算在波恩大学任讲师。但由于普鲁士政府实行反动政策,在各大大学解聘许多进步学者,马克思不得不放弃在大学执教的想,而去从事政论工作,把在报刊上宣传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作为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1842年同阿·卢格通信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为《德国年鉴》、《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以及后来的《莱茵报》撰稿的事情。——21。

9 这里的手稿指马克思为布·鲍威尔《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第2部分写的《论基督教的艺术》。这部著作鲍威尔写于1841年8月和9月,1841年在莱比锡匿名出版。马克思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鲍威尔和马克思原打算合写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然而,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停止了,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思想把进步哲学与政治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对鲍威尔局限于神学的激进主义批判感到不满。1842年,趁马克思因未婚妻的父亲路·冯·威斯特华伦病危,而离开波恩回特里尔之机,鲍威尔把这部分单独成书出版,名为《从信仰的观点评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1842年莱比锡版),其中没有收入马克思撰写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22、26。

10 这是马克思对阿·卢格在瑞士出版的两卷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的简称。编入这个文集的,有马克思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籍检查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07—135页),以及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弗·科本、阿·卢格和其他人的文章。——23。

- 11 这篇批判立宪君主制的文章并没有在《德国年鉴》上发表,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后来,马克思在1843年夏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99—214页)中对立宪君主制作了批判。——23,36。
- 12 布·鲍威尔的来信没有保存下来。因鲍威尔的无神论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言论,普鲁士政府于1842年3月撤销了他波恩大学神学讲师的职务。——24。
- 13 布·鲍威尔1840年10月曾因薪水问题与普鲁士教育大臣约·艾希霍恩发生争吵。阿·卢格1842年3月10日与萨克森内务大臣诺斯提茨-延肯多夫争吵的原因是抗议后者对《德国年鉴》所采取的严厉措施。——25。
- 14 普鲁士内阁曾先后于1821年3月6日和1834年8月2日发布内阁令,要求司法界在审理某些诉讼案件时,恢复使用普鲁士法和秘密审判程序,废除当时在莱茵省实行的法国刑法典和陪审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修改这两个法令。1842年2月18日,普鲁士内阁不得不对上述两个法令进行修改,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多限制,实际上普鲁士法在审理叛国案和官吏渎职案时仍然有效。——25。
- 15 马克思未能实现去科隆的意愿(见本卷第29、31页)。1842年4月他从特里尔返回波恩,断断续续地在那里住到当年的10月中。——27。
- 16 施潘道是柏林附近的一座城堡,其中设有兵营的训练中心和关押普鲁士政治犯的监狱。马克思在这里用施潘道比喻普鲁士政府。——28。
- 17 马克思计划写的这四篇文章中,只有一篇,即《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发表在1842年8月9日《莱茵报》第221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29—239页)。

《实证哲学家》一文显然是分析和批判所谓的“实证哲学”的。“实证哲学”是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德国哲学中的宗教神秘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后来还有谢林。该流派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学派。“实证哲学家”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反对理性的认识,并且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惟一来源。他们把一切承认理性认识是自己学说的来源的哲学,

都叫做“否定”哲学。——29。

- 18 “最近的丧事”指 1842 年 3 月 3 日马克思的未婚妻燕妮的父亲路·冯·威斯特华伦的去世和 1842 年 6 月 12 日她的姨母克·索·霍伊贝耳的去世。丧事过后,这个大家庭解体了。威斯特华伦一家的生活境况越来越糟,燕妮和她母亲不得不迁居克罗伊茨纳赫。——31。
- 19 1842 年 5 月底,马克思因弟弟海尔曼去世回到特里尔,直到 7 月中旬才返回波恩。在此期间,他与母亲之间原有的冲突进一步尖锐化。马克思的母亲对他拒绝待遇优厚的政府工作或教授职位感到不满,不仅停止对他的资助而且不许他接受父亲的遗产。因此,马克思不得不推迟与燕妮的婚期,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31、49。
- 20 教会纠纷指普鲁士官员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委托同罗马教皇进行的谈判,其目的在于调解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通常被称作“教会纠纷”或“科隆纠纷”的冲突是由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通婚所生子女的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的。1837 年 11 月科隆大主教因拒不服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违背普鲁士国家法律,许诺这类子女信奉天主教而以叛国罪被捕,冲突就此开始。此后,天主教教会与普鲁士新教国家之间的这场争执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 1842 年 5 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经过谈判才以普鲁士政府向天主教教会投降而宣告结束。马克思在 1842 年 7 月 9 日致卢格的信中将这一结局称为“普鲁士当众亲吻教皇的鞋子”。——31、88。
- 21 “自由人”是 19 世纪 40 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其中一部分人曾参加过马克思也是其成员的博士俱乐部(见注 4)。马克思没有加入“自由人”小组。
- “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 1843-1844 年抛弃了激进民主主义,陷入了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任《莱茵报》编辑时期开始的与“自由人”的斗争日趋激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就是批判“自由人”的。——32、41、331、338。
- 22 指 1842 年 6 月 17 日《柯尼斯堡日报》第 138 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报

道了“自由人”小组(见注 21)的宗旨和任务。1842 年 6 月 25 日《莱茵报》第 176 号转载了这篇文章,注明“寄自柏林”。——32。

- 23 《论中庸》一文匿名刊登在 1842 年 6 月 5 日和 8 月 16、18、21 和 23 日的《莱茵报》第 156、228、230、233 和 235 号的附刊上。该文作者是“自由人”(见注 21)的领导人、青年黑格尔派的埃·鲍威尔。文章从“自由人”的立场出发,全盘否定了自由派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中的进步作用。它喧嚣的笔调成为政府迫害进步报刊的借口。——35。

- 24 这封作为《莱茵报》编辑部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复信,是以官方承认的报纸责任编辑·恩·雷纳德的名义发出的。但从保存下来的原件可以看出,该信的实际作者是马克思。写信的原因是:马克思 1842 年 10 月 15 日成为《莱茵报》主编后该报方针的改变,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忧虑。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向柏林报告说:这家报纸的口气“变得越来越粗鲁而尖锐了”。根据他的委托,科隆的行政长官冯·格尔拉赫于 1842 年 11 月 12 日将书报检查部关于改变报纸方针的训令,以及要求解除阿·鲁滕堡在编辑部中的职务(当局认为他是激进方针的倡导者)和要求提出新编辑人选呈报总督批准的两项指令交给《莱茵报》编辑部。

马克思在起草这封复信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信中利用书报检查令和其他政府命令的假自由主义的空话作为论据,使政府代表找不到查封报纸的任何借口,虽然从冯·沙培尔 1842 年 12 月 17 日给书报检查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局没有放弃对《莱茵报》的编辑,特别是对马克思着手侦查的意图。但是,由于缺乏迫害的正式理由,只好暂时限于加强检查措施。直到 1843 年 1 月 19 日普鲁士政府才决定从 4 月 1 日起查封《莱茵报》。

保存下来的原信上有马克思用墨水删改的笔迹和他人用铅笔勾划的笔迹。这封由雷纳德抄送当局的信同马克思修改过的原文是相符的。见约瑟夫·汉森编辑出版的《关于 1830—1850 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集》1919 年埃森版第 1 卷第 377—380 页。

编入本卷的中译文是根据马克思自己删改后的信件译出的,对原信中马克思作的最重要的删改,以及由他人用铅笔勾掉的所有词句,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36、44。

- 25 普鲁士政府于 1841 年 12 月 24 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规定不仅要保持,

- 甚至还要加强政府对报刊的监督。该书报检查令于1842年1月14日在半官方的《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第14号上公布。之后马克思写了批判该法令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07—135页)。——37。
- 26 指1842年5月15、26日和6月21日《莱茵报》第135、146、172号附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在德国的统治权〉的又一意见》、《在德国的统治权》和《关于普鲁士统治权的进一步讨论》，以及1842年7月14日《莱茵报》第195号的文章《论普鲁士的统治权》。——38。
- 27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38、407。
- 28 指鲁莫尔《汉撒诸城以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载于1842年1月18日《莱茵报》第18号；卡·布吕格曼《汉诺威和关税同盟》，载于1842年10月16日《莱茵报》第289号附刊。——38。
- 29 1842年10月上半月，马克思来到科隆，从10月15日起担任《莱茵报》的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该报开始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作为事实上的该报主编的活动情况。——41。
- 30 1842年11月29日《莱茵报》第333号刊登了一篇报道《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其中包括马克思修改过的海尔维格给该报编辑部的信)，报道中说“自由人”(见注21)以其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自命天才和自吹自夸，损害着自由事业及其党派的名誉。——42。
- 31 长裤汉 指法国大革命初期衣着褴褛，装备低劣的革命军志愿兵，后来泛指大革命的极端民主派。长裤汉大部分是贫苦阶级的民众或贫民百

姓的领袖,但在恐怖统治时期,公务人员和有教养的人都自称长裤汉。典型的长裤汉识别服装是长裤(取代上层阶级的套裤)以及卡马尼奥拉服、红色自由帽和木鞋。随着罗伯斯比尔的倒台而出现的反动,长裤汉渐渐失去势力,这个名词本身也遭到禁止。——42。

32 指 1842 年弗·萨维尼主持制定的离婚法草案。草案的准备和讨论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842 年 7 月草案虽已付印,但不允许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从 7 月底起还是有人针对草案发表了最初的批评性评论。1842 年 10 月 20 日《莱茵报》第 293 号公布了这一草案,后来在《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和其他报刊上对草案展开了广泛的公开讨论。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对这个法律草案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346—350 页)。普鲁士对这件事采取威胁和压制的手段,它首先要求《莱茵报》编辑部提供草案投寄人的姓名,遭到拒绝。这成了《莱茵报》后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46。

33 格·海尔维格 1842 年曾计划在苏黎世出版激进月刊《来自瑞士的德国信使》,并建议马克思参加这个月刊的工作。但是这个杂志的出版计划因海尔维格被驱逐出苏黎世而未能实现;各个作者为这刊物写的文章,于 1843 年夏以文集的形式出版,书名为《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49。

34 指阿·卢格写的十分通俗的控诉萨克森政府查封《德法年鉴》的小册子《呈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对 1843 年 1 月 3 日根据内务部命令查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的控诉》1843 年不伦瑞克版。在小册子上署名的,除卢格外还有出版激进作家作品的莱比锡书商奥·维干德。马克思把这本小册子寄给书报检查官威·圣保罗,显然是为了获准发表《莱茵报》驻德累斯顿记者普菲茨纳写的对这本小册子的评论《评〈呈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这篇评论被马克思删掉一半,匿名发表在 1843 年 3 月 12 和 14 日《莱茵报》第 71 和 73 号附刊上。——50、53。

35 这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商讨出版《德法年鉴》的来往信件之一。

马克思打算利用《德法年鉴》团结法国和德国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使之成为“法德科学联盟”(见本卷第 67 页)的刊物。他当时写的《〈德法年鉴〉办刊方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215 页。马克思和卢格邀请的撰稿人有恩格斯、路·费尔巴哈、海

涅、皮·约·蒲鲁东等。

1844年2月,在克服了刊印和稿源的种种困难后,《德法年鉴》终于出版了惟一的第1、2期合刊号。其内容包括马克思给卢格的三封信(见本卷第51—63页);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63—214页)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42—473、495—525页)等。

《德法年鉴》上这些政治色彩鲜明的文章引起了法国、德国及其他国家进步人士的关注,也引起了德国反动报刊的诽谤和德国反动当局的迫害。普鲁士下令禁止《年鉴》进入德国,其撰稿人一旦进入普鲁士即可逮捕。结果《德法年鉴》总印数的三分之二都落入警察手里。

《德法年鉴》在出版这一双刊号后很快停刊,除经济困难外,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产生了意见分歧,即卢格反对马克思的革命的共产主义世界观。——51。

- 36 蒂宾根年鉴即《现代年鉴》。罗·普鲁茨在《〈现代年鉴〉和〈德国年鉴〉》(刊登于1843年2月12日《莱茵报》第43号附刊)一文中指出,《现代年鉴》即各报纷纷报道其即将出版的杂志,从它的思想方针来说,绝不能把它看做是《德国年鉴》杂志的继续。——52。
- 37 这封信以及后面的两封信是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马克思致阿·卢格的三封信(见注35)。从这些信件中可以了解马克思的革命观点及其与卢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的分歧。——54。
- 38 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649年1月30日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法国大革命时期1793年1月21日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55。
- 39 阿·卢格1843年5月从柏林给马克思写信说,德国没有出现任何革命运动的迹象,这个国家多年来一直都被一种对专制主义奴颜卑膝的精神所笼罩。——56。
- 40 指拿破仑力图建立和巩固新王朝的行动。1804年他成为法国皇帝,1810年通过与玛丽亚-路易莎结婚而同哈布斯堡王朝建立关系。拿破仑还指

定他的兄弟们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国王。——59。

- 41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还是王储时就对封建主义反动派和保守派浪漫主义的喉舌《柏林政治周刊》进行保护。

在1840年9月5—9日在柯尼斯堡东西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为他举行的加冕典礼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履行他父亲曾经作出的诺言,拒绝为普鲁士人制定一部宪法。——59。

- 42 阿·卢格1843年8月给马克思写信说,他终于选定巴黎作为《德法年鉴》的出版地。在此之前,除巴黎外,还考虑过把瑞士或斯特拉斯堡作为出版地。——63。

- 43 指巴黎大学,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建于12世纪初,13—14世纪是经院哲学的中心。——63。

- 44 指瑞士苏黎世州政府根据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的要求,对进步和民主的著作家们进行迫害。尤·福禄培尔的小组不断遭到查禁。——63。

- 45 这里的“一大批人”指19世纪40年代德国反封建的反对派、民主派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66。

- 46 阿·卢格在1843年5月16和24日给费尔巴哈写信说,他和马克思计划出版一个新期刊,并请求费尔巴哈撰稿。费尔巴哈在1843年6月给卢格的复信中曾表示支持这个计划。但是,6月20日他又给卢格写信谈了他对这一计划的顾虑。马克思遂与卢格决定,趁马克思1843年5月中旬去德累斯顿的机会,一起去布鲁克贝格拜访费尔巴哈。马克思是5月10日到达德累斯顿与卢格会面的。但是他们为等待书商尤·福禄培尔花费了过多的时间,而马克思已经定好在5月24日去克罗伊茨纳赫与燕妮成婚,最后只好放弃了对费尔巴哈的拜访。为邀请费尔巴哈给《德法年鉴》撰稿,马克思又写了这封信。——67。

- 47 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的序言中谈的有关批判谢林的情况,见该书1843年莱比锡第2版(增订版)第23页。但是从1843年10月25日费尔巴哈给马克思的复信中可以看出,他所提到的即将出版的批判谢林的书,不是指他自己的著作,而是指他的朋友和拥护者克·卡普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843年莱比锡版。——68。

- 48 德意志联邦是 1815 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决定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 33 个德意志邦和 4 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 年又重新恢复,1866 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68、217、223。
- 49 普鲁士书报检查令规定,只有出版篇幅超过 20 个印张的书方可免于检查。——68。
- 50 指亨·埃·哥·保罗斯的《最终公布的实证的启示哲学》1843 年达姆施塔特版。
这本书的问世引起一场丑闻。谢林为了获得该书的稿酬多次提起诉讼。这些起诉在公众中引起激烈辩论。1844 年亨·海涅就此丑闻写了一首讽刺诗《教区委员普罗米修斯》。——68。
- 51 路·费尔巴哈在 1843 年 10 月 25 日的复信中完全同意马克思信中对谢林哲学的政治评价,但是他以写作计划繁重为由,没有给《德法年鉴》写有关谢林的文章。——69。
- 52 马克思对法国工人的看法来自 1843—1844 年间与巴黎工人运动的代表的联系,后来,他在 1860 年写的《福格特先生》中写道:“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马克思当时虽然已经与正义者同盟(见注 54)巴黎支部建立联系,但是并未正式加入这个秘密组织。——74。
- 53 马克思所引的言论摘自布·鲍威尔在 1844 年《文学总汇报》第 5、6 期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第 7 章《批判的批判的通讯》和第 9 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中对这些言论作了批判。——76。
- 54 指正义者同盟,它是 1836 年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在巴黎成立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1838 年同盟在法国秘密团体影响下通过的章程,具有半密谋的性质。一定数目的同盟成员组成支部,支部联合为区部,整个

同盟的领导机关是人民议事会。人民议事会的地点起初在巴黎,后来在伦敦。同盟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建有支部。申请加入正义者同盟的人,必须宣誓保守同盟的秘密。违反誓言者将受到严惩。正义者同盟内部在1839—1846年间充满了思想斗争。同盟的领导人不断克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逐渐与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并最终确信他们的理论正确,遂于1847年邀请他们参加正义者同盟并协助同盟改组。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决定性影响下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历史,可参看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和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76、396、425、507。

- 55 1844年8月10日《前进报》第64号上的一篇简讯《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这篇简讯是燕妮·马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中的一个片断,发表时没有署名。——77。
- 56 汉撒同盟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的贸易同盟。中世纪德语汉撒(Hansa)原意为“行会”或“协会”。从12世纪起,它是北德意志商人为了与英国和佛兰德进行贸易的协作式联合。13世纪末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此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中心在吕贝克。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东欧、北欧同西欧的中介贸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前半期,15世纪末开始衰落,1669年解体。——86。
- 57 恩格斯在不来梅实习经商期间(1838—1841年)对德国文学感兴趣。他这种兴趣反映在当时的《德国民间故事书》、《齐格弗里特的故乡》两篇文章中。此外他还写有诗歌《贝都英人》、《致敌人》和悲喜剧《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等,见本卷第97—99、114—119、145—162页。——96。
- 58 青年德意志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极大。其核心人物是卡·谷兹科、亨·劳伯、卢·文巴尔克和泰·蒙特等一批文人。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主张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实行宪制、解放妇女等。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沦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青年德意志在1848年后解体。——121、134、170、192、198。

- 59 虔诚主义是17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提出宗教感情高于宗教教义,并反对理性主义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学。19世纪的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主义和虚伪。虔诚主义反对表面的宗教仪式,赋予激情的感受和祈祷以特殊的意义,宣称一切妖术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的书籍都是犯罪。——128、139、175、188、198、228、236。
- 60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134、193、196、245、393。
- 61 指1835年在曼海姆发表的卡·谷兹科的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这部小说遭到教权派反动势力的攻击。特别是1835年9月11日和14日《文学报》第93和94号上刊登的一篇沃·门采尔的评论文章,指责谷兹科品行不端和亵渎神灵。普鲁士政府和联邦议会(见注75)借此机会,分别于1835年11月14日和12月10日下令禁止出版青年德意志(见注58)作家的作品,并对谷兹科进行司法追究。——134。
- 62 指士瓦本诗派,1840年前后在德国出现的一个由后期浪漫派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所组成的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路·乌兰德、尤·凯尔纳、卡·迈尔、古·普菲策尔、古·施瓦布、威·豪夫和沃·门采尔等。——136。
- 63 马尔托是科隆的一个出版社,以虚构的出版商姓名彼埃尔·马尔托命名。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该社除德文著作以外还出版过法文、荷兰文的书籍和小册子。团聚在这个出版社周围的作家和出版商称马尔托派。——136。
- 64 诗的作者是黑森选帝侯的宫廷大臣汉·阿·冯·蒂默尔将军。恩格斯讽刺地把他称为伟大的诗人,引用他的诗句时稍为作了改动。——141。
- 65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圣经中的明显矛盾,见《新约全书》中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这三卷符类福音中有许多地方文字十分相

- 似,甚至完全相同;同时又有不少互不相同和相互矛盾的地方。这一现象成为 18 世纪以来圣经学者争论的问题。——143。
- 66 “黑格尔门徒”一词源自亨·莱奥的著作《黑格尔门徒。所谓指控永恒真理的文献和论据》。该书于 1838 年在哈雷出版。莱奥在书中把大·施特劳斯、阿·卢格、卡·米希勒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称作黑格尔的门徒。——158、181、229、589。
- 67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编辑马·伦克尔于 1839 年 4 月 12 日在该报第 101 号发表文章攻击恩格斯的《伍珀河谷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 卷第 39—65 页),恩格斯在 1839 年 5 月 6 日写了《致埃尔伯费尔德的伦克尔博士先生》,署名《伍珀河谷来信》的作者。这封公开信发表在 1839 年 5 月 9 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 127 号。——174。
- 68 指路·白尔尼《论席勒剧中威廉·退尔的性格》一文。白尔尼在文章中把席勒的主人公称作“十足的市侩”,说他在性格上同小资产者共有的东西远远多于同“大胆的山地居民”共有的东西。——177、200。
- 69 指路·白尔尼在《戏剧丛谈》中分析的下列著作:卡·伊默曼的五幕悲剧《卡尔德尼奥和策琳达》1826 年柏林版;卡·伊默曼的五幕诗剧《提罗耳的悲剧》1828 年汉堡版,这个剧本经作者修改后于 1835 年出版,题为《安德烈亚斯·霍弗尔》;恩·劳帕赫的五幕悲剧《农奴,或伊西多尔和奥丽伽》1828 年维也纳版;亨·克劳伦的四幕喜剧《羊毛市场,或维堡饭店》1826 年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版;恩·冯·胡瓦尔德的悲剧《图画》1821 年莱比锡版以及《灯塔》1821 年莱比锡版。——178。
- 70 这几句诗引自卡·倍克《苏丹》一诗,该诗是 1838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倍克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的引言。除引言外,倍克的诗集包括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一个莱比锡大学生的奇遇》、《第二个故事——新圣经》、《第三个故事——新圣经的第二部》和《第四个故事——年轻的巴勒斯坦》。——178。
- 71 1839 年 3 月 1 日纽伦堡杂志《雅典娜神殿,科学、艺术和生活》第 3 期的简讯栏内对《伍珀河谷来信》有如下评价:“今年 3 月份的几期《电讯》十分忠实地描写了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的宗教方面的情况;作者用寥寥几笔生动地勾画出克鲁马赫尔的特点。”——180。

- 72 在《新约全书》中,《马太福音》第1章第16节说约瑟的父亲是雅各,而《路加福音》第3章第23节则说:“约瑟是希里的儿子”。对于这两处不一致的说法,弗·格雷培认为路加违背了语言习惯,他要说的是:“约瑟是希里的女婿”,《路加福音》中的约瑟家谱是马利亚的家谱。——183。
- 73 1839年苏黎世州激进派政府任命大·施特劳斯为苏黎世大学教义学和教会史教授,这一任命引起州政府和反动宗教界之间的尖锐的政治冲突。1839年3月中旬,在反动势力,特别是教权派的压力下,苏黎世州的温和的自由派政府被迫宣布任命无效。——191。
- 74 根据早期德国的传说,魔王在带领群鬼狩猎时,故人的亡灵带着巨大的呼啸声和狩猎时的呼喊声从空气中疾驰而过。人们遇到这些幽灵,就不由自主地永远和他们一起东奔西跑。——197。
- 75 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见注48)惟一的中央机关,1815年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从1851年起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德意志联邦由北德意志联邦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了。——198、223、374。
- 76 1835年11月30日,有人向曼海姆市法院对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的作者卡·谷兹科提起诉讼。同一天,谷兹科遭到审前羁押,1836年1月13日法院才以“犯有渎神罪,践踏基督教信仰和侵犯教会,描写猥亵情节”等罪名判处谷兹科一个月徒刑,不包括审前羁押期。谷兹科的服刑期为1836年1月14日—2月10日。——198。
- 77 雪莱是恩格斯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开始翻译雪莱的作品。1840年,他曾就雪莱诗集的翻译和出版事宜与德国作家莱·许金和海·皮特曼进行商议。恩格斯的译作没有保存下来。——200、236。
- 78 爱·甘斯教授于1839年5月5日去世,葬于柏林。甘斯是黑格尔主义

者,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为他送殡的人很多,从而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注意。——201。

- 79 戏剧朗读协会是指所谓的弗莱里格拉特协会。德国的这个文学团体成立于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由斐·弗莱里格拉特建立,成员包括他的在埃尔伯费尔德的青年崇拜者共15人。其中,除了诗人和文学家(斐·弗莱里格拉特、格·维尔特、海·皮特曼、威·朗格维舍等人),还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该协会的主要活动是按角色朗读国内外的戏剧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201。

- 80 指罗·索尔蒂克的《波兰。波兰革命的历史、政治和军事概况》1833年巴黎版第1—2卷。恩格斯引用的是1834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德译本,该书有两个书名:《波兰的地理和历史记述。1830年和1831年事件全貌》;《波兰及其最近一次自由斗争中的英雄们。兼论波兰建国以来至1830年的简史》。——206。

- 81 恩格斯在《复活的奥德赛》中,很可能描写了1821—1825年希腊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英雄,这篇诗作没有保存下来。

恩格斯早在学生时代写的未完成的作品《海涅传说》中,就已表露出对希腊人民斗争的深切同情。——206。

- 82 诺斯替教派是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时期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的、犹太教的、各种多神教的以及唯心主义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而成。诺斯替教派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真知”的意思)的神秘学说,即通过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派的特点是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斥诺斯替教派为异端,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将该派的文献几乎全部销毁。——216。

- 83 指《1838年7月间对德国现代革命密谋进行侦查的主要结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该书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联邦(见注48)中央侦查委员会对“蛊惑者”一案的侦查材料。——217。

- 84 指德国诗人和自由派文学史家泰·克赖策纳赫的独幕喜剧《士瓦本的阿

- 波罗》，其中对士瓦本诗派(见注 62)的代表人物沃·门采尔、古·普非策尔、尤·凯尔纳等进行了讽刺。该剧在 1836 年面世时作者用了假名西格蒙·盖斯勒。后来收在克赖策纳赫的《诗歌集》1839 年曼海姆版。——220。
- 85 卡·格律恩《旅行札记。波罗的海和莱茵河》卡塞尔—莱比锡版，1839 年出版时作者用的笔名是恩斯特·冯·德尔·海德。——221。
- 86 指德意志联邦议会(见注 75)1835 年 12 月 10 日的决议，决议禁止在德国出版青年德意志作家海涅、卡·谷兹科、亨·劳伯、卢·文巴尔克、泰·蒙特等人的作品，因为在这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中，如谷兹科的长篇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提出了妇女权利平等的问题。——223。
- 87 指 1840 年 1 月 1、4、8、11、15、18、22 和 25 日《福音派教会报》第 1—8 号刊登的题为《前言》的文章。文中对克·梅尔克林《现代虔诚主义述评》一书(1839 年斯图加特版)进行了反驳。——228。
- 88 袄教徒是印度和伊朗的一种宗教教派的代表，奉火、空气、水和土为神，即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228。
- 89 自由思想家是 16 世纪中叶具有民主性质并在法国和瑞士广泛传播的宗教泛神论教派的代表。自由思想家曾同加尔文及其信徒进行斗争，但遭到失败。——228。
- 90 1812 年的西班牙宪法是 1812 年 3 月 19 日议会在加的斯市通过的，故又名加的斯宪法。宪法限制了君主制度，宣布国民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赋予由普选产生的一院制的议会以立法职能。议会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宪法规定实行地方自治、累进税和普遍义务兵役制。各省组织了地方国民军。废除宗教裁判所、内地关税、教会什一税和贵族的某些特权；废除天主教为国教和惟一许可之宗教的规定。加的斯宪法在 19 世纪上半叶曾是一些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
- 1814 年，斐迪南七世在西班牙复辟后，1812 年宪法被废除。1820 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被恢复。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曾承认了西班牙 1812 年宪法。然而，1822 年 12 月，神圣同盟的维罗纳会议采纳了由俄国和奥地利皇帝以及普鲁士国王提

出的决议,允许法国武装干涉革命的西班牙。1823年4月7日,法军侵入西班牙,镇压西班牙革命,5月斐迪南七世再度复辟,1812年宪法又一次被废止。——234。

- 91 烧炭党人是19世纪初意大利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最初在法国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成立。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抱的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和意大利的独立统一,实行政治改革。领导机构是“最高温特”。1817—1831年间曾在意大利多次发动起义,仅1820年的那不勒斯起义获得成功,一度迫使国王斐迪南一世颁布宪法。30年代初,由于反动派和奥地利军队的联合镇压,烧炭党逐渐衰落,作为独立的团体已不复存在。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其任务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234。
- 92 1840年5月恩格斯在明斯特时,莱·许金曾赠送他一卷安·伊·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诗集》(1838年明斯特版)并题词“明斯特留念”。这本诗集是用缩写姓名D. H.的半匿名方式发表的。——235。
- 93 迈耶尔的出版社在1840年出版了路·赫里希和斐·普洛泽尔编辑的《雪莱全集》。——239。
- 94 1839年在莱比锡出版了皮特曼的书《杜塞尔多夫画派及其自1829年成立艺术协会以来的成就》;1840年在巴门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查特顿》:第1部《诗人的生平》,第2部《诗作》。——239。
- 95 指莱·许金由英文译成德文的柯勒律治的诗。1840年6月7日由古·普菲策尔出版的《外国文学消息报》刊登了许金翻译的雪莱的两首诗和柯勒律治的三首诗。——239。
- 96 《现代的论战》是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一文的第2部分。恩格斯在文中对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见注58)进行了批判,谴责这个团体内部无原则的论战倾向。不过,他并没有马上与这个团体决裂,直到1841年底还在为卡·谷兹科的《德意志电讯》撰稿。——239。
- 97 拿破仑第一的遗骸从圣赫勒拿岛迁出后,于1840年12月15日才运抵巴黎。当时恩格斯曾就此事写了一首诗《皇帝遗骸的迁葬》,发表在1841年2月《德意志电讯》第23号。——264。

- 98 尼·贝克尔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诗歌《德国的莱茵河》发表之后,普鲁士国王赐给他 1 000 塔勒,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赐给他一个荣誉奖杯。——278。
- 99 恩格斯 1841 年 3 月 8 日给玛·恩格斯写信说他准备去意大利旅行(见本卷第 280 页),但是直到 5 月中旬他的意大利之旅才得以成行。他沿途游览了巴塞尔和苏黎世,经施普吕根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对这次意大利之旅的观感恩格斯写了一篇未完成的文章《漫游伦巴第》,发表在 1841 年 12 月 4 和 11 日《雅典娜神殿》第 48 和 49 期。——284。
- 100 1841 年 9 月下半月—1842 年 8 月 15 日恩格斯在柏林加入炮兵旅。他在服役期间利用公余时间去柏林大学听课,与青年黑格尔左派建立了密切联系。——287、299。
- 101 卡·韦德尔的悲剧《哥伦布》于 1842 年 1 月 7 日在柏林皇家歌剧院首次上演。演出前及幕间演奏了贝多芬交响乐的几个乐章。——293。
- 102 这封信是恩格斯同阿·卢格的通信和个人联系的开端。他们的第一次会晤是在 1842 年 3 月底,当时恩格斯正在柏林服兵役。——297。
- 103 阿·卢格收到恩格斯的《谢林和启示》一文后,为它写了一篇评介,发表在 1842 年 5 月 28、30 和 31 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第 126—128 期上,指出作者在叙述和批判谢林哲学中的鲜明立场。——297。
- 104 在这以前,恩格斯写文章经常用“弗·奥斯瓦尔德”这一署名。——301。
- 105 恩格斯服完兵役后于 1842 年 10 月,从柏林回到巴门,同年 11 月从巴门去英国,在那里住到 1844 年 8 月。——302。
- 106 这是恩格斯 1844 年 1 月 13 日写给《新道德世界》编辑亚·弗莱明的一封信。该报编辑部为其加上标题刊登在 1844 年 1 月 20 日《新道德世界》第 30 号。

1844 年 1 月 6 日《新道德世界》全文转载《泰晤士报》于 1843 年 12 月 29 日发表的一篇匿名通讯。通讯报道了起因于 1843 年魏特林被捕、同年 9 月和 10 月对他的判决以及约·卡·布伦奇里的报告而展开的关于魏特林共产主义的讨论。恩格斯在为《新道德世界》撰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对此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

第 474—484 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揭露了通讯作者对德国共产主义的歪曲手法,为魏特林及其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辩护。

恩格斯在自己的陈述中把教士阿尔丰斯·路易·孔斯坦同昂利·本杰明·孔斯坦·德勒贝克混为一人。后来他在 1844 年 1 月 28 日专门给《新道德世界》编辑写信纠正这个错误(见本卷第 315—316 页)。310、315。

- 107 指 1843 年 12 月 29 日《泰晤士报》第 18492 号发表的通讯《德国的共产主义者》。1844 年 1 月 6 日《新道德世界》第 28 号转载了这篇通讯。310。
- 108 苏黎世教区委员会以魏特林《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的征订启事为由,于 1843 年 6 月 8 日后半夜逮捕魏特林。他的住所被搜查。他的书稿及信件被查封。承印该书的印刷厂也被搜查。三分之一已经印好的印张被没收;显然手稿未被发现(这本书于 1845 年以《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为名在伯尔尼出版)。1843 年 6 月 10 日,苏黎世州政府任命一个委员会,以调查共产主义者在瑞士的活动并提出报告。该委员会的报告题为《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全文》,执笔者是约·卡·布伦奇里。——311、313。
- 109 指巴黎的无产阶级秘密组织四季社在路·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领导下于 1839 年 5 月 12 日举行的武装起义。起义于第二天遭到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311。
- 110 合并取消派是取消英爱合并的拥护者。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了 1798 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 1801 年 1 月 1 日生效,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1801 年 1 月以后在爱尔兰兴起了英爱合并取消派的运动,丹·奥康奈尔是它的组织者。1823 年奥康奈尔创立了旨在要求取消合并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协会。次年,它发展为群众运动。1835 年 2 月奥康奈尔与英国辉格党领袖订立了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他在议会中支持辉格党,限制爱尔兰的群众运动,辉格党以此为条件,答应给爱尔兰资产阶级一些特殊优惠。后来,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奥康奈尔不得不于 1840 年创立合并取消派协会。罗·皮尔的托利党政府接替辉格党之后不久,奥康奈尔于 1841 年 9 月又开始动员群众为取消英爱合并进行斗争。1843 年初,他在

告爱尔兰人民书中提出为取消合并进行宣传鼓动的纲领。1843年5月，他在向英国政府的请愿书中阐述了这种要求，6月初，他发表新的告爱尔兰人民书，要求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和拥有独立的审判权，等等；他详细阐述了那些反映爱尔兰资产阶级和租佃者利益的要求，以反对土地占有者的利益。——311。

111 埃·卡贝为了逃避两年监禁，曾在英国度过5年流亡生活。他接触了菲·邦纳罗蒂的最早的共产主义倡议，看到英国工人的贫困和他们进行的斗争。他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接受了欧文主义的著作和社会主义传统。1839年他离开英国时已经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是温和的共产主义的代表。——311。

112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卡·沙佩尔、亨·鲍威尔和约·莫尔和其他成员在巴黎参加了四季社于1839年5月12日举行的起义。鲍威尔和沙佩尔被法国警察局逮捕、监禁，后来被驱逐出法国，前往英国。莫尔逃避了警察的追捕。1843年8月，恩格斯在伦敦与他们结识。——311。

113 1832年5月27日，在哈尔特河畔的诺伊施塔特（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汉巴赫城堡附近），举行了约有三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即所谓的汉巴赫大会。这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前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是1830年以来自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组织上和宣传上达到顶峰的标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这里首次获得群众基础，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并联合法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民主力量组成欧洲民主联邦；他们还宣布了以武装抵抗对付暴力镇压的革命原则。

1834年7月27日，约有250名流亡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帮工在伯尔尼附近的施泰恩赫尔茨利饭店集会纪念法国七月革命（见注60）。这是1834年以来几乎在瑞士所有城市建立起来的手工业者联合会的第一次公开集会。会场悬挂黑红黄三色旗和有关汉巴赫大会及其发起人的图片。——312。

114 利百加派是1843年初壮大起来的南威尔士农民运动的成员。运动的领导人假借圣经人物利百加（《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4章第60节）这一名字进行活动，其成员遂称利百加派。利百加派反对征收通行税，他们经常利用夜间行动破坏路口的栏木和税务所。1843年9月，利百加派被军队镇压，有些领导人被流放。但是，议会于1844年主持的一项调查导致

废除通行税。——312。

- 115 傅立叶派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学说的拥护者,1799—1803年期间初步形成。傅立叶派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的规律性,承认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分为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四个阶段,尖锐地批判现存的文明制度,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寄生者占有工人创造的巨大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工人却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主张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朗吉(phalange)。在法朗吉中,人人都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产品分配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比例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作的场所称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傅立叶主义者在法国和美国都进行过法朗吉移民区实验,均以失败告终。——314、331。

- 116 恩格斯给英国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编辑乔·朱·哈尼写的这封信,表示愿意为该报撰写有关大陆的进步运动的报道。原信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是哈尼在《国内和国外的“运动”》这篇编辑部文章中援引的该信的片断。恩格斯的建议正符合哈尼想把该报办成能报道国内外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性报纸的愿望。从这时起,恩格斯成为该报正式通讯员。

恩格斯为该报提供的文章,编辑部均注明为“本报通讯员来稿”,编入国外运动栏,并标明所报道的国家的名称,如“德国”、“普鲁士”、“巴伐利亚”、“波兰”、“俄国”、“瑞士”等。此外,恩格斯授权编辑部可自行处理他提供的材料,如他的同一篇文章,编辑部可冠以不同的标题刊载在同一号报纸上。

恩格斯有可能是先给编辑部写信,待他的建议被认可后才投递第一篇文章。那么写这封信的时间可能是1844年4月初至4月中。但是也有可能把这封信作为他的第一篇通讯,那这封信就是写于4月底。它发表在1844年5月4日《北极星报》第338号,没有署名。——316。

- 117 恩格斯和马克思后来在研究德国状况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谋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共和国,符合始终不渝地为反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政治分裂和中世纪分立主义残余而斗争的目

标。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拥护联邦主义原则的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相反,坚持要求把德国转变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316。

- 118 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封信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8月底,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的途中,在巴黎与马克思会面。从此开始了他们共同的学术工作和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信中谈到他们写作第一部共同的著作的情况。这部著作最初预定叫做《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该书标题上加了“神圣家族”几个字。

原信没有写明日期。从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326—332页)来看,这封信写于返回巴门后不久,即1844年10月初。——319。

- 119 卡·路·贝尔奈斯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的编辑。1844年9月,法国当局应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对他提起诉讼,借口是他没有支付出版政治性报纸所必需的保证金。真正的原因则是该报在1844年8月3日第62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暗杀普鲁士国王》的文章。1844年12月13日,贝尔奈斯被判处两个月徒刑,并被处以罚款。——320。

- 120 指马克思计划要写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以来一直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春他决定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公开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17—365页)。为撰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曾暂时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恢复。马克思在1845—1846年对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进行研究,并作了大量的提纲、摘录和札记。但当时马克思并未实现他的计划,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172)于1847年2月被后者取消。——322、347、450、616、620。

- 121 指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它于1844年12月匿名发表在《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上。这是一篇关于欧文及其追随者在美国建立空想共产主义移民区情况的通讯,是由英国报刊《新道德世界》、《北极星报》和《纪事晨报》上刊载的材料编译而成。——323。

12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不是在汉堡由霍夫曼—康培公司出版的，而是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察·勒文塔尔创办的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神圣家族》时掌管出版社的是约·吕滕。——324。

123 海涅1844年9月21日给马克思写信说，他的《新诗集》已经在汉堡出版。《新诗集》中收入了一些浪漫诗、叙事诗以及包括《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内的讽刺诗等等。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还出版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单行本。海涅把这首诗寄给马克思，希望能同时发表在《前进报》上，随信寄来的还有准备刊登在《前进报》和其他报纸上的新诗集出版的预告。

1844年10月19日《前进报》第84号上刊登了海涅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单行本写的前言：《亨·海涅的新诗》，注明日期为1844年10月17日。《前进报》在发表前言时加的编者按中对诗人的新作予以高度评价，实际上也代表了马克思对海涅诗作的看法。这首诗全文刊登在1844年10月下旬至11月的《前进报》上。——324。

124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阿·卢格之间的意见分歧，始于马克思和卢格共同编辑出版《德法年鉴》的时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卢格反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世界观。1844年3月马克思同卢格彻底决裂。1844年6月卢格对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持敌视态度，马克思遂在《前进报》撰文痛斥卢格，见《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83—489页）。——327。

125 工人生活改善协会即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是1844—1845年间在普鲁士一些城市中建立的慈善性协会。1844年10月29日，主要由莱茵省工厂主组成的柏林工人阶级生活改善中央协会委员会成立。这个曾暂时得到普鲁士国王支持的中央协会立即号召人们在各个城市建立分会。这些协会的领导者是被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吓坏了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建立这些协会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工人远离为其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很尖锐的莱茵省各工业城市，尤其是科隆，已经有了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他们的代表广泛利用筹备建立这些协会和讨论协会章程的集会，来传播先进思想，促使人们重视社会问题，并提高政治积极性。普鲁士

政府懒于协会这种发展,1845年初便不再批准协会的章程并禁止人们继续举行集会。1845年4月4日,普鲁士政府最终驳回了关于确认柏林中央协会的申请,生活改善协会也就不复存在了。——327、345。

- 126 理性主义者是一种试图把神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并试图证明“神圣真理”可以由理性来解释的新教教派的代表。理性主义反对路德教派中具有极端神秘主义倾向的虔诚主义(见注59)。恩格斯在这里把伍珀河谷工业界代表讽称为理性主义者。这些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困于所处的宗教环境,但是为了资本主义利益,又不得不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虔诚主义狂热。——327。

- 127 在科隆工人生活改善协会(见注125)章程起草委员会1844年11月10日的集会上,成立了救助和教育总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莱茵报》的大部分前股东和撰稿人,如古·贝根罗特、伊·毕尔格尔斯、卢·康普豪森、格·约·康佩斯、格·荣克、古·梅维森、达·奥本海姆、弗·拉沃和鲁·施拉姆;还有激进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如卡·德斯特尔、卡·海因岑。1844年12月4日,选举产生的章程起草委员会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章程草案,其中规定协会的宗旨是:建立救济和医疗补助基金,帮助无家可归者和缺吃少穿者,组织职业介绍,成立公共住宅建筑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为小手工业者和生产合作社设立信贷基金和销售市场,建立为工人和手工业者提供更好的职业培训的学校。1845年3月16、31日和4月13日,协会召开了有1000多人出席的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了上述章程。为此行政区长官禁止人们继续举行集会,1845年10月他宣布拒绝承认协会的章程。

在1844年11月17日于埃尔伯费尔德举行的集会上,建立了人民教育协会。协会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反对当地的教士,特别是伍珀河谷的那些假装虔诚的教士,他们企图把协会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使协会活动带有宗教色彩。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努力利用协会的集会和协会委员会的集会来宣传共产主义观点,见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的演说》。协会的章程没有被政府当局批准,协会本身在1845年春季之后不复存在。——327。

- 128 指恩格斯计划要写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1842年11月—1844年8月他在英国居住期间曾为此书搜集了材料。起初,恩格斯打算在这部著

- 作中专辟一章来论述英国工人状况；但是，恩格斯在认识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之后，便决定单独写一本书来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就是他在回到德国以后，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期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从恩格斯1845年6月和8月所作的摘录中，以及从出版商卡·列斯凯1845年5月14日和7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都可以看出，恩格斯在1845年春季和夏季重又致力于有关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写作。1847年11月1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1号上的一则简讯证明，到1847年底，恩格斯还没有放弃这个计划。但是，由于众多原因，恩格斯最终没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328。
- 129 评弗·李斯特的小册子，恩格斯没有写成，有关的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他曾多次与马克思谈到这个想法，而马克思也打算对李斯特的观点进行批判、分析，并于1845年3月写出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埃尔伯费尔德的第二次演说中对德国的保护关税派观点，首先是对李斯特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论述。恩格斯曾打算把这篇演说稿扩充加工成一本小册子。——328、351、420。
- 130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对麦·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对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的实质也进行了批判。——328。
- 131 “布尔的集子”指路·布尔1844年出版的惟一的一期《柏林月刊》，该刊发表了卡·施米特（即麦·施蒂纳）评论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文章，这本小说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具有感伤庸俗的社会幻想的情调。——328。
- 132 指出版《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派的模仿者，这些人使傅立叶的学说加上十分突出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称其为“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这种主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思想。——331。
- 133 亨·伯恩施太因此时正计划出版杂志《前进！巴黎德文月刊》以代替《前进报》。伯恩施太因在1845年度报刊发行说明书中，指出作这种调整的原因之一是：与出版报纸不同，出版月刊不需要交付保证金。按计划，这

份杂志应该在每月的16日出版,篇幅至少为8个印张。然而,由于马克思和《前进报》其他撰稿人被政府驱逐出境(见注134),杂志的第1期虽已付印,最终仍未能出版。

马克思批判麦·施蒂纳的文章应当是针对《惟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章,写成与否目前尚不得而知。然而,从恩格斯1845年1月25日给马克思和赫斯1845年1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44年12月底确曾计划写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了这个计划。——332。

134 马克思、阿·卢格和卡·贝尔奈斯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1845年1月11日,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向马克思发出了驱逐令。1月25日,马克思收到了驱逐令,法国政府命令马克思在一周之内离开巴黎。马克思打算在2月3日动身,但实际上他可能在2月1日就已迁往布鲁塞尔。——333、342。

135 这封信没有写明日期。邮戳上的日期是1845年1月20日,但是信的内容表明恩格斯是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写完这封信的。——334。

136 恩格斯虽然参与了出版《社会明镜》月刊的筹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最初恩格斯制订了该刊的纲领,编写了该刊的简介。作为编者按发表在該刊第1期上的简介表明,恩格斯打算通过该刊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捍卫工人的利益,倡导对社会制度进行根本变革。但是简介中也掺杂了不少莫·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抽象博爱主义情绪。与赫斯的分歧是恩格斯拒绝参与编辑工作的原因之一。

1846年1月《社会明镜》第2卷第7期上发表了马克思的《珀歌论自杀》一文。在同一期上还登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鲍威尔批判《神圣家族》的回答。——335、344。

137 “写诗的‘手工业者’”指约·弗·马尔滕斯,他于1844年下半年用“手工业者”这个笔名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组诗歌《生活之歌》和一篇题为《关于手工业者的训练》的文章。——335。

138 《莱茵年鉴》即《莱茵社会改革年鉴》。根据当时德国一些邦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凡篇幅超过20个印张的刊物,可免于事先检查的规定,《莱茵年鉴》虽在出版前不必送检,但是在《年鉴》第1卷出版后还是遭到黑森大公国

的警察当局的查禁,已出的第1卷也遭到没收,因此该刊的第2卷,也是最后一卷,只得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贝尔维尤出版。

《莱茵年鉴》第1卷全文发表了恩格斯的《在埃尔伯费尔德的演说》,第2卷发表了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335。

- 139 这封信没有写明日期。它的写作时间是根据信中提到的下列情况推断出来的。马克思在信中提到就要离开巴黎了,而马克思是1月25日接到法国政府驱逐令的。他还提到了与卡·列斯凯的会面,他与列斯凯关于《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合同(见注172)可能就是在这次会面中签订的,合同签订日期是1845年2月1日。——340。

- 140 这份申请是马克思因编辑《前进报》而遭法国政府驱逐、到达布鲁塞尔4天后写的。随后不久,他的妻子以及在巴黎出生的大女儿燕妮也来到他身边。

马克思的呈文没有得到答复。比利时政府拒绝为革命的侨民提供政治避难。马克思很快就作为“危险的民主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而被秘密监视。——341。

- 141 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后,比利时政府要求他保证不发表任何有关比利时当前政治状况的文章。马克思被迫在1845年3月22日交出这种书面保证(见本卷第354页)。普鲁士政府还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把马克思驱逐出比利时。为了不给普鲁士当局干预自己生活的借口,马克思在1845年12月公开宣布放弃普鲁士国籍。——343。

- 142 在埃尔伯费尔德召开的第三次共产主义者大会于1845年2月22日召开。此前曾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召开过第一、二两次大会。有关大会的详细报道刊登在1845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上,该卷还首次发表了恩格斯、莫·赫斯和古·克特根的演讲稿(作过部分修改)。恩格斯在1845年2月2日写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二》(发表在1845年3月8日《新道德世界》第38号上)一文中也对大会的情况作了具体描述。1845年2月底,警察当局禁止人们继续召开这样的大会。——343、351。

- 143 指奥·吕宁和尤·迈耶尔等恩格斯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

- 莱茵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普鲁士警察局长敦克尔在 1845 年 10 月 18 日呈给内务部大臣冯·博德尔施文格的报告中说明了这个社会主义者圈子的存在。在提到恩格斯的地方写道：“巴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人，但他有一个儿子，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四处游荡的作家，他可能也叫弗里德里希。”——344。
- 144 暗检室最初是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建立的一个机构，其职能是向政府提供私人的通信秘密。后来暗检室一词成了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的统称，这些机构秉承政府的旨意，专门从事违法的信件检查活动。——346。
- 145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因故未能实现。最后，只有恩格斯 1845 年底为翻译《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写的前言和结束语，发表在《1846 年德国公民手册》上。——347。
- 146 这里所提到的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从恩格斯的这封信推断，马克思在那封信中可能主要谈的是《外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出版事宜。——348。
- 147 恩格斯指的是翻译沙·傅立叶未写完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一事，这一著作在傅立叶逝世后 1845 年发表于傅立叶主义者的杂志《法郎吉》上。该杂志还发表了傅立叶题为《天体演化论》的手稿。——348。
- 148 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 1845 年 2 月 22 日—3 月 7 日的信（见本卷第 342—347 页）后，就草拟了一个关于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他 1844—1847 年写的、注明日期为 3 月的笔记本里有关于出版《文丛》的计划。马克思曾把他的计划写信告诉了恩格斯。——348。
- 149 马克思为了获得迁居美国所必需的官方材料，于 1845 年 10 月 17 日和 11 月 10 日两次致信特里尔地方行政长官弗·格尔茨。马克思之所以想迁居美国，是因为他在移居布鲁塞尔后，普鲁士政府还企图通过比利时政府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迁居美国这一要求一旦获准，就等于放弃了普鲁士国籍，免除了作为普鲁士公民所应承担的义务。——359。
- 150 1838 年马克思开始在柏林服兵役；同年，因肺病和间发性咳血而暂时获准免服兵役。1841 年 5 月 4 日，马克思因肺病被宣布为不适于服兵役。——359。

151 1845年12月1日普鲁士政府批准马克思移民美国,并发给脱离普鲁士国籍的证书。普鲁士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旨在使马克思从此永远不能返回普鲁士。——360。

152 这封信是马克思托帕·安年科夫从布鲁塞尔带回巴黎的,没有写明日期。其写作时间是根据安年科夫1846年5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推断的。他在那封信中说他在巴黎已经逗留了一月有余。——364。

153 这封信的主要部分是马克思起草、菲·日果誊写的,落款是马克思的手迹。日果和恩格斯的附言都是他们本人的手迹。

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奥·科尔纽的《马克思致蒲鲁东。一封未发表的信》(见《社会》1927年第4年卷第9期第257—258页)。——365。

154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通讯委员会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同工人运动中的非无产阶级流派作斗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图,通讯委员会应为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各地成立通讯委员会,努力动员欧洲各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从乔·朱·哈尼1846年3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和卡·沙佩尔1846年6月6日、7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在伦敦曾经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以及沙佩尔领导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55)的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设法争取埃·卡贝、蒲鲁东和其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但没有成功,这一点从蒲鲁东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在德国,威·沃尔弗同西里西亚工人保持着联系;格·韦伯从基尔向布鲁塞尔写信,从威斯特伐利亚向布鲁塞尔写信的是约·魏德迈;在莱茵省形式上没有建立通讯委员会,但是通过斯·瑞特和古·克特根与埃尔伯费尔德的社会主义者进行通信联系;而科隆的共产主义者罗·丹尼尔斯、亨·毕尔格尔斯和卡·德斯特尔则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366。

155 指正义者同盟(见注54)和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被英国政府所封闭。——366。

- 156 马克思恩格斯同英国的联系情况,见乔·朱·哈尼1846年3月30日给恩格斯和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6月6日给马克思和7月17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伦敦已经成立了一个通讯委员会(见注154)。——366。

- 157 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蒲鲁东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154)的希望落空了。蒲鲁东在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回信,拒绝了要他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建议,他反对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关于“行动的时刻”,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见《蒲鲁东书信集》1875年巴黎版第2卷第198—202页。

恩格斯在1846年9月16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说蒲鲁东抱怨和攻击革命,也是根据蒲鲁东这封回信作出的结论。——366、400。

- 158 卡·格律恩评论法国社会主义的书指《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书信和研究》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马克思把格律恩这本书称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他写的德文手稿,即对该书的批判纲要,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中的一章,并且曾在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8月号 and 9月号上发表。——367、503。

- 159 卡·贝尔奈斯的手稿指从他《论刑事和刑法》的手稿中摘编而成的一篇文章。马克思想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正与威斯特伐利亚出版商商议出版的季刊上(见注160)。在马克思的协调下急需钱的贝尔奈斯得到了两笔预支款。但是,由于季刊的出版计划没有实现,贝尔奈斯的文章并没有按原来设想的形式发表。

贝尔奈斯的手稿《论刑事和刑法》曾经准备由出版商卡·列斯凯出版,但由于印刷质量低劣,贝尔奈斯又把手稿要了回来。然而列斯凯在未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了手稿的摘要。——368、371、431。

- 160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845年和1846年与威斯特伐利亚的社会主义者、出版商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等进行洽谈,如能出版一份季刊,在前两卷中除《德意志意识形态》外还可以发表一部分他们的追随者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批判德国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著作。

1845年11月,莫·赫斯与迈耶尔和雷姆佩尔达成资助出版这个季刊的前两卷的协议。其余的协商由魏德迈主持。他曾建议迈耶尔在林堡成立一家股份制出版社(见注161),还建议马克思与布鲁塞尔出版商和书商卡·格·福格勒签订一份有关这份季刊和其他出版物的发行合同。但是都没有达到目的。

魏德迈继续努力,但只从迈耶尔那里得到出版一卷书的保证。早在1846年7月,迈耶尔和雷姆佩尔就以资金紧张为借口,拒不兑现资助承诺,但真正的理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与这两个出版商所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出版计划落空了。保存下来的书稿直到1932年才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用原文发表。——369、380、414。

- 161 指约·魏德迈在他1846年4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因为在德国20个印张以下的著作要接受检查,所以他打算建议尤·迈耶尔在荷兰林堡成立一个出版社,魏德迈希望,能够为这项计划再争取到几个股东;而且他还希望,他本人在获得荷兰公民权之后也能够加入进来。他请马克思了解一下林堡这方面的情况。这个成立出版社并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也像同卡·格·福格勒达成的协定以及其他的努力一样,没有成功。——369。

- 162 约·魏德迈在1846年5月13日给恩格斯和菲·日果以及5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都通报了有关出版一份季刊一事与出版商鲁·雷姆佩尔和尤·迈耶尔进行谈判的结果;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只能预付一笔有限的钱款。——370。

- 163 1845年2月1日,马克思与出版商卡·列斯凯签订了《政治和国民经济

学批判》一书的出版合同(见注 172)。但是,1846年3月,列斯凯让马克思另找出版商(见注 171),并在找到出版商后把预支稿费退还给他。因此,马克思希望在与新的出版商签订合同之后,或在他所收到的出版的本书赞助款中抽出一笔钱来退还给列斯凯。然而,马克思既没有能够签订新合同,也没有实现撰写这一经济学的著作的计划。1847年2月,与列斯凯签订的出版合同被后者取消。——371。

- 164 这里所说的科隆的资产者是指一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格·荣克等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自1842年以来就为《莱茵报》撰稿,并倾向社会主义的观点。1846年初,这个团体开始分裂,其中一方即科隆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罗·丹尼尔、亨·毕尔格尔斯、卡·德斯特尔等,在1846年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于1847年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科隆支部。

格·荣克曾是马克思的朋友,并且支持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1846年却退出了社会主义运动。——371。

- 165 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指的是莫·赫斯已经从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那里得到了一笔预支款。1846年上半年,赫斯参加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出版工作。他写了一篇评阿·卢格的文章《格拉齐安诺博士,德国哲学界的小丑》和一篇评格·库尔曼的文章《“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后来,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工作在1846年遇到困难,马克思在1846年7月28—29日给赫斯写信劝他把评阿·卢格的文章抽回去。赫斯在1846年7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建议把评卢格的文章作为单行本出版,马克思同意后把手稿通过罗·丹尼尔寄到科隆还给了莫·赫斯。这篇文章以《评格拉齐安诺博士论文集。巴黎二载,阿·卢格的文稿和回忆录》为题,发表在1847年8月5日和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和63号上。赫斯评格·库尔曼的文章经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校订后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2卷第5章。——372,380。

- 166 这封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代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 154)所写的,是对埃尔伯费尔德社会主义者古·阿·克特根的来信的答复。克特根在写于1846年5月24日而6月10日才到达布鲁塞尔的、注明恩格斯为收信人的信中说,他打算把伍珀河谷(普鲁士省巴门和埃尔

- 伯费尔德两个城市的总称)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人联合起来。但是,由于这些人的观点不一致,在当地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计划未能实现。——373。
- 167 普鲁士省等级会议即省议会,建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诸侯;(2)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的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等级会议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谏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他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己的意见。——374。
- 168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主张过早地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注重的是通过政治思想宣传来为大会作准备,以便把不同的共产主义者群体团结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努力,1847年6月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374。
- 169 普鲁士银行计划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于1846年对普鲁士银行进行的改组。改组后普鲁士银行成为股份公司,但管理权仍然保留在政府手里。1846年10月5日公告所规定的这个改组的目的是吸收1000万塔勒的私人资本,以弥补普鲁士的国债(见恩格斯《普鲁士银行问题》一文)。——378。
- 170 这封信是对卡·列斯凯1846年7月29日来信的答复。列斯凯说明出书顾虑和对普鲁士政府警告十分害怕的信写于1846年3月16日,信中提到,达姆施塔特的列斯凯出版社由于出版卡·海因岑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以及其他反对派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而受到普鲁士政府当局的警告(后来,1846年5月25日,普鲁士政府又威胁要查禁列斯凯的全部出版物和寄售品)。列斯凯在信中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出版马克思《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见注120)已不太可能。马克思对列斯凯这封信的答复没有保存下来。——381。

171 这里说的第二封信,指 1846 年 3 月 31 日卡·列斯凯给马克思的信,其中建议马克思另找一家出版社,让它偿还马克思已经收下的预支稿费。后来他又在 1846 年 7 月 29 日的信中,询问马克思是否已经找到这样的出版社,如果没有,他可以用另一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部著作。他强调有必要使这部著作具有严格的学术性。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答复列斯凯 7 月 29 日来信的。1846 年 9 月 19 日,列斯凯告诉马克思,因为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他不能出版这部著作。1847 年 2 月列斯凯取消了《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合同(见注 172)。——381。

172 指马克思同卡·列斯凯签订的下列合同:

“以现在旅居巴黎的马克思博士先生为一方,以达姆施塔特的卡·威·列斯凯出版社为另一方,今日签订如下合同:

第一条 马克思博士先生授予卡·威·列斯凯出版社出版其著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专有权,该书共计对开本两卷,每卷篇幅均在 20 个印张以上。

第二条 作者马克思博士不得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可能与上述著作相竞争的著述。

第三条 对此列斯凯出版社须付给马克思博士先生全部著作的稿费,计 3 000(三千)法郎,其中半数须在交出全部手稿时支付,另外一半在印刷完毕时支付。此外,出版社须给作者先生 12 本赠书。

第四条 出版社在作者交稿后应立即付印,并力求使该著作出版时装帧合乎要求。

第五条 《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印数定为 2 000 册。

第六条 然而,本合同只适用于该著作的第 1 版。需要出第 2 版时,应签订新的合同。不言而喻,列斯凯出版社保留有出第 2 版的优先权。

本合同一式两份,由双方签字。

卡尔·马克思博士

卡·列斯凯

1845 年 2 月 1 日于巴黎”。

——382。

173 指马克思恩格斯等关于出版一份季刊、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计划,见注 160、165。——382。

- 174 指科隆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亨·毕尔格尔斯、卡·德斯特尔、莫·赫斯于1846年6—8月提出的为出版和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籍而创办一个出版社的计划。在准备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约·魏德迈曾于1846年4月30日写信给马克思,商谈成立林堡出版社一事(见注161)。在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未能办成的情况下,这些人打算筹措资金建立一个股份制的出版社,有人建议吸收同情社会主义思想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来入股。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382、406。
- 175 1845年7—8月,马克思在同恩格斯一道去英国旅行期间,在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里研究了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384
- 176 卡·列斯凯在1846年9月19日给马克思写了回信,其中说由于普鲁士政府严格的书报检查和警察的迫害,他不能出版马克思《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1847年2月列斯凯取消了该书的出版合同(见注172)。——385
- 177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154)委托,于1846年8月15日来到巴黎以后,向工人,尤其是向正义者同盟(见注54)巴黎各支部的盟员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并且为在巴黎组织通讯委员会争取合作者,同魏特林的空想观点、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当时,在旅居巴黎的一部分德国手工业工人中,流行着魏特林的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学说。卡·格律恩在他们中间也有很大影响,格律恩利用工人集会来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恩格斯的宣传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帮助了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大多数盟员脱离这些与科学共产主义迥然不同的观点。——386
- 178 指约·魏德迈与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之间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事宜所进行的协商(见注160)。
魏德迈是一个由于政治原因被普鲁士军队开除的炮兵少尉。——386
- 179 指1846年卡·格律恩出版的小册子《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
格律恩的小册子是在正义者同盟的成员资助下在巴黎出版的。同

- 时也向德国发行。恩格斯对这本小册子的评价,见本卷第 394 页。——387。
- 180 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中有一章名为《卡贝主义》,其中说,他认识卡贝,对卡贝其人及其理论观点都不能赞赏。387。
- 181 指马克思批判路·费尔巴哈哲学观点的手稿,其写作一直持续到 1846 年下半年,但是仍然没有完成。后来,这部分手稿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 1 卷第 1 章。——388。
- 182 居住在巴黎圣安东郊区的格塞尔太太向德国流亡者出租房屋,马克思一家有一段时间也曾租住她的房子。——390。
- 183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 154)委托,于 1846 年 8 月中旬来到巴黎以后,经常给委员会写信报告自己在巴黎的活动情况,这些信都是寄到马克思处的;为了与写给马克思的私人信件相区分,恩格斯在这些信上或以“委员会”为抬头,或标明“致委员会”。从巴黎写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件中的第一封,附在 1846 年 8 月 1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391。
- 184 这里恩格斯是在报告正义者同盟(见注 54)巴黎各支部的情况。当时这些支部是由海·艾韦贝克领导的,其组成人员是当时旅居巴黎的一部分德国手工业工人,其中主要是裁缝。他们,以及制革工人和木工都各自组成单独的支部。自 40 年代初起,这些人就是威·魏特林的空想工人共产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即魏特林分子。

魏特林主义,是 19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由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对正义者同盟的建立起了突出的作用,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作用。然而,魏特林的学说旨在建立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魏特林否定革命的群众斗争、热衷于自发行动的观点很快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于 1845 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于 1846 年 5 月对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朋友们在 1846—1847 年间,与魏

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 1846 年 5 月那场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终于同魏特林彻底决裂了。——391。

- 185 《改革报》派又称改革派,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勃朗。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改革派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是 1846 年在巴黎召开的。大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制定了一份有关选举改革的草案,这个草案反映的主要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对七月王朝的要求。大会的发起人竭力阻止包括支持《工场》杂志的工人在内的激进团体参加大会和参与草案的起草。同时,他们又制造假象,声称草案获得所有反对派新闻刊物的“一致”通过。——392。

- 186 指法国七月王朝的下院中由奥·巴罗所领导的一个派别,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进行温和的选举改革。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改革,就可以防止革命的发生,维护奥尔良王朝。——394。

- 187 马克思致卡·路·贝尔奈斯的原信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引自贝尔奈斯 1846 年 8 月给马克思的回信。——395。

- 188 恩格斯所说的“裁缝共产主义”,是指魏特林主义(见 184)。当时许多裁缝是它的追随者。

卡·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1846—1847 年在巴黎德国工人中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从 1844 年起在德国传播,它反映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在一起,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德国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6—1847

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397。

- 189 阿·云格,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在科隆学习木工,40年代初到巴黎,在正义者同盟(见注54)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846年6月,他在科隆、布鲁塞尔小住之后返回巴黎,给马克思带来了一封罗·丹尼尔斯的信。在巴黎,云格与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恩格斯到巴黎后,他成为恩格斯最忠实的战友。法国警察严密监视云格来到巴黎之后的活动,并于1847年3月底,把他驱逐出境。——398。
- 190 劳动市场(labour-bazars或labour-markets),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了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它存在到1834年。在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图不用货币进行交换,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了。——399。
- 191 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399、407、420、422、428、432、457、489、507。
- 192 在1846年7月21日《总汇报》上刊登了题为《与俄国的同盟和俄国公使馆》的短讯,其中说的托尔斯泰先生是沙皇密探雅·尼·托尔斯泰,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认识的那个自由派俄国地主格·米·托尔斯泰。
恩格斯这里误写为卖掉庄园的托尔斯泰,是因为他从卡·贝尔奈斯和亨·伯恩施太因那里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后来恩格斯自己在1847年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作了订正,说“贝尔奈斯还编造过一个托尔斯泰事件”(见本卷第452页)。——400。
- 193 指1846年6月底开始的科隆市镇参议会的选举活动集会。在这种集会上,最初是科隆共产主义者对小资产阶级选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普鲁士工人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随着选举活动的开展,8月3日和4日,科隆发生了骚动,骚动遭到军队的镇压。愤怒的群众要求军队撤回军营,并要求组建一支市民自卫团。

关于这些骚动,在一次集会上当选为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卡·德斯特尔于1846年在曼海姆匿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关于8月3日和4日以及随后几天发生的科隆事件的报告》。在1846年10月开始的市镇参议会选举中,民主派势力占了上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卢·康普豪森竞选失败,在主要由小生产者组成的第三等级的选民中,他败在弗·拉沃的手下。——402。

194 这里的唯物论者即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指泰·德萨米的追随者和其他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革命代表,他们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学说中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在19世纪4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协会,其中的11个成员在1847年7月受到法国当局的审判。——403、461。

195 这里的唯灵论者指《博爱者》编辑部中深受皮·勒鲁的宗教社会主义观以及菲·毕舍和费·拉梅耐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的编辑。——403。

196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朋友们试图在鲁·雷姆佩尔和尤·迈耶尔的帮助下在威斯特伐利亚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计划(见注160)落空以后,马克思通过约·魏德迈要求把手稿从威斯特伐利亚转寄给科隆的罗·丹尼尔斯,因为科隆的共产主义者计划成立一个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著作(见注161)。——406。

197 奥·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的编辑,该杂志在1846年7月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吕宁不仅给它加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引言,而且还对正文作了许多改动;有些地方甚至用他自己的叙述来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话,最后还加了一段结束语。吕宁力求用温情主义言词来缓和党内的原则斗争,同时又不得不在注释中承认,发表《反克利盖的通告》也是该杂志的自我批评。——406。

198 恩格斯给海·皮特曼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1846年夏,激进主义记者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皮特曼为他打算出版的杂志《普罗米修斯》写了一份简介,把“布鲁塞尔人”,即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成员也包括在可能的撰稿人之列。《普罗米修斯》只在1846年底出版了一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为它撰过稿。——

406。

- 199 伦敦的呼吁书是指伦敦德意志读者协会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155)于 1846 年 9 月联名发表的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告德国无产者书。1846 年 9 月 13 日,工人教育协会经讨论通过了呼吁书的草稿,紧接着呼吁书就被印成了传单,并于 9 月 18 日刊登在《德意志伦敦报》第 77 号上,呼吁书还被译成英文,发表在 9 月 26 日的《北极星报》第 463 号上。早在 9 月 17 日,呼吁书就已传到巴黎,由正义者同盟(见注 54)的盟员负责继续散发,并且传到了恩格斯的手里。

呼吁书反对剥削者统治的国家意义上的“祖国”概念,同时强调所有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利益。然而,这种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具有“真正社会主义”倾向,看不到资产阶级运动的相对进步性并对当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407。

- 200 自由贸易派,又称曼彻斯特学派,是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 世纪 20—50 年代曼彻斯特是这一学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 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 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407。

- 201 古·尤利乌斯作为新闻记者曾参加反对派的运动;自 1846 年以来,他在普鲁士财政大臣克·罗特尔的资助下出版了《柏林阅览室》报,他在该报上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是很流行的。普鲁士政府采取的策略是企图利用反对派运动的各个派别之间的争斗来从中渔利,许多社会主义者未能看清这一点。所以,甚至卡·贝尔奈斯也给《柏林阅览室》写稿(见本卷第 459 页)。在 1848 年革命中,尤利乌斯所领导的《柏林阅览室》报采取民主派左翼的立场。——408。

- 202 指丹麦王国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政府千方百计地镇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民族运动。1848 年革命前,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德国居民中的民族运动并没有越出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范围。它

具有分离主义的性质,其目标是要在德国北部再建立一个德意志邦。1846年7月8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维护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的紧密关系。这封信引起了两公国的德国居民的抗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级会议的成员向德意志联邦议会(见注75)发出呼吁,请求帮助。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形势改变了。在德国革命事件的影响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民族运动具有了革命的解放性质。争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脱离丹麦的斗争成了德国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全国范围内民族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的支持。——408。

- 203 指1846年9月16日的《莱茵观察家》(科隆)第259号上发表的马·弗·开姆尼茨的《大海环绕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歌词。它的曲作者是管风琴师贝尔曼。——408。
- 204 迪特马申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地区,曾是自由民的一个要塞。自由民曾长期保留公社制度,反抗德国和丹麦封建主的征服。从12世纪中叶起迪特马申的居民逐渐取得独立。旧的地方贵族到13世纪事实上已经消失,在独立时期迪特马申仍是自治的农民公社的总和,这些农民公社的基础在许多地方都是旧有的农民氏族。到14世纪,迪特马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转归3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和荷尔斯泰因公爵约翰和阿道夫的军队摧毁了迪特马申居民的反抗,胜利者瓜分了这个地区。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马申一直保存到19世纪下半叶。——409。
- 205 指科隆的资产者就关于1846年8月3日和4日的科隆骚乱(见注193)的官方公告向陆军大臣冯·博伊恩、内政大臣冯·博德尔施文格和首席司法顾问鲁彭塔尔提出的抗议。——409。
- 206 指1846年夏天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策动下在柏林举行的宗教大会,大会试图消除在1817年结成联盟的新教内部路德派教会和革新派教会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然而这一尝试没有成功。——409。
- 207 归公法(*droit d'aubaine*)是流行于中世纪的法国及其他国家的一种封建习俗;依照此法,外国人在死后没有继承人时,国王就将其财产占为己有。——410。

- 208 指法国出现的许多攻击大金融巨头路特希尔德的匿名小册子,恩格斯在1846年写的《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一文中,说这种小册子大约有30种。其中一种的作者是工人若·戴恩瓦埃尔。这些小册子表明反对七月王朝的政治力量正日益增长。这里,恩格斯提到的卡·贝尔奈斯撰写的匿名小册子《路特希尔德。一个从人性立场作出的判决》,于1846年在黑里绍付印,法译本也于同年在巴黎出版。——412。
- 209 恩格斯的这封信只保存下来一个片断。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的出书计划,与出版商的关系等,与他1846年9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论的是同一个计划(见注160),由此推断这封信的日期为9月18日以后。——413。
- 210 恩格斯这封信没有写明日期,但在信的末尾提到“今晚”有一次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会议。他在1846年10月23日致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说,这次会议是在10月18日星期天举行的(见本卷第423页)。由此推断,这封信的日期是10月18日。——415。
- 211 路·费尔巴哈的原话是:“人类的恶不是在头脑里或心脏里,而是在胃里。如果胃病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就坏了,那么头脑和心脏的清晰和健康又有什么用呢。”(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5页)——419。
- 212 指1846年6月27日纽约《人民代言者报》第26号上刊登的威·魏特林1846年5月16日给海·克利盖的信的片断(摘自魏特林的私人信件)。另外,《人民代言者报》在当年6月20、27日和7月4、18日的第25、26、27和29号上刊登了海·克利盖及其支持者为答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克利盖的通告》一文而撰写的许多文章和声明,如:《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和共产主义政策》、《谦虚的答复》、《致我们的朋友们》、《德国民族改良派的呼吁书》;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154)其他成员的。——420。
- 213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应该好好教训一下海·克利盖。为此马克思曾经撰写了反克利盖的第二个通告。但是,这个文件迄今没有找到。——420。
- 214 指格·莫伊勒和斐·布劳恩于1847年1—6月出版的《巴黎时钟。文学、

- 艺术、科学、政治和社会生活杂志》。该杂志刊登了莫伊勒、布劳恩、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和海涅等人的文章。但是没有材料表明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过稿。在1846年12月关于该杂志第一期的编者序言中指出，《巴黎时钟》应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编辑出版。这也许就是决定恩格斯对其持否定态度的原因。——421。
- 215** 指1846年10月开始的日内瓦起义，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通过起义掌握了政权，这就促进了瑞士先进各州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天主教反动各州的联合——宗得崩德。——425。
- 216** 1846—1847年葡萄牙的反对国内反动政体的人民起义，被统治葡萄牙的科堡王朝的旁系在英国和西班牙干涉者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下去。——427。
- 217** 这封信没有写明日期。恩格斯曾经提到1846年10月23日，他在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写信的同时还写了一信封，这封信上布鲁塞尔加盖的邮戳是10月24日，由此推断它的日期应是10月23日。——428。
- 218**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乔·哈尼、威·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该团体中也有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在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1853年协会完全解体了。
- 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给乔·哈尼的信没有保存下来。——430、472。
- 219** 恩格斯的这封信和1846年11月2日卡·贝尔奈斯的信是一起寄给马克思的。——430。
- 220** 这封信没有写明日期，之所以确定为“11月中—12月”，一是因为信中提到了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1846年11月11日的告全体盟员书(见注222)，这封信可能是11月中旬送到巴黎的恩格斯手里的。二是因为从信

的内容来看,马克思还没有得到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马克思收到此书的时间不会早于1846年12月15日。——432。

- 221 指1846年9月30日到10月2日巴黎圣安东郊区因面包涨价而发生的工潮。工人们袭击面包铺,构筑街垒,并与军队发生了冲突。警察怀疑正义者同盟(见注54)的巴黎盟员参加了工潮。——432。
- 222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伦敦正义者同盟(见注54)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亨·鲍威尔的关系,这些人一直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保持着联系,并与乔·哈尼一起组成了伦敦通讯委员会。然而,沙佩尔、莫尔、鲍威尔等人也深受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学者”——理论家、革命知识分子持不信任态度。他们不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克利盖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为了使不同思想倾向相互调和,他们准备在1847年5月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为此于1846年11月11日发表了一个告全体盟员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未做充分准备、与敌视无产阶级的倾向彻底决裂之前就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过于仓促,应先把现有的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组织团结在一起,加强它们的国际联系,首先是加强和英国宪章派及其以哈尼(他组织了英国的通讯委员会)为首的左翼的国际联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不懈地阐述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原理,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协助同盟改组,并制定以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为基础的同盟纲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决定性影响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434。
- 223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55)1845年3月致“德国天主教”派领导人约·隆格的呼吁书,证明了协会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在这个文件里表达了一种思想,认为“净化”的、改良了的基督教是能够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
- 伦敦教育协会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呼吁书,见注199。——434。
- 224 1846年12月贝尔维尤出版社迁至康斯坦茨,当时归约·马莫和奥·施米特所有。恩格斯指的另一个出版商是谁,现已不得而知。——436。

- 225 可能指《金发种族的当前状态》。从勒文塔尔 1847 年 3 月 11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曾打算让约·吕滕的出版公司为他出版这一著作。后来恩格斯在 1851 年 12 月 1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中断这一研究之后,又开始回到对丹麦等国家的研究”。不过,他是否实现了这一计划,现已不得而知。——436。
- 226 丹麦国旗骑士团建立于 1671 年,首领是厄伦施莱格。根据骑士团的章程,其成员分三个等级:高级骑士、大十字勋章骑士和骑士。——437。
- 227 马克思这封信是对瓦·安年科夫 1846 年 11 月 1 日来信的答复。安年科夫在来信中谈到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时写道:“老实说,我认为这部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而并不是研究某一个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的结论。”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
- 虽然安年科夫不是一名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以及对与之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阐述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 1847 年 1 月 6 日给马克思写信说:“您对蒲鲁东的著作的看法精确,明晰,尤其是不逾越现实的界线,真的令我耳目一新。”
- 安年科夫在 1880 年彼得堡出版的《欧洲通报》第 15 年卷第 4 册上发表了回忆录《值得纪念的十年 1838—1848 年》,其中用俄文摘引马克思来信中的大段论述。1883 年马克思去世时,这些摘录被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和《纽约人民报》上。1912 年圣彼得堡出版的《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和他同代人的通信》中用原文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该信的英译文收入马丁·劳伦斯出版社 1934 年在伦敦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6—1895 年)》一书。——438。
- 228 马克思说可以在下一封信中谈谈细节的那封信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蒲鲁东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批判分析。——438。
- 229 这封信原来标注的年代“1845 年”是错误的。这里根据信的内容以及邮戳“巴黎 60,47 年 1 月 15 日”进行了更正。——451。
- 230 马克思于 1845 年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见注 134)。1846 年底和 1847 年初,马克思打算前往巴黎。一直到 1848 年 3 月初,即二月革命之后马

克思才真正来到巴黎。——451。

- 231 1846年初,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魏特林平均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进行斗争时,他们与莫·赫斯的关系恶化了。为了避免公开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3月劝说赫斯离开布鲁塞尔。——453。
- 232 指马克思1846年12月底至1847年4月初写的《哲学的贫困》,该书于1847年7月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马克思在书中对蒲鲁东的观点和英国空想共产主义者约·布雷的理论作了比较。布雷认为劳动产品不经货币的交换是向消灭了剥削的社会过渡的方式,见他的《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454。
- 233 “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指《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中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后来恩格斯在1847年3月中到4月中,继续写作这一章,其成果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手稿(见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根据这部手稿的结尾判断,这部著作没有写完。——455。
- 234 恩格斯于1847年初写的评卡·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文章,是一组评论《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第2篇的基础。恩格斯最初打算把它修改后补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作为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补充。最后,它只是单独发表在1847年11月21、25和28日,12月2、5和9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3—98号上。——455。
- 235 指在家乡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与市民一起消磨时光并在魏玛公国的法院就职的青年歌德。1782—1786年,歌德曾先后担任过枢密院、教育部等部门的高级行政职务。——455。
- 236 恩格斯评著名西班牙女演员洛拉·蒙泰斯的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蒙泰斯1846年中至1848年2月底居住在巴伐利亚,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宠爱,对国王的政策产生了自由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的影响。1847年2月13日,耶稣会会士阿贝尔的反动政府由于反对授予洛拉·蒙泰斯巴伐利亚公民权而下台。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恩格斯为这篇文章的出版曾经致信普鲁士的

福格勒和瑞士的贝尔维尤出版社。福格勒回信说,由于巴登大公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出版社已经搬走,因此不能出版恩格斯的文章。——458。

- 237 指普鲁士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它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讨论法律草案时有发言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的权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低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

1848年4月召开第二次联合议会,同意了一笔数额为2500万塔勒的借款。——458。

- 238 指恩格斯1847年3—4月写的《德国制宪问题》一文。恩格斯本来预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德国发表。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当时未能发表。——460。
- 239 指法国警察对巴黎的正义者同盟(见注54)成员的迫害,1847年4月8日的《柏林阅览室》第81号刊登了一则1847年4月2日发自巴黎的新闻,其中写道:“几个警察也光顾过弗·恩格斯的住处,恩格斯几近离群索居,只专注于经济和历史研究;他们自然一无所获。”——461。
- 240 指恩格斯对1847年4月11日联合(省)议会(见注237)在柏林开幕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御前演说所作的讽刺画。这幅讽刺画作为特别附刊发表在1847年5月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36号。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产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4)的机关报。——464。
- 241 马克思去伦敦是打算参加正义者同盟(见注54)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这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从同盟开除了魏特林派。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密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的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这次代表大会为建立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464。

242 莫·赫斯主编的《社会明镜》月刊是1845—1846年在埃尔伯费尔德出版的。1846年1月，该刊发表了马克思《珀歌论自杀》一文，还匿名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对《神圣家族》的批判的答复。——464。

243 恩格斯于1847年7月27日前后从巴黎到达布鲁塞尔，一直逗留到当年10月中旬。他在那里积极致力于提高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4）在旅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中间的影响，在无产阶级运动和进步民主人士的代表之间建立国际联系。——466。

244 这封信中有燕妮·马克思给海尔维格夫人的附笔。——467。

245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1847年1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阿·伯恩施太德作为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出版的。从1847年春开始，威·沃尔弗就给该报撰稿，1847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沃尔弗的帮助下也给该报撰稿。根据同伯恩施太德的特殊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自9月起成为该报的固定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产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掌握了该报编辑部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该报实际上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许多人，甚至约·魏德迈也对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有顾虑，并说伯恩施太德过去政治态度暧昧，更主要的是谣传他与德国许多政府部门有联系。而伯恩施太德在出版《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这一时期却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尽管他以前曾为普鲁士政府提供过消息，

后者却千方百计唆使比利时政府将他驱逐出境。——468。

- 246 恩格斯写这封信时马克思不在布鲁塞尔。为能搞到一些钱款,马克思于1847年9月底至10月初去了荷兰,在扎尔特博默尔他的姨夫莱·菲力浦斯家逗留了几天。——471、482。
- 247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4)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见注248)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的大多数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471、492。
- 248 世界主义民主派晚宴于1847年9月2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参加者有120人,其中有比利时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和一个俄国人。宴会作出两项决定:1. 1847年11月2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波兰革命周年纪念大会。2. 按照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218)的模式在比利时成立一个国际民主协会。恩格斯被选入组织委员会。民主协会就是根据这个倡议在1847年11月7—15日的布鲁塞尔大会上成立的。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472、483、492。
- 249 共和元年葡月1日纪念日,即1792年9月22日,这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奠基日。1793年10月24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以共和历代替基督教历。新纪元自共和国奠基日开始。——473。

- 250 恩格斯在 1847 年 9 月 27 日民主派宴会上的演讲没有保存下来。有些发言人的演讲发表在 1847 年 10 月 7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80 号上。——473。
- 251 指塞·载勒尔和卡·莱茵哈德 1845 年春在布鲁塞尔办的德国报刊通讯常务局,发布德国各报的各种消息。威·沃尔弗也在该局工作。——474、489。
- 252 指格·维尔特在 1847 年 9 月 18 日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的演讲。这次讨论自由贸易的大会于 1847 年 9 月 16—18 日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等人参加了大会,准备在会上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自由贸易的学说;并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当维尔特 9 月 18 日本着这一精神发表演说后,会议组织者于当日就结束了讨论。马克思未能在会上发言。维尔特的演讲曾被摘要刊登在当时的德文、英文和法文的报刊上。
-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经济学家会议上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会将发言整理发表在 1847 年 9 月 29 日比利时的《民主工场报》上。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一文是这篇发言的一部分内容。恩格斯当时写的《经济学家会议》和《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对会议情况作了详细报道。——475、502。
- 253 马克思和阿·伯恩施太德说定的事指 1847 年 9 月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经常撰稿问题与伯恩施太德达成的协议。1847 年的后几个月,该报实际上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476。
- 254 1847 年 9 月 29 日,德意志工人协会(见注 247)的一次讨论关税保护和自由贸易问题的会议上,为了活跃气氛,马克思和恩格斯假意开始争论。后来,恩格斯在 1891 年 1 月 29 日给海·施留特尔的信中回忆此事时说道:“有一次在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辩论显得很沉闷。于是我和马克思说好,装作开始争论,他主张自由贸易,我则主张保护关税。”——476。
- 255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该支部是 1847 年 8 月 5 日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 154)的基础上成立的。支部委员会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阿·云格和威·沃尔弗等,马克思任支部主席。——480。

- 256 韦·韦尔特海姆是萨勒河畔哈雷的奥斯特劳的庄园主。他曾经是马克思柏林的同学,燕妮的远亲,埃·冯·威斯特华伦的朋友。——481。
- 257 马克思关于建立一个股份公司出版共产主义月刊的计划没有实现。——482。
- 258 瑞士当时正处在国内战争前夕。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特权于1843年缔结了单独联盟(宗得崩德)。它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于是后者在11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后来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联邦政府的胜利和1848年宪法的通过,使瑞士由国家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484。
- 259 约·雅科比是德国激进派的代表,自1847年普鲁士召开联合议会(见注237)以来,他就批判它是人民代表制的代用品。1847年4月和6月,他游历萨克森、德国南部、瑞士,访问了科隆和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取得了联系。——484。
- 260 我们的同盟者巴登人是指巴登的反对派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代表有弗·黑克尔、古·司徒卢威等,他们在1847年9月12日于巴登大公国的奥芬堡召开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激进的政治改革纲领。——484。
- 261 拉马丁先生的新纲领指1841年10月在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公益报》上首次发表的《原则宣言》。1847年10月27日的《改革报》上匿名发表了路易·勃朗评论拉马丁的《原则宣言》的文章《拉马丁先生的纲领》。恩格斯在1847年11月13日《北极星报》第525号上发表了《拉马丁先生的宣言》,马克思在1847年12月2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03号发表了《拉马丁和共产主义》,对拉马丁的文章进行了评论。——485。
- 262 恩格斯称阿·卢格为议会的颂扬者,主要根据是卢格1847年6月11日的《告柏林联合议会反对派》一文(见卢格的《论通信》1847年曼海姆版)。

普鲁士联合议会(见注 237)于 1847 年 6 月解散。——485。

- 263 斐·弗洛孔是法国《改革报》的编辑。这里是说恩格斯积极为《改革报》撰稿。1847 年 10 月 26 日《改革报》刊登的《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是他发表在该报的第一篇文章。之后,他又自告奋勇把他为《北极星报》写的有关宪章运动的报道的综述译成法文提供给《改革报》。这些文章通常都以《宪章运动》和《宪章风潮》为题,附有编者按。恩格斯直到 1848 年 1 月还在为《改革报》撰稿。虽然恩格斯的观点与该报编辑尤其是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的观点有分歧,但他的有关宪章运动的文章在《改革报》克服民族排外性方面仍有一定作用,对该报读者法国工人和中间阶层的激进分子也产生了革命影响。——485。
- 264 恩格斯 1843 年底至 1848 年期间一直在为宪章派的《北极星报》撰稿。从 1844 年 5 月开始,他定期为该报撰写有关在欧洲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报道。——486。
- 265 指马克思为 1847 年 9 月 16--18 日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见注 252)准备的讲演。大会没有让马克思发言,马克思曾经打算把这篇演讲稿在弗洛孔的《改革报》上发表,未果。后来,经过整理后发表在 9 月 29 日的《民主工场报》上。1848 年,约·魏德迈还在《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中发表了这个演讲稿的一部分,恩格斯在发表于 1847 年 10 月 9 日《北极星报》第 520 号上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一文中援引了这个演讲稿的一些段落。——486、495。
- 266 普拉兰公爵案的起因是 1847 年 8 月普拉兰公爵夫人在家中被谋杀。她的丈夫作为嫌疑犯被逮捕归案。政治丑闻爆发后,普拉兰公爵在受审期间服毒自杀。——486。
- 267 1847 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54)伦敦中央委员会把《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分给同盟区部、支部讨论,这个草案是恩格斯起草的,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 241)上讨论后决定分发到各支部讨论。10 月中旬,当恩格斯从布鲁塞尔返回巴黎时,以教义问答形式写成的同盟纲领草案已经在巴黎支部讨论。莫·赫斯向巴黎区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他拟定的修正草案;在受到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之后赫斯的修正案被否决。但恩格斯对他自己的那个草案也不再满意,因为在起草它时,他必须考虑到参

加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受到空想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一事实。恩格斯又起草了新的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克服了这种缺陷，更为详细地阐明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纲领原则，不过仍然是以教义问答的形式写的。这一新文件后来获得巴黎支部的批准，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490。

- 268 斯·波尔恩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恩格斯说他是途经布鲁塞尔后去伦敦的。1847年10月到达布鲁塞尔，拜访了马克思，但是没有前往伦敦参加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1847年11月29日，民主协会（见注248）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17周年的集会。马克思因为已前往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而不能参加布鲁塞尔的集会，他委托波尔恩为布鲁塞尔工人协会的发言人。——490。

- 269 指卡·海因岑的《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一文（见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这篇文章是对恩格斯的论战性著作《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见1847年10月3和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的答复。1847年10月底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答复了海因岑。——490。

- 270 指宪章派领袖菲·奥康瑞尔对英国六家激进派报纸的答复（见1847年10月23日《北极星报》），因为它们对他进行了诬蔑宣传。恩格斯在《宪章派土地纲领》一文中对此事作了详细介绍。——490。

- 271 指莫·赫斯在1847年10—11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连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组文章。

赫斯在这组文章中阐述的自己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4）纲领草案的讨论的看法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都是接受的，并支持马克思领导下的布鲁塞尔工人协会（见注247）的讨论。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折中主义的方式偷运“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加以歪曲和庸俗化。——491。

- 272 指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与其丈夫的离婚案，这个案子从1846年一直拖到1854年。——492。

- 273 可能指普鲁士驻巴黎公使阿尔宁男爵拒绝给格·海尔维格的妻子恩·海尔维格前往柏林签证一事。1847年10月21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对此事进行过报道。恩·海尔维格后来只带了一份没有签证的瑞士护照就动身了。——493。
- 274 为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出版，恩格斯多次派人去找弗兰克。最后，《哲学的贫困》一书于1847年7月，由布鲁塞尔的福格勒和巴黎的弗兰克同时出版。从马克思1868年10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得知，福格勒和弗兰克只不过是代销人，所有的印刷费用都是马克思支付的。——494。
- 275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选举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4）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事。
-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
-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波兰的代表，可能还有来自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其中作为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卡·沙佩尔、亨·鲍威尔、约·莫尔等，然而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草案，他们出席大会，但不能起决定作用。伦敦区部也派出了专门的代表。布鲁塞尔区部的代表是马克思，而恩格斯则是巴黎的代表。除了马克思之外，来自比利时的还有代表吕莱希区部的维·特德斯科。
- 从新章程的署名可以推断，大会是在主席沙佩尔主持下开始的，恩格斯是秘书，负责编辑和签发大会文件。大会的重要任务是制定章程和纲领。章程在大会上最终得以通过。但是对纲领进行了详细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详细地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通过长时间的认真讨论，代表们认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正确性，委托他们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他们起草的这个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495。
- 276 关于里尔宴会和关于自由派代表《国民报》在这次宴会上的反民主立场，见恩格斯1847年11月底写的《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民主主义的胜利》一文。——496。
- 277 1847年11月29日“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218）在伦敦举行了纪念1830

年波兰起义的国际大会。马克思转达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见注 248)致“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两个组织之间建立更密切联系的呼吁书。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表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的报道和概述发表在 1847 年 12 月 3 日《德意志伦敦报》第 140 号、1847 年 12 月 4 日《北极星报》第 52 号和 1847 年 12 月 9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98 号上。恩格斯还就此事专门给《改革报》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 1847 年 12 月 5 日的《改革报》上。——497。

278 召开国际民主派大会的倡议是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 218)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见注 248)共同提出的。马克思在 1847 年 11 月底逗留伦敦期间,和宪章派领导人以及无产阶级与民主派侨民的代表谈过此事。1848 年初,他们同意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大会计划在 1848 年 8 月 25 日即比利时革命 18 周年纪念日举行。但是,由于 1848 年 2 月欧洲革命爆发,这一计划没有实现。——497。

279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 275)是决定性的会议,为贯彻自己的方针,他们在会上,不懈地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原理,最后使与会代表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正确性。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他们起草的纲领,即《共产党宣言》于 1848 年 2 月发表。——501。

280 指斯·波尔恩,他受马克思之托(见注 268)在民主协会(见注 248)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 1830 年波兰革命 17 周年的会议上发言,当时马克思正在伦敦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 275)。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沃尔弗和维尔特与波尔恩一样可能都是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代表。这次会议在 1847 年 11 月 29 日举行,波尔恩代表德国工人发言。

1847 年 12 月 2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96 号刊登了一篇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502。

281 党的事情指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54)的事情。1847 年 11 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来到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 275)。——503。

- 282 这个公开集会指 1847 年 11 月 29 日“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 218)为纪念 1830 年波兰起义而举行的伦敦国际大会(见注 277)。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503。
- 283 马克思在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 275)之后,大约于 1847 年 12 月 17 日回到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也抵达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于 1847 年年底回到巴黎后,他想会见路·勃朗督促他为《改革报》写一篇有关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评论。——505。
- 284 茹·米希勒在 1843 年由于其反教会的学术信仰而被解除教职。一直到 1848 年二月革命之后,他在巴黎大学教授历史的权利才得以恢复。——507。
- 285 指普鲁士的联合委员会,它是一个等级谏议机关,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509。
- 286 阿·伯恩施太德的文章指 1848 年 1 月 19 日《改革报》上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简讯报道了马克思在 1 月 9 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见注 248)的会议上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在这篇报道里伯恩施太德把应当写明马克思的地方换成了“有人”,所以恩格斯在下面说“报道里把你的名字弄错了”。——510。
- 287 论宪章派的几篇文章,指恩格斯在 1848 年 1 月 10 和 19 日《改革报》上发表的、标题为《宪章运动》的两篇通讯。他在通讯中转述了《北极星报》发表的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 218)的请愿书和关于宪章派群众大会的报道。——510。
- 288 指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演说于 1848 年 1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见注 248)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发表。这个演说是在马克思为自由贸易大会(见注 252)准备的发言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的资料、事实和观点而成的。

马克思的演说由协会出资用法文和佛兰德文发表。1848 年 1 月 16 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对会议作了报道。1 月 19 日《改革报》上也发表了一篇有关马克思的演说的报道(见注 286),马克思的演说还按照大会通过的决议于 1848 年 2 月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

版。同年由约·魏德迈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的附录刊印,从此以后,就作为该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本于1885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1889年在波士顿出版了美国的单行本,正文前面刊有恩格斯的序言,这篇序言早先在1888年7月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用德文单独刊载于《新时代》杂志。——511。

- 289 1835年10月13日左右马克思离开特里尔去波恩,他想在那里上波恩大学法律系。10月15日他在该大学注册。

这是马克思离家三个多星期后,他父亲给他写的第一封信。但是在波恩大学期间(1835年10月—1836年8月)马克思给父亲的回信,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大学时代惟一的也是最早的一封家信是他1837年11月10—11日的一封信(见本卷第5—17页)。——515。

- 290 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时故意没有到教员勒尔斯那里去向他告别,因为勒尔斯以反动观点著称,并负有监视校内师生的使命。1835年11月17日,勒尔斯被任命为特里尔中学第二校长。——518。

- 291 可能指马克思的诗作《愿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90页)。这首诗收在索·马克思编成的她弟弟在1835年和1836年间创作的诗歌集中。——519。

- 292 参加小型聚会指马克思在波恩加入青年诗人小组的聚会。该小组的创始人之一特里尔中学毕业生约·米·比尔曼因创作革命歌曲而被起诉。这个有艾·盖伯尔和卡·格律恩参加的小组同格丁根诗人小组有联系。格丁根诗人小组的主要成员有泰·克赖策纳赫、莫·卡利埃尔和卡·路·贝尔奈斯。两个小组曾打算共同出版缪斯文艺作品选。——522。

- 293 在这封信上有一些后来加上去的,大部分无法辨认的记号,它们大概是马克思加的。——526。

- 294 可能指马克思在波恩学习期间的一次决斗。根据一些资料表明,这次决斗是1836年8月在波恩进行的。与此同时,马克思因为携带违禁武器而于1836年3月在科隆受到法律调查。——527。

- 295 这几行字是亨·马克思单独写在一张纸上的,连同上面他同意马克思出

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一起寄给了儿子。——529。

296 指 1832 年伊尔施教区的居民控告亨·马克思说他作为律师似乎超越了自己的权限。经各级法院对案情进行审查之后,柏林上诉法院于 1837 年 9 月 23 日对该案作出了有利于亨·马克思的裁决。司法枢密顾问莱茵哈德维护亨·马克思的利益,而司法顾问赞特代表对方辩护。——531、557。

297 亨·马克思选择一家商行,通过它寄钱给儿子。——531。

298 亨·马克思得知马克思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特里尔举行订婚礼后,嘱咐儿子应承担的义务,马克思是在 1836 年秋假期间回到特里尔与燕妮订婚的。亨·马克思同意了他们的订婚,然而这桩婚事在 1837 年 3 月以前一直是瞒着燕妮的父母的。——532。

299 马克思当时喜好写诗,他曾把自己的诗作结集成册,其中三本诗集《爱之书》第 1、2 部和《歌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467—684 页)是献给未婚妻燕妮的。

从来信看这三本诗册显然是马克思通过索·马克思交给燕妮的。——537。

300 马克思在 1837 年 2 月写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向燕妮书面求婚的意图,但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543。

301 滑铁卢会战是拿破仑第一同第七次反法同盟联军进行的最后一次会战。1815 年 6 月 16 日拿破仑在利尼会战(比利时)中击败由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并企图把普军同威灵顿率领的英荷军队分割开,各个击溃。但是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中,当法军攻击威灵顿的军队并企图包围其翼侧的时候,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巧妙地摆脱了追击,突然出现在法军的左翼,与在滑铁卢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普军的到来使本已胜利在望的法国军队终于失败。6 月 22 日拿破仑第一决定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告终。

贝拉利昂斯是离滑铁卢四公里远的一座村庄。滑铁卢会战期间在该村庄发生过大会战。——544。

302 亨·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写给妻子和儿子的。信中给罕·马克思的附笔,本卷未收入。看来,这封信是先寄到在特里尔的罕·马克思处,再从那

- 里寄给在柏林的马克思的。——546。
- 303 可能是亨·马克思对马克思打算出版一份戏剧评论杂志所抱的希望。——549。
- 304 这里套用了阿基米德的一句话：“不要碰我的图样！”这是阿基米德对一个人侵叙拉古(公元前 212 年)的罗马士兵所说的话。——567。
- 305 可能指马克思作出的复活节假日不回特里尔的决定。——570。
- 306 亨·马克思写给儿子的最后这两行字是附在罕·马克思 1838 年 2 月 15--16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的。1838 年 5 月 10 日亨·马克思身患重病逝世。——574。
- 307 古老的宗教小巢指特里尔,几百年来它一直是天主教大主教的居住地,天主教教士在该地一直起着重要作用。——576。
- 308 燕·冯·威斯特华伦大约从 1838 年 6 月 18 日起与她的同父异母哥哥卡·汉·维·冯·威斯特华伦在当时的下阿尔萨斯的疗养城尼德布龙休养。此信的结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576。
- 309 马克思的弟弟爱·马克思于 1837 年 12 月 14 日亡故。——578。
- 310 这里提到的关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一书已出版的消息和他的三篇短文,发表在 1841 年 8 月 1 日《总汇报》第 213 号的附刊上。——590。
- 311 《魔弹射手》是德国作曲家卡·马·韦伯的歌剧,该剧的词作者是弗·金德。——591。
- 312 指《德法年鉴》。当时马克思和阿·卢格正在制定《德法年鉴》杂志的出版计划。经过商谈,杂志的出版地点选定为巴黎。——598。
- 313 这封信是燕妮·马克思于 1844 年 6 月中旬带着当年 5 月 1 日出生的女儿燕妮从巴黎回特里尔探望母亲卡·冯·威斯特华伦以后写的。燕妮在特里尔住到 1844 年 9 月才返回巴黎。——601。
- 314 1843 年底,燕妮·马克思的母亲卡·冯·威斯特华伦从她丈夫路·冯·威斯特华伦死后居住的地方克罗伊茨纳赫又回到了特里尔。她可能在特里尔税务稽查员韦滕多尔弗家里住了一些时候。——602。

- 315 在德国 1844 年 6 月 4—6 日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直接影响之下,布雷斯劳发生了骚动。——603。
- 316 指马克思批判布·鲍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写作计划。他和恩格斯一起实现了这个计划:写出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604。
- 317 这封信只保存下来这个片断。它曾经以《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为题匿名发表在 1844 年 8 月 10 日《前进报》第 64 号。马克思在 1844 年 8 月 11 日给路·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转载的这个片断是他妻子的信的摘录(见本卷第 76--77 页)。亨·路·切希 1844 年 7 月 26 日谋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发表这个片断的原因。——607。
- 318 指特里尔为准备传统的宗教节日而忙碌的气氛。这个节日是祭祀保存在特里尔教堂的所谓特里尔“圣长衫”(据说是从受刑的基督身上脱下的法衣)。祭祀“圣长衫”也吸引来德国其他城市的朝圣者。这个宗教节日是在长期中断之后,从 1844 年 8 月 18 日起又重新恢复的。——611。
- 319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格·荣克和马克思在科隆的其他朋友负责为马克思推销一定册数的《德法年鉴》,售出后的款项将作为他撰稿和做编辑工作的报酬。但是,所寄的一部分杂志在从瑞士启运时,在船上被巴登当局没收。1844 年 7 月 31 日,荣克通知马克思说,他给马克思寄去 800 法郎,以赔偿没收的杂志。——611。
- 320 指克拉科夫起义。1846 年 2 月,波兰爱国者为实现波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准备举行起义。由于小贵族的叛卖行为以及普鲁士当局逮捕了起义的领导者,全国性普遍起义未能发生。只在自 1815 年起一直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获得了胜利并且建立了民族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 1846 年 3 月初被镇压。1846 年 11 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620。

人名索引

A

- 阿贝尔,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Hébert, Michel-Pierre-Alexis 1799—1887)——法国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奥尔良党人,议会议员(1834—1848);1841年起是皇家法庭的首席检察官,曾任司法大臣(1847—1848年2月),1849年为立法议会议员。——461。
- 阿德隆,约翰·克里斯托夫(Adelung, Johann Christoph 1732—1806)——德国语言学家,写有德语词源学和德语语法等多部著作。——397。
- 阿恩特,恩斯特·莫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德国统一的先驱;1815年后受到封建反动势力的迫害,1820年被免去波恩大学史学教授职务,1840年恢复原职;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278。
- 阿尔米纽斯(Arminius 公元前17—公元21)——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领袖,曾领导日耳曼部落反对罗马人的斗争,并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林山中击败了罗马人。——397。
- 阿尔宁,蓓蒂娜·冯(Arnim, Bettina von 1785—1859)——德国浪漫派女作家;曾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歌德的崇拜者。——121。
- 阿拉戈,多米尼克·弗朗索瓦(Arago, Dominique-François 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资产阶级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为共和主义者;《改革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72。
-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171。
- 阿伦茨(阿伦斯),亨利希(Arends [Ahrens], Heinrich)——德国工人,魏特林主

- 义者,巴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1843年初移居美国。——395。
- 阿蒙,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冯(Ammo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1766—1850)——德国新教神学家。——53。
- 埃伯莱因(Eberlein)——德国不来梅的洛伊波尔德商行职员。——84、254、257。
- 埃伯特,卡尔·埃贡(Ebert, Karl Egon 1801—1882)——奥地利浪漫派诗人。——136。
- 埃德加 见鲍威尔,埃德加。
- 埃德加——见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冯。
- 埃尔德曼·约翰·爱德华(Erdmann, Johann Eduard 1805—1892)——德国哲学家,哈雷大学教授,右派黑格尔分子。——277。
- 埃利亚斯,威廉(Elias, Wilhelm)——德国作家,虔诚主义者。——237。
- 埃塞尔, J. P. (Esser, J. P.)——普鲁士法官,柏林的莱茵上诉法院总枢密顾问;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1848),后为第二议院议员(1849),属于左派;亨利希·马克思的熟人。——530。
- 埃塞朗,普罗斯佩·约瑟夫·安东(Esselens, Prosper-Joseph-Antoine 1817—1878)——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列日的《人民报》所有者和编辑;1849年夏天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7年监禁。——508。
-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 公元前525—45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170、171。
- 爱德华——见马克思,爱德华。
- 爱德华七世——见爱德华(阿伯特·爱德华)。
- 爱德华(阿伯特·爱德华)(Edward[Albert Edward]1841—1910)——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儿子,威尔士亲王,1901年起为英国国王,称爱德华七世。——292。
- 艾勒特,鲁勒曼·弗里德里希(Eylert, Rulemann Friedrich 1770—1852)——普鲁士主教,国务会议成员,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心腹。——233。
-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1—1846年在巴黎领导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在巴黎建立的德国人协会书记和《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50年代是语言教师和图书管理员。——74、319、323、337、386—390、

- 391—392, 396—398, 402, 407—408, 410, 420, 424, 432—433, 457, 461, 463, 466, 487, 488。
- 艾维希, 约翰·雅科布(Ewich, Johann Jakob 1788—1863)——德国教育家, 巴门市立学校的创办人之一。——201。
- 艾希霍恩(Eichhorn)——德国柏林的莱茵上诉法院司法总枢密顾问和总检察长, 亨利希·马克思的熟人。——536, 540。
- 艾希霍恩, 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政治家, 曾在施泰因和哈登堡内阁担任多种职务, 积极参与关税同盟的建立, 1840—1848年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 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25。
- 艾泽曼(Eisermann)——德国细木工, 19世纪40年代是巴黎正义者同盟盟员, 卡·格律恩的拥护者。——397, 399, 410, 421, 422—423, 427, 432, 461。
- 安贝尔, 雅克(Imbert, Jacques 1793—1851)——法国新闻工作者, 社会主义者, 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40年代流亡比利时,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 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472, 473, 476, 479。
- 安德烈, 费利西泰(André, Félicité)——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在巴黎的熟人。——507。
- 安凡丹, 巴泰尔米·普罗斯佩(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er 人称安凡丹老爹 Pere Enfantin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的门徒, 同巴扎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 自40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392。
- 安年科夫,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Анненков, 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12—1887)——俄国自由派地主、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 在国外旅行期间在布鲁塞爾同马克思相识。——364, 401, 438, 503—504。
- 安瑟伦(坎特伯雷的)(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中世纪神学家, 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 1093年起为坎特伯雷大主教。——29。
- 奥本海姆, 达哥贝尔特(Oppenheim, Dagobert 1809—1889)——德国政论家, 早年为见习法官, 后为科隆的银行家; 《莱茵报》理事之一, 在此期间, 赞同青年黑格尔派, 后脱离政治活动。——34。
- 奥伯迈耶尔(Obermeyer)——德国埃尔伯费尔德一家饭店女老板, 1845年共产主义者经常在她的饭店开会。——345。
- 奥迪男爵, 亚历克西斯·吉约姆(Hody, Alexis-Guillaume, baron 1807—

- 1880)——19世纪40年代任布鲁塞尔治安警察局局长。——356、357。
- 奥康瑞尔,菲格斯·爱德华(O'Connor, Feargus Edward 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创办人和出版者;1848年后为宪章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490、497。
- 奥内曼斯,恩格尔伯特(Ohnemans, Engelbert 生于1819年左右)——德国手工业者,40年代侨居布鲁塞尔,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480。
- 奥特贝格, W. (Otterberg, W.)——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471。
- 奥托一世(Otto I [Otho] 1815—1867)——巴伐利亚亲王,希腊国王(1832—1862)。——222。
-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Ovid] Naso 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公元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12。
- 奥西(Osy)——比利时贵族,19世纪40年代从事粮食投机。——468。

B

- 巴巴鲁,沙尔·让(Barbaroux, Charles-Jean 1767—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党人。——394。
- 巴尔,海尔曼(Ball, Hermann 1804—1860)——德国维尔夫拉特的新教牧师,后为埃尔伯费尔德的新教牧师。——144。
- 巴赫曼,卡尔·弗里德里希(Bachmann, Karl Friedrich 1785—1855)——德国哲学家,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19。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323、337、410、463、493。
-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ón 1791—

- 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496。
- 巴姆比,约翰·古德温(Barmby, John Goodwyn 1820—1881)——英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宪章运动的参加者(1839—1841),1840年为《普罗米修斯》杂志的出版者,欧文的信徒;1841年创立中央共产主义宣传协会;后为牧师和马志尼的拥护者。——315。
- 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1836—1846);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426。
- 巴泰尔斯,阿道夫(Bartels, Adolphe 1802—1862)——比利时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4—1846年为《社会辩论报》的编辑。——472,475,479。
- 巴泰尔斯,茹尔(Bartels, Jules 1815—1855)——比利时律师,民主主义者;阿道夫·巴泰尔斯的弟弟。——475。
- 巴泽(Base)——612。
- 白恩士,玛丽(Burns, Mary 1823—1863)——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363,506。
- 白尔尼,卡尔·路德维希(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写有向德国人介绍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134,177—178,185,198,200,201,207—208,213,218,222,223,225,364。
- 拜尔,卡尔(Bayer, Karl 1806—188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22。
- 拜伦,乔治(Byron, George 1788—1824)——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179,235,240。
- 保尔,约翰(Pol, Johann 1807—1838)——德国黑德费尔德(伍珀河谷附近)的新教牧师,著有宗教诗集。——128。
- 保罗斯,亨利希·埃伯哈德·哥特洛布(Paulus, 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1761—1851)——德国新教神学教授,神学上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68。
- 鲍威尔,埃德加(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的朋友;1842年为《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年转到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鲍威尔的弟

- 弟。——52、320、338、351。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在柏林大学、1839年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教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15、22、24、25、28、32、43、52、54、75、76、320、324、325、338、351、458、590、604。
- 贝德克尔,尤利乌斯·泰奥多尔(Baedeker, Julius Theodor 1814—1880)——德国埃尔伯费尔德的出版商和书商,1845—1846年出版《社会明镜》杂志。——322、344、347、348。
- 贝多芬,路德维希·范(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德国作曲家。——231、281。
- 贝尔曼,格奥尔格·尼古劳斯(Bärmann, Georg Nicolaus 1785—1850)——德国作家。——238。
-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世收为义子,成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1813年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1818—1844)。——51。
- 贝尔奈斯,卡尔·路德维希——见贝尔奈斯,拉撒路·斐迪南·策莱斯廷。
- 贝尔奈斯,拉撒路·斐迪南·策莱斯廷(Bernays, Lazarus Ferdinand Coelestin 人称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Karl Ludwig Bernays 1815—1879)——德国激进派政论家,40年代初是巴黎正义者同盟盟员;1844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1848年春成为巴黎的德意志民主协会会员;1848—1849年革命后侨居美国。——71、320、337、347、356、368、371—372、386—387、389—390、395—398、405—406、411—412、430—431、433、451—453、459—461、464、466、486、511。
- 伯格曼,约·H. (Bergmann, Joh. H.)——德国不来梅的糖业经纪人。——232。

- 贝根罗特,古斯塔夫·阿道夫(Bergengroth, Gustav Adolph 1813—1869)——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国外。——344。
- 贝克尔,奥古斯特(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论家,瑞士正义者同盟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初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395。
- 贝克尔,尼古劳斯(Becker, Nicolaus 1809—1845)——德国诗人,《德国的莱茵河》一诗的作者。——265, 278。
- 贝朗瑞,皮埃尔·让·德(Béranger, Pierre-Jean de 1780—1857)——法国诗人;以写政治讽刺诗而著称,在诗歌中抨击封建反动势力、教权主义和现存社会制度。——393。
- 倍克,卡尔·伊西多尔(Beck, Karl Isidor 1817—1879)——奥地利诗人;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22, 135, 178, 179, 197, 200—202, 208, 227。
- 蓓蒂娜——见阿尔宁,蓓蒂娜·冯。
- 本生,卡尔(Bunsen, Carl 生于1821年)——德国波恩大学法律系学生(1841—1842),后为外交官;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本生的儿子。——306。
- 比德曼,弗里德里希·卡尔(Biedermann, Friedrich Karl 1812—1901)——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初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60年代起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德意志总汇报》编辑(1863—1879)。——404。
- 彼特拉克,弗兰契斯科(Petrarca, Francesco 1304—1374)——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171。
- 毕尔格尔斯,约翰·亨利希(Bürgers, 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1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6年徒刑;后为民族自由党人;60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326, 332, 347, 351, 382, 408, 456, 478, 616。
- 毕洛夫-库梅洛瓦,恩斯特·哥特弗里德·格奥尔格·冯(Bülow-Cummerow, Ernst Gottfried Georg von 1775—1851)——普鲁士作家和政治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言人。——26。

- 毕舍, 菲利浦·约瑟夫·本杰明 (Buche, 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21年起为圣西门的学生, 七月革命后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 国民议会议长 (1848)。——393。
- 边沁, 耶利米 (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 主张效用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328—329, 350。
- 宾德尔, 罗伯特 (Binder, Robert)——德国莱比锡的出版商。——298。
- 波尔恩, 斯蒂凡 (Born, Stephan 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 1824—1898)——德国排字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新莱茵报》通讯员 (1848年6—8月);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工人兄弟会组织者和领袖; 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革命后脱离工人运动。——490、502、506。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51、55、462。
- 波佩 (Poppey)——马克思一家在特里尔的熟人。——605。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年8月流亡英国, 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437、462、484、486、489、494—497、498、505、507、509—511。
- 伯恩哈德 (Bernhard)——恩格斯在巴门的朋友或亲戚。——283。
- 伯恩卡斯特 (Berncastel)——德国特里尔的医生。——527。
- 伯恩施太德, 阿达尔伯特 (Bornstedt, 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7—1848), 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 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被开除出同盟 (1848年3月); 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 曾与警察局有联系。——467—468、471—480、489、497、506、508—509。
- 伯恩施太因, 亨利希 (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德国政治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2年起住在巴黎, 1844年是《前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德国军团领导人之一 (1848); 1849年流亡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50年代为美国报纸《西方公报》的出版者; 阿尔诺德·伯恩哈德·卡尔·伯

- 恩施太因的哥哥。——324、325、332、333、354、389、431、451—452、460、462、486。
- 伯里克利(Perikles [Pericles] 公元前 495 左右—429)——雅典国务活动家,战略家(公元前 444—429);曾促进奴隶主民主制的巩固。——222。
- 伯麦,雅科布(Böhme, Jakob 1575—1624)——德国哲学家,鞋匠,自学成才,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代表,曾阐述一系列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多次被新教路德宗判为异端,禁其写作。——96。
- 博伊尔曼,爱德华(Beurmann, Eduard 1804—1883)——德国作家,曾参加青年德意志,奥地利政府的密探。——134、136、198、206。
- 布茨,古斯塔夫(Butz, Gustav)——德国哈根的出版商。——335。
- 布尔,路德维希·亨利希·弗兰茨(Buhl, Ludwig Heinrich Franz 1814—1882)——德国作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博士俱乐部”和“自由人”小组成员,《莱茵报》(1842)及其他许多报刊的撰稿人;《爱国者》杂志的出版者。——328。
- 布莱克,弗里德里希(Bleek, Friedrich 1793—1859)——德国新教神学家,先后任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教授。——277。
- 布赖尔,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Breyer, Friedrich Albert 1812—1876)——德国自由派,40年代布鲁塞尔的医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465、615。
- 布兰克,弗里茨(Blank, Fritz)——卡尔·埃米尔·布兰克的兄弟。——364。
- 布兰克,弗里德里希(Blank, Friedrich 生于 1846 年)——玛丽亚和卡尔·埃米尔·布兰克的儿子。——361、363。
- 布兰克,卡尔·埃米尔(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40—50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1845年起是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319、339、357、361、363、377。
- 布兰克,玛丽亚——见恩格斯,玛丽亚。
- 布兰克,威廉(Blank, Wilhelm 1821—1892)——恩格斯的同乡,后为商人。——99、128、139、144、174、180、212、260、280、287、322。
- 布兰特,塞巴斯蒂安(Brant, Sebastian 1458—1521)——德国人文主义者,作家。——55。
-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454。

- 布雷默, 弗雷德里卡(Bremer, Fredrika 1801--1865)——瑞典女作家, 瑞典家庭小说派的创始人。——437。
- 布雷特, 威廉·奥古斯特(Bredt, Wilhelm August 1817—1895)——德国巴门市市长(1855—1857和1857—1879), 恩格斯的熟人。——308。
- 布林克迈尔, 爱德华(Brinckmeier, Eduard 1811—1897)——德国作家, 《午夜报》的编辑(1835年起)。——238。
- 布鲁士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士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 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125。
- 布伦奇里, 约翰·卡斯帕尔(Blunts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瑞士法学家和政治家; 对革命运动参加者实行警察迫害的策划者之一; 1843年为苏黎世州政府设立的瑞士境内德国共产主义流亡者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于1843年公布的工作报告的起草人。——71、313。
- 布罗克豪斯, 亨利希(Brockhaus, Heinrich 1804—1874)——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 先是莱比锡一家大图书出版发行公司的共同所有者(1823年起), 后为所有者(1850年起)。——406。
- 布吕格曼, 泰奥多尔(Brüggenmann, Theodor 1796—1866)——普鲁士王国专员, 特里尔中学考试委员会成员。——518。

C

- 采德利茨, 约瑟夫·克里斯蒂安·冯(Zedlitz, Joseph Christian von 1790—1862)——奥地利诗人, 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梅特涅的拥护者。——136。
- 策普夫尔, 亨利希(Zöpfl, Heinrich 1807—1877)——德国法学家, 国家学家。——58。
- 岑德尔, 汉斯·乌尔里希(Zehnder, Hans Ulrich 1798—1877)——瑞士医生和政治家; 1843年为苏黎世州政府设立的瑞士境内德国共产主义流亡者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313。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 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234。
- 楚劳夫, 亨利希(Zulauff, Heinrich 生于1810年)——德国埃尔伯费尔德的店员, 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 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美国, 后失踪。——456。

D

- 达尔维耶拉伯爵——见科布莱,路易,达尔维耶拉伯爵。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 1799—1807 和 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51。
- 丹代肯米勒(Dandekenmüller)——威斯特华伦一家在诺伊斯的熟人。——595。
-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394。
- 丹尼尔斯,罗兰特(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之一,1850年起为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一批尝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80, 406, 456, 616。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297, 298。
- 道布,卡尔(Daub, Karl 1765—1836)——德国新教的思辨派神学家。——224, 229—230。
-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 Louis-François-Eugène 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384。
- 德克希姆(Derkhiem)——德国不来梅的洛伊波尔德商行职员。——246, 248, 255。
- 德莱塞尔,加布里埃尔·阿布拉罕·玛格丽特(Delessert, Gabriel-Abraham-Marguerite 1786—1858)——法国贵族,巴黎警察局长(1836—1848)。——432, 433, 434。
- 德林,卡尔·奥古斯特(Döring, Karl August 1783—1844)——德国埃尔伯费尔德的新教教士,宗教诗的作者。——144。
- 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克莱门斯·奥古斯特(Droste-Vischering, 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1773—1845)——德国科隆大主教(1835年起)。——31。
-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安奈特·伊丽莎白·冯(Droste-Hülshoff, Annette Elis-

- abeth von 1797—1848)——德国女作家和诗人。——235,240。
- 德穆兰,吕西·西姆普利斯·卡米耶·贝努瓦(Desmoulins, Lucie-Simplice Camille-Benoist 1760—1794)——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412。
- 德萨米,泰奥多尔(Dézamy, Théodore 1803—1850)——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代表人物。——64。
-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Ester [d' Es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3—1859)——德国医生,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曾在科隆的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普鲁士制宪议会和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重要作用并支持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后来流亡瑞士。——322,336,408。
- 狄茨,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Diez, Christian Friedrich 1794—1876)——德国语言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罗曼语语法的作者。——253。
- 迪尔霍尔特(Dürholt)——德国下巴门的维滕施泰因商行办事员。——144。
- 迪斯特,奥托·卡尔·埃里希·亨利希(Diest, Otto Carl Erich Heinrich)——德国波恩大学法律系学生(1841—1842)。——306。
- 蒂博,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Thibaut, Anton Friedrich Justus 1772—1840)——德国法学家、民法专家、历史学家和罗马法评论家。——7。
- 蒂克,约翰·路德维希(Tieck Johann Ludwig 1773—1853)——德国作家、文学家和翻译家,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曾整理编写德国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民间童话。——121,134。
- 蒂勒,约翰·尼古劳斯(Tiele, Johann Nikolaus 1804—1856)——德国巴门的新教教士,虔诚主义者。——213。
- 蒂默(Thieme)——德国哈根的出版商。——335。
- 第欧根尼(锡诺帕的)(Diogenes of Sinope 约公元前412—323)——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派;他放荡不羁,流传下许多轶事和传说,传说他住在大木桶里,白日打着灯笼找诚实的人等。——222。
- 丁盖尔施泰特男爵,弗兰茨(Dingelstedt, Franz Freiherr von 1814—1881)——德国诗人和作家;起初是自由党人,40年代为保皇党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

- 政治诗歌作品的代表人物;斯图加特宫廷剧作家(1846—1851)。——136。
- 杜邦·德奈穆尔,皮埃尔·赛米尔(Dupont de Nemours, Pierre-Samuel 1739—1817)——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重农学派,魁奈的弟子。——384。
- 杜勒,爱德华(Duller, Eduard 1809—1853)——德国作家,浪漫主义者,著有一些历史短篇小说。——124、136。
- 杜蒙,皮埃尔·西尔万(Dumon, Pierre-Sylvain 1797—1870)——法国自由派律师和国务活动家,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43—1847)和财政大臣(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388。
- 杜沙特尔伯爵,沙尔·玛丽·汤讷吉(Duchâtel, Charles-Marie-Tanneguy, comte 1803—1867)——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34—1836)和内务大臣(1839—1840, 1840—1848年2月)。——433、508。
- 敦策(Duntze)——德国不来梅市市长(1839)。——140。
- 多尔蒂,休(Doherty, Hugh)——爱尔兰语文学家和哲学家,傅立叶派的周刊《伦敦法朗吉》(1841—1843)的出版者,《和平民主日报》编辑(1846)。——389。
- 多纳,菲利浦·克里斯蒂安·威廉(Donner, Philipp Christian Wilhelm 1799—1887)——德国法兰克福的多纳商行成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531。

E

- 厄伦施莱格,亚当·哥特洛布(Oehlenschläger, Adam Gottlob 1779—1850)——丹麦作家,丹麦民主浪漫主义的代表。——437。
- 恩格尔克(Engelke)——德国不来梅的邮递员。——96。
- 恩格尔曼,威廉(Engelmann, Wilhelm 1808—1878)——1811年在德国莱比锡创办的恩格尔曼图书出版社的老板。——237、239。
- 恩格斯,阿德琳(Engels, Adeline 1827—1901)——恩格斯的堂妹,卡斯帕尔·恩格斯的女儿。——83。
- 恩格斯,埃米尔(Engels, Emil 1828—1884)——恩格斯的弟弟,恩格尔斯基兴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164—167、285、288、362—363。
- 恩格斯,埃米莉(Engels, Emilie 1825—1906)——恩格斯的堂妹,卡斯帕尔·恩格斯的女儿。——83。
- 恩格斯,爱利莎(Engels, Elise 1834—1912)——恩格斯的小妹妹,在她的姐姐安娜死后,成为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的第二个妻子。——285、288、362。

- 恩格斯,安娜(Engels, Anna 1825—1853)——恩格斯的妹妹,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的第一个妻子。——91、104、141、165、166、264、284、288、362。
- 恩格斯,奥古斯特(Engels, August 1797—1874)——恩格斯的叔父,巴门的卡斯帕尔·恩格斯父子公司的股东。——288。
- 恩格斯,奥古斯特(Engels, August 1824—1855)——恩格斯的堂弟,奥古斯特·恩格斯的儿子。——104、168、169、283。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96、109、343、346、351、363、377。
- 恩格斯,海德维希(Engels, Hedwig 1830—1904)——恩格斯的妹妹,弗里德里希·威廉·博林的妻子。——164—167、285、288、352、362。
- 恩格斯,海尔曼(Engels, Hermann 1822—1905)——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恩格尔斯基兴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91、104、113、130—131、168—169、232、283、285、288、303、322、362—363。
- 恩格斯,卡尔(Engels, Karl 1817—1840)——恩格斯的堂兄,卡斯帕尔·恩格斯的儿子。——84、108。
- 恩格斯,卡斯帕尔(Engels, Caspar 1792—1863)——恩格斯的伯父,1849年起为巴门的卡斯帕尔·恩格斯父子公司的惟一所有人。——84。
- 恩格斯,鲁道夫(Engels, Rudolf 1831—1903)——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恩格尔斯基兴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104、164、166—167、285、288、352、362。
- 恩格斯,玛丽亚(Engels, Marie 1824—1901)——恩格斯的妹妹,1845年起为卡尔·埃米尔·布兰克的妻子。——83—86、90、91、103—113、131、140、141、163—168、175、203、240—260、263—275、279—296、299、301、303—309、319、356、358、361、362。
- 恩格斯,伊达(Engels, Ida 1822—1884)——恩格斯的堂妹,奥古斯特·恩格斯的女儿,阿尔伯特·莫利内乌斯的妻子。——243、252、259、288、300。
- 恩格斯,伊丽莎白(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毛里齐亚(Engels, Elisabeth [Elise] Franziska Mauritia 父姓范·哈尔 van Haar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81、82、109、361、362。
- 恩格斯,尤利娅(Engels, Julie 1821—1875)——恩格斯的堂妹,卡斯帕尔·恩格斯的女儿。——108、288。
- 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 1771—1851)——汉诺威国王(1837—

1851)。——88、196、234。

F

法特克,威廉(Vatke, Wilhelm 1806—1882)——德国新教神学家,黑格尔派,柏林大学教授。——22、30。

法伊斯特科恩, G. W. (Feistkorn, G. W.)——德国画家,恩格斯在不来梅的熟人。——87、103、109、266。

菲克斯,泰奥多尔(Fix, Théodore 1800—1846)——瑞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曾为《经济学家杂志》及许多定期刊物撰稿。——404。

菲力皮,弗里德里希·阿道夫(Philippi, Friedrich Adolph 1809—1882)——德国新教神学家和作家。——214。

菲力浦——见日果,菲力浦·沙尔。

菲利浦斯,莱昂(Philips, Lion 1794—1866)——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姨父。——482。

菲利浦斯,雅克(Philips, Jacques)——马克思的表弟,荷兰鹿特丹的律师。——502。

斐迪南七世——见费南多七世。

费尔巴哈,安塞尔姆(F Feuerbach, Anselm 1775—1833)——德国法学家,刑法专家,路·费尔巴哈的父亲。——13。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22、27、53、67、71、73、297、325、329、330、343、344、387、405、415、418—419。

费尔德曼,古斯塔夫(Feldmann, Gustav 生于1820年)——恩格斯的同乡,律师,后为萨尔布吕肯市参议会议长。——96。

费南多七世(斐迪南七世)(Fernando VII [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234。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217、222、488。

费希特,伊曼努尔·海因里希·冯(Fichte, Immanuel Hermann von 1796—187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的儿

- 子。——30。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8。
- 福格勒(Vogler 死于1847年)——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的妻子。——380。
- 福格勒,卡尔·格奥尔格(Vogler, Carl Georg 生于1820年左右)——布鲁塞尔的德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370、371、379—380、420、460、463。
- 福禄培尔,尤利乌斯(Fröbel [Froe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3年底—1844年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回到欧洲,为奥地利政府撰写时评。——70、338、382、413。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26、74、338。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122、136、144、201、240、277、614。
- 弗莱舍,卡尔·莫里茨(Fleischer, Karl Moritz 1809—1876)——德国政论家,《莱茵报》的撰稿人。——53。
- 弗兰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2—1806),称弗兰茨二世。——234。
- 弗兰克, A. (Frank, A.)——19世纪40—60年代上半期巴黎的出版商,1847年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325、494—496、501。
- 弗兰克·冯·施泰因纳赫——见胡布·伊格纳茨。
- 弗兰克尔,路德维希·奥古斯特(Frankl, Ludwig August 1810—1894)——奥地利浪漫主义诗人。——136。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39。
- 弗里德里希-卡尔-亚历山大(Friedrich Karl Alexander 1801—1883)——普鲁士亲王。——551。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 (1797—1840)。——60, 206, 233, 234, 292, 544。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37, 39, 55, 59, 60, 225, 276, 292, 295, 409, 493, 607。
- 弗洛孔, 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改革报》编辑, 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 山岳党人;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485—488, 491, 495—496, 505, 510。
-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4, 312, 331, 347, 348—349, 389, 392, 439, 449。
- 富凯,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卡尔, 拉莫特男爵 (Fouqué,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Freiherr de la Motte 1777—1843)——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浪漫主义者, 1840—1843年为《德意志贵族报》主编, 封建贵族特权的维护者。——151, 201。

G

- 盖尔特纳, 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 (Gärtner, Gustav Friedrich 死于 1841年)——德国法学家, 波恩大学教授。——16。
- 盖里埃, 安东·昂布鲁瓦兹 (Guerrier, Antonine-Ambroise 1818—1877)——法国社会主义者, 19世纪40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奥古斯特·海耳曼·艾韦贝克的朋友。——74, 323, 337, 612。
- 盖尤斯·萨卢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见萨卢斯提乌斯。
- 盖泽尼乌斯, 威廉 (Gesenius, Wilhelm 1786—1842)——德国语言学家、闪语学家和新教神学家, 理性主义者。——225。
- 甘斯, 爱德华 (Gans, Eduard 1798左右—1839)——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 历史法学派的批评家, 《黑格尔全集》的出版者。——181, 201, 231。
- 哥雷斯, 约翰·约瑟夫·冯 (Görres, Johann Joseph von 1776—1848)——德国政论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天主教的拥护者。——181。
- 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尔 (Colombo, Christoforo 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 在西班牙供职, 在四次航海 (1492—1504) 过程中, 发现并考察了加勒比群岛以及中美洲沿海地区和南美洲的东北地区。——293。
- 哥特弗里德, 盖齐娜 (盖舍) (Gottfried, Gesina [Gesche] 1785—1831)——德国

- 不来梅的女放毒犯,被公开处死。——261。
- 哥特沙克,安德烈亚斯(Gottschalk, Andreas 1815—184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委员;1848年4—6月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从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380。
-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27, 57, 95, 101, 105, 121, 122, 134, 135, 145, 151, 173, 178, 179, 198, 202, 207, 208, 269, 406, 455, 523, 559。
- 戈里森,乔治(Gorissen, George)——恩格斯在不来梅的邻居。——88。
- 戈斯纳,约翰奈斯(Goßner, Johannes 1773—1858)——德国神学家,初为天主教教士,1826年后改宗新教,虔诚主义者。——206。
- 格策, A. W. (Goetze, A. W.)——柏林王室司法枢密官。——16。
- 格尔茨,弗兰茨·达米安(Görtz, Franz Damian 1788—1865)——德国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和特里尔市市长(1841—1848年4月8日)。——359—360, 610。
- 格尔根(Görgen)——528。
- 格尔拉赫,卡尔·约翰·亨利希·爱德华·冯(Gerlach, Carl Johann Heinrich Eduard von 1792—1863)——普鲁士政治家;1839年以前为柏林警察总监,1839—1845年为科隆行政区长官。——36, 40, 45。
- 格拉伯,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Grabbe, Christian Dietrich 1801—1836)——德国剧作家,曾任律师和军事法庭检察官,后被免职,成为自由创作的作家;叙事剧创作的先驱。——124。
- 格拉茨,彼得·阿洛伊斯(Gratz, Peter Alois 1769—1849)——德国波恩大学天主教神学系教授(1819—1825),特里尔的教会督学(1825—1839)。——522。
- 格拉蒂安(Gratianus [Gratian] 死于1160年左右)——意大利托斯卡纳的隐修士,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法学家,编纂教会法典的首创人,1139—1142年间把基督教历届会议和教皇的法令汇编成册,后世称作《格拉蒂安教令集》。——14。
- 格拉韦(Grave)——德国不来梅的洛伊波尔德商行职员。——92。
- 格勒宁,亨利希(Groening, Heinrich 1774—1839)——德国不来梅市市长(1817年起)。——140。
- 格雷尔(Grel)——恩格斯的好友。——260。
- 格雷培(Graeber)——格雷培兄弟的堂兄弟,在波恩学习期间住在科隆。——

- 108。
- 格雷培, 弗兰茨·弗里德里希 (Graeber, Franz Friedrich 1784—1857)——德国巴门教区新教牧师 (1820—1846)。——102、108。
- 格雷培, 弗里德里希 (Graeber, Friedrich 1822—1895)——恩格斯的同窗, 后为牧师; 弗兰茨·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儿子。——87、93、108、114、133、142、173、182、187、195、199、201、209、211、226、227、260、275。
- 格雷培, 海尔曼 (Graeber, Hermann 1814—1904)——德国巴门市立中学古代语言教员 (1836—1840), 后为牧师; 弗兰茨·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儿子。——211。
- 格雷培, 威廉 (Graeber, Wilhelm 1820—1895)——恩格斯的同窗, 后为牧师; 弗兰茨·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儿子。——87、93、108、127、144、169、177、195、197、205、210、216、218、260。
- 格里尔帕尔策, 弗兰茨 (Grillparzer, Franz 1791—1872)——奥地利诗人, 温和自由派剧作家。——136、231。
- 格里斯海姆, 阿道夫·冯 (Griesheim, Adolf von 1820—1894)——德国工厂主, 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恩格斯的妹妹安娜的丈夫, 安娜死后是爱利莎的丈夫。——283。
- 格里斯海姆, 弗里德里卡·冯 (Griesheim, Friderike von 父姓范·哈尔 van Haar 1789—1880)——恩格斯的姨母。——84。
- 格林, 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 (Grimm, 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德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 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 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 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 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力开始出版《德语辞典》。——88。
- 格罗尔曼, 卡尔·路德维希·威廉 (Grolmann, Karl Ludwig Wilhelm 1775—1829)——德国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写有一些刑法和民法著作。——13。
- 格罗斯克罗伊茨, A. 冯 (Grosscreutz, A. von)——德国文学报纸《晚报》的撰稿人。——154。
- 格林恩, 阿纳斯塔西乌斯 (Grün, Anastasius 原名安东·亚历山大·奥尔斯佩格伯爵 Anton Alexander Graf von Auersperg 1806—1876)——奥地利诗人, 30年代曾匿名出版许多批判德国封建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的文集,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134、135。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了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221、326、367、386—387、394、397—401、410、420—424、425—429、431、433、455、457—458、461、464、620。

格塞尔(Gsell)——马克思一家在巴黎居住时的女房东。——390、401。

葛德文,威廉(Godwin, William 1756—1836)——英国作家、哲学家和政论家,边沁的信徒,理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349。

谷兹科,卡尔·斐迪南(Gutzkow, Karl Ferdinand 笔名莱昂哈德·法尔克 Leonhard Falk 1811—1878)——德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德意志电讯》的出版者,德累斯顿皇家剧院的戏剧顾问(1847—1850)。——122、123、127、134、135、144、174、179、185、186、194、198、206—208、219、223、226、237、239、364。

H

哈茨费尔特-维尔登堡伯爵,埃德蒙(Hatzfeldt-Wildenburg, Edmund Graf von 1798—1874)——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丈夫。——492。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492。

哈尔,弗兰契斯卡·克里斯蒂娜·范(Haar, Francisca Christina van 生于1758年)——恩格斯的外祖母。——84。

哈根,卡尔(Hagen, Karl 1810—1868)——德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1836年起在海德堡任大学副教授,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5年起在伯尔尼任教授。——71。

哈迈耶尔(Hameyer)——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诺伊斯的熟人。——594。

哈默里希,约翰·弗里德里希(Hammerich, Johann Friedrich)——德国阿尔托纳的出版商。——238。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先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

- 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430、434、435、485、497。
- 哈瑟,弗里德里希·鲁道夫(Hasse, Friedrich Rudolf 1808—1862)——德国神学家,波恩大学教授。——29、30。
- 哈泽(Hase)——19世纪30年代末为德国不来梅的参议员。——140。
- 海德,恩斯特·冯·德尔——见格律恩,卡尔。
- 海尔贝格,路易(Heilberg, Louis 1818—1852)——德国新闻工作者,在布鲁塞爾的政治流亡者,1846年为布鲁塞爾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底流亡伦敦。——471、474、479—480、496。
- 海尔曼——见马克思,海尔曼。
- 海尔梅斯,卡尔·亨利希(Hermes, Karl Heinrich 1800—1856)——德国政论家,1842—1843年为《科隆日报》编辑,后为《普鲁士国家总汇报》及其他保守派报纸的撰稿人。——32、34。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42、49、341、355、371、466—467、492、507、603、612。
- 海姆(Heim)——德国传教士,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卡尔-亚历山大的儿子的教师。——551。
- 海奈克齐乌斯,约翰·哥特利布(Heineccius, Johann Gottlieb 1681—1741)——德国法学家,写有一些关于罗马法史的著作。——7。
- 海讷肯, H. A. (Heineken, H. A.)——德国不来梅的经纪人。——141。
- 海涅(Heine)——威斯特华伦一家在诺伊斯的熟人。——595。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13、42、121、134、198、207、208、228、324、341、354、364、402、452、458、491、497、507。
- 海涅,玛蒂尔达(Heine, Mathilde)——亨利希·海涅的妻子。——341、354。

- 海钦格尔,阿马利亚(Haizinger, Amalie 1800—1884)——德国女演员。—591。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1844年9月逃往布鲁塞尔,1854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380,472,476,490,507。
- 韩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德国作曲家。——273。
- 汉契克,约翰·卡尔·勒贝雷希特(Hantschke, Johann Karl Leberecht 1796—1856)——埃尔伯费尔德中学的一级教师,代理校长,恩格斯的老师。——243,269。
- 豪斯(Haus)——594。
- 荷马(Homeros 约公元前8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170。
- 赫(He)——博士。——101。
- 赫尔,泰奥多尔——见温克勒,卡尔·哥特弗里德·泰奥多尔。
- 赫尔洛斯宗,卡尔(Herloßsohn, Karl 原名卡尔·格奥尔格·雷金纳德·赫尔洛斯 Karl Georg Reginald Herloß 1804—1849)——德国自由派作家和诗人,1830年创办《彗星》。——136,154。
- 赫尔曼,莱茵哈德(Hermann, Reinhard 1806—1839)——埃尔伯费尔德的新教牧师。——128,144。
- 赫勒(索林根人)(Höller aus Solingen)——恩格斯在不来梅的熟人。——245,263。
- 赫勒,威廉·罗伯特(Heller, Wilhelm Robert 1812—1871)——德国自由派作家和政论家,《玫瑰》杂志的出版者。——136,152—153。
- 赫塞尔,约翰·雅科布(Hessel, Johann Jakob 1806—1891)——克罗伊茨纳赫附近的施泰因山麓明斯特的牧师。——109。
-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1842年1—12月为编辑部成员,1842年12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共产主义

- 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71、320、322、326、328、330、334、335、341、342—347、348、350—352、372、378、379—380、382、386、390、401、402、406、420、421、452—455、462、464、469、476、477、490—491、501、506、508—509、619、620。
- 赫斯，西比拉（Heß, Sibylle 父姓佩什 Pesch 1820—1903）——莫泽斯·赫斯的妻子，马克思一家的熟人。——377、379、390、401、402。
- 赫斯特赖（Hösterey）——恩格斯一家在巴门的熟人。——294。
-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罗马诗人，同奥古斯都关系甚密。——199。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3、15、27、36、53、158、160、181、182、214、221、224、225、226、228—231、331。
- 黑林，威廉（Haring, Wilhelm 笔名维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 Willibald Alexis 1798—1871）——德国作家，写有许多历史小说。——134。
-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256。
- 亨斯滕贝格，恩斯特·威廉（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1802—1869）——德国神学家，柏林大学教授，《福音派教会报》的出版者。——134、184、191、216、217、225、228、276、277。
- 胡布，伊格纳茨（Hub, Ignaz 笔名弗兰克·冯·施泰因纳赫 Frank von Steinach 1810—1880）——德国诗人和政论家，《莱茵音乐堂》杂志的创办人。——136。
- 胡斯，扬（Hus [Huß], Jan 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后被控告为异教徒，被烧死。——219。
- 胡瓦尔德，克里斯托夫·恩斯特（Houwald, Christoph Ernst 1778—1845）——德国浪漫派剧作家。——178。
- 华伦斯坦，阿尔布雷希特（Wallenstein, Albrecht 1583—1634）——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统帅，1618—1630和1632—1634年任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指挥官；席勒的同名三部曲中的主人公。——126。
- 霍夫曼（Hofmann）——马克思的父亲在特里尔的熟人。——526。
- 霍亨施陶芬王朝——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朝（1138—1254）。——253。

霍勒(Holler)——恩格斯一家的熟人。——108。

霍默,约瑟夫·路德维希·阿洛伊斯·冯(Hommer, Joseph Ludwig Aloys von 1760—1836)——特里尔的主教(1824年起)。——528。

霍伊泽尔,古斯塔夫(Heuser, Gustav 生于1817年)——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的朋友。——173、209、210、226、231、260。

J

基尔希纳(Kirchner)——恩格斯一家的熟人。——87。

基奈,埃德加(Quinet, Edgar 1803—1875)——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巴黎大学文学教授(1842—1846);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2—1870年流亡国外,反波拿巴主义者;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反对者;国民会议员(1871—1875)。——312。

基斯林(Kiebling [Kiessling])——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书商。——419。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264、388。

济贝耳(Siebel)——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诺伊斯的熟人。——595。

济贝耳,克里斯蒂安·海尔曼(Siebel, Christian Hermann 1808—1879)——德国巴门的工厂主,恩格斯的表妹路易莎·斯内特拉格的丈夫。——283、300。

加尔文,让(Calvin, Jean 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228。

金斯特尔(Günster)——德国特里尔的律师。——521。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人称卡贝老爹 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

- 理论。——65、312、387、461、487。
- 卡茨,雅科布(Kats, Jacob 1804—1886)——比利时工人, 著作家, 工人运动活动家, 曾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1847—1848)。——472、474。
- 卡尔纳普, 约翰·阿道夫(Carnap, Johann Adolph)——普鲁士官员, 1837—1851年任埃尔伯费尔德市长。——345。
- 卡莱尔, 托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宣扬英雄崇拜, 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 托利党人; 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321。
- 卡纽特大帝(Knut der Große [Kanut der Große] 995左右—1035)——丹麦国王(1014—1035), 同时也是英国国王(1017年起)和挪威国王(1028年起)。——437。
- 卡佩勒,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康拉德(Capelle, Ernst Friedrich Conrad 1790—1847)——德国不来梅的新教牧师, 理性主义者。——262。
- 卡普, 克里斯蒂安(Kapp, Christian 1790—1874)——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朋友。——68、71。
- 卡普菲格, 让·巴蒂斯特·奥诺雷·雷蒙(Capefigue, Jean-Baptiste-Honoré-Raymond 1801—1872)——法国政论家、历史学家和作家; 保皇派。——462。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70。
- 凯鲁斯奇人海尔曼——见阿尔米纽斯。
- 坎佩曼, 彼得(Kampermann, Peter 1784—1839)——德国下巴门的纺织厂主。——86。
- 坎佩曼, 劳拉(Kampermann, Laura 生于1827年)——恩格斯的妹妹的女友, 彼得·坎佩曼的女儿。——165。
- 康德, 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唯心主义者; 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11、29、185、519。
- 康培, 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 1823年起是汉堡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 30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33、323、358。
- 考夫曼(Kaufmann)——德国波恩的发售彩票者。——526。

- 柯勒律治, 赛米尔·泰勒(Coleridge, Samuel Taylor 1772—1834)——英国浪漫派诗人和文艺批评家, 早年同情法国大革命, 后转向保守立场。——239。
- 科本, 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自由人”小组成员, 《哈雷年鉴》和《莱茵报》的撰稿人,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马克思的朋友。——27。
- 科贝特, 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 1802年起出版《科贝特氏政治记事周报》。——491。
- 科布莱, 路易, 达尔维耶拉伯爵(Coblet, Louis, comte d'Alviella)——德国波恩大学哲学系学生(1841—1842); 比利时将军和国务活动家阿尔伯·约瑟夫·科布莱的儿子。——307。
- 科策布,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Kotzebue, 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1761—1819)——德国剧作家和政论家; 沙皇政府的密探。——94, 97, 98, 101。
- 科尔, 阿尔伯特(Kohl, Albert 1802—1882)——德国埃尔伯费尔德的新教牧师(1831—1862), 虔诚主义者。——128, 144。
- 科尔曼, 约翰·梅尔希奥尔(Kohlmann, Johann Melchior 1795—1864)——德国不来梅附近霍恩地区的牧师(1829—1864)。——262。
- 克尔纳(Körner, A. F.)——德国画家, 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在巴黎的熟人。——434, 462—463, 497。
- 克拉伯, 阿道夫(Krabbe, Adolph)——斯图加特一家出版社(1839年创办)所有人。——237。
- 克拉默, 安德烈亚斯·威廉(Cramer, Andreas Wilhelm 1760—1833)——德国法学家和语文学家, 基尔大学罗马法教授。——14。
- 克莱门斯, 亨利希(Clemens, Heinrich 1814—1852)——马克思的中学同学, 波恩大学学生(1835—1836年度冬季学期), 后为萨尔路易的公证人。——518。
- 克莱纳茨(Kleinerz)——马克思一家在特里尔的熟人。——528, 532。
- 克莱讷斯(Cleners)——恩格斯一家在巴门的熟人。——167。
- 克莱森, 亨利希·约瑟夫(Claessen, Heinrich Joseph 1813—1883)——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 莱茵报社监事会副主席, 《莱茵报》撰稿人, 积极参与报纸的创办和发展; 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科隆自由派领袖之一。——600。
- 克莱因, 恩斯特·斐迪南(Klein, Ernst Ferdinand 1743—1810)——德国法学

- 家,写有一些关于刑法和民法的著作。——12。
- 克赖策纳赫,泰奥多尔(Creizenach, Theodor 1818—1877)——德国自由派诗人和文艺批评家。——122、206、220。
- 克劳狄乌斯,马蒂亚斯(Claudius, Matthias 1740—1815)——德国诗人和作家,写过许多歌词。——253。
- 克劳伦,亨利希(Clauren, Heinrich 原名哥特洛布·赛米尔·卡尔·霍伊恩 Gottlob Samuel Carl Heun 1771—1854)——德国作家,写有一些感伤主义小说。——178。
- 克雷默(Krämer)——19世纪40年代初德国波恩的机械工人;1841—1842年马克思曾在他家居住。——28。
- 克里斯蒂安八世——见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
- 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Christian-Frederik 1786—1848)——丹麦亲王,总督(1813—1814),挪威国王(1814),丹麦国王(1839—1848),称克里斯蒂安八世。——408。
- 克里斯蒂安森,约翰奈斯(Christiansen, Johannes 1809—1853)——德国法学家,罗马法史学家,基尔大学教授。——27。
- 克里斯蒂娜(Kristine)——德国不来梅的领事洛伊波尔德家的女仆。——249。
- 克利盖,海尔曼(Kriege, Hermann 1820—1850)——德国新闻工作者,正义者同盟盟员;“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45年前往纽约,在那里出版《人民代言者报》,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返回德国,成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成员;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又一次流亡美国。——343、344、347、420、425、426、428。
-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威廉(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 1796—1868)——德国传教士,加尔文宗牧师,伍珀河谷虔诚派的首领。——128、139、144、174、207、261、262、321。
- 克鲁斯贝克尔,扬(Krusbecker, Jan)——德国不来梅的经纪人。——176。
- 克罗伊策,康拉丁(Kreutzer, Conradin 1780—1849)——德国作曲家和指挥。——105。
- 克洛普施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诗人,德国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121。
- 克吕格尔,弗里德里希(Crüger, Friedrich 1820—1857以后)——德国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政论家;1847年逃往布鲁塞尔,《德意志

- 布鲁塞尔报》的撰稿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48年一度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但泽民主俱乐部主席和民主主义报纸编辑(1849)。——471, 473, 476—479。
- 克纳普，阿尔伯特(Knapp, Albert 1798—1864)——德国诗人和教士，虔诚主义者，写有一些教会颂歌和圣歌。——101。
- 克特根，古斯塔夫·阿道夫(Köttgen, Gustav Adolph 1805—1882)——德国画家和诗人，40年代曾参加工人运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288, 342, 345, 353, 373, 374, 453。
- 孔斯坦，阿尔丰斯·路易(埃利法斯·莱维)(Constant, Alphonse-Louis [Eliphaz Lévi] 1816—1875)——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新巴贝夫主义的代表人物。——313, 315。
- 孔斯坦·德勒贝克，昂利·本杰明·德(Constant de Rebecque, Henri-Benjamin de 1767—1830)——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民主主义流派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的反对者；曾从事国家法问题的研究。——313。
- 孔西得朗，普罗斯佩·维克多(Considérant, Prosper-Victor 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继承者；曾在其主要著作《社会的命运》(1834—1844)中系统地阐述傅立叶的社会学说，1837年起成为傅立叶派的领袖。——437。
- 库辛，维克多(Cousin, 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主义者。——68。
-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384。
- 奎纳，古斯塔夫(Kühne, Gustav 1806—1888)——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之一。——122, 134, 135, 207, 208。

L

- 拉埃尔——见万哈根·冯·恩赛，拉埃尔。
- 拉伯(Rabe)——马克思父亲的熟人。——528。
- 拉恩，大卫(Rahn, David)——瑞士法学家，1843年为苏黎世检察官。——313。
- 拉法尔热，玛丽(Lafarge, Marie 父姓卡佩尔 Cappellet 1816—1852)——曾被控毒死自己的丈夫。——600。

-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72,485,488,507。
- 拉努瓦,让·巴蒂斯特(Lannoy, Jean-Baptiste 生于179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野林旅馆老板,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三年期间,曾多次住在这家旅馆。——347,372,385。
- 拉萨格拉,拉蒙·德(La Sagra, Ramon de 1798—1871)——西班牙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自由党人。——510。
- 拉瓦特尔,约翰·卡斯帕尔(Lavater, Johann Kaspar 1741—1801)——瑞士传教士和著作家,以所著《相术拾零》而闻名,他企图在书中证明,根据相貌可以断定一个人的性格。——183。
- 莱奥,亨利希(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1828年起在哈雷任大学教授。——158—161,181,182,193,201,214,228,229,277。
- 莱奥,莱奥纳多(Leo, Leonardo 1694—1744)——意大利作曲家。——209。
- 莱奥波德一世(Léopold [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341,452。
- 莱布尼茨男爵,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 [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518。
- 莱瑙,尼古劳斯(Lenau, Nicolaus 原名尼古劳斯·弗兰茨·尼姆布施·冯·施特雷莱瑙 Nicolaus Franz Niembsch von Strehlenau 1802—1850)——奥地利诗人。——134,136,253。
- 莱瓦尔德,奥古斯特(Lewald, August 1792—1871)——德国作家,接近青年德意志,自由派杂志《欧罗巴》的创办人和编辑(1835—1846)。——136。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11,121,178,207。
- 莱茵哈德(Reinhard)——德国柏林的司法枢密顾问,柏林的莱茵上诉法院律师,亨利希·马克思的熟人。——531。
- 莱茵哈德,卡尔(Reinhard, Carl 1811—1847)——德国人,侨居比利时,1845年在布鲁塞尔开办一家德国报刊通讯常务局。——355。
-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侨居巴黎,亨利

- 希·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401、494、495、501。
- 莱茵霍尔德(Reinhold)——德国巴门的医生。——291。
- 赖德律(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出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505。
- 赖马鲁斯,海尔曼·赛米尔(Reimarus, Hermann Samuel 1694—1768)——德国自然神论哲学家,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14。
- 赖沙特,约翰·弗里德里希(Reichardt, Johann Friedrich 1752—1814)——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家,为歌德的作品谱曲而著名。——208。
- 赖歇耳,约瑟夫(Reichel, Joseph (I) 1801—1856)——奥地利歌唱家。——454。
- 兰克,莱奥波德·冯(Ranke, Leopold von 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231。
- 朗格维舍,威廉(Langewiesche, Wilhelm 1807—1872)——德国巴门的书商,作家。——201。
- 朗切洛蒂,乔万尼·帕奥洛(Lancelotti, Giovanni Paolo 1511—1591)——意大利法学家,教会法教授。——14。
- 劳伯,亨利希(Laube, Heinrich 1806—1884)——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成为戏剧活动家,维也纳皇家剧院院长(1849—1867)。——122、135。
- 劳默,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格奥尔格·冯(Raumer, Friedrich Ludwig Georg von 1781—1873)——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布雷斯劳大学历史学教授,1848年任驻巴黎公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253。
- 劳帕赫,恩斯特·本杰明·萨洛莫(Raupach, Ernst Benjamin Salomo 1784—1852)——普鲁士宫廷剧作家,高校教师,曾模仿席勒创作多种戏剧,19世纪20—30年代的时髦作家。——144、177。
- 劳特巴赫,沃尔弗冈·亚当(Lauterbach, Wolfgang Adam 1618—1678)——德国法学家,写有一些罗马法的著作。——14。
- 劳特巴赫, U. Th. (Lauterbach, U. Th.)——14。
- 勒尔根(勒尔兴),约翰·亚当(Löllgen [Löllchen], Johann Adam)——19世纪

- 40年代德国科隆一家啤酒酒店老板。——322。
- 勒尔斯,维图斯(Loers, Vitus 死于1862年)——德国语文学家,特里尔中学语文教员,1855年起任该校第二校长。——518,519。
- 勒鲁,皮埃尔(Leroux, Pierre 1797—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68,392。
- 勒文塔尔,察哈里亚斯(Löwenthal, Zacharias 1857年起更名为卡尔·弗里德里希·勒宁 Carl Friedrich Loening 1810—1884)——德国出版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吕滕—勒宁出版公司创办人(1844)和所有人之一。——337,355,405。
- 雷姆佩尔,鲁道夫(Rempel, Rudolph 1815—1868)——德国商人,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威斯特伐利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属于左翼,拒绝纳税运动的领袖;曾一度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进步党人。——386,411。
- 雷努阿尔,茹尔(Renouard, Jules)——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出版商。——354。
- 雷韦雄(Reverchon)——马克思一家和威斯特华伦一家的熟人,特里尔雷韦雄银行代表。——605。
- 雷希施塔特公爵,约瑟夫·弗朗索瓦·沙尔·波拿巴(Reichstadt, Joseph-François-Charles, Bonaparte, duc de 1811—1832)——法国王位继承者,拿破仑第一和玛丽亚-路易莎的儿子。——51。
- 李斯特,费伦茨(弗兰茨)(Liszt, Ferencz [Franz] 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和钢琴家。——296。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328,351,420。
- 里波尔,安东尼奥(Ripoll, Antonio)——西班牙鲁萨法的教师,1826年7月31日被作为异教徒处死。——234。
- 里德尔,理查德(Riedel, Richard)——德国裱糊工,侨居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司库,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80。
- 里佩,鲁道夫(Riepe, Rudolf)——德国巴门市立中学教员(1835—1858),后为埃尔夫伯费尔德高等女子学校教员。——105,130。
- 里韦(Rive)。——578。
- 里韦(Rive)——前者的妻子。——578。

- 列曼(Lehmann)——马克思一家和威斯特华伦一家在特里尔的熟人。——603、605。
- 列斯凯,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Leske, Carl Friedrich Julius 1821—1886)——德国达姆施塔特列斯凯出版社所有人之一(1845年起)。——340、348、381—385、405—406、413、428、431。
- 隆格,约翰奈斯(库尔茨韦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 [Kurzweg,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神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49—1861)。——434。
- 卢登,亨利希(Luden, Heinrich 1780—1847)——德国历史学家,耶拿大学教授。——11。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21—34、41—45、51—67、71、225、231、276、297、298、301、327、333、338、339、380、393、454、485、611、612、620。
- 鲁普斯——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
- 鲁滕堡,阿道夫(Rutenberg, Adolf 1808—1869)——德国政论家,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青年黑格尔分子;1842年2—11月为《莱茵报》编辑,此后加入“自由人”小组,1848年为《国民报》编辑;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5、18、33、40、41、338。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38、110、224。
- 路德维希一世(路德维希)(Ludwig I [Ludvig] 1786—1868)——巴伐利亚国王(1825—1848)。——162、278。
- 路特希尔德男爵,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baron de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410、412、453、496。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51。

-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51、406、468。
- 路易莎(Louise 1776—1810)——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妻子(1793—1810)。——544。
- 路易莎(Luise)——恩格斯家的女佣。——166。
- 伦克尔,马丁(Runkel, Martin 生于1807年)——德国政论家,1839—1843年为《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的编辑。——174。
- 罗霍尔,卡尔·威廉(Rocholl, Carl Wilhelm 1806—1876)——德国特里尔的教士,泰奥多尔·西蒙斯的亲戚。——610。
-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 Charles-Lartour 1800—1885)——比利时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自由党人,1847—1852年任内务大臣。——493。
- 罗生克兰茨,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Rosenkranz, Johann Karl Friedrich 1805—1879)——德国作家、哲学家和文学史家,保守党人,黑格尔主义者。——231。
- 罗泰克,卡尔·文策斯劳斯·罗代克·冯(Rotteck, Karl Wenzeslaus Rodecker von 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233。
- 罗特,理查德(Roth, Richard 1821—1858)——恩格斯的朋友,工厂主。——141、175、204、245、247、251、253、262、263、280、287、322。
- 罗特,莫里茨(Rothe, Moritz 1800—1888)——德国不来梅的新教牧师,理性主义者。——262。
- 罗特尔,克里斯蒂安(Rother, Christian 1778—1849)——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财政大臣(1836—1848)。——407。
- 罗西尼,卓阿基诺(Rossini, Gioacchino 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112。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518。
- 洛伊波尔德(Leupold)——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妻子。——99、106。
- 洛伊波尔德,亨利希(Leupold, Heinrich 死于1865年)——德国不来梅自由市领事,不来梅一家商行的老板;1838年7月中至1841年3月底,恩格斯在这家商行工作。——84、88、92、99、109、113、120、130、242、246、252、253、256、259、268、273、279。

- 洛伊波尔德, 卡尔 (Leupold, Karl)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小儿子, 洛伊波尔德商行的共有人。——99, 109, 110, 133。
- 洛伊波尔德, 路德维希 (Leupold, Ludwig)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儿子。——99, 106。
- 洛伊波尔德, 齐格弗里特 (Leupold, Siegfried)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儿子。——99, 106。
- 洛伊波尔德, 索菲娅 (Leupold, Sophie)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女儿。——199。
- 洛伊波尔德, 威廉 (Leupold, Wilhelm)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儿子, 洛伊波尔德商行的共有人。——99, 249, 253, 273。
- 洛伊波尔德, 伊丽莎白 (Leupold, Elisabeth)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女儿。——106。
- 吕凯特, 弗里德里希 (Rückert, Friedrich 1788—1866) ——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 东方诗歌的翻译者。——121, 134, 136, 291。
- 吕米尼侯爵, 玛丽·伊波利特·盖伊 (Rumigny, Marie-Hippolyte Gueilly, marquis de 1784—1871) ——法国外交家, 驻瑞士、皮埃蒙特和比利时公使。——461。
- 吕宁, 奥托 (Lüning Otto 1818—1868) ——德国医生和政论家, 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后一度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威悉河汽船》(1844)、《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5—1848) 和《新德意志报》(1848—1850) 编辑;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06。
- 吕宁, 路易莎——见魏德迈, 路易莎。

M

- 马丁·迪诺尔, 尼古拉·斐迪南 (Martin du Nord, Nicolas-Ferdinand 1790—1847) ——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0年起为司法和宗教大臣; 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460。
- 马尔巴赫, 哥特哈德·奥斯瓦尔德 (Marbach, Gotthard Oswald 1810—1890) ——德国作家和诗人, 曾整理编写德国中世纪叙事诗和出版德国民间故事书; 1848年后为《莱比锡报》的主编, 后为银行行长。——230。
- 马尔海内克, 菲利浦·康拉德 (Marheineke, Philipp Konrad 1780—1846) ——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宗教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33, 181。

- 马格拉夫, 海尔曼 (Marggraff, Hermann 1809—1864)——德国作家和政论家。——208。
- 马克思, 埃米莉 (Marx, Emilie 1822—1888)——马克思的三妹, 1859 年同约·雅·康拉第结婚。——572。
- 马克思, 爱德华 (Marx, Eduard 1826—1837)——马克思的二弟。——520、546、578。
- 马克思, 海尔曼 (Marx, Hermann 1819—1842)——马克思的大弟。——531、532、558、586。
- 马克思, 罕丽达 (Marx, Henriette 父姓普雷斯堡 Presburg 1788—1863)——马克思的母亲。——16、371、504、516、521、524、533、536、546、553、558、569、571、572、579、585、588、604。
- 马克思, 罕丽达 (Marx, Henriette 1820—1845)——马克思的大妹, 1844 年同泰·西蒙斯结婚。——572、610。
- 马克思, 亨利希 (赫舍尔) (Marx, Heinrich [Herschel] 1777—1838)——德国律师, 特里尔的司法参事; 马克思的父亲。——5、515—516、521、524、525—526、529—530、533。
- 马克思, 卡罗琳 (Marx, Caroline 1824—1847)——马克思的四妹。——604。
- 马克思, 劳拉 (Marx, Laura 1845—1911)——马克思的二女儿,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1868 年同保尔·拉法格结婚。——371、491、503、617。
- 马克思, 路易莎 (Marx, Louise 1821—1893)——马克思的二妹, 1853 年同约·卡·尤塔结婚。——527。
- 马克思, 米希勒 (Marx, Michle 父姓布里萨克 Brisack 1784—1860)——马克思的伯母, 约 1809 年秋同赛米尔·马克思结婚。——550。
- 马克思, 索菲娅 (Marx, Sophie 1816—1886)——马克思的姐姐, 1842 年同威·罗·施马尔豪森结婚。——533、535、537、542、547、550、561、568—569、571、604。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6、14、16、49、372、380、469、491、493、503—504、534、547、549、551、560、571、574、576、580、585、586、589、592、601、603、607、608、613、616、617。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笔名燕·威廉斯 J. Williams 1844—1883)——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

- 用；马克思的大女儿，1872年同沙尔·龙格结婚。——491、503、601、609、616。
- 马拉斯特，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 Marie-François-Pascal-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人权社的领导人，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国民报》主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426、462。
- 马莱特，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Mallet, Friedrich Ludwig 1792—1865)——德国新教神学家，不来梅的牧师，虔诚主义者，多种宗教杂志的出版人。——231、262、263。
- 玛格雷特(小格雷特)(Margarete [Gretchen])——马克思大女儿的奶妈，德国巴伯尔恩人，后随马克思夫人到法国，从1844年9月至1845年1月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一直在巴黎马克思家中当女佣。——601。
- 迈尔，爱德华(Mayer, Eduard)——德国律师，《莱茵报》撰稿人，莱茵报社监事会监事。——34。
- 迈耶尔(Meyer)——19世纪40年代德国埃尔伯费尔德一家酒店老板。——322。
- 迈耶尔(Meyer 绰号手杖迈耶尔 Stock-Meyer)——德国工厂主，泰莉莎·迈耶尔的父亲。——274。
- 迈耶尔，阿尔伯特(Meyer, Albertus)——德国《不来梅市信使报》的出版人；19世纪40年代不来梅民主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31。
- 迈耶尔，哥特弗里德·克里斯蒂安·恩斯特(Meyer, Gottfried Christian Ernst)——德国不伦瑞克的出版商。——238。
- 迈耶尔，泰莉莎(Meyer, Therese)——威廉·洛伊波尔德的未婚妻。——274。
- 迈耶尔，尤利乌斯(Meyer, Julius 1817—1863)——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企业主和政论家，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369、370、386、411。
- 迈耶尔英克，冯·(Meyerink, von)——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诺伊斯的熟人。——595。
- 梅尔克林，克里斯蒂安(Märklin, Christian 1807—1849)——德国神学家，黑格尔分子；1839年和1840年写了3本小册子抨击虔诚主义。——191、228。
- 梅利奈，弗朗索瓦(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将军，法国人，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名誉主席，里斯孔图案件的被告之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30年徒刑；

- 1849年9月被赦免。——472—473。
- 梅因,爱德华(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柏林改革报》编辑(1861—1863);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32,41—44,338。
- 梅耶贝尔,贾科莫(Meyerbeer, Giacomo 原名雅科布·利布曼·梅耶·贝尔 Jakob Liebmann Meyer Beer 1791—1864)——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19世纪法国“大歌剧”的代表。——289。
- 门采尔,沃尔弗冈(Menzel, Wolfgang 1798—1873)——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民族主义者。——134,152,182,207,218,220。
-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费利克斯(Mendelssohn-Bartholdy, Felix 1809—1847)——德国作曲家和指挥,音乐家,社会活动家。——273。
- 门格斯,安东·拉斐尔(Mengs, Anton Raphael 1728—1779)——德国画家,古典主义的代表。——205。
- 门肯,哥特弗里德(Menken, Gottfried 1768—1831)——德国新教神学家,不来梅的牧师,虔诚主义者。——262。
- 蒙泰斯,洛拉(Montez, Lola 1818—1861)——爱尔兰女冒险家和西班牙舞蹈家,1846—1848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情妇;在国王退位后侨居伦敦,1851年侨居美国。——458,460。
- 蒙特,泰奥多尔(Mundt, Theodor 1808—1861)——德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学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1835年起同这一团体的关系疏远;后为柏林大学和布雷斯劳大学文学和历史学教授。——122,134,136,194,198,208,228。
-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著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59。
- 弥勒(Müller)——亨利希·马克思的熟人。——550。
- 弥勒(Müller)——德国特里尔的公证人。——525。
- 弥勒(Müller)——德国见习牧师,1839年住在不来梅的特雷维腊努斯牧师家里。——206。
- 弥勒,威廉(Müller, Wilhelm 1816—1873)——德国诗人,40年代为《莱茵报》的

- 撰稿人,杜塞尔多夫的医生。——322、343。
- 弥勒,约翰奈斯(Müller, Johannes 1801—1858)——德国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1833年起在柏林任教授。——528。
- 米格尔,唐(Miguel, Dom 1802—1866)——葡萄牙国王(1828—1834)。——234。
- 米伦布鲁赫,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Mühlenbruch, Christian Friedrich 1785—1843)——德国法学家,罗马法专家。——14。
- 米涅,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丽(Mignet, 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研究法律,并获得律师资格(1818),后进入巴黎新闻界,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国民报》创办人之一(1830);写有《法国革命史》等历史著作。——462。
- 米希勒,卡尔·路德维希(Michelet, Karl Ludwig 1801—189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柏林大学教授。——158—161、181、201。
- 米希勒,茹尔(Michelet, Jules 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著作家,巴黎大学教授(1838—1843和1848—1852),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写有许多法国历史著作;1848年因民主主义和反教权主义观点而被剥夺任教权利。——312、507。
- 米泽甘斯,蒂莫莱昂(Miesegans, Timoleon)——德国不来梅人。——260。
- 缪尔纳,阿曼杜斯·哥特弗里德·阿道夫(Müllner, Amandus Gottfried Adolf 1774—1829)——德国作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写有一些宣扬宿命论思想的悲剧。——238。
- 摩莱里(Morelly 1715左右—1755以后)——法国作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349。
- 莫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Mohr, Carl Friedrich Gottlieb 1803—1888)——德国不来梅市参议会参议员,不来梅市市长(1857—1873)。——141。
- 莫尔费尔(Morvell 原名福尔默 C. F. Vollmer 死于1864年)——德国作家,著有许多历史小说。——136。
- 莫拉斯,凯撒(Moras, Cäsar)——德国流亡者,1847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471—473、479。
- 莫利内乌斯,阿尔伯特(Molineus, Albert 1814—1889)——德国巴门的工厂主,1842年同恩格斯的堂妹伊达·恩格斯结婚。——288、300。

- 莫森, 尤利乌斯(Mosen, Julius 1803—1867)——德国作家, 起初属于浪漫派, 后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转向青年德意志。——122。
- 莫伊勒(Mäurer)——弗里德里希·威廉·格尔曼·莫伊勒的妻子。——458。
- 莫伊勒, 弗里德里希·威廉·格尔曼(Mäurer, Friedrich Wilhelm Germa[i]n 1811—1885)——德国政论家和作家, 语文教员; 巴黎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的创建人之一; 1843年起加入法国籍;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遭迫害时期被捕(1851), 后移居法国。——69—70、72、387、403、421、458。
- 莫伊林(Meurin)——德国财政部门的高级官员, 亨利希·马克思的熟人。——531、536、545。
- 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多斯(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105、205、454。
- 莫泽斯——见赫斯, 莫泽斯。

N

-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51、58、234、264、545。
- 纳皮尔, 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 曾参加葡萄牙战争(1810—1834)和叙利亚战争(1840), 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590。
- 内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Nell, Georg Friedrich von)——德国商人, 特里尔的一家木器行老板。——531。
- 内维安特(Neviant)——恩格斯在不来梅的熟人。——141。
- 奈安德, 约翰·奥古斯特·威廉(Neander, Johann August Wilhelm 1789—1850)——德国教会史学家, 1812年起为柏林大学神学教授。——184、186、194、199、225、226、231、277。
- 瑙特, 斯蒂凡·阿道夫(Naut, Stephan Adolf)——德国商人, 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经理, 1849年4月起为发行负责人, 1850年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莱茵地区和南德的发行负责人。——348。
- 瑙威尔克, 卡尔·路德维希·泰奥多尔(Nauwerck, Karl Ludwig Theodor 1810—1891)——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40年代初为柏林大学讲师;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极左派; 后流亡瑞士。——338。

- 尼茨施,卡尔·伊曼努尔(Nitzsch, Karl Immanuel 1787—1868)——德国新教神学家和传教士,曾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授。——277。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61、231、234、292。
-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518。
- 诺茨,亨利希·冯(Notz, Heinrich von 1818左右—1848)——马克思的同班同学。——540。
- 诺尔克,弗里德里希(Nork, Friedrich 原名弗里德里希·科尔恩 Friedrich Korn 1803—1850)——德国作家,曾从事古希腊神话的整理编写工作。——153。
- 诺尔特尼乌斯,丹尼尔(Noltenius, J. Daniel 1779—1852)——德国不来梅市市长(1839年起)。——140、174。
- 诺伊贝克,菲利浦(Neubeck, Philipp)——19世纪40年代德国美因茨的教员,1848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8。
- 诺伊堡(Neuburg)——德国巴门的威·朗格维舍图书出版社的职员。——201。

O

-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49。

P

- 帕莱斯特里那,乔万尼·皮埃尔路易吉·达(Palestrina, Giovanni Pierluigi da 1525左右—1594)——意大利作曲家。——112、273。
- 帕尼埃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Paniel, Karl Friedrich Wilhelm 1803—1856)——德国新教神学家,不来梅的牧师,理性主义者。——261—263。
-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1626)——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14。
- 佩戈莱西,乔万尼·巴蒂斯塔(Pergolese [Pergolesi], Giovanni Battista 1710—1736)——意大利作曲家,那不勒斯歌剧乐派代表人物。——112、272、280。
- 佩列林,让(Pellering, Jean 1817—1877)——比利时鞋匠,社会主义者,布鲁塞

- 尔民主协会会员。——474—475。
- 蓬佩里,爱德华·德(Pompery, Édouard de 1812—1895)——法国作家和政论家,30—40年代为傅立叶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75。
- 皮尔舍(Pirscher)——383。
- 皮特曼,海尔曼(Püttmann, Hermann 1811—1894)——德国激进派诗人和新闻工作者,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1846)、《普罗米修斯》(1846)、《德国公民手册》(1845和1846)等的出版人;后赴澳大利亚。——236—240,335,342,345,351,354,406—407,409,428—429,431,436,453—455。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议员(1848)。——64,75,365,367。
- 普菲策尔,古斯塔夫(Pfizer, Gustav 1807—1890)——德国诗人和批评家,属士瓦本浪漫主义诗派。——240。
- 普菲茨纳(Pfützner)——德国律师,《莱茵报》驻德累斯顿通讯员。——53。
- 普拉兰——见舒瓦泽尔-普拉兰公爵,沙尔·洛尔·于盖·泰奥巴尔德。
- 普拉滕,奥古斯特,普拉滕-哈勒蒙德(哈勒明德)伯爵(Platen, August, Graf von Platen Hallermund [Hallermünde] 1796—1835)——德国诗人,自由主义者。——134。
- 普鲁茨,罗伯特·爱德华(Prutz, Robert Eduard 1816—1872)——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史家,自由主义者;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德国博物馆》周刊(1851—1867)的出版者。——52,278。
- 普罗伊瑟夫人(Preusse, Madame)——551。
- 普吕马赫尔,弗里德里希(Plümacher, Friedrich 1819—1905)——恩格斯的同乡,后为牧师。——89,119,144,192,260。

Q

- 齐格勒,保尔·卡尔·爱德华(Ziegler, Paul Karl Eduard 1800—1882)——瑞士军官和政治家;1843年为苏黎世州政府设立的瑞士境内德国共产主义流亡者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反宗得崩德战争时期(1847)任师长,国民院议员(1848—1866)。——313。
- 齐格蒙德,埃玛(Siegmund, Emma)——43。

切希,亨利希·路德维希(Tschech, Heinrich Ludwig 1789—1844)——普鲁士官员,施托尔科市市长(1832—1841),民主主义者,因行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处死刑。——608。

屈珀(Küpper 死于1850年)——德国特里尔屈珀中学宗教课教员,亨利希·马克思的朋友。——550。

屈珀,尤利乌斯(Küpper, Julius)——551。

屈特曼(Kühtmann)——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出版商和书商。——420、436、453、458。

R

让·保尔(Jean Paul 原名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李希特尔 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德国讽刺作家。——207、208。

日果,菲利浦·沙尔(Gigot, Philippe-Charles 1819—186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书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365—367、370、373—374、432、463、465、476、480、506、509。

荣克(Jung)——德国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女校长。——241、299、303。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德国陪审员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人。——27、302、327、341、342、611。

荣克,亚历山大(Jung, Alexander 1799—1884)——德国作家、文学史家和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298、302。

若特兰,吕西安·莱奥波德(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40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1847—1848),《社会辩论报》编辑。——472 475、479 480、483—484。

S

萨卢斯提乌斯(盖尤斯·萨卢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公元前86—35)——罗马历史学家。——62。

萨维尼,弗里德里希·卡尔·冯(Savigny, Friedrich Carl von 1779—1861)——德国法学家和普鲁士政治家,胡果的拥护者,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1842—

- 1848年为普鲁士法律修订大臣。——8、9、13。
-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西班牙作家。——179。
- 沙米索,阿德尔伯特·冯(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德国浪漫派诗人。——15。
- 沙培尔,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冯(Schaper, Justus Wilhelm Eduard von 1792—1868)——普鲁士政治家,1837—1842年7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1842年8月—1845年任莱茵省总督,1845—1846年任威斯特伐利亚总督。——36。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30、178、179、491。
- 绍恩施泰因,约翰奈斯(Schornstein, Johannes)——德国音乐教员,在中学教授音乐课(1824—1844),加尔文宗埃尔伯费尔德教区的管风琴师。——113、243、300。
- 舍伐利埃,米歇尔(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312。
- 圣保罗,威廉(Saint-Paul, Wilhelm 1815左右—1852)——普鲁士内务部官员,1843年为检查《莱茵报》的特别书报检查官。——50。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49、392。
- 施蒂格利茨,亨利希(Stieglitz, Heinrich 1801—1849)——德国诗人。——121。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 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328、329、330—331、332、334、338、454、458、620。
- 施莱尔马赫,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l Ernst 1768—183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传教士。——194、224、229。
- 施莱普弗,约翰·米夏埃尔(Schläpfer, Johann Michael 1822—1885)——瑞士出版商。——436、453、460。
- 施莱歇尔,罗伯特(Schleicher, Robert 死于1846年)——德国医生;莱茵报社股

- 东。——590, 601, 604—605, 615, 620。
- 施里弗(Schriever)——540。
- 施里弗(Schriever)——施里弗的女儿。——540。
- 施利克, 阿洛伊斯(Schlick, Alois)——德国特里尔中学的音乐教员(1827—1838)。——518。
- 施利彭巴赫伯爵夫人(Schlippenbach, Gräfin)——296。
- 施林克, 约翰·亨利希(Schlink, Johann Heinrich)——德国特里尔的司法参事。1848年起为科隆上诉法院司法参事, 撰有法国民事诉讼法诠释。——585—587。
- 施米特, 卡尔(Schmidt, Karl)——德国莱比锡尤利乌斯·文德尔出版社的代理人。——15。
- 施米特, 西蒙(Schmidt, Simon 生于1816年左右)——德国制革工人, 瑞士正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魏特林的拥护者。——395。
- 施米特, 约翰·卡斯帕尔——见施蒂纳, 麦克斯。
- 施米特, 雅科布(Schmitt, Jacob)——恩格斯一家的熟人。——204。
- 施米特亨纳(Schmidthänner)——德国柏林的陪审员, 马克思的熟人。——16。
- 施内茨勒, 奥古斯特(Schneizer, August 1809—1853)——德国作家, 民间创作搜集家。——136。
- 施潘克伦, 冯(Spankern, von)——亨利希·马克思在科布伦茨的朋友。——550。
- 施塔姆(Stamm)——德国波恩一家旅馆的老板。——306。
- 施泰利(Stehely)——德国柏林一家糖果点心店老板, 19世纪40年代“自由人”小组的成员常在这家店聚会。——338。
-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 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42, 186, 191, 194, 205, 207, 216—217, 223—225, 228—230, 275—276。
- 施特吕克尔(Strücker, F. W.)——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的朋友。——92, 94, 96, 101, 104, 113, 144, 201, 245, 300, 322, 323, 332。
- 施梯尔, 鲁道夫·埃瓦尔德(Stier, Rudolf Ewald 1800—1862)——德国新教神学家和牧师。——144, 211。

- 施图克, 卡尔·弗里德里希(Stucke, Karl Friedrich 1800—1871)——德国眼科医生, 莱茵报社监事会监事。——51。
- 施土姆普弗, 保尔(Stumpf, Paul 1826—1912)——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 后为商人; 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 国际美因茨支部创建人(1867),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508。
- 施托尔贝格伯爵, 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德(Stolberg, Friedrich Leopold Graf zu 1750—1819)——德国诗人和国务活动家。——210。
- 施瓦布, 古斯塔夫(Schwab, Gustav 1792—1850)——德国浪漫派诗人, 曾整理编写德国民间叙事诗和古希腊罗马神话。——129。
- 施韦格勒, 阿尔伯特(Schwegler, Albert 1819—1857)——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52。
- 什切潘斯基, 古斯塔夫(Szczepansky, Gustav L. Fr. H. W.)——德国波恩大学学生(1839—1842)。——306。
- 舒巴特, 卡尔·恩斯特(Schubarth, Karl Ernst 1796—1861)——德国保守派政论家, 希尔施贝格的中学教员。——182。
- 舒瓦泽尔-普拉兰公爵, 沙尔·洛尔·于盖·泰奥巴尔德(Choiseul-Praslin, Charles-Laure-Hugues-Théobald, duc de 1805—1847)——法国国务活动家, 贵族院议员(1845年起); 因谋杀其妻受到控告, 后自杀。——486, 511。
- 舒瓦泽尔-普拉兰公爵夫人, 阿尔塔丽斯·罗莎尔巴(Choiseul-Praslin, Altarice Rosalba, duchesse de 父姓塞巴斯蒂亚尼 Sébastiani 1807—1847)——舒瓦泽尔-普拉兰公爵的夫人。——486。
- 司各脱, 瓦尔特(Scott, Walter 1771—1832)——英国诗人和作家, 西欧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 苏格兰人。——151。
- 斯宾诺莎, 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185。
- 斯蒂凡——见波尔恩, 斯蒂凡。
- 斯米特, 约翰(Smidt, Johann 1773—1857)——德国不来梅市市长(1821—1848和1853—1857)。——140, 261。
- 斯密, 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442。

- 斯密特,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Смит,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787—1865)——俄国历史学家和军事史学家。——206。
- 斯内特拉格, 卡尔·威廉·莫里茨(Snethlage, Carl Wilhelm Moritz 1792—1871)——恩格斯的表舅;下巴门的牧师(1822年起),柏林宫廷牧师长(1842年起)。——295。
- 斯内特拉格, 路易莎(Snethlage, Luise 1822—1878)——恩格斯的表妹, 卡尔·威廉·莫里茨·斯内特拉格的女儿, 1841年同克里斯蒂安·海尔曼·济贝耳结婚。——283、300。
- 斯皮特霍恩, 沙尔·路易(Spilthoorn Charles-Louis 1804—1872)——比利时律师, 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根特民主协会主席。——474。
-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55。
- 苏, 欧仁(Sue, Eugène 1804—1857)——法国作家, 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8—1849)。——350。
- 苏尔特, 尼古拉·让, 达尔马提亚公爵(Soult, Nicolas-Jean, duc de Dalmatia 1769—185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元帅,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任法军指挥官, 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1830—1834和1840—1845)、外交大臣(1839—1840)和首相(1832—1834、1839—1840和1840—1847)。——264。
- 苏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470—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91、95。
- 索尔蒂克伯爵, 罗曼(Soltyk, Roman, Graf 1791—1843)——波兰军官, 波兰1830—1831年民族解放起义的参加者。——206。
-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公元前497左右—406)——古希腊剧作家, 古典悲剧作者。——221。

T

- 塔利奥尼, 玛丽亚(Taglioni, Maria 1804—1884)——意大利芭蕾舞女演员, 古典芭蕾舞派的代表人物。——121。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

- 者。——11。
- 泰克拉(Thekla)——哈迈耶尔家的女佣人。——592,594。
- 特德斯科,维克多(Tedesco, Victor 1821—1897)——比利时律师,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创始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7—1848年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里斯孔图案件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后改为30年徒刑,1854年被赦免。——495,501。
- 特雷维腊努斯(Treviranus)——特雷维腊努斯家族。——83—84。
- 特雷维腊努斯(Treviranus)——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的母亲。——112。
- 特雷维腊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Treviranus, Georg Gottfried 1788—1868)——德国不来梅的牧师,1838—1841年恩格斯住在他家里。——83—86,103,112,113,174,243—244,273。
- 特雷维腊努斯,玛蒂尔达(Treviranus, Mathilde)——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牧师的妻子。——103,109,112,269。
- 特雷维腊努斯,玛丽亚(Treviranus, Marie)——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牧师的女儿。——110,112,270。
- 特罗姆利茨,奥古斯特·冯(Tromlitz, August von 原名卡尔·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冯·维茨莱本 Karl August Friedrich von Witzleben 1773—1839)——德国作家,写有许多长短篇历史小说。——136,152。
- 特罗斯特,罕丽达(Troost, Henriette 1826—1853)——玛丽亚·恩格斯的女友。——104。
- 特罗斯特,小耶特——见特罗斯特,罕丽达。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426,452,496。
-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坦(Thierry, 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热衷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写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和中世纪村社方面的著作。——462。
- 图林古斯(Thuringus)——德国德累斯顿《晚报》一撰稿人的笔名。——154。
- 托尔斯泰,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Толстой, 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08—

- 1871)——俄国地主,自由主义者,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的熟人。——400—401、412、452、493。
- 托尔斯泰,雅柯夫·尼古拉耶维奇(Толстой, Яко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1—1867)——俄国政论家,1823年起侨居巴黎,1837年起为国民教育部的通讯员和第三处的密探。——400—401、412。
- 托尔斯特里克,约翰·阿道夫(Torstrick, Johann Adolf 1821—1877)——恩格斯在不来梅的朋友,后为教师,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209—211、223。
- 托路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Tholuck, Friedrich August 1799—1877)——德国新教神学家,虔诚主义者;写有教会史方面的著作。——224、230、231、276—277。
- 托马,克莱芒(Thomas, Clément 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将军,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民报》发行人,1848年革命时期为《国民报》的临时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0年11月—1871年2月);1871年3月18日被起义士兵枪毙。——426。
- 托马斯,阿尔伯特·泰奥多尔(Thomas, Albert Theodor)——德国莱比锡书店老板,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的代理人。——370。
- 托米斯(Thomis)——1847年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476。

W

- 瓦茨,约翰(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了“国民人身保险会”,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会。——400。
- 瓦耳特尔,弗里德里希(Walthr, Friedrich 生于1810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40年代中追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里尔日报》的编辑(1846—1851)和发行人。——411。
- 瓦尔米勒(Wallmüller)——德国柏林一家酒馆老板。——295。
- 瓦克斯曼,卡尔·阿道夫·冯(Wachsmann, Karl Adolf von 1787—1862)——德国作家和温和自由派政论家,《晚报》和《雅士报》撰稿人。——136、152。
- 瓦劳,卡尔(Wallau, Karl 1823—1877)——德国排字工人,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1847年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后任美因茨市长。——471、

- 473, 475—478, 480。
- 万哈根·冯·恩赛, 卡尔·奥古斯特 (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1785—1858)——德国作家和自由派的文学批评家。——208。
- 万哈根·冯·恩赛, 拉埃尔 (Varnhagen von Ense, Rahel 1771—1833)——卡尔·奥古斯特·万哈根·冯·恩赛的妻子, 以自己的文艺沙龙而闻名柏林。——121。
- 威斯特华伦, 埃德加·冯 (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1890)——德国法学家; 马克思的同学, 1846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1847—1865年侨居美国, 后回到德国;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322, 386, 464, 482, 575, 580, 593, 594, 602, 605, 609, 611, 614—616。
-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 (Westphalen, Ferdinand Otto Wilhelm 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曾任内务大臣 (1850—1858);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28。
- 威斯特华伦, 卡尔·汉斯·韦尔纳·冯 (Westphalen, Carl Hans Werner von 1803—1840)——德国法学家、特里尔行政区法院参事;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586。
- 威斯特华伦, 卡罗琳·冯 (Westphalen, Caroline von 1779—1856)——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52, 77, 558, 561, 591, 601。
- 威斯特华伦, 燕妮·冯——见马克思, 燕妮。
- 威斯特华伦, 约翰·路德维希·冯 (Westphalen, Johann Ludwig von 1770—1842)——德国特里尔行政区首席顾问 (1816年起), 枢密顾问 (1834年起);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22, 24, 561, 591。
- 韦伯, 格奥尔格 (Weber, Georg 1816—1891)——德国医生; 《前进报》的撰稿人; 1846年为基尔通讯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年侨居美国, 1861年返回德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408。
- 韦德尔, 冯 (Wedell, von)——德国近卫炮兵旅第十二步兵连上尉连长, 1841—1842年恩格斯曾在该旅服役。——303。
- 韦德尔, 卡尔·弗里德里希 (Werder, Karl Friedrich 1806—1893)——德国哲学家、诗人和文艺学家, 1838年起在柏林任教授; 黑格尔的追随者。——228, 357。
- 韦尔内, 奥拉斯 (Vernet, Horace 1789—1863)——法国的战争画画家。——289。

- 韦尔特海姆, 韦尔纳·冯 (Veltheim, Werner von 1817—1855)——德国萨勒河畔哈雷附近奥斯特劳地主, 冯·威斯特华伦一家的亲戚, 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的朋友。——481。
- 韦格沙伊德尔, 尤利乌斯·奥古斯特·路德维希 (Wegscheider, Julius August Ludwig 1771—1849)——德国新教神学家, 在哈雷任教授, 理性主义者。——225。
- 韦姆赫纳 (Wemhöner)——恩格斯在巴门熟识的一家人。——283。
- 韦姆赫纳, 埃米尔 (Wemhöner, Emil)——德国巴门市立中学学生, 1839 年毕业, 后为商人。——283。
- 韦姆赫纳, 玛蒂尔达 (Wemhöner, Mathilde)——德国巴门韦姆赫纳家的成员。——288。
- 韦宁-英根海姆, 约翰·奈波穆克 (Wenning-Ingenheim, Johann Nepomuk 1790—1831)——德国法学家, 兰茨胡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民法教授。——14。
- 韦滕多尔夫 (Wettendorf)——德国特里尔税务稽查员。——584, 602。
- 维茨莱本, 卡尔·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冯——见特罗姆利茨, 奥古斯特·冯。
- 维达尔, 弗朗索瓦 (Vidal, Franc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路·勃朗的追随者, 1848 年卢森堡宫委员会书记,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 (1850—1851)。——501。
- 维多利亚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 (1837—1901)。——281。
- 维尔, 路德维希 (Wihl, Ludwig 1807—1882)——德国政论家, 曾参加青年德意志;《德意志电讯》的撰稿人。——135。
- 维尔特, 格奥尔格 (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1848—1849);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75, 456, 475, 479, 502。
- 维干德, 奥托 (Wigand, Otto 1795—1870)——德国出版商和书商; 在莱比锡开有书店, 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 1848—1849 年曾参加萨克森的革命运动。——15, 21, 328, 346, 348, 382, 393, 413。
- 维吉尔 (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罗马诗人。——592。
- 维兰德, 克里斯托夫·马丁 (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德国

- 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和翻译家；曾翻译莎士比亚和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95、121。
- 维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见黑林，威廉。
- 维嫩布吕格，克里斯蒂安·海尔曼(Wienenbrügge, Christian Hermann 1817—1851)——德国波恩大学哲学系学生，1835—1836年冬季学期曾与马克思一起居住在波恩的约瑟夫大街764号，后在特里尔任教。——517—518。
- 维特豪斯，尤利乌斯(Wiethaus, Julius)——普鲁士官员，1842年底至1843年初是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45。
- 维滕巴赫，约翰·胡果(Wytenbach, Johann Hugo 1767—1848)——德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特里尔中学校长。——519。
- 维滕施泰因(Wittenstein)——德国下巴门的一家商行老板。——144。
- 维谢尔豪斯，约翰奈斯(Wichelhaus, Johannes 1819—1858)——德国新教神学家，恩格斯的埃尔伯费尔德中学同学。——197。
- 魏德迈，路易莎(Weydemeyer, Louise 父姓吕宁 Lünig 生于1822年)——约瑟夫·魏德迈的妻子。——372。
-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69—372、382、386、405、411、456、615—616。
- 魏尔，亚历山大(Weill, Alexandre 1811—1899)——德国新闻记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40年代侨居法国；为德国和法国的报纸撰稿。——71、388。
- 魏瑟，克里斯蒂安·海尔曼(Weiße, Christian Hermann 1801—1866)——德国哲学家，从右的方面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实证哲学家”的代表人物。——199。
-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64、310、313、314、391、395、404、420、426、429—430、434、619。

- 魏茵布伦纳,奥古斯特(Weinbrenner, August)——德国音乐教员,路德宗埃尔伯费尔德教区的管风琴师。——288。
- 温克尔曼,约翰·约阿希姆(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1717—1768)——德国古希腊罗马艺术史家,科学的考古学的奠基人,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11。
- 温克勒(Winkler, J. Ch. F.)——德国巴门的传教士,《竖琴之音》诗集的作者。——127。
- 温克勒,卡尔·哥特弗里德·泰奥多尔(Winkler, Karl Gottfried Theodor 笔名泰奥多尔·赫尔 Theodor Hell 1775—1856)——德国作家和翻译家,1817—1843年为《晚报》的出版者和编辑。——134、136、154—157。
- 文巴尔克,卢道夫(Wienbarg, Ludolf 1802—1872)——德国作家和批评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之一。——134、198、206—207。
- 文德尔(Wendel)——恩格斯的父亲雇用的职员。——166、167。
- 文德尔,尤利乌斯(Wunder, Julius)——德国莱比锡尤利乌斯·文德尔出版社所有人(1833—1841)。——15。
- 沃邦(Vauban)——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波恩的熟人。——590。
- 沃尔布斯(Worbs)——燕妮·马克思在特里尔的熟人。——616。
- 沃尔弗,奥斯卡尔·路德维希·伯恩哈德(Wolff, Oskar Ludwig Bernhard 1799—1851)——德国作家和文学史家,耶拿大学教授(1830—1851),亨利希·海涅的朋友。——20。
- 沃尔弗,斐迪南(Wolff, Ferdinand 绰号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 1812—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和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在牛津任语文教师。——476—478、506。
-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373、375、464、473、477、478、489、496、502、506。

沃拉贝尔,阿希尔·德(Vaulabelle, Achille de 1799—187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1849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卡芬雅克内阁的教育部长。——462。

乌兰德,路德维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政论家、文学研究者和自由派政治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21、136、151。

武尔姆,古斯塔夫(Wurm, Gustav 1819—1888)——恩格斯的同乡,后为语文学家。——88、96、99、101、102、104、120、130、162、173、179、182、195—197、211、260、263、320。

X

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 约公元前 460—377)——古希腊医生,古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223。

西蒙斯(Simons)——德国中尉,恩格斯的熟人。——173。

西蒙斯,阿尔诺德·泰奥多尔·威廉·阿尔伯特(Simons, Arnold Theodor Wilhelm Albert 1813—1863)——德国建筑师,马克思的妹夫。——610。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97、101、121、144、177、178 179、198、200、202。

小耶特——见马克思,罕丽达。

谢弗,米夏埃尔(Schäfer, Michael 1790—1847)——德国特里尔的中学教师,从事文学研究,本文中的谢弗可能即此人。——527。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1810年后成为神秘主义“启示哲学”的代表;宗教的拥护者。——13、68—69、293、297、298。

欣里克斯,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Hinrichs, Hermann Friedrich Wilhelm 1794—1861)——德国哲学教授,右派黑格尔分子。——228。

修昔的底斯(Thukydides 约公元前 460—400)——古希腊历史学家。——206。

许茨,约·雅科布(Schütz, Joh. Jacob)——14。

许尔施泰特,格奥尔格·卡尔·安东(Hüllstett, Georg Karl Anton)——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级教师,曾从事写作,为中学生编撰德国文学选读。——124。

- 许金,莱文(Schücking, Levin 1814—1883)——德国作家,曾接近青年德意志。1845—1852年是《科隆日报》的撰稿人,写过许多小品文。——135、235、238、240。
- 许勒尔,卡尔·马克西米利安(Schüller, Carl Maximilian)——19世纪40年代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出版商和书商。——71。
- 许纳拜恩,F. W. (Hühnerbein, F. W.)——德国共产主义者,职业是裁缝;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167。
- 许内曼,卡尔(Schünemann, Carl)——德国不来梅许内曼图书出版社(1817年创办)的所有人。——236、237、239。
- 雪莱,珀西·比希(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200、236—240、343。

Y

-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政治家,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普鲁士制宪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62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1867),反对俾斯麦的政策;1872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484。
- 亚当,阿道夫·沙尔(Adam, Adolphe-Charles 1803—1856)——法国作曲家。——605。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14、58、222。
- 亚历克西斯,维利巴尔德——见黑林,威廉。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234。
- 耶尼,赛米尔·弗里德里希(Jenni, Samuel Friedrich 1809—1849)——瑞士出版商,激进主义者,伯尔尼幽默报纸《全景》的编辑。——431。
- 耶尼根,F. L. (Jaehnigen, F. L.)——德国法学家,1836年起为柏林的莱茵上诉法院总枢密顾问;亨利希·马克思的熟人。——536、549。
- 耶尼根(Jaehnigen)——耶尼根的妻子。——549。

- 伊默曼, 卡尔·勒贝雷希特(Immermann, Karl Leberecht 1796—1840)——德国作家、评论家和戏剧活动家。——134、177。
- 永豪斯, 彼得(Jonghaus, Peter 1816—1884)——恩格斯的同学和朋友, 后为牧师。——89、102、120、121、144、173、195、201、211。
- 尤利乌斯, 古斯塔夫(Julius, Gustav 1810—1851)——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柏林阅览室》的出版者(1846—1848);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后与马克思结交。——404、408。
- 约翰(John)——英国人, 恩格斯的熟人。——142。
- 约瑟芬(Joséphine)——507。
- 云格, 阿道夫·弗里德里希(Junge, Adolph Friedrich)——德国细木工, 巴黎正义者同盟盟员, 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同盟布鲁塞尔区部成员,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创始人之一, 1848年初流亡美国。——398、410、424、427、432、457、476、477、480。

Z

- 扎克,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阿道夫(Sack, Friedrich Ferdinand Adolf 1788—1842)——德国柏林宫廷牧师长和宗教顾问, 卡尔·亨利希·扎克的哥哥。——30。
- 扎克, 卡尔·亨利希(Sack, Karl Heinrich 1789—1875)——德国新教神学家, 波恩大学教授。——30。
- 扎莱夫斯基, 康斯坦丁(Zalewski, Konstantin)——波兰流亡者, 1847年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475。
- 载勒尔, 塞巴斯蒂安(Seiler, Sebastian 约1815—1890)——德国政论家; 40年代初是魏特林主义者, 1846年在布鲁塞尔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在巴黎任法国国民议会的速记员;《新莱茵报》的通讯员; 50年代初流亡伦敦, 1856年移居纽约, 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 支持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379、394、471—472、475、479、489、496。
- 赞德库尔(Sandkuhl)——19世纪40年代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侨民, 铁路职员, 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471、477。
- 赞特(Sandt)——德国司法顾问, 柏林上诉法院律师, 哥特弗里德·亚历山大·玛丽亚·罗伯特·赞特的兄弟。——531。

- 赞特, 哥特弗里德·亚历山大·玛丽亚·罗伯特(Sandt, Gottfried Alexander Maria Robert 1786--1839)——科隆上诉法院律师。——531。
- 泽耳, 理查(Seel, Richard 1819--1875)——德国讽刺画家, 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的熟人。——322。
- 泽米希, 弗里德里希·海尔曼(Semmig, Friedrich Hermann, 1820—1897)——德国作家, 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848年为莱比锡人民俱乐部主持人。——454—455。
- 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 1567年起为苏格兰国王, 称詹姆斯六世。——409。
- 祖尔策·瓦尔特·冯(Sulzer Wart, von)——瑞士政治家; 1843年为苏黎世州政府设立的瑞士境内德国共产主义流亡者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313。
- 佐尔格, 卡尔·威廉·斐迪南(Solger, Karl Wilhelm Ferdinand 1780—1819)——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 艺术理论家, 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大学哲学和美学教授。——11。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想要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197、201。
- 奥里珈——恩斯特·劳帕赫的悲剧《农奴，或伊西多尔和奥里珈》中的女主人公。——178。

B

- 巴兰——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巫师，巴勒召他来诅咒以色列人，他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巴兰的驴”已成为一句谚语，比喻平常沉默驯服，突然开口抗议的人。——506。
-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212。
-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186、288、289、300。
-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43、200。
- 布拉泽多——卡·谷兹科的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中的主人公。179。

C

- 查拉斯特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454。

D

- 大卫——据圣经传说，大卫幼年时撒母耳曾为其敷油，预许他继承扫罗王位。

- 少年时值以色列王扫罗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勇士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大卫自请出战,杀死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129。
-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182。
- 多娜·迪亚娜——莫雷托-卡瓦尼亚的剧作《鄙夷的蔑视》中的人物。——591。

F

-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122、126、144、219、253。

G

- 葛兹·冯·伯利欣根——歌德的同名剧作中的人物。——198。

H

- 海格力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12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91、126、511、615。

J

- 加尼米德——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被诸神窃至奥林波斯山,成为宙斯钟爱的人和司酒童。——207。

K

- 卡尔·穆尔——席勒的剧作《强盗》中的主人公。——403。

L

- 李尔——虚构的不列颠国王,莎士比亚把关于他的传说作为自己的剧作《李尔王》的题材。——126。
-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183、188、199、212。
- 罗多芒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大吹大擂,胡说八道。——218。
- 罗兰——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博雅多的叙事诗《恋爱中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许多其他著作中的人物,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

利六世》中也曾提到他。——126、262。

罗耀拉——爱德华·杜勒的同名小说中的中心人物。——124。

M

马可——据基督教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者。——212。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129、143、189、215。

马太——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福音的作者。——184、199、212。

麦布女王——雪莱的同名史诗中的人物。——237、239。

麦克佩斯——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人物。——618。

麦尼劳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国王，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人物，海伦的丈夫。——96。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12。

O

欧伦施皮格尔，蒂尔——德国1515年出版的一本民间故事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滑稽小丑，书中描述了他的某些虚构的滑稽故事。——91。

P

皮顿——古希腊神话中的怪蛇，盘踞在德尔斐附近，为阿波罗所杀。——207。

Q

齐格弗里特——古代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齐格弗里特杀死了巨龙之后在龙血流成的湖里沐浴，因而刀枪不入。——126、145、147—151、155—158、160—162。

齐格哈德——恩格斯的悲喜剧《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中的人物。——145、148。

S

萨蹄尔——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同伴，他们是长着尾巴和山羊腿的半神半羊的森林之神。——12。

撒非喇——据圣经传说，是亚拿尼亚的妻子，她也知道亚拿尼亚私自留下一部

分钱不交给使徒。——426。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179。

扫罗——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以色列王。——206。

忒息替斯——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和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背瘸子，因诋毁希腊军队的首领而遭到奥德赛的毒打。——30。

圣乔治——见胜者乔治(圣乔治)。

胜者乔治(圣乔治)——传说中的基督教圣徒，降龙者。——276。

水神——见茜林丝。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君主著称。——129。

T

泰奥菲卢斯——圣经中的人物。——188。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79。

托比安努斯——卡·谷兹科的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中的人物。——179。

W

瓦莉——卡·谷兹科的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134。

威廉·退尔——13世纪末14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中描写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

席勒在他的同名剧作中采用了威廉·退尔这个典型。——200。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201。

X

茜林丝——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妖女，人首鸟身，她们用歌声诱迷航海者，并使他们丧身。——171。

熙德——12世纪西班牙中世纪史诗《我的熙德之歌》(用西班牙文写成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约1140年)、《熙德轶事》和许多抒情诗歌中的主人公，民间传说中这位受人爱戴的英雄成了17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熙德》的

题材,海德的同名史诗中的主人公。——127。

Y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214、216。

亚哈随鲁——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122、123、219。

亚纳族人——据圣经传说,是居住在迦南地的巨人。——126。

亚拿尼亚——据圣经传说,他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不交给使徒,因此而死。——426。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122、128、129、143、183、186、189、192、199、213、215、224、225、275—277。

伊纳科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河神,“洪水灭世”后把人们从山上带到平原,创建了阿尔戈斯城。——222。

以利亚——圣经中的先知。——153。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作为身受莫大困苦仍对上帝恭顺驯服,因之得到上帝赐福的典型。——90。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好多人写成的。——143、212、216。

约瑟——圣经中的人物。据《创世纪》记载,是犹太人的祖先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被自己的兄弟出卖给埃及,成了埃及法老的侍卫长波提乏的仆人;以仁慈、贤能和正派著称,后成为法老的宰相。——143、183、188、189、199。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213。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爱之书》第1、2部(Buch der Liebe. Teil 1. 2.)。——7、537。
-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载于1847年10月28、31日、11月11、18和25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6、87、90、92和94号(Die moralisirende Kritik und die kritisirende Moral. Beitrag zur deutschen Kulturgeschichte. Gegen Karl Heinzen. In: DBrz. Nr. 86, 87, 90, 92, 94; 28., 31. Oktober, 11., 18., 25. November 1847)。——491。
-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Differenz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19、20。
-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载于1842年5月5、8、10、12、15和19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125、128、130、132、135和139号附刊(Die 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Art. 1. Debatten über Pressfreiheit und Publication der Landständischen Verhandlungen.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25, 128, 130, 132, 135, 139; 5., 8., 10., 12., 15., 19. Mai 1842. Beiblätter)。——29。
- 《歌之书》(Buch der Lieder)。——7。
-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Imprimé aux frais de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Bruxelles 1848])。——510。
-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载于1842年11月29日《莱茵政治、商

- 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 333 号(Herwegh's und Ruge's Verhältniß zu den Freien.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33, 29. November 1842)。——43。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 1844 年《德法年鉴》(巴黎)第 1/2 期合刊(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73,338。
- 《(科隆日报)第 179 号的社论》,载于 1842 年 7 月 10、12、14 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 191、193、195 号附刊(Der leitende Artikel in Nr. 179 der Kölnischen 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91,193,195;10.,12.,14. Juli 1842. Beiblätter)。——32。
-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载于 1843 年 1 月 4 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 4 号(Die "Kölnische Zeitung" und 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4, 4. Januar 1843)。——46。
-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载于 1843 年 1 月 1 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 1 号(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für den preußischen Staat.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1. Januar 1843)。——46。
-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载于 1842 年 8 月 9 日《莱茵报》(科隆)第 221 号(Das philosophische Manifest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 In: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21,9. August 1842)。——28。
-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载于 1843 年 1 月 15、17—20 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 15、17—20 号(Rechtfertigung des Korrespondenten von der Mosel.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5,17—20;15.,17.—20. Januar 1843)。——46。
-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 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 1 卷(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eußische Censurinstruction. In: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Bd. 1.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21,24,49。
- 《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载于 1844 年 8 月 7、10 日《前进报》(巴黎)第 63、64 号(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 "Der König von Preußen und die Socialreform. In: Vorwärts! Paris. Nr. 63,64;

- 7., 10. August 1844)。——611。
- 《[书评]: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载于1847年8、9月《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帕德博恩)第8、9期([Rezension zu]:Karl Grün: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Darmstadt 1845.) oder Die Geschichtschreibung des wahren Sozialismus. In: 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 Paderborn. H. 8. August 1847. H. 9. September 1847)。——503。
- 《〈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节选》(幽默小说)(Einige Kapitel aus:Scorpion und Felix. Humoristischer Roman)。——12。
- 《乌兰内姆》(Oulanem)。——12。
- 《愿望》(Der Wunsch)。——519。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es 1847)。——454, 458, 469, 474, 485, 486, 494, 496, 501, 503, 510。

弗·恩格斯

- 《报刊》(Die Journale)。——123。
- 《贝都英人》,载于1838年9月16日《不来梅杂谈报》第40号(Die Beduinen. In: Bremisches Conversationsblatt. Nr. 40, 16. September 1838)。——93—99。
- 《不来梅港纪行》,载于1841年8月17—21日《知识界晨报》(斯图亚特—蒂宾根)第196—200号(Eine Fahrt nach Bremerhafen In: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Nr. 196—200, 17.—21. August 1841)。——241。
- 《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载于1843年11月4、18日《新道德世界》(伦敦)第19、21号(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 In: The New Moral World. London. Nr. 19, 4. November 1843; Nr. 21, 18. November 1843)。——312。
- 《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Der gehörnte Siegfried)。——145—162, 180。
- 《德国的制宪问题》(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460, 463, 465。
- 《德国民间故事书》,署名为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载于1839年11月《德意

- 志电讯》(汉堡)第186、188—191号(Die deutschen Volksbücher. Von Friedrich Oswald.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186, 188—191, November 1839)。——227。
- 《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Deutsche Julitage)。——195、196。
-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署名为弗·奥斯瓦尔德,载于1841年1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2—5号(Ernst Moritz Arndt. Von F. Oswald.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2—5, Januar 1841)。——278。
- 《风景》,署名为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载于1840年7—8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122—123号(Landschaften. Von Friedrich Oswald.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122—123, Juli—August 1840)。——236。
- 《佛罗里达》(Florida)。——114、119、129、170。
- 《〈改革报〉和〈国民报〉》,载于1847年12月3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04号(Die “Réforme” und der “National”. In: DBrZ. Nr. 104, 30. Dezember 1847)。——505。
- 《共产主义原理》(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490、502。
-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Die Kommunisten und Karl Heinzen. In: DBrZ. Nr. 79, 80: 3., 7. Oktober 1847)。——476。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70、321、338。
- 《化装》,独幕喜剧,为玛丽亚而作(Verkleidung. Comödie in 1 Act, für Marie)。——164—169。
- 《卡尔·倍克》,署名为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载于1839年12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202—204号(Karl Beck. Von Friedrich Oswald.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202—204, Dezember 1839)。——226。
- 《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47年12月3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04号(Louis Blanc’s Rede auf dem Bankett zu Dijon. In: DBrZ. Nr. 104, 30. Dezember 1847)。——505。
- 《“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罗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载于1848年1月8日《北极星报》第

- 533号(The "satisfied" majority. Guizot's scheme of "Reform". —Queer notions of M. Garnier-Pagès. —Democratic banquet at Chalon. —Speech of M. Ledru-Rollin. —A democratic congress—Speech of M. Flocon.—The "Réforme" and the "National". In: NSt. Nr. 533, 8. Januar 1848). ——505。
- 《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1842年但泽版)》, [署名:] 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载于1842年7月7—9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莱比锡)第160—162期(Alexander Jung, Vorlesungen über die moderne Literatur der Deutschen. Danzig 1842. [Gez.]; Friedrich Oswald. In: 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Leipzig. Nr. 160—162, 7.—9. Juli 1842). ——298, 302。
- 《虔诚主义者的爱情表白》(Lieberklärung eines Pietisten)。——128。
-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6年达姆施塔特版》, 载于1847年11月21、25、28日和12月2、5、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3—98号(Deutscher Sozialismus in Versen und Prosa. 2. Karl Grün: "Ueber Goethe vom menschlichen Standpunkte". Darmstadt 1846. In: DBrZ. Nr. 93, 94, 95, 96, 97, 98; 21., 25., 28., November, 2., 5., 9. Dezember 1847)。——455。
- 《书的智慧》, 载于1839年3月24日《不来梅市信使报》第8号(Bücherweisheit. In: Bremer Stadtbote. Nr. 8, 24. März 1839)。——132。
- 《我有幸从修道院里出来……》(Aus dem Kloster bin ich glücklich...)。——304—308。
- 《伍珀河谷来信》, 载于1839年3—4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49—52、57和59期(Briefe aus dem Wupperthal.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49—52, 57, 59, März—April 1839)。——142, 174, 180, 200, 201, 206, 207。
- 《现代文学生活》, 署名为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载于1840年3月26、27、30、31日和5月21、22、25、26、28日《知识界午夜报》(不伦瑞克)第51—54、83—87号(Modernes Literaturleben. Von Friedrich Oswald. In: 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 Braunschweig. Nr. 51—54, 83—87; 26., 27., 30., 31. März, 21., 22., 25., 26., 28. Mai 1840)。——239。
- 《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 载于《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Beschreibung der in neuerer Zeit entstandenen und

- noch bestehenden communistischen Ansiedlungen. In: Deutsches Bürgerbuch für 1845. Darmstadt 1845)。——323, 343, 406, 429。
- 《宪章运动》，载于1848年1月10、19日《改革报》(巴黎)(Mouvement chartiste. In: La Réforme. Paris. 10. und 19. Januar 1848)。——510。
- 《谢林——基督哲学家》1842年柏林版(Schelling, der Philosoph in Christo. Berlin 1842)。——298, 299。
- 《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1842年莱比锡版(Schelling und Offenbarung. Kritik des neuesten Reaktionsversuchs gegen die freie Philosophie. Leipzig 1842)。——297, 298。
- 《1847年的运动》，载于1848年1月23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号(Die Bewegungen von 1847. In: DBrZ. Nr. 7, 23. Januar 1848)。——509。
- 《英国的雇主和工人》，载于1847年11月《工场》(巴黎)第2期(Les maitres et les ouvriers en Angleterre. In: L'Atelier. Paris. Nr. 2, November 1847)。——488。
- [《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载于1847年10月26日《改革报》(巴黎)([La crise commerciale à l'Angleterre. — Le mouvement chartiste. — Irlande.] In: La Réform. Paris. 26. Oktober 1847)。——491。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Leipzig 1845)。——328, 336, 342, 346, 348, 359, 404。
- 《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载于《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1/2期合刊(Die Lage Englands. Past and Present by Thomas Carlyle. London 1843.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70, 321, 338。
- [《在埃尔伯费尔德大会上的两次演说》]，载于《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第1卷([Zwei Reden in Elberfeld.] In: 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Bd. 1. Darmstadt 1845)。——351。
- 《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庆祝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载于《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6年贝尔维尤—康斯坦茨版第2卷(Das Fest der Nationen in London. <Zur Feier der Errichtung der französischen Republik, 22. September 1792. > In: 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Bd. 2. Bellevue/Constance 1846)。——407。
-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载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To

the working classes of Great Britain. In: Engels: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Leipzig 1845)。——328。

《致敌人》，载于1839年2月24日《不来梅市信使报》第4期(An die Feinde. In: Bremer Stadtbote. Nr. 4, 24, Februar 1839)。——132。

《致市信使报》，[署名]:泰奥多尔·希尔德布兰特，载于1839年4月27日《不来梅杂谈报》第34号(An den Stadthoten. [Gez.]: Theodor Hildebrand. In: Bremisches Unterhaltungsblatt. Nr. 34, 27. April 1839)。——172, 17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贝尔纳多特》，载于《新美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nadotte. In: 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Vol. 3. 1858)。——51。

《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363, 369, 371, 380, 381, 384, 405, 415, 420, 431, 436, 450, 454, 458, 503, 620。

《《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印刷出版]([Zirkular gegen Kriege.] [Lithographierte Ausg. Mai 1846])。——425, 428。

《《反克利盖的通告》》，载于1846年7月《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比勒菲尔德)第7期，[标题]:《由海尔曼·克利盖任编辑的在纽约出版发行的〈人民代言者报〉》([Zirkular gegen Kriege.] In: 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 Bielefeld. H. 7. Juli 1846. [U. d. T.]: Der "Volkstribun", redigirt von Hemann Kriege in New-York)。——406。

《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502。

《神圣家族》1845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 Frankfurt a. M. 1845)。——76, 320, 324, 325, 331, 334, 337, 346, 350, 353, 355, 359。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阿蒙,克·弗·冯·《耶稣生平。根据现有资料撰写》1842年莱比锡版第1卷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方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Ammon, Ch. F. von: Die Geschichte des Lebens Jesu mit steter Rücksicht auf die vorhandenen Quellen. Bd. 1. Leipzig 1842)。——53。

艾勒特,鲁·弗·《在王宫骑士大厅举行的加冕和受勋典礼上的演说。1840年1月19日》,载于1840年1月20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柏林)第20号(Eyler, R. F.; Rede, gesprochen im Ritter-Saale des Königlichen Schlosses bei der Feier des Krönungs- und Ordensfestes am 19. Januar 1840. In: 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 Berlin. Nr. 20, 20. Januar 1840)。——233, 234。

[艾韦贝克,奥·海·]《拜恩!—安达卢西亚!》,载于1847年4月《巴黎时钟》(巴黎)第1年卷([Ewerbeck, H.]; Hier Baiern! — Hier Andalusia! In: Die Pariser Horen. Jg. I. Paris. April 1847)。——457。

安贝尔,[雅·][《9月2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民主派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47年10月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0号(Imbert, [J.]; [Rede, gehalten am 27. September auf dem demokratischen Bankett in Brüssel.] In: DBrz. Nr. 80, 7. Oktober 1847)。——473。

奥康瑞尔,菲·《给〈诺丁汉信使报〉、〈非国教徒〉、〈电讯报〉、〈地球报〉、〈曼彻斯特观察家〉、〈劳埃德氏闲话报〉编辑的信》,载于1847年10月23日《北极星报》第522号(O'Connor, F.; To the editors of the "Nottingham Mercury", the "Nonconformist", the "Dispatch", the "Globe", the "Manchester Examiner" and "Lloyds' Trash". In: NSt. Nr. 522, 23. Oktober 1847)。——491。

B

白尔尼,路·《巴黎来信。1830—1833年》(六卷集),载于《白尔尼文集》1832年汉堡版和1833—1834年巴黎版第9—14册(Börne, L.; Briefe aus Paris. 1830—1831, 1831—1832, 1832—1833. Th. 1—6. In: Bö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Th. 9—14. Hamburg 1832. Paris 1833—1834)。——222, 223。

白尔尼,路·《巴黎记述。1822—1823年》,载于《白尔尼文集》1829年汉堡版第5册(Börne, L.; Schilderungen aus Paris 1822 und 1823. In: Bö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Th. 5. Hamburg 1829)。——223。

白尔尼,路·《白尔尼文集》(共十四册)1829—1832年汉堡版和1833—1834年巴黎版(Börne, L.; Gesammelte Schriften. Th. 1—14. Hamburg 1829—1832. Paris 1833—1834)。——177。

白尔尼,路·《评亨利希·海涅》184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Börne, L.; Ur-

theil über Heinrich Heine. Frankfurt am Main 1840)。——364。

白尔尼,路·《[书评]:卡尔·伊默曼〈卡尔德尼奥和策琳达〉(五幕悲剧),〈提罗耳的悲剧〉(诗剧);劳帕赫〈农奴,或伊西多尔和奥里珈〉(悲剧);克劳伦〈羊毛市场,或维堡饭店〉(喜剧);恩斯特·冯·胡瓦尔德〈灯塔〉(戏剧)和胡瓦尔德男爵〈图画〉(悲剧)》,载于《白尔尼文集》第1—2册;《戏剧丛谈》1829年汉堡版第1—2部分(Börne, L.: [Rezension zu]; Cardenio und Celinde. Trauerspiel in fünf Aufzügen von Carl Immermann; Das Trauerspiel in Tyrol. Ein dramatisches Gedicht von Immerman; Die Leibeigenen, oder Isidor und Olga. Trauerspiel von Raupach; Der Wollmarkt, oder das Hôtel de Wibourg. Lustspiel von Clauren; Der Leuchtturm. Drama von Ernst von Houwald; Das Bild. Trauerspiel von Freiherrn v. Houwald. In: Bö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Th. 1. 2. Dramaturgische Blätter. Abt. 1. 2. Hamburg 1829)。——177, 178。

白尔尼,路·《论席勒剧作中威廉·退尔的性格》,载于《白尔尼文集》1829年汉堡版第2册;《戏剧丛谈》1829年汉堡版第2部分(Börne, L.: Ueber den Charakter des Wilhelm Tell in Schiller's Drama. In: Bö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Th. 2. Dramaturgische Blätter. Abt. 2. Hamburg 1829)。——177, 200。

白尔尼,路·《吞食法国人的入门采尔》1837年巴黎版(Börne, L.: Menzel der Franzosenfresser. Paris 1837)。——207, 218, 222, 223。

白尔尼,路·《戏剧丛谈》1829年汉堡版第1—2部分,载于《白尔尼文集》第1—2册(Börne, L.: Dramaturgische Blätter. Abt. 1. 2. Hamburg 1829. In: Bö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Th. 1. 2.)。——177, 223。

拜尔,卡·《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1839年埃朗根版(Bayer, K.: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Begriff des sittlichen Geistes und über das Wesen der Tugend. Erlangen 1839)。——22。

[鲍威尔,埃·]《论中庸》,载于1842年6月5日、8月16、18、21和23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156、228、230、233和235号附刊([Bauer, E.]; Das Juste-Milieu.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56, 228, 230, 233, 235; 5. Juni, 16., 18., 21., 23. August 1842. Beiblätter)。——35, 52。

[鲍威尔,布·]《从信仰的观点评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1842年莱比锡版([Bauer, B.]: Hegel's Lehre von der Religion und Kunst von dem Stand-

- puncte des Glaubens aus beurtheilt. Leipzig 1842)。——23、24。
- [鲍威尔,布·]《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版([Bauer, B.]; 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 Leipzig 1841)。——23、26。
- 鲍威尔,布·《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1842年莱比锡版第1—2卷;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Bauer, B.;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1—2. Leipzig 1841—1842. Bd. 3. Braunschweig 1842)。——590。
- 鲍威尔,布·《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Bauer, B.; Leiden und Freuden des theologischen Bewußtseins. In: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Bd. 2.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53。
- 鲍威尔,布·《[书评]:阿蒙〈耶稣生平。根据现有资料撰写〉(1842年莱比锡版第1卷)》,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Bauer, B.; [Rezension zu]: Ammon, von: Die Geschichte des Lebens Jesu mit steter Rücksicht auf die vorhandenen Quellen dargestellt. Bd. 1. Leipzig 1842. In: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Bd. 2.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53。
- 鲍威尔,布·《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Bauer, B.; 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2)。——54。
- 保罗斯,亨·埃·哥·《最终公布的实证的启示哲学》1843年达姆施塔特版(Paulus, H. E. G.; Die endlich offenbar gewordene positive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oder Entstehungsgeschichte, wörtlicher Text, Beurtheilung und Berichtigung der v. Schellingischen Entdeckungen überhaupt, Mythologie und Offenbarung des dogmatischen Christenthums im Berliner Wintercursus von 1841—42. Der allgemeinen Prüfung vorgelegt. Darmstadt 1843)。——68。
- 贝多芬,路·范·《C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第67号(Beethoven, L. van; V. Sinfonie C-Moll, op. 67)。——281。
- 贝多芬,路·范·《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第55号(Beethoven, L. van; III. Sinfonie Es-Dur, op. 55)。——281。

- 贝尔奈斯,斐·策·《1834年6月12日维也纳内阁会议备忘录。附梅特涅公爵的开幕词和闭幕词以及一篇精彩的后记》,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Bernays, F. C.: Schlussprotokoll der Wiener Ministerial-Konferenz vom 12. Juni 1834 mit dem Einleitungs- und Schluss-Vortrage des Fürsten Metternich, nebst einer rühmlichen Nachred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71。
- [贝尔奈斯,卡·路·]《揭开刑法的秘密。一种共产主义的观点》,载于1846年6月27日和7月4日《人民代言者报》(纽约)第26和27期([Bernays, K. L.]: Das entschleierte Geheimniß der Criminal-Justiz. Eine kommunistische Anschauungsweise. In: Der Volks-Tribun. New-York. Nr. 26, 27; 27. Juni, 4. Juli 1846)。——431。
- [贝尔奈斯,卡·路·]《路特希尔德。一个从人性立场作出的判决》1846年黑里绍版([Bernays, K. L.]: Rothschild. Ein Urtheilsspruch vom menschlichen Standpunkte aus. Herisau 1846)。——412, 431, 453。
- [贝尔奈斯,卡·路·]《马丁·迪诺尔事件》,载于1847年3月8日《科隆日报》第67号([Bernays, K. L.]: Affaire Martin du Nord,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67, 8. März 1847)。——460。
- 贝尔奈斯,卡·路·《谋杀普拉兰公爵夫人》1847年弗拉维尔版(Bernays, K. L.: Die Ermordung der Herzogin von Prasli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Kampfes der Leidenschaften mit den modernen Gesellschafts-Elementen. Flawyl 1847)。——486, 511。
- 比德曼,卡·《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两卷集)1846年莱比锡版(Biedermann, K.: Unsre Gegenwart und Zukunft. Bd. 1. 2. Leipzig 1846)。——404。
- 毕洛夫-库梅洛夫,[恩·哥·格·冯·]《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1842年柏林版(Bülow-Cummerow, [E. G. G. von]: Preußen, seine Verfassung, seine Verwaltung, sein Verhältniß zu Deutschland. Berlin 1842)。——26。
- 波尔恩,斯·[《在纪念波兰革命17周年大会上的演讲。1847年11月29日》],载于1847年12月2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6号(Born, S.: [Rede auf der siebzehnten Jahresfeier der polnischen Revolution, 29. November 1847.] In: DBrZ. Nr. 96, 2. Dezember 1847)。——502。
- [伯恩施太德,阿·冯·]《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议……》,载于1848年1月19

- 日《改革报》(巴黎)([Bornstedt, A. von]: La dernière assemblée de la société démocratique du Bruxelles. . . In: La Réforme. Paris. 19. Januar 1848)。——391。
- 勃朗,路·《法国革命史》(两卷集)1847年巴黎版(Blanc, L.: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 1. 2. Paris 1847)。——462, 489, 507。
- [勃朗,路·]《拉马丁先生的纲领》,载于1847年10月27日《改革报》(巴黎)([Blanc, L.]: Programme de M. Lamartine. In: La Réforme. Paris. 27. Oktober 1847)。——485, 488。
- 勃朗,路·《劳动组织》1847年巴黎第5版(Blanc, L.: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5. éd. Paris 1847)。——485。
- 博伊尔曼,爱·《德意志和德意志人》(四卷集)1838—1839年阿尔托纳版(Beurmann, E.: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 Bd. 1—4. Altona 1838—1839)。——206。
- [布伦奇里,约·卡·]《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Bluntschli, J. K.]: Die Kommunisten in der Schweiz nach den bei Weitling vorgefundenen Papieren. Wörtlicher Abdruck des Kommissionsberichtes an die H. Regierung des Standes Zürich. Zürich 1843)。——311—314。
- [布吕格曼,卡·亨·]《汉诺威和关税同盟》,载于1842年10月16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289号附刊([Brüggemann, K. H.]: Hannover und der Zollverein.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89. 16. Oktober 1842. Beiblatt)。——38。

C

- 策普夫尔,亨·《一般的和立宪君主制的国家法的原则》1841年海德堡版(Zoepfl, H.: Grundsätze des allgemeinen und des constitutionell-monarchischen Staatsrechts, mit Rücksicht auf das gemeingültige Recht in Deutschland, nebst einem kurzen Abrisse des deutschen Bundesrechtes und den Grundgesetzen des deutschen Bundes als Anhang. Heidelberg 1841)。——58。
- 《出版者为第10年卷写的序言》,载于1840年1月2、6日《基督教神学和一般科学问题文献通报》(哈雷)第1、2期(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zum zehnten Jahrgange. In: Litterarischer Anzeiger für christliche Theologie und Wissen-

schaft überhaupt. Halle. Nr. 1, 2; 2, 6. Januar 1840)。——230。

D

- 《德国的共产主义者》，载于1843年12月2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18492号(The communists in Germany. In: The Times. London. Nr. 18492, 29. December 1843)。——310—315。
- 《德国的共产主义者》，载于1844年1月6日《新道德世界》(伦敦)第28号(The communists in Germany. In: The New Moral World. London. Nr. 28, 6. January 1844)。——310—315。
- 《德意志联邦9月20日关于必须实行为期5年的书报检查令的命令。1819年10月18日》，载于1819年《普鲁士王国法律汇编》(柏林)第20期(Verordnung, wie die Zensur der Druckschriften nach dem Beschluß des deutschen Bundes vom 20sten September d. J. auf fünf Jahre einzurichten ist. Vom 18ten Oktober 1819.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9. Nr. 20)。——40。
- 狄茨, 弗·《罗曼语语法》(两卷集)1836—1838年波恩版(Diez, F.; Grammatik der romanischen Sprache. Th. 1, 2. Bonn 1836—1838)。——253。
- 蒂博, 安·弗·尤·《〈学说汇纂〉的体系》1803—1805年耶拿版第1、2卷(Thibaut, A. F. J.; System des Pandekten-Rechts. Bd. 1, 2. Jena 1803—1805)。——7。
- 《东方人类精神文明的进程》，载于1845年8月《1845年博爱月刊》(巴黎)第8期(La civilisation est l'acheminement des l'esprit humain vers la communauté. In: La Fraternité de 1845. Paris. Nr. 8, August 1845)。——403。
- 杜勒, 爱·《格拉贝的一生》(Duller, E.; Grabbe's Leben)。——124。
- 《对布鲁塞尔德意志共产主义的著作界代表反对〈人民代言者报, 青年美国的机关报〉的决定的谦虚的答复》，载于1846年6月27日《人民代言者报》(纽约)第26期(Bescheidene Erwiederung auf die Beschlüsse der literarischen Repräsentant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in Brüssel gegen den Volkstribun. Organ des jungen Amerika. In: Der Volks-Tribun. New-York. Nr. 26, 27. Juni 1846)。——420。
- 《对于〈在德国的统治权〉的又一意见。5月6日美因河[通讯]》，载于1842年5

月 15 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 135 号附刊(Auch eine Stimme über "eine Hegemonie in Deutschland", [Korrespondenz]: Vom Main. 6. Mai.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35. 15. Mai 1842. Beiblatt)。——38。

多尔蒂,休·《宗教问题。第 10 篇》,载于 1846 年《法郎吉》(巴黎)第 4 期(Doherty, H.: La question religieuse. Dixième article. Cadre d'études. Développement progressif des doctrines. de la réalité des esprits celestes. In: La Phalange. T. 4. Paris 1846)。——389。

E

《俄国同盟和俄国公使馆》,载于 1846 年 7 月 21 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 202 号(Die russische Allianz und die russische Gesandtschaft.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hurg. Nr. 202. 21. Juli 1846)。——400。

F

《法国流亡者》(L'Exilé de France)。——一首歌曲。——282。

《法律修改部提出的离婚法草案。1842 年 7 月》,载于 1842 年 10 月 20 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 293 号附刊(Entwurf einer Verordnung über Ehescheidung, vorgelegt von dem Ministerium für Revision der Gesetze, im Juli 1842.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93. 20. Oktober 1842. Beiblatt)。——46。

法特克,威·《科学论述在同罪恶和神赐的关系中的人类自由》1841 年柏林版(Vatke, W.: Die menschliche Freiheit in ihrem Verhältniß zur Sünde und zur göttlichen Gnade wissenschaftlich dargestellt. Berlin 1841)。——22。

菲克斯,泰·《[书评]:古斯塔夫·尤利乌斯《银行业。银行问题。德国的一个新幽灵》(1846 年莱比锡版)》,载于 1846 年 9 月《经济学家杂志》(巴黎)第 15 卷第 58 期(F[ix], Th.: [Rezension zu]: Gustave Julius: Bankwesen. — Question des banques. — Un nouveau fantôme en Allemagne. Leipsig 1846. I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Paris. T. 15. Nr. 58. September 1846)。——404。

菲克斯,泰·《[书评]:卡尔·比德曼《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两卷集)(1846 年莱比锡版)》,载于 1846 年 8 月《经济学家杂志》(巴黎)第 15 卷第 57 期(F[ix],

- Th. ; [Rezenion zu]; Charles Biedermann: Unsre Gegenwart und Zukunft [Notre Présent et notre Avenir], 2 vol. Leipsig 1846. I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Paris. T. 15. Nr. 57, August 1846)。——404。
- 费尔巴哈,安·《成文刑法的原则和基本概念的修订》1799-1800年爱尔福特-开姆尼茨版第1,2部(Feuerbach, A. ; Revision der Grundsätze und Grundbegriffe des positiven peinlichen Rechts. Th. 1. 2. Erfurt—Chemnitz 1799-1800)。——14。
- 费尔巴哈,安·《德国现行一般刑法教科书》1801年吉森版(Feuerbach, A. ; Lehrbuch des gemeinen in Deutschland geltenden Peinlichen Rechts. Giessen 1801)。——14。
- 费尔巴哈,路·《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基督教的本质》的法译本,海·艾韦贝克译,1850年巴黎版(Feurbach, L. ; Qu'est ce que la religion. D'après la nouvelle philosophie allemande. H. Ewerbeck übersetzt.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ins Französisch. Paris 1850)。——74。
- 费尔巴哈,路·《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1卷(Feuerbach, L. ; Sämmtliche Werke. Bd. 1. Leipzig 1846)。——418。
- 费尔巴哈,路·《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Feuerbach, L. ;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In: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Bd. 2. Zürich und Winterhur)。——53,56,598。
-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Feuerbach, L. ;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1)。——74,76,329,388。
-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Feuerbach, L. ;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2. verm. Aufl. Leipzig 1843)。——68。
- 费尔巴哈,路·《〈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1844年莱比锡版)的摘录》,载于1844年8-10月《前进报!》(巴黎)第65-71,73-75,77,83和87号(Feuerbach, L. ; Auszüge aus dem "Wesen des Glaubens im Sinne Luther's". Leipzig 1844. In: Vorwärts! Paris. Nr. 65-71,73-75,77,83,87, August-Oktober 1844)。——325。
- 费尔巴哈,路·《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1844年莱比锡版(Feuerbach, L. ; Das Wesen des Glaubens im Sinne Luther's. Ein Beitrag zum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4)。——73。

- [费尔巴]哈,[路·]《[书评]:卡尔·拜尔〈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1839年埃朗根版)》,载于1840年4月8—10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莱比锡)第85—87号([Feuerba]ch, [L.]:[Rezension zu]: Karl, Bayer: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Begriff des sittlichen Geistes und über das Wesen der Tugend. Erlangen 1839. In: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Leipzig. Nr. 85—87. 8. — 10. April 1840)。——22。
- 费尔巴哈,路·《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Feuerbach, L.: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73。
- 费尔巴哈,路·《宗教的本质》,载于《模仿者》1846年莱比锡版第1卷(Feuerbach, L.: Das Wesen der Religion. 1845. In: Die Epigonen. Bd. 1. Leipzig 1846)。——387, 405, 415。
- 费奈迭,雅·《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Venedey, J.: Preussen und Preussenthum. Mannheim 1839)。——217, 222。
- 费希特,约·哥·《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1796—1797年耶拿—莱比锡版第[1, 2]部分(Fichte, J. G.: 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 nach Princ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 Th. [1.]2. Jena und Leipzig 1796—1797)。——8。
-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或里昂]版(Fourier, Ch.: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Leipzig [vielm.; Lyon] 1808)。——392。
- 傅立叶,[沙·]《〈论三种外在统一〉的片断》,载于1845年《法郎吉》(巴黎)第1卷(Fourier, [Ch.]: Section ébauchée des trois unités externes. In: La Phalange. T. 1. Paris 1845)。——348。
- 傅立叶,沙·《手稿。5种情感》,载于1846年《法郎吉》(巴黎)第4卷(Fourier, Ch.: Manuscrits. Des cinq passions sensuelles. In: La Phalange. T. 4. Paris 1846)。——389。
- 傅立叶,[沙·]《天体演化论》,载于1845年《法郎吉》(巴黎)第1卷(Fourier, [Ch.]: Cosmogonie. In: La Phalange. T. 1. Paris 1845)。——348。

G

- 盖尔特纳,古·弗·《[书评]:A. W. 格策〈根据自己1835年的观点论古代马尔克的地方。受王国法律修改部的委托根据官方材料编纂〉(共三部,1836年

- 马格德堡版),第2部XXII和459页、XII和354页、87页》,载于1837年4月《科学评论年鉴》(柏林)第61期第481—499页(Gaertner, G. F.: [Rezension zu]: A. W. Goetze: Das Provinzial-Recht der Altmark nach seinem Standpunkte im Jahr 1835. Im Auftrage des Königlichen Jusitz-Ministerium für die Gesetz-Revisio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bearbeitet. 2. Theile in 3 Abtheilungen XXII und 459, XII. 354 u. 87 S. Magdeburg 1836. In: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Berlin. Nr. 61, April 1837. Sp. 481—499)。——16。
- 歌德,约·沃·冯·《歌德全集》(四十卷集)1840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Goethe, J. W. von: Sämmtliche Werke in vierzig Bänden. Vollständige, neugeordnete Ausgabe.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40)。——269。
- 歌德,约·沃·冯·《向青年诗人进一言》1831年版(Goethe, J. W. von: Für junge Dichter. 1831)。——95。
- 歌德,约·沃·冯·《再向青年诗人进一言》(Goethe, J. W. von: Noch ein Wort für junge Dichter)。——95。
- 格拉蒂安《矛盾宗规的协调》,载于《格雷戈里十三世宗规法大全》1747年哈雷马格德堡版(Gratianus: 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 In: Corpus iuris canonici Gregorii XIII. Halae Magdeburgicae 1747)。——14。
- 格林,雅·《雅科布·格林谈自己被解聘》1838年巴塞尔版(Grimm, J.: Jacob Grimm über seine Entlassung. Basel 1838)。——88。
- [格律恩,卡·]《艾泽曼等人被驱逐》,载于1847年3月1日《科隆日报》第60号([Grün, K.]: Über die Ausweisung von Eisermann und Anderen.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60, 1. März 1847)。——461。
- 格律恩,卡·《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6年达姆施塔特版(Grün, K.: Ueber Göhte vom menschlichen Standpunkte. Darmstadt 1846)。——455。
- 格律恩,卡·《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书信和文稿》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Grün, K.: 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Briefe und Studien. Darmstadt 1845)。——367, 387。
- [格律恩,卡·]《基佐先生意欲干涉瑞士内政》,载于1846年10月18日《科隆日报》第291号([Grün, K.]: (Hr. Guizot beabsichtigt eine Intervention in der Schweiz.)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91, 18. Oktober 1846)。——425。
- [格律恩,卡·]《旅行札记。波罗的海和莱茵河》,〔署名〕:恩·冯·德尔·海德,卡·格律恩编,1839年卡塞尔—莱比锡版([Grün, K.]: Buch der Wande-

- rungen. Ostsee und Rhein. [Gez.]; E. von der Halde. Hrsg. K. Grün. Cassel und Leipzig 1839)。——221。
- [格律恩,卡·]《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1846年比尔温肯版([Grün, K.]; Die preussischen Landtags-Abschiede. Ein Wort zur Zeit. Birwinken 1846)。——394,398。
- 格罗尔曼,卡·冯·《刑法科学的原则。附关于德国刑法的系统的论述》1798年吉森版(Grolman, K. von; Grundsätze der Criminalrechtswissenschaft nebst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des Geistes der deutschen Criminalgesetze. Giessen 1798)。——14。
- 葛德文,威·《论政治上的公正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1842年伦敦第4版第1—2卷(Godwin, W.;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s and happiness. 4. ed. Vol. 1. 2. London 1842)。——349,350。
- 谷兹科,卡·《〈白尔尼生平〉序言》,载于白尔尼《评亨利希·海涅》184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Gutzkow, K.; Vorrede zu Börne's Leben. In: Börne; Urtheil über Heinrich Heine. Frankfurt am Main 1840)。——364。
- 谷兹科,卡·《柏林日记。四》,载于1840年6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97号(Gutzkow, K.; Tagebuch aus Berlin. VI.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97. Juni 1840)。——237,239。
- 谷兹科,卡·《过去和现在。1830—1838年》,载于1839年《文学年鉴》(汉堡)第1年卷(Gutzkow, K.;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1830—1838. In: Jahrbuch der Literatur. Jg. 1. Hamburg 1839)。——136。
- 谷[兹科],卡·《尤利乌斯·莫森的〈亚哈随鲁〉》,载于1838年8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124期(G[utzkow], K.; Julius Mosens Ahasver.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124, August 1838)。——122。
- 《关于普鲁士统治权的进一步讨论》,载于1842年6月21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172号附刊(Weitere Verhandlungen über die Hegemonie Preußens.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72. 21. Juni 1842. Beiblatt)。——38。

H

- 哈瑟,弗·鲁·《坎特伯雷的安瑟伦》1843年莱比锡版第1部《安瑟伦生平》(Hasse, F. R.; Anselm von Canterbury. Th. 1. Das Leben Anselm's. Leipzig

- 1843)。——29。
- 海[尔梅斯,卡·亨·]《科隆。7月5日》,载于1842年7月6日《科隆日报》第187号(H[ermes, K. H.]: Köln, 5. Juli.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87, 6. Juli 1842)。——34。
- 海[尔梅斯,卡·亨·]《科隆。7月29日》,载于1842年7月30日《科隆日报》第211号(H[ermes, K. H.]: Köln. 29. Juli.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11, 30. Juli 1842)。——34。
- 海[尔梅斯,卡·亨·]《向马格德堡菲力浦逊先生进最后一言》,载于1842年8月23日《科隆日报》第235号附刊(H[ermes, K. H.]: Letztes Wort an Hrn. Philippson zu Magdeburg.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35, 23. August 1842. Beilage)。——34。
- 海奈克齐乌斯,约·哥·《按照〈学说汇纂〉次序叙述的民法原理便览》1728年阿姆斯特丹版(Heineccius, J. G.: Elementa iuris civilis secundum ordinem Pandectarum, commoda auditoribus methodo adornata. Amstelodami 1728)。——7。
- 海涅,亨·《评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汉堡版(Heine, H.: Über Ludwig Börne. Hamburg 1840)。——365。
- 海因岑,卡·《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载于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84号(Heinzen, K.: Ein “Repräsentant” der Kommunisten. In: DBrZ. Nr. 84, 21. Oktober 1847)。——490。
- 海因岑,卡·《反对派》1846年曼海姆版(Heinzen, K.: Die Opposition. Mannheim 1846)。——380。
- 《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载于1842年9月22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265号附刊(Fehlgriffe der liberalen Opposition in Hannover.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65, 22. September 1842. Beiblatt)。——35。
- 赫勒,罗·《拉撒路的姐妹》,载于1839年1月1—22、28—30日和2月4—15日《玫瑰。知识界杂志》第1—17、21—23和26—35期(Heller, R.: Die Schwestern des Lazarus. In: Rosen. Eine Zeitschrift für die gebildete Welt. Leipzig. Nr. 1—17, 21—23, 26—35; 1.—22., 28.—30. Januar, 4.—15. Februar 1839)。——153。
- 赫斯,莫·《评格拉齐安诺博士文集。巴黎二载,阿·卢格的文稿和回忆录》,载

- 于1847年8月5、8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63号(Heß, M. ;Dottore Graziano's Werke. Zwei Jahre in Paris, Studien und Erinnerungen von A. Ruge. In:DBrZ. Nr. 62,63;5. ,8. August 1847)。——372,380。
- 赫斯,莫·《声明》,载于1846年7月28日《科隆日报》第209号附刊(Heß, M. : Erklärung. In:Könische Zeitung. Nr. 209,28. Juli 1846. Beil.)。——380。
- 赫斯,莫·《晚近的哲学家》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Heß, M. :Die letzten Philosophen. Darmstadt 1845)。——334。
- 赫斯,莫·《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载于1847年10月14、31日和11月7、1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2、87、89和90号(H[eß], M. :Die Folgen einer Revolution des Proletariats. In:DBrZ. Nr. 82,87,89,90;14. ,31. Oktober, 7. ,11. November 1847)。——491,501。
-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1841年柏林第2版第2卷(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2. unveränd. Aufl. Berlin 1841)。——53。
- 黑格尔,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年柏林版(Hegel, G. W. F. :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Berlin 1837)。——224、230。

J

- 《简讯》,载于1839年3月《雅典娜神殿。科学、艺术和生活杂志》(纽伦堡)(Notizen. In:Athenaeum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Leben. Nürnberg. März 1839)。——180。
- 《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载于1841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部务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年卷第15期(Cirkular-Verfügung an sämtliche Königl. Oberpräsidien, die Handhabung der Censur betreffend, vom 24. Dezember 1841. In:Ministerial-Blatt für die gesammte innere Verwaltung in den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Staaten. Hrsg. im Bureau des Ministeriums des Innern. Jg. 2. Berlin. Nr. 15,27. Dezember 1841)。——37,46。

K

- [卡普,克·]《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一位资深观察员的当前纪事》1843年莱比锡版([Kapp,Ch.]: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

ling.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Tages von einem vieljährigen Beobachter. Leipzig 1843)。——68。

卡普菲格, [让·巴·奥·雷·]《一百天》(两卷集)1841年巴黎版(Capefigue, [J. B. H. R.]; Les cent jours. T. 1. 2. Paris 1841)。——462。

康德, 伊·《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1798年柯尼斯堡版(Kant, I.;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Königsberg 1798)。——519。

康德, 伊·《法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1797年柯尼斯堡版(Kant, I.;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Königsberg 1797)。——11。

克拉默, 安·《论〈学说汇纂〉和〔查士丁尼〕法典不同版本的词义》1811年基尔版(Cramer, A.; De verborum significatione tituli pandectarum et codicis cum variae lectionis apparatu. Kiliae 1811)。——14。

克莱因, 恩·斐·《德国一般刑法原则。兼论普鲁士的法律》1799年哈雷增订第2版(Klein, E. F.; Grundsätze des gemeinen deutschen peinlichen Rechts nebst Bemerkung der preussischen Gesetze. 2. verm. und verb. Ausg. Halle 1799)。——12。

克莱因, 恩·斐·《普鲁士国家立法和法学年鉴》(二十六卷集)1788—1809年柏林—斯德丁版(Klein, E. F.; Annalen de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gelehrsamkeit in den Preussischen Staaten. Bd. 1—26. Berlin und Stettin 1788—1809)。——12。

克赖策纳赫, 泰·《谷兹科评〈亚哈随鲁〉》, 载于1838年9月27日《雅士报》(莱比锡)第189号(Creizenach, Th.; Gutzkow über Ahasver. In: 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 Leipzig. Nr. 189, 27. September 1838)。——122, 123。

克里斯蒂安森, 约·《罗马法史概论》1838年阿尔托纳版第1卷(Christiansen, J.; Die Wissenschaft der römischen Rechtsgeschichte im Grundrisse. Bd. 1. Altona 1838)。——27。

克利盖, 海·《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文学家和共产主义政策》, 载于1846年6月20、27日《人民代言者报》(纽约)第25、26期(Kriege, H.; Die kommunistischen Literaten in Brüssel und die kommunistische Politik. In: Der Volks-Tribun. New-York. Nr. 25, 26; 20., 27. Juni 1846)。——420, 425。

[克利盖, 海·]《致我们的朋友们》, 载于1846年7月4日《人民代言者报》(纽约)第27期([Kriege, H.]; An unsere Freunde. In: Der Volks-Tribun. New-York. Nr. 27, 4. Juli 1846)。——420。

克吕格尔,弗·[《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9月27日》],载于1847年10月1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3号(Crüger, F.: [Rede, gehalten beim Bankett am 27. Sept. zu Brüssel.] In: DBrZ. Nr. 83, 17. Oktober 1847)。——473。

L

《拉法尔热的遗孀玛丽·卡佩尔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四卷集)1842—1843年巴黎版(Mémoires de Marie Cappelle, veuve Lafarge, écrits par elle-même Bd. 1—4. Paris 1842/43)。——600。

拉萨格拉,拉·德·《劳动组织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1848年巴黎版(La Sagra, R. de;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Questions préliminaires à l'examen de ce problème. Paris 1848)。——510。

莱奥,亨·《黑格尔门徒。所谓指控永恒真理的文献和论据》1838年哈雷版(Leo, H.: Die Hegelingen. Actenstücke und Belege zu der s. g. Denunciation der ewigen Wahrheit. Halle 1838)。——181, 229。

莱奥,亨·《给约·哥雷斯的公开信》1838年哈雷版(Leo, H.: Sendschreiben an J. Görres. Halle 1838)。——181。

莱辛,哥·埃·《拉奥孔:或论绘画和诗歌的界限。兼论古代艺术史的几个问题》1766年柏林版第1部分(Lessing, G. E.: Laockoon; oder über die Grenzen der Malerey und Poesie. Mit beyläufigen Erläuterungen verschiedener Punkte der alten Kunstgeschichte. Th. 1. Berlin 1766)。——11。

赖马鲁斯,海·赛·《关于动物本能,主要是它们的复杂本能的总的考察:探明世界、造物主和我们自身之间的联系》1760年[汉堡版](Reimarus, H. S.: Allgemein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Triebe der Thiere, hauptsächlich über ihre Kunst-Triebe; zum Erkenntniß des Zusammenhanges der Welt, des Schöpfers und unser selbst. [Hamburg] 1760)。——14。

朗切洛蒂,乔·帕·《宗规法纲要》1598年威尼斯版(Lancelottus, J. P.: Institutiones iuris canonici. Venetiis 1598)。——14。

劳默,弗·冯·《霍亨施陶芬王朝及其时代的历史》(六卷集)1823—1825年莱比锡版(Raumer, F. von; Geschichte der Hohenstaufen und ihrer Zeit. Bd. 1—6. Leipzig 1823 bis 1825)。——253。

劳特巴赫,沃·亚·《法学教科书——最简单的公式,但具有丰富的意义和论

- 据,说明了几乎全部法的内容》,约·雅·许茨编,[1697年]蒂宾根—法兰克福—莱比锡版(Lauterbach, W. A.; Compendium juris brevissimis verbis, sed amplissimo sensu & allegationibus, universam fere materiam exhibens. Hrsg. von J. J. Schütz. Tübingae, Francofurti, Lipsiae [1697]). —14。
- 劳特巴赫,沃·亚·《供研究50卷〈学说汇纂〉的理论与实践文集——按综合法编写》(四十三卷集),附索引, U. Th. 劳特巴赫编,1690—1714年蒂宾根版(Lauterbach, W. A.; Collegium theorico—practicum. Ad L. Pandectarum Libros methodo synthetica. (Hrsg. von U. Th. Lauterbach.) Vol. 1—43 u. Register. Tübingen 1690—1714). —14。
- 勒鲁,皮·《关于傅立叶主义的通信。第三篇:圣西门和傅立叶》,载于1846年8月《社会评论》(巴黎)第11期(Leroux, P.; Lettres sur le fouriérisme. III^e Lettre. Saint-Simon et Fourier. In; Revue Sociale, ou solution pacifique du problème du prolétariat. Paris. Nr. 11, August 1846). —392。
- [《雷纳德关于1842年11月12日同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会谈的记录》([Aufzeichnung Renards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dem Regierungspräsidenten von Gerlach am 12. November 1842]). —37。
-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List, F.;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41). —328, 351。
- 卢登,亨·《德意志民族史》(十二卷集)1825—1837年哥达版(Luden, H.;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Bd. 1—12. Gotha 1825—1837). —11。
- 卢格,阿·/奥·维于德《呈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对1843年1月3日根据内务部命令查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的控诉》1843年不伦瑞克版(Ruge, A., O. Wigand; An die Hohe Zweite Kammer der Sächsischen Ständeversammlung. Beschwerde über die durch ein Hohes Ministerium des Innern angeordnete und am 3. Januar 1843 ausgeführte Unterdrückung der Zeitschrift. “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Braunschweig 1843). —380。
- 卢格,阿·《德国的共产主义》,载于《反对派》1848年曼海姆版(Ruge, A.; Der deutsche Kommunismus. 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herausgegeben unter Mitwirkung Mehrerer von Hermann Püttmann. Bd. 1. Darmstadt 1845. In; Opposition. Mannheim 1848). —380。

- 卢格,阿·《“基督教日耳曼的”中庸。柏林的〈文学周报〉;1842年1和2月》,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Ruge, A.: Das“christlich-germanische”Justemilieu. Die Berliner “litterarische Zeitung”. 1842. Januar und Februar. In: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Bd. 2.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54。
- 卢格,〔阿·〕《莫泽斯拉比和莫里茨·赫斯》,载于《反对派》1846年曼海姆版(Ruge, [A.], Der Rabbi Moses und Moritz Heß. In: Die Opposition. Mannheim 1846)。 380,620。
- 〔卢格,阿·〕《萨克森状况》,载于1842年9月25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268号附刊(〔Ruge, A.〕: Sächsische Zustände.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68, 25. September 1842. Beiblatt)。——34。
- 卢格,阿·《书报检查官对1839、1841和1842年〈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态度的文件》,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Ruge, A.: Aktenmäßige Darlegung der Censurverhältnisse der Hal-lischen und Deutschen Jahrbücher in den Jahren 1839, 1841, 1842. In: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Bd. 1.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53。
- 卢格,阿·《致爱国者》,载于1844年12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203和204号(Ruge, A.: An einen Patrioten.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203, 204, Dezember 1844)。——338。
- 鲁莫尔,〔卡·弗·冯·〕《汉撒诸城以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载于1842年1月18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18号(Rumohr, [K. F. von]; Der deutscher Zollverein neben den Hansestädten.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8, 18. Januar 1842)。——38。
- 《伦敦教育协会告德国无产者书。1846年于伦敦》,载于1846年9月18日《德意志伦敦报》第77号(Adresse der Bildungsvereins in London an die deutschen Proletarier. London 1846. In: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Nr. 77. 18. September 1846)。——407,434。
- 《论普鲁士的统治权》。7月9日易北河〔通讯〕,载于1842年7月14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195号(Über Preußens Hegemonie。)[Kor-

respondenz]: Von der Elbe, 9. Juli.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95, 14. Juli 1842)。——38。

罗泰克,卡·冯·《各阶级适用的世界通史,自古代至 1831 年》(节写本), 1831—1833 年斯图加特版第 1—4 卷(Rotteck, C. v[on]: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 von den früh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 mit Zugrundelegung seines größeren Werkes. Bd. 1—4. Stuttgart 1831 bis 1833)。——233。

M

马尔海内克,菲·《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演讲绪论。附一篇有关布·鲍威尔的福音故事考证的独立意见》1842 年柏林版(Marheineke, Ph.: Einleitung in die öffentlichen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in der christlichen Theologie. Nebst einem Separatvotum über B. Bauers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Berlin 1842)。——33。

[马克思,燕·]《一位德国妇女来信的摘录》,载于 1844 年 8 月 10 日《前进报》(巴黎)第 64 号([Marx, J.]: Aus dem Briefe einer deutschen Dame. In: Vorwärts! Paris. Nr. 64, 10. August 1844)。——76。

马莱特,[弗·路·]《前言》,载于 1840 年 1 月 12、19 日《不来梅教会信使》第 1、2 期(Mallet, [F. L.]: Vorwort. [zum Jahrgang 1840]. In: Bremer Kirchenbote. Nr. 1, 2; 12., 19. Januar 1840)。——231。

《玛丽·拉法尔热,被判为下毒者、被控为盗窃钻石者。现代刑事案》1841 年莱比锡版(Marie Lafarge, verurtheilt als Giftmischerin und angeklagt als Diamendentdiebin, Criminalgeschichte der neuesten Zeit. Leipzig 1841)。——600。

[迈尔,爱·]《研究问题的几句开场白:莱茵省市政体制是否适应现时代的要求?》,载于 1842 年 8 月 14 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 226 号附刊([Mayer, E.]: Ein Wort als Einleitung zur Frage: entspricht die Rheinische Kommunal-Verfassung den Anforderungen der Gegenwart?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26, 14. August 1842. Beilage)。——34。

梅尔克林,克·《现代虔诚主义述评》(一部学术习作)1839 年斯图加特版

- (Märklin, Ch. : *Darstellung und Kritik des modernen Pietismus. Ein wissenschaftlicher Versuch.* Stuttgart 1839)。——191, 228。
- [门采尔, 沃·]《[书评]: 卡尔·谷兹科〈瓦莉, 多疑的女人〉(小说, 1835年曼海姆版)》, 载于1835年9月11、14日《文学报》(斯图加特—蒂宾根)第93、94号 ([Menzel, W.]: [Rezension zu]: Gutzkow, Karl: *Wally, die Zweiflerin.* Roman. Mannheim 1835. In: *Literatur-Blatt.*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Nr. 93, 94; 11., 14. September 1835)。——134。
- [孟德斯鸠, 沙·]《论法的精神》(四卷集)1763年阿姆斯特丹—莱比锡版 ([Montesquieu, Ch.]: *De l'esprit des loix.* Nouv. éd., revue, corr. et considérablement augm par l'auteur. T. 1—4. Amsterdam, Leipzig 1763)。——59。
- 米伦布鲁赫, 克·弗·《关于〈学说汇纂〉的学说》(三卷集)1823—1825年哈雷版 (Mühlenbruch, Ch. F.: *Doctrina pandectarum.* Vol. 1—3. Halis Saxonum 1823 bis 1825)。——14。
- 米希勒, 茹·《法国革命史》1847年巴黎版第2卷 (Michelet, J.: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 2. Paris 1847)。——507。
-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声明。致欧洲民主派》, 载于1847年10月2日《北极星报》第519号 (Manifesto of the Fraternal Democrats. To the Democracy of Europe. In: *NSt.* Nr. 519, 2. Oktober 1847)。——497。
- 莫拉斯, [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民主派宴会上的演说。1847年9月27日]》, 载于1847年10月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0号 (Moras, [C.]: [Die Rede auf dem demokratischen Bankett in Brüssel, 27. September 1847.] In: *DBrZ.* Nr. 80, 7. Oktober 1847)。——473, 474。

N

- 奈安德, 奥·《〈耶稣基督传〉的历史联系及其历史发展》1837年汉堡版 (Neander, A.: *Das Leben Jesu Christi in seinem geschichtlichen Zusammenhange und sein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argestellt.* Hamburg 1837)。——184, 199, 225。

P

- 培根, 弗·《论科学的发展》1662年阿姆斯特丹第9版 (Bacon, F.: *De augmentis*

- scientiarum. Lib. 9. Amstelaedemi 1662)。 14。
- 蓬佩里·爱·德·《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1840年巴黎增订第2版 (Pom-péry, É. de: Exposition de la science sociale, constituée par C. Fourier. 2. éd., revue et augm. Paris 1840)。——75。
- 皮特曼·海·《查特顿》,第1部《诗人的生平》,第2部《诗作》,1840年巴门版 (Püttmann, H.; Chatterton. Th. 1. Leben des Dichters. Th. 2. Dichtungen. Barmen 1840)。——239。
- 皮特曼·海·《杜塞尔多夫画派及其自1829年成立艺术协会以来的成就。论现代艺术史》1839年莱比锡版 (Püttmann, H.; Die Düsseldorfer Malerschule und ihre Leistungen seit der Errichtung des Kunstvereines im Jahre 1829. Ein Beitrag zur modernen Kunstgeschichte. Leipzig 1839)。——239。
- [普菲茨纳]《评〈呈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载于1843年3月12、14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71、73号附刊([Pfützner]; Ueber die Broschüre an die hohe zweite Kammer der sächsischen Ständeversamml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71, 73; 12., 14. März 1843. Beiblätter)。——53。
- [普鲁茨,罗·]《〈现代年鉴〉和〈德国年鉴〉》,载于1843年2月12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43号附刊([Prutz, R.]; Die Jahrbücher der Gegenwart und die deutschen Jahrbücher.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43, 12. Februar 1843. Beiblatt)。——52。
-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 (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 2. Paris. [1846])。——398, 399, 421, 425, 429, 438。
- 蒲鲁东,皮·约·《国家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德译本由卡·格律恩翻译并加注释,1847年达姆施塔特版第1、2卷 (Proudhon, P. J.; Philosophie der Staatsökonomie oder Nothwendigkeit des Elends. Deutsch bearb. von Karl Grün. Bd. 1. 2. Darmstadt 1847)。——398, 399, 429。
-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218。

R

荣克,亚·《献给小奥斯瓦尔德——我在〈德国年鉴〉的对手——的糖果》,载于

1842年7月20日《柯尼斯堡文学报》第42号(Jung, A.; Ein Bonbon für den kleinen Oswald, meinen Gegner in den deutschen Jahrbüchern. In: Königsberger Literatur-Blatt. Nr. 42, 20. Juli 1842)。——302。

S

萨卢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卡提利那暴战记》(Sallustius Crispus: De coniuratione Catilinae)。——62。

萨维尼,弗·卡·冯·《占有权。民法研究》1803年吉森版(Savigny, F. C. von: Das Recht des Besizes. Eine civilistische Abhandlung. Gießen 1803)。——9, 13。

[圣西门,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Saint-Simon, H.]: 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 Paris 1803)。——392。

《圣行录》(Acta Sanctorum)。——95。

[施蒂纳,麦·]《[书评]:欧仁·苏〈巴黎的秘密〉》,[署名]:麦克斯·施米特,载于1844年《柏林月刊》(曼海姆)惟一的一期([Stirner, M.]: [Rezension zu]: Eugène Sue; Die Mysterien von Paris. [Gez.]: Max Schmidt. In: Berliner Monatsschrift. Erstes und einziges Heft. Mannheim 1844)。——328。

施蒂纳,麦·《惟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 M.: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328, 332, 334。

施特劳斯,大·弗·《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蒂宾根—斯图加特版第1、2卷(Strauß, D. F.: Die christliche Glaubenslehr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und im Kampfe mit der modernen Wissenschaft. Bd. 1. 2. Tübingen. Stuttgart 1840—1841)。——276, 277。

施特劳斯,大·弗·《凯尔纳,现代狂人故事》,载于施特劳斯《评述和批判。神学、人类学和美学方面的轶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Strauß, D. F.: Kerner, Geschichten Besessener neuerer Zeit. In: Strauß; 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 Eine Sammlung zerstreuter Aufsätze aus den Gebieten der Theologie, Anthropologie und Aesthetik. Leipzig 1839)。——230。

施特劳斯,大·弗·《凯尔纳,自然之夜里的一个幽灵》,载于施特劳斯《评述和批判。神学、人类学和美学方面的轶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Strauß, D. F.:

- Kerner, Eine Erscheinung aus dem Nachtgebiete der Natur... In: Strauß: 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 Eine Sammlung zerstreuter Aufsätze aus den Gebieten der Theologie, Anthropologie und Aesthetik. Leipzig 1839). — 230。
- 施特劳斯·大·弗·《评述和批判。神学、人类学和美学方面的轶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 (Strauß, D. F.; 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 Eine Sammlung zerstreuter Aufsätze aus den Gebieten der Theologie. Anthropologie und Aesthetik. Leipzig 1839)。——224, 229, 230。
- 施特劳斯·大·弗·《施莱尔马赫和道布对当代神学的意义(1839年版)》, 载于施特劳斯《评述和批判。神学、人类学和美学方面的轶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 (Strauß, D. F.; Schleiermacher und Daub,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Theologie unserer Zeit. (1839.) In: Strauß: 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 Eine Sammlung zerstreuter Aufsätze aus den Gebieten der Theologie. Anthropologie und Aesthetik. Leipzig 1839)。——224, 230。
- 施特劳斯·大·弗·《耶稣传》(校勘本) 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 (Strauß, D. F.; 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 Bd. 1. 2. Tübingen 1835—1836)。——186, 224, 276, 277。
- 《时代的标志》, [对温克勒, J. Ch. F.《竖琴之音》的评论], 载于1838年12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208号 (Zeichen der Zeit. [Besprechung des Gedichtbandes von J. Ch. F. Winkler <Harfenklänge...>]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208, Dezember 1838)。——127。
- 《[书评]: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 载于1846年7月《经济学家杂志》(巴黎)第14卷第56期 ([Rezension zu]: Engels, Frédéric: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 Situation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Angleterre. Leipsick 1845. I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Paris. T. 14. Nr. 56, Juli 1846)。——404。
- 舒巴特, 卡·恩·《论黑格尔国家学说与普鲁士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高原则的对立》1839年布雷斯拉夫版 (Schubarth, K. E.; Ueber die Unvereinbarkeit der Hegel'schen Staatslehre mit dem obersten Lebens- und Entwicklungsprinzip des Preußischen Staats. Breslau 1839)。——182。
- 斯密特, 弗·冯·《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年柏林版第1、2部 (Smitt, F. von: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und Kriegen in

den Jahren 1830 und 1831. Nach authentischen Quellen dargestellt. Th. 1. 2. Berlin 1839)。——206。

苏,欧仁《巴黎的秘密》(Sue, Eugene: Les mysteres de Paris)。——324, 350。

索尔蒂克,罗·《波兰。波兰革命的历史、政治和军事概况》1833年巴黎版第1、2卷(Soltyk, R.: La Pologne. Précis historiqu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sa révolution. T. 1—11. Paris, 1833)。——206。

[索尔蒂克,罗·]《波兰的地理和历史记述。1830年和1831年事件全貌》(一卷两部),一个目击者撰写,1834年斯图加特版([Soltyk, R.]: Polen, geographisch und historisch geschildert. Mit einer vollständigen Geschichte der Jahre 1830 und 1831. Von einem Augenzeugen. Zwei Theile in einem Band. Stuttgart 1834)。——206。

索尔蒂克,罗·《波兰及其最近一次自由斗争中的英雄们。兼论波兰建国以来至1830年的简史》(两卷集)1834年斯图加特版(Soltyk, R.: Polen und seine Helden im letzten Freiheitskampfe. Nebst einem kurzen Abriß der polnischen Geschichte seit ihrem Beginne bis zum Jahre 1830. Bd. 1. 2. Stuttgart 1834)。——206。

T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Tacitus: Germania)。——11, 12。

托路克,奥·《福音故事的可信性。兼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以给神学家和非神学家读者》1837年汉堡版(Tholuck, A.: Die Glaubwürdigkeit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zugleich eine Kritik des Lebens Jesu von Strauß, für theologische und nicht theologische Leser dargestellt. Hamburg 1837)。——224。

W

韦宁-英根海姆,约·奈·《一般民法教科书,根据海泽为讲授〈学说汇纂〉而写的一般民法体系的纲要编纂》(三卷集)1831—1832年慕尼黑第4版(Wenning-Ingenheim, J. N. von: Lehrbuch des Gemeinen Civilrechtes, nach Heise's Grundriß eines Systems des gemeinen Civil-Rechtes zum Behuf von Pandecten-Vorlesungen. 4. verb. Aufl. Bd. 1—3. München 1831 1832)。——14。

维尔特,格·[《在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演讲》],载于1847年

- 9月29日《民主工场报》(巴黎)(Weerth, G.: [Rede auf dem Freihandelskongreß in Brüssel.] In: L'Atelier Démocratique. Paris. 29. September 1847)。—475, 502。
- 维干德,奥·《致阿尔诺德·卢格》,载于1846年《模仿者》(莱比锡)第1卷(Wigand, O.: An Arnold Ruge. In: Die Epigonen. Bd. 1. Leipzig 1846)。—393。
- [维兰德,克·马·]《疯狂的苏格拉底,或锡诺帕的第欧根尼的对话录》,摘自一篇旧手稿,1770年莱比锡版([Wieland, Ch. M.]; Σωκραγης μαωομενος oder die Dialogen des Diogenes von Sinope. Aus einer alten Handschrift. Leipzig 1770)。—95。
- 魏瑟,克·海·《考证地从哲理观点修订福音故事》(两卷集)1838年莱比锡版(Weiße, Ch. H.: Die evangelische Geschichte kritisch und philosophisch bearbeitet. Bd. 1. 2. Leipzig 1838)。—199。
- 魏特林,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沃韦版(Weitling, W.: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Visis 1842)。—310, 313, 314, 395。
- 魏特林,威·《私人信件摘录》,载于1846年6月27日《人民代言者报》(纽约)第26期(Weitling, W.: Aus einem Privatbriefe. In: Der Volks-Tribun. New York. Nr. 26, 27. Juni 1846)。—420。
- [魏特林,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9年[巴黎]版([Weitling, W.]; Die Menschheit, wie sie ist, und wie sie sein sollte. [Paris] 1839)。—310, 395。
- 温克尔曼,约·《古代艺术史》(共两部)1764年德累斯顿版(Winckelmann, J.: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 Th. 1. 2. Dresden 1764)。—11。
- 温克尔曼,约·《〈古代艺术史〉的诠释》(共两部)1767年德累斯顿版(Winckelmann, J.: Anmerk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 Th. 1. 2. Dresden 1767)。—11。
- 文巴尔克,卢·《当代剧作家》1839年阿尔托纳版第1册(Wienbarg, L.: Die Dramatiker der Jetztzeit. H. 1. Altona 1839)。—206。
- 沃拉贝尔,阿·《帝国的没落。直到1830年查理十世时期的两次复辟的历史》(七卷集)1844—1854年巴黎版(Vaulabelle, A.: Chute de l'empire. Histoire des deux restaurations jusqu'à la chute de Charles X., en 1830. T. 1—7. Paris 1844—1854)。—462。

X

- 谢林·弗·威·约·冯·《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年蒂宾根版(Schelling, F. W. J. von: System des transscendentalen Idealismus. Tübingen 1800)。—69。
- 许[金]·莱·《评安奈特·伊丽莎白·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诗集)(1838年明斯特版)》,载于1838年10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170号(S[chücking], L.: Gedichte von Annette Elisabeth von Droste-Hülshoff Münster 1838.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170, Oktober 1838)。—235。

Y

-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Aristoteles: Rhetorica)。—14。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eles: Politica)。—58。
- 《宴会中断》,载于1846年8月《上场》(巴黎)第11期(Un Banquet interrompu. In: L'Atelier. Paris. Nr. 11, August 1846)。—393。
- 《1838年7月间对德国现代革命密谋进行侦查的主要结论》[183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arlegung der Haupt-Resultate aus den wegen der revolutionären Complotte der neueren Zeit in Deutschland geführten Untersuchungen. Auf den Zeitabschnitt mit Ende Juli 1838. Frankfurt am Main [1839])。—217。
- 《[1840年卷编者]序》,载于1840年1月1、4、8、11、15、18、22和25日《福音派教会报》第1—8号(Vorwort [der Redaktion zum Jahrgang 1840]. In: 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 Berlin. Nr. 1—8; 1., 4., 8., 11., 15., 18., 22., 25. Januar 1840)。—228。
- 尤利乌斯·古·《银行业。德国的一个新幽灵》1846年莱比锡版(Julius, G.: Bankwesen. Ein neues Gespenst in Deutschland. Leipzig 1846)。—404。

Z

- 《在德国的统治权》,载于1842年5月26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146号附刊(Hegemonie in Deutschland.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46, 26. Mai 1842. Beiblatt)。—38。
- 《致圣徒隆格》,载于1845年4月《德意志电讯》(汉堡)第56号(An den Apostel

Ronge. In: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Hamburg. Nr. 56, April 1845).
434。

《重农学派·魁奈·杜邦·德奈穆尔和其他重农学派成员的著作集,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2部(*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uction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entaires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M. E. Daire*. P. 1. 2. Paris 1846)。——384。

《自然研究的界限》,载于1839年3月20、23和27日《福音派教会报》(柏林)第23—25号(*Die Grenzen der Naturbetrachtung*. In: *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 Berlin. Nr. 23—25, 20., 23., 27. März 1839)。——185。

《自由报界的声明》,载于1846年8月《工场》(巴黎)第11期(*Du manifeste de la presse liberale*. In: *L'Atelier*. Paris. Nr. 11, august 1846)。——393。

佐尔格·卡·威·斐·《埃尔温·关于美和艺术的四次谈话》1815年柏林版第1—2部(*Solger, K. W. F.; Erwin. Vier Gespräche über das Schöne und die Kunst*. Th. 1. 2. Berlin 1815)。——11。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G

《国民报》

——1846年8月19日第19号《新的选举……8月18日巴黎[通讯]》(*Les nouvelles listes électorales. .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18 Août)。——393。

H

《海盗·恶魔》

1846年8月16、17日《目前人们谈论的……》(*On parlait dernièrement dans. . .*)。——388。

K

《科隆日报》

- 1846年9月10日第253号《科隆事件的经过……》(Der Hergang bei den in Köln...)。——409。

文学著作

A

埃利亚斯,威·《信仰和知识》。——237。
奥维狄乌斯《哀歌》。——12。

B

拜伦《柴尔德·哈罗德游记》。——179。
贝克尔,尼·《德国的莱茵河》。——265,278。
贝克尔,尼·《莱茵河之歌》。——278。
倍克,卡·《创造》。——179。
倍克,卡·《浪游诗人》。——178,179,200,202。
倍克,卡·《苏丹》。——178。
倍克,卡·《夜。披甲戴盔的歌》。——178,179,200。
—《莱比锡漫步》。第一个故事。第三夜。——200。
—《席勒在戈利斯的旧居》。第一个故事。第五夜。——200。
布兰特,塞·《愚人船》。——55,59。

D

《德国民间故事书》。——96,108,121,122,123。
—《亚哈随鲁》。——122。
—《欧伦施皮格尔》。——96。
—《浮士德博士》。——96。
—《海伦娜》。——96。
—《海蒙的儿子》。——96。
—《屋大维皇帝》。——96。
—《席尔达人》。——96。
—《西维拉占语集》。——96。

《齐格弗里特》。——96,126。

《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173。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安·伊·冯·《诗集》。——236。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安·伊·冯·《塔尔伯爵》。——236。

蒂默尔,汉·阿·[《一首诗》]。——141。

杜勒,爱·《皇帝和教皇》。——124,125。

杜勒,爱·《罗耀拉》。——124。

杜勒,爱·《维特尔斯巴赫》。——124。

F

弗莱里格拉特,斐·《不管这一切》。——614,619。

G

歌德《爱格蒙特》。——486。

歌德《浮士德》。——144。

歌德《浪游人夜歌》。——101。

歌德《联盟之歌》。——208。

歌德《你,降自天国》——见歌德《浪游人夜歌》。

歌德《迷娘》。——559。

歌德《亲和力》。——269。

歌德《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198。

歌德《完整无缺》。——406。

歌德《威尼斯铭语,1790》。——57。

格拉伯《阿尔米纽斯之战》。——124。

格里尔帕尔策,弗·《谁撒谎,谁倒霉!》。——231。

谷兹科,卡·《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179。

谷兹科,卡·《草稿集》。——206。

谷兹科,卡·《扫罗王》。——206。

谷兹科,卡·《瓦莉,多疑的女人》。——134。

H

海涅《北海集(1825—1826)》第1集《和平》。——13,42。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354。

海涅《我们的舰队》。——354。

海涅《新诗集》。——324。

贺拉斯《诗论》。——418。

胡瓦尔德·恩·《灯塔。回家》。——178。

胡瓦尔德·恩·《图画》。——178。

J

《基督教赞美诗集——供公共场合和家庭祈祷用》。——101。

K

卡贝,[埃·]《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65。

卡蒙斯,路·德·《卢兹之歌》。——173。

开姆尼茨,[马·弗·]《大海环绕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408,409。

柯勒律治,赛·泰·《爱之回忆》。——240。

柯勒律治,赛·泰·《就弗洛孔的〈沉船〉致一位女士》。——240。

柯勒律治,赛·泰·《在音乐厅》。——240。

克赖策纳赫,泰·《诗歌集》。——206。

克赖策纳赫,泰·《士瓦本的阿波罗》。——220。

[克劳狄乌斯,马·]《莱茵葡萄酒之歌》。——253。

克劳伦,亨·《羊毛市场,或维堡饭店》。——178。

克罗伊策,康·《格拉纳达的夜营》。——105。

克纳普,阿·《教堂和家用福音诗歌荟萃》(两卷集)。——101。

L

莱奥,莱·《怜恤》。——209。

莱瑙,尼·《浮士德》。——253。

劳伯,亨·《新游记》(两卷集)。——122。

劳伯,亨·《游记》(四卷集)。——122。

劳帕赫,恩·《农奴,或伊西多尔和奥里珈》。——178。

鲁日·德·李尔,克·《马赛曲》。——474。

M

-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 费·《保罗》(圣乐)。——273。
蒙特, 泰·《散步与世界漫游》(三卷集)。——122。
莫森, 尤·《亚哈随鲁》(史诗)。——122。
莫扎特, 沃·阿·《魔笛》。——105、205、454。

P

- 普鲁茨, 罗·爱·《莱茵河》。——278。

S

-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179。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100、178。
莎士比亚《李尔王》。——126。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126。
《圣母赞美诗》。——112、272、280。
[施托尔贝格, 弗·莱·]《〈儿子, 接过我的矛〉, 12世纪一位士瓦本骑士给自己儿子的歌》。——210。
施瓦布, 古·《基督与理性》。——129。
施瓦布, 古·《诗集》。——129。

W

- 韦伯, 卡·马·冯·《魔弹射手》。——591。
韦德尔, 卡·《哥伦布》。——293。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592。
温克勒《竖琴之音》。——127。

X

- 席勒《华伦斯坦》。——126。
席勒《强盗》。——178、198。
席勒《威廉·退尔》。——177、200。
席勒《信仰的话》。——101。

许尔施泰特,格·《德国散文作家和诗人作品选集——中学低级班和中级班复述和讲演辅助材料》(两卷集)。——124。

雪莱《哦,有鬼》。——240。

雪莱《含羞草》。——240。

雪莱《君士坦丁堡颂歌》。——240。

雪莱《麦布女王》。——237、239。

雪莱《作品集》。——239。

Y

亚当,阿·《龙寿姆的邮差》。——605。

伊默曼,卡·《卡尔德尼奥》。——177。

伊默曼,卡·《霍弗尔》。——177。

伊默曼,卡·《提罗耳的悲剧》。——177。

古兰经。——185。

圣经。——143、159、183、184、185、188、192、193、198、212、224。

《旧约全书》。——26、143、212、213。

—《阿摩司书》。——26。

—《摩西一经(创世记)》。——126、212、275。

—《摩西二经(出埃及记)》。——219、240、402。

—《诗篇》。——511。

—《诗篇》第51篇。——209。

—《诗篇》第119篇。——26。

—《雅歌》。——129。

—《约伯记》。——90。

—《约书亚记》。——213。

《新约全书》。

—《彼得后书》。——288。

—《彼得前书》。——186、288。

—《哥林多前书》。——143、183。

—《加拉太书》。——212。

—《路加福音》。——128、143、183、184、188、192、205、212。

- 《马可福音》。—— 128、143、184、205、212、233。
《马太福音》。 56、90、128、143、178、184、189、192、193、199、205、212。
《使徒行传》。 212、426。
《希伯来书》。 212。
《约翰福音》。 205、212、230。
《约翰一书》。 236。
《约翰二书》。 193、236。

报 刊 索 引

A

-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0年创刊,1834—190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联合总汇报和地方报。(随送附刊)》(Elberfelder Zeitung, Vereinigte Allgemeine Zeitung und Provinzial-Zeitung [nebst Intelligenzblatt]),继续出版至1926年;1839—1843年主编是马·伦克尔,1844—1862年为伯·腊韦;19世纪30—40年代报纸持有福音教会正统派和保守派的观点。——174。
- 《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B

- 《巴黎时钟。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和社会生活杂志》(Die Pariser Horen. Journal für Literatur, Kunst,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liches Leben)——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1847年1月—6月1日由格·莫伊勒和斐·布劳恩在巴黎编辑出版。——421、457。
- 《伴侣,或思想和感情之友报》(Der Gesellschafter oder Blätter für Geist und Herz)——德国的一家文学报纸,由弗·威·古比茨创办,1817—1848年在柏林出版。——173。
- 《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瑞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步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316、485、490、491、497、505。

- 《辩论日报》(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 《柏林诗歌、文学和评论杂谈报》(Berliner Conversations-Blatt für Poesie, Literatur und Kritik)——德国的一家刊物,1827—1829年用这个名称出版,由弗·克·弗尔斯特和威·黑林(威·阿列克西斯)任编辑,1830—1836年与《正义报》合并,更名为《正义报或柏林杂谈报》,由威·黑林出版,1836—1838年仍用原名出版,由海·马格拉夫任编辑。——173。
- 《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德国的一家杂志,1844年由青年黑格尔分子路·布尔在曼海姆出版,只出了1期,后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328。
- 《柏林阅览室》(Berliner Zeitungs-Hall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6—1849年3月由古·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主要刊登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报纸初期受到政府的资助,革命爆发后成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之一。——459。
-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周报,1831—1841年在柏林出版,代表君主派的观点,对普鲁士的政治发展有影响,曾得到皇太子弗德里希·威廉的支持。——59。
- 《博爱者。宗教杂志》(Der Menschenfreund. Ein religiöse Zeitschrift)——德国的一家神学杂志,1824—1847年在柏林出版。——144、403。
- 《不来梅教会信使》(Bremer Kirchenbote)——德国的一家周报,不来梅虔诚派的机关报 1832—1847年由格·哥·特雷维腊努斯、弗·路·马莱特和弗·阿·特尔编辑出版。——229、231。
- 《不来梅市信使报。星期日报》(Der Bremer Stadtbote)——德国的一家周报,1839年1—3月底由阿·迈耶尔每逢星期日编辑出版。——131、132、172、173。
- 《不来梅杂谈报》(Bremisches Unterhaltungsblatt)——德国的一家报纸,1822—1859年出版,1822—1829年报名为《不来梅各界读者杂谈报》(Bremisches Unterhaltungsblatt für Leser aller Stände。——131。
- 《布鲁塞尔报》(Brüsseler-Zeitung)——见《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C

- 《晨报》(Morgenblatt)——见《知识界晨报》。

D

- 《代言者报》(Der Tribun)——见《人民代言者报》。
-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51、67、71、321、338、359、382、394、397、598。
-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1838年1月—1841年6月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和泰·埃希特迈尔负责编辑,简称《哈雷年鉴》或《德国年鉴》;因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编辑部从哈雷迁到萨克森的德累斯顿,并更名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负责编辑,继续出版;起初为文学哲学杂志,从1839年底起逐步成为政治评论性刊物;在1838—1841年还出版《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主要刊登新书广告;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21—23、33、46、52、237、239、276、297、298。
-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 《德国缪斯年鉴》(Deutscher Musenalmanach)——德国的一家文学月刊,主要刊登当时的抒情诗歌,1830—1832年由A.温特,1832—1838年由阿·冯·沙米索和古·施瓦布,1839年起由沙米索和弗·冯·高迪在莱比锡出版;撰稿人有:J.冯·艾兴多夫、弗·吕凯特、尼·莱诺、阿·格律恩、斐·弗莱里格拉特、路·乌朗特等人。——15、163、173、180。
-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en zur neu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两卷集,1843年由阿·卢格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编入这个文集的有卡·马克思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及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弗·科本、阿·卢格和其他人的文章。——23、27、31、36、53。
-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

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464、468、469、472、476、489、505、508、509。

《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德国的一家文学杂志,创办人是卡·谷兹科;1837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38—1848年在汉堡出版,每周出版四次;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报纸反映了青年德意志的观点;1839—1840年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123、127、143、174、179、201、206、207、227、235、237、239、278、338。

《德意志论坛报》(Deutsche Tribune)——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出版者是约·格·奥·维尔特,1831—1832年先后在慕尼黑和霍姆堡出版,被政府查封。——35。

《独立评论》(La Revue indépendante)——法国的一家月刊,1841年11月—1848年2月在巴黎出版,由皮·勒鲁、乔·桑和路·维亚多编辑出版;报纸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72、486。

F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çais)——法国19世纪20—40年代自由派的一家日报,1819年6月21日—1868年在巴黎出版,1820年1月31日起更名为《信使报》。——72。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 Politique, industrie, sciences, arts et littérature)——法国的一家杂志,傅立叶派的刊物《法伦斯泰尔。关于建立劳动和家庭生活相结合的农工法郎吉的报纸》(Le Phalanstère, Journal pour la fondation d'une phalange agricole et manufacturière, associée en travaux et en ménage)的续刊;1836年—1840年9月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每月出两次,1843年7月以前每周出三次;7月以后又先后改名为《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和《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1851年停刊;主编是维·孔西得朗。——72、314、388、389、437、511。

《福音派教会报》(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教会正统派的刊物;1827—1924年在柏林出版,每周出版两次,1869年以前主编是恩·威·亨斯滕贝格;19世纪30—40年代,报纸对神学理性主义、思辨神学和青年黑格尔派持反对态度。——134、135、139、142、181、184、185、191、217、228、335、406。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赖德律-洛兰;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72、394、426、485、487—491、495、497、505、509、510。

《工场。工人自编的劳动阶级机关刊物》(L'Atelier,organe spécial de la classe laborieuse, rédigé par des ouvriers exclusivement)——法国的一家月刊,是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1850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3个月改选一次。——392、393、486—488。

《公民手册》(Bürgerbuch)——见《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党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72、311、387、393、401、426、452、463、487、496、505。

H

《哈雷年鉴》——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海盜—惡魔》(Le Corsaire-Satan)——法国的一家讽刺性报纸,1844年9月7日—1847年3月12日在巴黎每周出版。——338、401。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eiischen Corresponden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31—1868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69—1923年用《汉堡记者》(Hamburger Correspondent)的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保守派的机关报,曾详细报道为反对查禁《莱茵报》而采取的措施。——38。

- 《汉诺威日报》(Hannover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2年创刊;汉诺威政府的机关报。——32。
- 《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 《彗星。知识界杂谈报》(Der Komet. Ein Unterhaltungsblatt für die gebildete Lesewelt)——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日报,1830—1848年先后在阿尔滕堡和莱比锡出版,主编是卡·格·雷·赫尔洛斯宗。——154。

J

- 《基督教神学和一般科学问题文献通报》(Litterarischer Anzeiger für christliche Theologie und Wissenschaft überhaupt)——德国的一家杂志,1830—1849年在哈雷出版,每年出版80期,主编是弗·奥·托路克。——230。
- 《教会报》(Kirchen-Zeitung)——见《福音派教会报》。
- 《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每月评论》(Journal des Economistes. Revue mensuelle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s questions agricoles, manufacturières et commerciales)——法国的一家月刊,1841年12月15日—1943年在巴黎出版。——403、404。

K

- 《科隆工商联合会公益周刊》(Gemeinnütziges Wochenblatt des Bewerb-Vereins zu Köln)——德国的一家周刊,1836—1855年在科隆出版,1842年起成为《莱茵报》的附刊;德斯特尔在1845年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336。
-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报纸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32、34、380、425、437、460。
- 《科学评论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德国的一家杂志,1827—1846年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1834—1846年在柏林出版;出版者是黑格尔派的“柏林科学评论小组”,主编是莱·冯·亨宁。——225。

《柯尼斯堡日报》(Königsberger Zeitung)——见《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

L

《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Der deutsche Bote aus der Schweiz)——瑞士的一家民主报纸,1842年1—10月由卡·福禄培尔和尤·福禄培尔兄弟在苏黎世出版,每周出版两次。——49。

《莱比锡日报》(Leipziger Zeitung)——见《莱比锡总汇报》。

《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7年创刊,代表自由派的观点,特别是到1842年初,报纸成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喉舌,1842年11月起,在古·尤利乌斯领导的编辑部影响下,日益尖锐地抨击普鲁士,因而于1843年1月被禁止在普鲁士出版;报纸曾公开发表马克思对它被查禁的态度,并详细报道了为反对《莱茵报》被查封而采取的各种措施;1843年6月底,布罗克豪斯出版社通过改组编辑部,调整出版方针和更换报名,而获得报纸在普鲁士境内重新出版的许可;报纸用《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这个名称一直出版到1879年;报纸在1848年夏天以前坚持保守方针,以后采取自由主义方针。——46。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德国的一家日报,1844—1848年在科隆出版;普鲁士政府给予资助。——408、435。

《莱茵年鉴》(Rheinisches Jahrbuch)(即《莱茵艺术和诗歌年鉴》(Rheinisches Jahrbuch für Kunst und Poesie))——见《莱茵音乐堂》。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德国的一家杂志,由激进派政论家海·皮特曼出版;共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施塔特出版,第2卷于1846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贝尔维尤出版;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参加该刊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年鉴刊登过恩格斯的两篇文章。——335、341、345、351、354、359。

《莱茵音乐堂》(Rheinisches Odeon)——德国的一家文学年鉴,由斐·弗莱里格拉特创办;1836年在科布伦茨、1838、1839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840—1841年改名为《莱茵艺术和诗歌年鉴》(Rheinisches Jahrbuch für Kunst und Poesie),简称《莱茵年鉴》(Rheinisches Jahrbuch)在科隆出版;编辑是斐·弗莱里格拉特、克·马策腊特和卡·西姆罗克。——240。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29、31、40、41、42、45、46、49、50、68、302、336。

《理智报》(Le Bon Sens)——法国的一家日报,立宪主义者的机关报,1832年7月15日—1839年3月3日在巴黎出版。——437。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1870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460。

M

《玫瑰。知识界杂志》(Rosen. Eine Zeitschrift für die gebildete Welt)——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杂志,分别由罗·赫勒尔(1838—1845)和格·黑泽基埃尔(1846—1848)在莱比锡出版。——133。

《民主工场报》(L'Atelier Démocratique)——比利时的一家工人周报,1846年7月26日—1847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47年起路·海尔贝格为该报的编辑。——475。

《模仿者》(Die Epigonen)——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1846—1848年由奥·维千德在莱比锡出版。——387、393、415。

N

《南德意志论坛报》(Süddeutsche Tribüne)——见《德意志论坛报》。

O

《欧罗巴。知识界纪事报》(Europa. Chronik der gebildeten Welt)——德国的一家周报,按季度成卷出版,1835—1885年在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和莱比锡出

版,创办人和编辑(1835--1846年)是奥·莱瓦尔德。——136。

P

-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1819年1月2日--1843年6月30日在柏林出版;1843年7月1日--1848年4月30日用《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的名称出版,1848年5月1日--1850年12月31日改名为《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51年1月--1871年5月改名为《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71年5月4日起成为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并更名为《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917年停刊。——29、233。
-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Königl. Preußische Staats-Kriegs- und Frieden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在柯尼斯堡创刊;1752--1850年用这个名称出版,人称《柯尼斯堡日报》(Königsberger Zeitung);1850年改名为《柯尼斯堡哈通报》(Königsberger Hartungsche Zeitung);1842--1843年2月报纸深受约·雅科比的影响,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的喉舌;曾转载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并详细报道《莱茵报》被查封的经过。——32。
- 《普罗米修斯。社会改革杂志》(Prometheus, Organ zur socialen Reform)——德国的社会主义杂志,1846年秋在瑞士的黑里绍由海·皮特曼出版,看来只出了第1、2期合刊,大部分杂志在运入德国时被没收,而杂志本身也遭德国各邦当局查禁。——406。

Q

- 《汽船》(Das Dampfboot)——见《威斯特伐里亚汽船》。
- 《前进!巴黎德文月刊》(Vorwärts! Pariser Deutsche Mornatsschrift)——一家德文杂志,1845年只在巴黎出版一期试刊,刊载《〈前进报〉1845年第二年度序言和预告》一文。——337。
- 《前进报。巴黎德文杂志》(Vorwärts! Pariser Deutsche Zeitschrift)——在巴黎出版的一家德文刊物,1844年1月创刊,原名《巴黎艺术、科学、戏剧和精神生

活信号报》(Pariser Signale aus Kunst, Wissenschaft, Theater und geselligem Leben);1844年6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原为一家毫无政治色彩的戏剧报,但从1844年夏天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成为三月革命前最优秀的革命报纸之一,反对普鲁士的反动政策,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1844年12月因一些工作人员被政府驱逐出法国而停刊。——76、322、325、332、334、337。

R

《人民代言者报》(Der Volks-Tribun)——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46年1月5日—12月31日出版,该报编辑是海·克利盖。——420、425、431。

S

《商业报》(Le Commerce)——法国自由派的日报,1837—1848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72。

《社会明镜。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阐明当前社会关系的刊物》(Gesellschafts-spiegel. Organ zur Vertretung der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und zur Beleucht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Zustände der Gegenwart)——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1845—1846年在埃尔伯费尔德出版,主编是莫·赫斯;共出版12期。——335、344、348、350、464、616。

《社会评论,或无产阶级的问题和平解决》(Revue Sociale, ou Solution pacifique du problème du prolétariat)——法国的一家月刊,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5年10月—1848年由皮·勒鲁在布萨克和巴黎出版,1850年1—8月由茹尔·勒鲁等人编辑。——392。

《时钟》(Horen)——见《巴黎时钟》。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1870—1871年间曾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9世纪40年代代表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72。

《斯图加特信使报》(Stuttgarter Courier)——见《德意志信使报》。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

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1)、托·切约里(1871—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72,310,311,315。

《特里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在特里尔创刊,1815—1919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42年起报纸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特别是深受亨·贝特齐希的影响,40年代中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1842—1843年曾转载《莱茵报》上马克思的几篇文章,全面支持《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反对查封《莱茵报》。——387,454,464,605。

W

《晚报》(Abend-Zeitung)——德国的一家消遣文艺报,1805—1806,1817—1857年先后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出版;1817—1843年由卡·哥·泰·温克勒化名泰奥多尔·赫尔(1826年以前同弗·金德一起)编辑出版,主要刊登无名作者的肤浅的消遣文艺作品;1836—1843年还每周出版两期附刊《文学和艺术报》(Blätter für Literatur und bildende Kunst)。——123,154。

《晚报》(Aftonbladet)——瑞典的一家日报,1830年起在斯德哥尔摩创刊,19世纪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437。

《外国文学消息报》(Blätter zur Kunde der Literatur des Auslands)——德国的一家报纸,1836—1840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38—1840年由古·普菲策尔出版。——240。

《文学报》(Literatur-Blatt)——《知识阶层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Stände)的附刊,1820—1849年由沃·门采尔、亨·福斯和阿·缪尔纳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124,134。

《文学年鉴》(Jahrbuch der Literatur)——自由派的文学年鉴,1839年由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在汉堡出版。——136。

《文学周报》(Literar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周报,1834—1849年由普鲁士政府出资在柏林出版。——53、54。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德国的一家月刊,1843年12月—1844年10月在夏洛滕堡出版;主编是布·鲍威尔。——75、76、350。

X

《现代年鉴》(Jahrbücher der Gegenwart)——德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7月—1848年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主编是阿·施维格勒。——52。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英国的一家周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1836年起曾几度更换副标题,至1846年报纸先在利兹出版,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1845年4月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310、313、315。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5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72、501。

《星报》(Star)——见《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

《喧声报》(Le Charivari)——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进行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72。

Y

《雅典娜神殿。科学、艺术和生活杂志。德意志知识界月刊》(Athenäum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Leben. Eine Monatsschrift für das gebildete Deutschland)——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1838—1839年在纽伦堡出版,共出版了18期;1841年1月改为周刊,更名为《雅典娜神殿。德意志知识界杂志》(Athenäum. Zeitschrift für das gebildete Deutschland),由卡·里德尔在柏林出版,主编是爱·梅因,1841年底被普鲁士政府查禁。——180。

《雅士报》(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德国的一家文学报,1801—1859年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五次;1833—1834年和1843—1846年由亨·劳伯编辑出版;1835—1842年由斐·古·奎纳编辑出版;19世纪30年代曾一度是青

- 年德意志的机关报。——122、201。
- 《1841年人民报。社会和政治改组报》(Le Populaire de 1841. Journal de réorganisation sociale et politique)——法国的一家月刊,1841年3月—1851年8月在巴黎出版;1847年起曾一度改为每周出版;主编是埃·卡贝;伊加利亚派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刊物。——312。
- 《1845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La Fraternité de 1845. Organe du communisme)——巴贝夫派的一家工人月刊,1845年1月—1848年2月在巴黎出版。——403。
- 《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 Bürgerbuch für 1845)——海·皮特曼于1844年12月在达姆施塔特出版的年鉴和1846年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1846年年鉴;年鉴的撰稿者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年鉴刊载了恩格斯的两篇文章。——335、343、406。
- 《阅览室》(Zeitungshalle)——见《柏林阅览室》。

Z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460。
- 《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德国的一家日报,1807年由约·弗·科塔创刊,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最初的名称为《知识阶层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Stände);报纸在1817—1849年出版附刊《文学报》(Literatur-Blatt),1830年起附刊主编是沃·门采尔;1837—1865年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1827年起报纸主编是海·豪夫;报纸在1826—1840年还出版夜刊《知识界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其间1826—1838年是用《知识阶层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Stände)的名称出版;1835年起主编是爱·布林克迈尔。——123、239。
- 《知识界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见《知识界晨报》。
- 《紫罗兰。无恶意的现代评论小报》(Veilchen. Harmlose Blätter für die moderne Kritik)——“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周刊,1846—1847年在包岑(萨克森)出版,编辑是格·施吕塞尔。——454。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38、400、590。